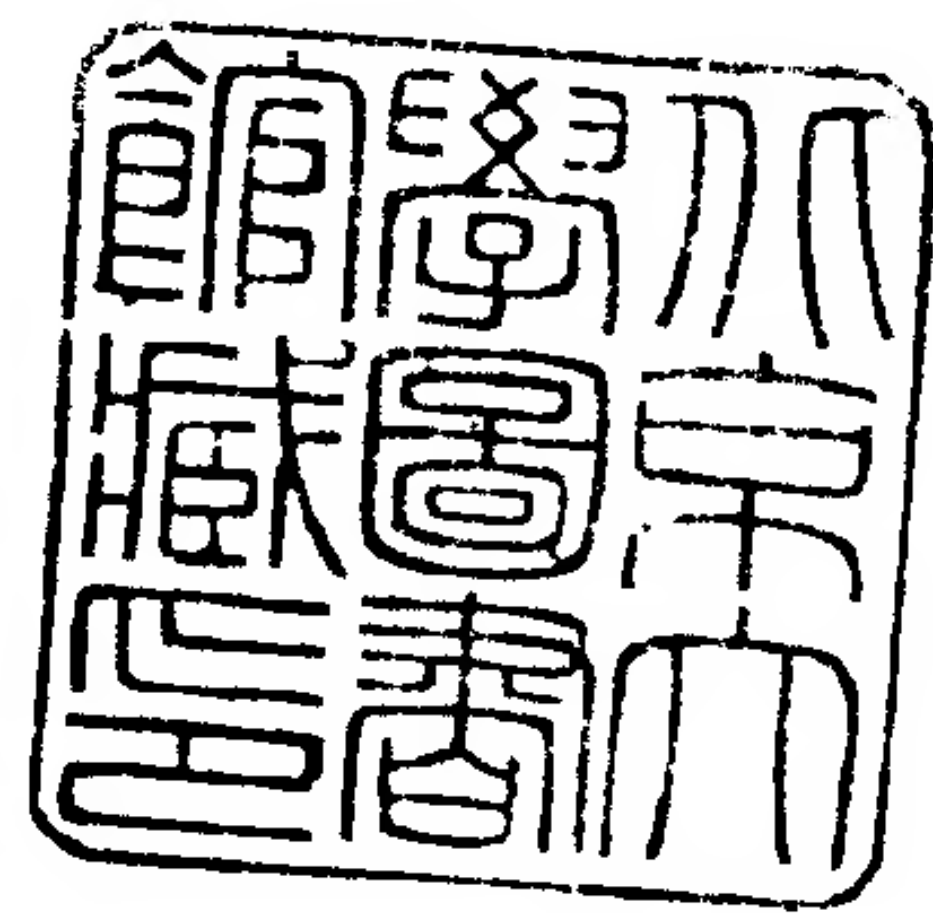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齊魯書社

前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繼清乾隆年間所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後，於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七月，由我國經學、史學、文學、文字學、目錄學、方志學、敦煌學等各方面的專家學者撰寫的又一部十分重要的大型書目提要工具書，共收入古籍三萬三千餘種。半個多世紀以來，許多古籍已被天災人禍所毀而不復存世，所幸，這些提要還能勾勒出一部分古籍的輪廓。《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基本上反映了清乾嘉以後至本世紀三十年代存世典籍的概況，是學者必備的參考用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一項浩繁的文化工程，在當時並未最後整理完成。由於它緣起時複雜的歷史背景，故許多當事人始終緘默不語，使其留下了很多疑問。全面瞭解這部書的來龍去脈，對讀者更好地使用它定會有極大的幫助。

一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因時代局限和條件限制，存在着諸如對重要書籍的失收，以及部分評價失當等缺陷。自清嘉慶年間阮元等為《四庫全書》未收書一百七十餘種補撰提要之後，直至近代，一些

中國學者在個人著述中對這部書做了許多匡謬補遺工作。清嘉道以後，隨着學術文化的發展，各類著述和輯佚書日益增多，新發現的古籍及各種版本亦有不少。這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就難以滿足學者的需要了。自清光緒以逮近世，王懿榮、章梲、喻長霖、孫雄、金梁、邵瑞彭、黃文弼、李盛鐸等先後提出續修《四庫全書》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建議，均困於時代和財力諸因素限制，未能實施。

本世紀二十年代初，日本政府迫於國際和國內的壓力，決定比照美、英等國的先例，將「庚子賠款」的一部分「退還」給中國，並趨向於將這筆巨款的一小部分用於中國的文化事業，由此而引出的三個文件就成了正式着手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發端。

一九二三年三月下旬，日本眾議院和上議院先後通過了所謂《日本對華（支那）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

一九二四年二月六日，中國駐日本公使汪榮寶與日本對華文化事務局局長出淵勝次根據《日本對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在日本東京簽署了所謂《汪公使與出淵局長瞭解事項覺書》。

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日本駐中國公使芳澤與中國外交部長沈瑞麟互發照會，即所謂《芳澤公使與沈外長換文》。

上述三個文件確立了日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經費來源、組織形式和人員結構等等。特別應該在此引用的是《汪公使與出淵局長瞭解事項覺書》的第一條：「日本方面舉辦對華文

化事業時，應將中國方面有識階級之代表的意見十分尊重。」以柯劭忞爲代表的中國學者在與日本方面討論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一些有分歧的問題時，常常引用此條，使編纂工作從一開始就是依照中國學者的意見，並符合中國文化傳統進行的。同時，此條也多少維護了中國政府和學者的尊嚴。

在上述三個文件的規定下，北京先後成立了呈隸屬關係的三個機構。

第一個機構是「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根據第三個文件確認，雙方委員是：中國方面有鄧萃英、湯中、王樹枏、王式通、王照、柯劭忞、賈思紱、江庸、胡敦復、鄭貞文、熊希齡，共十一人。日本方面有入澤達吉、服部宇之吉、大河內正敏、太田爲吉、狩野直喜、山崎直方、瀨川淺之進，共七人。一九二五年九月熊希齡辭職，由梁鴻志補任；一九二七年十月鄧萃英辭職，由楊策補任。一九二五年九月太田爲吉另任他職，由堀義貴補任；一九二六年六月日本增派大內暢三爲委員。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九日在北京北海靜心齋成立，雙方委員均出席會議，並推舉柯劭忞爲總委員會委員長。該委員會自成立之日起，共召開過三次總會議和兩次臨時總會。

第二個機構是「人文科學研究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大甜水井胡同九號成立。會上通過了《人文科學研究所暫行細則》，全文如下：

「一、本研究所去歲在東京會議議定以《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新字典》、《十三經索引》三

者爲研究事項，此次開會，以三項不能一時並舉，先以《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爲主，漸次以及《新字典》、《十三經索引》兩項。二、關於《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先就兩層進行。壹、搜集乾隆《四庫全書提要》內失載各書；貳、採集乾隆以後至宣統末年名人著作。選定著錄書目，但今人生存者不錄。其辦法定如下列：甲、選定著錄書目，自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起暫擬兩年畢事。乙、研究所正副總裁，關於著錄、以綜理大綱、督催工課、選定書目爲專責。丙、四庫書目各部中子目甚繁，此次續修均準據乾隆成例。丁、凡所著錄，從平允爲主，不可有門戶之見。然須擇要典雅記，其空疏無用之書一概不錄。至道釋二氏，暨小說諸書，有關於文學考訂及有裨人心風俗者，均可著錄。戊、各研究員，應於每月末日將擬定著錄書目送正副總裁選定。其書目內須註明卷數、已刊、未刊及刊本之種類，其未刊者並註明稿本所在，以便分別購置鈔錄。己、正副總裁每三個月將選定書目提交全體研究員開會決定。庚、選定著錄書名，由研究所開送圖書籌備處購置或鈔錄。三、著錄書目提要，應於每次決定後由研究員分別纂擬，其細則另定之。」

人文科學研究所是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在北京的下屬機構。它從成立伊始至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止，在不足半年的時間中，共召開過十八次會議，主要議定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擬目、體例、撰寫、分類、經費、購書等原則問題。這些原則問題均由中國學者所議定，它爲以後的編纂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爲：王照、賈思紱、胡敦復、王式通、楊策、梁鴻志、江庸、湯中、狩野直喜、安井小太郎、內藤虎次郎、江瀚、胡玉縉、姜忠奎、章華、戴錫章、徐審義、劉培極、何振岱。

第三個機構是「東方文化事業圖書籌備處」。它是附屬於人文科學研究所的一個機構。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第一次臨時總會議時，根據《汪公使與出淵局長瞭解事項覺書》議決設立「圖書館籌備處」，並選舉湯中爲籌備處處長，湯中、瀨川淺之進爲籌備委員。到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召開第二次臨時總會議時，委員們認爲：圖書館設立的方針完全是爲了人文科學研究所各研究員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性質與一般公共圖書館不同，其「圖書館籌備處」的名稱「不適實用」，遂決議改名爲「東方文化事業圖書籌備處」，並另定章程若干條。到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第三次總委員會時，瀨川淺之進辭去籌備委員職務，由狩野直喜繼任，此時又制定了《東方文化事業圖書籌備處辦事細則》共十五條。並聘請柯劭忞、王樹枏、服部宇之吉、王照、賈恩紱、王式通、梁鴻志、江庸、胡敦復、楊策、瀨川淺之進、李盛鐸、傅增湘爲「圖書籌備處評議員」。另聘徐鴻寶爲圖書籌備處事務主任。《圖書籌備章程》前兩條規定了籌備委員會和評議員的主要職責。「第一條：圖書籌備委員掌編纂、調查、蒐集將來應儲存於圖書館及要於《四庫全書》補遺、《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書籍。第二條：關於前條圖書之搜集、購置，凡一部書價二百圓以上者，須經圖書籌備評議員會之議決。」

提要編纂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編擬將要撰寫提要的書目。

編擬書目的原則依據《人文科學研究所暫行細則·第二條》（全文見前），並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一次人文科學研究所會議上進行了討論，作爲第一條決議通過：「《續修四庫全書總

目提要》應先著錄書目，分經、史、子、集四大部，應由各研究員認定一部或數部以便搜集書目。」

各研究員對經、史、子、集四大部著錄書目搜集的認領如下：

經部：江瀚、胡玉縉、徐審義、何振岱、劉培極、姜忠奎、王照、楊策、狩野直喜、安井小太郎。

史部：王式通、戴錫章、江翰、湯中、內藤虎次郎。

子部：劉培極、胡玉縉、江庸、王式通、安井小太郎、胡敦復、梁鴻志、湯中。

集部：王式通、戴錫章、江庸、章華、梁鴻志、何振岱、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

《人文科學研究所暫行細則·第二條·甲》云：「選定著錄書目，自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起暫擬兩年畢事」。但實際上，第一階段工作是從一九二八年一月開始，至一九三一年六月結束的。共編擬將要撰寫提要的書目二萬七千餘種，即《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此目錄每類均分為「著錄」和「存目」。在提要撰寫的初始階段，研究員均在提要稿本上註明是「著錄」或「存目」，企望在提要完成之後，據此編纂出《續修四庫全書》，但以後的撰稿人多未在稿本上註明。

第二階段：撰寫提要。

提要的撰寫時間始於一九三一年七月，檔案統計數字的最後截止時間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但是從手稿上作者簽名時間所見，有部分作者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還在呈繳提要稿。

一九三一年七月開始撰寫提要時，只有柯劭忞、江瀚、胡玉縉、王式通以及另外增聘的倫明、楊鍾義等六人。一九三三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初，又增聘了孫人和等三十多人撰寫提要。一九三八年春再增聘了二十多名較年輕的學者參加了撰寫工作。

一九三四年二月，鑒於提要的撰寫已全面展開，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特在內部公佈了《關於研究囑托編纂事項規定》共十九條：「第四條：研究囑托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除準據乾隆時代提要之體裁外，其提要之論評記事，較之乾隆提要尤須詳細。」「第六條：研究囑托對於所編纂之提要稿本，自己得隨時訂正。其稿本版權完全歸於本會，任何人或書肆不得先行零星刊佈。」「第八條：研究囑托所編纂之提要，所有批評是非、議論得失，必須一一就全部原書中加以檢討，如僅由題序跋記中採摘而成者，其稿本本會可不受，且得退還之。」「第十一條：研究囑托編纂提要時，所有原根據之本，固可即行考定以撰提要；其摘錄之本須暫從緩例，如《皇清經解》及各叢書中摘錄者頗多，不得即據以撰提要。」

到一九三八年底，共撰寫提要二〇三一九篇，其中經部三八七八篇，史部八三六三篇，子部五〇八二篇，集部二九九六篇。此時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預計，至一九四〇年夏秋間，提要的撰稿工作可告結束。但根據檔案記載，一九四二年一月還有人交稿二四〇篇。

第三階段：整理提要。

提要的整理工作與提要的撰寫工作是交叉進行的。一九三八年四月設立了「提要整理室」，參加工作者被稱為「事務囑托」，其任務是「將已經完成之各類提要先行着手整理。」

這時的整理工作也僅僅限於將提要與擬目相覈對，檢查是否有遺漏，將稿本進行打印或油印，將打印稿或油印稿與稿本校對，裝訂、統計、登記、保存、呈送，等等。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整理室事務囑托辦公規則》共十三條，其中第九條云：「本室事業完

成，擬以四年爲期……」。事實上，此項工作在預訂時間內遠遠沒有完成。

抗戰勝利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圖書及檔案，全部由中方代表沈兼士正式接收。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全部歸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一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錄書籍的主要範圍是：

- (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雖已收錄，但竄改、刪削過甚或版本不佳的書籍；
- (二)修改阮元的《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 (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遺漏的書籍；
- (四)乾隆以後的著作和輯佚書籍；
- (五)禁燬書和佛、道藏中的重要書籍；
- (六)詞曲、小說及方志等類書籍；
- (七)敦煌遺書；
- (八)外國人用漢文撰寫的書籍。

撰寫提要依據的圖書，主要有以下幾個來源：

- (一)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籌備處耗資約四十萬銀圓採購的書籍；
- (二) 北京地區的各大圖書館，如北京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及各大學圖書館；
- (三) 原奉天圖書館和大連(滿鐵)圖書館；
- (四) 各私家藏書，如傅增湘、李盛鐸、葉德輝、羅振玉、劉承幹、瞿啟甲等；
- (五) 國外藏書，如日本內閣文庫、朝鮮奎章閣所藏的漢籍及英、法圖書館收藏的敦煌遺書。

根據檔案與現存稿本核實，從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七月，參加《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撰稿工作的共有七十一人：王式通、王孝魚、王重民、江瀚、向達、沈兆奎、吳廷燮、吳燕紹、吳承仕、何小葛、何登一、余紹宋、余寶麟、奉寬、尚秉和、周叔迦、柯劭忞、柯昌泗、柯昌濟、胡玉縉、茅乃文、高潤生、高觀如、班書閣、夏仁虎、夏孫桐、孫光圻、孫作雲、孫海波、孫雄、孫楷第、孫人和、孫曜、倫明、徐世章、商鴻逵、許道齡、鹿輝世、黃壽祺、張伯英、張海若、張壽林、陸會因、陳登、馮汝玠、馮承鈞、馮家昇、傅振倫、傅惜華、傅增湘、楊樹達、楊鍾義、葉啟勳、董康、趙萬里、趙錄綽、劉白村、劉思生、劉啓瑞、劉節、謝國楨、謝興堯、韓承鐸、瞿漢、瞿宣穎、譚其驤、羅振玉、羅福頤、羅繼祖、蕭璋、鐵錚。

東方文化事業圖書籌備處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三日，共召開過四次

會議，討論的問題是購書原則和評議各書商所送之書的價格，以決定是購進還是退回，或另定價格等。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七年購書情況：十二年共耗資銀圓三九九六七五・〇一圓，購書一五四二〇部、一六五九九九冊。這些書就是撰寫《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基本古籍（今天，這些古籍除一小部分散落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外，其餘均完好收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三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共收藏《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二百一十九函。提要稿本分爲手稿和謄清稿。此次即是根據手稿和謄清稿影印出版。正文共三十七冊，另索引一冊。索引分爲三部分：分類索引、書名索引、作者索引。大類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體例分爲經、史、子、集四部，小類基本上沿襲原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分類表，個別類目作了變通。多人所撰同一書的提要概予收入。

尊重歷史、保存原貌是我們此次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的原則，故對稿本不做任何修補，對稿本中的眉批、浮簽均全部保留，個別地方做了一些技術上的處理。詳細覆勘原文，對稿本中原來的錯裝、倒葉，均給予了調整。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收藏的二百一十九函稿本中，末十二函是從《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檔案中清理出來的。這十二函稿本中的一部分與前二百零七函稿本中的一部分重複，即同一人爲同一

種書所撰寫的一篇提要的手稿與騰清稿的重復。在整理過程中我們進行了剔重，儘量保留手稿。末十二函由於是在後期所撰，因此十分零亂，一部分提要的撰者未署名，故在後面的《提要撰者表》中未註明撰者。對於函冊次第，一人所撰提要分裝數冊、手稿與騰清稿併在一函等問題，一仍舊貫，不做任何變動，詳情見《提要撰者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手稿和騰清稿存在着不少缺陷，主要原因是當時沒有進行總纂工作，擬目和分類不盡完善合理；提要成於衆手，學術水平和工作態度上的差異，使稿本精粗詳略不一、瑕瑜互見。而由於條件、時間和學識有限，我們的整理和分類亦存在着不足和缺點，讀者若能指摘疵瑕、匡我不逮，乃是我們最大的願望！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古籍組曾點校整理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經部」、「史部」和一部分「集部」。一九九三年中華書局曾出版了其中的「經部」（上、下兩冊，共二百四十餘萬字）。由於各種原因，暫停了點校工作和點校稿的出版工作，改由齊魯書社全部影印出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曾於一九七二年出版了一套《續修四庫全書提要》。關於這套書與本書的關係，特加以簡要說明。一九三五年後，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曾陸續將提要稿本打印後分送給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前身），在分送了一萬零八十餘種提要後便告中止，這部分提要稿僅及稿本的三分之一。臺灣本即是以此整理出版的。由於打印稿既非完本，又錯漏較多，整理時無原稿覈對，工作亦失之倉促，錯字、錯簡和句讀、分類方面的疏誤頗多，使利用

價值受到相當大的局限。

此次《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的整理工作得到了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領導史鑒、徐引篪、賈寶琦、李廣山等的支持和關心。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古籍組羅琳具體負責此項工作，整理小組的同仁有（以姓氏筆劃爲序）：段秀芝、許桂敏、鄂凌娟、靳瀟君、厲莉等人。

另外，在此特別向我的同事張建輝先生、山東大學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杜澤遜先生、清華大學科學技術史暨古文獻研究所劉薈小姐致謝！感謝他們的幫助和良好的建議。

撫今追昔，幾代中國學者未能實現的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宿願，竟由日本人出面，用「庚子賠款」，組織中國的優秀學者，在抗日戰爭的年代裏，得以實現，不禁令人唏噓不已！

從一九二五年十月《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策劃編纂之日起，七十一年過去了，當初的七十一位撰稿者也大都作古。幸值本書全部影印出版之時，堪可告慰於已逝者！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羅琳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五日於北京

王府井大街二十七號

提要撰者表

提要撰者	起	止	冊	葉	提要撰者	起	止	冊	葉
王式通	第一冊	第一	葉上至第一冊	第三九葉上	王孝魚	第一冊	第三九葉下至第一冊	第八〇葉上	
王重民	第一冊	第八〇葉下至第一冊	第一六三葉下		江瀚	第一冊	第一六四葉上至第一冊	七八〇葉下	
馮汝玠	第二冊	第一	葉上至第二冊	第六〇四葉下	馮承鈞	第二冊	第六〇五葉上至第三冊	第二五葉上	
馮家昇	第三冊	第二五葉下至第三冊	第三七葉下		傅振倫	第三冊	第三八葉上至第三冊	第一八一葉下	
傅惜華	第三冊	第一八二葉上至第三冊	第五〇三葉下		傅增湘	第三冊	第五〇四葉上至第三冊	第五〇六葉上	
吳燕紹	第三冊	第五〇六葉下至第三冊	第五二一葉下		傅振倫	第三冊	第五二二葉上至第三冊	第五二六葉下	
傅增湘	第三冊	第五二七葉上至第三冊	第五三二葉上		王重民	第三冊	第五三二葉下至第三冊	第五三六葉上	
楊樹達	第三冊	第五三六葉下至第三冊	第七二八葉上		楊鍾義	第三冊	第七二八葉下至第四冊	第四三三葉上	
葉啓勳	第四冊	第四三三葉下至第四冊	第七五四葉下		董康	第四冊	第七五五葉上至第四冊	第七八三葉下	
趙萬里	第四冊	第七八四葉上至第四冊	第八〇〇葉下		何登一	第五冊	第一	葉上至第五冊	第八四葉下
余寶齡	第五冊	第八五葉上至第五冊	第一五〇葉下		奉寬	第五冊	第一五一葉上至第六冊	第二二三葉下	
尚秉和	第六冊	第二二四葉上至第六冊	第五〇一葉上		周叔迦	第六冊	第五〇一葉下至第七冊	第一二六葉下	
柯昌濟	第七冊	第一二七葉上至第七冊	第一四〇葉下		柯昌泗	第七冊	第一四一葉上至第七冊	第一六九葉上	
胡玉縉	第七冊	第一六九葉下至第七冊	第二九七葉下		茅乃文	第七冊	第二九八葉上至第七冊	第五九一葉上	

提要撰者			提要撰者		
起 止 冊 葉			起 止 冊 葉		
高潤生	第七冊第五九一葉下至第七冊第六六二葉上	高觀如	第七冊第六六二葉下至第七冊第六七六葉下		
班書閣	第七冊第六七七葉上至第九冊第四四四葉上	夏仁虎	第九冊第四四四葉下至第十冊第一〇〇葉上		
夏孫桐	第十冊第一〇〇葉下至第十冊第六八二葉上	孫光圻	第十冊第六八二葉下至第十一冊第三一五葉下		
孫作雲	第十一冊第三一六葉上至第十一冊第三八八葉下	孫海波	第十一冊第三八九葉上至第十二冊第四七四葉上		
孫 雄	第十二冊第四七四葉下至第十二冊第六九五葉上	孫楷第	第十二冊第六九五葉下至第十三冊第四一五葉下		
孫人和	第十三冊第四一六葉上至第十四冊第四一葉下	孫 曜	第十四冊第四二葉上至第十四冊第七〇葉上		
倫 明	第十四冊第七〇葉下至第十五冊第六七二葉上	徐世章	第十五冊第六七二葉下至第十六冊第四〇一葉上		
孫人和	第十六冊第四〇一葉下至第十六冊第六六一葉下	商鴻逵	第十六冊第六六二葉上至第十七冊第七葉下		
許道齡	第十七冊第八葉上至第十七冊第五七葉上	鹿輝世	第十七冊第五七葉下至第十八冊第六三葉上		
黃壽祺	第十八冊第六三葉下至第十八冊第八七葉下	張伯英	第十八冊第八八葉上至第十八冊第六〇四葉下		
張海若	第十八冊第六〇五葉上至第十九冊第二五葉上	張壽林	第十九冊第二五葉下至第二一冊第五一葉上		
陸會因	第二一冊第五一葉下至第二一冊第二三一葉下	陳 登	第二一冊第二三二葉上至第二一冊第六九一葉下		
馮汝玠	第二一冊第六九二葉上至第二一冊第八〇一葉下	江 瀚	第二二冊第一一葉上至第二二冊第三五葉下		
向 達	第二二冊第三六葉上至第二二冊第九〇葉下	沈兆奎	第二二冊第九一葉上至第二二冊第二三六葉上		
吳廷燮	第二二冊第二三六葉下至第二四冊第一一五葉上	吳燕紹	第二四冊第一一五葉下至第二四冊第四四二葉上		
吳承仕	第二四冊第四四二葉下至第二四冊第五一八葉下	何小葛	第二四冊第五一九葉上至第二四冊第七三四葉上		
何登一	第二四冊第七三四葉下至第二四冊第八〇六葉下	趙萬里	第二五冊第一一葉上至第二五冊第三三五葉上		

提要撰者	起	止	冊	葉	提要撰者	起	止	冊	葉
趙錄綽	第二五冊第三三五葉下至第二六冊第三八三葉上	劉白村	第二六冊第三八三葉下至第二七冊第五〇葉下						
劉思生	第二七冊第五一葉上至第二七冊第一二六葉上	劉啓瑞	第二七冊第一二六葉下至第二九冊第一二三葉上						
劉節	第二九冊第一二三葉下至第二九冊第二八〇葉下	謝國楨	第二九冊第二八一葉上至第三一冊第五一八葉上						
謝興堯	第三一冊第五一八葉下至第三二冊第五五〇葉上	韓承鐸	第三二冊第五五〇葉下至第三三冊第二三四葉下						
瞿漢	第三三冊第二三五葉上至第三三冊第三二九葉上	瞿宣穎	第三三冊第三二九葉下至第三三冊第三六五葉下						
譚其驤	第三三冊第三六六葉上至第三四冊第二五三葉下	羅振玉	第三四冊第二五四葉上至第三四冊第二六四葉上						
羅福頤	第三四冊第二六四葉下至第三四冊第四二〇葉上	羅繼祖	第三四冊第四二〇葉下至第三五冊第一三四葉下						
蕭璋	第三五冊第一三五葉上至第三五冊第三七四葉上	鐵錚	第三五冊第三七四葉下至第三五冊第四一三葉下						
柯劭忒	第三五冊第四一四葉上至第三五冊第五五一葉上	黃壽祺	第三五冊第五五一葉下至第三五冊第五九五葉下						
謝國楨	第三五冊第五九六葉上至第三五冊第六三五葉下	奉寬	第三五冊第六四二葉上至第三五冊第六四八葉上						
孫人和	第三五冊第六七八葉下至第三五冊第六九三葉上	孫曜	第三五冊第六九三葉下至第三五冊第七〇四葉下						
徐世章	第三五冊第七四二葉上至第三五冊第七八〇葉上	謝興堯	第三五冊第七八〇葉下至第三五冊第七八六葉下						
羅繼祖	第三六冊第五五二葉上至第三六冊第五九二葉下	傅惜華	第三六冊第五九四葉上至第三六冊第六二四葉下						
陳鑒	第三六冊第六二五葉上至第三六冊第六三六葉上	劉啓瑞	第三六冊第六四九葉上至第三六冊第六七七葉下						
陳鑒	第三六冊第六九七葉上至第三六冊第七一六葉下	劉啓瑞	第三六冊第七三四葉上至第三六冊第八〇〇葉上						
許道齡	第三六冊第八二二葉下至第三六冊第八三一葉上	劉啓瑞	第三六冊第八一〇四葉下						
吳燕紹	第三七冊第一〇五葉上至第三七冊第一二九葉上	許道齡	第三七冊第一二九葉下至第三七冊第一五五葉下						

提要撰者		起	止	冊	葉
許道齡		第三七冊第二五四葉下至第三七冊第二八一葉下			
劉白村	孫海波	第三七冊第四一三葉上至第三七冊第四四〇葉下			
謝國楨		第三七冊第五九四葉下至第三七冊第六二一葉上			
	孫海波	第三七冊第七七六葉上至第三七冊第八三八葉上			

註：自第三十五冊第六四二葉下欄始至第三十七冊第三八三葉上欄均是從《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原始檔案中輯出，其中部分提要撰者無考，故不復註出。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御製孝獻皇后行狀一卷

松郡叢書本

著錄

王式通撰

清世祖製行狀大學金之後奉敕撰傳末綴以論奏上之行狀序為大學士胡世安等撰進吳昌綬在史館輯清代后妃事於息齋集奏草別出第五卷見后傳因與御製行狀合禁而書其後曰有清宮闈整肅遠軼前代而事實絕少紀錄以致故老傳聞寢滋疑誤迨及近歲短書雜出憑臆肆談其荒謬乃至不堪究詰若此徵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御製孝獻皇后行狀

之文亟當有以傳之云按后董氏改為董鄂氏滿洲人年十八以德選入掖庭淑順柔嘉為嬪嬙冠順治十三年八月進為賢妃九月冊為皇貴妃十七年八月薨追封為皇后父內大臣鄂碩積有勲勞累封至伯歿贈侯爵諡剛毅合狀傳觀之始末了然而董氏改董鄂猶終佳本佟章佳本張初無足異梅村清涼寺讚佛詩所謂可憐千里草為附會之始李慈銘引梅村讀史有感及古意又仿唐人本事詩謂所指皆別是一事疑孝陵末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年有被選入宮未得幸而遭國恤者亦是揣度之詞要之得茲信史世之好為譎言者可以已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御製孝獻皇后行狀

楊琦春侍御奏稿一卷

鈔本

戊戌

六名集排印本

本全

王式通撰

清楊深秀撰深秀字漪春聞喜人光緒己丑進士歷官御史戊戌夏深秀有請御門誓衆疏其畧云古者有大誓之義書有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凡有大政皆集羣臣大衆誓之以革其面而易其心此吾先聖之大法經典之大義但承平累世忘之矣我朝自世祖開創百度聖祖世宗厲精守成其講求度政猶頻御乾清門訓勵羣臣面相戒諭楚莊王所謂日誨國人教之以民生不易禍至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也請釐訂文體疏其畧云經義之體肇自宋代宋人之傳於今日者如王安石蘇洵蘇轍陸九淵陳傳良文天祥諸大家類皆發明經意自攄偉論初無代古人語氣之謬說無一定格式之陋習故觀其說理可以知其行誼觀其發論可以知其經濟明創為代聖立言之說謂不得用秦漢以後之書述當世之事全微言大義之統為衣冠優孟之容誣

已說為古言侮聖人而不顧於是求書不觀爭為謬陋文體風俗之壞實自茲始有明中葉以後始盛行四股六股八股破承起講之格雖名為說經之文實則本唐代詩賦專講排偶聲病之宋元詞曲但求按譜填詞而無詞調言駢拇枝指又加甚焉兩疏大率常談而一時驚異目為新黨八月政變以黨禍誅被逮前一日猶疏請東朝歸政引前代史事痛切指陳蓋自知不免務盡其言焉深秀既死家無藏稿辛亥後其友從舊檔檢得諸疏彙鈔成帙惟闕歸政一疏故事凡留中章奏交置樞垣此疏殆始終未交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楊琦春侍御奏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楊琦春侍御奏稿

二二五五疏二卷

排印本

存目

王式通撰

清錢恂撰恂歸安人字念劬官出使美國大臣是編為恂手定自序謂恂以疏述微官蒙德宗召見記名越十年任出使和國大臣時光緒三十三年也次年調使義又次年罷官蓋宣統元年矣以二年之期任使二國良稱奇遇此二年中上摺片凡五十有五疏名蓋本此又謂諸疏例上者不數外在當時亦堪稱獨識頗愒要旨於清末朝局亦可稍備窺證云恂少治史籍周知四裔其學與默深願船諸家相近中年奉使熟於宗教界務著書成圖礪有心得凡所入告如和會事畢縷陳各國議旨疏英人得其稿譯作西文加註語謂不料華人能為此言又和會約未可輕押疏國際保和約可贊同不可輕信疏政教宜分疏最近外交情形疏和會約亟應頒布疏皆洞中肯綮而外宜公諸輿論一疏尤具遠見其稱文祥往事足備史家采擇又言服色不可輕易正朔不可輕改意在明詔更張未應任人自為言國際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二二五五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二二五五疏

婚宜加限定則濫婚流弊得自目覩自居迂舊與銳意求新時異矣

國朝著述未刊書目一卷

蘇州書局刻本

著錄

王式通撰

清鄭文焯撰文焯字叔問一字小坡漢軍旗人光緒乙亥舉人官內閣中書目錄所著類重存書至朱氏經義考以談經者局守一家之言致先儒遺編失傳者什九乃仿馬氏經籍考之例而推廣之於撰人書名卷數下各注存佚闕未見用意甚盛是編網羅散失四部凡若干種間附案語如經目之廣均集均校本云均學流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國朝著述未刊書目

去古寔微賴廣均一書猶可攷見古音之條理第法言納言切均箋注而外歷代增修已非舊次亭林力欲復古所校猶病其畧吳中張氏澤存堂本乃從宋槧景刻最稱完善而注文字畫譌脫時有曩讀嘉定吳友雲卷廣均說頗喜其推廣發明能據說文玉篇正是書之跡駁但吳氏僅見淮上本以之攷訂張刻或嫌重出今從永興湯氏假段顧校勘本其點點塗乙益見精博余彙錄諸箋釋參以謬見庶於是書得所闡究焉溧陽強賡

亭書從史付木名之曰廣均訂史目之稽康高士傳云嵇傳太平御覽所見得其八九嘗思纂輯單行采錄未半異日成書當與鐵橋不謀而合子目之老子唐本攷異云案是編據易州碑本傳奕古本明皇注本與釋文互異集目之戴南山集云原有尤刻本旋禁毀舊鈔本十冊凡文字觸諱處皆空闕其中述明季事纂詳文焯者古鑒書均非臆說而尤兢兢者時慮埋緼日久寢歸淪缺籤勝落次整比益難故舉所見所聞所及所藏家資人采訪其致力之勤居心之厚有功於秘籍墜文者夫豈淺鮮然未刻諸書或非定本或已梓旋毀或刻成在後綜厥端緒莫可究彈矧逸書無窮知見有限雖極博洽賅備維艱文焯亦言且冀好事踵是宏蒐摘之集括以徇同志則賡續為之固有待於後來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國朝著述未刊書目

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

刊本
松都叢書本

著錄

王式通撰

西湖書院書目石本見存杭州府學碑前列四庫之目據後跋則皆書版也大率南宋胄監所錄入元遞有增補凡經部五十一史部三十六子部十一集部二十四都一百二十二種黃潛有西湖書院義田記陳表有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可以互證仁和吳昌綬以目錄入松鄰叢書其跋引陳基夷白集西湖書院書目序云西湖書院宋太學故址也德祐內附學廢為肅政廉訪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

治所至元二十八年故翰林學士承旨宋平徐公持浙西行部使者節即治西偏為書院後為尊經閣閣之北為書庫實始收拾宋學舊版設司書掌之宋御書石經孔門七十二子畫像石刻咸在焉據此則其先已有書目故此碑云重整也四部羣書略備惜未詳刻書時代與篇卷版數今雖間有傳本已無從一一取證獨元刊國朝文類以西湖書院著稱成於至正二年在此碑後十八年未入目中自來簿錄家專紀版刻者絕少近百

年來號稱講求版本亦祇辨某書某刻後先優劣已耳於梓源流蓋未盡晰昌綬既刻南雍經籍考以此目為鄉邦掌故足以上溯臨安監刻之舊因並錄之以元文類所降指揮增後云攷諸他書目中所列傳本如西湖紀逸張西巖集近世藏書家俱稀見度所刻多無題識如棚本陳氏尹氏牌子之式故人莫之知相傳入元皆輦而之北僅存臨安一志今所傳宋本應即書院本也禮部韻畧當時有石本在江陰縣學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

南雍志經籍考二卷

明南雍志本
雅振常刊本

倪正堂藏刊本
松都叢書本

看錄

王式通撰

明梅鷟撰鷟旌德人正德癸酉舉人官南京國子監助教終鹽課司提舉是編當時以官書為上篇梓刻為下篇其識官書本末云金陵新志所載集慶路儒學官書有宋御書石經本且多諸家奇書卷帙以數十計經兵火後元人收購亦各全備及改為國子學而元書皆不存今本監所藏乃我累朝所頒及遞年所積之書也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南雍志經籍考

統末祭酒陳敬宗嘉靖中祭酒費霖所奏請賜者皆在

焉獨大明集禮近所頒與舊十九史多失於祭酒陳震

時惟沈約宋書歸然獨存是不可以不紀也識梓刻本

末云金陵新志所載集慶路儒學史書梓數正與今同

則本監所藏諸梓多自舊國子學而來也明矣自後四

方多以書板送入洪武永樂時兩經欽依修補然板既

叢亂每為刷印匠竊去刻他書以取利故旋補旋亡至

成化初祭酒王俱會計諸書亡數已逾二萬篇時巡視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京畿南京河南道御史上海董綸乃以贓犯贖金送充修補之費文獻通考補完者幾二千葉焉弘治初始作庫樓貯之嘉靖七年錦衣衛閒住千戶沈麟奏准校勘史書委鷟校分有九類鷟以已見附焉一曰制書類二曰經類三曰子類四曰史類五曰文集類六曰類書類七曰韻書類八曰雜書類九曰石刻類亡缺者視成化初又過半矣此考在南雍志第十七第十八明代已抽出單行諸家書目時見著錄千頃堂作南雍總目一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南雍志經籍考

羅氏刻本曰明太學經籍志邵目云南雍書目一卷此

即宋元舊板明時盡貯於國子監自元迄明遞有補修

其板至清嘉慶時始燬於江甯藩庫之火吳氏先刻斯

編繼刻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蓋自明溯宋所以存賈

監之遺聞焉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內板經書紀略一卷

附酌中志本
松鄰叢書本

著錄

王式通撰

明劉若愚撰若愚襄陽人其先籍定遠初入宮隸司禮監束筆太監陳矩名下後為御馬監外廠太監降充孝陵淨軍以李實案坐大辟久之得釋若愚在魏忠賢時祿賜未嘗一及既幽囚痛己之冤作酌中志以自明其卷十八為內板經書紀畧皆舉其存者而識之曰凡司禮監經廠庫內所藏祖宗累朝傳遺祕書典籍皆提督總其事而掌司監工分其細也自神廟靜攝年久講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內板經書紀略

塵封右文不終官如傳舍遂多被匠夫厨役偷出貨賣
柘黃之帖公然羅列於市肆中而有寶圖書再無人敢
詰其來自何處者即庫中見貯之書屋漏浥損鼠齧蟲
巢有蛀如玲瓏板者有塵徽如泥板者放失虧缺日甚
一日若以萬曆初年較蓋已什減六七矣蓋若五身在
內闥親覩內板之銷亡藏書之殘損故述之痛切如此
然明代經廠刻書例以中官領之其人本荒陋不學即
內書堂教官咸選老學究充之故其所刊之書絕無古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稽善本板式粗率讐校未精迄今坊市流傳觸目皆是
恒不為世所重意當時廠中所備祇以供后妃之瀏覽
皇子之誦習下至閹人內塾亦取資於是故考其目錄
所載多蒙塾初學所需及居恆應用之類而典章制度
轉畧存一二職是故也言出刑餘不以人廢亦後世殷
鑒之資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內板經書舉略

四庫全書會要目

宮史續編刻本
松郊叢書本

著錄

王式通撰

清于敏中王際華奉敕編會要擷全書之精自乾隆癸巳詔編七載告成命於乾清宮北摘藻堂排貯鈐摘藻堂印識之以別於御園味腴書室所藏者也經部列架六史部列架十陳於左子部列架六集部列架十陳於右函以木櫝其二三種同函者中用格別之凡萬一千二百六十六冊四百六十四部每書前皆有提要括書中大指而考證附冊尾焉首列總目一函次經部百七十三種釐三百八十四函史部七十種六百四十函子部八十二種三百八十四函集部百三十九種五百九十二函總二千函以諭旨代弁言又御製重華宮茶宴內廷大臣翰林等題四庫全書會要聯句並成二律均列簡端其書闌格鮮明繕錄精整襲以四色之紬皮以香楠之櫝行格篇冊一仿文淵閣本而加工焉蓋意在隨時流覽不相妨而適相助當日諸臣選錄至慎兢兢於不觸忌諱故精者未必入選選者未必皆精此由政

體使然而大端允當足正君心所謂帝王之學與儒生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四庫全書會要目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繡谷亭薰習錄經部補目一卷集部二卷

清吟閣藏稿本
松鄰叢書本

著錄

王式通撰

清吳焯撰邵目云繡谷亭書錄八冊可分十卷中有缺
文吳城吳玉墀輯其父焯為之跋語即瓶花館著錄秘
冊之目也未刊行松鄰叢書本簡端為吳城吳玉墀記
闕前葉首為經部補目次為經部又次為集部補目後
有八千樓主人記曰吾杭吳尺鳧先生焯家富藏書手
自校讐仿晁陳二氏之例著繡谷亭薰習錄是二冊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繡谷亭薰習錄經部補目
瞿氏清吟閣叔餘散出起楚辭終元明諸集摘叙源流
旁有改字疑樊榭老人筆中有稱家志上者志上為吳
君允嘉之字則此為吳氏所輯之薰習錄無疑清吟閣
書目亦載余家中有繡谷薰習錄彙本八冊一條更可
符證惟以上之經史子三部六冊不知流落何處幸此
集部一類尚完好足為書苑掌故云以此鈎索可以見
流傳之緒矣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清代進書表錄存目一卷

排印本

存目

王式通撰

清錢恂編進書用表皆駢儷之文以頌不忘規為主此
編洵就有清一代蒐集百餘表按年序列編為目錄其
有關攷證者如進世祖實錄表云歷朝實錄均有進表
獨德宗實錄缺表進太宗實錄表云十二年敕編蓋世
祖實錄既成更推而上溯耳崇德實錄底本經多爾袞
改易迨乾隆朝欲為多爾袞洗罪又有擬進太宗實錄
表進大清會典表云清代五修會典惟雍正朝缺表進
通鑑綱目三編表云此是進二十卷本之表其後續修
改為四十卷本即收入四庫者未有表進平定金川方
畧表云此與平定兩金川方畧異進皇朝禮器圖式表
云此從前修之禮器圖更纂成書前表即附見此書進
南巡盛典表云此書專叙巡幸江南一省事奏進後上
意宜合江浙齊魯共成一書於是有三十五年之典進
大清一統志表云此平定西域以後所撰蓋補八年志
之未備也進熙朝雅頌集表云此書進呈時名八旗滿

洲蒙古漢軍詩進詞林典故表云此續修乾隆十二年之書進宣統政紀前叙云此避實錄之名名政紀故亦避進表之名名前叙其撰人之可攷者如進大清鏡歌鼓吹樂章表為滇南告平高士奇作樂獻頌冠以是表進古文淵濫表為徐乾學補加箋註校勘後之進表進古今通韻表為史館刊毛奇齡刊所撰古今通韻成奇齡奉表上進進杜詩詳註表為仇兆鼇自進其所註杜詩之表進易經參解表為張英自進其所撰參解之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清代進書表錄存目

錫熊撰進乾隆三十九年起居注劄云此陸錫熊撰見寶奎堂集進太宗文皇帝實錄表為陳兆崙所擬見紫竹山房集案太宗實錄敕撰於康熙十二年迨乾隆朝又命張廷玉鄂爾泰等重修今實錄中所載仍是康熙舊表聞是用舊表冠於新錄之上進全唐文表為胡敬撰經進時稍改字句今據崇雅堂集注原撰於每句下進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摺為胡敬撰見崇雅堂集進明鑑表云此胡敬撰見崇雅堂集進平定回匪方畧表為王頌蔚撰見寫禮願集按尚有進呈勦平粵匪方畧表進呈勦平捻匪方畧表為張之洞撰見全集應補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清代進書表錄存目

存目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無卷數
杭州刊本

王式通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浙江巡撫三寶等監修是編分甲至癸十集而以閏集附焉先是三十七年四庫全書館既開詔下各省徵訪遺書各省奏到書單寥寥無幾且止近人解經論學詩文私集數種其唐宋以來名家著作或舊槧僅存或副槧畧具卓然可傳者皆不概見三十八年降旨嚴催於是進書者迺日盛考官冊所載自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朝臣工迄於行省官吏采進之書凡一萬二千四百七十五部浙江開局徵求先後進呈十二次為書四千六百七部殆有全國三分之一而強其中如天一閣范懋柱知不足齋鮑士恭飛鴻堂汪啟淑進書皆在五六百種以上而曝書亭朱氏小山堂趙氏以及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璥鄭大節亦咸整比私藏上備天祿石渠之采蓋兩浙自南宋以後學術昌明行為宗派雖存更世變而故家耆宿流風所被猶數百年不衰故一時人士羣

以網羅放佚儲藏世守為亟今觀編中所列古今奇秘苞蘊宏深洵足駕吳會而軼中州斯亦四部之鉅觀千秋之嘉會矣時總其事者為平湖沈初隨時撮錄略為編次序以十千分為十集凡經部三史部二子部二集部三每部分門別類則參用史志通考及晁陳二家書目體例博考而慎取之每書詳其卷帙爵里並摘敘著述大指其序跋之梗概刊刻之源流亦誌之遇所希覲之本或宋槧元鑄傳鈔影寫必標明出於誰氏並兼著其缺殘以見古書流傳端緒蓋以備浙中之掌故也嘗謂乾隆修書之役實為吾國典籍存廢一大關鍵當時朝野上下奮其全力肆搜壁破冢之餘卒積至一萬一千餘部卷帙之富古未常有也然自四庫全書告成館中諸人或囿於學識或牽於時論其取舍之故為人訾訾至今著錄之外或屏諸存目或加以禁燬其他散佚湮沈者殆不可俚計使其時有識者取此一萬二千餘部撮其旨趣附以評議勒成鉅編以俟後人之攷索斯

其係於學術源流文字顯晦豈淺鮮哉惜乎奮筆無人坐失良會一散之後不可復聚今日尚得窺見其一二者惟此編及江蘇總錄猶存斯所以使人發憤而增歎也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著錄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五卷附錄一卷

別下齊叢書本
式訓堂叢書本

王式通撰

清吳壽暘纂壽暘字虞臣號蘇閣海甯人貢生是編壽暘彙錄其父騫藏書跋語析為五卷其中辨誤析疑兼及藏書之印記書版之行款鈔書之歲月莫不詳識海甯父老之藏籍世鮮傳本並為著錄壽暘祕不示人既歿其子之瀟手錄遺彙以贈蔣光煦洎之瀟謝世光煦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

謂拜經題跋實勝讀書敏求記欲廣其傳乃屬管庭芬偕許光清校寫付梓並輯壽暘父子詩文一卷附之錢泰吉序云客有問於余曰昔錢遵王成讀書敏求記祕不示人蓋慮異本著聞則巧偷豪奪日無已時不遂所求或召釁也今將生沐刻拜經樓題跋記廣傳於世是豈樓主人累世保守遺書之意乎余曰不然叢殘之帙雖古香醃爇非若金玉玩好之足以娛俗也同此嗜好者大都博物君子豈忍懷人累世之藏以自私篋衍哉

沉免牀先生生平得一異本必傳示知交共相鈔校非私為己有者其所題記正訛糾繆既詳備矣世之君子得讀其文已如目覩舊本獲益神智何必私有其書而後快然自足耶客既去生沐屬為序文乃錄問答之語以告世之讀此書者且冀吳氏後人皆如蘇閣父子之善承先志保護舊籍勿損於蟲蟻勿奪於豪勢擇人通假責歸如期則拜經樓當與四明范氏天一閣並峙而為浙東西宛委之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

著錄

經籍跋文目錄一卷

別下齋叢書本

王式通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籍跋文目錄

鮮鱸承家學究心許書而秉宗鄭氏構向山閣於邑之紫薇山麓收藏宋元本書十萬餘卷與同里吳騫互相傳鈔鍵戶勘經勤於著述又嘗與錢大昕翁方綱段玉裁以經部之祕質問難如綴文所載校勘宋刻周易本義跋之類攷證異同有朱氏經義攷所未及者晚客蘇州聞黃丕烈百宋一廬九經三傳各藏異本遂互攜宋鈔元刻往復易校校畢並繫跋語以疏其異同兼誌刊板之歲月冊簿之款式收藏之印記莫不精審礪鑿如見原書晚年歸隱手自鈔撮成書已見綴文者不錄凡十有九篇署曰經籍跋文未幾謝世所校所著諸書

盡為苕估所得是書并無副本學者惜之管庭芬後於西吳書舫見之為鱸手彙亟以善價購歸刻入蔣氏別下齋叢書刻竟取校武原張氏舊錄宋本四書跋微有異同大學條云如琢如磨作如琢从豕不从豕下同中庸條云尚不愧於屋漏作愧于皆刊本所無也文後附錄宋刻小本九經校條若吾惛不能進於是矣惛下有而字行止非人所能也能下有為字且以文王之德無以字夫子既聖矣下有乎字自生民以來自下有有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籍攷文目錄

未有盛於孔子也子下有者字由弓人而恥為弓人由作猶齊疏之服作齋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若作如斯無邪慝矣斯上有則字又為跋所未及豈小本自別抑與石經等殊異故文中不暇繁稱歟見管庭芬許洪喬兩跋

存目

宋元本行格表二卷九緒丁酉湘潭劉氏刻本

王式通撰

清江標輯標字建霞元和人光緒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四品京堂是表標於督學湘中時授其門生湘潭劉肇隅屬為編校肇隅編成付刊而述其緣起曰書之有刻本也自長興鏤版始也洎南北兩宋而盛行焉書之尚異本也自尤氏遂初目始也洎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宋元本行格表

季之項毛國初之錢季徐何而大昌焉書之記行字也自何小山校宋本漢書始也洎孫氏平津記黃氏士禮居諸目而益倚焉肇隅少涉書史問字於同邑葉吏部師師富於藏書喜為目錄校讎之學間舉宋元舊本相示始知古人於槧刻之事一行一字若有定律者然嘗恨諸家簿錄散布難稽頗欲彙輯一書以資攷索忽忽未有暇也歲乙未元和江編修師按試長沙肇隅以經義受知於師因出所撰宋元行格表一書肇隅伏而讀

之既手自編寫間亦拾遺補闕私以例隱括之編成質
之史部師師以為完善無恨云表中自四行至二十行
與四部分列之數及行字先少後多胥本標說詳注引
用之書其稱景宋鈔本景元鈔本明繙宋本者苟非碼
有取證概附卷末以示矜慎亦標旨也惟編中所錄多
采自藏家目錄及前人題識其舛失疏漏往往而見如
蜀大字本後漢書影宋本酒經皆五行十六字云見儀
顧堂續跋然按五行十六字之本其式狹長類於梵夾
自來書版所無今攷此書一存靜嘉文庫一存鐵琴銅
劍樓實為半葉十行蓋緣續跋刊本落半字而誤也又
淳熙本儀禮鄭注鹽鐵論皆據莫氏經眼錄然云儀禮
每葉版心上端有淳熙五年刊字則古書決無此式鹽
鐵論卷末有錦溪張監稅宅刊牌子則屬估人偽造實
則皆明刊也有一本而再見者如宋本唐百家詩選一
為八行十八字一為九行二十字實則本為一版第行
字不等耳有一本而缺漏不舉者如八行本注疏祇錄

有周易尚書禮記春秋不知尚有周禮論孟也又行數
至密者錄至白文九經半葉二十行為止不知元至正
刊華嚴經每葉多至八十行也至如版匡大小闌綫單
雙為研求槩刻先後所必詳篇中多畧而不及亦為疏
失之大要之標為此書全恃纂鈔未憑目覩於是差違
謬畧不勝其糾矣然標總括羣籍縷析區分使初學便
於檢尋在書林中亦為創獲其用意亦足尚焉

著錄

敬孚類彙十六卷 光緒丙午刻本

王式通撰

清蕭穆撰穆字敬孚桐城人諸生是編跋二卷書記二卷糾誤鈎沈頗具特識如跋孫莘老春秋經解謂荆公非詆春秋乃斷爛朝報出自周麟之附會而序孫氏之書如跋顏師古漢書注謂大顏之注尚有見於司馬貞史記索隱凡十一條今取小顏本案之此十一條皆散見高紀文紀郊祀志食貨志李廣衛青霍去病司馬相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敬孚類彙

如貨殖等傳中悉作師古曰止行文有詳畧不一跋陳忠裕自撰年譜謂豈可隨小人之言聽為大姦所中輕陷人於大辟跋啟禎記聞錄謂李國禎降賊始末北平王錦衣世德嘗親見而書之迨宏光定六等逆案尚書解學龍東筆國禎在降賊諸臣之列使當日果如此書所云殉節之列何以概無稱述而左忠貞懋第北使密鈔趙吏目一桂紀事記事頗詳胡不道及國禎一字其跋文史通義謂章氏論蘇文忠表忠觀碑曰臣忤言制

曰可為秦漢時之制宋制必不如是其實此制自漢至宋歷代相沿並未更改蘇公此文即當時陳奏原式唐宋名臣奏議一一可考其跋東塾讀書記謂所引朱子為張敬夫畫象贊有云汲汲乎其幹父之勞贊其子而曰幹父尤為直筆尚未明朱子作贊本旨此用幹父乃用古誼易序傳盡者事也虞翻李鼎祚之旨皆主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任為解顏氏家訓治家篇亦主此義其他跋語大都讀書有得不為鑿空之譚書記皆論其所見類多精確惟記永樂大典則今人言之特詳記吳三桂上聖祖書則黃氏體芳所錄已刊入貫華閣叢書人盡知之此則時代使然未可執後以議前也昔洪氏亮吉論藏書有數等錢氏大昕戴氏震為考訂家盧氏文弨翁氏方綱為校讐家穆兼之矣

存目

抱經樓藏書志六十四卷

排印本

王式通撰

清沈德壽撰德壽慈溪人是編體例仿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陸氏皕宋樓藏書志載舊槧舊鈔之流傳罕見者惟二氏以元明為斷茲則稍寬其例采清代諸書之善者間為登錄其習之書俱不記載又書目登序跋始自馬氏經籍考張陸二氏藏書志胥仿其例此亦從之凡槧本字迹蠹落間有闕失無別本可据者悉仍其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抱經樓藏書志

雖顯然亥豕不輕更改又先輩及時人手迹題識校讐歲月為古書源流所係備錄無遺其收藏姓氏印記間錄一二又宋元本詳記行款缺筆以資攷覈又標題一依原書舊式所增時代及撰著等字別以陰文又一書而兩本俱勝者仿遂初堂書目例並存之按甬上自范氏天一閣以藏書名海內數百年來流風未沫德壽習陶白業初嗜名人書畫所蓄頗富迨見陸氏心源勸置舊籍遂遍按書肆墜昔日收藏家時獲善本其卷帙不

完及版已亡者精鈔細校竭十餘年之力屏棄人事惟書是求以多得盧泚藏書故仍顏其樓曰抱經示仍舊焉德壽雖以業商失學未能覽誦而好之成癖寢饋於斯久亦漸能鑒別自言家僅溫飽不為無益之費遇異書傾囊必購弄厨計三萬五千餘卷爰著書目以示後人願子孫相承弗替其志如是以視掠販家如錢景開陶五柳施漢英輩不遠勝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抱經樓藏書志

經畧洪承疇奏對筆記二卷 舊刊本（存目） 王式通撰

清洪承疇撰承疇字亨九南安人明萬曆十四年進士官至薊遼總督入清後官大學士經畧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諡文襄事蹟具清史本傳是編首冠御筆二字次標授攝政王洪大經畧奏對日鈔筆記三行為論曰此洪大經畧奏對筆記也日者接見經畧詢其有無著述對曰臣承疇備問內院參贊機務兢兢不遑奚暇著述僅存奏對手鈔筆記一卷以備遺忘得自檢點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畧洪承疇奏對筆記

即命御前太監走取以期先覩為快原本進呈詳加批覽所論溯本窮源洞悉國家利病若觸類引伸推而廣之治天下之要道亦不外乎是矣當即擇其尤為切要者數百條密飭內史另錄一編以授王王其留意覽之按承疇奏對之辭如論相業讀虞書讀禹貢天文樂律歷代史事皆從根本立言他如用人行政理財籌邊治河治軍數陳累萬無不切要其論鹽法主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所之其論鴉片謂非人力之所能絕論通

商利害論海運之不可緩論鬻爵之失論守江之法於後來情勢洞若觀火論明事得失尤為痛切頌上以不嗜殺人隱寓規諫詢天下何以安對曰主聖臣直天下安詢天下何以危對曰本小末大勢必危詢天下二百年一小變三百年一大變其興也有機其衰也有由將來之弊可以前知否對前事者後事之師昔公叔問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夫法繁則巧猾之徒皆以法為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非也詢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畧洪承疇奏對筆記

臣事業以何為上對曰能格君心之非功業最為上詢君德以何為上對曰諫行言聽改過不吝斯為上皆至言也旁及詩文字法靡所不及可謂極明良之盛矣承疇雖負明恩而大有功於清開國宏規多其手定保全漢人生計陰受其福者不可勝數其論管仲曰君臣有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袞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天子之於管仲特畧其不死子糾之罪而獨予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心也久矣蓋自為

之解亦自成理然詎能免千秋責備之嚴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洪永嶠奏對筆記

著錄

雍正硃批鄂爾泰未刻摺稿六冊 舊鈔本 王式通撰

清鄂爾泰撰鄂爾泰姓西林覺羅氏滿洲人由舉人襲

佐領授三等侍衛官至大學士諡文端事蹟具清史本

傳是編舊為桐城尚書汪志伊藏本有志伊手書硃批

西林中堂未刻摺籤題第一冊凡十七摺外有繕呈擬

安南照會稿一篇又有安南國王來稿一篇又附咨會

安南國王稿一篇第二冊凡二十一摺另有硃諭一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雍正硃批鄂爾泰未刻摺稿

又有繕呈車里緬字譯出南掌入貢表文一篇第三冊

凡十三摺第四冊凡十九摺第五冊凡十六摺第六冊

凡二十九摺外有錄覆張廣泗書稿一篇摺稿中間有

硃批諭旨已錄者皆西林督滇時所上其獻替可否出

以忠誠恒有密諭咨詢機務及同時督撫以下諸人性

情心術才具短長品行優劣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西

林得君之專於茲可見而世宗之明察尤足徵焉以西

林一人推之則雍正朝所批章奏多至二百二十三人

已刊者不過十之二三刊時經廷臣校閱硃批頗有刪改未刊者為當日所祕原本充積概存故宮若悉以付梓則十三年要政洞澈無遺可以攷經營之畧證功罪之真固史氏所取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雍正硃批部開泰未刻指稿

存目

尹少宰奏議十卷 續補叢書本

王式通撰

清尹會一撰會一字元孚號健餘博野人雍正癸卯會試榜發命搜落卷獲中廷試逾期次年成進士授吏部主事歷官吏部右侍郎事蹟具清史本傳是編為其門人張受長所輯卷一為兩淮疏卷二至卷八為河南疏卷九為燕臺疏卷十為江蘇疏凡九十一篇皆按其居官先後編次乾隆四十四年因黃檢刊其祖廷桂章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尹少宰奏議

有銷燬大臣已刻奏疏之旨獨此版特命發還以別於黃刻之謬妄馬會一任鹽政時如請濟浙鹽清理江廣浮費巡查鹽場奏收餘鹽俱洞中利病撫豫時值開歸四十七州縣大水上章自劾采宋富弼趙抃救災事宜損益條陳多見施行請以唐韓愈宋范仲淹援照周程張朱之例增設博士又請以湯斌從祀文廟尤有功世道之大者他如設社學務農桑等疏皆平易切實不務虛名督學江蘇以是邦文勝講求明倫敬身之道以厲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學者奏陳小學一書為修身大法必明乎此而後學為人子學為人臣循循於忠孝廉節之行又薦陽湖布衣是鏡安貧樂志有儒者氣象心慕邵雍而願學以終身請不次迪簡按試蘇州病卒遺疏言任賢納諫一意以誠云會一幼孤其母口授論語即悅服孔道生顏李之鄉與塔友善恥隨流俗講學則宗程朱施諸政事儒效卓然嘗謂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也觀其建言誠能不負所學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尹少宰奏議

存目

王祭酒奏議一卷

鈔本
平譜內奏議不全

王式通撰

清王先謙撰先謙字益吾學者稱葵園先生長沙人同治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國子監祭酒事蹟具清史儒林傳光緒十一年六月奏請停罷三海工程略云有自臣鄉來者言湖南省城西關外水與屋齊城內半通舟楫男女露處號號慘動心目常遭一帶淹斃萬餘人各省災民流離道路情形大略相同若以此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王祭酒奏議

修三海之金錢廣賑災區全活民命豈不較臺沼游觀更為愉快耶引唐太宗詔修乾陽殿納張元素之諫而止敬宗欲於宮中營新殿李程言不宜興作請以瓦木回奉園陵敬宗從之語極剴切十一年出任江蘇學政次年奏陳彙刊皇清經解續編略謂阮元總督兩廣刊皇清經解一書深有裨於學者迄今又數十年海內經生纂述相仍流風未沫遺文祕帙所在散見昔於阮元所刊經解外搜採說經之書為數頗多抵任後以蘇省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尤人文薈萃之區檄學官於儒門舊族留心蒐訪時有
 采獲得書近二百種都一千數百卷類皆發明經義為
 學者亟應研究之書因於江陰南菁書院設局彙刻庶
 於表章經術啟迪學人不無裨益云書成凡一千四百
 三十卷奏上之十四年奏請嚴懲太監李蓮英略謂總
 管太監李蓮英秉性奸回肆無忌憚太監等給使宮禁
 得以日近天顏或因奔走微長偶邀宸顧度亦事理所
 有何獨該太監誇張恩遇大肆招搖致太監範小季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王爺酒奏議

名傾動中外驚駭物聽此即其不安本分之明證易曰
 履霜堅冰漸也今宵小橫行已有端兆若不嚴加懲辦
 無以振綱紀而肅羣情疏上不報尋乞歸先謙平生不
 獨以看書教士為志於當世之務亦頗究心宮京朝時
 所上書遠防俄諸疏皆具有深識而匡正君德直言敢
 諫尤有忠宋名臣之風焉

許文穆公奏疏無卷數舊鈔本
許文穆公集刻本不全 (存目)

王式通撰

明許國撰國字維禎新安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改庶
 吉士隆慶元年授檢討官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謚
 文穆事蹟具明史本傳國充經筵日講官十年而相相
 陞右春坊右贊善時上日御經幃無間寒燠國齋心夙
 夜勤恪視儕輩有加比進講託事獻規曲盡忠款上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許文穆公奏疏

悚意聽之手書責難陳善四字賜馬國感激主知華華
 以獻替為己任初有摘科場事語侵大臣者國請辨邪
 正以定國是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之淆
 亂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又言大臣猶梗柵也宜取
 其閒厯略其寸朽言官猶江河也宜導之疏通息其風
 波時以為名言然自是忌者彌眾數交章詆國國每疏
 辨輒自効免上特嘉其忠諫數譴言者以國國言留臣
 譴言者是速臣之去也則復力救言者往往得解臨洮

之變元輔欲俟虜王回巢專力以制火酋公憤款虜助逆則欲並勦以圖大創又嘗戈矛不在敵國而在轂下安攘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其持論忼慨引大義皆類此建儲之議自庚寅元日上召見閣臣于毓德宮擁皇長子膝前命閣臣諦視諭所以保愛之旨而是冬國以三事進規其一冊立深以不得所請為慙疏留不下後有詔辰年春舉行冊立戒羣臣勿謹而主事某有疏國與同列具公揭以進冀調護其間上遣中使詰問國不自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許文穆公奏疏

安旬日而上書乞休者五遂予告歸其書間及遼東兵事清乾隆三十九年列入禁書總目故統傳絕少明史謂國始終忿疾言者而傳贊則以為言路勢張恣為抨擊是非督亂賢否混淆羣相敵仇罔顧國是然則謂其與言路為難非定論矣

陶元暉中丞奏疏

無卷數舊鈔本
遺集排印本不全

(存目)

王式通撰

明陶朗先撰朗先字元暉秀水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官終登萊巡撫朗先為文拙筆數千言無枝棘所著歷任條議章奏凡數十卷皆經世碩畫少時英異絕倫不好為舉子業博習經濟慕王文成之為人既官郎署眾皆娛情詩酒朗先獨孜孜國事日舉一二條設為經緯利病以自課焉出守登州政成舉天下治平第一備兵登萊計吏復舉天下第一時遼陽失守朝議謀恢復用經略熊廷弼三方進取之策三方者廣甯為正兵天津登萊為奇兵設登萊巡撫以朗先為之朗先銳意規畫與廷弼戮力策應及王化貞與廷弼構隙議其僨事魏忠賢假子李春煜崔呈秀夙憾朗先以其出廷弼門下而三方進取之議朗先實首發之乃撫事為朗先罪以逮以死而遼事遂不可為矣按朗先志節備具於其奏議明史未為立傳其事蹟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陶元暉中丞奏疏

見於方震孺朱一是李兆洛錢儀吉撰傳沈起撰序震
孺與朗先同治遼事同被繫語最可信錢傳謂朗先卒
於天啟五年九月此誤記獄中血書之日蓋被害實在
十月二十四日也清初修明史朗先後人未以所著上
史館而當日史臣於闕涉遼事又多所避忌數百年來
其條議章奏數十卷散亡殆盡攷證無由然從兵火之
餘得此未佚者資人鈎索吉光片羽亦可補史事之闕
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陶元輝中丞奏疏

存目

蘭臺摘彙二卷舊刻本

王式通撰

明劉曰梧著是編分上下二卷下卷附奉常疏彙首有

漫翁顏素小引稱倚御斗陽劉先生來按皖六郡網舉

目張平情以行法持法以抑情已而得所刻蘭臺摘彙

讀之類皆明大體識時務不激不阿一當於法云其萬

曆三十八年上東宮曠學多年令德鮮終一疏有曰以

皇上已試之事言之臨御之初經筵日講寒暑不輟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蘭臺摘彙

年深宮靜攝經筵弛御英碩不親啟沃罔聞耳目不無

潛移心志不無蠱惑昔史臣稱漢高誤處皆緣不學改

處皆由性地聰明然惟漢高誤而能改故不失為基命

之主皇上聰明出漢高遠甚乃迷不復悟開而復蔽豈

非誤用其聰明而問學鮮終之過哉夫皇上二十年以

前勤政之效如彼在皇太子可知矣皇上二十年以後

不學之失如此在皇太子亦可知矣直言極諫自是當

時風氣又上顧瞻陵廟有感陳言一疏專為建文君而

發有云臣嘗閱別錄載文皇帝入宮時建文君幼子牽帝衣而泣曰兒子餓死了帝亦泣曰爾生在皇家豈有餓死之理命宮人哺之此語描寫文皇帝乍見一體親愛意逼真必非無稽夫不忍於建文君之幼子而其不忍於建文君可知也不忍建文君幼子之無食而其不忍於建文君之無祀又可知也援引親切足以感格君心得建言之要矣

存目

薊門摘彙二卷舊刻本

王式通撰

明劉曰梧著是編分上下二卷其請整飭邊備以圖戰取一疏有云大抵禦虜之策不外戰守二端然善戰乃所為善守未有專事於守而可以忘戰者顧介冑之士不言戰而冠紳之臣言戰北方長材大器之士不言戰而南方文弱孤子之臣言戰臣亦不自量之甚矣其陳援遼官軍殘虐地方一疏有云遼警以來軍器之搬運

漕糧之轉輸動以千萬無人不供億無日不奔馳室為之掃市為之罷婦女不保田野不收受毒者悲號聞風者逃匿又云薊門急遼兵馬殫於徵調物力窮於搜括夫馬疲於奔命公私竭於轉輸薊之民即煩勞終事其分義也然不可使無樂生之心今營路空匱防守虛單山海而外數百里無一重兵戰將日夜焦勞圖維未有完策不謂援遼兵馬狼虎奔突莫可嚮邇重為民毒也夫援遼以安遼也薊門獨非皇上之赤子乎遼氛未靖

薊禍先蒙致令官逃市罷民散軍刑是達虜登堂而奴
酋入室也勢深禍烈人無樂生之心咫尺太內能無震
懼微臣責在封疆何所拯球願當路之熟計之也於當
日援遼官軍擾民情狀言之厯厯可為籌邊者之殷鑒
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前門攝景

存目

方簡肅公奏疏一卷

舊鈔本 萬曆間刻本
方簡肅公文集排印本不全

王式通撰

明方良著良字壽卿號松崖莆田人弘治三年進士授
刑部湖廣司主事厯官南京刑部尚書諡簡肅正德初
太監劉瑾竊國柄以禍福天下外僚至京必參謁於其
門稽首屈膝謬稱呼以相媚悅瑾嚴威待之良時以丁
父憂服闋赴京鴻臚官導良行禮謂良傍揖瑾輩良不
顧徑趨出瑾銜之或勸良必謁瑾自免良曰禍福之來
天也卒不往錢寧以內臣厮役武宗子之一生殺予奪
悉出其口威福不在瑾下良時官浙江左布政使寧發
鈔數百貫欲得銀三萬餘兩良力爭不可得乃具疏辭
官報不允良曰此國賊也即草疏以上其略曰臣待罪
承宣自慚無補偶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權貴言
出禍隨然竊計脂韋之罪重於強聒一身之患害輕於
百姓之荼毒故敢昧死為陛下言之民者邦之本財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方簡肅公奏疏

民之心國家財賦盡出東南而浙居其半浙民之財尤當受惜寧本賤氓蒙陛下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粉身碎骨尚不能報萬一乃忍攫取民財戕賊邦本本傷則枝幹凋瘁根抵蹶拔陛下其能晏然於上乎跡寧所為多不道在子為不孝在臣為不忠在法所必誅而無赦者臣願將寧早正典刑庶足以謝天下云疏上京師震悚寧懼乃遣衛卒追取所發而以償還之民良即三疏乞休乃得致仕後起用巡撫兩乞終養母歿起用巡撫兩疏乞休諸疏皆情辭惻怛閱者動容蓋有難進易退之風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方簡肅公奏疏

存目

西藏碑文平定金川詩西藏奏疏十卷刻本王式通撰清道光朝敕編首為西藏碑文其目為御製十全記御製普陀宗乘之廟瞻禮紀事碑征廓爾喀紀功碑西藏教場演武廳碑文磨盤山新建關帝廟碑西藏雙忠祠碑記西藏大招前唐德宗舅甥聯盟碑布達拉山東崖上平定西藏第一碑布達拉山東崖上平定西藏第二碑布達拉山東崖下平定西藏第三碑次為平定金川詩記事附瀘定橋頭道水公館內瀑布詩紫柏山留侯廟歸山詩奏疏十卷目錄為剿辦林巴生番籤掣達賴喇嘛檄諭廓爾喀國王查辦乍了夷務操演官兵審辦案件年班進貢哲孟雄部長來藏瞻禮滿漢官缺僧俗番缺按乾隆朝御製十全記有云予之十全武功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台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其內地之三叛公膺弗屑數也前已酉廓爾喀之降蓋因彼擾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西藏碑文平定金川詩西藏奏疏

邊界發偏師以問罪而所遣鄂輝等未宣我武已忠乃
遷就完事致彼弗懼而去歲復來以致大掠後藏飽欲
而歸是以罪庸臣選名將勵衆軍籌儲餉福康安等深
感朕恩弗辭勞苦於去歲冬月即率索倫四川降番等
精兵次第由西寧冒雪而進今歲五月遂臨賊境收復
藏邊攻克賊疆履綫險如平地渡溜要若蹄涔繞上
下埋根批吭手足胼胝有所弗恤七戰七勝賊人喪膽
及兵臨陽布賊遂屢遣頭人匍匐乞降將軍所檄事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西藏碑文平定金川詩西藏奏疏
無不謹從而獨不敢身詣軍營蓋彼去歲曾誘藏之噶
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前去故不敢出也我武既揚必期
掃穴犁庭不遺一介亦非所以體上天好生之意即使
盡得其地而西藏邊外又數千里之遙所謂不可耕而
守者亦將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師以歲斯事昔唐
太宗策頡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爾喀非頡利之
此番邊殊長安之近彼且乞命願恩准之不暇又安敢
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賊固意求降歸順實與唐

太宗之論有所符合昔予記土爾扈特之事於歸降歸
順已悉言之若今廓爾喀之謝罪乞命歸降歸順蓋並
有焉以其悔過誠而獻地切也迺知守中國者不可徒
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己必致棄
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進知退易有明
言予實服膺弗敢忘而每於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於
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天貺
云讀此碑記想見有清全盛時代武功之隆今則外人
窺伺匪止一日康藏之際岌岌可危追思往昔有盛衰
之感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西藏碑文平定金川詩西藏奏疏

著錄

郭侍郎奏疏十二卷

養知書屋刻本
王式通撰

清郭嵩燾著嵩燾字筠仙湘陰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以軍功特授編修直南書房歷官兵部左侍郎粵寇起犯湘南曾國藩以侍郎居憂奉詔辦理團練未出嵩濤至其家陳說大義國藩感起視師賊圍江西省城嵩濤率勇馳援為江忠源言賊踞江路宜造戰船備攻勦忠源題之屬為草奏得旨允行其後曾國藩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郭侍郎奏疏

卒用水師成肅清江面之功生平於洋務最為究心所論利害皆洞入精微其請將黔撫岑毓英交部議處疏論洋務疏請集鴉片煙三疏論俄事疏論法事疏因法事條陳時政疏皆卓然可傳於請將岑撫交議疏後自記云鄙人橫遭訾毀為京師士大夫所不容所據為罪狀者即此疏也軍機章京亦以發端引周禮為立言不倫鄙心竊獨怪之士大夫徒以岑公殺斃一洋人力謀保全此疏不獨保全岑毓英並揚玉科李珍國皆極力

為之洗刷以保全之而以未能先事豫防議處岑毓英科罪極輕藉以稍平洋人之氣議罪一二兵丁有餘使樞府能知此義騰越及宜昌各處通商可以不置議亦必無今日法人之禍矣於因法事條陳時政疏後自記云嵩燾論洋務數犯天下之不韙侃侃言之一無顧忌非獨自信能通知洋情而已其自南宋以前上推至北宋又上推至漢唐又上推至三代源流本末利病得失皆頗窺見一二下視明以來議論不顧國勢之強弱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郭侍郎奏疏

論事理之順逆襲取南宋諸君子之唾餘侈口言戰自謂忠憤若蚊蚋之紛擾於吾前不足一與校論惟見之明是以能言之無忌也當時風氣未開朝士尤多憤憤如嵩燾之敢於昌言宜為眾矢之的矣

著錄

丁文誠公奏稿二十六卷刻本

王式通撰

清丁寶楨著寶楨字穉橫平遠人咸豐三年進士改庶吉士以在籍辦理軍務特授編修歷官四川總督謚文誠事蹟具清史本傳寶楨以詞曹練鄉兵捍梓里受特達知由郡守七年而躋開府撫東督川垂二十年卓然為中興名臣遇事不避艱險不辭勞怨太監安得海私出山東矯稱采辦御衣寶楨疏請正法督川時英文遣使議印度西藏通商事出使大臣曾紀澤謂宜先與藏番議定目前即不遽許通商亦當准其游歷令無阻闕朝命寶楨會商駐藏大臣開導藏番寶楨覆疏言英文此舉決非注意西藏殆借以通四川大道耳夫通商本有重慶之約特因輪船不能上駛故別出此計以求遂其欲藏路一開則四川之全境失四川失則中國之藩籬壞臣年來製器練兵縱不敢全操勝算而勝負之數差可自主惟有竭盡心力以冀上報朝廷他非所計也

語至伉直平生偉績爛然而未嘗以一好自娛一息廢事草疏動逾千言從不假手於人是編所錄其大者俱關於尊主庇民安內攘外他如平捻治河之方略鹽法之改革隄堰之興利夫馬之裁撤倉儲之備災無不言之必詳行之必力間有密陳一議當時未著明效積之久而大彰者或姑存一說不閱時而皆驗者要之堅定卓絕務伸厥志不因入言而少餒病革遺疏猶言外洋和約萬不足恃止可以安為攘不宜重外輕內在川十年深知利弊所裁之夫馬局不宜再開所辦之官運局不可遽改機器製造為西陲異日之軍需積穀倉儲備全川不時之荒歉其一意孤行至死不易可想見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丁文誠公奏稿

存目

懷齋奏議十卷刻本

王式通撰

清于蔭霖著蔭霖字次棠伯都訥廳人咸豐九年進士
改庶吉士同治元年授編修歷官廣西巡撫事蹟具清
史本傳蔭霖通籍後以父老請歸養父歿終喪還朝從
大學士倭仁問學光緒初俄羅斯議還伊犁蔭霖疏劾
欽差大臣崇厚擅許天山界地數百里及崇厚被逮有
為之遊說者復嚴疏劾之且劾樞臣畏憚欺罔同時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懷齋奏議

之洞黃體芳張佩綸皆喜言事稱翰林四諫晚歲益潛
心儒先性理書雖已貴服食不改儒素朱子書不離案
側變法議起蔭霖雖深疾之然其言曰取人之長當求
實用不當徒飾外觀人亦不能難之其子翰篤編奏議
為十卷柯劭志作序有云公再起為安徽布政使擢湖
巡撫是時張文襄公方為湖廣總督拳匪構釁兩宮
西狩士大夫鑒於一時之禍爭謂舊學敝窳非步趨泰
西新法不足以致富強雖文襄亦為之歎動焉而公獨

力言救時之計在於正人心辨學術若用夷變夏恐異
日之憂愈不可測度用事者迂之遂調公巡撫河南旋
移廣西又謂公不善外交而公亦謝病求去矣嗚乎自
朝廷變法之後邪說朋興適為篡盜者之馮藉公卒未
十年而天下之事潰裂如此然後知公之持正其言不
可易非張文襄公所及也按蔭霖於辦理膠案奏劾翁
同龢張蔭桓有云張蔭桓出身微賤貪諂著名無足深
責若翁同龢為已故大學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端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懷齋奏議

虛公為當代儒臣翁同龢承其先訓受恩至深夙負清
望膠事重大本非一二人才能妥辦自應合中外
文武百官以謀之乃翁同龢外則徇德人之請內則惑
於張蔭桓之言以至今日無所措手語殊過當盛稱李
秉衡知人善任現時文臣知兵無出其上者皆一偏之
論也

著錄

庸盒奏議二卷

鈔本

庸盒海外文編刻本

王式通撰

清薛福成著福成字叔耘無錫人同治六年副貢生官左副都御史充出使大臣此編如滇緬分界通商事宜疏分別教案治本治標之計疏密陳帕米爾情形片清除舊禁招徠華民疏滇緬分界大概情形疏附陳收回車里孟連兩土司全權片強鄰環伺謹陳愚計疏考察近事謹陳管見疏議定滇緬界務商務條約疏附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庸盒奏議

酌定虎踞關以東界綫片折衝樽俎為自中國簡使以來所僅見俄英皆天下莫強之國曾紀澤之索還伊犁力改原約福成之籌議滇緬分界既得科干等地並收回車里孟連兩土司全權拓地千數百里之廣扞衛邊圉其功烈與紀澤相埒為當世所並稱斯非忠誠智力浹服遠人曷克臻此惜當事不察約未逾年遽以車里之孟阿南北讓給法人英人起而責言悉改舊約已得之地仍歸於英且償以西江通商之利論者為之太息

福成言行篤實初宗姚江以收歛身心為主及後師事相卿曾氏奉以終身好為經世有用之學於古今成敗興衰之局中外扼塞山川形勢險要之紀以及天文陰陽奇門卜筮之書靡不鉤稽講貫洞然於心故能遇事立應謀慮深遠讀其奏疏知非高譚時務徒驚虛聲者可比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庸盒奏議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著錄

許文肅公奏疏三卷 排印本

王式通撰

清許景澄著景澄字竹貧嘉興人同治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吏部侍郎謚文肅事蹟具清史本傳景澄於法越之役條上籌備事宜出使法德意和奧五國兼攝比國使務時海軍初創從德國購造鐵艦未就景澄躬歷船廠鉤稽輯上外國師船表嗣使俄德奧和四國先是俄兵游獵常越界侵及帕米爾地景澄爭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許文肅公奏疏

俄援舊議定界起烏什別山自此而南屬中國其西南屬俄俄人則欲以薩雷闊勒為界相持三載俄始允改議其帕界未定以前各不進兵以保和好因著帕米爾圖說西北邊界地名考證為他日界約之備調使德國會俄建西比利亞鐵路謀自黑龍江達海參崴朝議拒之迺更名商辦許中國投資五百萬所謂東清鐵路公司也詔景澄綜其事力阻路線南溢稽察運船毋漏稅已而俄人索租旅順元頭等公使會駐俄使臣楊儒定

仿文津閣四庫全書樣式

議俄都事竣移疾歸意大利索我三門灣景澄抗言爭之事迺寢未幾拳禍作景澄召見時歷陳兵衅不可啟春秋之義不殺行人圍攻使館實背公法載漪等斥為邪說遂棄市拳勢方張景澄先後疏陳局勢危迫請圖補救請保護使館請嚴懲禍首語皆切實其請嚴懲禍首疏內有曰近日天津被陷洋兵節節進逼曾無拳匪能以邪術阻令前進誠恐旬日之間勢將直撲京師萬一九廟震驚兆民塗炭爾時作何景象臣等設想及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許文肅公奏疏

悲來填膺而徐桐剛毅談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長城之恃應請將徐桐剛毅趙舒翹啟秀裕祿董福祥毓賢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與徐桐剛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親貴為之末減庶各國恍然從前縱匪肇釁皆謬妄諸臣所為並非朝廷本意棄仇尊好宗社無恙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云此三疏從傳鈔本錄出文中或稱臣或稱臣等疑與太常袁

祖會奏兩家刻集自應並存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許文肅公奏疏

著錄

張文達公奏議四卷鈔本

王式通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張文達公奏議

清張百熙著百熙字楚秋長沙人同治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光緒二年授編修十七年直南書房二十年大考翰詹以侍講升用歷官郵傳部尚書諡文達事蹟具清史本傳百熙於二十年值朝鮮東學黨之亂屢陳兵事疏先後十餘上劾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以宗支筦樞務招權納賄無所顧忌亦無所補救又偕同列奏劾樞臣孫毓汶等朋友誤國十大罪請起用恭親王俾筦樞務二十一年奏請急圖自強以收後效臚陳十四條在廣東學政任內奏上十二條曰編團籍別軍省開製造頒定式設學堂延教習籌經費嚴限制考輿地習測繪勤操練定考試二十七年拳匪之亂初定下詔求言百熙疏陳大計五端曰增改官制曰整理財政曰變通科舉曰廣建學堂曰創立報館謂今日國勢如斯欲濟時艱振全局不僅在條因而在本源其本尤在上一

心內外一心滿漢一心議變通翰林院規制請將國子
監正名大學專充管學大臣奏訂學堂章程資遣高等
生分赴各國肄習專門以為各省倡奏遣新進士出洋
游學鎮國公載澤等出洋考查政治歸百熙以變法宜
統籌全局若支節而為之則先後均於寡效因疏陳官
制及地方自治兩事厥後新政畢興禍機潛伏論者多
歸咎於建議之人實則用人不當奉行不善有以致之
此豈百熙所及料哉

著錄

寄移奏牘二卷

鈔本
寄移文存排印本不全

王式通撰

清沈家本著家本字子惺歸安人光緒九年進士初援
例以郎中分刑部既成進士仍留本部歷官司司法大臣
事蹟具清史本傳庚子後變法議起命家本充修訂法
律大臣家本謂中律不變而欲收回領事裁判權終不
可得然事必行之以漸首請刪除律例內重法疏陳以
中國法律與各國參互考證各國法律之精意固不能
出中律之範圍第刑制不盡相同罪名之等差亦異綜
而論之中重而西輕者為多蓋西國從前刑法較中國
尤為慘酷近數十年來經律學家幾經討論逐漸改為
從輕政治日臻美善故中國之重法西人每訾為不仁
其旅居中國者皆藉口於此不受中國之約束夫西國
首重法權隨一國之疆域為界限甲國之人僑寓乙國
即受乙國之裁制乃獨於中國不受裁制轉予我以不
仁之名此豈當幡然變計者也現行律例款目極繁而

最重之法亟應先議刪除者約有三事一曰凌遲梟首
戮屍一曰緣坐一曰刺字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參
諸前人之論說既多議其殘苛而考諸今日環球各國
又皆廢而不用且外人訾議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數
端為最甚此而不思變通則欲彼之就我範圍不猶南
轅而北轍乎各國修訂法律大率於新法未布設單行
法或淘汰舊法之太甚者或參考外國之可行者先布
告國中以新耳目是以略採其意請將重法數端先行
刪除以明示天下宗旨之所在云復疏請將虛擬死罪
改為流徙此為改律之始家本少治經史好學深思通
籍後專心法律於中外法意融會貫通先後奏上諸法
草案俱援古證今語有根據其刑法輕重名仿諸邦隱
本唐律彼輕事詆毀者則並原疏而未經寓目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寄稿奏稿

著錄

郭文安公奏議二卷鈔本

王式通撰

清郭曾忻著曾忻字春榆侯官人光緒庚辰進士改庶
吉士散館用主事分禮部充軍機章京歷官典禮院掌
院學士謚文安庚子拳匪亂作詔閣部卿寺入對曾忻
有諫疏丁未見於國是不定亂萌不戢必先有以植邦
本固人心者乃可以徐議其後因疏陳五事曰信詔令
曰定國計曰挽積習曰融成見曰正學術所論挽積習
者直揭朝貴之苞苴竿牘昌言運動而謂表正者景必
端源清者流自潔歸其責於政府皆時輩所不敢言先
是光緒初陳寶琛督辦學堂請以黃氏宗義顧氏炎武
從祀兩廡厥後學使孔祥霖復以王氏夫之請皆格於
部議至是御史趙啟霖復請並予從祀部議徵之衆論
或主專崇顧氏曾忻請伸乾斷並得邀允侍郎許景澄
太常寺卿袁祖與尚書徐用儀尚書立山閣學聯元同
於庚子罹刑易名猶闕曾忻疏請乃有旨予謚故事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郭文安公奏議

憂人員滿漢其制有詔飭部核議畫一宗室尚書溥良將強漢從滿侍郎張嘉亨爭之久不決曾所援據經史發六不可之論累干言議乃定於是滿漢居憂皆去官持服三年著為令張之洞語人曰百年以來禮臣能舉其職者郭某一人而已蓋指三疏而言也

存目

賜福樓筆記

不分卷數
排印本

王式通撰

清程德全著德全字雪樓雲陽人由府經歷累膺薦剡歷官江蘇巡撫按德全當光緒中葉以諸生從戎轉側黑龍江奉天庚子之變忠感敵人將軍壽山遺摺稱其赴軍襄贊行未兩日大崩失陷時值訥謨爾河盛漲河北阻有難民數萬人哭聲震野德全一一渡過南岸並勸各站趕挖濠溝為守禦計尚未集事而敵軍已至旋

即飭令親赴俄營約俄停戰俄人始則恫嚇繼則羈縻終又欲以官爵羅致之德全以死自矢始終不屈俄人卒亦不敢逼至八月初一日俄帶兵官允許俄兵至省不開一槍亦不燒民一房殘民一命皆德全所商定也自是名聞中外遂受重寄此編首為癸卯召對記略次錄呈政府節略又次為紀人覲及之齊齊哈爾署任概略召對詢問庚子年奉匪亂作俄人入省將軍壽山死難情形德全奏對明晰旋有條陳六事一疏皆當時要

政擢道員晉副都統銜攝齊齊哈爾副都統東朝諭云
吾自從西安回各國使臣女眷時常來見曾道及我中
國並非無人即庚子年若非汝在黑龍江其疆土早歸
他國可見中外政治雖異人心則同又問三省事應如
何整頓德全扼要以陳筆記有感懷欲涕之語奮發圖
報溢於言表洎遷蘇撫於辛亥秋迫於大勢遂有非常
之舉蓋前後判若兩人馬而知人之難不亦可見哉

存目

程中丞奏稿十九卷附錄三卷排印本 王式通撰

清程德全著其幕僚宋小濂徐鳳霖多祿等所編輯小
濂作序稱其當大亂之後感特達之知力圖報稱凡外
交內政軍事邊防旗務墾務罔弗詳籌本末期以素所
蘊蓄一一見之實行嘗太息謂僚屬曰受國厚恩惟有
盡力所可至為之而已成敗利鈍能豫計耶其條陳六
事皆當日急務而變通墾荒安插愛琿難民收撫散兵
尤與人民有關先後所上各疏如條陳鐵道交涉密陳
開通各蒙統籌善後十四條創修蘭瓊鐵路密陳東事
日迫亟宜冷力經營密陳邊計臚陳預備立憲辦法請
實行立憲以化滿漢界限請速開國會覆陳化除滿漢
要旨請免株連以銷黨禍覆陳岑督統籌西北邊防請
設殖務部凡所建言皆能見其大德全久於三省周知
利病夙以綢繆邊計維持根本為心使時逢清晏久於
其任縱無不世之功而績效可期終殊庸俗乃事與願

仿天津湖四庫全書樣式

違身敗名裂參禪自懺奄化漸瀕歿後止留此一編供
譚邊事者之攷證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程中丞奏稿

志道編八卷

清于特著特字達士号存菴江西星渚人

與李穆堂同時政一其惟以衡道講學為

務窮老諸生不恤也時當先學獨尊覆

簾一切排斥陸王視為異端又有少數達時

得志迎合帝主之士為之主持如熊賜履張

伯行輩偏諛自大著書不憚一時

者大都靡然從風不敢稍持異議而存菴

獨能不為苟同特著此書以為干城亦可謂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特立獨行不畏威侮者天書中較正熊賜履

者伯八十餘條皆摘自學統而逐一辨之其

他諸說亦多翻案文字與時尚異趣卷二

論聖賢道統以夫子為正宗及於刪定以下七

十餘章居正統卷三論先儒道學謂道學開自

之說也卷三曰論先儒道學謂道學開自

漢唐不自宋儒創始謂朱子晚年不滿以平

之教乃私心自用排斥之意方烈不欲以延平

之學濬其源耳二程子中明道優於伊川

無有能與夏峰門下抗衡者。梨洲之學，先
大師門，惟在史學。其理學，直無傳人。鄭
寒村、義門父子，早偏二曲焉。二曲門下，
除王豐川外，名字之熟於人口者，將指屈不下。
以視上述諸人之流傳廣遠者，其相去豈可
以道計哉。恕軒以此諸人，而以夏峰冠
之，亦可謂實錄矣。若夫文園已卒，二人相
距夏峰，雖已百數十年，而清代中興之際，
考據之風稍熾，理學漸成時尚，之二人者在
當時亦皆領袖群儒，堪與潛庵等比倫。
是恕軒所錄十賢，不特可以代表中州名
儒，且隱然具有清一代理學史之縮影焉。
至其編輯之有法，尤其餘事也。

樸齋子二卷 光緒乙未刊本

清馬時芳著。時芳字誠之，號平泉，河南禹州
人。生於乾隆壬午，卒於道光丁酉。嘉慶
間，為教諭，在封邱。樸齋，其號也。初年
志在遠大，而止於教諭，故其文以自見所
著書甚夥，此其一也。樸齋子者，平泉
別號，故以名書。平泉一生，字仲具，在陸王
得李穆堂陸子學，講讀之欣然不自禁。又
讀王文成公集，自謂如撥雲霧而見青天。
穆堂之學，受其影響者，當世未能指數，
而平泉毅然宗之，以窮儒而獨樹異幟於
程朱勢力，彌漫稱尊之時，不可謂非豪傑之
士也。晚夫世之儒者，離性命與事功而二之，
不失之迂，則失之空，於是儒滋為世詬病。平
泉憂之，故作此書，以冀喚醒士子。其中或飛
言或語，憤或淡笑，或涕泣，上下古今，洞悉夫
治亂興衰成敗之故，而該舉乎人情物理之
微，要皆以真性情出之，不拘於門戶之見。

亦不同於傳統之說。其書中第一卷以六經
四書近指。考經本義。諸書武侯集。韓昌黎
集。周濂溪。程明道遺書。邵子皇極經世。岳
忠武集。陸子學傳。陽明先生集。十種並列。
目為人生不可缺一之書。其規模氣象。可以
概見。中州學者。清中葉。幾無有能自成
一家者。平泉登有老焉。使其得與。嘉昭商
李勉石同時。或成就不止於此。善乎黃曙
軒先生之言。只看來。馬平泉大有獨樹學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派之風。中州學者無可比肩。見晚悔庵筆錄今讀
此書。不徒也。書中每卷後。多附筆語。間有
眉批。乃先儒中。輩輩孫道恕。字子忠。若所
加。嘉平泉所倡。明好義。學仰平泉。
嘉平泉子忠從友人。得此書。祇存錄。出十
之六七。有先後重出。意思疊見者。復略。為
刪節。思平泉之書。多以寓言出之。有近莊
子。學焉。難得指歸也。因附註語。以醒眉目。
蓋平泉之功用也。校刊者為大梁王樹枏。同春。

并子忠友也。

止齋遺書十六卷

光緒九年福州刻本

黃俊苑著。俊苑字清美。嘉慶間名孝廉。開
之南平人。安貧樂道。舉生以授徒。自給。而篤
志程朱之學。講論不輟。歿後數十年。著述不
出。幾於堙沒。賴閩縣劉炯甫者。為之搜輯。
補綴。倡議刊行。始與世相見。書凡十六卷。皆
平日遇所欲言。隨筆記錄者。名曰遺書。實
錄。係耳。止齋為侯官謝廷谷高弟。得
其正傳。故學旨他正。注重闡發。自看身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克己。遷善窮通。以及人心風俗。無不懇切
言之。蓋亦欲以此學風。轉移世道。人心者。非
僅謹守繩尺之傳而已也。十六卷中。無一語
涉及門戶之見。蓋其言雖近淺。而目光
所注。在於改進士風。所志者大故也。其卷
十中。則曰。朱子時。江西之悖。悖。永嘉之事。
功。實有不得不辯者。後世奉道學之名。未
嘗究乎實用。改者固不可問。宗朱者亦
多摹仿其跡耳。非明體達用之可也。

至以漢宋而顯分門戶果何所為耶。語此則所宜可以窺其宗旨所在矣。

廟學辨五卷

近年在蘇州中本

程仲威著。廟學辨者、辨廟學之非也。書

作於清光緒十年。前有自序、謂明商陰祖

王氏學、以詆宋儒、其心術至不可問。又謂明商之

詆程朱、乃借以詆東林、而詆東林、又即陰為魏

闢智罪也。序後錄論曰、則甚至以明商為魏

魁罔兩、其生於明季、乃國家將亡、必有

妖孽、為明季之解纜、皆失持偏之平、有迫漫

罵。卷一摘錄戴望所作之顏元初傳、而分系

筆跋、健解存此、倘否則。卷一學敗者、乃存性偏

存治偏。卷三為孝、勉於偏之明商年譜。卷

四為孝、塲別傳、及大學講業、或何學規箴。卷

五為周易、付託論語、付託大學、付託中庸、付

託、付託問、卷程氏所據者、乃戴公高之程氏

學記、故通次辨之如此。此書向未見有刻本、

近年始有排印本行世、然流傳亦罕、或示

公道之自存人心歟。

北遊日錄一卷 愧菴遺集同治甲子重刊本

清楊甲仁者。甲仁字乃所。別號愧菴。四川射洪人。生於明崇禎中。與閩中李二曲。年輩相若。學風亦極相似。順治初年。入闈楚南。有劉鑒。虛。杜。而虛者。當代碩儒也。即徒步數千里。往訪之。未遇。虛處別會於荆南。相從十餘日。悟悟道。作不離人心。本傳二夫。不容歧異。歸蜀後。講學山中。從遊者甚眾。康熙三十四年。以明儒奉節文至京。考取中書。與天下英傑之士同集吏部。於大冢中。獨發明性命之旨。以人頂天立地。隱不徒隱。顯不徒顯。免爵君民。分內事耳。甲仁此行。不專為中書來也。在都數月。所談者無非聖賢之學。諄諄以當下下手。體認性體。詔示同遊。一月出京。歷太行。滿坂。華陰。長安。而至盤屋。與二曲相見時。康熙三十四年九月二十日也。切砥者八日。各證所學。每至夜分。二曲門人如王心敬等。亦俱質疑問難。自遠而集。二曲歎曰。白鹿之會。朱文公云。自有天地以來。有此溪山。無此佳客。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部於大冢中。獨發明性命之旨。以人頂天立地。隱不徒隱。顯不徒顯。免爵君民。分內事耳。甲仁此行。不專為中書來也。在都數月。所談者無非聖賢之學。諄諄以當下下手。體認性體。詔示同遊。一月出京。歷太行。滿坂。華陰。長安。而至盤屋。與二曲相見時。康熙三十四年九月二十日也。切砥者八日。各證所學。每至夜分。二曲門人如王心敬等。亦俱質疑問難。自遠而集。二曲歎曰。白鹿之會。朱文公云。自有天地以來。有此溪山。無此佳客。

吾有此土室以來。亦無此佳客。又曾柏案大喜曰。非愧菴不能說到此。非中子不能信到此。可見二人之相契也。十一月朔八日。返射洪。此錄所言。即赴京遊決返蜀時。講論者也。大抵愧菴之學。以返悟為宗。而其功在培養心靈。返求本性。與陽明良知之旨。最為相近。而在塾屋時。與

志敬論性氣。是一是二。則又力主朱晦菴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二語。謂為不可移易。然則愧菴亦兼綜眾長。非浮於門戶之見者也。愧菴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二曲之相會。在清代思想史中。為一重大公案。其會語俱詳載於此錄中。其可寶已。是書初刻者。為閩中張補山。其時為道光十四年。蓋後於愧菴者。約百五十載。健以版片燬於兵燹。同治中。丹城葉先字乃為重梓。即此本也。

下學錄二卷 愧菴遺集本

楊甲仁著。愧菴由陝返蜀後，學日益進，用力益密。舉凡經年說王之說，皆躬自驗，辨析疑似，頗有獨特所見。折衷百家之概，清代理學諸儒，降步數門戶之習，太深者外，大都存於商榷。愧菴亦其一也。錄中一則曰：學是千萬世公學，道是千萬世公道。切忌分門戶。千古學脈，正要有若陸二子一辯，不辯則道不明。惟其有此胸襟，故於先哲皆能扶微。

開隱各歸其是。謂白沙教虛而未廢主敬，子靜簡易而不涉中虛，朱子窮理而晚年有悟，身尚讀書，非。雖偏於挽朱舍陸，而毫無私氣，有足多焉。錄中對於格物致知，講解最詳。既不尊陽明，亦不袒晦翁。謂晦翁以即物窮理為格物，失其主腦。陽明以為善去惡為格物，涉乎對治。蓋愧菴之格物，乃教人直說性體，從本俾下工夫，用工夫復本，使人祇就血肉軀殼之物，所感應處，格其明德至善之物，使之全其

天理，自能知至意誠。工夫祇在當下，不容落空，更不容拖泥帶水也。■卷二中論及楊明者，復可備研究。楊明者之參考。則曰：楊明說不動太極毫芒，安問混沌開闢。此言正要活用，門處探他不動底了。一則曰：河南浙川任學者，年二十餘，壬申歲會予於馬磴，其文博如為心菴。

楊子門人，藏有楊子書。又則曰：浙川張子義，亦藏楊子門人子義書。告予曰：家師令人傳一書，看不出來，嗚呼！子義，可謂真知其師矣。予二十七

年前，己酉歲在孝感，見一跨驢者，便是這般氣象。意中以爲必是恥菴楊子。後文楊子之友張竹菴，嘗以此語問而每忘焉。辛亥秋，恥菴下世矣。又越九年己未，予自山東來楚，謁鹿鹿劉夫子。遇孝感，尋恥菴楊子藏真處，晤其子抱家孫出，其瞳仁神光，儼如跨驢者之再遇焉。於是叩二郎以冠服儀容，二腔合，愧甲仁當日未能飲，恥菴教益生平以爲一大欠。凡此皆是實考證者也。至其命名下學之故，則愧菴以

為上即下之微頭處。下即上之微尾處。下學而上達者。不是離了上。更有一上。就平實處言。謂之下。就平實處。不着於上。處言。謂之上。就平實處。用功。謂之學。就平實處。用功。而融其迹。謂之達。正一理也。所謂下學錄者。平實用功之紀錄而已。

自驗錄二卷

愧菴遺集卷一

楊甲仁著。愧菴一生專於講學。討論不輟。故其所著。亦與年俱進。自驗錄者。即自他其進益者也。錄中一則曰。仁歷來踵相沿舊見。亦以顏子為未化。今於丙午年四月。始悟其非。曾子思孟子各有他要。是微其不復前非之坦然態度矣。此錄中。前開思想史之資料。頗為近致。故卷中。劉碧峰之討論思想書。凡二十則。其第一則曰。批錄中。四十年來。凡千萬餘言。

論解者。義。以修身心。論虛寂。論空。無。論智慧。論定靜。論廣大。論變通。論精微。論元妙。論微。情。論實證。論踐履。論化神。都要。取吾道盡性之固有。為必。嫌於二氏之所同。若愧菴一切。以起悟為宗旨。當下為入手。自不免流於禪家風味。此病雖二曲。有馬。愧菴直言不。獨較勝於百般掩飾者也。第十一則曰。動念處。是直心。然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人能常常。保此先見一點。明道所謂動亦定也。至。

周子幾善惡是信讀書異乎孔子之言幾也。孔
子極深研幾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又曰知
幾其神乎。幾即中庸之獨即中庸之微。微
字是隱兆萌芽發露頭一念至善無著纖
毫不染故曰吉。凡不好的是後起惟他未起有之
前現一現故曰先見。這吉之先見真天機莫
說是聖賢君子便是那凡夫作惡的這頭一念
不做造作思慮真天機他也要見一見。但聖賢
君子把頭一念能融化保守到底凡夫不能保守。

樓閣圖書

卷部

最初頭一念吉者亦見了。下如鷄子忽然飛過
不好的第二念接着綿延最初真機透爾閉
塞。孔子直指吉之先見要人識得源頭專在
善上下手。故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真
見之確守之定斷之力直從最初一念之吉
做到底也。謙溪從漢書論幾尚有可議。此
則所言雖謙溪亦不苟同。其自贖之篤實
不欺如此。毋怪其學無止境也。

笑城錄三卷 晚菴遺集序

此楊甲仁語錄之第四種也。康熙三十五年秋八
月與中錢秋水來會錄中所論大半皆與
秋水論學之語。謂之笑城錄者時囑方中丞
蔡公刊與禮聘王成都故也。此時甲仁之
學已為成顯不朽。於或朱或陸故當日君之
學非余王也。非余陳也。非余朱也。非余陸也。非
余程也。非余周也。吾余尼山也。余尼山而合于尼
山者吾取之。名為余尼山而實非余尼山者吾
棄之。然甲仁好言起悟好言認識性體其脉
絡實由陽明而來。故袒獲陽明之見時流震
於不自知覺之間。如謂陽明為禪者曰陽明
講學以致良知為宗良知見於孟子而實祖於
孔子致良知為禪。若謂致良知易入於空
虛寂滅則殊不知陽明之致良知正教人在日用
倫常事物上致怎得流於寂滅而為禪。若謂
陽明之門有龍溪心齋龍溪之學一傳而為何
心隱再傳而為李卓吾陶石簣心齋之學。

樓閣圖書

卷部

一傳而為顏山農再傳而為羅近菴趙大洲
皆不詳于禪而表表然以禪自命者豈宜非
陽明提字揭旨之不義有以致之與則殊不知
李陶顏羅之禪是下流之濁也。因下流之濁
而追究于上流之源可乎。曾子之門而有吳起子
夏再傳而有莊周是惟取之也哉。錄中如此等
言論皆當細心參之以窺其字派所歸也。

慶忠日錄二卷 懷麓堂集本

此錄為甲仁語錄之最末一種而為時反在
早。蓋當康熙二十七年。此錄之前六年。正
懷麓堂定憲。請學山中之時也。門弟子最著
者為傅良辰馬方昇等故錄中與二生問
答者為多。末更附前數年與其他門人論
學書札多通。該甲仁全書者先讀此錄
以觀其返二曲以漸之造詣可也。大抵甲仁
之學得於劉宗周者居多其次則惟恥
菴楊子中李孝子。遠文則李禮山近則劉
杜石等。惜身未殞達著述未能風行海內
以與二曲抗衡。即門弟子亦無豐川之於二曲
思存之於明儒者以弘陽師門故謂學子至
而名宇未能熟於理學家之口。是而他又真
錄此書竟不覺有慨於中。蓋述家之傳與
不傳亦有幸有不幸也。

體微商日記錄存七卷

作微商遺集本

清祝壇著。壇字爽亭，陝西安康人。道光丁未進士，咸豐

二年擢河南柘城縣，值髮匪猖獗，爽亭辦團練，集義

勇，馳驅回鄉，杜賊氛。以此知名。迨總辦歸德陳州團

練，防截捻匪，功著大著。後更調守尉，於金匪蠢動，

御恩督從之際，督鎮撫得宜，措置有方。蓋不特長於

吏治，且奇於用兵。一洗儒生懦弱之恥。左文襄公

也。嗣後屢佐大帥，皆著聲。以結勞績，爽亭破寇

皆二年。書傳。五十。是解皆其一生日記，起於道

體微商日記錄

卷部

光緒庚戌年。記於咸豐甲寅。爽亭一生，雖未嘗離手

治兵，而日記所載，皆精研理學，兼涉史事之言，

蓋其為明體達用之學，素所蓄積者深故也。行

者，無往而不利也。大抵爽亭之學，源於二曲，因四書

反身錄，學隨諸書，而上溯乎金鉉姚江之緒，復

溯無門戶外大之見。於清溪關，問訪儒先之旨，亦

為融會貫通，未嘗少待先入之見，以為異同。其

同時以學術相互切磋者，如李之園、徐昌峰、吳

竹如諸先生，皆一時理學名臣，有謂理學為

腐，不堪致用者。爽亭而不知所折衷矣。爽亭

門弟子，最著者馮瑞本，立是書，即其

而刊行者也。

體微商日記錄

卷部

體微商語錄二卷 作微商遠編本

清祝堯著。夾亭有日記錄存之著錄。此該錄二卷。乃日記以後之論學語也。日記於咸豐四年甲寅。此錄則咸豐九年己未所錄存。蓋最後之作也。此時夾亭之學已臻成熟。故錄中皆以許多確論。擺脫舊先習套。如曰性便帶氣。皆來不可謂更有氣。皆之性。富貴貧賤。素秋寒難。無入不自得。即是命。不可更謂有氣。教之命。又曰。書中。發字最好。有者生機也。無時不生。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時不新。譬之於日。謂萬古便是這箇。不深。便是這箇。則日成一件。存焉。無謂。今日是一個。明日又是一個。不謂。今日是一個。明日又是一個。則有言矣。乃一氣流行。生生不已。故君子日新。此皆與船山東原等暗合者也。於此等處。最可^親見時代之精神。迨至於陸王程朱之辨。夾亭此時亦^皆各有獨得之見。持守確^定。謂陸子之學。所見不^足。但工夫不免粗^於。陽明致良知甚好。但於五經四書。未免少虧。若能於六經都印證一遍。人自無^斷疑。又謂我

輩講學。本陸王之本體。用程朱之工夫。皆析衷

深透之言。至謂孔子是就眼前規模。大概說孟子

是從心地源頭。分析說。後儒又從末世下學事

理。二夫上破碑說。則更打破程朱陸王之限。而以

孔孟為指歸。規模豈洵氣象豈正。真可與

清初孫夏峰比。伴不特二曲而已也。故錄中對

於夏峰。欽羨之意。溢於言表。卷上則曰。讀夏

峰語錄。其志也大。其振識也闊。其操功也闇

而實。其言闊歷甘苦也。親切而有味。一掩卷而融

於於心口之間者。皆道理之甘腴也。境地豈偶然

哉。此數語也不啻夾亭自為寫照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於於心口之間者。皆道理之甘腴也。境地豈偶然

哉。此數語也不啻夾亭自為寫照矣。

程山先生日錄三卷 留傳草堂叢書本

請謝文培著。程山有初學先言為學者入門之書。此則其隨時體認之言。自驗其所得者也。當時易堂九子趨向亦多傑流。程山則隱然以貽。聖自命。高傑者。雖學旨似有不同。而實皆有明覆亡之後。志在為天地留正氣。以備學黨百禩。回人心於劫運中者也。故程山所撰。根柢程朱。而字裏行間。仍寓慨慷激昂。且與淚俱。概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錦中畏天命一義。屢為申說。如曰上帝臨汝。無貳汝心。十二時中行住坐卧。稍稍停機。佇思於軀殼之上。起見。便疾與掃去。只留一片赤膽忠肝。奉與上帝。為盡其所事而已。便利刀鋸。將領甘心如飲。不作一毫悔念。又曰。今日既已明白此理。便是受上帝託孤之命。上帝一垂親骨血。其危如彼。敢不忘身命以圖保護。又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志一定。則精神今晚。全作收貯

於此。世間萬物。總屬浮幻。總非安身立命之所。

且且為氣數所囿。一毫強不得。唯有此道。是自己本分不容已之事。讀者能體會得程山如此立言之微意。則錦中一切主張。如慎獨主敬。以思為知。致行難。等言。倘皆可貫通矣。程山著述。流傳極稀。吳興劉氏刊刻此書。而留傳草堂叢書中。始為大顯。亦研究清初思想者。最寶貴之材料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程門主敬錄卷一 程山全書本

清謝文治輯。程山曰錄已著錄，此則其由陽明之學轉入程朱後，手輯諸儒論敬之語，以備省覽者也。有學二程遺書中論敬各条，以為指南。復廣輯謝上蔡、尹和靖、朱熹、象山、張南軒、真西山、陳北溪、黃勉齋、薛敬軒、王陽明、湛甘泉、顧涇陽、胡敬齋、李賓清、十四家所論，以附。總名之曰程門主敬錄。若各家之竟，雖未必盡出於程門，而採摭本源，實自程氏。攷程山早年講明之學，年四十，舍傳於新城之神童輩，有王聖瑞者，力以陽明、程山與爭，謂其日為所動，取罷楚卷，因和記讀之，始一毫程朱。闢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維，發明主敬之旨，以為為學之本。累次命一言畫之，此書即其初入山潛心學道後，第一部著述也。所錄各儒，皆為習見，惟最末李賓清者，名僅偏字大任，程山同鄉，亦明季諸生，以理學自負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 部

卷二 商創記九卷 卷二 商全書本

清潘德輿著。德輿字彥輔，一字曰農，江蘇山陽人。生於乾隆五十年，卒於道光十九年。歷困場屋，晚始中代子科。人第一乙未大挑一等，知縣發安徽，未赴而卒。終身未用於世，惟以樂育人材為職志。勤於著述，所成書刊行者，文集二十四卷，卷一商詩話十卷，李杜詩話三卷，卷二商詞話十卷，卷三商記九卷，則其講學有得躬行實踐之言也。其學以誠敬精一為本，於義利公私之界，斷斷自守。平生篤好宋五子書，皆能窺其堂奧，尤在所專主。力戒門人紛爭，啾啾強辯之習。嘗謂從學者曰：諸生于漢宋儒者之理，必分求其所長，而互取其所短，庶幾明仁義而切實用。字漢而入於破碎穿鑿，乃漢學之糟粕也。字宋而入於空虛元渺，乃宋儒之空疏也。可以知其折衷之苦心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二 部

思問錄內外篇二卷

船山遺書年

湖南衡陽人

清王夫之著。夫之字而農，號船山，明亡，逃隱

於山陰水隅，惟以著述為事。及獨遊在

清初諸大儒中，以思想最為深邃。思問錄

者，船山研探理窟之作，宿題於心，而思有以發

問古人者也。其中極富精湛之思，在船山著述

中，最為重要。雖片段而言，有如語錄，而實

可以包括其著述之全體。是在讀者引而申之，

●相熟玩，各得相立印證耳。舉其學人六者。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如太虛一室，用者皆體行而後知，有運動而

後能有靜，過云云微，未來者慮，現在者思，

天者器人者道，意不可恃，知在心知，性在日生，

功在操克，有公理無公欲，有歸類無本惡，五

行不相勉，理氣無封畛，人皆船山創解。在

他處，長言闡發，不厭其詳者，而此此焉精

約出之。蓋無異船山思想之攝要焉。外篇則

所涉者益廣，上筆所陽，律屬禮服，習業地

理，每不待而難辟，血重衣，使人怡心之論，學者

分別觀之可也。

張子正蒙注九卷

船山遺書年

清王夫之著。船山之樂，獨闢蹊徑，富於深思，

而其勝供，實導自宋之張子。其自為著錄，

曰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

正學，而力不能企。可以知其嚮往所在。正蒙注

序論，尤為船山正心之作。其注中精義，無不

盡。如謂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理，小人而極乎

欲，然而吉凶窮達之數，於此於彼，未有定焉。自

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致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天地之上而不究，不究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徒

信於學。故正蒙特揭陰陽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

示中道。而至當有順之太極，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

之謂道。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不

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晝，一言一動，轉然

在出王道衍之中。美吾仲者，以美吾屈，然後知

聖人之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

而為職分之所當修。非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為有，

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偷用其最然之聰明，或

窮大而失片。或更近而自前。可以希觀。其功也。
 船山每言言氣化同新。生生不息。天下之理。皆
 依於有。讀上所言。知皆存於橫渠。而船山大暢
 厥旨。與耳。其子教所行述。謂正學。良非虛語。
 問錄。補巨。實明。第其言。亦非虛語。
 讀者精思熟讀。二書。較。對於船山之學。思過
 半矣。正學原書。共十七篇。此。別。每篇。一。卷。惟
 本篇。乾稱。篇。一。篇。共。分。十。卷。九。卷。若。每
 卷。又。分。上。下。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述朱所疑十六卷

景雲堂全書

道光五年舉人

清夏所著。所字致甫。安徽當塗人。生平。願。腐。可
 朱子用力極勤。朱澤澤。王樵宏。而後。蓋。無。有。通
 之者。書。凡。十。六。卷。一。至。五。卷。述。朱。子。學。術。早。晚。之。異。六
 卷。七。卷。述。朱。子。平。生。著。作。或。書。或。文。或。用。八。卷。九。卷。述
 朱。子。同。時。之。學。友。十。卷。辨。精。代。與。朱。子。所。持。異。說
 者。十一。卷。十二。卷。述。朱。子。三。朝。大。節。十三。卷。十四。卷。
 述。朱。子。政。績。十五。卷。述。朱。子。雜。事。條。分。縷。析。鉤
 稽。貫。串。極。明。極。盡。最。精。采。者。為。前。五。卷。據。答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江元適書。包揚錄語。定朱子出入二氏者。凡十二年。
 韓答薛士龍書。先生君子。句。之。生。字。二十餘年。
 句。之。二。字。皆。為。義。文。而。後。二。書。所。云。若。合。符。節。又
 辨。從。遊。延。平。愛。中。和。未。發。之。旨。久。而。未。達。者。由。言
 致。字。不。分。明。之。故。中。和。舊。說。認。心。為。已。發。者。由。延。平
 觀。氣。象。未。未。發。之。言。有。以。啓。之。往。問。張。南。軒。從
 先。察。識。後。涵。養。之。說。者。又。傳。認。心。為。已。發。之。故。
 皆。與。禪。陸。之。學。渺。不。相。涉。至於。己。丑。二。悟。實。悟
 於。遠。書。中。涵。養。須。用。敬。是。學。在。致。知。二。語。凡。文

集所載之發未發說、答張敬夫書、與湖南諸公第二書、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程子觀養說、答程允夫書、皆已丑一時之言。非其遺遺之深體。道之切深、不克剖析精微者此也。而朱子錄之。優堂日記、識其斤斤於學問一己之先後、謙論二字之出入、執精神於無間要旨、不足深辨之事、亦云過矣。至老中、論當代諸儒、如吾得實之朱子晚年全論、胡滄曉之算煥伯旨、戴東原之孟子字義疏證、雖醇駁不一、而皆可作研究三書者之重。要希考。讀者分別觀之可也。致後甫少師意欲。此汪衡南又嚴事緒結胡培學、故學術杜有本原。尤美入何。其父名亮、郎商官徽州府訓導、生平篤守朱子之學。張南之致力於此、蓋本庭誥。而此書時、實受其教。倫。身述朱子書、作於朱子之鄉、必與起者、多在徽州一隅云。

達天錄卷 禮山周金集序
清李來章著。來章字禮山、廣西人。幼聞夏峰之風、興起於學。中年與張仲誠、趙許而山、母見其寧靜、慮其入遊、往復家。說所得益深。嘗與耿逸庵、冉韓庵同講學於嵩陽書院。席亟卒、郡太守朱璘、聘主南陽書院。達天錄者、即此時作也。卷一嵩山書院講學語、一百九十四條。卷二南陽書院講學語、二百二十條。謂之達天者、以禮山之學、以達天合天為歸。與許而山之事天異。天者、因一旨趣也。卷一開卷、即曰、學不到今天達天、皆見半途而廢。以下各條、皆發揮斯旨。至於入手功夫、有曰、一日片教集義、以為把柄。二曰盡性至命、以為歸宿。三曰德志空虛、遷善改過、以為條件。四曰時習日新、不惰無違、以為功程。大抵禮山之學、著集當時諸大儒之所長、折衷融貫、於有以自樹、故並無門戶人見。如曰不偏川、華廣、葉只、密能、即自見其病疵。不偏象山、考亭、只、要能、意

自己身心。又曰。今古此人。今古此理。六經注我。意亦如此。世人多病象山之言。何耶。此祖獲象山者。也。餘如英氣多。圭角露。涵養功夫。微有不。若斥之為異端。則大非。此祖獲陽明者也。省可見其持論之平。胸襟之廣。凡書序。並壬申。禮山門人。宛邑徐永芝。首為刪校付梓。其序謂。夫者何。理是也。理者何。即吾性之所固有者是也。天與人無二。頭人之心。亦止完吾固有之大。理人可學。即天亦可學。學理正所以學天。可謂得禮山之薪傳者矣。得斯人而校梓所著。故所錄無不精萃云。

姚江釋經錄卷 史何刊本

彭定未著。它亦字動止。号訪濂。學者稱南野先生。其書諸經。在人耳目。所可令人飲服者。當康雍之間。朱學勢力。涵養天下。而先生獨敢特異。不為苟同。復著此書。以定朱陸之爭。陸始為陽明張憾焉。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清初排王最力者。為陸清獻。以其品德純正。而明其言亦最能動人。左右風尚。先生即就三魚堂言。倫擇其尤要。而條釋之。第一條。既學術辨。以明之天下。

归答陽明之說。謂就名陽明。著者鄒。陽文莊及羅文恭等。皆粹然無疵。忠節。蔡忠襄。孟中浦。黃石齋。謹守宗旨。大節凜然。而戴山劉先生。更闡揚說。集厥大成。此諸人者。何一非品望德學。卓然為有明一代之砥柱。而一概斥之何也。第二條。敗。謂傳習錄中。明明曰。心即性。性即理。與程子性者心之理。之說相合。何以忽視無睹。第三條。敗。王學考序。陽明功業。滿而不正之罪。引鄭端簡吾學錄。

之評論、與王弼州史料、扶摘實錄之文、以見公道
之非、謂陽明之意、心之體、足理之靜、惡固本無善
亦不可得而有、乃不分夫善惡已發而言、非論於為學
工夫也。第四章教上陽明處書中、力主誠敬先儒之
非。第五章教與范梈西書中、誠敬是峰、非第
六章教答臧介子書中、以明世風俗之壞、實始於陽
明本身、非但本流之非。所述陽明一生學旨甚
為詳明、學者可熟玩也。

密證錄卷

光緒間南明先生全集卷一
汪傳芳訂

是書亦南明先生所著、謂之密証者、先生有會
於靜中體認之旨、深得梁穀高名實之學、靜
者不睹不聞之境也。故名之曰密。此汪傳芳之說也。
以予觀之、先生之學、雖主於靜、而一身精神所
注、在於折衷諸家、辨是非、明其所以有
非密為密證、不知其確當者。功夫須知、故
曰密證。書凡廿一條。第一章證陽明致良知之
說、實本於二程子之注重德性之知。第二章證陽
明之教、由一本以統舍萬殊、若上之教、由萬殊以
漸歸一本、乃互相發明。第三章證陽明平日
教人克去私意、警戒改過、即為格物。第四章證
陽明一貫直截之教、亦從二程子而來。第五章證朱
子以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一語注禪、其特提
知字、暗與陽明所講格致工夫照合。第六章證
大學中庸之旨為一。第七章證不睹不聞不語
空寂、謹恐懼非著相。第八章證因心無欲、致靜之
靜、非動靜對待之靜。第九章證主靜即主敬、程

之戒也。卷十三德備而才全、體明而用通。故以擴才識、從任濟修焉。卷十五擴才識。故以擴才識、從任濟修焉。卷十六然任濟所言已括舉全書、如指諸掌。大抵書中所錄、奮發激勸之氣居多。不斤斤於程朱陸王、心性理氣之辨、而惟以担当大事、做天地間第一等人、維持乾坤、旋轉世運、為鵠。嘗曰、卓然拔俗、不做扶植而自立、翹然出眾、獨標風節而特立者、方不愧於儒。又曰、有堯舜君民之心、即有堯舜君民之事。學者不可自為菲薄。須知廊廟之

西齋語錄四卷。乾隆三十四年介色高鳴堂刊本。清郭元鶴著。元鶴字翰武、人稱西齋先生、山西介休人。雍正二年、與梁錫與同舉鄉。乾隆十五年赴京、需次銓曹、以年老辭邑令、而就廣文、遂秉鐸文水。歷三載、卒於官。其子謙亨、刊傳語錄。即此本也。前有乾隆二十三年梁錫與序。乾隆二十三年元鶴自序。蓋書成後、三年、元鶴即卒。十年而其子為刊行於世。雖官止廣文、而著述得傳、誠亦不幸中之大幸也。其編者之誤。錄位於大學之前。朱子太極圖說、通書、西銘三解、次於孟子之後。可以窺其宗旨所在。卷三論史、卷四為立教之法、為學之方、出處之義、為政之要、闡陳異端、景仰聖賢、六目語語如布帛菽粟、耐人涵味。不尚新奇創解、皆躬行自得、反約窮源之言。閻修寧、處堪與昌黎、閻循觀、此觀肩、亦乾時程朱學派中、不可多得者也。其卷三歷代要覽中、皆熟察古人言行、而多於十日之下、曰君道不可不學、曰君心不可不正。

曰太子不可不教、曰用人不可不慎、曰直言不可不听、曰求賢不可不虛、曰學校不可不立、曰取士不可不真、曰農業者不可不重、曰饑荒不可不賑、曰吏治不可不察、曰刑罰不可不嚴、曰邪說不可不除、曰兵勢不可不振、尤足見其注重經濟之懷、非徒談心說性、玩弄詞章已也。

近思錄解義十四卷

青島師大

即畢張伯作著伯作字範卿、現代山東老儒也。嘗受富陽夏震武遊、究心於儒學、閎闊之學、生平著述精詣、首推此書。其自序謂朱子纂輯近思錄、重體裁略仿學庸、而論孟之單章隻句、各為一義、不相聯貫者異。後之注是書者、乃不取則於學庸章句、而取則於論孟集注、章各為解、節各為說、無由觀其會通。予當日編輯之意、鬱鬱而不可明、職是故也。大抵範卿之解、注重文理、脈絡、分析章段、直視近思錄一書、為一篇文字。雖分六百三十二條、而前後貫通、相互關係、疎遇有已義、加作按語、以別之。前儒說解外、則引其友劉咸三考為最多。蓋範卿讀近思錄之方法、初亦得之於咸三也。歷代關於近思錄之集注、成書頗多、而要以範卿此解為便於初學。雖義理深奧者、恒不即越出字人窠臼、然不務高論、一趨平實、亦近人中不可多得者也。

有身日課十四卷 光緒十二年刊本

清儒傳著 道咸之間長沙唐鏡海以程朱之學倡導海

內所著清儒學案小識迄今流行幾於抗衡

梨洲之書此十四卷書即其讀書有得自育

身心之語錄也鏡海之學著所必當玩索者也

其書刻之於金陵凡四卷板壞於兵晚年傍

編九卷其採錄或兄弟又檢其遺稿彙為一

卷因合而校梓即此本也前曰卷不知以何年

起而訖於道光戊子後十卷則起於道光己丑而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論於咸豐辛酉易實之而一曰前十卷題曰曰疏

商有身日課曰疏商者鏡海志學時所命

商名也後曰卷題曰紅葉山房有身日課卷

鏡海晚年流寓海甯自題其所居屋也大抵

諸錄之書皆各自道其感得會悟之言隨筆

記錄不分倫次在諸君觀之不免有相互因

繫雷同前人之弊而實皆個人用以省身

由其體統所及確然有從於心者也鏡海此

書是仿薛文清讀書錄之精粹不及其宏亞焉

在諸君簡擇而已

愧人錄五卷 光緒向重刊清古齋全集本

清吳士模著士模字晉望子穆著生於乾隆

辛未卒於道光辛巳武進人生平學字洛閔

涵居深粹授徒者數十年世以篤敬後進

為務所著書最著者曰詩經中義此則其平

書錄錄出於門人所記者也言皆平易切實

尤斤斤於五倫之間諸斯錄者可以規見其

立品之純言行之不苟焉其學旨淵源

雖尊程朱而細察各本所言之實暗與高果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然相合故嘗曰靜非境界主敬以收其放心之

謂此非記誦窮理以治其德性之謂以主敬

釋主靜窮理治德性異乎普通之標榜程

朱者年亦可以見晉望講學之篤後析之精

非徒玩弄講章者也

繫心錄卷

澤古齋全集卷一

亦與士模著愧人錄注重倫理修養此則
辨析心性者居多故研究晉望之學以此
錄為最要其學以貫通天人為極至故曰
一見非天即非人矣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又曰非畏天則不能樂天又曰溫涼寒暑著
體皆知可見天之氣無息不與人相通而謂
人之心不與天通乎以覺察機有為入手故曰
人心即道心非有心也故一覺即道心止復又曰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善端發見如一陽之始生者能參之尤善能充
之又曰一客字是極骨金丹以認真本體為
根源故曰本作明而工夫不密者本作固未認
得真也故窮理須窮到至處不然則時作時
輟久而氣聚焉并其本明者而失之矣又曰非
物格知至者有所明必有所暗蓋持源而往則
觸處皆通不達其源雖得其九者猶必失其
一也天人相通故重生生不見察識端倪故重
慎獨謹念作記本作故重無我無私方都皆

與梁穀腹合錄中引人之語極少陸朱子一

外引梁穀者二條可以知其景仰所在
其惜晉望之志在闡修人斯世不見知而不悔
故二錄皆著錄不多未敢大暢其旨屹然為
理學重鎮亦清代理學史中一遺憾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日知錄一

鄭冲刻全書本

清初成初著初成初字寬公

壯人所居附近兩崖對峙一流通中洞窅出

之生於明萬曆乙卯明亡後他意廢依趙

然遠引以遺民逸士終其天年而專志於

七十有八所著書神數甚多精華大半在

曰書各種此及以下數種皆語錄之類雖皆

窮一數十條而可致見先生謂學之規模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片抵先生學字未六字之極固對於象山陽

明非所樂道故錄中各条無不合於朱子之

旨惟釋元亨利貞系謂遇事惻然忍不去

者尤也其不可過者亨也如此方獲我心者利

也不有其功無所為而為之者貞也似非朱

子所言蓋謂尊朱而潛修默證皆存自

得非剽竊耳食者比也書成於唐遜壬寅

是時冲齋年尚未滿五十也

致知階略一

冲齋全書本

清初成初著初成初字寬公

而使人玩之不盡節次分明雖刻然可循求之

理學書中實不可多得者凡書所列祇十八條

而皆舉人致知所必由之階梯一百八物一體言孝

次天下三曰仁統四曰義四曰貞下啟元五曰孔教舉事

六曰曾濬大意七曰博約字傳八曰神聖變化九曰心

知物理十曰全理形然十一曰理無不善十二曰知人要

義十三曰陰陽消息十四曰鬼神情狀十五曰異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禍世十六曰因往知來十七曰今行古制十八曰禮樂

取裁其最見精義者第四條謂仁從智發故

孝窮理有真知而後有真動第七條謂博文是

致知約禮是慎獨博文在乎著約禮在乎下第

九條謂心有知知其理物有理具於知第十七條

謂聖人制作莫非因時制宜凡言古制一定可行一

定不可行者皆非的論皆通人之言也

儒者十知略一卷

明經金書卷

堯成著其識曰儒者之知詎能數限而其大要亦可以數端舉之因約之曰十此十者者名雖不同而理實相通。知其一可知其十。知其十方知其一。其可則一知天性謂就童蒙中指其不謬氣稟而化與天一若曰天性。二知存心謂不雜氣習不滯情欲本然之心名曰存心。三知物理即性謂物之理心之性原非二本。知明處。宗全在心。四知理氣分合謂理是氣之道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居理之器不容判然而分五知知行分合謂知者心之神明行若心之作用行中之明即知知中之力即行。六知人與天地同異謂天地生人即以全理賦之無少遺漏人當盡性以法天地。七知人與禽獸同異謂人性與禽獸之性無不同所異者氣質之異或正而通或偏而塞。八知解體其正且通者而陷於邪則與禽獸同歸。九知初學與至聖同異謂初學與至聖乃等級之差中向功夫雖有安勉偏全之不同其實只是一事。九知大賢與

至聖同異謂大賢守之至聖化之由守而至化較

全靠天資者尤為超越。十知群經與至聖同異

謂凡在聖域者莫不相同不必較其優劣此十知

者有志於聖賢之學所必需研討而深明者也

冰冠其何領而未詳為闡發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三訓但說卷 冲齋全書卷一

清●成著三訓者實任字三訓也。係躬廣文
以世三字訓。係序冲齋因推衍其字之義。以
發同人。實者勸學。者以實心。全其本有之實。
從事正學也。任者勸學。者以任心。弘毅勇往承
當。知夫內而身心性命。外而天地人物。一切擔荷。
切成就。皆我性分。實事職分。當然也。守者勸學
者以法天。不見行健。自強也。

仰思記卷 冲齋全書卷一

清邵成著。仰思之與老而彌篤。此記乃其七十
歲時。仰思古直。有意隨書者也。全書五十餘
則。凡言身。言品。性。學。知行。存養。主敬。之旨。無不
諄諄言之。卷與薛劄記。讀書錄。相似。此中評讀
書錄。以文清公讀書錄。似多重複。實非重複也。
兩人得意隨書。皆有妙理。後學若遇句精見
則前人精意。自皆連類而出。且連類而出者。當
不僅已發之精意而已。不啻冲齋自謂也。

省身錄十卷

同治九年己過齋藏書

清蘇源生著源生字泉所子菊村河南鄆陵人
道光丁酉拔貢庚子科本省鄉試副榜以母年
高遂謝絕舉業篤志於身心性命之學主講
本邑文清書院嘗謂程朱得孔孟真傳為學
之踏實地有階級可尋又謂程朱之言皆程朱
所已行遵其言必當遵其行因重刊陳此溪字
義嚴陵講義以新吾有心紀薛文清讀書錄
陳確菴聖學入門書等書以示諸生今其肆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省身錄十卷此身錄十卷則其每日切已體
察克己自訟之言也菊村學友最著者為吳
廷棟方字誠故三人之際極相近皆欲在漢學
極盛之時提倡程朱之學以救支離破碎之
末忘本之失特菊村氣象較狹重於律已
○不足語於轉移風氣為一時領袖○然寬
度和平毫無謾罵爭辯之習○其得者
書刻於同治元年校閱者方字誠也

思辨錄疑義

單刻本

清劉若著若字孟宗號震軒湖南湘鄉人少與
羅澤南講學以理學之學自期己而佐曾文正
戎幕平定髮逆官至陝西巡撫清代中興之業大
半由於講學有素識胆識震軒其一也是書
為震軒未從戎幕時作道光丙午秋震軒
謫陵行亭思辨錄因摘錄其精華者數十
條而附己之所疑者於每條之後蓋將亭雖學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而程朱而對於陸王學者之批評亦多持平之
無門戶之見不啻為心悅之助故也震軒則嘗守
程朱視陸王如寇讎故臭味相反持論以擊焉
雖迫於吹毛求疵而當時學風之嚴守躬之正
辯直之銳可觀也據者美體其意可耳○卷
首有震軒自序謂將亭學術淵源其於為近
○思辨錄中所言多造道之言然於性命之本原
學問之旨要不免有所出入多可疑者○於精思
力踐之功或未之盡故不免高明之過知震軒

指示高明之過之意、素可以慎此書、而有以推
夫中興、久民之所以成功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下學指南二卷

同治年湖州重刊本

清周思誠著。思誠初名廷宗，字一菴，又字抑凡，烏程人。師事同邑費廷直，字居知，號少房，為理學為志，不事科舉。學專以課授自給。咸豐之初，從學者甚眾。語學者曰：古人著書立說，皆因時以救弊，讀古人書，必問本原，能治人之病者，皆良藥也。擇古人之言論，先治己之氣，使私欲亦猶是耳。讀書如是，方能開卷有益。其論是非，若任己之意見，而取古人之言論，猶病執人善，服藥藥，鮮不喪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性命者也。因取自字以下諸傳書，撮其言之切於日用者，彙為一編，名曰下學指南。首載朱子讀書說，次白鹿洞講義，陽明拔本塞源論，以為此二者，皆學之健餘。漢同王、盧、明、道、伊、川、二程子、橫渠、張子、康節、邵子、龜山、楊子、上蔡、謝子、和靖、尹子、延平、朱子、紫陽、朱子、象山、陸子、南軒、張子、東萊、呂子、北溪、陳子、勉齋、黃子、西山、真子、魯齋、許子、正學、方子、月川、郭子、軒齋、子、康齋、吳子、致齋、胡子、醫隱、程子、陽明、王子、莊渠、魏子、河野、呂子、東廓、鄒子、南

野歐陽子、江蘇子中離薛子心商王子石商徐
 子天游楊子心君呂子、郭履許子尚昇鄒子河陽
 顧子景遠高子少墟馮子、啟新饒子豫石呂子
 山子鍾元孫子等、曰十三人之言論或一季或十數
 季數一季不等、以為現摩之用、祇降門戶、見不分
 牛陵異同之說、擇精取約、信可為下學之指南也
 一卷又當錄漢以來、名臣碩儒嘉言懿行、為歷代
 倘未以杜漢字傳、乃之倫、惜未成而西兵禍、髮匪
 破烏程城、不屆遇害時、同治元年也、是書初刻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於咸豐庚申、有門人凌鶚序、同治癸亥、重刊於
 初安、即此本也。

勵志雜錄卷

勵志雜錄

清雷鏡著、鏡字貫一、一字翠亭、福建寧化人、所
 事、系又勤世、遂以程朱之學為歸、於象山陽明
 龍之世、為官至右副都御史、所著何陋堂集、讀
 書錄、記中多造道之言、已著錄、年以此雜錄、數
 十條、其平日自勵、得者、先儒兩中、漢軍
 鍾廣世姓、始為校刻、以待於世、即此本也、錄中大旨
 以知行為三者、為聖學之主腦、故者成始成終、
 君子知行之中、尚仇乎知行之全、所言君子思天命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心、思冥冥、事上帝、以冥心、辦事、意得性情
 和平、方可作事、窮得理明、則處事無疑、善得
 氣足、則處事不懼、才智須從一片至誠做出、志
 實任事者、須能得烈火一煅、諸名皆敬之事也、
 若夫、亦乾隆時代、謂程朱學者、最看他正
 平實者、是

衡道偏美

乾隆間帶信刻本

清劉伯欽編著。欽字德貢。陝西三原人。雍正
十年拔貢生。任山西太原縣事。調陽曲。旋即告
歸。主講蘭山書院。專以造就後學為事。其學
博。通經史。尊朱而不失之迂。嘗以陸王之學。
竊取佛家之似。陳建謨之而未得所微。因讀周
密齋東野語。知張子韶言朱字景。陸子靜又
參景後德光。乃窮究源委。著衡道偏美二卷。
上卷論異學。下卷明士道。其詞異學也。首舉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范蔚宗後漢書西域傳贊。及唐書李蔚傳贊。
以為同佛文字之先河。健輯列朱子論佛文字。
及世貞自作鬼神論。神仙論二篇。以明異端之
出於剽竊。此同於佛學者也。蘇陸王者。則以李
先也。諸說為徑。而以己作為得。所言皆不免毫
氣。用事非。析於精微。疑似之間。惟論讀朱子
書。謂尊朱者守其一說。不知兼錄衆說。非善學
朱子者也。堪為研究朱子者之津梁。於此可見
健貢為學之博。特博而未密耳。其明正道也。

以為洙泗之學。得用程張朱而大明。而五子之學。亦
其伯而盡。簡而該。服之修身而無歉者。莫過於
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程子定性書。與子所好
何學。偏四篇。各與詩二十首。因各取而詳注之。
以明正統之學。朱子著作最多。而特取咸興詩。
亦其好博。自彰之未見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丹輝庵語錄類編五卷 先儒向大學書院重刊本

清靜所等輯編丹親祖家亦先子輝庵河南

中年人康迎癸卯舉鄉試第一不汲汲進取而

潛心理學殫精著述狀貌魁特延主講席高

陽書院生徒問業者常集卒未成進士遂庶

常授檢討尋乞假歸備於家處銳意著作

時張仰行方開講見書院亦延主教生平精

進惟中啟進後進所著書有王伯詳說曰書評

說等皆引曲喻不厭求詳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今焉此類偏五卷則其晚年於西村自建道初

書舍三楹集新舊門人講論其中而門人昇

階等於飲饌之餘記識成帙分類編輯者也

輝庵生時書未付梓乾隆間桂林陳弘謀檢

豫始刊行以重刊本也其偏次之尤有

光講學、心性理數義利之說在焉三卷答問

則與左明論學書札也三卷經學、講經者也四卷

論古舉凡品詣學術源流詩文評論無不廣

及五卷則衍數神鬼禮制古蹟等考核精故

目錄

曰類考大抵輝庵之學以程朱為宗對於象山

陽明排擊甚及諸說詳盡固矣然新義較少

不至自稱一家也故曰學說以博觀當孫夏

峰蘇門謂與而輝庵頗不滿之他未受其影

響亦可見其抱守固闕故步自封矣秋介庭

於夏峰之門未能得夏峰之學之精仍自為

其程朱之學而輝庵獨於此以膏之謂可與

穆孔暉出陽明之門而不為王學呂仲木出甘

泉之門而不為湛學者此皆年上樹之偏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夏峰同時而其氣量褊狹不能相容如此則

其學之未至決於高明可知也

敦復齋遺書十七卷 通同律健金校刻本

清徐潤第著。潤第字唐軒。山西五臺人。瀛環志略徐能金之父也。嘉慶辛未。以內閣中書出為湖北施南郡正。解任後。旋里設帳教授生徒。篤好陸王之學。考及易象。冥思獨索。有創解。雖稍失之迂僻。而苦心孤詣。不可泯也。卒後。其子健金。開藩稱府。乃於遺篋中。鈔輯唐軒一生言論。彙而刻之。即此本也。前有湯全刊序。全刊亦彼時傾向陸王者也。故頗

重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能平心而言。揭其大旨。而唐軒博綜群書。精研周易。深有得於周子主靜之傳。溯其源於艮此靜。然契心融。旁推交通。謂孔孟諸書。言性言天。以氣不以理。辨後儒分理氣為二之非。謂主敬之說。或誤會而操持太嚴。反失靜之本體。明周子主靜之美。之二說者。最有益於後學。可謂唐軒之知己已。要而論之。其所見者。大體皆屬明通。可嘉。然其言性。則不免有為古人所困。特以八卦五行

興起甚眾

相繼之說。遂不免一開卷而使人有迂腐橫人之感。是在讀者之提。要鈎玄。而取其意。而取其外。也。其書倫次之法。卷一說易。則艮指主靜之義。卷二卷三。則說其心與八圖。與聖學部。位等。則也。卷四。則說其在先州州署。為趙王。三生謂學語也。卷六。則言其在晉陽錄次。心有所得。隨筆記錄者。卷七。中庸和。解。通。先壬午。則言。則說山語錄。謂慎獨之言。與。朱注。而復為發揮。則說山者也。卷八。莊子

重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直道遊釋。以八卦部位。艮指主靜。之旨。釋前子之常言。言之不盡。則以周十七卷中。以此卷為。最可議。健金。則以不見持。其。父之苦心。故。卷九至卷十四。歷年讀書。劄。記。卷十五卷十六。就。歷年同於謂學之。就。文。如論說與書。曰。也。卷十七。述文。則一切不。同。謂此之應。則。又。在。南。南。卷外。無一段。非。同。謂。學。無一段。非。也。氣。合。一。也。雖。同。是。理。而。皆。謂。也。理。也。而。不。離。其。字。者。也。

省微言卷

乾隆同治庚辰天刻本

明高陽諸翁錫瑞字魯生號中恬嘉山人萬曆
辛丑進士服官刑部出為御史皆有能聲四年甫
四十乞身終養里居治家超然世外時逆閹
肆虐守正之士幾無倖免錫瑞獨未與禍此
省微言六十餘則皆其有身克治之言如其
孫君之學識之有素也書中對於宏恩自謙
慎哉知不足道信信言之故說者謂必得五
言精意然如曰人過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蓋其所不能所行空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知豈
明又曰心最不可懶懶則前邊雖有一番心思手
便挫過與茫然竟想不到者何異須要刻
刻提醒意到便不放過饒是英雄又曰心不可
一刻不用非精思事理則凝定以養我神又曰
命二字要認得分明親則自然當盡命亦不必
誣之不可知皆飛人達天知命盡心致知之說錫
瑞之偏重宏恩乃環境使然非果有取於老子
也錫瑞子曰魯所皆有文名魯所亦請調世

所得亦懷堂

十三卷

即其所刻

所著書雖不傳而其子雲芝親瑞五者為清初
知文之士與徐枋往來極密世所稱臥龍山人也
○所得亦懷堂即著亦懷堂目錄者尤好刻書
海內就其書板者稱之曰中澤田也世
○所得亦懷堂即著亦懷堂目錄者尤好刻書
號信天此書與亦懷堂目錄即其所刻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永懷堂日錄二卷

乾隆間萬信天刻本

清萬寧著。萬字端調。錫瑞子也。明季嶺南
年。舉於鄉。鼎革後。一應春官試。身以道例不
仕。嗣後即記是疾。獨居山樓者。近三十年。惟以讀書
刻書自娛。此日錄二卷。即其自有有得。隨感筆
記者也。舉凡修身處世。讀書治心之道。無不
諸。其言。尤以尊朱子為得。有來必有
謂。居今而言學。以朱子之為得。有來必有
尊信其言者。又謂讀書。非靜心靜心。何心。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心。定心。一心。致心。信心。大心。真心。人必不能入。
需由錯過者多。其言。明。其言。明。其言。明。
二字。說到無美無惡。即是無我。人家生壽者一般。
此為文章。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學風而言。可以推知明末王學。所以極為著
通。非人人確信陽明。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說性表

道光間曲漱琴仙錄刊本

清高曉堂著。曉堂字逸帆。山陰人。道光元年
舉人。與字履辰。許乃壽。為同年生。以文章
道義相期許。嘗語呻吟語。論性分氣。德之
性。降衷之性。而疑之。因作說性。一書。力辨性分
為二之誤。先之以呻吟語。疑謂凡屬人性
皆氣。質之性。理在氣質中。故形色即天性。氣
質皆有理。故有物必有則。其可異可變者。明
耳。次之以說性。雜他錄。記一則。謂明。明。明。明。明。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也。為力至微。至。又次之以二程性理。謂伊川之性。
較明。直為密。而伊川之補氣。質之性。則以密
而密。既。蓋不欲言排斥。字。儒。之。性。而特
名。之。曰。化。疑。且。似。專。指。呻。吟。語。而。言。者。亦。可。見
當時程朱之勢力矣。清代思想。念。凡。具。創。造
性。者。無。不。高。視。氣。質。如。梨。洲。船。山。習。齋。東
原。皆。然。是。則。生。四。人。之。後。不。知。其。反。四。人。之。影
響。也。何。若。而。要。為。不。隨。依。卓。然。自。樹。者。也
道光。百。間。曉。堂。曾。教。景。山。學。長。白。松。春。之

子從竊重遊目校刻其說惟重即此本也。
祇奉^明持節湖廣教刻此小冊且譽為不朽
盛業求之疆吏中亦不可多得者也。

卷

部

希鄭公輩書評刻本

清漆任著。任子昭常熟人。仕光緒末葉、最稱

實學。所輯鄭君粹言。堪佐陳東燕溪雪面。

義兩條理過之。此理學諸公表則其表揭宗

學者也。曰序謂程朱固無弊。而人之心自有所

蘇程朱、學旋明旋暗、率由於此、故欲興程朱、

之學當先祛人心之蔽於察其蔽必從似是而

此虞翻之書名籍仙蓋由於此書中不具之

不廣之蔽不剛之蔽不晰之蔽不精之蔽不中之蔽

卷

部

孟子曰：「君子有^一三，皆名教也。所^二以存仁、義，所以行仁、義者，本^三於此也。」

心之全傷故片駁之學必與事理情勢相須非

言之主款也。唐者謂宋儒之說詳前人之所略。

故當廣之以四書五經為主而以宋儒之說輔之

斯乃異學家儒者融者謂與人天資萬殊

不可限於一隅。大直同歸而殊途。不必諄諄乎太

極西銘皇皇乎升田學校方謂之學道也。漸爲謂

利者爲物之所以生功者爲事之所以成即利即

義所功即義何必諱言而當講明者義外之功利

耳。精者謂程朱之學。中正粹精。特未至於聖。
微有剛方之迹。學者擇其固執可也。中者謂
當時道學之弊。在拘執。當廓之以宏通。宏通
中庸也。者能執而則。初學者以剷除道學
習氣者也。大抵其言皆氣。氣和平。毫無門戶之
見。多較之習。書中所言各教。概未一犯。誠言行
相符之君子也。

忱行錄

當歸草堂書

清邵懿辰著。懿辰字位西。仁和人。以文學負一時
重望。咸豐壬午。與粵賊陷杭州。死焉。所著多
散失。今所通行之禮儀通論。祇半部。半藏廬
遺文。亦僅此。此忱行錄者。乃懿辰遺先
印甲辰間。官樞院時。讀書日記。杭州難後。丁
丙。樓得手稿。屬高均儒節錄。以刊。其始
傳於世也。均儒字德。嘉興人。其間
說大學者。居多。其言論多似戴祖啟。方東

樹諸人力。改漢學。喜作論。讀此錄而後。知其浸
潤於今書者。極深。功夫細密。既與考據家等。非
東樹諸人比也。錄中精論。以謂氣。言與人欲。一貫
氣有美惡。拘則指其惡者言。欲亦有美惡。都則
指其惡者言。欲之美者。如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又
耳目。鼻四肢之欲。不必盡絕。而欲節之。亦無非天
理。所謂無一毫人欲。而人欲淨盡云者。主心而
言。非主體而言也。又謂明德與浩然之氣。皆氣
之正且通者。氣所以載理。而初非二物。皆

自漢（如南見）後世惟字程朱之訓身與陸王立
異也。錄中（錄）稱引（錄）書出漢吳竹如安
漢書（錄）康成（錄）程朱學派中、最富特識者。
竹如則就名同時謂與相互切證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性理說卷 種樹刺後集序

清郭長清著。長清字惺庵、別字廉夫、臨榆人。
道光癸卯舉人。登五大批二等。以教職候銓。家
居河後。值力寇來粵。匪之私海內。雖然。各有土
寇。乘機套起。馬賊報及。宛何臨榆。既清倡
叛。圍防。捍衛御里。臨榆當山海之衝。幾轉
得以累然。與有力焉。以此名聞當道。而不知其為
潛心字五子書者也。長清新周（錄）後。曾供職刑
部。此即元僧歸里。以居傳與。同以乙丑之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構種樹軒西室。修儒子讀書其中。每遇制
說為解性理講畢。書其大旨。以備遺忘。
積久成帙。即此書也。名雖淺說。而對太極圖
說通書。與正蒙之旨。推闡極精。如謂聖賢
心性功夫。明體務須應用。方有實際。不然便入空
寂一途。廣廷允執厥中一語。乃大傳心之要。蓋已
就而論之。可謂長清之學。不務空談。宜其有任
濟之具。一說諸錄字無用之識也。又書原刻入津河
廣仁堂藏書。元緒卷已。其子之模。加校刊。以傳于世
云。

為學次第第一卷

康熙年間臨堂刊本

清張汝霖著。仲誠序。起卷河南上卷。人生於明春
昌元年。卒於清康熙四十年。順治十五年進士。康
熙元年任內黃令。以事去官。中健戶讀書。以教臨
邑。其是歲之堂。終日危坐。讀書以求聖賢之真。以
面目為學次第。第一書。即此時所輯也。仲誠任內黃
時。與孫夏峰講學。切砥往來。密故。此時見
道。已較精密。次第者。立走第一。存養第二。窮
理第三。力行第四。盡性第五。至命第六。前三
者皆明之事。後三者皆行之事。以存養先窮
理。以窮理先格物。皆仲誠由王歸朱之漸。故
書中引朱之語極多。每列各輯二程朱之言。
論以為綱。首尾附以己意。以見分教。仲誠
校從序者。則鄧城內人王中道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道一錄五卷

康熙年間臨堂刊本

清張汝霖著。此仲誠任內黃時所作。謂之道一
錄者。錄朱子晚年定論。與陽明傳習錄。以證
夫二子之通。亦一義也。錄之于序文外。向時學諸
以中已見。其間頗多見道獨得之言。如論心
道心。謂發于人。所謂之心。各有側隱。有羞惡
有辭讓。有是非。各有道理。故又謂之道心。心
是性。善拙芽露。穎處最立不住。故曰危。道理
之幾。最為微妙。故曰微。又如論知行合一。謂陽
明之教。以行字當頭。學問思辯。良知亦足行
篤行之行。更無論矣。皆精湛深刻。在清代理
學中。實為罕見。以書者也。此書為康熙五年
所作。正孫夏峰應仲誠之邀。赴內黃講學
之時。仲誠原字冲雨。夏峰為改仲誠。在內黃
有夏峰序文。蓋仲誠之學。受夏峰之感化
者居多。亦研究仲誠之學者所當知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學道六書六卷 東臨堂刊本

清張汝霖。此書亦仲誠任內畫時所作。於暑
左構架陽院。傳書之暇。與諸生講明正學者
也。六書者。人心第一。即道一錄。學語中。所解人心
道心之義。而詳為開明。本體第二。謂天與人無
二。性與身無二。精與粗無二。博與約無二。知與
行無二。理道與工夫無二。德性與問學無二。形色
與天性無二。下學與上達無二。所謂存體即工夫。工
夫即存體也。性善第三。謂性善乃以工夫而言。性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之中。祇具一點生機。活潑潑地。生芽滋長。而不容
已。離却工夫。無所謂善。即無所謂性。順逆第
四。謂存體皆順。工夫皆逆。如推下坡車。車自
順行。力自逆用。及第五。謂學者用力。祇令
此明明亮亮之心。常時帶他相隨。則此心湛然
虛明。如鏡空衡平。妍醜立見。輕重不爽。廣
論第六。別沒論序。多無類。可歸之附錄也。仲
誠內畫在。不特以績卓著。稱為一代循吏。即思
想規模。亦於此時大備。內畫去官。從游諸士。着意

於臨岐。特梓其謂。後。彙為六書。以為所提

撕之助。夏。年以八。四。之。高。款。更。製。序。又。併

極。精。宗。夏。峰。如。范。陽。耿。極。河。內。鍾。國。士。

亦。皆。各。極。意。景。仰。如。仲。誠。所。發。明。在

當時。已。驚。動。僑。梁。無。怪。歷。明。商。中。州。

遊。去。年。為。仲。誠。而。來。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五子見心錄咸豐同朱熹南先生

清朱文林輯著。文林字慎甫，瀏陽人。生於乾隆戊

申，卒於道光己亥。家貧無以自給，鬻卜於市，以奉

母。舉子業，而篤志性命之學。及一生成，窮而彌

堅。蓋貞隱之士，閉戶潛修，世不悔者也。以其

窮而在下，當世知者極鮮。咸豐間，岳沙丁

取忠者，慎甫友人。蕭宣顯仲虎之弟子也。乃藉

郭筠仙龍翰月之力，展轉求得慎甫遺稿，所

付託之胡大章所刊行之。紙精綉有讀慎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甫書者。其學以宋五子為宗。五子者，周程張

朱也。其意以為理學諸說，自夫子而後，經曾

思孟行之於前，有宋周程朱張五子者，述之於

後。其他歷代名哲，千言萬語，皆不能出其範圍。

研窮性理者，亦惟有以五子為歸宿耳。此錄

且見即其研究有得之作也。輯錄五子言論，而

以問己意，揣論於各條之後，意有不足或加旁

批，或增註語，皆為指點學者。可見五子言

論之精義所在。卷中附錄所錄，皆關於大

道本原、理氣心性、太極陰陽諸說。其他以身

涉世、名物度數之說，概從刪削。慎甫久存中，為

勞仲敦作六有圖記，曾曰：指是理之本體而言，

謂之曰太極。以其為天地人物之所共由，謂之曰道。

以其有條而不紊，謂之曰理。以其為人之所以同得，

謂之曰德。以其具乎人心而無不全，謂之曰性。以其

無倫無系，無過不及，謂之曰中。以其真實無

妄，謂之曰誠。以其他粹以精，謂之曰至美。以其

渾然一理之中而剖析言之，謂之曰仁義禮智信。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其言略一形之理，而初未嘗有形下之氣。雖手其

中也，然而其理也。循其理，雖若一無形之器，之可窺

而也。其實，則一切形器皆待是以生，而豈非一

切形器所得而擬者。是故吾儒之道，必以具為

主。一切學問之言，亦必以是為歸宿。竊意此段

文字，可以知慎甫輯錄此書之旨矣。至其所

附之見，或有失之過偏，而當審其鑽研深

索之餘，無一字非從思得來者。非

憂之深造之士也。

從學劄記一卷

牛慎甫先生遺書存

清朱文林著

五、見口

牛慎甫所輯。此則其

讀書筆記也。一卷。中各以年分。丁卯己巳

庚午辛未四年。慎甫卒於道光乙亥年五十

二歲。此記蓋其四十年前所作。未成熟時也。

讀者可以考見其思想歷程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隋書札記一卷

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史記札記。已著錄。是編一卷。裁

十數頁。校語多在《高祖煬帝二紀》。與《禮儀》《天文地理》

三志餘則寥寥無幾。且有空泛不經意之處。如劉炫

傳性本愚蒙。家業實寒。為父兄所饒。校云此文多仿

康成。誠子書。其云為父兄所饒。即本康成云為父母

羣弟所容也。得此以證范書本無不字。最堪案。慈銘

既於後漢書鄭玄傳下引此文作證。又託於此。則為

繁贅。蓋翻閱所及。信筆直書。非經意之作也。然煬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紀項城公杜揚州諸條。考證頗為詳確。高祖紀因謀

作亂一句。謂因隋時國史原文失於刊正。尤為洞見

慈銘若能自加刪飾。當少瑕疵。茲為著其浮泛而可

取者。尚多。故仍為著錄焉。

秦婦吟一卷 燉煌卷子本

秦婦吟一卷。蜀韋莊撰。莊字端己。長安杜陵人。少孤。家貧力學。景福三年。舉進士。為校書郎。李珣拜兩川宣諭和協使。辟為判官。因納交於西川節度使王建。西蜀建國。因得參預密勿。官至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按北夢瑣言稱莊應舉時。遇黃巢犯關。著秦婦吟一篇。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頗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為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誠內。不許垂秦婦吟幃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則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此詩不載浣花集中。乃遵莊之戒。今久無本。然當時流傳則甚盛。敦煌所出。已有八本。三本藏大英博物院。四本藏巴黎圖書館。一本藏順德李氏。今歸日人。中村不折。茲合八本校寫。定著為千三百八十六字。重為著錄。仍與浣花集別行。其首句云。中和癸卯春三月。則此詩為中和三年所作。其末云。適聞有客金陵至。見說江南風景異。又云。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則此詩乃投獻江南某帥者。考浣花集莊曾客金陵。有以詩諷浙帥改酒法之事。是時周寶正以鎮海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鎮潤州。則相公謂周寶。而此詩

當即莊初至江南上寶之作矣。又卷首署右補闕者。

乃莊在唐所終之官。十國春秋載莊登進士第為判

官。晉書左補闕。則左應是右字之誤。而獨以此官

為署。則為傳自江南原本可知也。唐才子傳引天街

敦煌本北夢瑣言所引不合。才子傳稱莊早寇亂間

未審是否依據改定本。關頌躡。寓目緣情。子期懷舊之辭。王粲傷時之製。或

離羣軫慮。或反袂興懷。四愁九怨之文。一詠一觴之

作。俱能感動人心。今此詩於寇盜之殘暴。生民之水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火。刻繪躍於紙上。令讀者驚心駭目。如臨其境。唯杜

甫集中。能有彷彿之作。其所以終不絕傳。蓋以此也。

算經一卷 敦煌卷子本

算經一卷，不著撰人姓氏。敦煌卷子本，今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前有自序，盛讚算之重要，而謂不解算者，如天無日月，地無泉源，人無眼口，其言意在諷勸。序後繼以經文，首九九數，次大數，次小數，次乘積，又次為算題。今存算題僅均田法第一，以後闕失，其詳不得知矣。此蓋為唐人通俗算書，為初學者入門所必讀。然揆其內容，多本於孫子算經，且有可以校正今本孫子算經者甚多。隋書律曆志引孫子算經云，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圭為杪，十杪為撮，十撮為勺，與今本孫子算經異文，而與此書正同。又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引孫子算經，古者積錢，上至於天，天不能容，下至於地，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故名曰載，亦不見今本孫子算經。而是有孫子數錢滿載，天不容，地不載，故名曰載之語，則孫詒讓札迻以今本孫子算經為傳錄者失之是也。蓋著者所本孫子算經，猶為近古，故能與隋志與御覽所引相合。至大數之目，萬以上為億，兆，京，該，桴，讓，溝，閭，政，載，極，今本孫子算經，則作億，兆，京，

該，桴，讓，溝，閭，政，載，文字間有不合，疑唐人習慣本如此，今本異文，亦後人所改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類書殘卷一卷 敦煌卷子本

古類書殘卷首尾斷缺無書題及作者姓氏存整行七十斷行二十有八以偶句為文然後雜引羣書案為注解其體蓋從虞世南北堂書鈔徐堅初學記張楚金翰苑而來與吳淑事類賦最為相近蓋為事類賦所自昉今存者為孝行事君交友三子目孝行類開端殘缺次二節開端有事君能禮朋友善交等字樣與上下文不相連屬當是子目注語所徵引多出短書亦多不標出處即有明稱史記亦非馬遷之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而為泛指諸史蓋為通俗之類書非大雅所作然蘇秦錐股事引雜畧不見前書稱引羊角哀并報事較六朝人所記為詳因故事已較前拓大並為後世小說所祖不但可增廣見聞益人談助亦為考古者所取資也

南陽張延綬別傳一卷 敦煌卷子本

五代河西張球撰球字景球又字行球敦煌人蓋與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為同宗官至節度使判官考大不列顛博物院所藏敦煌本敦煌錄殘卷稱郡城西北一里有寺中一小堡上設廊殿先有沙倖張球已邁從心寓止於止雖非博學亦甚苦心蓋經亂年多習業人少遂集後進以闡大猷天不慙遺民受其賜則球固為西州儒者晚年隱居教授似在曹氏守歸義軍時矣此傳稱延綬字揖紳即河西節度金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陽

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河西萬戶侯南張某字祿伯之第三子光啟三年寵授左千牛兼御史中丞按敦煌殘卷中別有球撰張淮深墓誌銘稱淮深字祿伯又稱淮深有六子長延暉次延禮次延壽延壽次於第三當即延綬無疑則誌文並與傳合又傳中盛稱延綬之文韜武畧蓋淮深諸子中以延綬為最賢能因能特以陰授官傳又讚稱僕射之政遠藩歸仁塞下清宴蓋河西十一州自張議潮逐蕃歸唐至於淮深三十餘載而達於治安豐樂之域至大順元

年、淮深卒、遂有索氏李氏之篡奪、張氏之傳、不久亦絕、此正其全盛時期、張氏之統治河西、史書失載、今始於敦煌叢殘中、得其一二、尤賴此傳、得窺其全盛時政教之一斑、彌足珍矣。

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一卷 敦煌卷子本

不著撰人姓氏、末有于唐天復八載、歲在戊辰、四月九日、布衣翟奉達寫一行、蓋依前人舊帙傳寫、亦所以造功德、非奉達所撰、書中所載持誦金剛經靈驗事、自梁招提寺僧琰師至實氏、共十八事、考之他書、趙文昌事見法苑珠林卷七十九、太平廣記卷百零二引珠林同、遂州人事見珠林卷十八、廣記卷百零二引珠林同、此不出人名、而珠林作遂州人趙文信、畦彥通事見廣記卷百零二、引報應記、廣記畦作陸、按晉書載記後燕慕容寶時

有中書令畦遂、則廣記似誤、寶室寺僧法藏事見珠林卷十八、引冥報記、荀居士事見珠林卷十八、廣記卷百零二、並引三寶感通記、王陀事見廣記卷百零三、崔善冲唐晏二事見廣記卷百十二、並引報應記、實氏事見珠林卷十八、引冥報記、又廣記卷百零五、引廣異記有魏恂、而是書有魏昀、事雖相同、詞頗有異、疑原屬一事、字有差訛、所以繁畧不同者、因廣記為宋人所作、非若感通冥報報應等記、並撰自唐、初也、然則揆以以上所引九事、文辭頗與初唐撰述相

同、蓋撰於初唐、或中唐之世、與唐臨時代相前後從可知也、故與冥報報應二記、所同尤多、卷末附有開元皇帝讚、金剛經功德等、疑為後人竄入、然此稱開元皇帝、而不稱玄宗、則當作於開元之世、或即當時好事者因玄宗既作讚、而遂輯此靈驗功德記也、考唐段成式有金剛經鳩異一卷、載入酉陽雜俎續編中、蓋即昉於是書、自茲以降、法華觀等經均有斯作、而道家之文昌陰陽等文、亦有嗣響、溯其淵源、均當以是書為濫觴、書中所載、如周武死入地獄、庾信來世轉龜、雖是釋家之私言、然亦足資談助、蓋與感通冥報諸記、均為釋典之旁枝、說部之別派、茲仍依前例、附著於小說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捉季布傳文一卷 敦煌卷子本

是書原題作大漢三年楚將季布罵陣漢王羞恥羣臣拔馬收軍詞文、結尾又稱具說漢書修製了、莫道詞人唱不真、蓋對演義漢書本傳而言、則稱傳文、對詞人演唱而言、則稱詞文、實則其體例來自變文、惟有唱無白、斯為異耳、此卷首尾完具、以七字為句、共六百四十句、四千四百七十四文、且巴黎更有殘卷四、倫敦有殘卷一、據以互校、有足以相補正者頗多、因定著為一卷、按漢高祖捉季布事、俱載史記漢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季布本傳中、與此俗文稍異、此稱高祖既定天下、購求季布千金、布乃暗投故人濮陽周氏、高祖命朱解為專使、責教文往濮陽捉之、周氏用布計、責之朱解、解返洛陽月餘、始知所買乃季布也、大懼、將繫送之朝、復用布計、請夏侯嬰蕭何來飲、季布因得乘間說之、嬰為奏於高祖、乃釋其罪、拜為齊州太守、考史漢游俠列傳中並有朱家傳、而不言朱家名字、注解中亦並未及、此傳文以朱家為名解、其說不見載籍、疑詞人誤取游俠傳中之郭解以名朱家也、又濮陽周

氏、史漢亦不著其名字、此傳文則一稱周謚、三稱周院長、謚即謚、或氏字之聲誤、院長二字不似名號、不知不何所取義、然今通行本之劍嘯閣西漢演義傳卷七、稱布藏於咸陽周長家、咸陽當是濮陽之誤、而周長與此傳文中之周院長、似不無蛛絲馬跡之前後線索、又布所歷官職、傳文稱其在項羽時、曾官御史、高祖赦其罪、又拜為齊州太守、一卷作太君疑因漢書本傳、有布為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欲以為御史大夫之語而附會之、又篇中情節、如寫季布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深潛至周氏堂、皆下、周氏夫妻疑是鬼神一事、季布不知新使重到、疑周氏懼罪輕棄一事、朱解深悔誤買季布、擬繫送於朝一事、高祖既釋季布罪召其來朝、忽憶前愆、哭令武士擒捉、欲置之鼎鑊一事、雖並不見於史漢、然無損於俗文、揆以詞人製詞、在此種虛擬與揣想中、方能見其藻繪之通俗、與其以令觀客入聽之故、蓋其所以為小說者、正在此也。

唐月令殘卷一卷 倫敦藏敦煌卷子本

唐明皇御刊定禮記月令殘卷、李林甫等注、林甫字宏憲、趙州人、御史大夫、栖筠之子、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謚忠懿、事蹟具兩唐書本傳、按開成石經載林甫等進書表云、昭代敬天勤民、順時設教、是以有皇極之敷言、親降聖謨、重有刪定、乃依构建、爰準攝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節氣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咸序、遂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金木各得其性、水火無相奪倫、蓋所以順乎天而應人者也、自李林甫等八人奉詔作注、遂廢鄭氏舊注、易以刪定新文、而更升其篇第、冠於禮記卷首、自開元以來、至於宋之景祐、朝廷宣讀四孟時令、皆以是書為準則、按通考卷百八十一引宋三朝國史藝文志云、初禮記月令篇第六、即鄭注、唐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厥後學者傳之、淳化初、判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注、詔兩制三館秘閣集議、史館修撰韓丕、張昉、胡旦、請如至奏、餘皆請如舊、以便宣讀時令、大中

祥符中龍圖閣待制孫奭又言其事復以改作為難

遂罷

按孫奭請改作事詳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五

又按李燾長編卷百

十六云景祐二年二月乙巳直集賢院賈昌朝請以

鄭司農所注月令復入禮記第六其李林甫所注自

為唐月令別行從之仍詔唐月令以備四孟月宣讀

晁氏讀書志著錄唐月令一卷亦稱景祐初改從舊

文則晁氏所據者已是別行之本此後是書遂不見

諸家著錄蓋其亡也勃焉然李至等通經大臣三請

而後改廢則是書影響於唐宋之世者至要且巨今

於千年以後復獲李注原文俾窺當時制作之意義其重要固不待言此卷今藏英倫博物院猶為李唐舊物林甫等進表僅存後半茲據開成石經補之

新集備急災經一卷 敦煌卷子本

不著撰人姓氏前有小序云四大成身一脈不調百

病皆起或居偏遠州縣路遙或隔山河村坊草野小

小災疾藥餌難求性命之憂如何所治今畧集諸家

災法用濟不虞

原作愚兼以意改

及年月日等人神并諸家

雜忌神驗無比書題下又有京中李家於東市印一

行則為據印本

傳

考隋志著錄鍼灸之書不下十

種今並亡佚所存者惟宋人銅人鍼灸經七卷明堂

災經八卷此書作於唐末五代之世較二書為近古

惜僅存胸穴正面一圖並說明圖上天門猶題明堂二字明堂之義當即指此今醫家猶有此稱錢曾讀書敏求記云黃帝問岐伯以人之經絡盡書其言藏於蘭臺之室及雷公請問乃坐明堂後之後世言明堂者以此今證以此書可知所詮非是四庫提要採之斯為誤矣王燾外台秘要力言誤鍼之害此書言災不言鍼蓋即師燾意然據此適足為作於唐人之證也

陰陽書卷第十三 敦煌卷子本

右殘卷共二百四十行，猶存後題，曰陰陽書卷第十三，旁注葬事二字，其所存篇目，曰冬擇日第十一，曰立成法第十二，曰滅門大禍日立成法第十三，冬擇日為自十月至十二月殯葬吉日，其十月以前，猶存二十餘行，乃在九月份內者，則第八九十等目，當為春夏秋擇日，此則由推想而可知者，按新唐書呂才傳，太宗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惡，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擬可用者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七，凡百篇，詔頒天下，然則判定之後，新舊仍並行不廢，故日本見在書目著錄大唐陰陽書五十一卷，新撰陰陽書五十卷，並呂才撰，當即唐書所稱判定之本，彼時傳往日本者，舊唐書經籍志著錄方書亦作五十卷，而藝文志作五十三卷者，蓋依傳文改正，其流行之本，實作各五十卷也，書經判定，故冠以大唐二字，其撰定本則稱新撰以別之，證以羣書所載，理或然也，森立之經籍訪古誌著錄大唐陰陽書零本第三十二三十三兩卷，當即判定本，而此殘卷，不避唐

諱，書法古拙，猶存隸意，則當為六朝舊帙，考新書藝

文志於才書外，又別出王琰新撰陰陽書三十卷，志

作王琰撰王琰不知何人，而新志遠列於呂才書之前，殆

為唐以前人，此殘卷僅存卷第十三，不知共為卷若

干，莫由與琰書比較，然為唐以前書，而為呂才所依

據，則可斷言，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引陰陽書兩事，

李賢注後漢書，孔穎達疏左氏傳，亦並有徵引，周禮

春官保章氏注引鄭司農說，黃為豐，賈疏謂蓋據陰

陽書得知，然則賈孔諸大師說經，猶不廢陰陽書，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其見重於時可知，而賈孔李賢所據，當是呂才未判定以前之舊本，與是編時代為近，今則不但舊編盡佚，即日本所存才書兩卷，亦為曆家抄撮，已非本來面目，故畧述其原委，為著於錄，以存唐以前人陰陽書之真面目焉

湖塘林館駢體文鈔二卷 光緒十年刻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讀史記札記，已著錄。按慈銘所為駢文，光緒十三年王先謙輯刻十家四六文鈔，錄入三十首，為慈銘所手訂。光緒二十二年慈銘既卒，曾之撰彙刻，所為駢文，為越縵堂駢體文鈔四卷，已分別著錄。此為何澂在福州所刻。越縵堂日記第四十六冊，稱中有已刪去及未改定之作，且多誤字。光緒十二年四月十六日是慈銘意有所不滿，然袁母百歲壽序一篇，王曾二刻均刪去，而編有慈銘識語，未嘗不欲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格存之也。因著入存目，以與王曾二刻互觀焉。何澂竟山浙江山陰諸生。

漢書集解殘卷二卷 敦煌卷子本

晉蔡謨撰。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弱冠察孝廉，東海王越召為掾，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為東中郎將，引為參軍。歷義興太守、遷侍中、官止侍中、司徒，事蹟具晉書本傳。是書存者二卷，一為刑法志，藏巴黎國家圖書館，一為匡衡張禹孔光列傳，藏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世字作廿，民字治字缺筆，則當寫於唐高宗之世。所載諸家注語，不及李奇以後。與小顏注所徵引亦繁簡不同。按隋書經籍志著錄漢書一百一十五卷，班固傳應劭集解，又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大昕曰：漢書序例云：臣瓚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凡二十四卷。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依小顏說，知隋志所載，即臣瓚所集，非出於應劭一人，則應劭下當有等字，傳寫失之也。又按顏師古漢書序例云：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臣瓚又總集諸家音義，凡二十四卷。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又晉書蔡謨傳，謨總集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為之集解，依此則知隋志所載百十五卷注

本乃蔡謨所集非出應劭一人則應劭下應有等字其義方明因雖集自蔡謨而古人著錄之例多如是也此殘卷雖無主名因其全出史文則原帙固在百卷以上故知非臣瓚注乃蔡謨書也持與顏注相校有溢出於顏注以外者刑法志奇請他比注引如淳曰奇讀奇耦諸不在律文所宜輕重決罪曰奇請比比故欲後人依以決事又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注云惟刑之放逸也古文曰恤恤憂也謂當憂刑又上罪枯拳而極注云音鞏臺其手也匡衡傳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注引晉灼曰舉郡而言耳自封縣也又賜以為舉計令郡

實之注引如淳曰若今校課第張禹傳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注引文穎曰肥牛地名也孔光傳徙名數於長安注引服虔曰徙籍也案名人名數口數以上諸條並不見於顏注亦有較顏注為簡者刑法志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下卷子本不引蘇林注是也然則錢大昕謂顏注漢書依蔡本而稍以他書附益之者殆未必然也何也小顏若依蔡本不應刊落舊說自撰新注且史傳正文又頗多異字若斯差別未必盡出於傳鈔刑法志百姓資耗顏本資作貧於是招廷張湯趙禹之屬顏本延作進大辟四百九十條顏本九下衍十

字議者咸怨傷之顏本怨作寃廷史路溫舒上疏言曰顏本言下無曰字斯豈中刑之意哉顏本中刑作刑中惟在便安萬民而已顏本民作姓唐諱民之字為人此改為姓殊為卑覲疑顏本固作姓也又匡衡傳因賜上尊酒養牛注律一斗稻米得一斗酒為上尊酒云云不見今本而顏注云解在薛廣德傳按薛傳無之實在平當傳師古蓋誤記是兩本固不同此尤足為小顏不依蔡本之一證也清楊守敬有漢書古注輯存其書不傳晦明軒載其自序云翻檢史記注水經注文選注凡顏氏叙例的載二十三家各還其人蓋有唐初葉

師古注未大行蔡謨集解猶頗傳於世索隱正義所徵鄭元李善所引猶據蔡謨舊本蓋古注以蔡謨本為最備故所見古注能溢出於顏摛以外也

文選殘卷七卷 敦煌卷子本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統自序云遠自周室託於聖代都為三十卷梁書本傳及隋書兩唐書經籍藝文志亦並著作三十卷唐李善作注始析為六十卷五臣本因之自六臣之注行而世人莫由覩昭明原帙之真今之言選學者僅能分別善注與五臣之異同或進而以窺李善原注若據昭明原編以揚確善本之異同在此古籍放失之餘無人敢作此夢想唐李匡又復見李善舊本僅能據校五臣竄改之迹況今人乎乃者石室洞開古籍大出昭明原書竟得殘卷七甲卷為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靈運鮑明遠兩家樂府乙卷為王文憲文集序丙卷為劇秦美新及典引丁卷為思倖傳論訖光武紀贊戊卷為命運論己卷為演連珠庚卷為褚淵碑文丁卷庚卷猶存原書後題為卷二十五及卷二十九餘者照李善注本可知甲卷在昭明原書為卷第十四乙卷為卷第二十三丙卷為卷第二十四戊卷為卷第二十七己卷為卷第二十八按演連珠第二首是以物稱權而衡殆今本稱作勝李善注曰勝或為稱則此卷子本正與善所見或本合又自第四十三以後次序亦與今本不同卷子本第四十四首為今本第五十四十五為

四十四四十六兩本同四十七為四十五四十八為四十七

四十九為四十八五十為四十九蓋此篇善用劉孝標舊注即以孝標注本易昭明原第故有斯異其所稱或本所以與此卷子本同者或正因即為昭明原書故也此書自昭明撰定後即風行海內流行益廣差謬益多有唐初年李善已不能得善本矣茲以此卷子本證之會吟行津呈窈窕容善本津作肆注引周禮并鄭注訓肆為陳列物處陳列物處焉有窈窕之可言運命論繫己養高善本繫作封注引韋昭國語注曰封厚也又引高柔上疏曰偃息養高偃息方能養高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厚於己則不得謂為養高矣此并因誤本而誤釋之其他異同甚夥要皆此卷子本為優此七卷均不避唐諱當為六朝寫本距昭明為最近又甲丁己三卷書法頗佳點識甚精驗其筆跡蓋當同為一書其點識在句下者為句讀在字之中央者為四聲今人點識四聲為加圈於字之四角而此則點在字之中央而於所標之聲稍稍偏左非細辨不能明古人句讀與四聲之學此為僅留於今者

文選注殘卷二卷 敦煌卷子本 唐李善注

唐李善撰按是書乾隆修四庫全書已據毛晉刻本著錄提要云善注單行之本世罕傳此本雖稱從宋本校正今者其第二十五卷陸雲答兄機詩注中有句曰一條濟曰一條又答張士然詩注中有翰曰既曰句曰濟曰各一條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獨留善注故刊除不盡未必真見單行本也此外世所傳善注單本有尤本袁本岑陵本亦並從六臣本摘出清胡克家覆刻尤本作為考異十卷言之最詳蓋李善單本自北宋已佚矣此殘卷二其一為張平子西京賦其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為東方曼倩答客難及揚子雲解嘲為中唐寫本距李善為最近的是善注原編故特為著錄以見真面目焉

失名古類書殘卷五卷 敦煌卷子本

失名古類書殘卷五均無書題及著者姓名唯子目尚可考見一二甲卷存二百零二行子目有諫卑推讓家誠三部乙卷存六十二行子目有人物達節兩部丙卷存四十五行子目有貞烈部丁卷存十五行無子目所載盡屬忠孝之事與丙卷開端相銜接似當為忠孝部戊卷存殘行三十整行百九十二子目有賢行言行親賢任賢簡賢薦賢六部共得五百餘行十有三部觀其賢行與言行異部簡賢與薦賢分居則全書必甚繁重分類亦甚瑣細至其體例概與藝文類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太平御覽相同然編製無法引書則四部雜錄此次則時代莫辨且多不注出處蓋非精嚴之作茲考以他書家誠部多同於藝文類聚卷二十三人物部幾全襲自世說新語賈譽篇貞烈部亦大半採自賢媛篇其他部中所引郭象張湛之語曹義王文舒之訓蓋亦並襲自世說在此十三部中引書似止於蕭梁而宋志猶著錄修文殿御覽然修文殿御覽出於梁名臣之手必不若是龐雜故疑是書為纂於類聚以後太平御覽以前至其書名則莫由考知矣書中不但多存佚籍且以校世說與類聚所引文字既多不同簡畧輒復大異

不但為輯佚者所取資、尤為校勘者之珍筏、且唐宋類書、散失者衆、故並為著錄、以存叢殘於既佚焉。

諸道山河地名要畧卷第二 唐韋澳撰 敦煌卷子本

唐韋澳撰、澳字子裴、京兆萬年人、第進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不貢調、擢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歲中知制誥、召為翰林學士、累遷兵部吏部侍郎、卒、贈戶部尚書、諡曰貞、事蹟具唐書本傳、澳為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為朕撰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鈎次、題為處分語、考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是書作九卷、注云一作處分語、此後不見著錄、蓋已久佚、此卷子本僅存卷第二、開首又復斷缺、存者為河東道州府八、白晉曰、太原曰代、曰雲

曰朔、曰嵐、曰蔚、曰潞、其體例先述沿革、次事跡、次郡望地名、次山名、次人俗、次物產、次處分語、處分語蓋述朝廷諭旨、最為書中要點、故雖是書中節目、或亦取以命編、然天下之大、處分語非各州府所能均有、此殘卷中唯蔚州潞州有之、按唐人地理書、今存無幾、且復殘缺、是書意在實用、表帙非繁、然以校元和郡縣志、足資考證者頗多、記風俗昉自班固、記貢賦始於夏書、澳改貢賦為物產、輯史書為事跡、撰總志之書、取方志之法、與家為稍異、唐分天下為十道、故初唐郡國之書、十道之志、多以十卷為帙、此書原作九卷者、非有殘缺

蓋天寶後一道陷蕃故也。

古文尚書殘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古文尚書，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殘卷五，共十七篇有半。甲卷為夏書四篇，禹貢至胤征，著錄在二五三三號，卷中乙丙卷為商書七篇，盤庚上至微子，著錄在三六七零與二五一六號丁戊卷為周書六篇，洛誥至秦誓，在二九八零號，又顧命殘片九行半，皆天寶三年衛包未改字以前之原物也。按經今古文之爭，以尚書為最烈。漢有孔壁之古文，晉有梅賾之偽帙，唐天寶三載，衛包奉詔改以今字，五代兩宋以來，隸古之傳既失，郭薛之偽斯出，清代乾嘉以降，文字之學，超越前古，然疑者非之，信者是之，蓋由

莫覩隸古之真，僅據郭薛所傳，以偽證偽，宜乎治絲而愈紛之也。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序云：經典釋文叙錄曰：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按此則自唐以前，久有此偽書，蓋集說文字林、魏石經及一切離奇之字，為之傳，至郭忠恕作古文尚書釋文，此非陸德明釋文也。徐楚金賈昌朝、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宋公序、朱元晦、蔡仲默、王伯厚，皆見之。公武刻石於蜀，薛季宣取為書古文訓，此書偽之偽，不足深辨。段氏之言，最為有識。今以敦煌本照之，陸

德明之言為有實證郭忠恕之偽因以大明蓋由尚書一經獨傳隸古延及六朝隸法丕變楷字大行徐李大師宋齊舊本稍稍以今文改隸古其有合於說文不肯六書輒不擅改而穿鑿之徒反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以自炫為合於古本此開後世郭薛造偽之端唐初去古益遠人不識隸字必待注以今文始克能讀天寶三載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正所謂下令於流水之源不百餘年而古文之傳遂絕乃有郭忠恕之徒專嗜古文奇字依傍字部更作尚書釋文自徐楚金以後見者疑信參半今既獲隸古之真不啻陸德明所稱宋齊

舊本以校汗簡所引古文尚書違者十八九以校薛氏書古文訓違者亦十八九而以汗簡校書古文訓則合者十八九然則郭忠恕未見真古文尚書而薛書為出於郭本其事既明其偽自見以證清人所說孰是孰非有如借鑑故雖係殘編墜簡其重要有不能言喻者今日本所藏古文尚書舊寫本亦同時大出且可配為全書然此敦煌寫本其時代有更在日本以上者故並為著錄學者得互觀焉

唐代今字尚書殘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今字尚書殘卷三甲卷為堯典乙卷為禹貢並殘缺不成完篇丙卷為周書起多方訖立政後題甲乙兩卷為唐高宗以前寫本乙卷基字缺筆為玄宗時寫本卷內古字不但無幾直等於無但並為天寶三載衛包未改今文以前之古卷然則天寶以前固有今文也阮元尚書校勘記序已言之矣阮氏之言曰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今字尚

書十四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為今文實自范寧始寧自為集註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溯自壁書既發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蓋因隸書既行不爾則一般人不能讀也初唐歐虞既出楷法大行玄宗改古文從今文蓋隸書既死不爾則一般人不能讀也阮氏謂今文始自范寧亦不必專有所指名蓋自六朝至唐由隸變楷在書法進化上為自然之趨勢持以此經獨有古文之名學者狃於師承遞相傳寫故字體之變化為獨緩然衛包以前必非昔時經本之舊矣此三卷可為天寶以前民間私改古

文為今文之代表，卷中文字，既不盡合於古文，亦有未符於今字，然實上承古文之緒，下啟今字之端，其意義在經學史上，為別開生面之記載，亦足唏矣。

大唐同光四年具注曆一卷 敦煌卷子本

五代翟奉達撰，按敦煌遺書四有，天復八年奉達寫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末署布衣弟子翟奉達，又有所撰顯德六年己未歲具注曆目，則署朝議郎檢校尚書工部員外行沙州經學博士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翟奉達，中隔五十二年，蓋寫經時尚年幼，至是已在古稀，當已近其所終職銜矣。此曆首叙文僅存兩行，次每月人神注，在當日足下，蓋因十二月內均可適用，此總列卷端，以使用者自注於當日下方也。次日曆，復欄自七月四日及八月四日以後缺，按羅振玉

印敦煌石室碎金，有殘曆一卷，存七月二十三日及八月二十三日以後，亦復欄鈔寫，末有丙戌年寫記二行，丙戌正為同光四年，考此曆載七月大建，八月小建，九月十月大建，十一月小建，十二月大建，正與羅卷相同，又推此曆七月四日為丁巳，則二十三日應為丙子，八月四日為丁亥，則二十三日應為丙午，驗以羅卷，又相符合，則雖非同卷，然為同曆書，適可為沿津之合，中間雖殘缺十有九日，其干支尚不難補，直按我國所存曆書，舊以宋理宗寶祐四年會天曆為最古，四庫未收，阮元始據以進呈，此曆前於寶祐會天曆者，又可

二百七十年在現存有年號可稽之古曆書中當以此為最
矣此年凡三百八十四日蓋因閏正月故太平廣記卷百六
十三引北夢瑣言云偽蜀司天監胡秀林進歷移閏在丙戌
年正月有向隱者亦進歷用宣明法閏在乙酉年十二月既
有異同彼此紛訴乃於界上取唐國曆日改閏十二月按秀
林曆法正與奉達此曆同置閏在丙戌年正月與唐不同然
沙州與西川皆自行造曆而閏月適相同則其法似亦有同
者惜蜀曆放失今無由考證矣

顯德六年己未歲具注曆日一卷 敦煌卷子本

五代翟奉達撰奉達有同光四年具注曆已著錄前有叙首
二句與同光四年者相同蓋沙州曆書並用此序觀安彥存
雍熙三年具注曆序文尚大致同此可知然此與同光四年
曆最近且用出於一人之手則正可用此以補同光曆本之
缺又紫白方位圖以後有今年那頡日受歲與蜜旦不弔死
問之文蓋並出七曜凶吉之說那頡日受歲其意何在今不
可攷疑其義或與五月五日直說相類似七曜所忌事每日
不同此僅取蜜旦而蜜旦所忌又僅取不弔死問一項則因
其說本來自外國造曆者因社會之習慣僅取其最通行者
著之而已

太平天日一卷 洪仁玕撰 太平天國十二年原刻本

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撰。仁玕字益謙，為天王同祖弟。幼聰慧，有大志。太平元年，天德王洪大全被執，天王以仁玕繼其位，因與楊秀清不相能，乃出使歐美，考察各國政情，及歸封干王，與安王福共秉朝政。凡有制作，多出其手。太平十三年六月，天京陷，護后主走江西，被執，并戮於南昌市。是書書面中署太平天日四大字，左右小字三行，題此書認明於戊申年冬，於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欽遵旨准，刷印銅版頒行。按此書專紀洪秀全早年事，備極詳盡，所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此書認明於戊申年冬者，蓋謂於道光二十八年撰定，故書中紀事即止於是年，直至太平天國十二年，即清同治元年始准頒行，其頒行之意，似頗近於欽修實錄。而此書內容實亦與元祕史及清太祖實錄相彷彿也。按咸豐四年香港已色會教士韓山文撰太平天國起義記，按譯名應作洪秀全之原始，此從外人甚重其書，謂即依仁玕所口述者。考韓山文著書之時，是書尚未頒行，太平天國滅亡之後，是書又隨以化為灰燼，而今不及百年，世人竟未有知有此書者，故談太平天國早期史事者，一以韓書為宗。幸英國劍橋大學圖

書館尚保存是書原刻本一帙，茲據影片重覆著錄，持與韓

書相較，雖文字之詳畧稍有不同，而史事則無大差異。始知韓山文謂據仁玕口述者，為不誣也。然外人所紀於瑣事不能盡詳，且詩篇古語之引用，人名地名之逐譯，若無此書，則韓書亦不易讀。況其可補韓書正多耶。惟韓書出版，在此書頒行前八年，所紀頗屬實實，是書在頒行時，蓋仁玕又手自刪潤，如詩句之竄依教義，官銜之改從今名，或言有溢美，或事出誇張，均不免有如元主既入中夏，重修前代祕史，滿清定鼎燕京，竄改前朝實錄，故為神祕其說，以眩惑國人之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然在太平天國初期史料放失之餘，此書仍不失為唯一信史也。

開國精忠軍師千王洪寶製一卷 洪仁玕撰 原刻本

太平天國千王洪仁玕撰。仁玕有太平天目，已著錄。此仁玕寶製第一集也。內載開新朝必頒新政諄諭一通，克敵誘惑論一篇，兵要四則，赦罪賜福祈禱文等數則。按兵要四則，嗣人附刻於資政新編後，而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有張貼刻本。此諄諭原紙，又大不列顛博物院及劍橋圖書館並藏有張貼刻本。之此誘惑論原葉，蓋製作之後，先行諄諭，然後彙刻為集也。此雖係個所製，而均曾張之通衢，俾人遵從，則其有關於太平天國後期之朝章國政者，甚重且鉅。其論赦罪賜福等文，一依教義，較天王等為真純。史載仁玕至倫敦，不禮於英政府，退而為牧師者數年。倫敦教會公報嘗評之，謂為宗教知識既富，信道尤為虔篤云。又其辭香港赴南京也，諸教士不但望其刷新政治，尤望能改革宗教，或以路德許之。此文之作，意在斯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欽定軍次實錄一卷 洪仁玕撰 太平天國十一年刻本

太平天國千王洪仁玕撰。仁玕有太平天目，已著錄。是書專錄仁玕詩文，蓋寶製第二集也。前有劉闡忠、吳文彬等六人序，謂辛酉春正，恭隨千王奉旨催兵，路經徽浙，所過郡縣鄉鎮，多有妖習未除，妖形未化，我千王不禁觸目傷心，思急有以挽救之。每於軍次行府，信筆揮寫，或恭錄聖旨，以化醒愚蒙，或為之詩，以啟發意志，或為之諭，以剴切指明，或為之論說，以嚴辨是非得失。故已沿途懸諭，且悉抄入冊中，命作序文，以誌顛末。於此可知是集著作之經過，與夫命名之所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然卷內有香港錢別詩一首，為離香港赴天京時所作。攷仁玕赴天京，在太平天國九年，則此所收，亦有非為辛酉年太平天國十所作者。仁玕所作詩文，盡在是矣。書內如禁拜泥木偶像，論妖韃耗中國財，諭天下士子，募墓說，論人悔改得救，論創世真經，闢邪崇正論等作，為最足代表仁玕政治思想與宗教思想之重要材料。又卷末附載諄諭一通，謂文以紀實，浮文在所必刪，言貴從心，巧言由來當禁。其主旨頗與近代文學革命之意義相合。今大不列顛博物院藏有刻本，張貼之太平天國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千王洪仁玕頂天扶朝

綱幼贊王蒙時雍殿前忠誠貳天將李春發會銜刪浮文誼
諭一通正與此合然則此諭實出仁玕之手故附載集末而
彼則為會銜所張貼者也蓋當時大手筆無不為仁玕所主
凡此羣製均為研究太平天國末期歷史者之重要史料也

太平天國己未九年會試于王寶製文一卷 洪仁玕撰 原刻本

太平天國于王洪仁玕撰仁玕有太平天日己著錄是書面
署欽命文衡正總裁精忠軍師于王寶製會試題為三星共
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爾們認得禾救飢乃念日頭好
上天此四句為天父聖旨載於天父聖旨書內仁玕為此次
會試文衡正總裁蓋作此以示楷模而文亦華瞻闡明其義
頗備文中有一股云以字形示之三旁加共洪也禾下添乃
秀也王尚添人全也隱然寓真主之聖名顯然作民極之聖
主玉食万方豈徒然乎試題之義當以此為的解按太平天

國自開科取士以來每試均彙選其較佳墨卷旨准頒行俾
士子傳誦如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穴為罪隸論等是也已
未科試卷未見傳本殆以既頒行于王寶製文其他遂廢而
未印歟篇末有自註云本軍師自幼習舉子業近已此調不
彈茲恭奉聖旨總典秋闈揭題後因窺見天父聖旨至深至
奧思欲逐一發明爰搦硃毫一揮而就見獵心喜為之桀然
史稱仁玕為不第秀才觀此自註良是此作在帖括中亦中
繩墨特錄存中不但於此文中可得此天父聖旨之真正解
釋亦太平朝文獻中之一佳話也

資政新編一卷 洪仁玕撰 太平天國九年刻本

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撰。仁玕有太平天日，已著錄。是編卷端載誼諭一通，述旨准頒行經過。此書為仁玕進表，蓋不啻一萬言書。誼諭中所謂治國必先立政，而為政必有取資，是其命名之意。表中有云：緣小弟自粵來京，不避艱險，非圖爵祿之榮，實欲備陳方策，以廣聖聞。試推其要，約有三焉：一以風風之一，以法法之一，以刑刑之。三者之外，又在奉行者親身以倡之，真心以踐之，則上風下草，上行下效矣。全書以用人察失、法法刑刑三大類為綱，備陳世界大勢，而詳述政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於其中至為明白。如請開報館，設郵政，立銀行，製造輪船等事，頗關重要。又如外交方策，謂某國當聯絡某國，可倚重亦實為當時要計。蓋仁玕居香港，與外籍教士遊，又親至歐美，察得見其政教民情，故所言頗能中肯。其鴻韜偉畧，均可於是書見之。書眉載聖批，謂某條是，某條非，似預備施行者。若果能施行，政治不難立見刷新。國勢或可再振，未嘗不可挽大勢於將傾也。彼時仁玕亦頗自負，表中所謂昔周武王有弟名旦，作周禮以肇八百之基，則自擬於周公，而擬是書為周禮也。惜乎仁玕於秉政之後，醉心爵祿，專意傾軋，致朝政

以不綱為可惜也。卷末附兵要四則，雖不免有如其自己所謂紙上談兵之嫌，亦可覘仁玕初抵天京時銳意圖治之雄心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誅妖檄文一卷 洪仁玕撰 太平天國十一年刻本

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撰。仁玕有太平天日，已著錄。全書載檄文兩篇，一為值清帝咸豐之喪，以天意滅奴，誼諭天下軍民官紳士庶人等，俾歸奉真主，一為誼諭棄暗投明，共出迷途，以保永福者。二檄文均用欽命文衡正總裁開朝精忠又副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洪名義發出，蓋是時天京既困，朝臣又復水火，雖值清帝升遐，予以進取機會，實則軍事已蹶無力北征，發此一紙空文，以壯軍心耳。其第二檄文，今載凌善清太平野史卷十中，蓋當時亦為單刻張貼於通衢者，祇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以野史未注明年月，又誤軍師為軍帥，久失作者主名，今獲原編，便可明其究竟。此二檄在當時雖係一紙空文，而太平告諭如此典雅者不多，且十九散失，特為著錄，以覘一朝典制焉。

小序翼四卷首一卷 清張澍撰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手稿本

清張澍撰。澍字介侯，武威人。嘉慶己未進士，入翰林，充實錄館纂修，辛酉散館，改外職，歷署玉屏、屏山、大足、興文、永新、瀘谿等縣事。所著有循良聲、晚年退隱西安著述以終。事俱清史稿本傳。按詩序自唐韓愈疑非子夏所作，聚訟紛紜，駁論鵲起。鄭樵作詩辨妄，遂竟廢之。朱熹以後，益揚其波，說詩者遂莫不以意志矣。鄭玄為小序作箋，終六朝之世，無有疑者。今觀宋元以來諸儒所論，賢者所說，固多創解，或據史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傳，或依三家佚文，然昧者輒流於放僻邪侈矣。學者若能抽繹其說，其文字較三家為完善。於詩誼當不無小補。是書為澍手書原稿，今藏巴黎國家圖書館。殘缺殆將過半。卷首為作詩時世圖考，蓋本詩譜之意而作。卷一始關雎，終丘中有麻。卷三始鹿鳴，終何草不黃，以是推之，全書當有四卷。卷二當始鄭風終豳風。卷四始大雅終商頌。惜已散佚。每詩之下，先錄小序原文，提行低一格，備載鄭箋孔疏於下。更舒己見，又宋以來說詩之書，有可與相發揮者如呂氏祖

謙嚴粲范處義蘇轍黃樞李惲曹粹中王應麟及顧炎武陳啟源徐文靖諸人所論咸加采輯至部敬何楷每多新說僅擇其與序附離者入之實集歷代說小序者之大成考朱記榮未刊遺書志畧著錄朱駁聲詩序異同彙參四卷其著述性質與成書年代均當與是書相伯仲駁解之書久已不傳是編雖係殘編而又遠藏海外然專解小序之書仍當以此為首至澍堅信小序為子夏所作不能辯別是非未免過從舊說然唯其如此方能博考詳徵而成一家之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學者只讀其書小序撰人主名存而不論可也

文字指歸一卷疊字譜一卷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張澍撰澍有小序翼已著錄指歸雜採古書刺其別義如以乘為雙雁據揚子方言傳一名橫木草出爾雅疏麗為小船見司馬彪莊子注馬前足白曰啟見尔足又雨而晝晴亦曰啟見埤雅所謂指歸者殆即在是雖無與於正義纂輯成書亦小學之別徑疊字譜多本於詩經與山海經餘書似尚未參覈蓋此二書並是未成之稿故或前後重出或解釋未周茲著於存目為談闕隴著述者考徵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蒙求二卷 唐李翰撰 敦煌古寫本

唐李翰撰。翰趙郡贊皇人。弱冠擢進士第。解褐補衛縣尉。以書記再參淮南軍謀。累遷大理司直。拜左補闕。加翰林學士。大厯中病免。客陽翟卒。事具新書李華傳。舊唐書蕭穎士傳。按乾隆修四庫全書。誤以晉翰當之。邢昺守雅堂文集。黃廷鑑第六。而據文苑英華卷七百三。梁肅序。及兩唐書補其述。而據文苑英華卷七百三。梁肅序。及兩唐書補其事。按翰撰是書。自為之注。李良進表稱錯綜經史。隨便訓釋。李華序稱引古人言行美惡。參之聲律。以授童幼。則經史百家之要奧。十得其四五矣。故當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頗風行於世。遠及日本。然鄉俗抄寫。刪節輒多。並有將其注語中所引書名而畧之者。宋理宗時。徐子光為作補注。蓋自三字經百家姓行。而是書始微。明清之間。學者鮮有知之者矣。乾隆修四庫全書。僅著錄徐子光補注本。蓋不知翰書原有自注。日本文化丙寅。嘉慶十一年。天瀑山人得古鈔本。謂為李翰原注。刻入佚存叢書。光緒初。楊守敬訪書日本。又得古鈔卷子。改裝本一卷。附音增注。舊抄本一卷。增注本與佚存本為近。古鈔本則遠在諸本之上。守敬謂為最近翰

注原書。理或然也。此敦煌本二卷。甲卷為卷子本。存

二十八行。始李良進表之後。以次李華序。又次為蒙求原文二十八句。乙卷為折葉裝本。僅存兩葉。恰足一折。自爰盡卻坐注語起。至李郭仙舟句止。為唐末五代寫本。甲卷李良進表後。有良令國子司業陸善經造表。表未行而良授替。事因寂矣。一行。楊氏古鈔本雖亦有之。而替誤為贊。乙卷注語所引古書。較諸本為獨詳。持與佚存叢書所謂古注本。及徐子光補注本相校。如曹參趣裝。引史記。古本徐注則引漢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鄒衍降霜引淮南子。古本同。徐注不著引書名。詰汾興魏引御覽。書。古本徐注則引北史。不疑誣金引史記。古本徐注則引漢書。謝尚鵠鵠引語林。古本徐注不著引書名。太初日月引世說。古本不著引書名。徐注則引魏志。李野陽春引世說。古本徐注不著引書名。凡古本徐注易以後出之書者。皆守敬所謂以見存書史。與之者也。然詰汾興魏下。守敬不稱所得古鈔本。引御覽。書。則此條必已改易。按御覽書即修文殿御覽。多載北朝事。故翰引之。徐子光多見北史。遂

以北史補之、蓋當時魏書未東、大行、如就所習見者、引以為注、觀於宋人、校刊魏書、取修文殿御覽高氏小史、北史補其殘缺、則其故可知也、今楊氏所得古鈔本、不知何在、此本又較古鈔本為尤古、雖存千百於什一、約為李翰原書、五代舊本、因為並著於錄、

太平禮制一卷 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本

太平天國戊午八年新刻本、按太平禮制、制定於辛亥元年、刊行於壬子二年、此編所載、天王世子及諸王世子禮制、頗與壬子刻本不同、蓋朝綱既有變遷、禮制因有損益、其不同之點、均為戊午八年時所改定、則太平後期禮制、盡在是書也、且此書所載諸王職銜、親屬稱謂、不但可與史書相印證、而在太平史事放失之餘、於天王世嗣、更有能補史書所闕者、幼主以外、野史僅載詹妃於太平五年舉一子、他則傳述異辭、莫衷一是、按是書則太平八年、秀全已有四子、又世子以下、即接第三子、蓋秀全次子早夭、又可知矣、且第三子封光王、第四子封明王、亦為他書所不載、僅朝天朝主圖有爺哥朕幼光明東、光明東西八數龍等句、前人亦不得其解、今知光明即幼主之二弟矣、光明二王、今雖不能知為某后所出、然年均甚幼、則可推知、故朝天朝主圖中不為設位、詩有共成四七二十八、光明加上三十增、即謂此也、

續敦煌實錄三卷卷首一卷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張澍撰澍有小序其已著錄是書卷首一卷為輯
劉昉敦煌實錄佚文續三卷則澍雜採漢魏晉書及
十六國春秋魏書隨唐五代諸史所續者載張氏四
十七人索氏四十四人宋氏十九人汜氏十二人令
狐氏十七按敦煌為通西域之孔道自與西域交通
以來人文頡頏世家大族頗顯於兩漢三國之世逮
晉室南遷六朝遞嬗五涼三秦建國甘隴諸世族之
賢者或仕中朝或佐霸主惜載記散失多不可考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書所輯五代以前敦煌名人事蹟殆備考案亦稱詳
慎前涼錄張諮仕張軌為作郎撰涼記八卷舊唐書
作張資世說新語注引張資涼州記後人輒以張諮
與張資為一人澍獨能據後涼錄與高僧傳張資仕
呂光為中書監而軌與光時代相去甚遠是諮與資
當是二人因為分別立傳蓋為近之唯卷二引後秦
錄索盧曜謀刺苻登一節繹其文義稱名作曜不作
盧曜與索承明索元緒稱承明元緒者不同則索盧
當是復姓曜乃其名不應入之索氏族內未免小有

疵誤然劉昉之書既佚索緯趙武孟之書亦久不傳
澍輯是書雖存千百於什一論關隴人物者應莫備
於是矣劉昉敦煌實錄輯本二酉堂叢書有目未刻
亦澍未刊稿本之一為可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原本六韜殘卷一卷 敦煌卷子本

按隋書經籍志兵家著錄太公六韜六卷今不詳其篇目宋元豐間刊定為六十篇仍分六卷即今通行本是也鄭樵藝文畧有太公六韜五卷改正六韜四卷疑即指原本與刊定本而言自刊定本行原本久佚此敦煌殘卷今存二百行凡二十篇其目曰舉賢曰利人曰趨舍曰禮義曰大失曰動應曰守國曰守上曰六守曰事君曰用人曰主用曰大禮曰啟明曰達視曰明傳曰大誅曰假權曰距諫多為今本所無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此本大失篇後又著一說韓非子往往有是例蓋猶存向歆父子校書之遺式體例最為近古又自事君至大誅九目目上均冠以一字似當為六守子目即篇內所謂六守三寶者也元豐本或升子目為篇目此可知今本六十篇其篇目有非唐本之舊者一也依羣書治要六韜前有序文一篇元豐本增益以為文師篇第一考後漢書何進傳注云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論是文師原在第二卷中元豐本竊武論之目因總序之文纂以為篇首此其

改竄移易之跡就此可推知者二也此本有周志二十八國事十九不見他書汲縣晉太康十年所立齊太公呂望表引周志百十四字與六韜最為相近似疑即本於原本六韜蓋六韜晚出雜輯羣書不但多據舊文且輒加新論凡篇中師曰云云者皆後人解釋之辭託之太公自謂者惜皆在元豐本刪削之例惟賴此原本方能見其本來面目者三也清代自有孫同元嚴可均黃奭諸家輯本遺文佚事始稍存千百於什一然原書面目則仍未由觀此卷所存恐不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及原書一卷而其篇次與羣書治要所引相符知的係唐本舊式因依卷子本邊錄定著為一卷千秋佚書借覘廬山真面焉

七曜日吉凶推一卷 敦煌卷子本

卷端殘缺，不詳撰人姓氏，所存子目有七曜日不堪用等。七曜日得病望，七曜日失脫逃走禁等事。七曜日生福祿刑推，七曜日發兵動馬法，七曜日占出行及上官，七曜占五月五日直，持與七曜曆日相校，福祿刑推，發兵動馬法，占五月五日直三項，並大致相同，其詳或有過焉。又卷首一項殘缺，僅存「日」至「鷄」換日，不詳子目何作，然每日先釋星名，次釋意義，又次記每日應否申訴、登位、入新宅、設齋、供養、求恩福。

裁衣、冠帶、沐浴、剃頭、合和湯藥、療病、服藥、出行、結交朋友，亦與七曜曆日逐日下所記吉凶之首段相同。然則此卷殆即七曜曆日演變之前身，或即七曜曆日之另一編纂法，當並是同類之著述。若如此卷之分類編次，每事以七日為週，則檢一事而七日俱備，如「曜曆日之以日統事，休咎均係於每日之下，則揭一日而吉凶畢見，其書雖異，其意則一也。」
《燉煌所出通用曆書，日曜日均著一朱書密字，以具注七曜，蓋即因此種吉凶之說，普遍社會之後，為應風俗之要。

求而竄入者，正如道家所說逐日人神之所在與當避，既普遍於人心之後，修曆者遂具注每日人神之所在也。然敦煌曆書今所存最古者，似為同光四年曆，又據全唐文卷四百十所載常袞禁藏天文圖識制，七曜曆日在唐寶應以前已通行，則是書之纂成，或更在寶應以前，惜書題已佚，因可與七曜曆日互觀也，故題為七曜吉凶推，並著錄焉。

推九曜行年容厄法一卷 敦煌卷子本

原卷不題撰人姓氏，卷尾有殘缺，存者僅四十行，九曜日俱全所缺當不多。按唐初修曆，瞿曇悉達譯印度九執曆，僧一行作大衍曆，九執曆雖未大行，今尚存於開元占經，且多為大衍所本。九曜之說，蓋即由此二曆輸入中國，其名合日月五星及龍首龍尾以組成。此卷所云九曜，則以羅睺計都寶龍首龍尾之名，稱羅睺為蝕頭，一名羅師，一名黃穢，一名太陽，計都為蝕神尾，一名太陰，一名豹尾，均當本於印度星

占之說，而五星之名，以溫沒斯、雲漢、滴水、那頡、鷄鷄注之，採自摩尼教徒用康居語所譯，曜名則又當與七曜曆日之說為近。卷端有云：凡人志心，每月供養本直星辰者，消災答福。又云其星日周迴一千五百一十五五十九六十六百里，每日照遍天八十七七八十六九十五，下臨人命，加官進祿，有喜事重々，當富約貴人引接，即其說也。

雍熙三年丙戌歲具注曆日并序一卷 敦煌卷子本

原題押衙知節度參謀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安彥存纂，彥存事蹟不詳。按倫敦大英博物院藏太平興國七年具注曆，題崔文進撰，下距雍熙三年僅四年，則彥存知曆事，蓋在文進以後。此曆日首尾俱全，全年凡三百五十四日，首序言：次九宮方位，次推七曜直日吉凶法，次總記破日，又次為十二月日序，每月之前，先九宮方位，然後橫書日序，共分七欄，第一欄為日序，甲子及二十八宿，第二

欄記朔望及上下弦，第三欄記月令二十四氣，第四欄記吉凶，第五欄記太陽出入時刻，第六欄記逐日人神所在，第七欄記日遊神，而日序之上，凡值月曜日，均注以朱書密字，則此卷在敦煌所出曆日中，不但最為完整，且編纂最為詳備，堪作古曆日之典型。按曆日具注七曜，五代北宋以來，通行於中原與否，今尚未能證實，而敦煌一隅所用曆書，既為節度使屬吏所撰進，故與太史所頒者，不盡相同，已如前述。是年宋曆一三五六九十一月大建，二四七八十十

二月小建、此敦煌曆則一月大建、二月小建、三月四月與宋同、五月小建、七月大建、十一月小建、十二月大建、六八九月與宋同、朔日甲子、宋曆一月庚子朔、二月庚午朔、敦煌曆一月庚午朔、二月己亥朔、又三月己巳朔、四月己亥朔、五月戊辰朔、兩地並同、宋曆六月戊戌朔、七月戊辰朔、敦煌則六月丁酉朔、七月丁卯朔、又八月丁酉朔、九月丙寅朔、十月丙申朔、十一月乙丑朔、兩地並同、十二月宋曆乙未朔、敦煌甲午朔、或前差一日、或後差一日、在敦煌曆日中、惟

淳化四年癸巳歲具注曆日一卷、敦煌卷子本、不著撰人姓氏、按是年上距雍熙三年僅七年、安彥存自太平興國七年以後始知曆事、或同為彥存所撰進也、此曆僅存正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三日、每月日序及月令二十四氣等事、並直行書寫於九宮方位之下、原題具注、而注語却如許簡畧、當係節抄本之故、正月小建庚寅朔、二月大建己未朔、與太史曆本正同、三月己丑朔亦同、而三月太史曆為大建、敦煌曆為小建、則四月朔日甲子、又不同矣、總觀敦煌曆書、宋以前與太史曆相差較遠、宋以後又漸相密合、此尤其明證也。

甲寅年曆日一卷 敦煌卷子本

書題不標年號，亦不著撰進人。卷端序言及總誌，皆山日後，具載十二月大小建，凡三百五十五日，所存者僅正月一日至四月七日。按後周顯德元年為甲寅，其前一甲寅為唐乾寧元年，後一甲寅為宋大中祥符七年。乾寧似過早，而敦煌所出文件，又無咸平以後者，定為顯德元年，似為稍近。然正月壬子朔，二月壬午朔，三月壬申朔，四月壬午朔，與五代曆相差太遠，依敦煌曆閏月，輒與太史曆相差，或因上年值閏之故，今不能詳言其故，但因敦煌曆日具年號者不多，故著之存目，備稽考焉。

楚滅漢興王陵變文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所出王陵變文，共有殘卷四，並不著撰人姓氏。倫敦藏一卷，著錄號碼在五四三七，巴黎藏三卷，分別著錄於三六二七甲、三八六七、三六二七乙三號。第三卷卷尾有漢八年楚滅漢興王陵變一鋪。天福四年八月十六日孔目官闕物成寫記。四卷相校，正可配成完書。按項羽捉陵母以招王陵事，最早見於史記陳丞相世家。班固作漢書，始為陵立傳。傳文蓋本於史記。列女傳續傳卷八，亦續陵母入節義傳中。

蓋自列女續傳至此變文，中更八百年，幾經野老之口說，學人之傳述，始完成此忠烈悲痛之感人故事。茲以史記與變文相較，其不同之點，當即此八百年中演變之結果也。一史記無王陵與灌嬰斫楚營事，二變文謂項羽捉陵母，為用鍾離末計，為報斫營之恨。史記僅稱得陵母置軍中，蓋因其降漢故。三變文稱盧綰為漢使遞戰書，史記僅稱陵使，未指姓名，定非盧綰。四變文謂項羽在盧綰面前苦辱陵母，史記則稱東鄉坐陵母，非苦辱，實為尊敬。五王陵逸盧綰

再到楚營一段、為史記所無、此五點為歷史與小說之不同、亦即由歷史演變成爲小說之重要條件、若再考此變文之完成、雖處處出於附會、而處處均有來歷、綜史漢所記、自秦三年七月、至漢元年九月、陵雖已降漢、既不肯從入關、似仍未斷絕於楚、項羽恐其持二心、故取其母置軍中、漢元年九月、陵以兵迎太公呂后、乃實際上以兵屬漢、祇以其母在楚營、故陵使仍有至楚者、羽東鄉坐陵母、是尚未忘招懷之意、陵母之自刎、蓋在是時、而變文之所由變、則因漢

王既東出關、彭城之敗、太公呂后為項羽所得、常置軍中以為質、滎陽之戰、為楚漢爭天下最要關頭、紀信誑楚以自代、周苛罵羽而被烹、一時節義之士、最為時人所稱道、後世所傳項陵母既與太公呂后之事甚相似、義母富有烈士、故演出所營一段、以與紀信周苛爭烈、說話人又不顧時代、遂移其事於漢二三年、然王陵本無所營之事、故拉出灌嬰、就嬰事以傳演、按漢書嬰本傳云、漢王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

人李必駱甲習騎兵、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嬰雖少、然數力戰、遇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所營事即從此演出、而又轉以王陵為主者、元顧仲清有陵母伏劍一本、似即承此變文而轉為戲曲者、又王伯成有興劉滅項一本、書題與變文相合、疑陵母伏劍事亦在其中、今通行本西漢演義卷五、有知漢興陵母伏劍一回、人物雖不盡同、而情節則無大異、知並一

線相承者也

消夏錄一卷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手稿本

清張澍撰。澍有小序翼。已著錄。是書為澍讀書札記。前半多闡經史古諸子書。後半多屬漢魏石刻之考訂。如史記秦三十六郡。孟子湯十一征等事。援據載籍以實其數。大致可據。又如據鐘鼎款識所載秦權銘文也作𡗗。而斤文則作𡗗。因謂也。𡗗通用。𡗗又作𡗗。石鼓文汧𡗗汚汚。汧𡗗即汧兮也。亦屬創通。唯原書非定稿。朱墨斑斕。鈎乙殆遍。夷考其鈎乙之迹。多屬另撰專文別入文集之故。自不應再留札記。因就其所鈎乙。盡剔去之。重繕一通。為著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元史氏姓錄三卷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手稿本

清張澍撰。澍有小序翼及姓氏五書。已著錄。元史氏姓錄為姓氏五書中三史姓錄之一。其遵金二史姓錄。殆已久佚。是編為原稿本。蓋依萬光泰元氏畧所增輯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八。有元氏畧跋。所駁如罕祿魯即哈刺魯。北庭即畏吾。唐兀即西夏等十餘事。皆已改正。唯錢跋謂阿刺瓦而思之曾孫阿合馬。與姦臣傳之阿合馬本二人。而誤以為一。則因而未改。考元史姦臣傳。不詳阿合馬所由進。是其致誤之由。柯劭忞新元史。稱阿合馬幼為阿勒赤那顏家奴。述其所由進甚詳。則錢說是也。元史氏族之學。自以錢大昕為專門。然光泰草創於前。澍又增補於後。且其編纂方法。與氏族志不同。每氏之下。詳徵列傳。畧著事蹟。其為用亦自有異。光泰原書。傳鈔已不易得。澍此手稿。尤屬海外秘笈。故為著錄。以與氏族志並觀焉。光泰字循初。秀水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試罷。梁詩正修續通志。延光泰主其事。卒於京寓。事具清史稿本傳。及全祖望所撰墓誌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李陵蘇武書一卷 敦煌卷子本

李陵蘇武往還書兩篇、巴黎所藏共有三本、一為天
成三年戊子歲正月七日學郎李幸思寫本、一為丁
亥年二月三日蓮台寺比丘僧靜惠寫本、一為壬午
年二月二十五日金光明寺學郎索富通寫本、三本
互校、文字得無殘缺、按藝文類聚卷三十、載李陵與
蘇武書一首、蘇武報李陵書一首、又李陵重報蘇武
書一首、梁昭明太子纂文選、獨取重報蘇武書一篇、
至今傳誦不絕、此二書則與前三篇異趣、陵書勸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武降匈奴、武復書責其七大罪、謂以松柏為心、雖桑
田變海、終不改也、則重在蘇武之節義、與前三篇為
李陵張本者不同、考此二書均為敦煌學童所寫、蓋
即為敦煌學人所撰、其時代似在恢復以後、回憶往
事、子弟戍於邊塞、親族陷入蕃中、因艷傳陷蕃者之
勁節、爭鄙降夷者之行、學人遂託之宋李以搗文、
故較前三書立意正相反也、前三書撰自何時、自唐
劉知幾以來、莫衷一是、清儒多謂作於齊梁之世、若
果出於齊梁人手、昭明必能辨之、周嬰庀林謂江淹

詣建平王上書、有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
之以血、可為非作於齊梁之實證、疑或作於東晉之
世、中原陷於五胡、殆有志恢復而不見助於江南天
子之所作耶、敦煌所出新製辭、雖不華、意有所寄、東
晉舊作於散佚之餘、今有嚴可均全漢文、郝懿行曝
書堂筆記兩輯本、可資校異、故為著錄敦煌本而附
舊製佚文於後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鵲野詩徵十卷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張澍輯，澍有詩小翼序，已著錄。是書輯隋以前關隴人所作詩，其命名蓋用天官分野之說。漢書地理志所謂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鵲首之次。秦之分者是也。計西漢五人，東漢六人，西晉四人，東晉七人，宋梁各一人，陳二人，北魏三人，北齊一人，隋八人，每人之下，先繫小傳，所輯篇什，在古書中有被引二次或二次以上者，如有不同，則校其差異於每句之下，其體例與嚴可均全上古三代六朝文為近。考訂頗為緻密，與達官貴人之好風雅者，於茶酒之餘，所輯地方詩文徵，迥異其趣。考二酉堂叢書皇甫謐集有目未刻，此其詩，又陰鏗詩持與叢書中所刻陰鏗詩集相校，亦正相同。惟原稿稍有殘佚，西漢五人，梁一人全缺，為可惜耳。稿已分卷，特未加次第，觀其意似欲代為一卷，則全編當共十卷。又目次與內容微有不合，茲稍為訂正，仍依原帙著錄之。

毛詩徐氏音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徐邈撰。清馬國翰輯。國翰有連山歸藏輯本，已著錄。是書從顏氏家訓經典釋文，匡謬正俗，大經正誤類篇集韻等書，輯得二百五十餘事，依毛詩編次為一卷。按徐邈毛詩音，今有燉煌卷子殘本，持與輯本相校，生民維糜維芑，國翰據集韻上聲六止芑字注，輯入白苗也一義。卷阿伴奭爾游矣，據集韻去聲二十九換奭字注，輯伴奭有文章也一義，並不見於燉煌殘本。覆檢釋文，則白苗為郭璞之說，文章乃毛傳之義，並因丁度而致誤也。卷阿柔遠能通，國翰云柔毛如字，鄭奴代反，毛鄭本為能字作音，而國翰誤為柔音，實為疏忽。茲畧刊其誤，以徐書世無完本，故仍著錄焉。

毛詩音殘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毛詩音殘卷首尾殘缺不著撰人姓氏起大雅文王之什早麓訖蕩之什召旻存九十八行以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舊音考之蓋晉徐邈所撰也自早麓至召旻德明引徐氏音三十一則持與此卷子本相校文字同者八條陸氏以今音改紐韻者十三條以直音改切語者六條誤者一條餘三條蓋為徐爰音也行韋酌以大斗釋文云徐音主卷子本正作音主鳧鷖鳧鷖在藻釋文徐云鄭音在容反卷子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正作在容反桑柔靡國不泯釋文云名賓反徐又音民卷子本作民名賓謂音民名賓反也雲漢蘊隆蟲蟲釋文云徐徒冬反卷子本正作徒冬反卷阿伴與爾游矣釋文云伴音判徐音畔與音喚徐音換卷子本作伴毛普半反鄭蒲半反與毛呼亂鄭胡亂按正義云毛當讀為伴與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為鄭讀也今本釋文不著毛鄭主名而孔穎達猶能知之殆以今本釋文為宋人所改抑孔氏猶及見徐邈原書耶毛鄭未嘗作音此徐邈依傳箋之意以定毛鄭之讀

耳故陸氏於毛鄭之音或冠說者主名或不冠說者

主名或小有改易此正叙錄所稱援引衆訓但取其意義亦不全寫舊文者也他可例推卷阿蕭祿爾康矣釋文徐云鄭音廢卷子本鄭如勿反又柔遠能邇釋文云徐云毛如字鄭如代反卷子本作乃登鄭能代反桑柔并云不逮釋文云字又作迸徐補耕反卷子本經文并作迸八耕反以上八條全相同徐音近古陸氏輒改從今音皇矣王此大邦釋文云徐于况反卷子本作于誼靈臺虞業維樅釋文云徐七凶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卷子本作促雙生民瓜瓞嗉嗉釋文云徐薄孔反卷子本作通孔又維秬維秠釋文云徐芳婢反卷子本作丕美又維糜維芑釋文云徐巨己反卷子本作羌己卷阿爾土宇畋章釋文云徐符版反卷子本作彭板又迄可小憫釋文云徐丘麗反卷子本作卿板無然泄泄釋文云徐以世反卷子本作盈世又多將煇煇釋文云徐許酷反卷子本作香約反又荒笑蕩曾是掞克釋文云徐甫垢反卷子本作蒲侯抑天不酒爾以酒釋文云徐莫顯反卷子本作民善又無言

不讐釋文云徐市又反卷子本作市由市救韓奕出
鼈鮮魚釋文云徐甫九反卷子本作彭交以上十三
條蓋陸氏以今音改紐韻靈臺鼉鼓逢逢釋文云徐
音豐卷子本作蒲工文王有聲王后維翰釋文云徐
音寒卷子本恒案行葦黃耆台背釋文云徐音臺卷
子本作湯來板大宗維翰釋文云徐音寒卷子本恒
安雲漢如惓如焚釋文云徐音炎卷子本作唐甘江
漢淮夷來鋪釋文云徐音孚卷子本作妃予以以上六
條並陸氏以直音改切語惟靈臺王在園靈園一條

釋文云園音又徐子目反卷子本作于救反陸氏既
用直音音又又引徐氏切語者以與直音相應也若
作子目反似不相應矣似當依卷子本作于救反為
是又抑輯柔爾顏釋文引徐音集桑柔弗求弗迪釋
文引徐徒歷反雲漢序百姓見憂釋文引徐音於救
反並不見於卷子本按釋文叙錄云俗間又有徐爰
詩音此三條殆為徐爰音耶又邈並不為詩序作音
而雲漢序則此三條為徐爰音又一證也由上觀之
是書為徐邈毛詩音可無疑矣隋書經籍志注云梁

有毛詩音十六卷徐邈等撰毛詩音二卷徐邈撰亡
唐志不著目而有鄭玄等諸家音十五卷則邈音固
統在十五卷中矣隋志云亡者殆謂單本亡耶此殘
卷雖僅存九十八行而為音已近千事清馬國翰有
是書輯本纔得二百五十餘條則其實貴可知也邈
字仙民東莞姑幕人勤學力行博涉多聞下帷讀書
不游城邑及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謝安舉以應選
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文釋義標明指趣
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官止驍騎將軍事具晉書

本傳

春秋穀梁經傳解釋殘本一卷附錄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春秋穀梁經傳解釋殘卷起僖公禘於太廟用致用夫人注文至十五年傳末注文止共百六十八行末題春秋穀梁經傳解釋僖公上第五不見著者姓名考范甯穀梁傳集解序云釋穀梁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稽之唐以前載籍漢魏以來舊注有段肅唐固廉信徐邈孔衍郭琦張靖徐乾程闡聶熊薄叔元孔晁劉瑤鄭嗣江熙劉兆胡訥之等約十餘家然與此卷稱名弗符今亦無一存者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齊書陸澄傳稱晉泰元時立穀梁博士用廉信注至齊猶然然則兩晉六朝以來廉范並重於世楊士勛撰穀梁疏於范注之畧者每引廉注以補之故知有唐初葉廉注仍行於世蓋楊疏出廉氏始微今檢僖公十四年冬蔡侯肝卒楊疏引廉信曰蔡侯肝父哀侯為楚所執肝不附中國而常事父讎故惡之而不書日也云云今此注正在此卷中辭句雖有小異此古人引書常例則此書當為廉信注矣信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三國志無傳此見釋文叙錄禮記

正義引其說反舌事作廉信楊疏引廉又或作廉要

信為廉竺廉芳同族 竺東海人 則當以作廉為是此卷

書法精雅九年傳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治作理十年傳臣莫要世子世作太十五年傳晉侯失民及其民未敗兩民字並作人則為唐高宗時寫本經文傳文亦多足據以校今本之誤蓋是書之沈晦千載於茲矣又清王謨馬國翰各有是書輯本一卷更為校理附於卷後廉說之存於今者胥於是在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帝王畧論殘本三卷 校補敦煌卷子本

唐虞世南撰世南字伯施餘姚人入唐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宏文館學士諡文懿事蹟具唐書本傳按唐書藝文志子部雜家有虞世南帝王畧論五卷藤源佐世日本見在書目雜史家亦有帝王畧論五卷虞世南撰虞原誤作唐太平御覽引書目有虞世南公子先生論當亦指是書然則是書北宋時猶行於世其亡佚蓋在南宋以後是書前有自序上起三皇於歷代賢君惡主均畧述其事迹其碌碌無所表見者不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也其大賢大惡又輒贊以評語以寓褒賢貶惡之意凡記事均冠以畧曰二字凡評論皆於公子問先生答語中暢發之殆即序中所謂將為子說治亂之迹賢愚二貫者也唐書世南本傳稱太宗每機務之際引世南談論共觀經史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云云然世南對太宗不應有公子之稱則是書非對太宗而發考世南在陳隋兩代迭主諸王幕府或筦書記兼傳諸子殆作於彼時以訓誨諸世子者敦煌本僅存卷一卷二而日本東洋

文庫有鎌倉時代鈔卷子本有金澤文庫印記存卷一二四共三卷又可補敦煌本之缺茲據兩本校卷一卷二之異文又逐錄日抄本卷第四定著為三卷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後國語殘本六卷 敦煌卷子本

晉孔衍撰，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少好學。元帝時為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明帝時官止廣陵太守，事具晉書儒林本傳。是書唐宋藝文志並著錄作十卷，劉知幾史通六家篇云：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惟後語存焉。唐時是書頗行於世，至北宋而漸微。姚宏曾據以勘正國策，然自記謂訪之數年方得，朱彝尊經義考引楊宗吾語，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注，春秋後語均足證南宋初年，是書傳本之罕遺。元吳師道國策識語謂後語今不可得，賴姚本得見一二，則蓋亡於宋元之際也。今石室洞開，秘本盡出，是書殘簡重現人間。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有秦語趙語上下魏語各一卷，又畧出本一殘卷。

存趙語第四之後半，趙語第五，韓語第六，魏語第七。

楚語第八。凡四篇有半，而羅振玉亦得秦語卷第一。

又按倫敦所藏敦煌書目，尚有春秋後秦語下，又有

春秋後語注，存楚第八，燕第十，則此書之卷第可考

者。卷一二三為秦語，巴黎藏秦語卷有孟說秦語中第二一行知秦語原分上中下

卷四為趙語，卷六為韓語，卷七為魏語，卷八為

楚語，卷十為燕語，則卷九為齊語無疑矣。倫敦所藏

卷三禁人傳抄，不得據以著錄，茲寫定秦語卷第一

校罪卷異文附後趙語上卷第四，趙語下卷第五，畧出本各附於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韓語卷第六，據畧出本魏語卷第七，畧出本楚語第八，附後

據畧出本共六卷，其倫敦所藏之後語注，原目不著撰人，

按藤源佐世日本見在書目有盧藏用春秋後語注

十卷，當即此書。太平御覽所引後語，并出注文，蓋所

據即盧氏注本也。茲為附識於此。

間外春秋三卷半 敦煌卷子本

敦煌間外春秋殘卷唐李荃撰按乾隆修四庫全書著錄荃撰太白陰經八卷提要云荃里籍未詳集仙傳稱其荊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又神仙感遇傳曰荃有將畧作太白陰符十卷入山訪道不知所終今傳本太白陰經前有荃自序及進書表文後並有結銜序末作河東節度使都虞侯表末作正議大夫持節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並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與集仙傳不同序表文辭拙當是偽託又按唐書藝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志有李荃驪山老母傳陰符玄義一卷稱荃號少室山達觀子與今本自序所載正合又宋吉天保輯孫子十家注李荃亦為一家是荃尚有孫子注然則李荃以道家而言兵事又託之驪山老母以詭其說與是書主旨不合疑別是一李荃是書前有天保二年荃進書表稱間外春秋者紀將軍間外之事也起周十有三年武王勝殷終於大唐武德四年太宗文武聖皇帝擒竇建德凡一千七百四十載真偽四十九國歷選明君良將戰爭攻取皆約史以成義綜八代

以為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七職官類有中台

志十卷亦李荃撰起殷周訖隋唐輯輔相邪正之迹分皇王霸亂亡五類以為鑒戒唐相以李林甫陳希烈附皇道荃上元中自表天寶初迫以綴名云則間外春秋記將軍間外之事中台志輯輔相邪正之迹兩書正互為表裏是荃所著書意在分別邪正褒貶善惡受迫綴名有違初旨事過境遷即上表改正則為為儒家言者中台志已久亡間外春秋亦久佚今於敦煌石室中重得是書兩卷一卷存卷一至卷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半一卷存卷四卷五尚能得書三卷有半荃進書表稱綜八代以為十卷今知卷一為周秦卷二為秦漢卷四卷五為兩漢卷三亦應為漢可知則末五卷叙三國以後至唐武德四年事至如何分卷不可知矣

閩小記四卷 申報館排印本

清周亮工撰亮工本名亮字元亮號樸園河南祥符縣人明崇禎庚辰進士官雒縣知縣以卓異薦舉至京師值李自成之變入清官至戶部左侍郎以事革職終於江_南督糧道是編乃其官福建布政使時所作多述閩中民風物產亦兼及遺聞瑣事叙述頗為贍雅時參以議論亦有名傷之風如辨李騏驎無同母事倒掛鳥非桐花鳳金鳳傳為徐燧所偽託蠻洋鼓為鞞鼓之訛李白僧伽歌與神僧傳李邕碑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不相符楊慎名姓賦由誤解江淹紫詒春而發華之語凡此之類頗有資於考證乾隆修四庫全書館臣採以入錄謂書中所記不名一格宜入雜家而自始至末皆談閩事究為方志之支流因附於地理類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内閣奉上諭覆勘文淵等閣四庫全書據詳校官祝瑩簽出亮工所撰讀書錄有語涉違礙之處因將亮工所撰各書一概查燬是書被扣除然說鈴猶存節本讀書錄嗣亦有讀書齋海山仙館兩刻蓋亮工著述原無觸諱清廷之處特

乾隆惡其為人耳是書考同記異更與朝政無關唯因曾被查燬申報館重為排印茲為述其原委仍為著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搜神記殘本一卷 敦煌零拾本

原卷題句道興撰道興事蹟無考亦不詳其年代書中有田崑崙傳崑崙二字連用盛於唐代則作者約為唐代人卷首標孝行第一終卷不見另標子目然卷中所述非盡關孝行事則當有脫誤可知每事之後概注出處如織終傳博物傳南口妖皇紀之類今已不詳為何書而大半謂出於史記但一望而知非司馬遷之史記蓋泛指史書而言說部之書本不能以史學論也是書敦煌共出三卷一藏羅振玉家已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印入敦煌零拾二藏已黎國家圖書館均甚短甲卷為張嵩等傳乙卷為自田崑崙傳至卷末然卷末記楚惠王事較羅卷得多百十二可據以增補茲校其異同定著為一卷

瑞應圖殘本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瑞應圖殘卷首尾殘缺不著撰人姓氏按陳振孫書錄解題卷十著錄瑞應圖十卷亦不著名氏其間多援引孫柔之瑞應圖以為注陳氏又引中興書目有瑞應圖十卷稱不知作者載天地瑞應諸物以類分門今書正爾此卷亦多引孫氏圖以為注或與陳氏書錄解題中興書目所載為同書也上幅為圖下幅具說圖之存者二十有二說或不盡有圖故說較圖為多第一圖及說均殘存者尚半說云其唯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龜乎書曰龜從此之謂也靈者德之精也龜者久也能明於久遠事也王者不偏不黨尊者不失故舊則神龜出矣開元占經卷一百二十引同惟此之謂也句脫之字又青龍條引孫氏瑞應圖曰青龍之精也乘雲而而上下不處淵泉王者有仁則出又曰君子在位不肖斥退則見開元占經引雲雨二字誤為龍字不肖斥退句衍一肖字此殘卷後又復出青龍一條說之不同者僅二三字而不著出孫氏瑞應圖又黃龍條云四龍之長也不澆池而漁至淵泉則黃

龍遊於池能高能下能細能精能幽能冥能短能長
乍存乍亡四字為句頗似讚語與太平御覽卷九百
三十引同然卷後又復出一圖說稱五龍之長也則
又與開元占經卷一百二十引同然則是書為圖則
前後復出為說則或依舊書或稍增飾意者殆因富
時臣民競報祥瑞以邀恩倖然必據圖以為說為使
利檢閱因滙衆說總為一帙不出主名殆以此故按
圖識之說起於東漢延及六朝斯風未替民獻符瑞
之祥史載靈徵之志稽之載籍隋志五行家著錄瑞

應圖二卷瑞圖讚二卷祥瑞圖十一卷又八卷侯宣
撰祥異圖十一卷又注云梁有孫柔之瑞應圖記孫
氏瑞應圖贊各三卷亡南齊書祥瑞志序云齊氏受
命事殷前典黃門郎蘇侃撰聖皇瑞應記永明中庾
溫撰瑞應圖蘇庾二家隋志似未著錄則知有唐初
葉其散佚者已多矣而沈約宋書有符瑞志蕭子顯
齊書有祥瑞志魏收北齊書有靈徵志蓋因於時尚
不得不爾唐修五代史統納之於五行志中以水火
木為次後之作者亦稍稍變矣此卷引及宋書符瑞

志又屢稱舊圖不載所謂舊圖者殆即孫氏之圖則
作者應在梁陳之世矣圖為彩繪字不避唐諱殆六
朝寫本也

太公家教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太公家教一卷，不著撰人姓氏，前有自序云：余乃生逢亂代，長值危時，忘鄉失土，波迸流離，只欲隱山學道，不能忍凍受飢，只欲揚名後代，復無晏嬰之機，才輕德薄，不堪人師，徒消人食，浪費人衣，隨緣信業，且逐隨時之宜，輒以討論墳典，簡擇詩書，依經傍史，約禮時宜，為書一卷，助幼童兒云云。則知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稱是書為有唐村落間老校書為之者，即據此為言也。按此書特以淺陋鄙俚之故，

各史志與宋人書目均未著錄，唐李習之集有答朱載言書云：義不深不至於理，而辭句怪麗者有之矣。揚雄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又胡仔漁隱叢話卷十五引嚴有翼藝苑雌黃云：杜荀鶴唐風集中詩極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時。不覺裹衣成大漢，初看騎馬作兒童。前方之太公家教，張溪雲谷傳記卷二亦著此語，可見唐時是書流行之普遍。巴黎所藏敦煌古卷有新集文詞九經鈔

兩軸，屢引是書，脩大公於老子孔子之間，作者或誤

以爲此太公為姜太公，然此又可知是書之見重於

時矣。敦煌本又有一別卷，卷首題武王家教，而卷末

則署為太公家教，設為武王與太公問答語，似從此

書變而出者。按陶九成輟耕錄卷二十五所載金

人院本名目有太公家教一種，疑為扮演別本者。蓋

原書由一人口中宣講倫理，不易扮演成劇，別本直

以太公為姜太公，又加入武王一問一答，為天然劇

曲原料，然則金元以來是書別本猶行於世，其原書

之不傳，蓋在南宋時，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是書共四卷，一整本，三殘本，茲校其異文，定著為一卷，入之子部儒家，俾仍與文中子並觀焉。

相書一卷 敦煌卷子本

原題漢朝許負等一十二人集前有叙文稱十二人為許負、李陵、東方朔、管公明、陶侃、耿恭、朱雲、黔婁先生、張良、鹿先生、神農、張虫。按隋志有東方朔歲占一卷、又東方朔占候水旱下人善惡一卷、或兼言相事。管公明著書不見各史志著錄、而敦煌本有所撰卜要訣經等數卷、則唐時其書甚通行、其餘十人史書或言其善相、不言曾著書傳世、至於最末之張虫、則不見載籍、要之此書為唐人所集、此十二人之說、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亦多為唐人所偽託、敦煌本有是書殘卷三甲、卷有自序、始軀貌第二、至脚掌文第三十、乙卷始頭額第十八、亦至脚掌文第三十、丙卷始五官部第三、至相人面色氣第三十五、按叙文後附一行云、身面諸文、屬合三十六屬、則似全書共有三十六節、合此三卷所殘缺者僅第一與第三十六、則幾為完書矣、如相眉、相鼻、相耳、相口、相額、文、相手掌、文、相脚、足、文、諸說、為相家最要之部、其相額、文、相手掌、文、相脚、足、文、諸節、是書剖晰尤為詳盡、蓋是書在當時極為通行、故

傳本頗多、而文句亦稍有異、茲用三本比勘、定從善者、又丙卷卷末有五故卜法七十九行、似非同書、茲以為唐人古卷、仍附於後、俾參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讀書料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卷子首尾殘缺不見書名與著者姓氏似為類書然所引古事編次無法當為學子手記以備擇據者故為擬題為讀書料所載佚書經類有五經通義易乾鑿度史類有東觀漢記晉朝禪事前涼錄西河舊事宋元嘉起居注孝子傳皇甫謐高士傳益部耆舊傳烈士傳袁山松宜都山水記王孚安城記裴淵廣州記雷次宗豫章記荊州圖記荊州圖副梁州記武昌記嵩山記外國圖子類有魯連子記勝書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說相家書等可知抄者學問之博與古人見書之多故雖非著述傳至今日即為圖書淵府矣其九流一條目下注云事在流子第五十五章今檢劉子新論第五十五篇與此所載正合然則隋書經籍志敘錄全採劉子九流篇者固有偶矣又敦煌卷內有雜抄兩卷一名珠玉鈔又一名隨身寶劉子亦並作流子唐人重其九流一篇殆取篇名以名書耶

白澤精詁圖殘本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白澤精詁圖殘卷首尾殘闕不著撰人姓氏按開元占經卷百十六引孫柔之瑞應圖云黃帝巡於東海白澤出能言語達知萬物之精以戒於民為除災害即此書命名之意也南史梁簡文帝紀有新增白澤圖五卷隋唐志並有白澤圖一卷亦不著撰人姓氏然梁時既有新增之本則原書甚古隋唐志所載一卷本或是原編此卷以話與圖並稱且書名亦不符則當係後來重修者檢此殘卷第三圖說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鬼夜呼少婦名者老鸛也然之則已按太平御覽九百十八引白澤圖云老鸛能呼人姓名殺之則止則知說解較舊編為增多矣清洪頤煊經典集林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均有白澤圖一卷只輯其說實則無圖此殘卷尚有圖二十幅著以彩色頗為醒目可藉窺吾國中世紀時人民對於萬物精魂之想像彌足珍矣

東皋子集一卷附錄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東皋子集殘卷唐王績撰績字無功事蹟具唐書隱逸本傳起遊北山賦之後半訖三月三日賦之前半卷中國字作國天字作而為偽周所製新字則寫於唐武后時可知按唐時東皋子集有二本一為五卷呂才所編一為三卷陸淳所刪今五卷本已亡傳世者唯三卷本耳考唐書儒學傳淳為啖助高弟在大歷時以春秋名其學則其年當不能上逾開元然則書寫年代在陸淳未生以前為呂才原編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無疑也唐書藝文志集部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郡齋讀書志卷十七著錄是書並作五卷又姚鉉唐文粹周氏涉筆所引並有逸文逸句為今三卷本所不載是宋人所見尚為呂才原本其亡當在元明之際有明之季清常道人始從焦竑抄得三卷本而乾隆時修四庫全書據崇禎中刊本著錄則當時曾付剞劂惜提要未著刻書人姓名不知即據焦竑藏本否今按陸淳刪東皋子集後序稱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為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為之詞全其

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是淳

刪節之旨意在祛有為之詞全懸解之志蓋績在壯年頗有志用世易代以後待詔門下未得超遷乃退而放蕩於山水觀此卷所載元征賦三月三日賦及文粹所載與杜使君陳叔達兩書均為績壯年之作盡屬有為之詞而無懸解之志故為陸淳所刪證以遺文與陸淳刪節之旨正合然則五卷本為呂才原編三卷本為陸淳刪節無疑也又提要云或宋末本集已佚後人從文苑英華文粹諸書中採續詩文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為此編而偽託才序以冠之未可知者為勇於疑古而疏於考證且續文作於隋代者為英華所不收則又為館臣所未及料也茲得呂才原本為考其原委重為著錄又從唐文粹卷八十一八十二全唐文卷百三十二輯得逸文四篇附於卷後以補三卷本之闕而藉窺續文之全焉

文選音殘本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文選音殘卷首尾殘闕不著撰人姓氏起任彦昇王文憲文集序之後半檢卷內子目知在卷第二十三止于令升晉紀總論在卷第二十五持與李善注本相校則為卷四十七至四十九知所據為昭明原帙蓋文選原編三十卷本也按新唐書文學傳曹憲始以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授其學大興又劉肅大唐新語著述篇亦稱江淮間為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憲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文選音十卷然肅已稱其不傳考隋志有蕭該文選音十卷唐藝文志有曹憲文選音十卷許淹音十卷而日本藤源佐世見在書目除許曹二家音外又有李善文選音義十卷公孫羅音決十卷則所謂不傳者特以流行不廣學者為罕遘耳日本今傳古寫本文選集註一書多引古注古音諸家之說多有存者此尤其明證也古注蓋分百二十卷故此殘卷之卷二十四在集註則適為卷九十三至九六茲檢集註所引音決諸條與此不同則此殘卷非公孫羅音可

知又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清水汧其鋒此殘卷汧

音之對子妹二反集註引音決之曹七對反蕭子妹反曹為曹憲蕭為蕭該與曹憲音不同知亦非曹憲書然子妹一反適與蕭該音合則此殘卷殆為蕭該文選音耶然則隋志及見在書目所載五家音許淹一家尚無佐證然許淹與公孫羅同時則音決不能引許音而集註所引亦無及許音者故在今日許音似無片鱗存在又此卷民字治字不缺筆而國字作囙為偽周新字則寫於唐武后時可知而淹年輩又稍後其著書年月雖不可考然以在武后以前其書已傳至西陲則似以定為隋蕭該音理由為比較充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唐人選唐詩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詩選兩殘卷甲卷凡六家都計七十一首前三首撰人名在斷損處不可見其名存者曰王昌齡曰邱為曰陶翰曰李白曰高適通詩上陳左相一首殘後半乙卷凡二家錄詩四十三首末二首題李昂無兩卷筆跡如出一人合而觀之乙卷之首正接高適上陳左相詩之後半更證以全唐文則甲卷之首即為李昂詩亦與乙卷之尾相銜接正為延津巧合考李昂詩全唐詩載一篇今得佚詩四王昌齡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此卷載十七篇見於集本者四篇其八篇今見孟浩然集疑原為二家抄者脫去孟浩然名字致相混淆邱為詩六篇陶翰詩三篇載全唐者各一篇李白詩三十四篇又古意以下九篇誤入陶翰詩後共得四十三篇悉載集中高適詩四十三篇見於集者僅三十七篇共得唐人佚詩二十一篇至其今存篇什所有異文脫句足資校正傳本者尤多按唐人總集當代選本傳世本僅篋中國秀諸集此卷作者均開天間人更在元祐所集之前尤足珍貴又甲卷羅振

王已印入鳴沙石室古籍叢殘署為唐人選唐詩茲仍其名為著錄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崇禎長編 舊鈔本

崇禎長編殘卷兩帙一起崇禎元年訖五年一起十六年訖十七年並不著撰人名氏按清國史傳稿萬言傳言字貞一浙江鄞縣人鄞縣萬氏特多學人言為斯年子斯同斯大猶子嘗與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又按朱彝尊曝書亭集上史館總裁第七書崇禎一朝無實錄依據尤難措手日者選同館六人先纂長編可謂得其要矣則是書之作實成於萬言等六人之手當時或命言總其成而國史傳稿遂以為言

作矣蓋明代史料萬曆以後最難據信官書放失稗載踳駁黨社交鬥顛倒是非李清在南都曾奏修崇禎實錄書蓋未成後世遂無信史王先謙東華錄載順治五年諭內三院云今纂修明史崇禎元年以後事蹟著在內六部都察院衙門在外都撫鎮撫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將所缺年份一應上下文移有關政事者作連開送部彙送內院以備纂修可見清初搜羅明季史料之勤朱彝尊上總裁書又請長編寧失於繁勿失於畧而稱長編只據十七年邸報綴其

日月是非何以明同異何以別挂一而漏萬失其體例矣矣不足諸史四方所上之書凡涉崇禎朝事俾纂修者一一穿聯之可見是書之取材與學者之意見今觀是書月日之下以大事為綱而畧綴以諭旨奏疏綜合之事似有未遑則彝尊之論蓋未見諸實行而彝尊所謂檔子與邸報遠不相蒙非兼居並觀不能審其功罪者更無論矣然在今日邸報已不能得遑論檔子得此殘編遺聞軼事所賴以不墜者為已多矣

弘光實錄鈔四卷 痛史本

不著撰人姓氏自序下署古藏室史臣或謂即黃宗羲亦非也案楊鳳苞南疆逸史跋稱黃宗羲弘光實錄一名弘光實錄鈔又名弘光紀年蔣慶振彙印梨洲遺書十種其例言中有旋購得弘光紀年等八書之語未言紀年尚有別名不知與鳳苞所見者為一書否然則舊本傳鈔楊蔣所見並著宗羲姓氏此書僅稱古藏室史臣故不應遽定為宗羲所作且全祖望撰宗羲神道碑銘宗羲七世孫炳堃作年譜載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義著述甚詳均未及是書意者鳳苞磨振生丁清季忌諱已弛南明遺著不禁傳鈔書估擬名射利學者每為所惑今未見其書故亦不應遽信其言茲按是書其自序云架上弘光時邸報畜之以為史料者也年來舊聞日落聚書復闕因先取一代排比而纂之證以故所見十日得書四卷名之曰弘光實錄鈔鈔之為言畧也其曰鈔者非備而鈔之也鈔之以求其備也其名之義既如此則鳳苞所謂一名又一名者益足自證其偽矣弘光監國南都本無記注後有纂

述亦久散亡幸是書僅存且材邸報無異官檔然則攷弘光一代史實者不得不於是書徵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史記札記二卷

北平圖書館排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字悉伯號蓴客浙江會稽人光緒庚辰進士己丑試御史庚寅補山西道監察御史轉掌山西道巡視北城督理街道皆舉厥職事具清史稿本傳慈銘博涉乙部而總歸之正史嘗謂於兩漢晉唐晚明諸史平生最所致力凡有心得均著書局或筆之於越縵堂日記惜未最錄成書輒爾溘逝慈銘卒後家人盡以所藏書及批校書售於國立北平圖書館北平圖書館乃倩人逐錄其校語自史記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南北朝諸史共十一書為三十卷次第刊布而總顏曰越縵堂讀史札記其爬剔梳考謬訂誤於錢大昕為近慈仍前例分著著錄於各該正史之下是書二卷非慈銘精心之作故於始皇項羽高祖三本紀校正特詳於書表列傳則檢閱所及稍有點讀而已然於始皇姓趙氏釋以因生為姓之說於少近官三郎不泥於中外散之秩以封禪書肅然為山名南越傳滄谿即淮浦說並有據而於項羽本紀集解所引汲冢古文北冢一條所釋尤為精確則其發疑正誤

讀所得固已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 乾隆四庫原本

明李清撰、清字水心、別號映碧、揚州興化人、明崇禎四年進士、由甯波推官擢刑科給事中、轉吏科給事中、北都既陷、弘光即位於南京、官工科都給事中、遷大理寺左丞、南京覆沒、乃歸故園、著書自娛、先是清嘗與張溥議、欲仿裴松之三國注例、合宋齊梁陳四史為南史、魏齊周隋四史為北史、未就而溥歿、後清檢閱佛藏、見三寶記載、有北魏文帝大統中遺事、感通錄載有齊文宣隋文帝遺事、高僧傳載有宋孝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帝遺事、因思辛前業、乃博採諸書、以成此注、參訂同異、考校差訛、尚屬精審、江藩漢學師承記、顧祖禹傳、稱是書與顧氏讀史方輿記要、梅氏歷算全書、為世所稱三大奇書、則其被人推崇、於此可見、乾隆修四庫全書、著錄在史部別史類、旋於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扣除、其上諭云、李清所撰諸史、同異錄內、稱我世祖章皇帝、與明崇禎四事相同、妄誕不經、閱之殊堪駭異、李清係明季職官、當明社淪亡、不能捐軀殉節、在本朝食毛踐土、已閱多年、乃敢妄逞臆說、

任意比擬、似此悖妄之處、自應搜查銷燬、以杜邪說、而正人心、凡清所著書四種、俱著掣出銷燬、其總目提要、亦著一體查刪、自被扣除、延至今日、傳本殆絕、

按南北朝八史、冗雜特甚、李延壽雖合併為一書、而諸家並存、仍多矛盾、是書於李延壽書多所改定、然既不能如郝經之於三國志、改正重編、又不肯如顏師古之注漢書、循文綴解、遂使南北二史、不可謂之清作、又不可謂之李延壽作、進退無據、殊失著書體例、又割裂宋書南齊書魏書隋書四史之志、散入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傳之中、不知清志本為南北史而作、原名五代史志、清既合注南北史、自應用續漢十志、補後漢書之例、移綴編入于典章制度、豈不明備、然則三大奇書之說、江藩獨少是書、豈有以也、然綜覽八代之書、宜有一書如是書者、以貫通之、三百年來、尚無嗣響、故仍為著錄、備稽覽焉、

南唐書合訂二十五卷 乾隆四庫底本

明李清撰清有南北史合注已著錄按南唐一代史書舊有馬令陸游兩家然均引喻失倫蕪穢不治清撰是編意正折衷衆家而以李氏紹長安正統爰以陸游書為主以馬令書及諸家野史輔之嚴其義例訂其譌舛凡陸書所無而為清所增入之傳則以補遺二字注其下又仿裴松之司馬貞之意而統為之注其詳徵博引補遺拾闕頗稱該洽蓋其義例之精用力之勤實在南北史合注之上乾隆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宋部列史

是書亦著錄館臣撰提要雖因清以李氏紹長安正統斥為純繆然其用心實與朱熹作綱目相同故未擯棄祇以諸史同異錄違碍之故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遂與南北史合注等書同被扣除同年三月二十七日館臣奏云查李清所輯合訂南唐書三本詳細閱看除發出各條外別無另有違碍之處然則乾隆之摧殘文獻有如是者茲為詳述其原委重為著錄得觀覽焉

印人傳三卷 康熙中刻本

清周亮工撰亮工有閩小記已著錄亮工喜集印章工於鑒別著有賴古堂印譜行世是書則就印譜題跋別編為傳者也自文天祥以下凡得六十人又附傳三人不知姓名者一人又有有名無傳者六十一人按自元趙孟頫吾丘衍以篆刻名家自是遂為士大夫之一藝有明一代專精者既多而宗派亦復岐出其源流正變之故是書蓋已括其大畧矣是書與閩小記等乾隆時收入四庫全書五十二年四月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宋部列史

同被扣除今仍同為著錄焉

書畫記六卷 乾隆四庫底本

清吳其貞撰其貞字公一徽州人嗜書畫精鑒賞與收藏家相往還多觀書畫真蹟凡所藏所見輒為品題於行款位置方幅大小卷軸長短及印記紙絹裝潢等事記述頗詳是書所載始於明崇禎八年訖於清康熙十六年蓋歷四十餘年方裒輯成編其評隲真贋立說頗多確切雖不能與董道米芾齊觀與張丑真蹟目錄則未易甲乙也乾隆修四庫全書曾為著錄嗣於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日詳校官祝瑩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覆是書因內載春宵秘戲圖謂有違碍猥褻之處奏明應燬遂被扣除自是亦遂不見知於世有清一代鑒賞家殆將不知有其貞其人矣茲仍據乾隆四庫底本重為著錄誠以是書包羅既富品題亦精秘戲圖雖近猥褻與著書人無與也

七曜曆日一卷 敦煌卷子本

此卷首尾完整惟不著撰人姓氏按七曜之名一蜜二莫空三雲漢四喃日五溫沒斯六那溢七雞緩日又分十二時每日每時之下綴以人生行事之吉凶禍福俾人知所避忌蓋週而復始焉此在我國曆法中不但為創見亦現存古曆日之最古者也有唐初葉曆家爭言曆書差誤改曆之說大盛麟德元年李淳風作甲子元曆開元六年瞿曇悉達譯印度九執曆開元十五年僧一行作大衍曆而冊府元龜卷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百七十一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支汗那王帝賒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一事於改曆事件不無關係慕闍為摩尼教僧正此書七曜譯名用康居語唐時日譯名摩尼教徒用康居語景教徒用波斯語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下署大曜森文曰按楊景風宿曜經注曰曜日波斯名曰曜森勿則碑之曜森則是文即曜森勿為景教徒用波斯語之明證書之作應在摩尼傳入中國以後摩尼教唐武后延載元年傳入中國雖不敢必定與慕闍有關然應在二宗摩尼教盛行之世可斷言也又康居語七曜日譯名於唐人著述多有可徵僧一行撰梵天大羅九曜及七曜星

辰別行法金俱叱譯七曜禳災訣釋不空譯凶吉時
日善惡宿曜經四書所舉七曜之名並同此譯而不
空弟子楊景風宿曜經注七曜所用各各於事有宜
者有不宜者尼乾子末摩尼以蜜日持齋亦事此日
為大日則此書與摩尼教有關又一證也總閱全書
所載忌諱多與後世相同然於戰陣之間應乘之馬
應著之衣尚赤尚白郅為詳盡一觀而知為作於兵
爭之世尤可異者如婢與六畜並稱宜買宜賣七日
之間及之者二十有二次益足徵當時社會之不安

與士族之豪霸則疑書雖曆日又不啻一幅唐代社
會行樂圖也至七曜譯名各書所載不盡同蜜或作
密莫空或僅作莫喃日或僅作喃或僅作啞溫沒斯
或作溫莫司或作鵲勿斯那溢或作那頡或作那歇
或作般頡鷄緩或作枳浣云

沙州都督府圖經一卷 敦煌卷子本

是書前後殘缺存者僅卷三一卷不著撰人姓氏始
於水渠竟於歌謠卷中多頌揚武后語遇大周處又
多跳行空格蓋即撰於武后之世按圖經新井等三
驛證聖元年正月十四日敕為沙州遭賊少草運轉
極難稍竿道停改於第五道來往又奉今年二月二
十七日敕第五道中總置十驛擬供客便等食云云
此稱今年當蒙證聖而言即指證聖二年則是書蓋
作於武后證聖年從可知矣又按橫澗驛條知證聖

元年十二月三十日沙州刺史為陳玄珪而甘草驛
條同年紀事有前刺史李無虧之語似無虧即於證
聖元年去職則是書纂於李無虧為刺史時成於陳
玄珪為刺史時又從可知也而張芝墨池一條有開
元四年紀事然衡以全書紀事無踰證聖以後者且
此條體例與全書不合解說明云其池已磨滅故老
下有在縣東北一里云云一行與再則顯有後人增
解說衡又且與其他諸條不一律與再則顯有後人增
入痕跡開元二年以後刺史杜楚臣縣令趙
為敦煌石族所載諸張修葺事過於誇張不應出於

撰人之手、故當據全書以疑此條、不當據此以定著作年代、至卷內不用武后新字、且避唐諱甚謹、則正為寓於開元之證、而竄改之事、可益明矣、是書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殘卷二、一始水渠訖歌謠、一始祥瑞訖歌謠、且具書名、二卷相校定、著為一卷、圖經敘述詳贍、文字爾雅、其所記水渠、泊澤、池、堰、僅都鄉渠見於高居誨使于闐記、東鹽池見於元和郡縣圖志、其他苦水、獨利河、興胡泊等、均不見於他書、所記城塞驛路、如漢武之長城、舊塞、十九驛之名稱、建置均為

古今地理書所不載、他如劾穀城在州東北、不在州西、辛武賢所開井泉、在州北、不在州西、足訂漢書孟康注及西域志之訛誤、崔不意為漁澤都尉、非漁澤尉補漢志顏注之奪文、亭燧之燧不作隧、足正匈奴傳師古隧道之曲解、又沙州為諸涼舊疆、所記諸涼遺事、不但可據校明人輯刻之十六國春秋、而兩晉霸史可資輯佚者尚多也、

首尾殘缺、不著撰人姓氏、卷數亦不詳、所存者為古城山泉之部、疑在厚書上卷、紀事較沙州都督府圖經簡畧、較沙州地誌詳贍、其著作年代、則後於圖經、疑與地誌相前後也、莫高窟條記吐蕃贊普事、城西北古寺條記張球事、按張球著述甚多、據其所撰張淮深墓誌、在咸通十年、又據畧出藏金題記、知球享壽甚高、莫高窟金題記云此錄所記球事、則在球卒後矣、故知此書當作於有唐之季、或與地誌相輔而行也、懸

水泉又名貳師泉、先王廟今呼李廟、阿倉城因古時軍糧所在而得名、均不見於圖經、足補圖經之缺、吐蕃贊普在莫高窟塑畫佛像、每窟動計費稅百萬、又造百六尺大佛、堪稱古今第一大佛、均賴是書徵之、

沙州地誌一卷 敦煌卷子本

首尾殘缺，不著撰人姓氏。檢莫高窟條稱至今大漢
乾祐二年己酉，又沙州城條亦稱至今大漢_漢乾祐六
年己酉，按乾祐無六年，且乾祐二年為己酉，則六年
亦當作二年，而知此書為作於五代時後漢隱帝乾
祐二年也。是書較沙州圖經與敦煌錄均為簡畧，文
辭亦不及二書優美，且傳寫多誤，如玉女泉誤為王
女泉，阿倉城誤為河倉城之類，皆當據圖經是正。惟
瓜州得名之說與莫高窟永和八年創建之紀載不

見他書為可寶也。故校其訛誤與圖經與敦煌錄並
為著錄，俾觀覽焉。

老子化胡經殘本二卷附錄一卷 敦煌卷子本

敦煌本老子化胡經殘卷，存卷一及卷十，不著撰人
姓氏。按唐釋法琳辯正論引晉世祿錄云：道士王浮
每與沙門帛遠抗論，王屢屈焉，遂改換西域傳為化
胡經，言喜與聃化胡作佛，佛起於此，則化胡經之作
蓋始於王浮。後漢_漢襄楷傳：桓帝時楷上書曰：或言老
子入夷狄為浮屠。裴松之注三國志亦有老子西出
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之語。范曄裴松之皆劉宋時
人，故化胡之說不足為始於東漢之證。然東晉末年

其說已大行，則從可知矣。隋衆經目錄著錄是書作
二卷，而藤原佐世見在書目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則並作十卷，則自王浮以後代有增飾，其益為十卷
雖不知確在何時，然卷一所載中印度及中亞諸國
名皆為玄奘及王玄策所歷所誌之國，而藤原佐世
又明著於錄，則蓋在中唐而其被禁又似在此本以
前。唐總章元年進僧道會於百福殿，定奪化胡經真
偽，有勅搜聚焚棄，又道經諸部有記及化胡事者並
宜削除。洛京恒道觀桓彥道等奉表乞留，蓋猶禁之

未盡萬歲通天元年僧惠澄又上言乞毀老子化胡經、敕秋官侍郎劉知璿等議狀、晁氏讀書志、化胡經後附劉如璿唐志如作知議、化胡經八狀、是議狀左袒道家、故是書又頗行於世、此十卷本蓋即增訂於是時耶、至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詔諭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文字及板本書圖、一切焚燬、隱匿者罪之、具詳祥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三十三、自此以後、化胡經遂絕傳於世矣、石窟既開、古書大出、此書復見於世、雖殘存僅二卷、亦彌足珍矣、茲據巴

黎國家圖書館所藏卷子本、遂錄、復據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院藏本、補足序文、巴黎本序文殘存後半、倫敦本序文較多、十一行、又序下記撰人姓名處、尚存一書後志、載老子化胡經十卷、魏明帝為之序、則序題魏字下當有明帝二字、然魏明帝序必非為此十卷本而作、蓋後人抄附於此耳、又從甄鸞笑道論陳子良辨正論洪邁夷堅志所引輯佚文為一卷、附於書後、俾觀覽焉、

二十五等人圖一卷 教煌老子本

不著撰人姓氏、首尾完具、計九十八行、卷首題謹案二十五等人圖八字、旁注並序二小字、總目而後、分為二十五節、始於神人、終於愚人、每節之首先釋製名之義、次以儷語狀其行、然多俚詞、亦或間用古韻、竟卷無圖、與標題不合、殆圖別為卷歟、抑以此書取法人表圖即表之意歟、按人有二十五等之說、出於文子、文子微明篇云、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

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此卷所述、惟上五等之次第、作神人、聖人、真人、道人、志人、中次五等、第三作庶人、下五等次第、第作衆人、奴人、肉人、小人、愚人、為不同耳、文辭猥拙、語誤滿紙、蓋為鄉曲之士所為、其語至人為志人、虞人為庶人、則殆至人、虞人之義、亦不能解、又按哲人節云、理於未亂、工人節云、雖無四人之業、農人節云、習四人之業、理不作治、人不作民、則著者為

中唐人可知是書唐志及宋人書目均不著錄以其為千年遺跡故過而存之

畧出羣金三卷 敦煌卷子本

原題小室山處士李若立撰若立事蹟無考據自序云若立雖乏光容無能自衛早游鱣席頗踐鯉庭躬承闕里之言伏奉閨門之訓每至壇花發綵閣禮而入緇帷巾葉舒陰敦書而升絳帳尋師千里訪道七川希括羽之功就羣金之業若立固潛心墳典有志造作檢新唐書宗室世系表無其名殆以隱居名故不登於宗籍歟然書中有東都篇西京篇則若立固為唐人無疑也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書卷子本兩

卷甲卷始帝德篇第一訖父母篇第三十為原書卷一與卷二之前半自忠諫篇第十二以後為卷二十一卷始佛法篇第四十八訖盜賊篇第五十八而第四十九至五十二闕纔得七篇以原書共分百篇分為五卷計之此應為原書卷三故今遂寫校錄定著為三卷按自序云採摭諸經參詳眾史先錄其事後叙其文即其纂書之例揆以原書凡叙首均冠叙曰二字即採刺所錄之事造為儼詞亦間有夾注事則多為對偶與初學記例同或摘成言一二語又與北堂書鈔白帖體同

每條之下均有夾行小注或詳述其事或並列所出之書或解釋音義然繁簡不同詞或點竄蓋為文人持摺之用亦免國冊之倫也其篇或有敘無事或有事無敘與自序不相符或原本不若是此畧出本有節刪歟所引佚書僅州國志襄陽傳益州傳七賢傳孝子傳先賢傳良吏傳十餘條餘則或不注出處或誤注書名唐人好文之弊一至於此因係千年佚籍故訂其差訛仍著錄焉

類書殘卷

徽煌卷子本

此卷首尾殘缺不著撰人名氏存者百九十五行起首為韓信報漂母事似當為報恩篇次廉儉篇次孝友篇所引史記兩漢書等均不依原文即事實亦多增飾蓋非出於大雅之手然所引吳錄世記孝子傳高士傳之類今已久佚遺文佚事尚有賴以不墜者末題戊子年四月十日學郎員義寫書并條以詩云寫書不飲酒恒日筆頭乾且作隨疑過即與後人看

楚辭音一卷 北齊書卷之六

隋釋道騫撰、按釋道宣續高僧傳、慧日沙門智騫者、江表人也、偏洞字源、精閑通俗、晚以所學、進入道場、自秘書正字、豐校著作、言義不通、皆詰騫決、即為定、其今古、出其人、世變體、詁訓明若面焉、每日余於字、學頗周、而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示、以為恨耳、造衆、經音、及蒼雅字苑、宏叙周瞻、達者高之、又隋書經籍志、楚詞類、叙錄有釋道騫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聲者、皆祖騫公之音、然則道騫固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聲音文字之學、造詣頗深、唐之神珙玄應、各得其一體、遂以名家、而騫公撰著散亡、稱譽漸泯、為可惜也、是書隋志著錄作一卷、兩唐志並同、宋人不見著錄、蓋亡於宋世、此卷首尾殘缺、存者八十四行、起駟玉蚪、以乘鷺兮、迄浮風兮、全上征、訖為余駕飛龍兮、裸瑤象以為車、隨文作音、間加疏釋、其協韻作音之說、疑即所謂楚讀、釋家唱經、兼重聲德、道騫得其妙於楚、頃、運其法於儒書、獨能音韻清切、為當時所重者、職此故耶、日本唐寫本文選集註卷六十六、劉安招隱

士頌、卽雷聲、注音決、頌音頻、按此卽字林所謂赤頌、草者也、蕭蕭等諸音、皆以為頌音頻、非蕭音、指蕭該文選音、為音、卽此楚辭音也、集註引其音、亦可見隋唐時此書之大行於世矣、然集註未出以前、世人未由窺騫音之一鱗、集註既出後、世人始得見此一本、則此八十四行者、誠為希世之珍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云謠集雜曲子一卷 敦煌卷子本

燉煌本云謠集雜曲子有兩本一藏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院存十八首一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存十四首並不著撰人名氏校除複重得三十首適與原題三十首之數合計鳳歸雲編四首天仙子二首竹枝子二首洞仙子二首破陣子四首浣沙溪二首柳青娘二首傾杯樂二首內家嬌二首拜新月二首拋球樂二首魚歌子二首喜秋天二首此三十調均見崔令欽教坊記所載曲名中按唐世宰相世系表崔令欽

官國子司業為隋弘農太守宣度之五世孫又揆以教坊記記事訖於開元而上則令欽蓋為肅代二宗時人而此十三曲者固為開元教坊舊物矣諸曲句法多不同於後人因可見唐律之寬而詩詞演變之跡由近體詩而長短句當於是集覘之

幸存錄六卷 抄本

明夏允彝撰允彝字彙仲松江華亭人崇禎十年進士官長樂縣知縣有廉能將特擢會丁母憂未及用北都變聞走謁史可法與謀興復福王立擢吏部考功司主事疏請終制不赴南都失陷自投水死事蹟附見明史陳子龍傳是書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並作一卷傳抄本作六卷四卷三卷不等按夏完淳續幸存錄稱幸存錄首咸泰大事次遼事門戶流寇皆有大略有雜誌而東夷大畧為絕筆故知全書

共為八卷今傳本遼事無大畧流寇無雜誌則已亡二篇合之則為一卷分之篇各為卷則為八卷作六卷者已殘缺二篇也其餘或分卷不同或刪削有異則今唯六卷本較為完善耳允彝身在義社亦與復社通聲氣然深知黨爭足以誤國門戶大畧與雜誌兩篇頗多持平之論謂黨人激而愈甚後思深前身家兩敗而國運隨之最為痛切復社中人如黃宗羲等遂深詆其書作本存錄以辨之巢鳴盛序本存錄更謂幸存錄為小人附會之言允彝死難之後無子

無孫、無兄、無弟，其人品足以著古今，其論足以取信於當世。於是託而誣焉，俾世人疑而不之信，遂考鳴盛所以謂是書出於允彞身後者，特以幸存錄自序下著乙酉九月朔，而諸書或稱允彞死在乙酉秋八月耳。按徐事義明末忠烈紀實、溫審臨南疆逸史，並謂允彞死於九月。徐鼎小腆紀年則繫允彞死於九月甲寅，又按吳志癸於江陰之役被執，死於南京。江陰城陷在八月辛酉，辛酉為二十一日，則允彞不死於八月，益明而鳴盛蓋有意尋瑕造誣矣。朱鶴齡愚

菴小集有是書，跋稱所考門戶本末最為詳慎。全祖望跋亦存錄引鄭平子之言曰：宗義門戶之見太重，故其人一墮門戶，必不肯原之，則前人已自定評，故為辨其誣而著其是，以為千秋黨禍之戒云。

續幸存錄一卷

補史本

明夏完淳撰。完淳字存古，松江華亭人。夏允彞子。允彞死後二年，完淳以陳子龍獄詞連及，下獄死。時年甫十八。事蹟附見明史陳子龍傳。是書為續其父允彞所撰幸存錄而作，幸存錄絕筆於甲申思宗殉國，故是錄專記南都時事，據自序。凡南都大畧一卷、雜志二卷、義師大畧一卷、雜志二卷、先忠憲行狀一卷、死節考一卷。今所存者僅一卷，計南都大畧一篇、南都雜志一篇、二十二節，則較原書十不存一矣。傳鈔

本或更有建夷授官始末、潘遠失守始末、擬諡遜國諸臣評、則紀北都時事，疑非完淳本書。殆後人所抄附註原書殘缺，莫由比較也。全祖望鮑琦亭集外編引先人備位小宰一句，梁玉繩青白士集引甲申之變傳燕京立定王慈炯一條，並不見於今書，則祖望玉繩猶或及見原本也。至祖望以允彞官止考功、完淳稱備位小宰，而當時小宰為呂大器，因疑其偽，然例以周官考功實即宰夫之職，雖未盡協，此蓋明人文章陋習，不得據以疑此書也。祖望亦云：世以續幸

存錄為夏完淳作若非完淳固不應用此名也則祖望固亦知之若云偽作誰肯稱允彝為先人先忠惠耶

汰存錄一卷 鶴齋書本

清黃宗羲撰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書為辨證夏允彝幸存錄而作允彝不力詆小人然亦不宥恕清流書中多持平之論宗羲父尊素名列東林身死客瑞宗羲肩此家讐國難奔走呼號嫉惡愈深成見益固故於他人忠厚之言必不肯原之因謂幸存錄為不幸存錄作是書以辨之然其所辨均在幸存錄門戶大畧與雜志中他未之及則其意氣之盛可知也允彝之言曰東林中亦多敗類攻東林者亦間

有清操獨立之人揅之當時蓋為允當允彝又曰張捷揚維垣死難不得以其攻東林也而少之按李清三垣筆記記捷與維垣殉難事甚詳明史亦載於高倬傳而宗羲則曰維垣殺妾偽死書名於樞逃至中途為亂兵所殺此正當時黨人互相誹議之言允彝所謂少之者正指此也全祖望跋三垣筆記以清為失考殆亦惑於宗羲門戶之言耶

高陽詩文集二十卷

雍正刻本

明孫承宗撰。承宗有督師奏議，已著錄。按明史藝文志著錄孫承宗文集十八卷，千頃堂書目亦作十八卷。又續集二卷。而錢謙益作承宗行狀稱有文集百卷。兵火之後，茅元儀得之類垣敗屋中，范景文刻而傳之。是集二十卷，孫之芳輯刻本，蓋即明千頃堂所著錄者。集前有順治乙未修國器序，稱之芳編輯殘編多方摺輯，得詩文二十卷，則范刻全集久佚，世人已莫覩其全矣。錢謙益有學集，孫長君墓誌稱已商南都城陷，范刻板燬之，芳在闕拾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爐補斷齋蓋即指二十卷本，方苞序孫文正公全集，獨謂有文集百卷，疑據孫謙益語，亦未覩全書也。

禁書總目違礙書目均有是書，不著卷數，當亦是二十卷本。卷一至九為五七言詩，卷十為詩餘，卷十一至二十為雜文。錢謙益謂承宗生長北方，游學塞下，鍾崕峒戴斗之氣，負燕趙悲歌之節，為文章雄健，渾厚似其為人，不煩繩削，不事模擬，每一屬筆，如蛟龍屈蟠江河，競注雲霧，訊集波瀾浩漾，雖未敢方諸古人，實近代所希有也。謙益為承宗所取士，所稱客有近諛然詳繹是集，諸什沉毅感慨，渾淪磅礴，風檣陣

馬勤勞顯顧，蓋非詩人之筆，丁哀世而濟世匡民者

之所作也。特以承宗勲業節烈震耀千古，其人不待以文傳，而世人亦遂不重視其文。唐有房杜為一代賢相，宋有韓范為西陲干城，學術文章均與勲業並茂。承宗少究國事，長入軍旅，於閑未能沉潛文辭，亦未臻藻麗，故上不能與房范齊觀，下不能與詞人競。後之覽者，由其文以窺其人，斯足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定屠城紀畧一卷 補史本

明朱子素撰嘉定縣志隱逸傳云子素字九初明諸生明亡應貢不赴隱居授徒承故老凋殘之後慨然以斯文為己任著有吳瞿文獻等書是書為日記體記弘光乙酉南都既破清兵分徇諸縣閏六月己丑李成棟與副將梁得勝以戰艦百餘至嘉定下薙髮令鄉兵雲集焚得勝船四十餘艘丁酉侯峒曾黃淳耀入城聚士民守七月癸丑城破侯黃殉節居民被屠死者蓋二萬餘人子素目覩冤酷所紀頗稱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慎是書前駝逸史本標題作東塘日劄傳以禮華延室題跋謂紀畧殆其初名後因語涉嫌諱改題東塘日劄理或然也今痛史本有嘉定乙酉紀事一卷末有無名氏跋為秘笈而謂紀畧經後人刪改已失本來面目總考其內容則適得其反按紀畧於周奎降清為害受錢誣益意旨痛史本不載蓋為諱客所刪也紀畧於侯峒曾之死謂溺宣家池不死立水中嘆曰人死亦大難事此事不見他書痛史本亦不載蓋為賢者諱也紀畧於殉難諸英舉其姓氏者僅

侯峒曾等七人而痛史本所舉則有縉紳四人孝廉

二人貢元一人太學生二人諸生七十八人蓋續訪

所得隨時增補故愈後而愈詳由此三點可見紀畧

所載皆是舊筆直書毫無修飾然則紀畧為初本

劄為改本 未增總論一則紀事為再改從可知矣茲定著從

初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定縣乙酉紀事一卷 痛史本

明朱子素撰子素有嘉定屠城紀畧已著錄是書蓋即屠城紀畧之別本卷首第一節記南都覆沒於迎降不言錢謙益而獨屬之趙之龍於周奎亦不言為謙益客此為子素自改抑謙益門客所刪潤不可知矣錢大昕潛研堂文集有記侯黃兩忠節公事一文大致與此相同蓋即取材於是書則是書流行已久且有異文異事故存之為徵文獻者詳焉

三垣筆記三卷附識三卷 皇朝本

明李清撰清有南北史合注已著錄清任崇禎弘光兩朝厯官刑吏工三部舉所聞見以記之因名三垣筆記是書所述頗為矜慎非所聞見不入筆記所上諸疏亦只錄留中者其已報亦弗悉錄又以目見耳聞不無疑信非所灼見而屬耳聞棄之可惜稱為附識全祖望鮑塘亭集外編稱是書最為和平因歎當時氣節之士雖於清議有功然多激成小人之禍清於黨社並爭之際獨能疏言國家門戶北之鎖鑰在

三協南之局鍵在兩淮置此不問而關堂闕穴冀朝野速醒以外憂為重所記於帝室之艱難部垣之互訐邊防內寇之無籌忠臣烈婦之大節莫不有深意存焉蓋清不在黨社故立言能以朝廷門戶為重而深知私人聲氣之足以誤國或因書中間有於東林不盡迴護之處而謂清著此書別有用意者則不及全氏為知言也祖望又謂書中記甲申死難諸臣有李國楨乙酉死難諸臣有張捷楊維垣為失考然考明史國楨甲申死難見李滄傳捷與維垣乙酉死難

見高倬傳此三人者位居職要東林勁敵道路傳言
衆惡斯集夏允彝是之黃宗義非之祖望雖熟於明
季史事殆亦惑於宗義門戶之言耶是書初無刻本
傳抄者多寡不同今有古學棠刊排印本嘉業堂叢
書刻本皆據清之後裔所家藏者嘉業堂本宮中有
密史一條建州據燕作北兵入燕其分卷亦間與古
學棠刊本不同似刻時有刪改不致排印本善然書
中北兵二字原書必不盡如是則所刪改者已多矣

玉燭寶典劄記一卷

臣等因書館藏
原稿本

清楊守敬撰守敬有禹貢本義已著錄玉燭寶典在
中國久佚守敬訪書東瀛始為黎庶昌刻入古逸叢
書並撰札記一卷記校刻時疑似之處冀附叢書以
行據鄰蘇老人自述年譜則因遭庶昌之忌未刻故
稿本流傳甚少守敬刻書偶或隨意改竄若無札記
則世人不見原書真面目矣茲就卷一言之作義
衆美句劄記校云義下疑脫兼字今刻本義旁有一
兼字則知兼字為守敬校增非原書所有也春秋運

升樞句劄記校云升疑斗誤無以知其姓者句劄記
校云者疑氏誤今刻本則已改升為斗改者為氏矣
又龍蛇之屬句劄記校云龍上脫鱗字今刻本龍上
則已運補鱗字矣刻書之道本有影刻與校刻二法
影刻以保其真校刻以求其精是書既係影摹上板
而任意改竄頗失刻書之道若無劄記益為荒謬矣
又所考按亦間有有未盡者卷四龍角條校云服此
注今未詳按寶典原書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服虔曰
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畢見也春秋傳文見左

氏桓五年釋文孔疏雖未引服注而續漢書禮儀志注引服虔曰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則正是此文北史儒林傳序云河洛左傳服子慎臺卿北朝人故引左傳用服注也又卷十二劉歆列女傳條按云按此作劉歆未詳按寶典原書劉歆女傳云魯之母師臆日休家以此四字為句疑出列女傳頌隋志有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顏氏家訓亦言列女傳劉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是劉歆列女傳頌頗行北朝顏之推或尚見之故臺卿得引之歟則女傳為列女傳頌之省文雖然寶典多存六朝舊籍於輯佚書者為一新闢地守敬一一照以諸家輯本斟其異同於後之輯佚書者裨益頗非淺鮮也

紹興府志校記一卷

非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史記漢書等札記已著錄是志為乾隆間知府李亨特主修平恕徐嵩等纂輯紀載無法考覈多疏於邑里字謚或書或否科名出身或詳或略父子祖孫先後複見或彼此失書官位科目或沿襲俗稱或依冒古制慈銘本精於名物禮制於明清史事尤為諳熟故於踳駁之處凡所刪所補所是正之處均有據依鄒維璉本江西新昌人李志誤以為紹興之新昌金濂本淮南山陽人李志誤陽為陰遂認為山陰人凡此眼前差誤固可一望而知然如選舉志於姚啟聖邵向榮等辨其未嘗中進士雜史而外於啟聖考及全祖望袁枚所作碑傳於向榮攷及王昶洪亮吉阮元所為墓誌可謂謹嚴入微至於體例方面於儒林理學之不當分鄉賢官蹟之不能別論例尤為中肯蓋慈銘本蓄志重修府縣志嘗有擬修郡縣志略例八則擷清代樸學大師對於方志學說之精粹欲見諸行事後有作者擴而充之再以此書為藍本可為善志矣是書為蔡冠洛據慈銘

校本逸錄雖不無應削之處然逸錄者不便代為動筆所逸錄亦尚忠實惟選舉志李唐卿條木待問誤為不待訪問木待為宋孝宗隆興元年狀元其姓氏見宋史孝宗本紀此蓋因原稿木字模糊誤為不字遂以意於問上添一訪字逸錄者作聰明矣

山陰縣志校記一卷

排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讀史記漢書等札記已著錄是志為嘉慶間知縣徐元梅主修歙縣朱文瀚纂輯文瀚學術文章均能入格故原志可稱佳構然金縢沿府志以誤收徐鉉徐鉉不知據南唐書而補載其他顯誤微瑕所校正者凡百有餘條多有可取慈銘是書為喻奇曾據王氏過錄本逸錄其手校本今歸國立北平圖書館持以相校有脫誤有溢出術藝釋老志脫去賀道養兩條王叔文兩條陸升之一條張爾徐兩條費傑一條金韜四條田賦志溢出刮竹一條刮竹條亦不見於越縵堂日記則為過錄者所增無疑茲為刊去此條而補入賀道養等十二條仍定著為一卷以復原校之舊觀焉

羅庵游賞小志一卷

清初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讀史記漢書等札記已著錄慈銘天賦詩情雅好游事越中又多佳山水泛舟載酒對景吟詩少年游賞多有可紀同治壬戌慈銘鬱鬱居京師乃追述往事寫為是書起道光庚子止咸豐己未二十年中游賞所至凡一石一水一樹一卉讀之令人神志清怡透入心脾地理之旁枝說部之上選也按咸豐甲寅以後者則均係從日記擇出坊印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無訛脫夾注亦間或較坊本為多

嶺海焚餘三卷

清初

明金堡撰堡字道隱浙江仁和人崇禎十三年庚辰進士官止兵科給事中明亡祝髮為僧釋名今釋抗志以終是編三卷皆為奏疏上卷十八篇自隆武乙酉十月至丙戌八月中卷下卷共三十一篇自永歷戊子十一月至順治正月堡仕隆武永歷二朝其重要奏議畧具於此溫睿臨南疆逸史稱堡抗志敢言甫授禮科給事中職疏陳八事劾慶國公陳邦傳十可斬並及又安侯馬吉翔司禮監龐天壽大學士嚴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起恒直聲大振其後又連劾侍郎萬翔程源吳貞等一月章至六十上睿臨此言容有過甚然堡所上奏疏不止此數則可因以推知按禁書總目有堡粵中疏草違礙書目又有堡行都奏議並不著卷數篇為不可考又按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諭金堡屈大均遁跡縉流均不能死節覲顏苟活乃托名勝國妄肆狂謔其人實不足齒其書僅可復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燬棄然則是書名之意殆以堡著述被查燬以後有得行都奏議粵中疏草殘本者欲私

為保存恐再觸禁網因為易名耶然自隆武乙酉至永曆庚寅按年編次中間無大殘缺抑得者以全書不便收藏擇要抄存因為是名耶總之文獻無微不可知矣今讀是疏如所條中興大計財政八失憤激敷陳規切時事卻廷采作明逸民所知錄稱金堡作平王南年譜君子或識之及讀行都奏議指畫天下事如觀其轉圜西南小朝廷有此大文其才氣固雄矣哉

讀畫錄四卷

原刻本

清周亮工撰亮工有閩小紀已著錄亮工癖嗜畫精鑒賞收藏唐宋諸家手蹟頗富海內精繪事者多求品題故收藏時人作品亦夥是編列傳者自李日華至章谷凡七十七人概為亮工生平交遊所及而明季畫家實亦大體具此矣傳中專言繪事或附載題詠而遺事軼聞亦多賴以不墜清修四庫全書是書曾收入子部藝術類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內閣奉上諭現在覆勘文淵等閣所藏四庫全書據詳

校官祝聖簽出周亮工讀畫錄吳其貞書畫記內有違礙猥褻之處已照簽撤改矣所謂違礙者據五十二年十月十七日館臣奏摺因讀畫錄題詩有人皆漢魏上花亦義熙餘之句至是並奉命將亮工所撰各書一概查燬案讀畫錄胡元玉傳附有夢至元玉家見所餞菊一詩云只似曾過境柴桑處士居人皆漢魏上花亦義熙餘蓋用陶潛劉琨民事亮工固亦明之遺民則用義熙作況有何違礙即屬違礙又何至一概查燬亮工所撰各書予清高宗同一世雄主

馭羣臣如驅羊豕然文人如李清周亮工之流皆事
新朝固非高蹈好名者比所關係至微猶復劇及枯
骨雖云懲死者以警當世然究非仁君所忍為也今
仍據文淵閣本著錄因通行本不附王時敏等六十
九人姓氏據張道所撰是書序此六十九人中蓋有
至交密友未及列傳者然姓氏俱在實較通行本為
佳故仍據以著錄焉

書影十卷

雍正刻本

清周亮工撰亮工有閩小紀已著錄考清高宗修四
庫全書是書曾收入子部雜家類乾隆五十三年十
月十七日館臣發覺亮工所撰讀書錄內有人皆漢
魏上花亦義熙餘之句語涉違礙因將所撰各書一
概查燬案館臣所撰是書提要曾指出援引不得原
本者四條考證未能精者二條傳聞不得其實者二
條顛倒是非者三條然總論是書則稱記述典瞻議
論平允在說部之中為瑕不掩瑜者推崇可謂備至

亮工草是編於清室之中無書可供檢閱故取老
人讀書只留影子之語以書影為名則小有舛誤不
應深責今案館臣所指十一條外尚有顯係舛誤者
若干條如卷八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謂隨
會不與文公同時案僖二十八年傳城濮之戰舟之
衛先歸士會攝右二人正同時也卷十周人世碩作
養書一篇見論衡謂養書今恨不見世碩今亦不知
為誰人則似竟未嘗讀漢書藝文志矣又是書板刻
原刻本甚少通行者惟雍正三年重刊本校刻不精

每有誤字，無亦或由於亮工出楮之後，有未及檢視原書者。如卷二內鄉李策字子田，當為子田之誤。宋板許氏說文始於子終於亥，子字當是誤記。卷三魏野明處士，當是宋處士。卷八賴榮受報於親炙之人，當作顧榮。榮事見世說新語德行篇上。凡此若干條，則又失於刊正者也。

國史攷異六卷

功順堂書

清潘樞章撰。樞章字力田，一字聖木，江南吳江人。明亡棄諸生，學貫百家，尤究心實錄。著國史攷異，亦精算法。清史稿時人有傳。潘未遂初堂集有國攷異序，稱是書體例以實錄為綱領，若志乘、若文集、若墓銘、家傳，凡有關史事者，以類相從，稽其同異，核其虛實，去取出入，皆有明徵。全書合有三十許卷，今惟存六卷。高皇、讓皇、文皇三朝之事，當攷正者略具焉。今書亦六卷，正與相合。國史攷異三卷，寄子孫傳上，予服

其精審，則初刻本僅三卷，蓋為太祖一清高宗修四朝事，今所傳六卷本，當是最後定本矣。庫全書曾收是書，入史部史評類。然不著撰人名氏，殊為失考。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三日，館臣奏請國史考異引錢謙益說甚多，而不著其名，且詞相連屬，難以刪削，應行撤燬，遂被扣除。案高宗對於謙益頗不能寬恕，既銷燬其書，復諭臣工凡明末清初人著述有引用錢謙益語句者，一一抽燬。是書所引謙益語句，盡在太祖實辨證中，實錄辨證在當時恐非難得之書，而館臣謬以詞相連屬，難以刪削，因將全書

扣除其荒謬特甚今詳繹是書引據賅洽辨析詳明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顧潘之言殆非過譽而館臣所
擬提要亦稱其解詁傳信可取者甚多故詳述其原
委仍著於錄當知清修四庫書其去取失當與任屏
棄者蓋已多矣

南史札記一卷北史札記三卷 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史記札記已著錄考唐李延壽
撰合南北八書著為南北二史排纂刪潤成一家之
言欲自擬於司馬遷著史記慈銘因以宋齊梁陳書
校南史魏齊周隋書校北史事蹟有不同文字有差
互參攷而是非自見所得頗稱豐富蓋著書之體如
是也惟於減字節句之處每有異文輒欲曲從不免
為白玉之玷如南史孝義蕭瑒妻羊傳汝可為人療
病必得大富貴校云齊書作大富無貴字是也北史

陽尼傳欲因山壑以為公家苑囿校云北齊書山下
有即字即者就也此字不可省凡此之屬多一字不
為佳少一字亦不失其義延壽作史時隨手刪潤非
必盡同舊文若以善本對校斯為是矣此以八書相
校未為得也又如南史康絢傳乃伐樹為幹填以巨
石加土其上校云幹上當依梁書增井字按說文韓
井垣也井垣也晉灼漢書注司馬彪莊子注並訓幹
為井欄則幹自是井不煩加井字而義已明漢書校
乘傳彈極之統斷幹太玄經法上九井無幹水直行

則古書單用幹字者甚多。梁書有井字不為贅。而史無井字亦不誤也。必欲改而同之。殊失校書之道。然此實校書者之通病。自此三數條外。有證莫不詳確。較之錢大昕攷異。所得為已多矣。

魏書札記一卷 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史記札記。已著錄。是書起列傳第一止。列傳第九十二。紀志皆無校語。蓋因光緒辛巳之歲。華陽葉大起購得宋監本魏書。王先謙見之。以校毛氏汲古閣本。凡汲本作某者。悉與相合。且多異文。因約慈銘及錢振常。繆荃孫。吳祖椿。朱一新。瞿鴻機等。分任校讐。慈銘分任列傳二十一至四十。先謙彙為一書。顏曰魏書校勘記。久已刊行。今是編於此十七卷中。校語獨詳。且止及列傳者。職此故也。列

傳卷二十一以前。與卷四十以後。慈銘校語不載。校勘記。此則首尾完具。正與校勘記相輔而行。因述其原委。並著於錄焉。

老子道德經義疏殘卷 敦煌卷子本

右卷開端處有損佚，猶存後題，作老子道德經義疏卷第五。世字民字治字皆缺筆，則唐高宗時寫本也。起治大國章，即居注第六十託信言不美章，即顯質第八十一而不見撰人姓氏。按道藏墨字號宋李霖道德經取善集，引劉進喜疏八條，三條在殘缺部分，五條在此卷內，則蓋劉進喜撰，其中二條不甚相合，疑霖別採自進喜所撰老子通諸論也。道德經云：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霖引劉進喜疏云：神者效驗靈也，非其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鬼無靈效，但人君用道，鬼乃福祐於人，不能傷害於物。此卷子本作神零驗也，非此鬼無零驗，但福祐於人，不損傷於物也。又夫大國不遇欲兼人，高小國不過欲入事人。霖引劉進喜疏云：小國用柔者，更無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此卷子本惟更作亦全同。又自愛不自貴，霖引劉進喜疏云：保養真經，不輕染欲，自愛也，謙卑靜退，先物後己，不自貴也。此卷子本唯不輕染欲，自愛也句，脫欲自二字，餘亦全同。然則是書為劉進喜作審矣。考杜光庭道德經廣

聖義疏序稱進喜有老子疏六卷，而此卷子本作五

卷，則由光庭合進喜別著老子通諸論合計也。新唐書藝文志有劉進喜老子通諸論一卷，兩唐書陸德明傳云：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來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則進喜固當時名道士，而又專精老子書者。隋唐之際，佛道之爭最烈，釋道宣古今佛道論衡實錄稱：武德九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乃託傳奕上之於朝，遂下敕京立三寺，僧限千人，餘並放還桑梓，佛家聲勢大挫，則進喜在唐初，乃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道士中祭酒，宜其所注老子，亦風靡一時也。至是書體例，析每章為數項而分疏之，又釋每章所以先後相次之義，與他經義疏不同，則受釋典影響，道士力斥佛書，而著書反效其體例，此其尤著者也。

增補元明史畧四卷

日本享和二年刊本

日本後藤世鈞編次藤原正臣增補後藤氏嘗讀明
舒弘謬所著古今全史讀之其書趙宋以前與曾氏
十八史畧大抵相似至元明二史之畧曾氏之書尚
缺而未有於是將元以後之事跡仿曾氏十八史例
編為元明史畧以補曾書之不足庶讀者得以備覽
古今無如舒氏之書過略於元獨存名號歲月迺所
載者不過文謝謝子之節義及武宗贈大成順帝淫
荒等若干事洪武以後雖詳然亦止於泰昌新政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在初學終難無憾爰取薛氏通鑑素氏綱鑑十九史
畧與夫明史紀事明季遺聞名山藏等書於元則補
其過畧者於明則校訂其同異者釐為三卷名之曰
元明史畧事簡而明歷歷可徵雖事之纖者固有未
備然君臣之善惡政治之得失頗可得而識焉與曾
氏史畧並駕海內晚進之士不披史籍可通古今此
編殊有力焉藤原正臣氏以其書大綱雖頗可觀終
以刪畧為憾因加增補釐為四卷其增補之體例有
用大字加諸後藤氏原編之正文者有用雙行小字

注釋者然無論大字小注其其所補皆加以墨地白

字之補以為識別計其所補之多幾與原編相等且
書眉每事皆標有總綱讀者尤便其書自元世祖至
元十六年己卯起至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元亡
止為第一卷自明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起至帝由榔
永曆十七年癸卯止分為三卷元事居全書四分之
一明居其四其於明不止於崇禎而止於永曆頗具
史識惟原編與增補皆無出典不免貽小疵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漢文字略四卷 藤花亭十種本

清梁廷枏撰。字章冉，順德人。著南漢書八卷。南漢叢錄二卷。已著錄。先生以有志搜輯南漢事蹟，故於正史通鑑輿地說部金石等靡所不讀，奮其所錄成南漢書及南漢叢錄外，復得南漢誥敕奏疏傳記記序論銘贊經幢鐘款詩賦等數百首，釐為四卷，名曰南漢文字略。若繆荃孫逸文存等與此書殆同例也。其書凡作者皆列小傳，如於鍾允章載其先邕州宣化人，徙番禺。先生時舉進士，累官中書舍人，三主時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工部郎中。知制誥。後主立，擢尚書左丞。相宦官許彥真，誣以謀反族誅。南漢書有傳云云，可稱簡賅。他皆類此。至若詩文亦皆詳注本書事，如卷三周渭贈道士吳崇岳詩後注稱按邵閣雅淡吳崇岳泉州龍興觀道士，辟穀多年，嘗登松梢禮拜處松枝可六七十尺。福建漕使周渭贈以詩，太平興國詔入京云云，即其例也。證不但詩文如是，經幢鐘款亦如是。如卷二長慶禪院銅鐘款，原文為漢乾和十五年歲次丁巳十一月一日癸未，梁氏加按語云，按款內既書十

一月一日，復云癸未朔，於義為複。人濟作濟，蓋當時沙門中不通文者所為也。是其書深別之美備，遠非繆荃孫王仁俊之逸文存等書所可訾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漢叢錄二卷 藤花亭十種

清梁廷枏輯廷枏字章甫順德人髫髻而孤其尊人
汝係先生好聚圖書章甫成童盡能讀父之書下筆
有凌雲氣稍長益肆力於學著有南漢書及考異南
漢文字畧論語古解金石稱例續例碑文摘奇書餘
曲詒等書並此南漢叢錄彙列之名曰藤花亭十種
南漢叢錄者先生以南漢書成尚多軼聞雜事無年
代可隸耳例不得入紀傳者載記中時有可見乃就
北夢瑣言稽神錄十國春秋清異錄方輿紀勝玉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玉壺清話續通鑑長編通鑑水燕談錄鐵圍山叢談等
書中遇有闕於南漢者隨手錄之彙得而表畧為類
次其已見南漢書及考異所經引者則不復重收又
因將有地理之纂舉凡諸州縣疆域沿革概未竄入
以雜引舊文故曰叢錄共約百餘條遇有兩說歧異
可互證者則加按語以考之例如稽神錄云偽吳
兵部尚書曹_諱言其時知為顧南節度獲一橘大如
升梁氏按十國春秋潭州高祖時為兵部尚書考隆
演以梁開平二年立時劉隱已為節度使稽神錄所

云即劉隱非曹潭也又廣東通志載盧循故城在南
海縣南六里梁氏按輿地紀勝云在郡南十里與廣
州隔江相對于此云六里異此為並引二說未知孰
是可知合乎知之為知之於其時不知蓋闕如也之
旨矣雖僅百餘條則其有補南漢史蹟實亦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漢書十八卷附考異

藤花亭十種本

清梁廷枏撰。廷枏字章甫，順德人。髫齡而孤，其尊人淡緣先生好聚書，通音律，見有篤學信古者，喜與之游。章甫成童，盡能讀父之書，著有南漢叢錄。南漢文字略論語古解，金石錄例，碑文摘奇書餘曲話等書。嘗以南漢偏國短祚，值干戈叔擾，少載筆之士，絕纂荒缺。胡賓王興亡錄久佚不傳，周克明撰國史未竟，粗具崖畧者，宋路振九國志及清吳任臣十國春秋而已。吳惟南唐吳越較詳，南漢紀傳事蹟既不能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備尤復錯出。近人南漢春秋又止錄吳氏舊文。梁氏少寓訶林，拓讀兩鐵塔題銜，核與吳書多不合，即思別著以成一家之言。於是繙閱典籍，遇事涉南漢者，輒首尾錄出，積時漸久，薈萃而條理之，成南漢書十八卷。考異如其數卷，至為本紀計有列宗本紀、高祖本紀、殤帝本紀、中宗本紀、後主本紀，卷七至卷十八為列傳，計有后妃傳、諸王公主傳、諸臣傳、女子傳、宦官傳、方外傳、叛逆傳、外傳，其書大抵根據正史通鑑與地諸書，旁及說部金石等事，同則採其古，事異則

採其詳，說有不可通，則旁征曲引，務求心當。至單詞片語，散存羣籍，苟於史例無害，亦並綴補。纂遺考異附之各卷之後，較諸正史尤為詳贍。南漢史事藉得燦然。至若一事而牽涉數人，難以所言，詳略而叙，不免復出，固史家所難，不足為病。實堪與馬陸之南唐書錢氏之蒲先後爭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一卷 家刻本

清陳喬樞撰。漢書儒林傳稱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皆出於寬。當宣帝時。歐陽大小夏侯始立於學官。同一源流。不知有何分別。而大小夏侯則勝與建且互相非其一家。尚違異若此。歐陽氏自歐陽生至欽八世皆為博士。楊震丁鴻亦皆歐陽尚書。其學最盛。而書仍無傳。是編所載遺說。必諸書徵引。具有明文者。方行列入。至為矜慎。不似所著三家詩遺說考。以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爾雅史記為魯詩。漢書易林為齊詩。皆出說三家詩者。強為附會。初無顯證。即如劉向世傳魯詩。而說苑新序列女傳等書。類皆雜采傳記。豈必悉本魯詩乎。書中多引其父五經異義疏證。以資發明。其自案語亦極不苟。歐陽夏侯之說。久經亡佚。賴此得以僅存。雖吉光片語。彌可珍貴矣。

尚書述一卷 傳經樓叢書本 存目

清凌旋撰。旋字 浙江烏程人。是書述于三載汝涉帝位。蓋殘本也。篇中謂堯唐帝名古質。未有諡號。後世文以為諡曰放勳。下竝史臣述堯功德之詞。放依也。勳功也。言堯依天之德。若有成功。周代尚文。假以名堯。非堯故有是名也。此與凌鳴喈尚書攷疑以放勳為堯名者異。桓譚新論云。秦延君說堯曲篇目兩字。至十條。萬言。但說曰。稽古三萬言。是當時師說。已無定論。今去漢又遠。紛爭辯各執一說。亦固其所。此編實承乾嘉攷據一派。故於堯後德則引江聲說。於堯三有六旬有六日。則引錢大昕說。熟謂曰。欽哉。若今論尾言欽此。殆非誌經之體矣。又時咨若子采云。采官也。馬注本釋。此文車孔傳采事也。本釋此文且馬注。自皋陶謨亮采有邦。高貢古采。皆訓采作事。矧采之訓官。爾雅

事即采之訓。故采又訓官矣。是則孔傳與馬注義同。安見孔傳必不如馬注乎。斯亦門戶之私焉。爾

禹貢古今注通釋六卷

光緒重刻本

著錄

陸侯楨撰楨字子勤江蘇金匱人道光二十六年舉人是書大旨宗鄭氏然禹敷土鄭氏曰敷布也此則依荀子敷作溥言治功之廣也禹貢首言敷土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禹貢古今注通釋

中隔安得起潘季馴新補之云議治河之策俾隨勢利導河流順軌可見其有志經世不同章句小儒也三江既入以爲三江派既入者入于海也入海之道大江所行禹迹後人誤于班固地理志鄴道元水經注遂有異議傳疏以既入爲入震澤其謬更甚蓋孟堅言皆揚州川楊職方其月三江言孔疏引以證禹貢非也水經注引厥果之說以震澤下流爲三江因失禹貢本旨而於松江浙江配岷江入其源江之爲相戾也或引韋昭

國計注以松江錢唐浦陽爲三江或引吳越春秋以浙江浦陽剡江爲三江此吳越之三江於禹貢無涉也其說甚辨蔡蒙旅平謂宗葉夢得以嚴道縣周公山當蔡山蔡傳本之胡氏雖指又欲易以岷自皆臆說也當閩疑爲是所見尤卓惟九江取宋儒洞庭之說則胡氏雖指之失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禹貢古今注通釋

尚書協異二卷

自刻

著錄

清戴祖徵撰祖徵字

江蘇上元人是編

其序說稱竊簡序本先為協異以明古今文

字小異而不失大同然後識經文之有所定既乃

略說其指趣命曰涉傳共若干卷云云今考此

書多涉明文字異同所謂涉傳未之見也序說

謂班固漢書言司馬遷嘗從孔安國問乃史記

註無此說孔子世家言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

臨淮太守遷卒後至盤事起征和元年司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尚書協異

遷傳雖不言其卒年史記序事至李廣利降匈奴

收山大約遷卒於征和初而已云安國遷卒何從

道至盤事此駁班固自有見然以史記初不

言伏生有傳今言大傳其言棄陋決不出於伏生

則未免詆之太過此傳雖非伏生撰當以張敖

陽生所述源出於伏生篇中言定經文多與史

記為一如堯典我曰益武謂五帝本紀作啓曰益

可見鄭本並作禹曰益武今不從此又見史記愈

于三家本而可以證唐正義本也又考伯汝作秩

宗謂本紀作嗟伯夷以汝為秩宗舜命九官

皆名無獨稱伯夷為伯之理此其用禮鄭衆注

所引昭昭一夷字史記作嗟伯夷最為確證然

亦有不從史記者金縢云乃為詩以贈之召之

曰鳴鵒則謂歸報之說史記誤也斯其具有折

衷非漫無決擇者可比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尚書協異

詩識名解十五卷

聽秋樓

著錄

清姚炳樵炳字孝暉浙江錢塘人康熙諸生是書分勒鳥獸草木四部前有蕭山毛奇齡序稱其考據之博辨析之細雖名物而義行其間比類所及必與六藝相證明然且因名責實舉漢唐諸儒所棄而考辨者皆一一標理而刊定之今觀其書殆亦在茲所言之用南葛雲篇黃鳥于飛謂黃鳥有搏黍雛尚栗留黃鸝黃鸝詩名若舍南庚鸝黃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識名解

雀怨別一族否則爾雅不應後列如鳥陵車前車

前若苦

案前作若苦馬

諸條皆連類相釋此何不

類舉而釋以黃鳥邪其謂黃鳥即倉庚以釋鳥文

又有倉庚為黃之語此移作黃鸝遂以倉庚為鸝

黃鸝黃為黃鳥一誤再誤不可後辨此極詳審然

其他不無遺如是小雅南有喬木四牡項領項

無大義說文但訓項後領項也新序宋玉曰此皮

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侯故也詩云子鳩彼

四牡四牡項領案此引新序未完雜事篇曰夫文

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以宜乎易曰駉無膚其

行赴赴此之謂也似此訓項為大意謂久駕而長

不得行領將因腫大與義云今但養其大其領不肯

為用喻大臣自恣王不得使義異段玉裁說文注云

傳曰項大也此謂項與項同可備存參鄭風受

采唐矣謂孫矣以釋羊唐唐連讀故云云名郭璞

今之為四名釋唐唐唐自傳始其誤爾雅必有所據

傳通釋羊文為訓而於蒙一誤一蒙言量唐列有蒙

菜之名非釋羊所謂唐蒙者邪此疑非是項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識名解

物名釋曰玩毛義於此曰菜名於小雅類傳云女

羅莢絲松羅也此以女羅莢絲為松羅非菜是

毛不以唐蒙為女羅莢絲為之物矣毛云解其名物

多本爾雅其以今本爾雅疑毛傳不若緣毛傳

以定爾雅是必爾雅本文行女羅二字或上文女羅

之女為松字之誤蓋唐一名蒙自為菜名女羅自

名莢絲不相唐也秦風晨風南有六駉謂陸

璣云駉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駉華遙視似駉

馬故謂之駉馬下言也梓樹槎枿山隈之木相配不

宜云默中可正毛傳之誤案爾雅釋木駁赤李也

錢大昕答問謂印詩之六駁其說甚確

范有朱李朱李當即赤李固秦地所產

也若編大要以爾雅為宗舍雅經而取陸疏母

乃失之目睫歟雖然蕙收衆說

視蔡下名物解許謙名物疏鈔固無媿色也

詩經繹泰四卷

同治丁卯刻本

著錄

陸鄧翔撰翔字學蘭廣東南海人道光

舉人是編用朱墨本既加圈點後有眉批

蓋效馮李驛左傳以時文之法施諸經傳

斯其陋矣集解不注書名其自出己見者乃以

另圈按字別之篇中如旋丘流離之子不從毛

而信陸疏謂流離為鳥其子長大遂食其母

以喻狄人言衛勿忽狄之細微漢書增為衛禍不

知黎方為狄所逼狄已強很初非細微殊與詩

意不合至駁如充耳鄭箋尤非充耳詩凡

四見淇奥著都人士皆取瑱義此不應獨異且

古書中無以駁訓多矣貌者毛傳恐不可易然

其說亦有可存者鄭風寒露云勿忽猶突無

忽又已居君子者諸侯也逾年稱亦親之詞

國人既親忽則外突故以他人外之天子之元子亦

士愛文今韵故又稱他士二人皆君之子不應斥曰

狂童孔疏之解非也當曰宋人執蔡仲要之三

突國人和共謀特為此詩告忽謂將有他人入主

鄭國者無如祭仲之專國之奪此與彼皆在其
手直沒奈何末章特為氣短語當情事如
是如是此辭終新頗為近理秦風蒹葭云
朱傳循文析義解詩者差不遠矣美疏所解殊
無北鼻牽強難從當後四句主義空濶事
一掃而空之理可以旁通是詩公執一說由此而
言則通達無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傳義

詩義旁通十二卷

咸豐壬子刻本

著錄

清李允升撰允升字瀟溪山東文登人是書
所采注疏而外不主一家其大旨雖原本以存根
據而於說之難通者則通以諸儒之說
或間申己意音韻悉本陳第古音攷惟於
訓詁名物殊略且往往與古義多違如卷五周
行謂唐白樂天韓昌黎詩金許魯齋奏疏皆
以周行為古位且妄得以此氏之學而誤解詩耶此
尤刺繆白韓之詩詎可證經況許奏疏乎許元人
而以為金六失之至十月之交豳風謂以天子之
后而此厚臣排到無此體例或曰即魯父之妻也當
如後世女謁之流不知古人質直不煩
此獨不可斥廢如老豷妻手然如周南
兔置謂是子書以文王舉閔天奉頌於置網之
中此必當年實有其事若盛稱人才之多不宜獨
言兔置又謂楚茨四講以為傷今思古刺幽之出
王豈必廢祭祀而及其衰亂又何暇言祀祀采
芣苢桑扈之章俱無以見其為刺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傳義

平桓以後必無諸侯朝主之時凡此駁序註皆
中肯綮風鶴驚謂美云周以此詩救其屬堂
果如所言公方自救之不暇何以救人史記謂周公
奔楚尤誣夫公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聞一言而即
素遁謂成王何謂天下何且使流言者得以藉口
而三叔武庚同朝廷之讐焉而起矣蓋公以叔父之尊
承父兄之業其所處尤與太公召公不同故其綱
繆括括弥深也是尤正確之論當與注中述孝
用公居東述觀焉

毛鄭異同考十二卷 原稿

著錄

清程晉芳撰著者歛人其江藩漢學師承記
所載江都程晉芳姓名皆同是書皆作在戴
震毛鄭詩考正後以考引其說故也其凡例
有云非特辨毛鄭得失兼欲學者博觀宋以
降故凡有裨于三家者咸載之蓋有鑒于乾嘉
諸儒之失因有是言篇中如悠哉悠哉謂毛鄭
皆訓悠為思無多易而訓話者有以悠為思者荆公
曰悠者思之長也義乃完足宋人講解多有可取

大率類此采卷百謂采非一采也漢唐
諸解有待宋始明此類是也斯固愈美而於經不
眉壽謂朱子訓遐為何未敢信為然也則又失
之今考思桑遐不謂夫禮記表記引遐作遐注云遐
言胡也遐不作人王符潜夫論德化篇引遐
作胡胡何義同王引之經傳釋詞曰遐何也遐
不何也此足見朱傳之釋義云遐遠也遠不自
壽者言其近自壽也迂曲甚矣是尤宋儒臆漢
儒者何反疑之邪此編陳啟源移古說最

然於此既觀止謂宋人不用鄭說是也而陳
長發猶以鄭分而義非無所見信立成麻不可
西歟斯所謂愛而知其者矣惟以玉篇引詩
中菁之言菁作菁云夜也中菁之言中夜之言
也蓋本韓詩齊魯韓三家說詩多杜撰五篇
不用說文而據韓詩疎矣而韓詩玉篇之引韓詩
特異義遂以杜撰誤三家不亦過乎

詩學女為二十一卷 家刻 著錄

清江梅鳳撰梅鳳字在湘號松溪安徽歙人
諸生嘗從婺源江永游永作其祖果冕傳
即稱其休休甫戴震俱研經學有著述聞
於遠近也是編蓋以子灼習詩時相與問因
歷古今傳說異同而通會以己意計日程課久
而編次成書取夫子謂伯魚語名曰詩學女為
其中凡錄詩義折中若干篇條則以朱傳為主
其論闡雖大詩詞反復說而後知朱傳獨有合
不淫不傷之義蓋名雖從朱傳以是詩為文主
言人美后妃之德而作其實則以詩經傳說彙
集朱傳朱傳其義若深故遵用之也蓋羊篇尤極
■頌頌彙纂彙纂說經亦必尊玉手采彙纂被之佳
佳■說文■彙纂也釋文髮被也髮少者得以此被
助其髮也故戴震曰被髮度通六謂之髮此言髮
鄭言髮者不在首服副編次之數其上仍加副馬篇
中居引戴說此殊未的馬瑞辰傳彙纂通釋曰大宰
饋舍禮主婦被特牲饋舍禮則纓弁而無被是

被雖不在副編次之數非謂被之上又服副編次也
 顧鎮虞東萊詩則以被副編次之緣名也毛氏謂首
 飾得之兩說皆有見而胡台洪後發則從戴說
 竊以髮被雖言字面有然理何以舍副世服之正
 飾而專言其下之髮髮易於亂髮易乃以益髮非盡
 人而用者君子傷老不肖髮也是其理證似不必易毛
 訓也鄭詩本祖也謂太祖左穆也禮不王不祥王不祥
 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祖者凡先祖之通辭也
 祖之所自出者謂始祖也此詩箋疏以為成王祭文
 王朱子以為武王祭文王皆由太祖之義而誤太
 始也太祖即始祖文雖異名理則一致案是說
 非也陳兵傳疏亦定此詩為周左穆之樂歌而於
 經全考仍依鄭箋斥文之烈考文母咸通傳說
 則經文初無一字及右穆安見其為右穆之樂
 歌乎今考白虎通義宗廟篇曰周以左穆文武
 特之朝后穆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由
 此而言則文王之為太祖固有明徵豈白虎諸儒
 概誤邪然其辨采微車杖杜非文王詩謂中

以詩證詩文王時無微執言王時有南仲而采
 薇出車杖杜之為言王時詩之無疑矣其識甚
 卓如斯之類亦自不乏故此書雖不逮戴震
 毛鄭詩考正之善要可節取也

詩義鈔八卷

同治庚午師白
山房重刊本

著錄

清張孝尹撰學戶字

湖南湘陰人

書大要以彙纂折衷二書為宗而以朱子

詩傳呂氏詩記嚴氏詩輯為翼之其凡例稱

詩本流傳最古朱子雖極其之而不能盡其

說夫有所受之也惟歷時久殘缺實多不無後

人附益要其真偽分明自可辨也今全錄古序

還有偽者則辨之不使偽得害真其後序則

擇其精者錄之悉屏門戶之見此說似乎允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義鈔

以爲真偽分明可辨抑何言之易耶如云楚次

信南山甫田大田寧為雅雅瞻彼洛矣素者華

魚藻采芣苢寧為西周盛時之詩而皆以爲刺也

第南山則言周既卒斬不用不豈正月昭言赫一宗

周廢如滅之而無正以言周宗既滅大東則言小

東大東皆東遷以後之變雅而皆以爲西周之

詩又河廣為寧作於宋桓公之世彼時宋在

河南衛在河北適宜必渡河故言河廣蓋宋襄公

即位於魯僖公之九年則衛之渡河而南固已久

矣無為後言河廣也是皆確論似多為前

儒所已言然如有女同車朱傳序甚是

為亦淫奔之詩則非至山有扶蘇擇令後

俱為刺忽而作據春秋傳桓十七年五

月鄭莊公卒忽始立九月即出奔居任

百曰傳於其辭昏則云君子曰善自為謀於其

被弑猶云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並無貶辭而

序何以深貶之顧於奪國之突獨無譏焉此

尤序之可議者若謂其夫有所受之則楚漢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義鈔

南山詩序又將何說乎至于中訓釋持義難

正實於經年所闡明云

五經文字偏旁考三卷 自刻 著錄

清蔣錕昌撰 錕昌字盤谿江蘇武進人是
書蓋以自唐天寶中詔衛包改六經古文更作
楷以便習讀而六經之文始雜俗體宋元以來諸
經文字僅仍唐本之舊或有抵牾誦習相傳
不知謬誤因輯為五經文字偏旁考三卷彙
本許氏隸攷漢碑楷由玉衡三者皆取康熙
曲以為宗主據采汗簡通志六書故六書誤六
書傳正字通各家之言其彙語則以己意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五經文字偏旁考

益之至云取康熙字典則陽尊時王之制不得
不然也如角中如氣字云氣本重氣之義自隸
作已與之氣而別雖氣字代雲氣字又以與氣
相同之氣崇作雲氣字今楷書相仍用之雖難
驟改而此字本不可不知也艸字云艸字篆隸相
同本百卉之義今楷書草乃井櫟旁也可與艸
未知何時用作艸木之艸今楷書應以篆作艸俗作
草為艸字云艸字篆隸相同今楷書莽字說文
解係犬善逐兔艸中是與艸字各有一義俗竟作

衆艸字用之其本義矣楷書應作艸作莽者非

其說雖是然氣為雲氣草為艸木莽為艸
相沿已久苟欲正之不轉駭俗乎如谷字云谷與
谷字不同篆體自明自隸誤為一或以去字代各
今楷書只知有去矣本字楷書應作谷凡字云凡
字隸篆象迴異今楷書各字偏旁竟與凡字相
類大謬宜从凡為是此則當依篆體惟身字附秦
中紀要一則雖曰以廣異同實乖體制要其於五
四部窮源所流頗多鑒別誠為有裨初嘗云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五經文字偏旁考

十四經通考不分卷自刻本 著錦

清不著撰人惟署式極日識據卷首序式
極當是其字序末云白下呈符氏記不知
其姓名也是書題曰十四經通考考實禮記
類為書類四書類春秋類四類禮記類禮
經傳授源流今上下卷王制里畝二數今上下卷禮
記釋注後分上下卷為主類四書類春秋類皆不
分卷其中如漢源流辨月令而重位樂記三
篇非馬融所入殊為詳核釋注有序謂係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十四經通考

塘氏著仍不詳為何人其所為考蓋意在發明
鄭學如踰境為壇位釋注周禮大司馬注壇
注如同壇之壇考云離騷九章燕雀烏鵲巢堂
壇今注云讀如壇竊案鄭風東門之壇釋文
壇作壇云壇音善依字當作壇正義曰編檢諸
本字多作壇又曰讀音曰壇蓋古字得通用此尤
顯證而未之引則不免疏漏矣為書高貴一篇三
江既入謂三江北江九江也經于諸水皆不稱江惟
此三水獨有江名故至楊入海雖今流已久而為別之

為三所以存其源也松江婁江東江固非北江中

江南江亦非也既入者各循其道入海也此原本
經文確不可易書澤既定謂震澤太湖也太湖之
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不震動也古
時三江不與澤通而橫流之際時而溢入亦理之
所有是尤足申明其說九江孔殷謂九江潯陽江
也大江今為九江猶大河今為九河不知何時湮沒
如九江之不可蹤迹孔甚殷眾也謂眾水所舍其流
甚盛也使九江為洞庭則經當云九江孔殷江漢
胡宗于海矣以洞庭在江漢之上也亦以經折之儼
同老吏斷獄要言煩四書類僅五聖年諸春秋
類亦惟至聖生年月日及歲次似于十四經通考是
為不甚相稱或已殘佚抑為未成書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十四經通考

羣經質二卷

先儒乙酉
排印本

著錄

陸陳僅撰僅字餘山浙江鄞人是書雖無大
義明亦尚少疵類如左曰利建侯豫曰利建侯謂
創業守文皆以建侯為利後世廢封建而設郡縣
必無長治久安之策此則固於舊說無涉深河其
併伊訓說命類信東晉古文尚書而秦誓一篇
則以為偽謂其最害義者為乃汝世讎四字帝
幸在位三十三年商民之被其害祇及身而已何得
以世讎目之如指紂先世言是心之遺澤欲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羣經質

一筆抹煞之即祖君臣討楊侯檄文亦不至是曾謂武
王者是言哉所見殊正固非漫無識別者小雅
節南山謂此詩之作皆監謗之時而昭著已字
直斥王誣王卒未聞加罪也後世禁私史治匿名
至著為律令有古若暴主所不肯為者可以觀世
變矣是尤有慨乎其言之又謂禮記祭法惟末段
可取其餘皆不足信大抵剽竊緯書雜說而成者
文義亦極疏淺燕居
達於禮而能教胥子以直溫寬栗汝德者伯夷

典祀亦必不讓之殆非孔子之言此雖疑經要為
特識至以論語子謂子夏母為小人儒夫子此言必非
無謂而發者人二字似非子夏對病之藥此小人
當解如言必信行必果硬然小人哉之小人荀子
所謂子夏之賤儒是也斯論似創竄確最為可
取惟末附通質謂魏正始石經為中散所書今
人但傳邯鄲淳耳不知晉書趙至傳遇嵇康
留石經乃失實之言其非淳書則桂馥歷代
石經略已辨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羣經質

漢碑經義輯略二卷 光緒壬寅 濟南刻本 著錄

清淳于鴻恩撰鴻恩字君錫文字穉鶴山東黃人是書據其後序自稱曾輯漢碑引經異文攷八卷漢碑通經姓氏表一卷後取其經義六十餘則以經為次第彙為上下二卷此編是也篇中如鬼方一條謂諸碑之義並以易既濟之鬼方為西戎並引徐宗亮黑龍江述異云俄羅斯本美種之遠故各城有老羌瓜老羌菜老羌丰諸名而通商尤多以羌帖交易據漢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漢碑經義輯略

趙充國傳遂克西戎還師于不鬼方賓服固有不在美者西戎稱不鬼方然則漢之所謂鬼方者即今之俄羅斯也漢人既以西羌為鬼方則漢以前之鬼方亦為西羌可知今考班書語意實非以西戎為鬼方鬼方蓋如大雅湯有鄭箋作遠方解言謂西戎既克遠方固不賓服耳蓋以為即今俄羅斯更不足信矣仲山甫祖齊一條謂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以祖齊為對於齊與毛詩義異攷漢書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

親於宣就封於齊注鄧展曰詩云仲山甫祖齊者言衛命往治齊城也而詩詩以為封於齊者誤耳然則碑亦本韓詩也今考孟郁修堯廟碑云仲氏祖所出本姬周之遺苗其杜欽以為異姓者不合且以經上文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毛傳云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偏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齊姑而遷於臨菑也傳探下祖齊為一故云東方齊也雖古籍參差其事殆難稽指然仲山甫衛治齊城固經有所下文武進其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漢碑經義輯略

尤可為證況宣王時雖有攻殺厲公之事然仍立厲公之子文公齊未嘗中絕決無仲山甫封齊之理此可斷言者也至其以漢武梁祠書象證郭多歧形未為曲形又畫象為冠頂銳而卑形如巨澄夏母進之制謂為洛水時冠後遂定為禮服也皆有見漢去古未遠較可據依也

詩經逢原十卷

乾隆刻本

存目

清胡文英撰文英字純崖江蘇武進人其書有總論有發凡總論謂說文自稱詩用毛氏未可執開元改經言以後之書疑許氏非毛詩也其說頗有見至發凡謂詩刺世事非刺君也序詩者不明此義則曰刺厲王刺宣王也夫君猶父也君父可刺乎如小弁之詩孟子止述其怨衛李則曰刺幽王也太子之傅刺其君太子刺其父有是理乎此則謬論矣案鄭序曰不以風刺上是刺與風同義雅釋詁刺箴也國語周語所箴注箴刺王闕以正得失也左氏襄四年傳官箴王闕注使百官各箴辭戒王過又昭廿二年傳子考而箴注箴諫也是官箴可箴王過所以箴王闕而子考以箴為孝今謂臣不可箴君無乃謬乎諷君之辭論諷之言事君曰勿斯也而犯之犯猶可況風刺乎篇中尤多異辭如汝墳謂周公伯也汝墳以布化賢人孝之賦汝墳君子及父母皆指周公而鵲巢采芣苢辛丑采蘋汝墳則俱以為美召公並季女亦以喻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逢原

臣釋之標有梅謂召公伯賢者渴將歸成周詩人本其善而美之

謂召公佐文王布化風夜盡忠

詩人歎君子小人勞逸不同為之賦小星野有死麋

謂殷之天祐終文王身于事殷詩人美之何報

禮矣謂齊侯公送文姜于濮詩人見其醜而無

德故諷之且謂詩人偏之類例次序非亂于經解中

亂于衛氏但就二南觀之其游談無根已不勝

傳指矣其最可笑者桑中謂宣姜所私者僂

為采桑之婦以入詩人知之賦桑中其最無理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逢原

相鼠謂此庸奴忽管蔡霍之詩至于亦有悔予

不送悔予不悔句因謂晉文公過鄭不禮焉文公

還國鄭人憂其計也賦丰綱繆力三星在天句

因謂荀息傳奚齊三子之使將發難詩人諷

之三星以喻三公子之徒械櫜有用之于適句因

謂此詩疑評歌穆王之事似此穿鑿附會實

經之害豈特無當于詩義哉

詩考補二卷

乾隆

書目

清胡文英增訂宋王應麟詩考先及三家

次及異字異義次及補遺次及詩地考是編

不復分別凡所增訂亦多未恒如閼雅補之初

學記引張超誦青衣賦感彼閼雅德不後伯

但願周公好以窈窕

志載此賦好作妃其義為長且上有男云周漸

將衰康王晏起畢云喟然漫思古道以閼雅

為畢公作僅見於此何得遠之何彼穠矣引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詩考補

經輿論云何彼穠矣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又引章

如愚曰何彼穠矣其容色固以常穠矣然彼王姬之

車何不肅雍乎是穠之也騶虞引騶陽云本義

曰騶虞之虞官與五田豕以待射凱風引逸

齊曰先儒以凱風為州吁之詩相鼠引詩總聞

相或為拱字變移氏所謂世說拱而主也此等宋

人說

補入將補不勝補矣

篤志齋經解五卷

同治十年刻本

書目

清張應鑒撰應鑒字伊知直隸南皮人是

編周易三卷春秋二卷大率中諸宋學雖探

原於唐正義實多折衷程朱胡氏而宗以後

諸儒之說亦竝採焉其解九百是之離不數

岳而歌則大畜之嗟凶有云所謂大畜蓋假象

而言之不必真箇的老全部易象俱當如此活

有其說是也然於初九時妻于飛垂其翼則謂初

九無位之爻是伯夷太公避紂之象也六二時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篤志齋經解

于左股則謂六二是柔順之臣此文王事紂之象也

左股大臣之象妻于左股是傷大臣之象如紂殺

鄂侯九三時妻于南特則謂九三並上六正對武王

伐紂之象也上六不勝悔則謂上六是紂之象不勝悔

象之至也初登于天尊為天子也後入于地僻則為天

下僻也此時妻一卦幾或無不以人其事實之得

毋失之鑿乎是蓋不能活看之故也春秋夫人孫

于齊謂不稱姜氏者上有夫人姜氏如齊之文則

可以前目而後凡矣案左氏傳曰不稱姜氏絕

不為親禮也其義甚精

卷八

易言趙鞅師

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得罪于父其不當有衛
時矣而君衛者其子也則不當有衛者而常有衛何
也父故也故書納為輒罪此殊未能自圓其說也
孔子雖不當衛君然當受其公養之任似不以輒為
罪公羊之說僅云不可盡非歟

經部提要

卷八

類共十五種計三十頁

癸酉十月江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易學總目

群經韻讀一卷

江氏音學
十書本

著錄

注江有誤撰有誤字焉之安徽歙人是書者有
誤所著音學十書之一夏斯詩古均表二十二部
集說極推服有誤者均之等此編於群經有易
書儀禮之記論語孟子爾雅獨無詩有周禮考
工記春秋左氏傳惟易最詳其凡例云前人
誤以本書為叶音陳頤誤公糾之為笑但詩易
楚辭尚有通用舍用之章先秦兩漢並有借韻
雖不知古音的如何讀然今日非叶則音韻不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韻部經韻讀

故仍從字母轉紐以叶之但有字從今音可諧而
古則分正音如表字今音求古音其以音為正
則誤者仍須從叶字古音也今音鳴既以正
音為正則讀鳴者仍須從叶字此慎勿怪今音
可叶而多此一注也其語極為分明卷首古音總釋
共分之部也部侯部魚部歌部脂部祭部之部
文部真部耕部陽部東部中部侵部談部葉部
十七部云

為書因文六卷

光緒辛卯刻本

著錄

清武士選撰士選言為河南長葛人其書卷首自序稱幼讀尚書時觀時下講義每苦其繁一作為過文自添步障繼讀崑山徐氏經史辨龍中尚書一冊羅列前輩評語頗為富而然濃圈密點為嫌其有句法而鮮章法因而彈精竭慮詳究其理後為參諸意度波瀾所以及然云一觀其所述都通可知又稱後從四書中凡言堯舜者細為研求以匯之于書乃覺伏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尚書因文

所傳今文本義理章法絲毫不可動非敢謂因文見道亦不過因文順義因文論文此其書所由名也篇中每篇有旁注有眉批而眉批尤多可西如堯典謂曰善移古帝堯開首擒定下乃放開詳叙謂命官前後總中間分後代排法自此開祖天文地理政事時令凡物錯插有法有字亦鍊鍊謂漢岳又一近波謂指出虞舜特等鄭重純是三村家學實評時文手眼乃於禹貢山川亦漫無考證仍以文法說之其注有云才不大則無以舉重

若輕等不簡則無以縮丈為尺今天下山水貢賦而萃為一書何其大也然不過數行了一州數句了一事又何其簡也今書以讀時文之法讀經大率如此然於帝曰欽哉下云文勢不佳依今文連慎徽五典今讀為長則為知姚方興二十八字之非真及今古文之別抑可謂屬中佼佼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尚書因文

尚書集解二十九卷

原稿

著錄

清賀其撰洪字竹園湖南衡陽人是編又
名書釋以其列集解於前後加釋曰於後而
以淺顯之言順釋經意也四章而天下咸服釋
曰共工鯀以治水無功流苗以不即功竄驩堯有
為共工之事其放必以是是四章皆由洪水而得故
天下咸服也史公以為變四裔是使之為四裔諸侯
以化其夷俗如今之帶章効用李孫行父以鄙野
不經之語為章公非通論也鄭以說經非是且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尚書集解

之極死其葬之野死皆是以死勤事故夏得以宗
鯀而禹修其功也蓋知左傳為妄說矣是論甚確
微子善曰父師少師釋曰父猶傅也故遷史謂父
師大師即周之大司成也少師即大樂正也以教子
蓋微子之舊傅也故以去就之說詢之鄭君以父
師少師為箕子比干恐未然也夫微子之謀去當在
箕子已奴比干已死殷亡不旋踵之時也其去也為先
王之前祀也故孔子再其仁使箕子比干猶在則殷
之存猶可冀幸于萬一而微子蚤自謀去恐于說未

今也此說尤極允當然不可據者如內于大盤

釋曰大盤在直隸順德府廣山縣東北嶧務山
蓋堯與舜至此相汎州之水而西畫治計也舜官治
汎信而當時治之大美如洪水而洪水之不治者在
計汎州之得失而共工鯀之無成功乃失計于九河
故內舜大盤以決其禪也卒遇暴風雷雨而指畫
不迷惑計之豫也其解殊創全出臆測十三州志
云鉅鹿唐虞時大盤也大陸縣今有堯臺乃堯
禪舜之處此言大盤在廣山縣不合大抵皆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尚書集解

人附會也又九江孔殷釋曰九譯為汎汎泉穴出
江自湖北漢陽府治東北至黃州府黃梅縣所受
皆汎泉故曰九江案爾雅釋水汎泉穴出穴出
也李巡曰水旁出者曰汎以汎泉者由大江湧甚治
好異之過也至惟碑王食引周官王府謂王齊則供
王食屑也而左傳史記宋世家集解載馬融曰王
食美食鄭玄曰王食備珍美也亦其小失統觀全
書論多瑕少洵近世說經之善者與

書序畧考不分卷

傳鈔

著錄

清不著撰人
名篇中引諸書之次輒有舉樂
云：舉當是名其姓則不可考矣是編大旨以
書序非孔安國家舊籍也
記殷本紀伊陟贊
于平咸平咸治王家有成作咸文作太戊今書序無
大戊墨子非樂篇引武觀其湯刑立論則武觀三
尚書篇也今書序無武觀畢命正義鄭玄云
其逸篇有案命霍侯之事不同此此相應非也
三統歷以畢命作策書墨刑此中古文書遺文
也鄭見畢命逸篇乃有案命霍侯之事是當名
霍命不似畢命也今書序無霍命此皆其彰明
較著者又云禮記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
壹德鄭注吉當居告古文誥言之誤也尹告
伊尹之誥也書序以居咸有壹德今亡緇衣又
引尹吉曰鄭注尹吉亦尹誥也緇衣一篇云孫尼
子作尹吉鄭曰當是尹告是此篇在公孫尼子時
作尹告也鄭曰以居咸有壹德書序不作尹告知
書序異周秦舊籍也並足證明其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書序畧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書序畧考

班經師如馬鄭莫不以書序為孔子作書以前
尊信無異辭至宋儒始疑之近世治漢學者
以為宋儒罪事然今之書序出馬鄭古文之實不
無可疑魏源書古微書序亦衛弘作雖近武
斷然古文書序為後人改竄不必是孔子之舊
亦猶毛詩序不必即子夏所傳也皮錫瑞有云宋
儒一概疑之固非近人一概信之亦未是評裁言
然謂惟史記所載者乃可信則又崇尚今文之偏
之詞云爾

書經集傳異同商六卷 傳鈔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或云湘陰郭嵩燾著是書以蔡沈書集傳為主而商其異同如堯典允恭克讓蔡傳以允恭為一德克讓為一德或引呂氏耕曰允德之積也恭德之顯也克德之才也讓德之固也謂此以允恭克讓為四德其義為優左傳昭允篤誠舜典溫恭允塞是允自為一德多方克堪用德禹謨惟帝時克一者德也無所不能之謂克則克自為一德不必黏連恭讓說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書經集傳異同商

葉呂說多不合古訓惟敬德之聚也是左傳可以云無所不能之謂克失與呂同而貢九江蔡傳本本胡氏常氏說為印今洞庭謂洞庭浙江歙大未徑而阮數至故不見于經恐大江自九江原注西河度自洞庭也又漢書水經傳漢漢地中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漢舊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謂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縣有滇池澤在西北葉榆縣有葉榆澤在東滇池即中南府昆陽縣葉榆今大理府泰和縣相去五二五里程大昌以漢漢地中葉

榆之地非是蔡傳引此不加考耳其論皆確篇中

於大禹謨引崔述曰後人尊偽書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為宗以宋代理學所宗也不知老微二語出荀子又曰舜寬三苗于之危何以復命禹征之以舜之德久不能拔舜于羽而荀遂格此偽書采韓詩外傳而增飾之耳庸從之引崔述曰庸征乃偽書而於五子之歌初不置疑何也然伊訓皇天降災假手于我商命則以此言不可言湯而言我亦有語弊想是湯誥諸侯之詞竊以為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書經集傳異同商

訓也咸有一德則此疑是後人偽撰其言曰惟尸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不惟前近今張且先已而後湯其言亦不順是因此深信故書者異矣至謂洛誥先儒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記周公攝政七年後子昭辟為君政于成王不偏其非之而并周公踐阼見于禮記者舉斥為不足信假王雅政勤和天下乃古文逸書又以莽新所引而疑焉今還徵諸召誥而末云惟恭奉幣用供之能祈天永命是諸侯之幼幣于王者

也史乃曰太保乃以燕那家君出取幣乃復入錫
用云其自致詞曰拜手稽首旅王若云旅陳于王
之前而必蓋周云言之當時諸臣之所以事周者
可想見已故攝則謂之踐阼退則謂之後辟太史
公曰周云代成王治南面後依胡諸侯及七年
後還政北面就臣位窮如吳鳴呼此公之所以
聖也以經證經尤為卓識竊觀此編蓋采漢宋
無所偏倚其著書所著記實疑案各相近殆
真出郭手與

今文尚書攷證三十卷

何休等

著錄

清皮錫瑞撰錫瑞有尚書大傳已見前是書
以伏生大傳司馬遷史記為之主其謂龍門著史
多列為書之實守歐陽之法攷漢書儒
林傳稱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
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音班固時今文
猶盛其以逸書多古文說必確有所據夫豈鑿空
言之哉故五帝本紀之述大楚俞正燮以為真古
文義因詆鄭注大傳釋義為錦瑤用之并餘論然
漢元帝報于定國詔曰萬方之事大錦于君已在莽
前故或云出歐陽夏侯今文而宋翔鳳則斥為古
文家說果孰為古文孰為今文歟錫瑞既何史記
考為今文微子篇解本紀曰微子數諫不聽乃
與大師少師謀遂去云云乃言比干諫而死箕子為奴
微子世家則曰紂殺王子比干於是大師少師乃勸
微子去遂行本紀世家兩處之文不同疑之者今文
古文說故言微子之去先後有異後漢論衡載金
縢有二說古文家說周書莽楚監史記同而史公以

奔楚在致政後又與論衡說異蓋謂古文異說
用本紀所云與魯世家不同乃今文家說由此而
言史記固所有古文家說矣錫瑞所著書經通
論常言誤疑星所誤執史記為古文致今古文家法
大亂今錫瑞此編得毋有誤執史記為今文者乎
篇中有謂子雍好與康成爲難而今古雜釋則實
效尤康成姓鄭之書書注皆非古非今必祖鄭廢
王非通論也斯語持平可也乾嘉諸儒之失末卷
論書序云段氏陳氏說今文有序皆引張霸作百
兩篇爲證陳氏說尤詳而惟謂伏生二十九篇併存
數之顧命不分說者未始史記所引書序即伏生今
文之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今則二十九篇已具不必
併序數之蓋歐陽博士增入大誓之後乃今顧命
康王之誥爲二篇以符二十九篇之數耳孔疏云伏生二
十九篇而序在外其說甚塢此駁陳壽祺說均
極允核至其以今文標置不免主張太過故王先
謙序亦以以其謂古文義說盡出劉歆爲不然云

毛詩明辨錄十卷 乾隆庚午 著錄
清沈青崖撰青崖字良思浙江秀水人是書大
旨折衷朱集傳而博采衆說以廣異同雖
不墨守一家然實膚淺者沈德潛序稱其
一洗大全之陋遵王而異聖堪爲景集序之鼓吹
德潛不諳經學宜其言之無當也篇中綱領二卷
一論詩義及章句一論叶韵古音皆罕所發明
篇中闕略一條謂若后妃欲求克配宛之女在未
婦周媵婦有父母主之既歸周以後媵婦已足
備數何必外求於義都不可解葛覃一條謂雖
鳩之關必后妃既婦而美之黃鳥之鳴詩人何
爲以詠未嫁之后妃且未嫁而言歸寧終有未
妥處此二者俱辨鄭箋確有見地均一條謂
駒雅馬是周禮攻駒今毛以五尺以上爲駒豈西
南夷產馬形小者皆名爲駒歟此引攻駒是也其
云西南夷未嘗說文馬二歲曰駒與鄭司馬用
禮注同今徒惟小雅角弓老馬反爲駒用本義
故胡承珙毛詩後箋謂言秣其駒言當作駒段

裁說文騶下注云據陳風株林小雅皇者華
則知周南本亦作騶也字室牖下一條謂豈有大
夫妻承祭祀而為稱女者乎不知此詩季女隨
不必定是夫妻然易漸之女歸吉婦妹之女
承室皆以嫁而稱女也又一條謂詩人作頌
物終是旁人口吻即詞中子方之非祭者自稱豈
自稱豈有言厥後者即豈有自祝其有壽者邪
其曰相子肆祀綏予小子此兩子字乃廟中有司
自稱猶言我之祭主也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皆以
有司徹豈天子之祭不有專司徹者乎故詩中
多祝祭主之辭是殆其細繹得來且以儀禮為
證似可存參詩聖達詰義雖相反固不妨兼
收耳

毛詩序說三十二卷

自刻

著錄

清龔鑑撰鑑字水浙江仁和人其書冠以
總論頗為小序辨護以朱子改之為正其
謂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詩亦然三言而皆
正士之詩無邪士之詩春秋常事不書詩亦
然無關於綱常倫紀風俗人心治亂興亡者不
錄然如謂凱風序以為美孝子朱傳以為女子
自作夫母不女其室為孝子惟有負罪引惡痛
哭流涕以悵其親何忍形諸詠歌不但至痛無聲
為中雖極負罪引惡適所以揚親之過耳豈得
云孝乎故從小序美孝子之說為長今考大戴禮
記曾子主孝篇曰詩云有子七人美魁母心子之辭
也盧辯注曰是子自責任過之辭也朱傳蓋即本
此且詩一則曰母氏劬勞再則曰母氏聖善何當揚
親之過以為不能安其室者序耳以是美孝子恐
孝子轉難矣此其信序太過之失也而於闕雅
序析衷樂淫傷各為一事則又不以為然謂小序
非出一手首句之外多詳解改竄附益有得者

有失旨者有首句失旨而下文得旨者是在虛心
善擇耳則固與一味盲從者異矣但於葛覃篇
又謂小序后妃在父母家二句乃推原未嫁時事
則志在於女功之事句下添既嫁而二字則亦成完
璧矣此則婦政序文殆鄰於妄將仲子篇謂莊云
非愛段也左氏謂之鄭志穀梁謂處心積慮成
於穀可謂窺奸雄之隱此詩之刺也亦然小序小
不忍以致大亂失刺莊公之本旨其說甚高而有樞
篇謂師服見微子令名之時又危言于封國之際蓋

桓叔寵于穆侯而翼已成忠義之士如師服之徒
知國祚之必移憚他人之入室記為諷諫以悟其君
千載而下有餘痛焉離騷云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
之不立身詩云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又云盛衰
各有時立身苦不早蘇武詩云願君崇令德隨時
愛景光所謂思深憂遠者蓋如此又如虞瓦期什
至蕩釋放情恣率甚矣夫安在其深且遠哉此尤
得詩人言外之旨惟楚茨至車牽凡十篇朱子
謂其無一字及衰世者不取序說疑白雅之篇有

脫簡在此誠非無見今仍以爲陳古亦祖序之過
也

木齋詩說存稿六卷

刻本

著錄

清褚汝文撰汝文字伯機江西高安人同治優貢生官安遠縣訓導是書不偏主一家往獨抒己見如篇中謂孔子未嘗刪詩之逸可自論詩素以為句今唐棣之華及孟子畜君何尤外如左傳禮記大戴禮所引以為皆不知出於何詩蓋詩之逸者也其他則皆以為非詩之逸者咸春秋以後之人所作語近於詩故引者恆為詩云而實非逸者且有先哲格言或古語誤引為詩者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木齋詩說存稿

論類為詳核又謂序有毛公釋小序之傳并非序文之殊有是惟以詩序乃因史舊文孔子錄詩時已有非子夏作特子夏傳之至毛公而始顯耳此則未免尊序太過至其引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因謂春秋之作由詩亡詩亡由王迹熄東遷後諸侯中車征伐不能制春秋起於是時所以誅諸侯存王統也其記齊桓魯文所以誅齊桓晉文也是好為高論其論語孔子傳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

于今受其賜

齊桓尊周攝楚存亡

國晉文定襄王戰城濮皆有功王室豈春秋所誅乎孟子自許以齊王猶反乎宜其卑視桓文蓋由時勢不同也商頌之篇謂漢儒多言宋人所作祭祀之詩鄭氏注禮云謂商頌為宋詩蓋用韓詩說也毛氏所傳固不可易然韓詩必有所本今攷其詩多雜雅體鋪張揚厲同乎魯頌其世所云殷禮尚質之言未合意商頌十二篇乃宋人用商之禮樂以祀其先王所作祭祀之辭正考甫所得於周太師者而必得於周太師詩序乃十二篇之目其言其詩則宋人所作故與魯頌略同斯其為說確猶惑于毛義不信史記宋微子世家以為襄公之時修刑仁義發為詩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所以作商頌然其詩體與魯頌同定為宋人作則其識固已高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木齋詩說存稿

韓詩故二卷

厚刻本

著錄

清沈清瑞撰清瑞字芷生江蘇長洲人是編蓋以韓詩之學絕於唐代顧其斷章時句往往散見羣書後儀氏詩政所采已略備因取經文字句與毛異者皆為詳注所引之書即條注句下其有攷證別書或參已見者則加彙字凡王氏之缺者補之語者整之其餘所摭內傳之文及章句未詳何唐者別載卷末其中如閼雒首引章句而辨之曰後漢書儒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韓詩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韓詩故

其毒字當作清傳寫脫水旁耳文選注黃綬也三字本在薛君曰上今以之移下或云此即韓故文凡釋文等書所引不稱薛君者皆非章句韓故與章句各自為書韓故亡佚已久七錄隋志皆不載唐人所見不過章句執其所引強名韓故斯不然矣由是言之則章句所引大都章句將義以自解手蓋門心焉暢暢一滿雅釋訓抵暢愛也郭注云詩曰心焉暢暢韓詩以多說人任稱韓詩不云薛氏章句蓋郭氏猶及見韓故而引之也然則韓故誠寥寥無幾勢不能不取章句以充卷帙矣

讀詩考字二卷補一卷自刻 著錄

清程大鏞撰大鏞字韻生江蘇清河人其編於君經引詩而字有不同者彙而別之於鄭箋改字文字攸殊者部而分之於釋文所引之韓詩說文字能歧出者析而列之共為考十有二焉一四書引詩異字考二左傳引詩異字考三禮記引詩異字考四孝經引詩異字考五爾雅注疏引詩異字考六鄭箋改字考七鄭箋異讀考八鄭箋徑改經字考九鄭箋用義訓改字考十鄭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讀詩考字

改正毛傳考十一韓詩字異毛詩考十二說文字異毛詩考其所以考校鄭箋為特詳意謂近世治毛詩者動訾鄭氏曰好改字以就己意不知鄭字與博其箋詩也蓋傳義之隱約欲強同而不能因旁本三家詩及他經傳以正其音而辨其字且昔時別本甚多彼此互異擇善從焉既後人之師心妄作奚可同日語哉故區之者五略加考校用所由非敢阿鄭蓋意在迷毛以釋詩信鄭所以申毛也申毛所以詁經也其說亦有有理然如

絲衣絲作祿說于豐郊說作祿皆不免強為之辭至說文併詩毛氏其引詩字與今本異者或今本為後人所改第無可考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讀詩考字

君經引詩大旨六卷

光緒甲午刻本

著錄

清黃雲鵠撰雲鵠字翔雲湖北蕪州人咸豐三年進士官四川南永甯道是書卷首有序有云年來著書易淺說大旨謂易無定象用故因悟詩亦無定解一詩必不止一用暇取韓詩外傳所引詩詞與原詩一比較則出入離合多矣後取聖經所引詩詞一熟釋之而後知詩無達詁古人信不我欺也斯言是已故以編間有發明者自其酣吟密詠咀味外之味得之然遂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君經引詩大旨

以覽百家政箋注序傳之異同得失為忘本逐末未免欲重疏之弊又於論議小者何美乎夫詩章云一物不知儒者以為恥不多識誠不免余陋但衆多識不先求詩教之所以然則所於意物不克察于人倫失學之本矣夫聖人垂訓乃及此意至深遠學詩者須熟體聖訓將全詩與自己言行倫理一考驗無先後本無因陋為安無以淹雅自足自恕觀句蓋有為言之為學之道有本有末不可偏廢先博後約固論蓋通義也篇

中於君經引詩有似不甚切者亦有其詩意終殊者抑尤有令人興歎者其謂程記檀弓引詩凡有喪扶服救之聖人贊子罕一以教民厚一以教臣忠代君惠民惠民即保國忠之大者也視民生死善無有專制民以媚上者不知規國者其謂之何聖人問之其謂之何以在君主時代其言若是然較今之專制民以奉己者不猶愈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君經引詩大旨

素行室經說二卷

自刻本

著錄

清楊善龍撰善龍字子成浙江錢塘人先
緒二十三年拔貢生是書蓋取平日所集述以先
後編目不從經次如臧琳經義雜記例善龍肄
業諸經精舍疑即其應課之作如篇中孝凶慈民
同惠解訴惠當諱為事惠本從事故得通段皇
矣事義載駁釋文云事本作惠是並例事即母字
母亦變作母母步今字此特主在新新未嘗有
當經義也然如公進戎于濟西解謂公穀二傳之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素行室經說

自足互相發顯第左氏此傳未可從耳禮器為祈
年外郊特牲索祭祝于祈而祈者一為二說謂
釋其初不符合者一祭鄭注初釋二者同時而大
名曰釋其說非也此二篇之文雖詳略不同而其于彼
于此諸文義正相合則其所言初祭自顯見其為一
非為二矣鄭君以牽合釋祭為說而以此二篇初祭
分為二不亦誤乎說茲核說瓊瓊瓊瓊訓亦自
是古義段玉裁以為高麗瑞瓊間而改亦為亦其
說非也朱氏駁聲亦謂說文瓊字次紅臺下解

云亦玉也今本作赤玉誤蓋字各段說所惑也案段改
赤玉固非以訓赤為古義亦無確證瓊字六朝人多
用為白謝惠連雪賦曰庭列瑤陽林披瓊樹
范曄四色詩第三曰素鮮鵬北渚白水在南宛獻
環潤上塞歸珠照瓊軒皆用作白唐代改朱為郡
為瓊州此自唐人用說文耳王均說文釋例曰赤
古作夫美字挽爛上赤即似之矣是說似較有見
然則毛傳云瓊玉之美者蓋無易信說文又
不如信毛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素行室經說

三經證法不分卷

周氏
著錄

清祖撰其祖有毛詩等已見前是編題

曰三經者一孝經二大學三中庸也其首序稱

聖人之道莫切於孝經美辭於大學美論於

中庸孝經首引鄭氏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

目不同名者殊別也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

作孝經以總合之蓋鄭以孝經為子子作又以孝

經緯引孔子曰志在春秋作在孝經故注中庸謂

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然孝經實非孔子自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三經證法

觀其首序曰仲尼居魯子侍則非孔子所著明矣

蓋管子之子之遺書案是公武所齊讀而漢儒附益

之故朱子嘗以孝美大子嚴父嚴父美大子配天

為疑謂如此二語須是武王周公方能盡孝道尋

無分豈不害理六因其非孔子作是以敢議之也聖

治事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

教教因親以教愛其祖謂子生三年免於父母

之懷仍不離膝下最相親昵遠知識日增則其奉

養父母乃日嚴矣此等本於自然之天性是說殊欠

明子愛乃自然之天性嚴非自然之天性也禮記

祭法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

愉色有愉色必有婉容又曰嚴恭儼恪非事親

之道案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斯章之旨恐與禮相悖大學

所謂誠者其和謂自此以下皆從首章內逐

節提出申說故皆以所謂發端欲誠其意者先

致其知而致知已詳前章故直從誠意不知正心先

誠意誠意乃大學要旨故從誠意始荀子不苟

篇曰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大事矣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三經證法

孝六章誠意盡之荀子其知之乎隋書經籍志云

禮記中為傳二卷宋散騎常侍戴顒撰中庸漢

疏一卷梁武帝撰蓋此兩行已久不自宋儒始孔

疏引鄭目錄云孔子之孫思伯作之以昭聖祖

之德也故其祖謂可作孔子學案讀也然其如

哀公問政及凡為天下國家有大經等語與

不甚相類且其述人懷諸侯亦非所以對哀公言

正未出子思子也陳漢章跋乃謂子思子作此

八篇本周官經大司徒之六德與大司馬之樂德

尤周官晚出子思當見其書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詎不聞之即依所說則成周時已以中和為教何待子思昭明聖祖之德邪其利於此三書自謂集眾家之注而精取焉志將闡道術以冀斯民然實無甚發明殆不足以副其志矣

禹貢古今義案二卷

傳鈔

卷目

清不著撰人名是編蓋非完書至浮于汶達于濟以下遂闕公偏中多抄撮胡渭禹貢錐指之說惟於浮于濟漯達于河下既引胡氏後注其下云錐指主由濟入漯由漯入河恐未為確以上三條姑存其說待學者審焉是雖尊信胡氏放其三言亦不盡從也軍懷有錄至于衡漳不引段注說文曰地理志言濁漳入漳漳漳入河水經言漳入濁漳濁漳舍序沁入海乖異者當錄作水經時其志時果也應麟曰漳水舊入河周定王五年河徙而南故漳水不入河而自達于海王氏特肝受之詞依班氏則漢時未嘗不入河也漢志說文以漳漳為水水經以濁漳為主王鳴盛後集云漢志而非水經然常參稽經為是說具義參又蔡傳言漢時漳不入河說詳義別據此則作者所著義舉而外尚有義參義別二書也

詩經比義述八卷

家刻本

存目

詩王千仞撫千仞亭涵齋江蘇金匱人周
官大師教六詩經風之下曰賦曰比曰興然詩
雖兼三體其實興亦比也賦中必有比也則比實
詩之義府也是書博采衆說推闡比義載義
序謂舉比以通賦興與非創自此編其言是也然
如兔置汝墳甘棠騶虞諸篇類皆實賦其事
即采藝采蘋並供祭祀亦不可言比又如之子棄
舟扁鵲云細玩此詩作于子方去之時則為賦作
于子既死之後則為比蓋持兩說竊謂如毛傳
云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則確為
比然考新序第廿篇曰壽母謀沈伋于河壽知之
而與同舟之人不能殺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恩其
死伋而作詩則乘舟乃實寫非虛擬今讀首章
中心憂之第二章不道有實語言未死以前恐其被
害之詞即序之說似較可信至定之方中于旄
載馳俱是賦非比更無論矣其他如此尚多不
遑備舉全書儘有可取惟題曰比義述實而

按之珠未盡合耳

經部

詩經

類攷要共十五種計三十二頁

癸酉十一月江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比義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比義述

羣經字詁七十二卷

家刻

書目

法段端廷撰經字初卷湖南黔陽人歲貢生先是端廷有四書字詁經寧鄉黃本驥編訂集資付梓故是書凡字已見四書者皆不更載而其中其難字甚即以為之如揮則引文獻通考都指揮使漸則引水經注太液池中有漸臺漸江即浙江滿則引蘇軾詩不恤枯腸誇惱滿渝則引渝水在遼西臨渝東出塞也則引山海經注吳縣南太湖中包山沙則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羣經字詁

賈誼書屈原文選羅長沙書法指南火銀畫沙尾則引侯鯖錦燒尾摘則引通考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漢則引荀子漢兵篇李茂衡則引一統志越西郡姑蔑唐置衡州它則引莊子德充符衛有惡人曰亥駘它摘則引南州記都楠子生廣南山谷二月開花實大如雞卵連而黑膜類後世地名官人名樹名及瑣語雜事毫無關於經義宜節去羣經二字第曰字詁可也

律呂古義六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著錄

清錢塘撰律字學淵號澗亭江蘇嘉定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江寧府教授詹事府詹事大昕兄子是書大命以古人推明古律言謂古之律法傳而人不傳待法待人以爲用人不傳即律不傳矣自晉劉勰以劉歆銅斛尺爲用尺裁於史志美有知其非者自塘得虞僂尺知勰所謂周人之尺漢尺後得周尺知漢尺之非周尺因周尺以律律尺得今事之尺之八分一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律呂古義

蓋用本八寸尺不可制待律必用十寸尺即若人所云夏尺者然則周不能自用其尺制待後人顧必曰周尺式古待當無異度周必因乎夏商夏商必因唐虞十寸尺之爲二帝三王時待尺而矣周尺傳而待尺傳而古律已無不傳其愈於用漢尺不逮乎自謂依法求之而有待焉因以參焉斯編然其所傳虞僂銅尺爲漢章帝建初六年造者至所得周尺則不知何尺而謂營造丈八寸加一分即爲夏尺其言果可信耶卷末大昕跋云諸君制序魏非專門

弗敢應也恐難專門亦不易下此斷語耳凌廷堪校禮堂文集與阮伯元論樂書曰錢澐亭論樂諸篇以為必有物理及諸之仍是對書燕說偶有所見皆取諸律呂之義又不能發明其條則皆言算數甚矣此等之難得解人也澐亭但取今角以上考律呂此必不得數也夫今角與古待中隔事人燕樂一闕此闕不通而欲飛渡何其值也拊今角以求燕樂之二十八調為不可得以待呂手是蓋凌氏困於俗樂與錢氏主於古證其說自不相合陳澧聲律通考謂凌以此誤錢為虛謬之語考燕樂之原則賴有二十八調若考古律則必考古人製律管乃能得之與二十八調無涉言豈一端各有所當也斯則不愧通人之論矣

燕樂改原六卷

粵雅堂叢書本

著錄

清凌廷堪撰廷堪字次仲又字仲子歙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例選知縣改寧國府教授是書有總論有後論於二十八調各有條辨後為燕樂表以明之六名據隋書音律志謂燕樂之原出于龜茲蘇祇婆之琵琶琵琶四弦為宮商角羽四均無徵聲一弦分為七調故有二十八調又得遼東樂志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語為顯證於是悟燕樂之宮調本以字譜為主自鄭譯附會而後沈括姜夔

諸人承之不過徒緣飾以律呂之名與漢志所謂長短分寸之數而不相謀其名八十四調者實祇二十四調燕樂之宮調即今俗樂之七調古雅樂之用五聲二變而成者又寧有異於後世俗樂用字譜而成調乎或者疑宋人所配此今之字譜不同殆未之深思焉瀟江藩極推此編以為思通鬼神而陳澧聲律通考則謂宋之字譜配律呂今之字譜配宮商截然不同觀沈括夢溪補等談二十八調所用之聲而了然矣凌氏未考二十八調所用之聲故誤以宋之字譜

即今之字謬也又公卿中蔡元定傳呂新書起調
畢曲說於古未之前聞也蕭山毛氏駁之曰設有神
鼓自於此欲審宮調不幸而首聲已過則雖按其聲
而茫然不解其為何調必俟歌者自訴曰頃所歌者
首聲為某聲而後知此釋謬也可謂解頤之論矣
聲律通考亦力辨
每以其固於俗樂為病耳書具在不備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樂類 改原

樂懸考二卷
粵雅堂
叢書本
著錄

清江藩撰清江有隸經文已見前是書首考古
縣之制其鍾磬二十六枚一虞說主周禮小胥
鄭注謂十六者十二辰之外加以四清聲為十六也
惟北宋用古制以十二枚為正鍾四枚為清鍾雖後
古制無入發明其說何謂四清聲黃鍾大呂太簇
夾鍾之清聲清聲有六用之者四以姑仲之半律
太高不能歌是以不用也論樂者但知半律倍律而
不知用四清聲故朋說紛紜皆強不知以為知者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樂類 樂懸考

宋陳旸樂書云四清非古制疑鄭注傳舍漢得石
磬十六枚而為之說陳澧聲律通考雖斥其武
斷然宋史樂志稱景祐二年李照請去四清聲
馮元等駁之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范鎮樂論
亦云清聲不見於經國初舊有四清聲置而勿用
至劉几用之其鄭衛無異是謂清聲非古制不
獨陳旸為然且清聲非雅音宋人亦已審驗之
矣周代之樂是有清聲今無可考此編答問引
周禮曰鳥氏為鍾清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

出豈不見於經哉不知曷氏所謂清濁之所由出
斥制鍾薄厚而言不足為黃律大律太清夾清
四清聲之證經無明文似以闕疑為是又篇中
謂燕樂字語句即今低尺六誤據陳澧說
則十二字字譜所謂高下者高一位下一位可非如
今俗所謂低工低尺為工尺之倍聲高工高尺為工
尺之半聲也其他如樂縣說歌鍾二肆辨皆根
據鄭義要為不失家法焉爾

律呂臆說不分卷

新刻

著錄

律修養原撰養系有頑石虞經說已見前是書
首為待尺說謂自成用尺度既亡言待者必已遺
於河內之葭莩羊頭山之黍然候氣之說既屬渺
茫而所謂矩黍中者又不知何等為是蓋律呂
之失傳久矣不知待聲之界限本實說者求之愈
密反茫然失所依據第就後代尺度取其近是者
以為準則律可得而度也然則曷知其近是而取之
亦以聲決之而已昔司勛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

至魏人漸長此勛之闕解也以聲決之者也既而勛依
周禮制尺減魏尺四分七釐阮咸誤其聲而謂必
古今人有長短所致後始平得古尺果長勛尺四分
此咸之神解也亦以聲決之者也是誠然矣顧聲
不可以文載口傳安得皆有阮咸之神解乎此樂之
所以難言也待管說又謂黃鍾半律乃三寸九分
非四寸五分昔賢必嘗吹管驗之黃鍾如此他律
可知半律如此倍律可知欲求倍半之真度當憑
耳決非算數所能推也雖然耳決必差盡可憑哉今

之律呂固不能全情算數而算數亦不可廢手
至謂相生之法或待呂相生或宮商相生律呂相生
居迭律而設宮商相_生為旋宮而設是故誤認待
呂相生為宮商相生則有增律之失誤認宮商相生
為律呂相生則變律半律紛之而出而律愈壞不知
迭待與旋宮本不相謀且古人於律呂之後未嘗增
一管亦未別起一宮又烏得求待於十二之外哉是說
尤極分明其解黃鍾之言及七律亦具有心得為其
謂五聲雅俗所共也十二律則專施於雅樂彼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律呂類

為俗樂者類非讀書稽古之人但能分別律濁而已
微特不知六律之為知有所謂五音近代有管色俗
樂也今四上工尺即五音之別名或以合字為宮或以
四字為宮紛之莫決而樂人之鏗鏘鼓舞自若也
蓋彼所知者七調循環流轉無滯以之變曲以之合
歌以之吹竹彈絲渾一可聽謂合字為宮字為謂四
字為宮亦可任儒生之聚訟而樂人不其聞焉斯
真快論其識殆遠在凌廷堪上矣

律呂新書初解二卷

嘉慶戊寅
自刻本

著錄

凌廷堪撰深字問齋順天宛平人是編以秦
書為之大旨謂黃帝命伶倫取竹於嶰溪之谷
斷兩節間長九寸九分者而吹之以為黃鍾則黃鍾
長九寸之說也制十二尺同雌雄者曰六律六呂
以此黃鍾為無以三相生之說也而乃不考者乃謂
以三相生上下損益之說淮南子始言黃鍾之律
九寸又因而九之得九十八十一於是言律呂者本之
而不變司馬遷又衍其言曰元氣函三為一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律呂類

於子一三於丑以三遞加至亥得十七為七千一百
四十九為黃鍾之實至是律呂相生之道悉求之於
數悉損益之于三宋蔡元定待呂新書又創為
寸分毫厘之絲之計之數其法以寸為一絲至九絲
則為一毫以毫分寸皆用九不用十務期以三相生之理
之密實而不浮於是以黃鍾實數推得十二律之實數
悉本於三而權衡之其法為三之通而仲呂之數不於
三而於九不於三而於九不於三之定法尋其相通之
是於黃鍾之數不於三而於九不於三之定法尋其相通之

聲響繆以千里八十四聲皆非其正而聽聲者又徒取其悅耳變聲變律皆以起宮是以徒為尋欲增悲而已欲以感天地而格鬼神養性情而和心志也或可得其斯殆未免迂濶孟子不云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凡樂皆可以養性情和心志使人道德斯鳩當言樂有移風易俗之權且云西尼得人不好者樂故於希臘部族中最多殘忍而放僻邪侈之心以中部落為甚是尤其效大驗亦今中外其理一也後傳呂新書引朱子曰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

古者多用濁聲今樂多用清聲又曰樂律中所載十二律乃謂趙子敬所傳云是唐周之鄉飲酒所形也但卻以清黃鐘為宮此卻不可汪氏因沿氏物後君臣樂律渾聲律通考云黃鐘律宮即黃鐘但黃鐘為宮聲之濁而黃鐘律為宮聲故曰黃鐘律宮之無射清商而無射清商無射為宮之商調以黃鐘為商但黃鐘為宮之濁而黃鐘律為商聲故曰清商為非用清聲而不用濁聲不必疑錄之以備不詳焉

聲律通考十卷

咸豐十年
自刻本

著錄

清陳澧撰澧字蘭甫廣東番禺人道光十二年舉人官河源縣訓導光緒七年粵督張樹聲巡撫裕寬以南海朱次琦與澧為耆年碩德奏請褒異給五品卿銜是書卷首有澧自序云周禮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記五聲六律十二宮還相為宮言聲律者兩言盡之矣自漢以來至於趙宋今樂衰而絕惟今之俗樂有七聲而無十二律有七調而無十二宮有二尺

字譜而不知宮商角徵羽余懼古樂之遂絕也乃考古今聲律為一書又以古樂立法簡易後人研算術陰陽失其指今為辨正以祛其惑告是已至謂古今樂聲為下則有隋志所載歷代律尺皆以晉前尺為比而晉前尺則有王厚之鍾鼎款識傳刻為存今依尺以製管簫以前律皆可考見宋史載王朴律準尺亦以晉前尺為比又可以晉前尺求王朴律由是以王朴律求唐宋遼金元明樂為下異同史籍具在可以排比句稽而盡得之至於音

秦始之曲可仿而造唐開元之譜可模而歌古樂古
音千載未泯更非徒紙上之空談也是則言之過
易似古樂固未常亡也所謂唐開元譜者今已失
傳宋趙彥肅風雅十二詩譜註云即開元遺聲
未可深信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曰古聲亡滅已久不
知當日工師何所考而為此竊疑古樂有倡有歎
倡者發歌曲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多
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而
世美補焉此故也善但如趙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

古詩篇可歌無後樂府之歎矣夫豈其然之晦斯
論精確不磨近代劉陽邱之桂香著樂譜專為
孔廟祀典雅樂而設具譜儀禮所用諸詩以一字
叶一聲其趙譜同漣所撰東塾讀書記深慨世無
成於樂之學且以左延年改騷代檀文之三曲
荀勗除鹿鳴舊歌為二人罪與序說不侔恐
當以讀書記為正耳然篇中謂七音次第天造
地設豈人所能改易辨江永律呂圖微誤又
謂宋人字譜配律呂非配七聲觀沈括夢溪

補筆談二十八調所用之聲而了然矣正凌廷堪
燕樂考原以宋之字譜即為今之字譜之
非俱有見其稱中國古樂有十二律胡樂便
有七聲古樂胡樂之不同在此考古樂者當於
此辨之尤為要言不煩云

古律經傳附考五卷

慎齋全書本

著錄

清紀大奎撰大奎字慎齋江西臨川人是
書首列禮記月令次即采呂氏春秋仲夏古
樂名篇以為或謂周官作月令或云呂氏所作
呂氏春秋十之紀首月令頗其文殊不類蓋者
月令古春秋紀呂氏雜以秦廢冠諸篇首史記
謂不韋刪拾春秋者是也又呂氏謂黃帝始作
伶倫造律秦焚經籍古樂書亡呂氏猶見前世
典籍造律之法與周官國語六同六同之義不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古律經傳附考

利修為樂有所自者與此推重焉書不為無見其
謂史漢以黃鍾之言為黃鍾律蓋以黃鍾言與
黃鍾之言混而解之乃漢儒之誤也黃鍾言者正
宮也本宮也黃鍾之言者中宮也言黃鍾本宮之
上又以黃鍾之言律為宮故曰黃鍾之言一為黃鍾
之尊一者然漢時不知中律在六律之先與六律合為
七音而誤以中央黃鍾之言存六律之內即以黃鍾一
律當之於是旋宮之法不可得而明蓋六律不能備
七音之數不得不於六音之內參差為之因此例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古律經傳附考

然方長短之變遂以兩均之管錯取為一均凡此皆
不審於律管聲音之實故也是說六極分四又謂
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經文所
言合陰陽之聲既不合而徒附會於星辰之
終不相闕考以看之說使人執三寸損益之管以
求其所謂合聲此司樂之言所以誤不可曉而唐
宋諸儒言樂之言皆以是誤之也斯尤有慨乎其
言之竊以世之真知律者古今無幾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魏漢清制樂器工隨手調律而漢清
不能知李照定樂律工減去銅齊而照亦不能辨
也如紀氏者亦祇明樂之理夫豈制樂之人哉

待呂元音正錦一卷 小篆卷樓 叢書本 著錄

清畢華珍撰華珍字子載江蘇太倉人其書
首言迭待之原以為迭待之初先有七音後有
十二律五聲之變具於人聲故未迭待先有八
聲之七音此說似與經傳不合周禮大司樂凡
六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蓋子之言師曠之聰
不以六律不終正五音蓋古無二變之調且大調但
有七聲而無十二律雖相習既久不終竟廢然謂
迭待之初如此恐未然至其以周禮圖鍾者應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律呂元音正錦

函鍾為仲呂而以舊說為非則同時南渡張文虎常
其書辨之云太師掌六律六同陽律黃鍾太族姑
洗蕤賓夷則無射左旋陰呂大呂應鍾南呂函
鍾小呂夾鍾古族大司樂奏黃鍾歌方呂奏太族
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鍾奏夷則
歌小呂奏無射歌夫鍾皆取合辰函鍾配蕤賓即
林鍾無疑小呂配夷則即仲呂無疑然則函鍾不
得屬之仲呂也即甚至函鍾之為夷鍾雖於經無
徵鄭注近古者有所受似不必舉二千餘年之成

樂而翻之也其說頗中肯又篇中謂言語工人七
字即五聲二變與無可疑此七字必與音商一名
同出自古楚詞四上競氣是已四上字必非宋玉
特創自出流傳然字端始見於宋人書前此
未有楚詞四上競氣恐不如是解若果同字端
則周書已有此何以宋前無言之者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律呂元音正錦

律音彙解八卷

道光戊戌
家刻本

著錄

清邱之桂撰之桂字穀士湖南瀏陽人是
書首有湖南布政使龍其綬太常寺卿李鍾
之序龍其綬序稱律音彙解一書先考以周
尺以定十二律之度凡蕭管笙簧等器皆
鍾磬之古制無不定又本朱子儀禮經傳通解
詩譜以律呂聲字琴瑟指法為風雅十二詩之
譜俾學者得聞古音其候氣之法尤為徑捷以
二十年之心力屏棄人事研精微渺以成終業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律呂彙解

稱樂律並曆法二者皆當通其變而宜於今徒
求合於古人非要務也曆法既有時憲置監設
官宋元以前之術遂置不議而待呂氏說前儒聚
訟紛如此書則綜核古今條其源流發其義蘊
以歸於可用可傳至于上生下生左旋右旋之義
古者有而無者于實理實事概不及焉原幾
能求其是者云々其推許甚至然趙彥肅詩
譜以一聲以一字朱子已自疑之且謂其以清聲為
調似非古法至候氣之說本屬渺茫不若人之尚

有可據但所謂周尺六傳自宋人自言嘗取此

尺以橫黍校累十黍通成一寸因定其為周尺

無疑耳篇中於六笙詩譜說六笙詩補亡說工歌

笙入說間歌說今樂說燕禮子為大夫舉旅說燕

禮記下管新宮笙入三成說大射新宮三終說

俱注存疑是亦未敢自信也之種謂方之清濁

判為兩途而待呂氏不可復雜待呂氏既於後世皆

由管子經度生聲數譜遂指黃鍾生林鍾為宮

生徵林鍾生太簇生商太簇生南呂為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律呂彙解

生羽南呂生姑洗為羽生角以訖傳訖注疏宇宙
同傳會如出一口而卒莫知為致誤之由其說
異古而遂條辨論以為期於古制有合近今
言樂者多宗邱氏故錄之以待後人詳審焉

待呂通今圖說不分卷

咸豐三年

著錄

待呂通今圖說不分卷又漢文徵無胡人是編自序有云律也者體也聲也者用也而樂也者循體以達用且協乎時者也故按之琴瑟而旋宮之理備焉之蕭笛而支度之數符屬之於月令而方調之循環亦並不謬且順於是圖之古之待呂今之絲竹不期其一旦而通也今而後琴瑟之理明琴瑟之言律呂可廢其敢於自信者此實則師心蔑古篇中又謂知旋宮之不成音曲者後魏陳氏仲儒一人知聲待之應乎候氣者宋時蔡元定一人知待之僅有七調者近今毛氏西河一人乃一則狃於律準之分數一則拘於古法而難行一則惑於字端有九聲故原委終莫能全蓋以爲千載而下精於審音察理唯其一人可不謂之安乎甚至論旋宮之法自用失傳以爲聲音之在宇內初不以音升王降爲全虧乃孔子於韶則謂美善盡於武則僅以盡美爲許是必樂舞之盛備無異而聲待之和與不同可見周官所謂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律呂通今圖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律呂通今圖說

等制皆事合法也況黃鍾五音而配以大呂奪倫已甚爲缺此而陷于明廷等手果如所說則孔子時樂已失傳矣何以孔子猶云成於樂耶又其論七聲調譜云上尺工凡今四上七聲之陽者也信其聲爲陰則即仙仗仁侃上五凡也其中上尺工凡五爲正凡已爲變乃自然天籟古今絲竹無出此十四聲者自來以二尺爲優伶俗字非文人所宜道以琴瑟爲士人雅器非工尺所宜加遂使聲與待截然而途今以十四字填入諸器其支度旋宮無不吻合可知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孟子之知者爲不厚矣

在主張俗樂不知俗樂但有七聲而無十二律正與蘇祇婆琵琶同耳五聲相距不均必有十二律而後可以還宮今俗樂勻分七聲而十二律止矣烏得謂今之樂猶古之樂歟孟子斯語特欲導齊王與衆樂之望可泥其辭哉

律易不分卷

咸豐二年
酉刻本

存目

清穆貞撰是編其有序稱既作待易通今因說
竊思律呂隨納音易位說失之凡斷於是由干
支之位推天地之數乃知待由聲生實聲由數
定也又思漢宋諸儒皆以律呂配乾坤二卦而
坤之取象後各持其說竊疑純陽終不令聲音
之序於是由此音所不收探聲理所從出乃知故
離為太極而既清未清即旋宮之全象也後思虞
氏謂卦爻有消息之月令謂五音有分屬之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律易

氣無空發音不徒存於是別陰陽之聲定順逆之調
乃知二至之卦中乎與坤也二分之卦震兌也四立之
卦恆咸蠱漸也四音皆元矣後歷其聲也言無不協
調無不諧則簡易得七聲之源變通今四時之配
律與易不相得歟如其所因是見易道之大無
所不包然於論樂則愈遠矣夫音論七聲簡易
引乾以易知坤以簡終之卦而七聲何所探待
呂之源引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則五聲而已何以謂
言者則五言聲則七通旋宮之數則謂極先天之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律易

通後天之變而旋宮定矣其說殊不明析大興
徐氏跋乃稱其扶待呂之聲參易理之奧融會
變通合而一之如珠之走盤無後室實實發往
古盛歲之秘洩乾坤消息之機

徽室秘不分卷 同治丙寅刻本 存目

律經圖撰是編以琴學失傳已久力擬於五調無全譜而轉經之法幾罕人知因成此書以傳夫宮之必由角變自矜獨得而遂以室秘名其書也意謂宮為黃鐘之能變宮為黃鐘之用難實一待乃黃鐘之變徵難實之角即黃鐘之變宮六音出於變宮諸器制於變徵以信徽無二變故豈現之角即以變所生之宮而於是各依序轉各調遞成焉天籟也今分五調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律曆算數

樂定程五調八律注和法五調間徽定待五調

按和法五調字譜舉陽指法備略此其於琴學

抑可謂發衷心者矣

音調定程不分卷 同治丙寅刻本 存目

清經圖撰漢書律曆志以律曆皆起於數故今言之然律自律曆自曆雖於律間配以十二辰十二月不過言其陰陽之位變化之情而已是書乃以花甲音調與河洛卦爻辭為定程六十格又取葉懷慶納書極譜或一二曲或六七曲為式自謂列聲待之陰陽分別時日之宜忌以資利用嗟其異矣其凡例有云俞榮寬淑吉便覽據理以定吉凶使進日者皆知避就是則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律曆算數

氣以定音調俾用事者並政中和理氣相輔利通

必信故特仿俞法作為定程庶幾依日循聲足

為識者之一助然則此編非言樂也又云字譜名

聲而知所本然四上競氣已見楚詞故言調聲客

統用字譜注定程式期在易行不取辭部通之謂

其曰邪通是亦為有自知之明也夫

律呂原音四卷

自刊 存目

律呂原音

是書成於乾隆三十八年於律

呂正義待呂正義後編皆無一字語及

而首列何國洛書蓋沿於元余載紹

舞九成樂補所定舞圖皆根河洛以起數以

邦直其卦氣定律其後江永律呂圖微

洛書先天之類甚至宣達而亦不為

凌廷堪樂考謂前人樂書未洞悉其源不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律呂原音

及陰陽易象則此編固無怪其然也其云不宗黃

鍾九寸謂律由聲制非由度出制律之初未有度

也度出者有則何以知黃鍾九寸式此論似是而

非善乎司馬先之言曰古律已亡非希無以見度非

度無以見律、不出於度與希將何從生非謂太

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從度

法求之耳是說甚明惟南史說黃鍾九寸方人以

聲不可文載以傳故以待字人使其依律而自得之

以黃鍾為九寸不過如是篇中又有自相矛盾者

既云變黃鍾等六律可而變宮變徵二音不可

廢又云六無二日土無二君宮既為君而不有變宮是

二君也實教莫甚焉豈先王制樂之意哉於是謂

徵變而為中宮變而為和且斥何安陳暢專用五聲

而無二變旋宮既廢黃鍾孤立遂使朝堂上不復聞

治世之音何其刺謬之甚邪其卷三卷自嚴羽論

詩話而下多論詩詞及院本存目第四卷則有太常

樂清歌曲秘傳姜夔越九歌而王良樞詩牌亦與

焉蓋其門下清宮雜錄成書題曰律呂原音非其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律呂原音

經部樂類共十五種計二十九頁

癸酉八月江瀚

南書馬氏傳四卷

柳耀館補校本

著錄

津馬國翰輯國翰字什吾山東歷城人有

玉函山房輯佚書分經史子集四編周秦至隋書

佚書八百餘種宋王應麟常輯古文為書馬鄭

注律孫星衍後增補之隋書經籍志尚書十一

卷馬融注唐書藝文志馬融傳十卷書久佚

國語從釋文正義史記集解北堂書鈔太平御

覽等採輯分為三卷正義謂馬鄭之後有篇

之序為之編隋志較唐志多一卷者即書序也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尚書馬氏傳

別輯合為四卷後漢書儒林傳稱扶風杜林傳

古文為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是融

固治古文學而所注則止今文二十九篇又序謂太

哲言後得與其文似善淺露以大後於上至于王屋

流為鵬至五口穀俱來舉大疑語神怪雖江聲書

書集注音疏極辨其非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

從其說仍列奉誓一篇而論者或以違於馬義

譏之蓋所見之各有不同也書長人品雖遜東成

然東成之學實淵源乎長參考鄭義多與

馬合惡取軒鄭而輕馬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尚書馬氏傳

書彙解四十六卷 明萬曆刻本 著錄

明秦繼宗撰繼宗字敬伯湖北黃岡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是書凡所彙解咸有標識界以方圓或小字或時字或秦字小者大余亦注也時者諸家時說也秦者則自下評也其凡例有曰蔡傳之遵令甲也讀者安敢別立赤幟惟是傳以注經而經反因傳而晦則不得不一致忠焉是也詳稽慎擇不欲人云亦云也惟當時風氣考古疏故經仍空言義理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書彙解

放勳雖以功言而實總于其中蓋德乃功本功乃德之推又云欽明文思俱在心上說心之嚴敬足以端萬化之本謂之欽心之虛靈足以燭萬機之微謂之明心之經緯燦然章美而合謂之文心之謀慮淵然睿思獨運謂之思不用馬鄭古注而別為之解其實終不出舊說範圍第各加一心字耳然其謂自乃命義和至成熙皆敬授人時事授時不可緩此愛民之至情也先儒以說天道非聖人定書意斯則深得經旨當不別觀之

惜不多見耳其辭禹貢三江既入以為三江上源止一松江至于流分為二則為婁江東江既有婁江東江而松江又不可泯故總名曰三江其實入海止三江非三江鼎足入海也善依所說止二江入海何如經文乃言三江既入手又言大江為中江松江為南江之說謂北江為不可考然經文有北江無南江為無北江則南江何以名乎且篇中時有類講章者如太甲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謂此題振起烈祖一直講下首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書彙解

句正說末句反收首二句當一連末句另說是蓋明人習氣無足深怪要其發明義理宋元之說經固亦無甚媿焉

尚書集注三十五卷

廣州 劉本

著錄

清簡朝亮樵胡亮字竹居廣東順德人朝亮嘗受業南海朱次琦之門其家有同學而顯晦殊駁判馬次琦本講程朱之學是書以東晉古文及孔傳為偽蓋亦從朱子之說也其自序謂辨偽如惠氏猶謂偽古文於大義無乖也則何以使天下昭偽古文之亂經而賊道哉因舉偽大禹謨言舜以帝位讓禹以舜之帝位讓皋陶舜之帝位惟舜可言讓之禹一不得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尚書集注述疏

舜之帝位讓皋陶也蓋贊于禹者欲禹感苗民乃以舜感舜而解而曰至誠感神矧苗有苗是蓋為舜臣而斥天子之父以為有苗不善也周禮稱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反而言之是民可下也易所謂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即可近之義也偽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也反而言之是民可上也則悖矣不其害哉其斥偽古文之極甚具首不悉錄
羊歷十有五年凡要義於注登之異文異說之要於疏存之外注或申其義

統而觀之不失為一

或總其義皆造而注相參融會貫通明白詳盡
間有新注死者大體無傷至於舊注從違頗具斟酌如堯典納于大麓不取大錄說者攝政之命在下文也所見良是論禹貢三江謂水道有古今之變禹述古也惟近古者然言釋經者追今而求禹述以近古之言而辨近古之言可也如於近古之言而疑之闕疑可也疑之而乃自為其言則言人珠矣皆無以為足徵者其公禪於桀術乎陸志漢志三江然闕疑云云誠名論不利又謂金縢居東即東征大誥攝政非攝位同一駁鄭得失懸殊矣此編經二十九卷逸文三卷書序辨一卷偽古文一卷附讀書堂各問凡一百一十一條同為一卷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尚書集注述疏

則

詩經音韻圖五卷

自刻本

著錄

清甄士林撰士林字毅菴河南汝人嘉慶十五年進士官山東平原縣知縣是編蓋依據御纂詩義折中而參以四聲切韻等韻諸書以考三百篇之古音揭其讀書之法為三例曰通韻互韻叶韻其所論通韻叶韻殆與段玉裁本音合音之說相近而分別正紐旁紐以協隔韻先立本韻同母為互韻以窮聲音通轉之源惟此為前人所

馬瑞辰序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音韻圖

稱其能抉先儒之秘奧開後學之詩學未幾溢美篇中首列四聲指掌圖參定四聲韻圖等韻圖而詩經古韻音韻譜法讀韻十二法次之終以總論緒論三項論略其端則旁注釋一字之音上格注釋全章之韻又於經文之橫堅撇點以象四聲既斷句讀更於韻字加圈意在便初學華大雅末附章句觸辭意在間有闡明然如謂落將予就之繼猶判渙二句中含有一折盤旋頓挫意味尤長良報其

笠伊糾如畫茶夢二句轉候珠
語氣斯其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音韻圖

詩音十卷

本

著錄

津高謝然撰謝然字而舉福建光澤人嘉慶
舉人官內閣中書是編分部平上去入聲四蓋
依廣韻部目故以廣韻先後為序其入聲四部之
多如上去
謂今韻原於廣韻廣韻原於音韻
自廣韻之而廣韻為近古如江講律部雖轉今
音而次鍾腫用下侯厚侯部亦轉今音而別自為
部即入部依南音偏次而分收平上去者為與
北音相發明又字有兩收三收四收者為古今音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音

存之法是古音之偶存猶情有廣韻也又其收
字有新入增入其建部既用廣韻部目故薄古
音收入者統名為新入至增入惟入聲有之以部
異而音未改也故別為增入其收字之序則以詩得
字先後為序焉為中謂東陽廣蒸四部並收
自鼻音易混而東陽尤近故吳氏械初補從東
冬部叶入陽者五十五字然以今音按之仍有已
未變之別其未變者今古同讀自漢以來因東陽
音近通用未嘗改音廣韻部分為聲正其誤遂

與詩音合上去如之故是部無新入字如江講律

部依今音直通陽卷深然以偏旁得聲求之知
為後人轉方古無此誤也此其見解俱為允當
又如部分第二謂不說文否不也訓義極精括後人
泰否臧否入否讀為部以可否否入有韻讀若否
然詩音漸害否人涉印否或醉或否俱訓可否之否
此支紙等部韻易懸象傳小人也韻以正志也
子弟子職篇其餘則否韻其次則已史記秦孝公紀琅
邪臺刻石文或胡或否韻里已止紀字是漢以前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音

有講為否者當削去有部併入否部韻補於補
美切既認本音為叶又叶匪父切引陳琳大荒賦
韻虎字尤誤之誤部分第四謂天字古只讀他前
切無鐵因反一音按釋名云移莫以舌腹言受天顯
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而顯坦與他前切相近
與鐵因反相隔其反舌可證也韻補不知真先因用
是江左以前天與入韻遂改從鐵因反而詩鶴鳴韻
淵采也韻千松者韻宜易音不用先仙韻手至古
音攷改音訂且混入耕佳支部尤誤之誤茲

有足區段玉裁人書音韻表失

者部分第一東字謂韻補叶都郎切引楊泉
發賦韻字字不合桑柔四章字怒處固為韻慙
辰癢為韻自西但東非韻或叶當經切方丁以
韻慙辰癢尤誤之誤考段表第十三部古合
韻有云東本音在第九部桑柔合韻慙辰癢
字蓋不知東之非韻致有斯謬耳

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

嘉慶丁巳刻本

著錄

清錢坫撰坫字獻之江蘇嘉定人大昕兄子
博學乾隆副貢官陝西乾州直隸州判
是編題曰十經者一周易二尚書三詩四周
禮五儀禮六禮記七春秋左氏傳八公羊傳九
穀梁傳十論語也致十經中文字之通假故曰
通正書也其自序稱康成以經有諸如讀善當
作當為或作或為聲相近聲之誤諸說其夫通
之言同為異文一經正之言準乃殊義一宗通正之

緣因聲因字而例總之何謂聲則語言是何謂字
則偏旁是語言則臣為辰鼻為昇是曰聲同轉
為道宗為戚是曰聲轉偏旁則子為功、子為
工正為征、亦為正是曰互通父為甫又為專方
為旁又為滂是曰類通又棚見詩風左傳謂之
冰振見左傳周禮謂之蠶室定見周禮檀弓謂
之封左傳謂之塙觥見月令曲禮謂之滂公羊
謂之滂偽不同條共贊曲推旁字何以理居類
究萬原哉故此書務推衆說以究斯義蓋

其大旨善此篇中部分一依說文解字如一部下云周書丕子之責鄭康成曰丕讀曰負史記正作負子之責是丕與負通也春秋丕鄭史記皆世家作鄭鄭是又與邛通也邛是以色爲■應用邛上邛旁下云六作雲同古旁字與方通虞書方鳩傷功史記作旁聚布功士表禮牢中旁寸注今又旁爲方是也又與彭通易非其彭子夏傳作匪其旁是也案旁字從方彭即方字初六從方故互通善斯之類皆煩詳

核其餘可推而知諸書宜先識字此編有益

學者固不爲虛作矣

漢學師承記八卷附經師經義目錄一卷 粵雅堂本 著錄

清江藩撰藩有輯經文已見前是編初成龔自珍即以漢學名自負十不妄淨之見定盒文集補編龔江子屏箋龍其謂讀書者寧事求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特專主爲馬論士潘耒推崇漢學■因當時風氣而首列圖章璠即一大錯無論乾隆中葉以前未有漢學名稱況璠實宗宋學所著毛朱詩說謂朱未盡非毛未盡是且稱朱集傳一洗宋師專己守殘之陋此其於

漢學殆不徒如篇中譏顧炎武有騎牆之見而已至張爾岐江永則必皆服膺建身具有明徵者也張之儀禮鄭注句讀江之禮經綱目咸遂用朱氏儀禮經傳通解之法而江輯近思錄集注尤理學之圭臬張著考索問話且以昭季甲申之變由於東國成者非淺待程朱之一念寧漸致之其於宋學主張若是何嘗以漢學自標舉乎其最可怪者如程考本不以經術名嘗作正學論深以考據爲非 見勉行齋文集 故翁方綱程戴

姜詒銘

見後初齊文集

極表其為信程朱滿徒以其夙

監戴家文遂蹟於此詎焉芳所舉受邪又

滿久在阮元幕府元撰國史儒林傳稿以頌矣

武居首此則附於卷末伍崇曜謂以其不純宋漢

學也可見其體例之嚴然不純宋漢學夫豈僅頌

黃為然哉如和記更不可解入為備鋪叙官階事

蹟了無一語有國經學後學之祖以五言詩事

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豈以太邱道廣誦之

藉報其刺者錄之忍而猶云終不忍背師立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漢學所承記

何其外歟張之洞輜軒語揭此書以為經學之門

徑雖未足憑要其於法係經學源流可見板板

焉

九經集解九卷

自刻

著錄

清雷學淇撰學淇字竹卿號芥庵順天通

人是書又名介庵經說九經者一經二

書經三詩經四周易五禮記六春秋七論

語八孟子九爾雅也周易經傳分合謂事

藝文志易類有黃氏直辛句四卷宋晁說之謂

黃氏始以爻象文言雜入經文古十二篇遂廢

此說茲誤棄漢書黃氏直上下經無章句止以

大傳十篇說經未嘗雜入唐志所載之四卷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九經集解

長而解釋傳文以訓經者七錄誤以為章句耳

若象象入經實始於鄭氏不得以証黃其說

甚是書經商都殷毫考謂商以前無二毫

亦無二殷所謂殷者安陽殷墟所謂毫者南邱

毫也也自漢以後聚訟不已為疏證

且詳禮記朝制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豈太祖朝

而七此周禮也商以前止五世初無所謂七世

見六經考經古文多闕周章謂此章二十二字

乃真古文絕無差駁歷代或存或去皆以意為從

達亦非有確據必謂所是去之卒啟無從無變之
禍未免附會但此其過而去之不如過而存之也
尤持論名通然必易經勢謂之合于易
以賴曾思孟四人之言泰之自見然則賴曾思
孟四人者皆進于易者矣論語問為邦章
謂遠此章知聖人之道寧集前聖之大成
立萬世之極軌亦惟賴子得聞之也此則
失之迂腐矣

樂源問答五卷

傳鈔本 著錄

清鄭果撰果字東甫山東即墨人光緒二年
進士官刑部奉天司主事是書蓋果主講
樂源書院時與門弟子問答之語而門人范之
杰輯為此編名從主人故仍題果撰果治居
經書謂易詩禮春秋相承一貫晚年尤嗜春
秋著有春秋三傳通義若干卷未梓刊稿本
已多遺落篇中亦以言春秋者多為問美
質行書帝典為最英文於詩變風為最答云
春秋兼之而且過焉帝典紀事中有言春秋全
用古史之體有事無言質過之美變風文辭諸
猶陳春秋據事直書不待褒譏為尊親賢者
諱或變以寓義或闕文以示故終不失無言之
體文過之美以至質而含至文自有言語以來未有
造此者也蓋其推重春秋若此各人問之傳則
曰左氏明其事者也公羊明其文者也穀梁明
其義者也足故左氏之美公羊有弗義焉者文
之所正也公羊之美穀梁有弗義焉者義之所正

也是故二傳非無義也而非義之所止也義之所止在穀梁矣蓋又推重穀梁善此果極信善本甚至謂書亦無以假之假諸禮經之記庶幾近之禮經之記是尊之為經自今以往學者尊本為經而大傳為傳以此諸經傳記相證則書其有必之一日矣乎此則主張太過且豈信詩序謂詩序不必是子夏作大抵傳從經出有經即有傳故曰身而六藝者七十二人豈有單傳子夏之理特以子夏年穉於諸賢而得壽為七

十子既往子夏巍然獨存為天下師故弟子多出門矣據此則詩序亦傳自孔子詎不可與書序並尊為經耶恐未免易於言矣又謂禮經十七篇無殘闕孔子傳士禮者也惟士禮之為禮經其非士禮非士禮也而惟十七篇恰是士禮而璧十篇多之篇恰非士禮此以知十七篇之非殘闕也鄭辰禮經通論云儀禮十七篇無殘闕今謂十七篇皆士禮然如大射燕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親禮少牢饋食禮諸篇亦可概謂之士禮乎

至于論語必也也名乎幸敗江照元寧之說辨然謂夫子言在勸執為美齊之逃執逃而衛人諱于天子然後不為廢君則衛之君臣正矣天子正蒯瞶之逐于父而弗立而以其子執賢而免之則靈公蒯瞶執三世之父于正矣其義迂也恐當日之事況以美齊為問者子貢非夫子先有美齊讓國之意德之此幸安無正確之辭不必強說所謂食肉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者此類是也

说文引經攷異十六卷 自刻 著錄

清柳榮宗撰榮宗字翼南江蘇丹徒人其書以說文自叙雖云其傳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綜覈所引率多今文家學故就許所引撰為攷異究今古文之別明其通假之旨所讀之異蓋正今本俗書之謬意至善也篇中如周易以往吝引在部遶行難也易曰以往遶謂虞注以爲多歷險故以往吝謂四音初一不當求四初求四歷險以往必難故許以遶行難之訓此者義異其說是也孫星衍周易集解遂謂易內往吝往見吝以往吝皆當從此非悔吝之字則好古而不通其原之論也榮宗於許引爲書異字凡孫星衍段玉裁訂爲古文者多訂爲今文如平秩東作謂鮮者正字秩者假借字今文多正字則鮮爲今文當矣榮說文鮮一辭之次多也則鮮爲假借字段云此蓋壁中古文似非無見史記五帝本紀司馬貞素隱引尚書大傳曰辨秩東作 北海相景君 云辨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說文引經攷異

東衍是皆今文作秩之證安得謂鮮爲今文手

系部繞帛 色 詩曰毛羝衣如縹謂今大車縹

作縹之側方同許蓋引三家詩案唐本玉篇縹

卷系部詩曰毛羝衣如縹韓詩爲縹今並爲其字

在羊部依此似毛詩本作縹顧野王時已作其字

矣至引旁部縹似狐善睡獸也論語曰狐縹之

厚以居謂許訓縹云北方縹旁種也孔子曰縹言

惡也則縹非獸名也今經典以縹爲縹下各反造

縹爲縹讀莫白反其來已久惟爾雅釋獸縹子

縹孟子告子下縹道也爲仍其本字案論語釋

文縹本作縹然詩七月一之日于縹毛傳引狐縹

之厚以居釋文縹戶各反獸名則縹之爲獸其義

自今既一字而訓經典多有之此攷說文當 本

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說文引經攷異

说文引經證異之卷附說文引經互異說一卷

本

清不撰人名氏以蓋其稿本每葉中心有學

福齋說經某六字待改是書仍依說文分部

凡未引經者即空之其中如艸部菲鳥葵也詩

曰言采其菲今作薄采其菲謂津水薄采其

芹薄采其菲薄采其菲以類厚辭一則三言薄采一

則三言采本自不誤許書於費字下引言采其

菲於菲字下引言采其菲或校書者涉彼注而

誤也說甚明析角部解用角俯仰依也从羊牛

角詩曰解角謂解角解角有角之

正字今作驛俗別字新附於馬部附驛字是并

馬半牛爲一字半牛有角馬有角手而論驛

角春秋傳驛旌書驛牛詩驛犧皆當作驛說

文驛赤剛土也从土解省聲蓋本以土之赤剛言

而凡言犧牲之赤色者俱借驛字爲之用世羊人

驛剛用牛亦當依驛注云故書驛作驛杜子春誤

驛爲驛則驛之壞字也自驛行而驛解廢

驛爲驛則驛之壞字也自驛行而驛解廢

著錄

徐氏新附驛字亦不作驛今作驛則似以幸得聲

矣此條尤精其餘多引乾嘉諸儒之說以頗

決擇惟於艸部韋字不載鳴盛曰說文引書

草木韋字陸元朗就傷本作包而反以作苞爲

非唐人不知識字也是則詆前儒不應采入馬

部亦作包云相包裏也豈漢人不識字乎斯特

小失論之以編固在柳榮宗上得以其姓

名湮滅而遽輕之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說文引經證異

漢碑引經考六卷附引緯考一卷

光緒甲辰刻本

著錄

清皮錫瑞撰錫瑞有今文尚書考證已見

前收集漢碑始於趙宋自是而後著錄滋

多然嗜骨董者豈發而後收藏者昧考訂

朱百交雖有漢碑徵經之作而止傳周易一

卷未為完書是編搜羅既富徵引尤詳

如據無極山碑證禹貢敘物謂今文不以敦物

為山名班志特舉以垂山為惇物為古文說

則今文當與古文不同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漢碑引經考

下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兩相對則惇物與底績

對文以今文說為是此以經證經尤確鑿可依

其他如以幽州刺史朱龜碑

命不少延證大誥不

少延係孔傳以延字下傳延洪二言連文之

謬以幸通達李仲曾造橋碑公劉之仁證

三家詩以行葦為公劉之仁非用雋公劉以

衡尉卿衡方碑安負樂道證論語未善貧而

樂下本有道字以北海相景君銘勉已治身證

論語克己後世為仁

皇本作克其此碑同

馬云約身之克云責己劉云勝己嗜慾說

皆可通

其有關於經義者也至於字之小

異或

當別論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漢碑引經考

經學文鈔十五卷

江蘇省立大學
堂排印本

著錄

清梁鼎芬曹元珩同輯鼎芬字星海號節齋
金盦廣東番禺人光緒六年進士授編修官湖
北按察使元珩字叔彥江蘇吳人光緒十二年
進士授編修是書實出元珩手其凡例有云
凡大節有虧當為聖門所不齒者學雖博文雖
美不錄持論非不正然與孔子不以人廢言之義違
矣元珩自序稱主講西湖書院經學常與鼎芬
慨論不勝斯文墜地之懼以為造就人才自正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學文鈔

心怡正人心自明經學始其言誠偉而效果何如邪
又稱義疏雖辭訓古質或傷煩瑣而清深透達實
開昌黎起衰之先尤屬創見而中經師法論載
陳澧述人書獨多澧言誠平正篤實可為士模範
亦類皆儒者恆言以見其言當受業澧門故標榜
其師以自取重實則鼎芬僅善於詩去澧言甚
遠也經學文鈔共二十四卷采張之洞勸學篇
者五及奏設存古學堂摺一其餘則元珩元福
元文二首元珩文五首且多曲媚張氏之詞統計

全書載元珩文周易十四卷書四毛詩十周禮六
禮經十一禮記一孝經五直元珩一家之私
集耳至其淺深得失則有識者自能辨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學文鈔

詩切 卷 本 存目

清年庭撰庭初名廷相字陌人號默人山東棲霞人乾隆六十年優貢官觀城縣教諭是書大旨以魯申培受業荀卿門浮邱伯齊韓同燕韓嬰非別有師授各就魯詩自推其意最後趙人毛萇託名子夏最巨信衛氏為毛詩作序鄭康成拾其燕石強名為實當勅鄭箋幽律序尋博徵浮邱申培之隱諸因自事改作詩序其中如閼維刺周南夫人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切

起茅菑謂夫有惡疾行露折郵人獄詞武微傅母傷勢莊夫人不得子小弁孝子尹伯奇見放此類皆有所本至謂免宜刺周南召南私養士也蓋軍去婦詞也鵲巢刺召南君以妾為妻也騶虞刺翰禽而獵也麟趾刺世族自矜大也是殆以閼維例之遂考何者刺耳其謂卷耳思婦吟也谷風妬婦詞也簡兮刺大夫猶猴舞也泉水衛女為婦句夫人思歸也新臺賢婦人既嫁不答而自悔也定

成公夫人遷帝邱而思楚邱也擊鼓迎妻也有麻蓬氏祭忠臣劉子也女曰雞鳴悼亡也風雨商疾也揚水刺人用婦言薄兄弟也出東門亞臣責得夏姬也匪風刺叔姪棄國也十畝刺人悅桑女也涓陽刺康公餽公子雍而無備也其楚夫人刺其子長而孝衰也東山周公悼亡也其義伯奇之弟伯封作也車改刺王欲龍不鄭而不能也去日刺王欲龍秦而不能也黃鳥鄭莊公怒之貳於號也采芣出車扶杜思也十月嘉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切

相魯父避位居向也巧言鄭子忽刺號公也數鐘餘偃王竊尊號也巷伯刺童謔也宮人有謔人曰巷伯也魯公劉刺王欲北巡不密之地也有聲止康王議遷都也隰桑寵妃刺王私悅宮婢也絲綢窮士渴貴而無資也桑柔為良夫刺共和也子漢刺共和禱而無應也之類或影響依附或數筆勾括皆是蓋浮邱伯之說其尤可西者桑中刺醜夫欲得美室而不諧也有權詠醜婦欲去其夫也有狐之章子宜學其友作詩戒之以衛

多女高也。蒸裴刺婦人好游也。為生刺寡婦不
謹也。蟬刺裸程而游也。魚刺客無廉恥
而嗜飲食也。東池觀美女戲舟也。東門楊冰
夜游張燈也。澤陂嘲人怕婦也。郭但不知
恐傷作魯詩世學之皇坊。將見而駭走矣。乃
後馬尊。三十餘年。手稿六易。非莊用所謂大
惑不解者與。

羣經

辨二卷

小石渠
閣刻本

存目

清林慶炳撰。慶炳字耀如。福建侯官人。是編
蓋以南北字音不同。當以北音為正。南則土音
多誤。書與正音相去實遠。因就十三經逐求
推求其有字異音同者。則以經書之字為首。其
同音異列之。俾閱者易曉。其用意亦善。顧所列
經書同音之字。乃有大謬。不然者。如深伸紳琛
身。係注云音申。栗深式針切。琛丑林切。今皆在
十二侵韻。其申失人切。今在十一真韻。迥異求
之古韻。大雅瞻卬。深監今韻。魯頌泮水。琛監
林。韻亦不合也。弘洪虹鴻泓宏一條。注
云音紅。藥弘胡肱切。今在十蒸韻。宏戶胡切。今
在八庚韻。其弘戶公切。今在一東韻。者迥異求
之古韻。山也是弘音與
恒近。考工記梓人篇。首麗其聲大而宏。司農
注。宏讀為紘。紘之紘。謂聲音也。上林賦。逍遙乎
襄羊。降集乎北紘。西都賦。恢皇綱。蘭地紘。皆
紘與陽韻。亦不合也。其他類此。尚多。恐滋貽

誤聊糾正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房經考辨

房經綱紀考十六卷

江戶林
印本

存目

清李湛然撰湛然字命三四川長壽人光緒十五年進士官廣東雷白縣知縣是編作於宣統庚戌首載清德宗整飭學務時倫諸經諭旨次即錦張之洞勅立存古學堂奏疏蓋名為考經實則逢時也篇中只列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無朋友是五倫少其一矣殆緣其深惡社會名詞故併此去之不知詩伐木序云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房經綱紀考

世無朋友一倫則相傾相詐相凌奪人類之存者幾希用禮地官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任恤即朋友之美也禮樂記祭統所謂長幼之序蓋包朋友在內是故中庸以朋友之交為天下之達道孟子亦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書之旨則特重君臣不第於湯武革命文王稱王周公攝位曲為辨乃於拜跪小節亦不憚煩言之若夫三綱之說

名之為綱實有責難之意今則舍為人君
盡君道者概弗之及而一味尊君卑臣似
凡為人君固可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豈君經
之大義果如是乎

經部

詩經總義

類共十五種計三十二頁

癸酉九月江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總義

難孫氏毛詩評一卷

補校本

存目

清馬國翰輯清書經籍志難孫氏毛詩評四
卷晉徐州從事陳統撰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錦
謂其難孫申鄭然隋書書志云自皇后房內之
樂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鐘聲而主廟之
意乃言不可陳統曰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尚柔
柔以靜為體不宜用於鐘此半知月統說難孫
氏違於鄭義矣是編惟此條不誤如于以首章
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載正義曰王南以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難孫氏毛詩評

此卷所陳皆是大夫助夫氏之祭采蘋教采以
為蒞設之于奧一即牖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
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
用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
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旨也又曰孫毓以王為長謬
矣案此未明標陳統姓名當是孔穎達語而國翰
以其逐可駁王肅又末以孫毓為謬是隱用統義遂
仍為陳書以下皆倣此強輯成卷其失甚矣

尚書章句內篇五卷外篇二卷新刻 著錄

清任啟運撰啟運有周易洗心清四庫總目已著錦啟運之學以考禮為最精是編以伏生所傳今文為書為內篇古文溢出今文者為外篇內篇成於中清康熙戊戌外篇成於乾隆癸亥相去二十餘年蓋內篇為壯年所著而外篇至晚歲始成其致力之勤過於他書原稿久佚光緒間其族孫鳳苞始得此本內篇為缺畧尚謾焉貢甘並言云而雖朱墨爛然頗多訛脫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尚書章句

末批評有素枚語蓋為後人傳鈔者以陰修蓋孫書曾任校讎未竟而卒其肩批旁批多鄙陋然是時文家習氣疑不出啟運手付梓時惜未芟去其書首取書舊序及唐孔穎達正義序宋蔡沈書序而辨其得失後為各律說以明古樂之本原篇中訓釋綢繆經義疏論治術亦佳折衷眾說卓然可存如堯典謂四罪當在攝位之初南軒綱目堯七十一載殛鯀放驩堯七十四載流共工七十六載竄三苗監古莊子釋文迴

殊流共工亦不應在殛鯀後稷共工治河鯀同罪則殊流當在一時金縢謂左傳之子是手殺

管叔而蔡叔言王則非也方是時周公在東易書有是舉而曰不殺之或言子後乃作詩則叔死時公未知也其曰恩斯勤斯聖子之罔斯追念先人恤乎有深意焉公一生最痛事莫若管叔之死故嗟嗟以下悲鬱鬱詩情憤懣數舞獨業棟燕兄弟則曰死喪曰急難曰閔堵哀從中來矣於一恫而後世猶援以為誅劬兄弟嗚呼說經可安哉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尚書章句

解居東雖未必合當日情事而用字深至可厚人倫惟洪範謂多移置者以金縢祥本為上今從之然於六極下以惟辟作福一節終之則殊未安不如仍舊也外篇秦誓言其補綴較前人為備然其錯謬尤多蘇氏詆武王非聖人以武王出武王曰可足論而左傳之末又曰洪範成文讀之令人神往雖商古不達湯牧各誓後世露布所不能摹擬也乃其前言大相矛盾殆批評者為之歟

尚書讀法五卷

卷五

書錄

清安書屋輯安吉言彙占江蘇無錫人其書卷首題安高發天柱原編者其孫也其敘述其祖治尚書大意云篇宗伏生文從許氏自為章句不沈傳以書叙及增多之篇其伏生經不合不可今讀典謨皆非有二盤庚非三顧命不分康王之誥凡祖叙目而今篇者皆音今讀不可今篇孔傳叙曰伏生以辭典今于堯典益穆今于舜錄謨盤庚之篇今于一章之誥今于成命益欲祖叙目而分之故云伏生今之也孔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尚書讀法

叙出子尚書叙出子漢書而定于孔子不可據漢書之舊叙以本孔子之書不可信吾人之分經而疑伏生之合孟子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祖孫今之舜典而堯典有孟子可徵非伏生合之即堯堯典如是其已可知書叙之偽孔叙之偽皆可知矣此其所是也年篇中則要書謂伏生之書詩其次曰引曰古聖作經曰孔子述經曰伏生傳經曰十二州辨曰大州論曰五服論曰書叙百篇辨十二州辨云今周官不列文王武王之果州又不列周文王武王而反列周室未開闢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尚書讀法

并州則職方于周制且不合安知唐虞乎必據周正周官以定十二州則封十二山者有異徐氏三州之山鎮安在是知周正周官皆不足據十二州之地蓋其不可改也九州論云周官劉歆等附會之章并之作周封諸侯書今州秦漢為郡縣漢十三部刺史亦有并州故職方不并州而置地于秦時為并州述所據故無并州宋正統國秦時之書是秦以來也蜀不通中國後入于秦故之無果州然則九州以禹貢為據二書皆不可信也是雖指數子用周官圖雖不足為訓然皆持之有故五服論以代皆之服者書國語可徵九服之服亦服者非也其說亦足于論釋經文也為漢疏里善堯典自曰堯舜古天祥亦修經云此書文勢以抑揚勝以伏案通漢勝如此類則更非說經之體矣

禹貢地名集說二卷 鍾 著錄

清洪符孫撰符孫字幼懷江蘇陽湖人父亮吉是書專釋禹貢地名頗正前人之誤然亦有未安者如駁胡渭鍾指以其謂春秋韓國在冀州境蓋因後人誤舍韓奕之詩傳彼韓城燕師所克二語疑其近燕以今順天府固安縣東南有韓城遂以爲韓國封此其誤乃起于王肅不知此詩之首章以河云其山維禹甸之有俾其道韓侯受命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有梁山縣南八里有古韓國故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禹貢地名集說

其詩言適合則韓在雍州雍州也胡氏偶不之察遂承其誤是說雖辨鍾指實則抑王申鄭今考毛詩鄭箋梁山左馮翊夏陽西北然以今韓城縣去燕二千餘里豈有役二千外焉之築城之理故於燕師所克句破燕爲妄以遷就其說而師作何解其不可通詩云其進其躬說文以躬爲北方多種此有在受北國連文其爲北陸荒南無疑當宜主之待封韓以禦北狄蓋與封中以備荆蠻同旨按之經文則韓城之不在王畿矣

爲據也至群羽山在今海州不在登州羽山在今羽

也不在富平則其論俱確惟說因桓是來謂水往注引鄭言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成之野之間人有事于宗師者道當由此而來桓是厥阪名其道盤桓族曲而上故各曰桓今其下民謂阪曲爲桓也解因桓者當以鄭說爲準鄭通元以爲別致胡渭則更以爲舛錯不可通又明知桓水不能通潛隱以水經注白水當禹貢之桓水實數里之離其說無徵此條申鄭尤不可從和衷黃氏續釋文引鄭云和讀曰桓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禹貢地名集說

鄭既破和爲桓故此桓字不以爲桓水無論白水是否古桓水然經曰因桓則桓必水名非龐阪名可斷言矣又篇中夾注曰湘南按者固始將湘南也黑水三危已見雍州下注云湘南按三危凡三見此黑水所經之三危應在今陝西岷州塞外西番界中其山實在河

刺其言不阿洵

古諒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禹貢地志集說

詩經提綱一卷用禮一卷

尊行書

著錄

清姜炳璋撰炳璋有詩序補義注四庫總

目已著錄

自序有曰善學詩者不必拘牽

名義取其有以考見得失斯已耳然必本之南

以究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共

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正而猶不曉暢厥旨者以提

綱末語而訓詁之附衍也余因雅志舊纂修勉而

成集雖拘部之見莫或大明而翻閱之意不無小

補云其大者如此蓋為塾課而設故從顯明自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詩經提綱

作論能用禮提綱意亦猶是但分天官之屬六

十有三地官之屬七十有九經闕司祿實七十有

八春官之屬七十經闕卜人提綱補入夏官之屬

七十原闕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掌疆司甲實存

六十有五秋官之屬六十有六原闕掌察書貨賄

都則都士冢士實存六十有一冬官之屬三十二

經闕六工實存二十有四工近今學校束經弗觀此

雖單簡勝於不知者爾

毛詩訂本卷

著錄

清吳懋詩撰懋清字迴溪廣東吳川人
成於道光癸卯歲年已七十卷首自序述其治
詩大旨經文則並列諸家據爾雅以訂其誤古
通者聽之異義者存之其序每有一字可存則
據古藉所成之無考就詩義約舉之周頌三十
一序與蔡邕獨斷所載專詩序大體多合則就
其說引伸而加詳其傳僅依爾雅其經合義合
者取之爾雅無訓而諸家所有者亦間取補之毛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毛詩訂本

於列國之疆域都舍之遷徙多不能詳其本末及文
武周公之政蹟屬意幽平之變亂亦不能摘詩之編
次舉其事實則采竹書紀年述周書豳圖語左
傳詩公緒詳其作詩之人據先秦以前之古說以證
明之國風語及男女之際則專本冠禮自世釋之
一切淫奔之說概屏不錄其曰賦軍制之沿革官
爵稱謂之不同則依經傳詳考之其言韻以近儒
顧氏吳武爲之參合江氏戴氏段氏爲說以古義
變聲通之就其所言其致力可謂勤矣

如蘭雖云文王之后妃妣氏河南莘國人其親

迎之元妃姜氏洽陽人止生伯邑考姜氏年無
婦爲亞獻乃更娶妣氏其初婦也即求其女知禮
者助著邊三言中是其賢歌以美之其以太如
爲文王繼妃蓋用昭鄭公清說曰言中見其賢
歌以美之用朱氏集傳說惟言求其女知禮
者則與鄭箋謂三夫人亦不合又云君子好逑當
稱妣氏爲女君子謂女而有君子之行猶衣其作好仇
述仇同訓匹訓保淑女爲后妃之匹猶武夫爲公侯之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毛詩訂本

不得以夫婦解之以君子爲后妃真異想天開采蘋
篇云太如初婦求得其女爲婦賢者當時最有名
者曰季蘭婦終南夫人仕西周歌以美之其妻蘭
月之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然謂嫁終南大夫入仕
西周不知何據將仲子篇云鄭桓見西周將滅已
食采小不能爲力乃寄其聘於檜號十邑常有
寄檜女叔姁軋沒其聘爲桓所伐郕邑之大夫妻
仲任亦欲誘其嫁沒其聘爲女所拒而作是歌武
公與兵滅郕仲子當是仲任武公之妹遂之今去其

無得過我所居故曰畏我詩兄無折我樹杞父母謂
杞父母謂兄謂武為兄是說雖以因誤用語若耶之
已也由仲任檜由叔姪二語而附舍成之較為近
理有女同車篇云以結甥國親迎其長女比結
好大國郊迎其名卿因記為此歌後鄭公賦此
以美韓之其辭甚新可備一說類此頗多雖未
盡允當要其不為舊說所囿固有足取焉

詩考箋釋十二卷

本

著錄

清葉裕仁撰裕仁字後三又字涵溪別號歸庵
江蘇鎮洋人咸豐元年以諸生舉孝廉方正
辭不赴試旋貢成均就職直隸州判其書蓋
以宋王應麟詩考為不無疏漏因更著粹四家
之異文異讀及諸儒之發疑有可扶翼經傳
者為之箋釋如詩考韓詩燕曰衛定姜歸其
娣送之而作李适仲云桑扈向列女傳母儀篇
謂衛定姜子死其歸無子畢三年喪而歸定姜

送婦作詩李說無據或誤何婦字為娣致生
此謬今竟妄去立矣關雎載見說之論云齊
韓詩以關雎為軍卷耳離樂采芣采芣頻騶
虞虞鳴四牡皇者華皆為原王詩此亦妄
言列女傳仁智篇謂原王夫人晏出朝關雎預
見思得賢女以配君是惟關雎有此說其他無
之不知見氏何據似宜艾圖事而方處引惠
棟九經古義以鄭從魯詩為厲之時事是也亦
未安阮元學經室集詩十月之交篇出王說出王

後來台上則庶幾近之矣

目不明反其義則爲目明猶以欲爲治以故爲令之例其

說是也自詒云作詒是作賂俗書本亦無要卷言
部毛詩曰自詒憂阻多云豈猶是也今或為繫字
在系部此書晚出故不及引我躬云躬程記表作
今案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詩所謂我躬不說罔作
說何以遠之藝文類聚卷之四賦傷我躬之無恆
亦即以此詩為說悅古言面注云說文木汁可醫
物象形漆乃水名案詩楚琳方義引詩云作漆士
飲云其訓畢者皆自作楚琳楚琳方義引詩云楚琳又
引韓詩云楚琳之甚者也乃因惟云羅離古通面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詩文字攷

四惟乃律鉅新附字方言羅謂之離史記李市紀案原
離即羅也希麟方義羅作羅為義云說文系部作
例云帛體也也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
韓詩為解言在帛部於祖汝云錢大昕曰澤中祖
汝之汝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
相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
作解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
之類或本見其書或偶失檢案案案案案案案案

經義質疑不分卷 光緒壬辰 著錄
清陳大文撰大文字海帆表東石城人其書
多創解且不信書序書序說案案案案案案案
有序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
待序者也有待於序者自有序何待後人為之序
然以書序為偽託顧不疑於東晉古文為書且
稱武成是用家開國第一天造地設文字殆因
乾嘉諸儒力攻古文之偽有以激之使然歟惟其
不信書序之不信詩序將仲子之偏云鄭莊公為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經義質疑

王卿士王貳于號鄭伯怒之崩周人將昇號公
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人
作此以刺之斥祭仲正以刺莊公也其曰王曰牆曰
圉成周溫之謂也曰杞曰桑曰壇禾麥之謂也父母
失主諸兄同姓諸侯也人之多言異姓及臣庶也此雖
易序為近事理美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
之詩首章言其美也言其次章進言其諫君之直
三章進言其居官之美是已不免強為附會秦風
晨風為偏云穆公建塞叔諫以龍不鄭其後塞叔

去秦故國入於其去而思念之斯則入主出腹拂矣隱云
不書即位論之隱云有篡之心而不負篡之名何也隱
之奸也攝則攝矣而君則是然為之矣有為君之實
而無篡立之名其後新莽得以攝白事位而移漢祚皆
左氏一攝字開其端也隱以一攝字上欺天子下欺臣庶內
欺死父幼主外欺外國同盟後世且有惜其慘死於羽父
之譖者則不特左氏公羊氏為其所欺也然則隱者
桓之去莽實操而千古奸雄之尤者乎其責焉隱似
太刻深而筆鋒犀利良足動人也

經義正衡二卷

光緒壬寅刻本

著錄

清雷廷珍撰廷珍字

貴州綏陽人廷珍

雷氏遺書光緒壬寅刻于貴陽據所著時學正

衡自注同治己丑年十一歲則其歿年止四十餘月

是編為雷氏遺書之二開章首曰小學是其治經

亦承乾嘉學派然不偏中頗以近世經學家動以說

文詁經為漢又謂不足詁訓本雜輯經傳緣文之

異訓以成書諸家不達其情而強疏之非拘則濫以

此說經均之無益于學術且有害于心術也此其為

說周與考據說儒大相徑庭矣至其援漢藝文志
謂六書皆造字之本則其意廣平六書舊義同又其
論今學古學斥鄭玄雜操今古之與唐今古皆
致令然雖輕蔑古學初不為信今學此則稍異耳
小學之次曰士學賢學聖學其論孟荀源流謂七
十子後以二子為最純五經之傳以二子為最古推
抱甚至荀子勸學篇曰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
為聖人苟書以士君子聖人為三等修身非相儒
效衣公偏可證茲云士學賢學聖學蓋本之荀

子也然遂謂中經術號為超軼古今竭數百年
之目力耗千百年之心思校訂綴輯功苦心勞碎義微
文自多可採然第就其最著述之業而論專心墨守
者已拘而鮮通博採兼收者又通而泛濫矣若學術
則吾不知也云云竟將前人百季抹殺得毋太過其
指歸仍不過曰學者始而以孝經論語為教育繼而
於中庸大學求學術而後緯之以論語參之以孟子聖
教之旨昭聖學之本立矣其意亦老生常談此
下則言詩言禮言春秋而以易終焉大意孔道

一中而已孔教一禮而已中和誠天地之至道禮樂誠聖人
之至教其言膚廓大而無當但其可開拓學者心胸
者在有之惜年不永未遑深述耳

毛詩序傳定本三十卷

晚晴樓王

存目

清王劼撰劼有毛詩讀已見前此編就所著

毛詩讀刪訂易其名為毛詩序傳定本改正音

注期於毛義無或誤清以侯鄉塾其凡例謂傳

一則於經時箋即參釋其間本易誤清又傳寫不

免謬脫正義雖載文存此各本不令阮芸

臺校勘記亦不能盡得其是特據序傳義例詳

加審訂傳脫入箋者復之箋刪入傳者退之今

如葛覃序寧安也下父母在則有時歸寧云九

字以為是箋語刪應仍歸箋則依陳氏詩毛
氏傳疏猶可說也而闕雖名曰訓下后妃悅樂君
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意慎固幽深若闕雖有
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
則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六十五字乃毛傳之最終粹者亦以為係箋語刪入
應仍歸箋詎以毛公只通訓詁耶輒調定
本

讀書書記不分卷

存目

清苑泰衡撰里貫志詳卷末自記云前同治七年春出都行六日檢氣阻道適居景州數月為記讀書古今文及至鳳陽讀易六年歸里後記孝經孟子補易記光緒十三年將記古文書卷末尤未克有所發也所最抱憾者不能讀春秋編觀聖人所取義爾察其言固一有志窮經者夫所謂記古文者書即此編是也其大為誤曰書是文思先被四書大禹文命敷于四海禹祇承用中書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讀書書記

不異上承執中帝堯以克明協和精一執中之道即何新至善之道大禹是而知之矣又曰余已從人古今賢臣哲士猶難而況帝乎惟聖者能之惟堯舜用其先馬所記大率類此論非不正於經義實無所發明也

經部

房經義

類提要共十一種計二十一頁

補癸酉十二月江翰

明生年十月

尚書王氏注二卷

補校本

著錄

清馬國翰輯魏志王肅傳云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舍同異為書解隋王琰撰志為書十二卷王肅為書駁議五卷王肅撰書肅撰志為書十卷王肅注為書各三卷王肅注尚書釋駁五卷王肅撰尚書藝文志王肅注十卷又釋駁五卷王肅孔安國問答三卷今并侯國翰輯為二卷所注亦今文二十九篇與馬鄭本同肅以不好鄭氏注代諸儒業為鄭學故詆之不遺餘力謂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尚書王氏注

書孔傳為肅信撰雖眾口同聲然猶未敢輒定而丁晏為書餘論始斷然言之其實王氏之注為書蓋與馬鄭大同儒孔傳雖多從王而亦有舍王用鄭者晏乃於王注其孔傳異義者以有餘奮奮而承之載孔傳載事也王注載成也五服三就孔傳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王注三就原野也朝市也甸師氏也

馬鄭王

俊父在官孔傳俊德治鈔之士

並在官王注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父

義引

馬鄭厥土赤墳埴孔傳土黏曰埴王注埴埴
曰熾車釋文作榮既豬孔傳榮澤波水王
注榮播澤名王作榮播凡斯之類則皆譯而
不言偏執同者以據為王氏偽作之證詎非
部總叙有曰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
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昭矣蓋經者非使即
天下之公理而已紀昀雖未敢自踐所言而其
說正固所當奉為圭臬也

今文尚書

卷

王國山

著錄

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班固
注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
九卷伏生傳授者竊竊改漢魏人無謂伏生為今
文者晉宋之間始有之如徐廣史記音義今文尚
書作不怡之類裴松之三國志注今文尚書曰優賢
揚歷是也至釋文正義則今文之稱愈顯考對偽
古文而言之此編所輯多取史記文漢書儒林傳
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
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則堯典諸篇以外皆
今文說可知孫星衍以遷為用古文殆誤今之采入
宜矣然如漢志云道家者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
自持此八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是必據
三家今文允恭克讓之讓作讓說文讓下云推也
讓下云相責讓也蓋今文作讓正字古文作讓借
字此條當補抑猶有失引者如于大麓論衡正
說篇云尚書曰四門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鄭注書序歷試諸難云入麓伐木入麓即入于

大麓也不迷是今文入于當亦是今文國初錄彼遺此偶未審耳。泉陶方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續漢志劉昭注引丁字漢儀夏勤策文云旁祇厥緒。魏志裴松之注引素弘漢紀建安二十五年詔同緒叙序字通。爾雅釋詁叙緒也。詩閔予小子傳序緒也。國初第援白虎通聖之篇方作旁劉向新序多旁而引書作象刑旁施惟明而不知此注其疏也。

古文尚書三卷

房本

著錄

津馬國翰輯龍首珍曰孔壁同古文也。然安國以今文讀之則此博士何以異而曰安國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王先謙辨之曰孔子以古文書六經不用時字蓋尊經之意安國以今文讀者盡其古文真本固在實有專稱通儒傳授不沒其本末而以名此今博士無異稱古文者失其名又非也。王說是已。後漢書儒林傳稱孔傳自其祖安國以下世傳古文是安國真本具存杜林所得西州秦

書一卷雖非真本疑其孔壁文字足資攷證故當日寶之今皆亡矣陸德明釋文本錄云為書之字本為隸古既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宋齊舊本及徐孝等方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詁改竄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據此則唐以前已有此偽書以古字易經文至如郭忠恕作汗簡所引有古文尚書薛季宣書古文訓又以古文等書改為今體世儒無識輒以此為壁中真本是編所采自說文外大率以郭忠恕汗簡

及日本山井鼎之考文補遺古文考為據然如顏師古謂之俗古文為書教作羽然言作新今惟於湯折子引顏書而甘誓戰个則引之書通入聲一屋引古為書作勿勿古文作羽詎非失之目睫其

尚書歐陽章句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漢歐陽生撰漢馬國翰輯歐陽視受伏生之傳其書立字最罕世傳其業至歐陽代皆為博士漢書藝文志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歐陽說義石尚隋書志皆不著目其佚已久而他書所載遺說亦多與夏侯相混難於區別故是編於傳其學者如平當楊賜引書並皆輯入因是又得可補充者之條漢書章句傳少所歐陽地餘等說曰祭非自外至也孫中出生於心也故惟聖人

為成樂帝孝子為能樂視立嗣亦師之俗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未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地餘居歐陽高孫此雖不同引書密經義大者陳喬樞列此於祖考考假居后德讓虞有在位下似可從又風俗通過譽帝而載歐陽教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似可列於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下因謂此書實遠勝甘泉黃頌漢書章句解所輯歐陽生尚書章

句惟煙于六字引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誤作
章懷太子注斯其小失耳

尚書大夏侯章句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漢夏侯勝撰清馬國翰輯釋之本錦云伏生
授濟南張生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
昌始昌傳族子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
行傳說災異又事同郡簡卿者兒寬門人也
從歐陽氏問為學所向非一師漢志有大小夏侯
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今並
佚是編所收多係三家說頗難分析至謂班固
作五行志因於夏侯勝所傳鴻範五行傳此尤臆

揣據漢志有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許商五行傳記
二篇安知非本劉許邪細審其書實非劉許所撰東夏侯始昌所於陰陽先
言物象盡災日至期日果災勝說災異實得其傳
故漢書本傳載昌也之制立數出勝當乘與前漢
曰天久陰不雨陛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迫霍
光召問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白皇之不極厥罰當陰
時則下人有依上者此其說書最為彰顯特附著焉

尚書小夏侯章句一卷 王肅山房本 著錄

漢夏侯建撰清馬國翰輯漢書夏侯勝傳云勝從父子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在方采獲又從之經諸儒同與為書相出入者章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顧門名經是勝建雖一家而立說各殊惜藝文志所載章句解故並失傳無以證其同異也他書所引每渾稱歐陽夏侯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尚書小夏侯章句

惟建當

師事高志其與歐陽說合者為建居多但無明文不敢臆決惟後漢書祭祀志劉昭補注引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此真建說至為確鑿是編亦已輯入第誤作章懷太子注耳此外采尋傳述經義三條較為可信蓋以儒林傳稱張山字小夏侯建為博士授同縣李尋故此雖非原文實有師授其為小夏侯之佚說當無疑也

古文尚書舜典注一卷 王肅山房本 著錄

晉范甯撰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尚書舜典一卷下云晉豫章太守范甯注梁有尚書十卷范甯注亡舊唐書經籍志有十卷孔安國傳范甯注唐書藝文志亦有范甯注十卷是隋亡而甯復出今則並佚此編從無劉昭後漢志注唐釋文應一切經音義宋李昉等太平御覽諸書輯得十卷其中如禋于六宗則用甯注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古文尚書舜典注

于岱宗柴則用馬融義謂祭時稊稌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修立禮謂吉山軍賓嘉亦用馬義也五玉謂五等諸侯之瑞亦用鄭義也肇十有二州謂禹平水土置九州舜為冀州廣大分為并州燕置幽州今齊為營州始為十二州則並用馬鄭說也蓋甯於為書殊罕闡明遠不如其春秋穀梁傳之懿信手專多其兼習其效固有殊矣

著錄

部尚書劉仁義疏

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美
在其西故云西蜀史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
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史兵
五千人助之是史者有名史者也髣髴在巴郡者
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
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一年左傳稱虜監有
濮伐之楚遂滅之是虜濮在江漢之南與此疏孔
傳義猶未盡今考史漢西南夷傳並無史字蓋生所
章以後武帝時無此夷名此以孔傳爲魏晉人假託

郎南書劉氏義疏

尚書述義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隋劉炫撰清馬國翰輯北史儒林傳炫著述論述述義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義五卷春秋述義四十卷尚書述義二十卷毛詩述義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并所著文集並行於世可謂富矣隋書經籍志尚書述義二十卷國子助教劉炫撰而唐書志並同今已佚是編僅就孔穎達書正義錄出七條正義多曰古文經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名止義者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說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危險無義而更生義炫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後微稍省要又好更張前義義反太略辭又區華雖為文章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非文未免詆之太過明鄭曉堂謂舜典孔傳乃劉光伯偽撰託名姚方興不知方興之事見陸德明釋文序錄易可証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尚書述義

薛君韓詩章句二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漢薛漢撰清馬國翰輯後漢書儒林傳稱漢世多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力傳父業又稱杜撫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是章句稱薛君者撫所題也國翰輯是書序云薛漢父方字子容附見漢書鮑宣傳又唐宰相世系表云薛夫子名方字夫子廣德曾孫東漢書鮑宣傳言方葬時清名之士齊則薛方子容據書世系表漢父名方丘字夫子初不名方則薛方子容自別是一人且世謂章句為漢撰必有疑後漢書馮衍傳章懷太子注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雖鳩負其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云云因知章句為方丘撰非漢撰也何章紀引方仍作薛君韓詩章句者蓋薛君即謂薛夫子耳又如三家詩述說考厥於陳喬樞實本其父壽祺故張洞書目各同遂以此書傳壽祺所謂薛夫子韓詩章句殆亦猶是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薛君韓詩章句

毛詩馬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漢馬融撰詩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云梁有毛詩十卷馬融注亡然經曲釋文序錄馬融注十卷僅無下秩耳是編據正義釋文輯得十一節而已鄭玄詩箋每與毛異融雖傳毛氏亦不盡依其說如秦風蟋蟀序云刺晉侯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桓寬鹽鐵論通有篇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然今文選古詩曰蟋蟀傷局促不即儉不中禮之意而後漢書馬融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毛詩馬氏注

上廣成頌曰臣聞孔子曰者則不遜儉則固者儉之中以禮為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豈刺固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章懷太子注言傳云以太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則融固不以此詩為刺儉細既經文一則曰無已太康再則曰好樂無荒與刺儉不中禮實不相應融斥博士為俗儒正以其守一先生之言而不敢越此其所以開鄭玄之先也夫

毛詩王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魏王肅撰詩馬國翰輯肅注毛詩隋書志並二十卷其說申述毛旨往與鄭不同孔氏正義於毛鄭皆分釋凡毛所略而不可以鄭通之者即取王注以為傳意然亦有意存袒鄭而失其衡者如哀窈窕死下列王肅云善心曰窈窕容曰窕又窈窕淑女下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義言此宮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之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故云此則言其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毛詩王氏注

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為窈善容為窕非也案後漢書班昭女誡出則窈窕作態又臣九歌子桑余生善窈窕李斯上書作治窈窕皆不作居處解則毛傳出此形容女德詞非謂處深宮為之單字下正義曰王肅云善生形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案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善此亦喻外成於文為重毛意必不然考義云葛延蔓于各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日長大也其說迂曲王義為長蓋不僅勸陽修亦義引其釋即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

王已也至王基之駁亦有非當別論云

毛詩駁一卷 王山 著錄

魏王基撰清馬國翰輯清書經籍志毛詩駁一卷魏司空王基撰殘缺舊唐書毛詩駁五卷蓋卷王伯興撰唐書藝文志王基毛詩駁五卷蓋隋代殘缺而唐初尚有完帙今僅從正義中見之是編因據以輯得十五節其說大都依鄭駁王得失互見如采芣苢王肅引周書王肅解謂芣苢如李出於西域駁云王肅所記雜物奇獸四夷遠國各廣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為馬馬之草非西域之木也其說良允經文曰采則是草非木已灼然矣十月之交箋云用十月夏之六月也八月朔日月交會而日食王肅云刺幽王云以麻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為共和以前其在共和以前則信矣而據之則無術說者或據世以定義矣此則非是阮元學經室集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曰大衍術日蝕議曰小雅十月之交虞翻以術推之在幽王二年開元術

定支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他限授時併議云出
王之年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
限蓋自來推步家未有不與緯說異者本朝時憲
書密合天行參佐古所無今遵後編法推幽王二年
十月朔日得入交從魯詩說謂屬王時者斷難執
以爭矣依此言是詩為幽王時作夫後何疑鄭以
幽王時乃鄭桓公友不知桓公為司徒在幽王八年
此篇作於幽王六年故番雍司徒耳

尚書顧氏疏一卷 王函山 存目

隋顧彪撰清馬國翰輯清書經考志今文尚書
音一卷秘書學士顧彪撰尚書疏二十卷顧彪撰
舊唐書經考志則作為書文升義二十卷唐書
藝文志又作古文書義五卷 文外 義五卷名既
非異卷參差原書久佚此編據孔穎達正
義采入其厥賦惟上錯下云上之下即次上中
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今考正義曰顧氏云上
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
一為正輕之於堯舜為大貉小貉重之於堯舜為大
桀小桀則此時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為大等差者
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
為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為人功少也是據
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為正而雜為次等
言出上之時多而中時少也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故
云第一此州言上錯少在正下故先言上而後言
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
揚州云下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

之上中下：上本是異品故復文之，上錯也。梁州云：下中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有下，下有下，三等雜出，故言錯。是所雜有下，上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為等級耳。顧氏是說，殊為詳晰。因指但取首三句，則語意未完，亟當補錄。下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云：方是正義之文耳。

毛詩義問一卷

房本

存目

魏劉楨撰。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毛詩義問十卷。魏太子文學劉楨撰。舊唐書經籍志：北齊書劉楨撰。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輯得十之五。訓釋名物為抑釋。摭忘摭所以覆矣也。謂前同蓋有懸。顧全略小曰：顧氏彼晨風晨風今之鷄衡門之下樓一木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六月食鬱薺及藟。鬱薺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子，赤食之甜。薺薺者亦是鬱薺類而小別耳。弁彼鵲斯有鵲鳥雅鳥楚鳥也。若斯之類。陸機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大方相似。一吳一魏同時著書不謀而合也。魏文嘉典論以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瑤應瑒及楨為七子，稱其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其些吳質書則謂公幹有逸氣，但未道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其所著義問觀之，雖已殘闕，具見學有根柢，夫豈僅五言詩妙絕時人乎。

毛詩義駁一卷毛詩奏事一卷毛詩問難一卷

王西山房中

魏王肅撰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毛詩

義駁八卷毛詩奏事一卷並王肅撰注稱有毛

詩問難二卷王肅撰亡舊唐書經籍志則作毛

詩雜義駁八卷有問難無奏事新書藝文

四皆久佚是編從孔穎達正義輯錄義駁十

二帛奏事四帛問難七帛義駁固專攻鄭氏

問難亦申毛以難鄭乃詆之不已必欲盡廢其說

而後快後取鄭氏之遺失條奏於前故題奏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鄭毛詩義駁

當時虞翻亦奏上美主力斥鄭生所注出書三事

之誤并謂玄所注之經違義尤甚百二十七事不可

不正行乎學校傳年將來臣為魏配之何三國時

之儒風浸狹乃爾乎且豈與鄭氏為難一若有

深仇宿怨者然殊不可解也

經部詩類提要十五種共二十二頁

甲戌補一月江瀚

存目

毛詩王氏注四卷

鄭燭傳

著錄

清馬國翰輯王氏書注已見前其注毛詩隋

書志并二十卷隋志與有二十卷鄭玄王肅今注

蓋魏晉間人取肅注次鄭義後以便觀覽非肅

別有注也今并供肅注多載正義其中申述

毛旨往往與鄭不同然鄭箋毛詩亦時參三家

義傳不合鄭可異毛王獨不可異鄭

於毛鄭皆分釋凡毛之所略而不獲以鄭通之者

即取王注以為傳意當然間有申非其旨而什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毛詩王氏注

六七歐陽修詩本義引其釋師風擊鼓五章

謂鄭不如王國翰序以為持平之論近儒倣鄭

惡王成為風氣殆亦一偏之見也如大雅維此王季

春秋昭之十八年左氏傳引作此文王孔穎達

詩疏曰此云維此王季彼言唯此文王者經涉風

離解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進改今王肅注

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然馬瑞王詩傳

箋通釋胡台拱毛詩後集陳奐詩毛氏傳疏皆

謂此經王季當作文王之作王季者依箋讀也陳

啟源毛詩稽古編亦云此篇以作文王為正惟賦
琳經義雜記類家好與鄭相
難故反據三誤本以改毛詩正經而阮元毛詩
校勘記遂從其說疑誤後生不知禮記樂記引
詩美其德音十句鄭注云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
是所見本亦作文王何獨罪甫

毛詩異同評三卷

鄭燾撰
補校本

著錄

清馬國翰輯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孫毓言
休明北海平昌人考豫州刺史馬總志林成敗
志三卷云孫毓字仲隋書經籍志毛詩異同評
十卷考長沙太守孫毓撰釋文係豫州刺史隋志
作長沙太守未知孰是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
文志並著錄十卷今佚武威張澍二百五十五書
載有此書之目似未付梓無從參校也釋文本錄
稱毓為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明於王徐
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今考其書殆不盡然如
周南鐘鼓樂之傳云德盛者室有鐘鼓樂義云
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言其并樂之時上下之樂皆
作盛其禮也王肅之言乃言不可評曰皇居房內
之樂故事皆有鐘琴邯鄲衛語置三監使
魯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王肅云邯鄲封紂子武
庚鄭魯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
監詳曰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謬云自紂城
而北謂之邯鄲謂之鄘東謂之衛王肅鄘在紂

郝之西評曰據鄭風定之方中楚邱之歌鄭在
紂都之南相澄自明而城以西無駭其城以西迫於
西山南附洛邑極伯之封溫原樊州皆名列國鄭
風所興不出于此鄭義為長由而言其不朋於
王昭然可見矣又如說于曹郊箋云說當作禮評
曰毛云說之為舍常訓也此則箋義迂曲自合
從傳他如陳風有美人傷如之何捨風無見素冠
兮曹風其弁伊騶並以箋說為長幽風既破我
斧又缺我斨及公孫碩膚赤鳥凡之則皆舍主取
鄭類此甚多是讀者自具隻眼毋為舊說
所惑焉

詩經恒解六卷

致福樓
重刊本

著錄

清劉沅撰是書雖以毛為主而兼采三家然
或取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傳書未免稍涉於
濫其凡例有云大序小序本一朱子分詩者志之
所之也至詩之至也止為大序自蘭離后祀
德至蘭離之義為小序毛公鄭康成梁昭明輩謂
為子夏作至程子竟謂大序文似繫辭其義非子
夏所結言則推尊太過程大昌謂為衛弘作今按
其詞義純雜不一大抵源於子夏而後儒增孟之此
論詩序其書恒解書序辨正之同第小
序大序之分孔穎達正義已言之不自朱子始
耳篇中蘭離謂淑女如氏君子文王也蓋本朱
集傳然朱集傳於鄭風詩多以為男女相
淫者之辭以編於鄘大跡有女同車風雨子矜
則仍毛序寒棠東門之墠則從折衷又有
自為之說者如山有扶蘇云小人在位詩人刺之而
作擇兮云杜公卒云子車之齊楚交伐忠臣憂
之而作狡童云鄭忽初立小人有陰焉突用者

而忽不知詩人憂之作此揚之水云時有信讒而
疏其兄弟者其兄弟賦此出其東門云賢者閔淫
俗而作此以嘆之野有蔓草云喜見賢者而作
是雖有得有失要為近理其辭唐風有秋之
杜以為曲沃侵陵晉侯微弱詩人冀晉人效忠
而作大具卓識曲沃構難以來晉人冀人滅之君
後立一君久而後亡其此詩諷諭之力歟又生民辨
姜嫄必是未昏之女非帝嚳元妃亦足釋惠周
惕汝儒之惑云

禹貢匯解六卷

光緒壬寅刻本

著錄

清洪兆雲撰兆雲字虞卿湖北黃岡人其書有
從子良品序大要以九州次序合為書禹貢句
章推至與禹貢不相昭合者悉皆收入卷首別
其類曰考辨略然開卷即九州歌九州土色性
歌九州貢賦歌九州田字訣圖殊疆小樣篇
中如引周禮職方疏曰自神農以上有大九
州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大九州之神州
分為九州神州者東南一州也為萊謬之說非
也史記孟子荀子列傳騶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
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
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
環之人民畜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
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云云賈疏蓋即
本此海通而後其言皆驗矣抑尤有抵牾者三江
既入既蔡傳專之廣仲初揚都賦注以松江
婁江東江為三江而從蘇軾岷山之江為中江岷

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之說乃又謂
東南近海之處有之江焉即震澤之下流也
得無自相矛盾耶惟厥土青黎一條引馬云
黎小疏也馬謂青其色黎其質也王以青為
黑不知何據而青色黎質則同劉熙釋名釋
地云土青曰黎似黎州色也此是汎言不可以解此
經至傳以黎為黑則是梁州土黃之義矣但經文辨
土有青不一而不言色者夫事有言之而不言質者
亦未有不言之色者傳非是當從馬說為正此則
分析詳明不愧說經鏗矣

集注毛詩一卷

王崑山

房中 著錄

梁崔靈恩撰清馬國翰輯梁書儒林崔靈恩
傳稱其偏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叙其著書有
毛詩集注二十二卷陸德明釋文序錄云梁桂州
刺史清河崔靈恩集眾解為毛詩集注二十四
卷較本傳所載多二卷隋書經籍志此序錄
合唐志並同冊府元龜云二十二卷蓋沿梁書之
誤也是編所輯凡采自釋正義者皆確出本書
至如呂祖謙家塾讀詩記引崔注子之還今云還茂

昌三者皆地名也索隱書地理志曰臨淄名營邱故
齊詩曰子之營兮是以營為地名為非無據而魏
源詩古微遂主其說謂昌即應劭曰昌水出東
萊郡昌陽縣茂疑即泰山郡之牟茂聲之
轉又東萊郡有牟平似此章合恐近於數章讀
詩記又引董氏云崔靈恩集注小雅謀猷曰通
謀作謨雖謀謨音近義通然崔注宋時已無
其書故宋史藝文志不著錄此引小雅及上齊
風殆皆董道之說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當

論董道廣川詩故以爲齊詩尚存不知所傳何所從來此稱崔注同一偽託耳

毛詩沈氏義疏二卷

玉函山房本

著錄

周沈重撰津馬國翰輯周書儒林沈重傳稱重博覽羣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著有毛詩義二十八卷毛詩音二卷隋書經籍志毛詩義疏二十八卷蕭歸散騎常侍沈重撰二唐志俱不著錄但二唐志載有鄭玄等注毛詩諸家音十五卷殆義疏已佚其毛詩音爲散見於鄭玄等注毛詩諸家音中故釋文正義猶得采其說也如此編所輯風以動之風福鳳反美近於詩近音附近

之近四曰興許說反參差荇菜荇有並反薄汚我私箋云煩損而純反言辭害否箋云言言自潔清音淨公侯干城干音幹箋云言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帥所隗反施于中達施以鼓反凡此之類必皆出毛詩音非義疏也毛詩正義多曰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肩舒緩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隋志所載除舒緩沈重而外各有五義疏或二十卷或二十九卷或十卷或十一卷或二十八卷皆不著撰人名氏朱彝尊經

義考併以為沈疏殊乖闕疑之旨未可從也

施氏詩說一卷 王國山房

著錄

唐施士可撰清馬國翰輯韓昌黎集施先生墓銘稱士可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太學生雪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銘辭有曰古聖人言其旨密微幾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其推挹甚至韓集五百家注引新史云士可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素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可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矣言擊之學徒若異同由是觀之

則其於毛鄭詩必多所異同伏可知矣是編蓋即據韓集之法采入如勿剪勿拜云拜言人心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剪終言勿拜言君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維鵜在梁云鵜人取魚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鵜之人自無善事據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焉韓集五百家注此下名有則毛注此二條皆顯攻毛傳不免失之矣六字主讀唐語林同好新惟陟彼岐兮云山無草木曰岐所以言陟彼岐兮言無可估也以岐之無草木故以譬之

今攷爾雅山多草木曰岵說文岵山有草木也
釋名云山有草木曰岵是以孔冲遠毛詩正義
不得不以毛傳為傳寫之誤此獨申傳然此曰
山有草木又作何解耶

毛詩多識二卷

求恕齋叢書本

著錄

清多隆阿撰多隆阿字實溪滿洲人其書

專釋毛詩名物蓋與姚炳詩名解大有

相同但姚著分列門類此則悉依本經次第

又姚著名解此則具列其詳核尤遠在

姚上也此編為吳興劉承幹校刊據其書云

係盛伯熙祭酒藏本有程棊林侍講抄語書

分上下兩卷止於芻風又云多姓舒穆錄氏檢

閱道光乙酉同年函錄知為是科拔貢抑名氏

偶同疑美能明今攷王均所著某友斌術編有
其多受溪隆阿書並論及毛詩多識之作故
中葛覃毛傳黃鳥搏黍也下注引王某友云末
後引王云某官辭之此標有梅下注並引王云其
它引均說多文希中受溪無疑也近有遼
陽張氏刻本名與此同其中一字不異芻風以
下皆完共為十二卷而題曰遼陽張氏編江著
殊不可解卷首序有云或又曰此多氏之所
識者則書出多矣其證殆張氏傳鈔多書後

人不知乃誤為先代所作歟然張刻無闕當取之補成完書也

詩說攷略十二卷

王氏信芳

著錄

詩成俱撰俱字左泉江蘇崑山人其書平正大無偏孔子不刪詩與辨顧炎武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及程大昌詩論之失王柏詩疑之并亂所見俱卓至論朱集傳有云學術貴於其至平經義在協諸至者固不可似毛奇齡之言譏彈以朱子為敵國亦何必似孫承澤之言阿附以毛氏為罪人尤為切理顧炎武之言惟謂其說以闕雖為后妃所自作則詩殊無據序但言闕

雖后妃之德不云后妃所自作又安得謂商謂楊用修據說文作歌解作福商而惠氏以為太擊後據爾雅謂商勤也文以爾雅為勤商主說更難毛鄭後起言無以易之矣此亦未是勤商之說蓋儒於陶朱司然圖善璫四書釋地之誤已滿其非夫用人進受受命之始何為稱太王勤商武不得與下文至于文武繼太王之緒致天之居于牧之野義不貫通且周語云王勤商后稷勤周比類觀其亦不辭甚矣

詩玉尺二卷

同治元年刻本

著錄

清林昌彝撰昌彝字惠常福建侯官人昌彝從同里陳壽祺學尤深於禮書著三禮通釋十二卷行於世是書以毛為宗信序頗篤其引朱彝尊言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依此則三家必有序矣然毛詩授受正自陸氏徐整陸溪兩說各異雖稱出於子夏一則由子夏授大毛公一則由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弟妙子竟不知何人它無可攷釋文述魯詩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詩玉尺

流則申公受詩於浮丘伯而浮丘伯即包丘子包丘子與李斯俱事孫卿見桓實鹽鐵論故洪亮吉傳經表列孫卿於魯詩中若孫卿果傳毛詩何以魯毛同出一師而其說不合則毛詩授受必有疑竇而謂詩序必出子夏殆未可深信矣手篇中如齊魯不濡軌謂經傳皆言是軌字不作軌前之軌釋文云依傳意當言犯謬甚正義所辨是非是說極當軌古音讀如九其壯韻軌則不入韻矣洛陽新出土秦平

軌開成石經改作軌蓋從釋文耳形以訊之謂

訊書作諄息悻反止息上有龍字為韻此兩無正義肯莫訊本作諄上懈日痺為韻同今皆誤作訊下句訊予不顧不顧蓋訊諄易誤是說亦確案陳風賦以訊之訊予不顧陸氏本又作諄音信徐息悻反音也小雅莫言用訊陸云音信徐息悻反又音碑徐仙民而音息悻反是徐本亦從卒也陸氏初刊初緩不改字之說諄諄為信宣錢大昕以訊諄不辨誤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詩玉尺

其鄭箋毛詩改字多本一經為係衣不屬箋云係為作祿案係氏易林觀之益曰黃裳係衣君服不宜義道傳同詩人託興之詞原不必合於禮制義以禮制下之禮禮子曰練衣黃裳是妻則用黃裳而妻則不用若黃裳說愈不可通矣碩人公何箋云說當依禮案說于魯郊之說與召伯所說說同說此說通稅駕近郊不獨脫裝衣且當改乘翟車以入國也鄭泥於禮義殊迂回今謂可以因襲經傳未免阿其所好矣至論程

大昌佳詩不足據戴埴津言五疑不足據何
楷詩世本不足據則皆平有見地要其學有
淵源固非游談無根者可比惟題其書曰詩
玉尺似涉於矜爾

讀詩一得一卷

同治三年刻本

著錄

清吳棠撰棠字仲宣安徽盱眙人道光年
舉人官至四川總督謚勤惠是書蓋成於令
清河縣時卷首有咸豐四年山陽丁晏序稱
其為今之循吏惠政多乎於民歸瑞走卒皆知
感之茲引此書之言曰必比周族貴州鄉不失其
業而伍兩卒^旅師軍之衆乃終也必井邑郊甸縣
都各安其居而戎馬甲士步卒之賦乃充也又曰天
下初定之後則重徭武民久苦兵革其之休息天下

太平之久則重講武民不知兵則宜振其玩愒其於
保民禦寇之道蓋卷之三致意焉作夫以得於心者
施於政而其說之平實誠所謂通經致用者也
吳治縣有聲丁氏斯言尚非溢美篇中如云采
唐曰美孟姜同車曰美孟姜不必指為忽所辭
之齊女也此論亦前人所未發惟謂雖篇文母烈
考皇考皆指文王烈考猶皇考則朱集傳已有
是說文母亦指文王得毋逞肌乎

詩經異文四卷

連地書
句刻本

存目

清蔣曰豫輯曰豫字脩石江蘇陽湖人以納果
得知縣分發直隸旋因從事畿南戎幕遷
同知直隸州署元氏蔚州是編為蔣脩石遺
書之一以後同里方珍為之校定其中所采如
子貢詩傳、賈所豐坊偽作、不應輯入他若邨
風世、開成石經蜀石經註作洩、蓋避唐太
宗諱初非異文又養、引爾雅釋詁疏作洋、
今攷爾雅釋訓洋、思也、邢易疏引、子集舟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詩經異文

心養、意謂洋、養、音義同耳、註未引詩作洋、
范家相三家詩拾遺引說文作洋、尤誤之誤者
也、方珍補正引新書有洩范家相云齊詩訓
作玼未詳所出、似不知其妄、此書以陳喬樞詩四
家異文考、李富孫詩經異文釋互相參照
所遺者多、正無取林上施林下

韓詩輯一卷

連地書
句刻本

存目

清蔣曰豫輯其書、以蔣脩石遺書之一分冊中
如某引說文繫傳通釋、某引宋本、某引李、某引
宋、某引周書、某引解、某引王基毛詩、駁已正之文、選
亡論、善書、蔣君章句、某引澤、則此非韓詩
審矣、甘棠引漢書、王去傳是也、又引劉向說苑
向傳、魯詩、不應援入、新書引范處義解、顧新
得此龍、龍、龍、龍、也、東說文冠部、龍、龍、
諸也、詩曰、得此龍、龍、也、但十詩曰、不云韓詩、且太平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韓詩輯

賢引韓詩及薛君章句、仍作威、施列於異文
為金堂耳、邱中有麻引顏氏家訓勉學篇、而將其
末施、李顏氏家訓書證篇曰、河北書云施、江
南舊本急單為施、是不必韓詩、毛亦作施、
也、故傳曰施、難進之意、渭陽引後漢書馬援
傳、注秦康公送舅甥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
見也、曰我見舅氏、如見母焉、東後漢書馬防
傳、章懷太子注云、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
焉、蓋用序文、非韓詩也、南有嘉魚引說文

蒸然范家相云韓詩家說文魚部引以雅仍作
蒸范云韓詩更無據許多山類抑可謂費而
無功矣

詩經精華彙鈔二十八卷

道光十八年刻本

存目

清陸錫琛輯錫琛字

廣東龍川人

編奉傳說彙纂詩義折中為彙編蓋尊

王之美也其自序稱學者索頭所存多係坊

間淺俗解本集傳外類無甚精義其矜言博

涉者又或徒趨漢學曼衍支離於經旨尤少

融冷之處藉常病之因撮錄兩書精要彙為

一編間亦取近出經解附入此其用意殆為便於

考博綜約取首列綱領傳詩源流並列鄭

程大昌辨詩序之說而以御案終焉為中每章

之下標目撰多有集傳釋傳折中御案集

說附錄附存諸目又有總論珠為冗雜其云

偶有管窺規則用亦疑疑二字未敢自以為是也

雖有此說蓋不多見適成其為彙鈔而已

西華經說一卷

光緒壬辰刻本

存目

注頌成事撰成事■詠植江蘇武進人其書
卷首有俞樾序以為此其少作已年一可傳異
時當必有進於是者然壬辰距今已四十二年其
人乃寂然無聞度已沒矣篇中如以湯放桀為湯
封桀雖中意翻新然以孟子封之也為證其義
自確至以三壽為三夫以京師為公劉姓所居之
■地以何以舟之為舟即用字皆與俞氏經說合
朋淫于家孔傳曰君淫于家妻妾亂成事引左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西華經說

二十二傳齊侯使敬仲為卿辭使為士正飲桓公酒
樂公曰以大繼之辭曰臣卜其書未卜其夜不敢君
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
仁也杜注夜飲為淫樂此周書夜頌之周水行舟
朋淫于家亦其朋比之人夜飲于家可豈有他哉
且皋陶謨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孔傳淫過也淫
曰淫者過度之意此其周書夜頌之為淫亦不過是
過度之意何彼此一人之傳而獨以丹朱為妻妾亂
乎此駁孔傳甚苦至謂後子昭辟稱子稱孺子

必非用公對君之辭蓋王莽時改之以附舍孺子
嬰之稱耳是說未允古代質直故不嫌且必書
先有孺子之稱王莽■效之非王莽創立以此名
然後改書以合之也至如論貞上書之下其許
悼公瘡雖■醫者何闕經義乎

經部

易經傳義

類提要十五種共二十六頁

甲戌二月江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西華經說

禹貢彙覽四卷

乾隆十年刻本

著錄

清夏之芳撰之芳字筠莊江蘇高郵人據卷首王步青序稱爲侍御蓋雍正元年進士當官御史也禹貢一篇說者最多自注疏而外有專釋有兼釋各家解詁不無抵牾參差之編以書經傳說彙纂爲主如九江孔殷舊說謂九江在尋陽顧土青黎舊說訓黎爲小疏之類茲經依改而未能盡也○也○大抵古今箋注各家長短互見非古是今者其失也妄傳今案古者其弊也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禹貢彙覽

折衷允當詎易言哉夫九江之在尋陽漢志自是古義至顧土青黎釋文引馬云黎小疏也蓋馬意有馬之黎爲質善以黎爲黑是土兼之色矣九州之土色質註言未有一言色而不言質者當從馬訓爲正又三江既入謂三江者松江東江錢江承震澤之下流而洩之入海者也善依所說則經不當叙三江於震澤之上至謂南方之水江爲大故凡水皆以江爲稱然則三江之江豈必疑爲大江之江此亦後世之見禹貢不如是也道河積石石即論河之利

害頗中肯綮而導淮一系以其生居澤國見閘較確故尤言之數鑿一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禹貢彙覽

玉華洞志十卷

原典六十一年刻本

著錄

清廖鶴齡撰。鶴齡字中友，福建將樂人。歲貢生。玉華洞在將樂縣南十里許，幽深窈窕，秉炬乃入。其中石鍾乳滴成人物諸形，無不通肖。乾端坤倪，神工鬼斧，變化恍惚，名狀萬千。故以洞主奇勝，名幾以武夷時，是書鶴齡自序。因楊時生梓其地，故援以為重。遂有蓋非特欲使天地結構之奇，略然盡見於天下，亦欲使天下知鍾靈毓秀。大賢為生之地，固非偶然云。乃引起鄧穎堂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玉華洞志

地靈之說，深致不滿。蓋其主張太過，有以使然也。注四庫總目存目，有清陳文在玉華洞志卷，存目云：萬曆壬辰邑令海陽林熙春始為志。順治甲午，邑令曲阜孔興訓重修，歲久版燬，常照乙未文在又後修之，據此編印。最序述及舊志有林孔二家，而不言文在。蓋顯作於一時，生同里閭，未相聞向。且陳志卷末有唐玉華詩一冊，事在雍正十六年。其書固較後歟。

廬山秀峯寺志八卷

原典四十一年刻本

著錄

清釋超淵撰。題曰廬山秀峯寺志。蓋清康熙四十六年，聖祖南巡，易今名。蓋即開先寺也。寺昉自南唐中主景福中，主年少好文，游心物外，欲肄業於廬山，拓野夫獻地，築為書堂，酬以萬金。及即位，捨為寺。因凡有國之祥，賜名開先地，占廬山之勝，而創為書堂。諸峯在焉。青玉峽漱玉亭之瀑布，尤宋詩人所誇。故寺志不常山志。此書卷前發凡詞，翰姓氏廬山秀峯寺形勝圖，秀峯寺殿堂樓閣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廬山秀峯寺志

而以所著漱玉亭詩集附焉。又別為卷首，載御書般若心經。書秀峯寺冠其篇，以恭紀詩及修造諸碑記。殿廡後志，其門一形勝。附古蹟，并石刻。梵刹四主帝附規約并塔五統文。又法產八逸事附雜記，其置所著歸寧草於卷前，殊失當。蓋宜退。於篇末云。

高山志二十卷

康熙刻本

著錄

清葉封撰封字玉叔號慕廬湖廣黃陂籍浙江嘉興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官河南登封縣知縣志出高山者隆慶中有嵩嶽志祥符陸東樵萬曆中有嵩書邢臺傅梅撰順治中有嵩書賁字樵陸前載而太簡傅綜而未精其本志書斟酌損益未當是書以名山之志與郡縣不同郡邑無所不志志山者止述道秩參與隱逸仙釋二三策而已且名蹟無多累篇什皆藝文也分類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高山志

閱頗繁稽考因以形勝分二室諸山其間峯巖澗澗亭臺亭刹以及賦頌詩歌存記碑跋之類即系下方便人披覽即得人物止傳極逸無論生員游寓總以有關係者載之其他條類亦取其簡切而止此其全書大旨也時貴亭志在籍遂與往後訂先後六年始成其諸山水小引聯絡貫穿俾觀者如指掌則貴亭之功云惟其雜事中載及雜文雜詩如晉潘岳懷舊賦唐張仲素山呼萬歲賦陳子昂別嵩嶽三真人序暨王績張說劉希夷諸

詩殊不倫類蓋以其無可歸不得已而歸諸山耳以是知藝文門不可偏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高山志

鼓山志十四卷

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著錄

清黃任撰任字莘田福建永福人康熙四十二年舉人官廣東四會縣知縣鼓山在福州府城東三十里清四庫總目有目有鼓山志十二卷清僧元賢撰據此書任自序稱攷舊志始傳善緣著靈源集黃用中改為鼓山志後謝在杭徐興公僧元賢相繼纂今復百餘年矣舊板漫漶不可辨記載未備謝氏前志分綱列目雖多而不一後志因之今是志採括以八類首名勝次寺院附橋亭碑塔次古蹟次沙門次田賦次藝文而以外紀終焉前志廢堂殿閭閻自多後志志刪間有已廢而址存者後列於前今惟統列現存寺而附舊跡於後宋元以後擬建遺跡亦不重錄徵至杉柵寺禪塔附寺而存亦併載之又古蹟一類二志俱無今加編輯使諸勝事可傳者悉彙一帙俾先輩法風餘韻至今不泯此其優於舊志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鼓山志

龍虎山志十二卷

乾隆原申刻本

著錄

清姜近垣撰近垣龍虎山法官上清宮四品提點食三品俸勅封妙正真人兼光明殿住持龍虎山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西南八十里之仁福鄉本名雲錦山相傳第一代天師張道陵於此鍊九天神丹丹成而龍虎見因以名山道經第二十九福地也清四庫總目有目有元明善奉勅而修龍虎山志存目謂原本體例已不可考惟有延祐元年程鉅夫及吳全節進表以本載山川建置人物道侶並累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龍虎山志

制勅藝文類考龍虎山志多竄亂非其舊矣據此編近垣自序則舊志已為四十三代者山天師增修至十卷歲月寔久篇冊無存今之三卷乃者山殘缺之餘編耳近垣是書首恩貴次山川次官府次院觀次古蹟附佛寺次世家次人物次爵秩次職附府僚附次田賦次藝文論言次藝文語錄次藝文碑文次藝文詩次藝文記書次藝文表次藝文表賦銘贊跋書啟單式類聚羣分合得十一卷竊以龍虎山由天師著名而仙岩之勝轉

田之而悔等三國魏志張魯傳祖父陵客蜀
學道鵲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出五
斗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又稱復行
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其末學道者其初皆名
鬼一作受本道亡信為祭酒復稱魏太祖待以客
禮封關中侯邑萬戶封五子圖圖等為列侯魯
莫諡之為原侯此與列仙傳謂陵魯皆白日
飛昇者不符當以父為正且魯以鬼道受教而
尊之曰天師非其倫然天師之稱其來已久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龍山志

懷玉山志六卷 乾隆四十 年刻本 著錄
清朱承煦撰承煦字海客山東益都人懷玉山
去玉山縣一百四十里高四百餘丈盤亘三百餘里
介饒州廣信二府當吳楚閩越之交為東南
重鎮是志昉於前明夏浚月川氏舊本已不可得
前志邑人朱世榮及其裔孫輯成志叙書翰已
載入藝文此編雖山志而以書院為主體故首錄
興學諸上諭而後列懷玉山圖書院圖凡八類
一懷玉山二書院三祀典列傳四講義五院田師生六
藝文七十考八詩銘相傳宋楊大年嘗築精舍於
金剛峯推為開山第一人然其善以朱熹為開山之
祖較信而有徵也其在信州玉山與呂祖謙程珙講學
懷玉山有玉山講義先則拓之為平堂嗣後建之為
書院中間幾經興廢至明嘉靖懷玉書院之名始
著名儒講學之所與廬山白鹿書院遙相輝映不
亦宜乎

麻姑山志十卷

同治五年刻本

著錄

清黃家駒撰家駒字冠北江西南城人麻姑山在南城縣西南十里許其地乃三十六洞天之一以唐顏真卿麻姑山仙壇記著名然其引葛稚川神仙傳第言王方平過吳蔡經家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不詳何所惟曰按圖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麻姑於此得道而已又曰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羊子岡是麻源第一谷忍其處也亦是疑辭今以姑山南澗為第一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麻姑山志

姑山北澗為第二谷麻源之極北為第三谷殆亦後人以意目之也是書表首曰圖曰例次曰星野曰形勝曰古蹟曰人物次表曰峯巒曰泉源次志曰物產曰宮觀曰橋梁曰墳墓次紀曰祀典曰封號曰興廢曰仙靈曰僧釋曰出怪次曰記次曰序曰跋曰碑曰文曰引曰賦次詩次曰傳曰聯曰青英堂事宜次曰附刊從姑山志其圖乃有麻姑法相及七夕羣仙宴會最為荒渺古蹟考有謝靈運繙經臺釣魚臺皆屬虛構表更有謝公惘注云昔

靈運通達伐木之所蔡宋書謝靈運傳嘗自括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千人臨海太守王琇駭謂為山賊知是靈運乃安是蓋移寧之事臨川不聞有山又仙靈記謂浮丘公無可致漢昭帝鍾丹於山造有井及飛昇臺在焉以不知所據列仙傳謂王子喬去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皇鳴游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望漢時人那標榜古賢增飾形勝斯固地志之通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麻姑山志

九宮山志十卷

原刻

著錄

清傅慶鼎撰。變鼎字鐵樑，湖北崇陽人。九宮山跨吳楚境，其陽為江西武甯，陰為湖北通山，相傳為陳晉安王兄弟九人造宮其上，故名。或云爾雅大山宮，小山宮，郭璞注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為廬宮之是也。此山上坦而凹，四峯五嶺，周圍環繞。九宮之美，當以此。先是隆慶戊辰，崇陽王有夢，曾撰九宮山志。明年板燬，兵燹津順治丙申，乾隆丁亥，江夏胡希周、武昌殷必珍先後續刊，板久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九宮山志

有僅餘乾隆一帙，是編重為補修。自序謂溯源竟委，推陳出新，頗能為古人出光，為山靈顯真面。今觀之，尚有愧其言也。前有王宗璧序，辨張三峯與張三丰自一人，意謂神仙多幻跡，不可究詰。世傳老子或更易名字，烏知其是一是二耶。此說猶可，而洪良品序傳史載李自成過通城，罹公山，上有元帝廟，賊見帝像，伏不能起，村人疑為劫盜，荷鐻碎其首，是山蓋即通山。九宮稱名，眾云著之通城，誤也。方自成乘亂颺起，雖吏莫能治，即

社已虛，大軍東來，一戰敗之，追奔逐北至南土而冥者，效靈元凶，就殛助天討而贊新運，其有造於國家功甚大，惜當時將帥未暇報享，而傳聞歧異，事跡茫昧，致使郡封培塿，反得依託紀載以冒其名云云。是則以李闖投首，歸功於茲山之神，可謂惑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九宮山志

東天目山志

卷

原刻

著錄

清釋松華撰是書一名東天目祖山志又名東

山志天目山高三千九百丈廣五百五十里古

稱浮玉東見山仙傳稱若水出其陰可似可徵信道經所謂二十四洞天

太微元蓋洞天元和郡縣志天目有四峰頂各一

池左右相對若目故曰天目太平寰宇記水修山曲

折東西巨源若兩目故曰天目發源於徽州府之

黃山而峙於於潛臨安兩縣為錢唐之祖山漢四年

金華錄曰存目載有明徐嘉泰天目山志四卷又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東天目山志

有章之采東西天目志八卷以天目山東西二峰

輯為二志分四卷杭州守李燁然合而刻之西清

初又分刻之仍各分四卷東山四卷燬于辛酉兵燹

釋松華乃采錄陳文授尋故實得稿若干屬陳兆

元編次之昭明禪寺者蓋果昭明太子蕭統修禪

處松禪即其寺住持也篇中所載藝文以詩為多

然但曰登天目游天目何以見其為東山至若蘇軾

游徑山一首亦只言泉峯來自天目山則東西山皆

可且僅錄曹司殊撰劉翬又以陸游春雨初霽

游臨安一律則更與東天目無涉未免隘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東天目山志

東林山志二十四卷

本

美錦

清吳玉樹撰。玉樹字靈圃，浙江歸安人。東林山一名錦屏山，在湖州府治東南四十五里。宋以前統隸烏程。太平興國七年，建歸安縣，始分隸烏山。自天目分脈，蜿蜒而來，突起於菰浦溪泊之中。三峯鼎峙，而中峯最高，其勢鬱森秀，峯巒以錦又名錦一水環涵，相傳宋有沈思字持正，號東老者，隱此，號南成，中有書巾道人，長揖於門，自稱回山人，欲求一醉，東老視其非凡，延坐與語，縱飲達曙，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東林山志

別時，壁上有榴皮題詩，於壁云：西都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醪糟好，黃金散盡為收書。遂拂衣出門，至舍西石橋，乘風而去。因名此橋曰回仙橋。於是東林山遂為沈氏所專。故是書首即摹榴皮詩，以為呂仙真蹟。又附以東林降壇鸞鳥書，可謂好怪矣。建置志在花園，向道人題壁詩，謂向字乃回字之轉，即呂仙也。靈異志則載回山人畫像事，皆異聞也。考蘇軾東坡詩集，但云回生全居湖州東林沈氏，飲碑以石榴皮書其家東老菴

之壁，然其和詩三首，有神仙可學道之條，句其第二首有云：忽見黃庭丹篆字，猶傳青史小朱書。蓋真以神仙視之矣。其中微獻一志，為何人，倪思以人不過生長其所，此山志何所，徒取五卷快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東林山志

蘭亭志二卷

原刻

有目

清吳高增撰。高增字敬齋，浙江嘉興人。是書輯於官山陰縣儒學訓導時。正當乾隆十六年南巡之後，故首摹康熙三十七年御書蘭亭二字，次即御製蘭亭詩，並附臣工和作。篇中如紀原圖說、紀勝、量、程、藝、文，皆山志所應有，其餘善禊帖、審鑑品、臨摹、類、山志無涉。至於論書八法，則更記溫、吳、竊考。今之蘭亭，非古之蘭亭也。水經漸水鄧道元注，浙江又東與蘭谿合，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子蘭亭志

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勛封蘭亭侯，蓋取此為封號焉。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起亭於山椒，窮高盡眺矣。亭宇踳壞，基陛猶存。由此觀之，則古蘭亭在天柱山，序文稱此地有崇山峻嶺是也。此亭在晉時已三易其地，然尚不離天柱山。今蘭亭則相距三十里矣。因序文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次於其下，是亭亦以名之，而無崇山峻嶺不肖也。全祖望宋

蘭亭石柱記云：宋蘭亭在崇山下，去今二里許。石柱者，宋蘭亭，非古蘭亭。今則崇山之址，莽為蔓草之場，斜日荒烟，樵牧之徒，躑躅其間，僅以石柱兀然無恙。蓋陳迹消磨，猶賴斯柱，幸有焉。今之蘭亭，且非宋之蘭亭，爰著之以誌遷變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子蘭亭志

桃源洞志不分卷

本

有目

清釋蘭巖撰桃源山在桃源縣西南三十里洞在山之半是書首圖說次途勝次陶潛桃花源記并明修人游記次序次雜錄次說次考次賦次書次修建次序次洞略次碑刻次詩其體例叢雜蓋山志之最劣桃花源記蓋洲明遐想得一地如桃花源者以避世耳初未指為仙境乃韓愈作桃花源圖詩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六等為傳者言桃源之顯當在唐世劉禹錫游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桃源洞記

川可證也清陳瑾游桃源洞記謂是洞者石公要稱之或亦看山如看美人止取其態不取其姿耶至桃源洞自是仙境不必山水畫佳也考素宏道由條溝至桃花源記云以上皆綠蘿山少削成類崑崙嵒疑將登焉從此一帶山皆飛舞生動映江而山水綠見底以云桃花源無所有惟石磴百級蒼寒高古善有人而不可則石公所亟稱者綠蘿耳朱謀埠愛水經注載御覽引水經注綠蘿蒙業類巖臨水實釣清漁冰之勝地其述禦者若鍾音信

神仙之所居蓋綠蘿之擅名來已久至所謂桃花源者非漁人之所然則洞之土地平曠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桃源洞志

復州賓相院建炎二年伐木於二門大樹下得一印
上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又邵州張氏一印
其文同嘉興王氏亦有其一按侯以建安五年封何至
二十年乃作印且漢壽之名又不解識者自辨之蓋
知其妄也唐人王象詩有張大齡孟浩然自足為
山川增重何必修談靈異耶

龍潭山志六卷

光緒五年刊本

有目

清康阜撰阜字筠儲湖南長沙人長沙城北三
十曰泝渡渡東有阜曰龍潭山麓麓山拱其前
如肩障泝水從西來左開大瀉曰荊坪平時交
錯居人種荷最盛右屈折盤旋繞山前匯為泝
渡俗呼曰水渡河沃壤萬頃虹隄亘數十里山下
有潭四時不竭舊有廟祀元李育萬以其得道
於此鄉眾立祠祈禱輒應居經巡撫奏請建
聖廟封號且列入祀典春秋致祭噫其過美是

志尤為冗亂其曰真人度劫經求雨咒既荒誕
不經至焙穀救災諸法雖切實用而節用息訟
諸條亦是善言然皆非山志所應有仙方以籤
求之更屬貽誤若契據公約城捐仰捐則凌
雜未鹽宜同帳簿卷末附迴龍山蓋祀李真
人之休肉身而又阜亭曰核收其荒亭蓋不足責矣

史部地理類

山川共十五種計二十四頁

甲戌十二月江瀚

魯詩故三卷

鄭燭館
補校本

存目

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
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魏晉改
代屢經兵燹學官失業齊詩既亡魯詩不過以
東其學遂以宣微清儒搜采遺說以司馬遷當從
孔安國內業所書當為魯詩然漢書所云似專
指尚書言之謂魯詩殆出臆揣惟劉向世傳魯
詩王引之經義述聞以向為治韓詩雖未可徵信
第說苑新序列女傳諸書皆雜采傳記謂所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魯詩故

述必出魯詩恐亦不無疑義也此編所載如韓
隋蓋本臧庸拜經日記之說其謂洪适韓釋漢
衡尉衡方碑韓詩在公即用羔羊退食自公委蛇
委蛇之文善新好奇初無的證東今東今方將萬
舞蓋據高士奇天祿識餘其引申公曰東伶
官名恥居亂邦故自呼而歎曰東今東今汝乃白
晝而舞於此士奇既庸末於學又不言所出是烏
可信波涕漣漣蓋沿王應麟詩考之誤詩考引
楚辭章句劉向九歎曰洋洋流文今今涕下漣漣

章句引詩波涕漣漣其案王逸注引詩經今本

同且云涕泣交會漣漣而流也蓋緣作波應麟

偶失照耳於我手履屋梁注曰楚辭哀郢章

句引詩作履又招魂章句云履思作履今考衣

鄧章句引詩仍作履不作履招魂章句所云履一

作履自是古本突履句非謂秦風夏屋也條周

道案已見詩考補遺鞠為茂草亦本拜經日記之說臧謂

爾雅釋訓條爾雅祝毒也此釋少升跋周道也

又曰爾雅是魯詩之學六屬武斷絲衣其絺會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魯詩故

條注云杜佑通典卷四十四引五經通義引詩作絺
作會案通典引五經通義曰靈星為戶故靈星衣
其絺載弁絺今本絺作條此為異文耳國朝云
作絺作會不知所據何本若斯之類陳喬樞魯詩
遺說考略屏弗錄其識越矣

僊都志五卷

隆慶五年刻本

著錄

明李時平撰時平字占泉江蘇崑山人僊都山古名僊雲山在浙江縉雲縣東二十三里道書洞天三十六所其僊都二十九為主都祈僊洞天用迴三万里與太平安寧字記有置僊都縣以括州為僊都郡其地有僊中山故也是志分六門曰山川曰神仙附羽士曰寓游曰靈異曰土產曰藝文清四庫總目有目有元道士陳性定撰僊都志二卷六分一曰山川曰神仙曰志士曰草木曰碑碣題詠大致同前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僊都志

縉雲水出東陽大盤山佳仙都并小仙都由溪溪合流西注蓮城之東其奔突險怪之勢似川峽曲高峻似棧道黑龍江舟行甚難舊名惡溪李白送魏萬詩云却尋惡溪去寧懼惡溪咆哮七十灘水石相噴薄今仙都有好山其下為好溪郡志載惡溪自李邕改名好溪又傳改自李白而好山好溪皆稱勝仙都其大較也蓋惡溪特以舟行不易被此名而風景終佳後人以好易之白詩尚稱惡溪其非自改可知況邕又在白前唐書地理志處州惡溪水

東十里自惡溪多水怪玄宗時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水怪潛去民謂之好溪此事不足信始足證改名之在李後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僊都志

仙巖志十卷

本

著錄

明李燁箕撰。燁箕字叔玉，號九際，福建仙游人。是書凡十卷。一仙巖志略，二至七皆詩，八銘賦，九序記，十什略。仙巖在浙江瑞安縣境之崇泰鄉，為道書。十六福地。宋陳傅良嘗讀書於仙巖之隈。光宗時，以不過宮引裾切諫，不報。後行，寧宗即位，再起，再黜，構止齋以見意。及後人追慕之，集仰止亭，以致遐思。後建祠以祀焉。清四庫總目存目，載仙巖志十卷。傳王應辰撰，因其自署舉人，不詳里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仙巖志

乃疑太學題名碑有隆慶進士王應辰，信陽人。去作書時僅十六年，未知即其人否也。案本書載有王應辰詩，注云：字拱甫，號海壇，永嘉人。歷官上海司訓，則太學題名碑之信陽王應辰，別是一人矣。存目又云：嘉慶壬戌兵部郎中，永嘉王叔果，應辰為此編。王叔果亦有詩載此志中，注云：字育德，號西華，永嘉人。歷官廣東按察司副使。此云兵部郎中，當其前官也。然據叔果詩有病居寺中，羽泉劉公攜觴過此，時公內召，余亦計

脩北上，則其時尚未入官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仙巖志

清涼山志十卷

乾隆
刻本

著錄

釋澄撰。鎮澄不知何許人。自署燕山廣應寺沙門。清涼山一名五臺山。在山西五臺縣北百二十里。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墨土。臺故曰五臺。據雁代縣。故州在四圍之中。周五百餘里。左臨恆嶽。右帶滹沱。北凌紫塞。南擁中原。其有神皋。奧區。蓋自昔而已然矣。是書勒門者十一。總標伙字。二徵釋化主。三五峯靈蹟。四諸寺名跡。五帝王掌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清涼山志

一名公外護。七菩薩顯應。八歷代高僧。九異眾感應。十名公題詠。其中多闡揚彼教。以釋言釋。因無足怪。惟言漢明帝因摩騰法蘭建伽藍。於清涼山。勝以山形善。即度靈鷲山寺依山名也。帝後以始信佛化。仍加大孚。唐僧慧祥古清涼傳云。大孚寺元魏文帝年。異其說似塢也。清涼山近人測得北臺高出海面一萬零五十尺。恆嶽高出海面僅六千二百九十尺。魏源書古微以五臺為元嶽之中峯。顧炎武五臺山記云。五臺東垣。

為趙襄子所登。以臨代國。是五臺疑即恆嶽矣。此清涼山志者所當攷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清涼山志

盤山志十卷補遺四卷

原刻本

著錄

清釋智朴撰智朴號拙菴江蘇徐州人曾遇江參多百思斯大師于青浦之青龍隆福寺受記荊實洞宗第二世受盤山丘洞田止其地構青清禪院以居盤山在今薊州城北二十五里舊傳即徐無山漢末田疇隱居於此故名田盤山今不曰田盤而曰盤山亦猶匡廬之謂廬山也其山南距滄溪西邊太行東放指不北負長城雲山集云滄陽西北之山本名四正古有田盤先生自齊而來棲遯此山因名田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志

不見於他傳記殊屬無稽此山無志是偏家所創作智朴既深通翰墨而又任主士補未葬墓至為商訂宜其大體雅潔斐然可觀逮乾隆十一年詔將博學詳加京輯初原為十六卷冠以巡典天章五卷自欽定盤山志出而此書遂廢要其經始之功亦未可抹殺歟

洞庭湖志十四卷

道先八年刻本

著錄

清萬年淳撰年淳字輝華湖南華容人乾隆五十七年官安徽六安直隸州州同是書創始於華容纂集鮑桂而卒成之者年淳也卷前有陶澍（序）主洞庭即禹貢九江之說姑舉經文以明之經先江漢胡宗于海後乃言九江孔殷則九江自在江漢合流之下游其非洞庭灼然無疑此篇分十有七門首輿圖次皇言次星野次湖山水道次洲港次堤垸次稅課次兵防次風俗次物產次古蹟次祠廟次游覽次事紀次摺牒次藝文可謂備矣洞庭一界連三府一州八縣周圍八百餘里他志不過鋪張張脉保供游覽吟詠茲則地險名蹟（詳）蜀之咽喉水利資長岳澧常之蓄溢關係甚鉅紀載宜故篇中於山川水道堤垸兵防後詳諸門廣為搜輯不厭求詳足見其留心實用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志

委羽山續志六卷

同治九年刻本

著錄

清王維翰撰。維翰字清林，浙江黃巖人。是編其自序云：胡伯舉曾作委羽山志，目今六卷，世已無傳。僅於故紙堆中得之，因續成六卷。體例略倣前志，有補有續。宮室仙道記文題詠，皆因前志而續之者也。採錄雜記雜文，則補前志所未備者也。其中尤可取者，白玉上經云：委羽洞用回子鳥，名大有虛，而之六，此在兗州東嶽。又淮南子：燭龍在雁門，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高誘注：委羽山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志

北極之陰。謝靈運詩：嗽之雲中雁。舉嗣自委羽，李白詩：昨發委羽朝。度關皆非，殆在黃巖者，概不錄入。又舊志載潘端明謝靈運朱文公載後古杜範遊羽山詩各一首。案潘端明不見史傳，新記其人之有無，未可知。其詩亦不類唐以前作。張溥百三家集謝靈運六無此詩。又朱子全集載石屏集杜清獻集均不載遊羽山詩，則此五條句殆皆依託之作。此蓋一洗山志陋習，誠其識高於前人者也。

石鐘山志十六卷

光緒癸未刻本

著錄

清胡傳釗撰。傳釗字樸菴，湖南善化人。以知府官江西，故是書以長江水師提督李成謀湖口鎮總兵丁義方為蒐輯。自居於教訂，其末也。石鐘山在湖口縣有二縣治，南為上石鐘山，縣治北為下石鐘山，距縣治各二里。兩巖相對，壁立數百仞，隔九江郡六十里。鄱陽道元水經注：以謂水石相搏，勢若洪鐘。李渤作記，則以南陽安石當之。而宋蘇軾獨出其陋，謂山有穴，鑄鐵波入焉，噌吰如樂作。又港口有大石，當中流，空中而多竅，風相吞，有竅坎鐘鈴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自有此說。言石鐘者，皆主聲，以清曾國藩石鐘山記書後云：上鐘巖中鐘巖，其下皆有洞，可容數百人，深不可窮。形如覆鐘，乃知鐘以形言，非以聲言。鄧氏蘇氏所言皆非事實也。據是則石鐘應以形斷，無疑義焉。其志分十有六門：首訓典，附奏議，次形勢，附沿革，城垣，兵制，次山水，次建置，次金石，次游覽，次祥異，次軼事，次雜識，次武功，歷朝紀略，次武功，國朝紀實，次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志

作。又港口有大石，當中流，空中而多竅，風相吞，有竅坎鐘鈴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自有此說。言石鐘者，皆主聲，以清曾國藩石鐘山記書後云：上鐘巖中鐘巖，其下皆有洞，可容數百人，深不可窮。形如覆鐘，乃知鐘以形言，非以聲言。鄧氏蘇氏所言皆非事實也。據是則石鐘應以形斷，無疑義焉。其志分十有六門：首訓典，附奏議，次形勢，附沿革，城垣，兵制，次山水，次建置，次金石，次游覽，次祥異，次軼事，次雜識，次武功，歷朝紀略，次武功，國朝紀實，次藝

文歷胡文徵次藝文國胡文徵次藝文歷胡詩錄
次藝文大小孤山歷胡詩錄次藝文國胡詩今體詩
次藝文古今體詩則皆生人所作也其武功
謝陽二州代美著於河太祖征陳友諒之戰王守仁擒宸濠
之戰然與石鐘無涉情清感遠時敵據石鐘山壘
自勇固滿初三水師經楊岳斌劉玉麟等戰四
載僅乃克之故其於武功為最顯然於山志實為
初例焉

西天目祖山志八卷

先儒而子刻本

著錄

清釋廣賓智素輯是書為西天目山
住持際界增訂蓋二人合作西天目山在於潛
縣北四十五里東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
名曰天目山以分兩峰故曰西曰東上有二池謂為左
右目一名天眼一名西山又名西峰以爲浙西山之
祖故曰祖山也山以梁昭明太子蕭統得名俗傳
昭明太子取金剛經分爲三十二品心血遂枯後目失
以取池水洗之乃瘳此昭明太子所以有洗眼池也

然東天目亦有昭明寺因非一峰所得專矣據其
凡例稱初志經阮子厚平創於萬曆辛巳迨甲寅
邑宰徐嘉泰贈錢以令焉時敏增修之以收數未
詳至三修四修終未帖然崇禎戊寅釋心海所
輯祖山志埋事諸甥今秉以爲初本加圖乙而
已則此志今以釋心海至清四年修目存目所載
之采東西天目八卷以天目東西二峰輯爲二志各
分四卷不知所謂三修四修者即在其中否
今此編子目繁多書分八卷子目凡四十有八卷

休咎靈異化譚補遺猶不在其內焉其中如
尊宿一門紀載稍冗而沈語簡主家親家風名
分後踐侶頗尚可消納總之以禪宗語錄闕入
山志終乖體例耳

靈峯志四卷

宣統三年刻本

著錄

清用慶堂撰慶中宇夢坡浙江烏程人靈
峯在浙江錢塘縣西隅距城九里距西湖四里
自玉泉折而西北曰青芝塢其西曰靈峯高四
十六丈是編分四門曰山水曰名勝曰人物曰藝文
卷前有江陰繆荃孫序稱其條舉件繫文編
詩清惟靈峯處西湖之北踰徑幽深而四方游俠
宋以前無聞也故篇中以爲自蘇玉句有題壁之詩
而其名始著宋四名家詩鈔載蘇軾詩云靈峯山
下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德中今我是
依稀猶記妙高臺所謂題壁之詩是已坡集編在
惠州時故杭世駿道古堂南第三集有靈峯
山寶陀寺二首然則詩非杭州無疑雖名區勝
壤必有人名品題而後其名乃顯然靈峯題亦不
有楊維禎劉基耶以靈峯林木蒼鬱泉流清冽
因足以供吟眺而勝靈襟正不必藉重古人也

長白山記不分卷

傳鈔

著錄

清劉建封撰建封里貫未詳據其自序稱戊申夏四月建封與李守廷玉等適奉欽帥委勘奉吉界綫五月入山親率猛士健僕直抵長白山巔登臨天池戊申者光緒三十四年欽帥者東三省總督徐世昌也長白山高約三十里周約二百四十里土少沙多海浮石居其半樹木不生冬夏積雪四時坐之長白故曰長白大清一統志康熙十七年及三十四年曾派大臣登長白山觀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長白山記

形勢其山巔為圓形積雪皚然其上五峰環峙如城南一峯稍下如門其中有潭周圍凡一里山之四周百泉奔注即三大江之所發源茲依建封所察得其山巔為圓形是就南坡口半面觀之東南長形其五峰環峙如城是立南坡口上只見五峯而未臨天池之故原注峯大南一峯稍下如門是榜軟石崖而言原注依其南坡口其中有潭周圍凡一里是風影之談原無足據日通志云山上有一潭山四周百泉奔注即三大江之所發源茲合混

之辭未經詳細而踏勘也建封以為歷來所派所負皆未臨天池故終昧真相天池在長白山巔為中心點羣峯環抱離地高約二十餘里西南東北長約二十餘里橫分三段北段寬約二十里中段寬約十里南段寬約十三里周約七十餘里韓人云二十里日人云三十里均就水面之大概言之三面應以不流惟北偏東一隅水溢流如綫為乘槎河旁松花江之正源其鴨綠江源為暖江其土人以江源為大浪河此皆其親身目驗庶可徵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長白山記

五謂豹頭峯有一臺後漢晉幼安讀書其上教山有一洞秦人盧敖居此將軍峯一名天山唐薛仁貴三箭定天山即此山殆皆借重步人修為勝迹乃方志之通病若指紅旗河相傳岳武穆北征過此則太乖事實與公柳中錄土人神話同一傳謬也

五蓮山志五卷

本

存目

清釋海運撰海運號驚龍山東諸城五蓮山僧五蓮山在諸城縣南八十里高八百四十五尺徑九里二十一步一尺圍二十九里五十三步二尺右控岱宗左臨滄海山二十六峰高天柱次大悲次望海五蓮皆出其上舊名五原是編頗無體例其一卷為峯巒泉石與寺殿樓閣雜出二卷為緣起宗派世系本山住持開山大師本傳諸師本傳像贊家寓法物產莊田未免混淆三卷四卷為文集五卷為詩集文集開山和尚碑銘有曰至五原見五峯參天蘇子瞻所謂奇秀不減雁蕩者也東坡斯語不知所出然卷首李煥章序亦有是言可因此想是五蓮之勝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五蓮山志

西山志十二卷

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存目

清歐陽桂撰桂字郁庭江西新建人西山在新建縣西章江之外三十里即獻原山水經贛水注作厭原山豫章記作散原山樂史太平寰宇記西山本名南昌山自太平興國六年析南昌水西十四鄉置新建縣山因屬焉其發嶺自高安之虬嶺迤東突起亘天延袤三百里上接筠陽下連匡嶽東限章水西帶馮川瑞水界其南修水界其北蓋會省之右障也是編據其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西山志

序殆因舊志所載改其荒謬補其闕畧首列紫霄峯為西山第一峯上有著仙石童仙印蕭史也蕭史秦人穆公女弄玉妻之無緣在此其洪崖井謂南齊元中潯州張氣煉丹於其所自號洪崖先生有洪崖丹井古詩云亦相洪崖肩西京賦云洪崖先生而指鹿是也此尤自相矛盾既以洪崖為潯州張氣非三白時之洪崖而又引郭漢游仙詩為證不其舛乎不知此洪崖實非潯州張氣而蕭史

之說流傳已古攷水經贛水注西北五里有洪
 崖井飛流懸注其深無底舊說洪崖先生之
 井又曰西有洪崖先生所憩泊也固中有
 鵲嶺云王子喬控鵲所經過也有二崖號曰
 大蕭小蕭言蕭人所游萃也此雖雷次宗所
 謂繁風捕影論然村山志聊記奇聞未為
 不可至於秦人洞則全龍興陶潛桃花源記
 指名為永興中事并不知有溪無論魏晉語而亦
 龍興之其屋可知若望湖亭錄蘇東坡詩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四山志

集望湖林醉書之終編在俾杭州時故曰故鄉
 無此好湖山豈詠江西望湖亭邪凡此皆失之
 顯其不具詳焉

瑞山萬年統志十一卷 傳鈔

有目

清英廉撰英廉字藍旗蒙古人光緒十年實授
 馬蘭鎮兼管內務府大臣昌瑞山即東陵也
 在馬蘭峪迤西東接遵化西達薊州北通密
 雲寺路其南曲折至玉田諸縣其書乾隆時布
 蘭泰原纂錄後進呈光緒中英廉重修於舊
 志多所變更為上下兩函各八卷凡分八門上函
 首陵寢次祀禮次禮儀次宸翰次巡幸次建設次
 承恩次人物下函首分九門首輿圖次建設次防邊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昌瑞山萬年統志

賞賚次圖考次爵秩次界限次建置次人物
 載諸陵事
 藏金銀器皿陳設以裕陵者最多單
 字畫一項有趙順秋郊飲馬圖手卷錢選孤山
 圖手卷鄧文述章草真跡趙孟頫書道德經馬遠
 冊頁畫其昌冊頁其他磁器玉器等咸有題而
 陵中寶物尚未全記此正易所謂後藏海盜
 裕陵之發掘有由來矣

華銀山志十八卷

同治甲子刻本

有目

清釋昌言撰昌言字虎溪四川岳池縣伏虎寺僧
華銀山在岳池東南百九十里發脈終南蜿蜒
磅礴綿亘千餘里至巴合鄰岳四縣之交陡起一
峰峭峻峭直摩霄漢千山競赴萬壑爭趨
穿坤輿之雄鎮也山之西北可望渠江水經注謂
之宕渠水又名華蓋是重慶府志是書分十六
內以星野為首次圖考次疆域次形勢次開建次
寺院次物產次古蹟次法次游覽次道脈次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華銀山志

僧次物產次靈異次公署次義舉而終於詞翰
道脈自世尊起自一世摩訶迦葉至二十八世
菩提達摩以迄東土六祖五宗不啻此山華
銀山何涉游覽則殊乏名人詞翰則大鮮有製
此其所以山川雖勝而其名弗彰也

委羽山志六卷

同治九年刻本

有目

張仲孝撰仲孝字百原江蘇常熟人以進士
官黃巖縣知縣委羽山在黃巖縣南五
里形類龜故名翠龜一為龜茲相傳周劉奉林
墓為仙聖窟穴自嵩山徙居焉丹成控鶴上昇遂大
顯于山椒因名為委羽山道書委羽山天下第二洞
天號大有空明之天是編六分七門山圖形勢勝
蹟宮室僊道記文題詠而題詠居其半其載謝
靈運詩云山頭方石在洞口花自開鶴背人不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委羽山志

滿地空綠苔語意凡近謝集所無必為依託又
朱熹詩云山藏方石爛門掩薜蘿深道係千年
在衣冠照古今原注云此詩俗傳文公嘗台州時作
然公為宋大儒生言皆有理趣獨此篇詞意中有
未妥况寓台諸集俱無所載豈傳聞者訛耶是
六疑之直係屬作自應從艾乃後存之以俟博識
或矣

史部地理類：今提要共十卷計二十三頁

乙亥正月江瀚

齊詩傳二卷

鄭玄傳

存目

津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齊后氏故二十卷齊
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二十九卷齊雜記十
八卷孫氏不知何人應劭注曰后者作齊詩陸德明
釋文云錄云韓固作詩傳徐天麟西漢書要以此
齊詩傳為韓固作然漢志題后者不著固名隋書
經籍志十齊詩魏代已亡蓋三家詩之失傳齊為
最早魏晉以來學者多有疑義及之職此故王應
麟詩考其於齊詩僅據漢書地理志及注衡蕭望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齊詩傳

傳並後漢書伏湛傳中語錄入故事寥寥寡證近
世為記家相馬堂府之倫皆錄有採輯亦擇焉
不精誤為不詳要以陳壽撰父子蒐討三家遺說
較為完備其不采白虎通義則以是書有魯訓
有韓內傳且當章帝時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
五經同異非止班固一人特令固撰集其事固猶
乃以書中引詩不言何家者以齊為本故不復顯
其姓名並據輯補失之過矣漢書叙傳引詩
國之用直易邦為國明避漢諱亦以為齊詩異

文不太可笑乎又為下國駭號蓋本呂祖謙家

塾讀詩記作號謂馬也王應麟詩考引董氏

同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廣川詩故四卷

董道撰其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魯詩但見

取於諸書其言莫究齊詩為存可據韓詩雖亡

缺猶可參攷道藏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

道自言隋書亡已久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

疑後世依託名之然則亦得以為齊詩者存也觀

伯玉此跋則亦遠所稱齊詩其然則之傳撫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齊詩傳

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同一依託無疑矣顧呂祖
謙王應麟猶其說輔廣詩童子問且謂是
詩皆從董說謂馬則其上章綴旅相類不亦惑
乎陳喬樞齊詩遺說考不收此條洵為有識國
翰意在取盈卷帙不及辨也

京口三山全志十二卷

明刻本

著錄

明許國誠撰其書其自序有云乃正德壬申河東史宗道所輯迄今十餘禩山散逸後雖有續志金山志而寺臺閣代有興替其後人詩章之繼興者未修補其勝景其彰文希隱沒遂屬郡博高子福增修而全稱之采其故實就其圖繪括其詩篇而訂正以付剞劂氏題曰三山全志而以鶴林寺招隱寺附焉蓋許為郡守故其名耳所謂舊志即修四庫後目在曰京口三山志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京口三山全志

表題為明張某撰者是也此編首總叙次諸寺附堂宇次有舊志次有舊志次初廟次名賢次有舊志次有舊志次集詩次集文次詩話次碑考次雜紀次紀異次古蹟凡十有四門其有舊志蘇東坡玉帶久失則今之玉帶當係自明後又集詩辨登金山詩云舊志登金山詩題曰文宗而置子宋名勝錄又直作梁武帝詩今訂為元文宗作蓋天監中武帝雖幸金山而七言近體始盛於唐齊梁之代未見也名勝錄特不之考耳歷代帝紀宗廟號無文宗

惟唐紀有之唐文宗未嘗南幸又考律志不類所作元文宗初出南海又出居建康虞卿菴金山萬壽閣記云今上皇帝潛邸之日由江川舟親登是閣則為其作無疑此考殊為典核在內人著述中尤不易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京口三山全志

嶺南名勝記十三卷

原刻本

著錄

清陳蘭芝增輯蘭芝字排霞廣東香山人是書闕第一卷其卷端題明光祿卿嶺南郭鳥周著知此編生於郭也首白雲山記次海珠記次靈洲山記次崖山記次南海廟志次浮邱山記次西樵山記次海幢志次澳門記次石門記次飛來寺記次花田記次江門記次七星巖記次羚羊峽記次鼎湖山記次三峽記次九成臺記次珠池記次奇甸記即五指山次梅嶺次韓山祠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嶺南名勝記

記次鶴峯記次曹溪志略次丹霞勝略次風度樓次羅浮山記以上凡二十七地附錄中名勝備然如風度樓則以張九齡曹溪則以釋慧能韓山祠則以韓愈白鶴峯則以蘇軾崖山則以陸秀夫張世傑江門則以陳獻章抑所謂地以人傳者歟

衡岳志八卷

康熙甲辰刻本

著錄

清袁奐撰奐字泰嵐湖北襄陽人衡岳在湖南衡山縣西初學記曰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稱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故號南嶽名朱陵太虛之大其山盤繞八百里高四千一丈山有七十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九井東南臨湘川遙望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長沙志曰衡山軒翔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衡岳志

拔九千餘丈而峯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中密石廬天柱惟祝融為最高四者總目存目有衡嶽志十三卷明彭簪普撰姚宏謨重訂其後鄧中霄復有纂輯是書取裁一本鄧志鄧志分為八卷今仍之惟補者十二刪者十二卷一星野圖書山水書院卷二寺觀物產田賦靈異古蹟碑碣游牧卷三仙釋卷四祀辭御製特記歌頌駢議經路說卷五藝文賦序傳銘跋引建置記卷六文藝建置記游覽記表七詩章五七

言古五言排律五言絕句卷八詩章又言律又言
絕句附方外詩其中名目多可謂併為歌頌當
列文藝祝辭特記當列祀曲至南岳飛來船石
去記宜附之靈異駢議及說並當列文藝後跋
當列山水而游履之目亦似未安也

茅山志十五卷

康熙八年刻本

著錄

清曾蟾先撰蟾先字江上江蘇句容人順治
九年進士官都察院御史茅山一名句曲山在
句容縣東南為第八洞宮金壇華陽之天第一
地肺福地周回一百五十餘里昔漢咸陽有三茅君
得道來常此山故謂之茅山山俗三茅相傳三茅
君乘白鶴各集一峯爰有大茅中茅小茅之名
梁書齊永明十年陶弘景云茅山乃中山之別
自號华阳陶隱居此見於史者也清四庫總目

存目有茅山志十五卷元道士劉大彬撰前有永
樂癸卯胡儼序稱舊本存張雨所書至為精潔
後燬於兵姚廣孝後名刊板後成化庚寅嘉靖庚
戌嘉靖辛亥又經重刻是編時載其序于首分
十四門曰三茅真君歷胡洪勅曰歷胡真人勅書曰
歷代真人奏疏書札蓋山歷代真人名臣碑記曰蓋
山宮觀歷代名臣碑銘曰三茅真君紀系曰洞天
職仙傳曰上清嗣宗師四十五代傳曰茅山高真女
仙傳曰蓋山宮觀系洞異產田畝紀曰真人經懺道

書曰梁肅宋元人詩記曰所代名人詩記曰大詩名人
詩記附道秩考竊竊以茅山雖以三茅君得名
然為天皇大帝授茅君九錫玉冊文太上遣賈
紫素之書策中君文紫素策小君文俱在漢成帝
哀帝時文既非古事更渺茫何係羽流妄記惟陶
隱居性愛山水白中自怡清風遠韻超然壺壺
登斯山者其是令人慨慕留連也夫

普陀山志二十卷

乾隆五
年刻本

吳錫

清許琰撰琰字瑤洲福建同安人其自序結
銜題賜進士出身壬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前
翰林院庶吉士不知其進士為康熙為雍正也
普陀山在今浙江定海縣之東距縣百餘里孤
峙海中蜿蜒綿亘縱橫各十里計周遶四十餘
里或云百里一名補陀梵書補陀羅迦山有三
一居元納忒里一居白忒白一居南海世以是山當之
又稱補陀洛迦山梵名也相傳五代後梁貞明二

年日本僧慧鑄從五臺山得觀音像將還舟
新螺礁蓮花當洋舟蔽不前鑄禱曰使我國眾生
無緣見佛當從所向建之精藍有頃舟行竟止
潮音洞下居民張氏目覩斯異亟舍所居築庵
奉之呼為不肯去觀音院此乃普陀聖院之始遂
為菩薩親道者大道場清四庫總目有目有明
周應賓著普陀山志六卷又有清朱謙陳璿同撰普
陀山志十五卷據是書凡例云山志實明德兵侯繼
高創為之成于萬曆十七年己丑至三十五年丁

未周應賓重修三十七年戊寅著濟法雨兩寺
同請表殿玉修輯福成法雨旋即授梓普濟又
請朱謹陳瑞重加增削至四十四年乙酉始梓遂其法
兩所刻同大異然勝境事蹟則無不同也此編與
前志異者不立古蹟一目其云首山以菩薩而名是
山皆蹟是蹟皆古也前志列古蹟只載短姑道頭
不肖者占院及太子塔三條反覺寥寥寂今俱類入
形勝實異是說謂以菩薩而名是山蹟是蹟皆古
未免牽強仍從前志為正又流寓前志以山舊曰

梅岑謂南昌尉為此山主人志山者必不可略顧縣有
四鄉而山屬安期鄉則安期獨非主人乎若謂志
佛不必及仙無論佛是金仙且固未聞佛不許仙之
流寓也茲則仙道楊鍊及忠憤蹈海凡流寓者皆
列之是則持論各通惟所謂忠憤蹈海者表功祇
吳鍾靈人考吳鍾靈雖流寓普陀白華菴方洋
兵下舟山鍾靈急渡海入城設高椅於文廟左
廡梯下抱先師主自焚死非蹈海殆偶失檢爾

潭柘山志二卷

光緒九年刻本

著錄

清宗室神穆德撰據其自序緒銜為原任鎮守
朔平府等處建威將軍鑲紅旗都統是書作於
乾隆四年又名潭柘山岫雲寺志其總目曰主山
基宇曰梵刹原宗曰中興重建下院附曰歷代
法統曰行幸頒賜曰名勝古蹟詩附潭柘在舊
京正西七十里山本自太行岡連西山稱行策
八陁山勢險峻上干雲霄抱抱迴環巖重嶺
複特稱出奧名蹟最久主山以塔樓當屏山

心九峯展而立古有龍潭柘林因得名焉燕人
諺曰先有潭柘後有幽州其竇南創於晉時謂
之嘉福寺肇興於唐代謂之龍泉寺亦寺之
近古者也都城自遼金以後至于蒙元廢歲不
建招提以大瑞尤喜造佛寺梵宮之盛幾于建
章萬八千門成中京城內外勅賜寺觀至六
百三十九所見於周洪樸奏疏中內臣作觀此則
琳宮紺宇皆巨瑞遂堅所為唯潭柘一區聖宮
堅建造之蹟僅弘治時司禮監戴義於引年

休致後步至潭柘以寺久敝壞弗稱祝釐之所
於是出所積為工食費又請^於朝賜金益之茲
其與諸塔^不同者也古蹟有元妙嚴公主拜碑
相傳初廟為元世祖女削髮居此日禮觀音大士
不輟遂留此跡其先額手足五體皆印歲久輒
壞惟兩足痕存是^蓋好事者^{因建塔}影石而為
之耳下卷^修義菴補首^義恭忠親王妻^許集唐
詩次述康熙以來律師以續法統云

白石山志八卷 光緒癸未刻本

著錄

清施元孚撰元孚字德交號六洲浙江樂清人
白石山在今温州樂清縣之茗嶼鄉以石皆白故名
奇勝頗類雁蕩又名中雁宋李少和開山後太宗
嘗書券一山三六字賜之刻玉虹洞口石壁間山之
勝分為三中曰玉甌峯左曰東淙右曰西淙是志
作于乾隆三十四年光緒九年同邑陳肆後為增
輯首序小傳詳家爵里山因次山水次寺觀次藝
文一記序傳疏引次藝文三古體詩次藝文三近體

詩次物產末附金石志共為八卷其山水子目分原始
開山山體水源山境山路較他志為詳原志名玉甌
峯志則東西淙將何所屬今改名白石山志諸
在白石境內景無不該矣藝文李建中李少和
傳太宗屢徵召宋史不載其對真宗問治國
修身之要全龍衣陳搏語^志謂此傳疑為假
託是也蓋山自寺何必藉重羽流乎然其開山之功
固不可沒耳

東湖志二卷

嘉慶九年刻本

著錄

洪特通阿撰特通阿任台州府知府連郡士
洪震煊沈河平郭協寅共為纂述書未竣後
屬郡學博沈煒成之實非其作也東湖在台州
府崇和門外負郭為湖凡一萬六千步其源有二
一受城中之水城北據大因山每當積雨淫潦勢
如建瓴驟不得泄則閘室受其患必使會眾溝
水東趨啟斗門而注之湖然後民得安宅一受
山宮溪之水源自百丈巖白龍潭瀑水至通明
橋分為二一穿橋南下入于湖一稍東出南入于江
茲湖出郭之東不數武而即其地故名曰東湖之
志分為上下卷倣范成大吳郡志以地為綱而採詩
古文散附各條之下東湖風景固幾與西湖
西湖禹航之南湖橋李之駕湖會稽之鑑湖同
一勝槩而游則以宣洩旱則以資灌溉又豈
徒供州人子女之游泳已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東湖志

焦山志二十卷

道光三年刻本

著錄

清王孫樞孫字柳村江蘇丹徒人焦山在鎮
江府東北揚子江中山距城九里古名焦山杜
佑通典樂史寓宇記皆有焦山成江淹詩宋本
亦作焦宋子問詩成入海中山是也金山浮玉宋
臨金山賦又云浮玉焦山之名今崖刻浮玉者二
一名互稱由來舊矣阮元焦山采略云北宋後移以
孝然事傳會之孝然避兵娶婦於揚州見三國志注
爾時孝然年尚少并無焦山三詔之事且孝然為魏
以後人蔡伯喈卒於漢末在孝然之前焦君之贊當
別有一焦君與孝然無涉贊虛見曾作焦山志初
未辨及六游焦山者不為也也是書距虛志之成
六十年其宸翰賜書及名撰悉以次增入又
山中建置如仰止詩徵閣書藏樓月波臺夕陽
樓還石山房飲江樓望山中法物如楊忠愍公墨
蹟西漢定陶鼎皆前時所無此其所以重者修輯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焦山志

北固山志十四卷

光緒三十一年刻本

著錄

清周伯義陳任暘同輯北固山在江蘇鎮江府城北一里下臨揚子江揚子一名京江寰宇記謂之京口水郡南二十餘里有長山發自天目并風三茅至銅坑東却而來勢甚高近京數里東行名爲鞍迴龍諸山入迤邐而北至於金頂亦峴京峴之中抽而方折結爲郡治郡治之北特起爲此山三面臨水勢取因險故謂之北固水經注所謂別嶺入江是也別嶺即後峯傳了璞輯北固山志十二卷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北固山志

指後峯言之是編則并及前中兩峯舊志首錄宸翰後分形勝建置古蹟碑刻人物雜識藝文七門各有子目今僅於雜識前增紀要二內而已其中載宋史田即中柳水墓至順志云在土山下既引高勝仲丹陽集陳朝詩墓誌與葉夢得避吳鉅諱以證之後引則中柳氏諱序謂者卿卒葬丹徒土山同時有柳況者世居丹徒袁者卿之後而收恤之此丹徒柳姓之始尤可徵信又論唐善山事唐善山刺潤州好方術用府庫錢市藥遂有所遇與玄遊

北固山自中踞隱玄按府志相國李仲常勞業華山出谷求糧暴雨避岩下見一道士艤舟楫曰公垂至此耶余即善山將遊蓬萊此公向若分符相遇拆登舟凌雲達蓬島神仙數人皆舊友流連中一人曰公垂方欲佐國理務數年乃還送歸後果入相據此善山仙矣然用府庫錢市藥豈仙所爲是語不惑足砭俗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北固山志

海珠小志五卷

原刻

有目

清李韓撰。韓始末未詳。是書前有歐大任序。後有陳朱尹跋。廣州府城西北。粵江中有海珠石。輪囷于水上。廣袤數十丈。潮汐經焉。其圓秀若巨珠。宋寶祐四年。郡人端明殿學士俞樾。密院事李昂英。施財創寺於其上。奉佛安僧。許額海珠慈度寺。額以南漢慈度舊名。蓋二十八寺之一也。其後乃建文溪祠堂。俎豆昂英文溪。昂英字也。韓即其十二世孫。此志雖為海珠作。實表彰先德。然海珠在粵。厥惟名勝。論者謂。惟於山者不得。水。惟於水者不得。山。水。惟者。不飲得之。城郭之近。斯寺兼焉。石生江心。四面環滙。傍水林木森蔚。殿宇布列。雖湖滂巨浸。不能沒。故詞人墨客。多泛舟此遊。而粵人視之。不啻杭之西湖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海珠小志

陽山志三卷

傳鈔

有目

岳岱撰。此編自序。署鄞郡岳岱。始末未詳。陽山在蘇州府城西北三十里。高八百五十丈。周回四十五里。東西南面。陽故名曰陽山。蓋取山東為相陽。山西為夕陽。義又以其勢四面飛動。名曰四飛。越絕書。夫差自殺。越人葬之。卑猶山。即此山。曰燕丘。曰秦餘杭。皆陽山別名。其南北中三峯俱高。北曰珠冠頂。美之也。中為箭閣峯。英高於是矣。總而言之。有十二峯。是志三卷。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陽山志

三卷。目為十篇。每篇首述其旨。而終讚之。一曰山勢。二曰泉石。三曰臺洞。巖壁。四曰古迹。五曰寺庵。廟。六曰草木。七曰藥產。八曰堂墅。九曰飲食。十曰詩文。其古迹中。載夫差既殺子胥。游於姑蘇臺。晝寢而夢。召公孫聖而問焉。聖直言之。遂怒殺聖。仰天曰。天知吾之冤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葬我深山。後世相傳。為謬。梁材是夫差投之。燕丘。及越入吳。夫差晝寢。夜走。達於秦餘杭山。采生稻而食。伏地而飲。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

俸俚耶因三呼公孫聖、從寧中三應之事雖
其處其說已古至周襄王時神女葬地及龍母
塚丁令威與丹井皆流俗傳聞未足為據殆以
陽山故實無多故采之以充篇幅歟

輞川志六卷

道光十七年刻本

存目

清胡元煥撰元煥字條碧江西新建人官陝
西藍田縣知縣是書分爲六卷六門一曰圖
考二曰名勝三曰人物四曰金石五曰雜記六曰
文徵輞川在藍田縣南嶢山之口水淪漣如車
輞故名輞谷口即嶢山口其地兩山對峙水從此
北流入渭朝產唐書文苑王維傳得宋之間藍
田別墅唐書文傳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
岡狀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洲辛夷塢與裴迪游

其中賦詩相酬爲樂其輞川圖祖本久失後代
臨摹惟宋郭忠恕爲最前明郭漱六重摹
本六稱善今文煥又摹而重刻山水清幽軒
亭雅潔猶見之昔元好問詩云白頭烏
帽黃塵陌笑殺高人王右丞以杜甫目維爲高
人故云然也居處之美安樂是耽其受祿僞職
而輞川有以累之手

莫愁湖志六卷

光緒壬午
重刻本

有目

清馬士圖撰士圖字掬村江蘇江寧人莫愁湖在江寧省會石城門因六朝劉宋時盧莫愁居此故名歷代詩詞惟沈詠佳入莫愁而不及湖至元人葉天民有莫愁煙艇詩而湖始著相傳明祖與中山王徐達賭碁於此詔以湖為湯沐邑至今湖祖尚歸徐氏是志上冊卷首自序題詞目錄莫愁湖圖莫愁湖賦卷一莫愁湖詩傳卷二山水橋梁祠廟古蹟卷三文考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火部莫愁湖志

四畫社下冊卷前鬱金堂詩詞證小引莫愁小像鬱金堂八景題詠其詞文之可選像及新建曾公廟記則傳壽安重刊時增入卷五詩證卷六詞證補夢補夢之者謂嘗宿鬱金堂夢一艷妝美人有垂髻婢侍側手執奇花一枝歌莫愁樂三曲文士習氣慣作虛誕之語以自矜炫未足深辨焉

上方山誌五卷

乾隆甲申刻本

有目

清釋自如吳仁敵同撰自如即上方山兜率寺僧仁敵江蘇江寧人上方山在順天府房山縣西南四十六里山名上方寺名兜率寺取上方六欲第四天之字名蓋因山之巔崖拔出而寺居其上也其山北連紅螺山南歷大湖東負雲風西接百花諸山峯之最髙者曰天柱峯居山之西直聳立雲表如中天之柱又有望海峯在山東南雖距海甚遙然造其處亦在望焉是志分名勝人物建置文部物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上方山誌

五門為五卷據釋自如序稱歷代賢人善信詩古文詞一錄籍今乃詩僅歷代寧郡王伊都立等寥寥數首無一人作而自如仁敵之詩連方輿輿勝而仁敵所著秋樹秋雨秋風秋月秋花秋草到處可詠與上方何涉而亦概行闌入何其隘邪惟物產載有五色海棠可以補羣芳譜之缺焉

史部地理類山川一合計十五種共二十二頁

乙亥二月江瀚

韓詩故二卷

鄭經補校本

存目

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韓故二卷韓
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而隋志
祇載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唐志則載韓
詩二卷序韓嬰注二十二卷然觀唐人經義及類
書所引皆薛氏章句為多至於內傳僅散見一
二馬緣當時定五經正義專主毛詩鄭箋獨立
國學韓詩雖在社所不用宋元以後毛鄭詩亦罕
有專門而韓詩之傳遂絕其勵存者外傳十篇
而已是編所輯頗為寥落由其以薛君章句
別為一編除經典釋文而外所採無幾至如李廣
集解引韓詩柏舟衛室姜自誓所作燕衛
定姜歸其婦送之而作事詩考呂祖謙詩記
引董道云韓詩古之人無數作擇大都難
以徵信又得此說文部韻藻韓詩也注云范處
義解順新詩而不知說文部韻藻韓詩也詩
曰得此說文部韻藻韓詩也注云范處
義君章句仍作威施則此非韓詩故陳喬樞列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韓詩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韓詩故

齊詩也至兩無其極傷我稼穡蓋本劉安世
元城語錄姜季陳喬樞曰孔氏作正義時韓
詩尚存善韓詩作兩無極且篇首多兩無其
極二句正義何得無二句及之劉安世說之為偽
妄此不待辨而昭斯一言當矣若書難輯書亦
正不易歟

鼎峽山志四卷

康熙六十一年刻本

著錄

清孫從祖撰。從祖字濟翁，奉天瀋陽人。鼎峽山又名二禺山，一名中宿山。山源發衡康脈，聯韶石襟，曹溪而負之。羅七十二年，追表磅礴，當百與上游為六傳，要衝距清遠縣三十里。兩山穹窿對峙如掌，束清湟諸水而赴海，故曰峽。世傳軒轅帝二庶子長大，禺次仲陽降居南海，於其臣曰：初曰武，俱隱於此，蓋英渺難稽也。茅君內傳載為方輿第十九福地，是志以夏雲所修鼎峽山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鼎峽山志

為本。殘闕者補，失次者序，參證損益，而成此編。首列鼎峽圖經，為圖凡七。舊志不分綱領條目，今於圖經之後各標總綱，一曰在勝備考，二曰建置沿革，三曰古今藝文，四曰金石題詠，五曰提其綱而仍各分其目，每篇首列總論，此皆優於舊志者也。政康人題詠咸曰：峽山寺，後人題詠多曰飛來寺，由唐歷宋其間興廢不一。據志載宋領峽山二神勅，書曰清遠峽山不曰飛來，知飛來之名後起。宋蘇軾有至清遠同游廣陵

寺。又有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教贊禪月所畫八大阿羅漢，並見此廣陵寶林二寺其遺址亦莫攷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鼎峽山志

恆山志四卷

乾隆廿八年刻本

著錄

清桂敬順撰敬順字翼昭江蘇泰興人官山西渾源州知州恆山在渾源州城南十里許周禮職方山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爾雅釋山恆山為北嶽水經恆山謂之元嶽舊祀北嶽於曲陽清順治七年移祀於渾源州是志分乾元亨利貞五集序文圖考列前乾集為御製皇志元集為形志名志記志封志廟志物志事志水志說志仙志蹟志亨集為經志利集為文志貞集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恆山志

詩志文詩多屬曲陽恆山與此無涉不當刪去方見謹嚴耳古代北嶽之祀渾源經傳無明文漢書郊祀志宣帝神爵元年初北嶽常山於上曲陽自是而後歷二千年未之有改後文獻通考載嘉靖初科臣陳鼎請祀北嶽記疏謂三代而下歷隋唐俱於渾源州致祭石唐失燕中十六州之地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所據無緣至曲陽一域而親所謂北岳者所以止得祭於曲陽蓋以人不學疏於考證如此先是弘治六年

兵部尚書馬文升已有詳登祀祀典之疏未經

允行案沈夢溪筆談云渾源州恆山距阜

平縣大茂山三百餘里峰巒相接蓋恆山周

三千里渾源南十里與在曲陽西北四十里

者實一山也鄭樵通志亦云恆山在曲陽西北百

四十里即舊阜平之大茂山也自渾源州發脉由

飛狐嶺達曲陽由是而言則於彼於此初無可

爭然清魏源書古微獨力作曲陽之祀發五辨

以一之以為元嶽為祖五臺為禰曲陽之大茂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恆山志

為子孫賓則一幹自相首尾自長城集後遂畫渾源之山與五臺為二水經注崞縣南面漢雁門郡崞縣為今渾源州地五臺正當其南是五臺為元嶽之中峰故靈異峙於岱華即不祀渾源亦當祀五臺若大茂山謂元嶽中支之麓則可謂即是元嶽則以孫賓祖以足為首是又一說也今既移祀渾源州存而不論可矣

南岳志八卷

乾隆庚午刻本

著錄

清高自位曠政本同輯自位官湖南衡山縣知縣故本邑庶常也衡山為南岳衡山在衡山縣西三十里書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孔安國注曰南岳衡山也周禮職方荊州其鎮山曰衡山爾雅釋山江南衡郭璞注曰衡山南嶽也史記封禪書曰南嶽衡山也漢書郊祀志同此皆以衡山為南嶽是志首因考次形勝次祀典次書院次寺觀次物產次田賦次古蹟次碑碣次勝遊次徑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南岳志

次仙釋次紀異次祝辭次文藝各門皆有小序總列於前此他書體例稍別其前卷印載爾雅霍山為南嶽即天柱山又引廣雅天柱謂霍山又引三禮義宗南嶽謂之霍則似志天柱霍山非志衡山也書曰義引應劭風俗通云衡山者一曰衡山也蓋此山也

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

代故為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恆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萬物霍然大也是應劭以衡霍秦岱皆一山而二名詩崧高正我引孫奕以爾雅霍山

為誤當作衡山故郝懿行爾雅義疏洪順煊霍山為南嶽解並依以為說謂爾雅之霍山本謂衡山不謂天柱自漢武移嶽祀於天柱而後彼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嶽天柱無妨於霍山而不符篇引大傳云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恒山高山也緣出伏生今文故極弄信之云言衡霍皆有二名古多謂霍為衡史記封禪書南嶽衡山也亦即霍山漢武案古圖書遂後南嶽之舊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南岳志

漢武始以霍山為南嶽也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用蓋不取古文說云爾

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十二卷

嘉慶七年刻本

著錄

清齊召南原撰阮元重訂召南是志蓋以釋
無盡天台山方外志刪繁即要別為一書惜甫
脫稿而遽逝世所傳本未定之稿故不無
舛駁雜陳瑕瑜互見松江陳韶取其書而
訂之齊志古蹟分七類今列居址橋梁古塔
塚墓刪軍寨一類廣鐫碑刻今為一門又創
立撰述以緇流典藉錄錦家所不詳今特錄
入其他各流著述足備台山掌故者悉登其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

且以供探討嘉慶七年阮元任浙江巡撫時後
命錢坫嚴杰修訂之又以齊志錦載文過繁
山水寺觀反為附錄因仿范成大吳郡志例
分隸各門以合比事屬詞義亦有見於載
外稽齊志所供者並為補錄書成釋靈在繪
圖二十有一列於卷首為張映元天台山全志所無
云

武夷山志二十四卷

道光丁未刻本

著錄

清董天工撰天工字典齋福建崇安人武夷山
在崇安縣南三十里通書以此名第十一洞天
周圍萬二千里溪九曲大峯三十六相傳若有神人
武夷君居此故名漢武帝嘗祀之見史記封禪書
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是書據其凡例稱蓋合
衷祥生徐德望王適卷王萃堂四種武夷山志
互參詳訂彙成一編共為二十四卷其卷一曰總志上
卷二曰總志中卷三曰總志下卷四曰星野形勝祀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武夷山志

勅封九曲全圖九曲樵歌卷五曰一曲上圖附卷六曰
一曲中卷七曰一曲下卷八曰二曲上圖附卷九曰二曲中
附四曲上圖附卷十曰五曲上圖附卷十一曰五曲下卷
十二曰六曲上圖附卷十三曰七曲上圖附八曲上圖附卷十
四曰九曲上圖附卷十五曰山北圖附卷十六曰名賢理
學官守主官卷十七曰尋勝下集隱逸卷十八曰
方外仙傳羽流釋子卷十九曰古蹟雜錄附錄物
產卷二十曰藝文文山記遊記卷二十一曰藝文雜記
賦贊雜著卷二十二曰藝文雜曲四言古詩古

詩餘卷二十二曰執五言律七言律卷二十四曰藝
文五言律六言律七言律篇中析九曲山北諸勝
以詩文分隸後表又出藝文者緣澤題武夷
不能分隸於九曲北諸勝之下非重複也至於
卷賢儒仙主繪像賓蹤所餘表武夷山志略
之謬清四庫總目存目已誤其近於兒戲矣

乍浦志八卷 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著錄

清宋景園撰 景園字仰 號話桑 浙江平湖
人 乍浦故海鹽東偏今屬平湖縣 自錢氏
吳越置鎮過侯宋季設水軍統制名稍著
元通海道番舶駁集明興經略防倭築城遣
成遂成重鎮清四庫總目存目有乍浦九山補
志清李確撰九山者雅山善竹山湯山觀山龍湫
山暈頂山高公山蓋山獨山也平湖舊有九峯之
名而不得其地確始考而定之是書體例視舊稍

變首因謗次城市次山川次武備次職官次人物
次外紀末題詠又續纂雖不惟志山而九山固已
包孕其中首陳山即九山志龍湫山乍浦題詠
載宋人卜祖仁陳山龍湫詩其他六皆曰陳山不
曰龍湫山也善外紀具述倭居湖志自正統七年
犯乍浦始至嘉靖三十二年禍乃劇焉觀其始末
固六當世得失之林也

攝山志八卷

乾隆五十五年刻本

著錄

清陳毅撰毅字古■江蘇江寧縣人攝山在上元縣治之東北由太平山經姚坊門至山頂計四十五里而遠山為鍾阜支脈高百三十丈有奇周四十里而廣勝大江南岸多度藥草可以攝生故名攝山山形如蓋故又名繖山南齊僧紹隱此舍宅為寺僧紹南齊書有傳山有三峯中峯此立東西拱抱寺在中峯寺樹觀唐高宗制衣冠隱居碑陰書棲霞二字因以名寺是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攝山志

雖出陳毅而為汪志伊守蘇州時重修自序稱畧加刪補後計嘉定錢辛楣官庠考訂至析山圖之形勝古蹟之沿革編纂之次第悉仍古漁之舊云其圖棲霞全圖外尚有行宮及彩虹曜鏡玲峯池紫峰閣第松山房出告蒼天閣巖壘浪崖德中著珍珠泉等十圖皆崇禎間鐫石其間南巡勢民傷財即此一端可見矣王士禛游記云至巖上尋南宋人題名漫漶不可讀惟上元張函三詩頗存今志不載詎不刻

三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攝山志

黃山史聚一卷

昭代業書本

著錄

清陳鼎撰鼎字定九江蘇江陰人黃山在安徽歙縣西北相傳黃帝遺蹟甚多故名黃山有朱砂洞摩朱砂謂黃帝與浮邱采以鍊金丹服之騎龍而去即此砂也天都高四千仞千霄直聳中直出天表世謂天目之頂僅及其趾者緣地勢處高故吳越諸峯盡出其下曰四千仞皆就其趾而論之非以峯頭論之也是書雖不分門一篇直叙峯三十六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黃山史聚

之外更有七十二峯巖十有七溪二十有四泉十有九潭十有三石室五臺一溝二坪二井二池四石凡五十有三石三湖二海四大寺四院六觀六奇松十有六奇樹五靈人魚三奇羊三神獸五異物七其嶺八亭榭數十木石梁十餘架皆不備述序次井然編末乃論人物以爲山川生色黃山僻遠游役用稀今則道路開通行旅便利恐山靈有知應歎難回俗士駕矣

普陀山二十卷

道光十二年刻本

著錄

清秦耀曾撰耀曾字遠亭江蘇江寧人普陀元盛熙所始爲考所侯繼高乃爲志清康熙三十七年普濟法雨兩寺講求煙修輯稿成法雨旋即授梓普濟又請朱璣陳瑞重加增刪至四十二年始梓乾隆四年後延許琰重修證謬刪甚頗爲詳慎書已見前法雨所刊表志已殘缺不完是志所修朱陳合纂之志後就許志所增廣爲採訪合成二十卷凡例及圖列前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普陀山志

爲表天章居表之首次形勝次建置次梵刹次領賜施予命僕次經證次靈異次法統祖塢附次禪德少精藍次流寓次清虛次方物次事略次舊章次歷朝藝文次國朝藝文次釋氏藝文次歷朝詩詠次國朝詩詠次釋氏詩詠讚偈附其於梵刹專屬兩寺以外小菴俱入精藍精藍即梵刹小菴宜附梵刹不必別出精藍至以歷代詔勅名曰舊章似未要惟五分野一門謂分野之說起于班固賦十二次配十二野先儒

多有疑之者況名山奧區皆統于都邑著陀統紀
不過數十里何必拘畧野之說牽率附會乎是
論達而篤矣統觀全書其於五鼎勳李所稱
詞不涉於支離例必竭誠曲要固無媿焉

華嶽志八卷

光緒九年
重刻本

著錄

清李榕撰榕字蔭伯號宇園陝西華陰人
華嶽一名太華山在華陰縣治南八里周禮職
方豫州其山鎮曰華山爾雅釋山華山為西嶽
山海經西山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
仞其廣十里之秦記華山在長安東三百里不知
其幾千仞如丰天之宇寰宇記華山有三峰不
知其幾千仞基廣而峰峻曼秀迤于嶺表諸
書皆言其高其實華嶽距華陰郭南八里許即

山趾由谷口至山巔四十里特山勢斗峻耳清
四庫總目存目有華嶽全集十三卷舊本題
華陰知縣李時芳撰實則汝州張維新為潼
關道副使與華陰縣知縣貴陽馬昭卿重加
鈐叙者也志以昭卿之志斷於考核因於嶽
之勝槩在籍參之近今自謂凡牧豎樵
夫之一語一言莫不詳察而初究之旁參互證
務求的實合者存之謬者刪之總以實而可徵
者為是成志七篇曰名勝曰人物曰物產曰金

石曰藝文曰紀事曰職條每門編輯之後復以序詳之卷首冠以聖製而次即華山圖二十尤為清晰楊昌清重刻此編序稱其精詳賡富為志乘中不可多得之作云

九華山志十二卷

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石目

清李燦撰康熙間官池州府知府治未詳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西南四十里高一千丈延袤百八十里舊名九子山唐李白以山有九如蓮花易今名道書為第三十九福地是志首圖次次紀載次山水次建置次方產次人物次藝文次次藝文序次錄賦論偈次藝文序宋元詩次藝文附詩次藝文圖期詩次雜記以圖致因十有二頗詳析最為可取清四庫全書總目存目

有九華山志八卷明顧元鏡撰存目說其失謂杜尚鶴之偽偽命宋齊邱之造姦謀列之流寓以為山水之先殆乏簡擇又王守仁游蹤僅至六列寓公并偽撰贈周金和尚一偈斯尤地志之積習茲志人物類有杜尚鶴寓賢類有宋齊邱王守仁藝文類仍載守仁贈周金和尚偈蓋承顧志之謬也凡例有云九華之精藍編岩洞舊志建置先之以書院書堂祠宇後及化城諸寺隱為尋道干城故仍其舊而後

之此迂見代成寺創于唐隆安五年此建遺寺
允宜先之李太白書堂有唐後起而九華先生
隱居則宋齊邱也誰足為吾道干城與

天台山全志

康熙五十八年刻

存目

清張聯元撰聯元字覺菴湖北鍾祥人天台
為諸山之總稱舊傳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
百里上應台星超然秀出山有八重四面如
一今界天台臨海寧海新昌嵊縣五縣地
東際大海而止其勝景全在天台一縣華頂
峯為山之最高處是志謂山自舍務而東
天姥石城皆台山也寧海之筋竹王愛皆台
山也嵊縣之金庭桐柏亦台山也雖各有其名
亦各具其勝要皆台山之屬必以隸於天台縣者
為台山是失山之全體矣明萬曆時僧人傳燈
著有方外志一冊清四庫總目存目天台方外志二
十卷明釋無盡撰傳燈名無
盡乃其採集頗詳筆鋒俊爽而惜其泥於方
外似志釋而非志山又其所採僅在一縣之內
因刪繁去蕪廣采新昌寧海嵊縣名勝之
通於台山者彙而輯之此所以名台山全志也惟
篇中無圖以為度圖其全則累幅難窮若繪
其一率一畝則為八景之類未見全貌況風光

翠色與時變換原為圖書所難模範故不
欲漫漶以資亭突山靈之誚此則託辭山志
無因要為闕曲耳

南通州五山全志二十卷

乾隆六年刻本

存目

清劉名芳撰名芳字南廬稱可翁福建閩人
五山在江蘇通州治南十八里五山云者狼山軍山
劍山黃泥山馬鞍山也五山皆居水中今沙渚漲
息陸處已久東北臨海西南臨江拍天決日漁
舸賈艘出沒于波濤之中一山之間南北氣異
千變萬態不可端倪五山實據江海之衝為淮
揚鎖鑰特探勝窮幽之地也是志首山圖形勝
次山水次建置次雜志次人物次藝文次志餘凡

九門子目四十有二其人物一門為隱逸中盧純學構
屋狼山聚書數千卷讀之顧國瓌父子傍隱狼山構
室東麓必著是方可入山志其他多與五山無涉而
亦牽綴及之未免於濫雜傳有五太守傳六將
軍傳六國秀傳五太守皆有狼山題詠六將軍
並鎮守狼山為之立傳猶可說也六國秀傳智女
不產于山中然受山川清淑之氣而生殊為強詞
以合登之通州志不當載五山全志也

齊山巖洞志一卷

昭代叢書本

右目

清陳蔚撰蔚字梅緣安徽青陽人一統志稱齊山在池州府城南三里山有十餘峯其高相故名或云山因唐刺史齊映得名考唐書齊映傳映未嘗刺是州舊唐書同用必大游山錦云云唐刺史齊映當為此山因名之也若但因其好游則好游者多矣何獨以齊名乎一統志稱山勢相齊故名較為可信是志有總叙有分紀總叙攬其全分紀詳其目秋浦志云李方元嘗刻碑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齊山巖洞志

有待巖謂齊山之泉大小凡十一而半巖為勝玉壺連里為奇飛觴濯纓為大巖壑之勝凡十九而有待為大巖壑凡十九而上清為巖洞之號凡十四而潛虬奇又有洞五曰半巖曰寄隱曰子招曰妙奉曰翠微翠微特高尤宜登眺今歷久漸湮或不可復考考有今若異名者矣其自記曰齊山居池陽名勝之地前人題詠甚多所集詩賦記序得二十餘卷將編次成帙以為鉅觀此編只錄總叙分紀而已齊山多奇石巖壑秀美

自唐杜牧嘗于九日登高賦詩而山益顯名與九華埒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齊山巖洞志

寶華山志十五卷

乾隆刻本

右目

清劉名芳撰名芳里貫未詳卷首題十二洞天

劉名芳纂修本山人持釋福聚泰校福聚

號文海雍正十二年詔入京師主大法源寺

便殿賜四季紫衣經典等物

壇大戒者也寶華山在江寧府句容縣北六十

里山勢崛起而中凹崖峰環繞其下善華之舍

窩藏寺宇如蓮之有房也曰寶華蓋取般若

經云南海北有寶華山古佛所居或曰緣僧寶誌

結菴故曰寶華又曰盛夏黃華滿山而俗第呼為

華山云清四庫總目存目有寶華山志十卷國朝

釋德基撰謂是山因釋寶誌得名以道場顯

故首誌同創興起而次及山水梵宇各門其他志

書體例稍異是志前後無序卷一山圖形勝

是野卷二山水卷三建置卷四古蹟靈異卷五

高僧律師卷六碑銘碑記卷七塔銘卷八詔勅

奏疏公移卷九記卷十賦卷十一序卷十二傳

贊致書啟卷十四詩古體卷十五詩今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寶華山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寶華山志

其奏疏云者蓋釋福聚奏請將寶華山律
宗五部編入大藏疏奉旨照所奏入藏此亦
彼教中一事故也

史部地理類山川提要計十五種共二十六頁

乙亥三月江瀚

五經通義一卷

鄭經伯補校本

存目

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五經通義八卷

不著撰人性名舊唐書經籍志

劉向之經

雜義七卷五經通義九卷五經要義五卷唐書

藝文志同是書國初序稱後漢書曹褒傳褒

作通義十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隋書志皆不著

錄唐志題劉向必有所據姑依題之朱氏經義考

以前無緯說因取諸書引通義載緯說者屬之

曹褒餘皆屬之劉向固具特識然隋書志不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五經通義

曹褒未著依唐志並入劉向書為有據也今舉

陶宗儀說郭本輯有五經通義與山陰因其所采

諸書以初學記藝文類聚通曲太平御覽等其

引五經通義皆未標劉向姓名以初學記御覽

引五經通義云天神者曰昊天上帝即禮運贊也

其佐曰五帝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

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

含樞紐當向時緯說未行此決非向書無疑蓋尊

以載緯說者屬之曹褒殊為臆斷似不若從隋

志不著撰人性名之為得也

經部

清

類共十一種計二十二頁

癸酉六月江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五經通義

雲緬山川志一卷

同影樓叢書

著錄

清李榮陞撰。榮陞有禹貢山川考，已見前。榮陞乾隆時官雲南知縣，最久，好治輿地之學。是書所紀述多得諸親歷，非空談者。據者比篇中多糾正志乘之誤，如謂天馬山脈北自習彌來，過蠻冒山，南挺為天馬，新城依其東麓，其西即順寧。萬峯山，隔澗而臨之，山距城纔五里，土人以其最近，故名之。美名，然在寧諸山不為高。滇志云：如天馬騰空，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雲緬山川志

其巔，山川形勝無遺，乃臆說也。又謂八喇山，其脈西自蠻刺來，北抵順甸，東盡南滄，長六七十里。龍馬塘在其上，八喇土音為吧喇，今轉為波羅矣。山在城南八十里，滇志誤為十里。府志失載，夫府載其所屬宜詳於省，而疏脫如此，其於省志亦未之寓目也。又謂梳頭山，與鳳凰山分脈於南岷，而外轉東行，盡于城西南角，外山高而多腳，略如梳形，故名。今土人別號其南一山為獅頭者，形亦肖然。此山東臨平甸，與雪山遙對，滇志謂在緬西南

誤也。此數條辨志乘之非，皆由目驗尤可寶貴焉。榮陞自記尚有分圖，備載山水道路軍屯隘口墟市，與此志並行。[紅印]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雲緬山川志

揚州北湖小志六卷

本

著錄

清焦循撰。循有尚書補疏。已見前。北湖在江蘇甘泉縣揚州之運河自寶應黃浦入界至瓜洲。儀徵達于江河。以東曰下河。以西曰上河。上河皆湖也。其在甘泉境上者。揚人謂之北湖。東至于運陵。西受西山諸水。北受高郵湖水。方三十里。而濶限隴阜。錯落其中。非生長其間者。往迷其棹焉。是志凡叙志十傳。二十一書事。家述。共四十七篇。列爲三卷。體例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北湖小志

它志稍別。以鄉人言鄉故。於叙水叙地爲尤詳。其叙舊俗。有曰。向時後皆婦女自爲。不用紵。無買於市者。偶一人素往來。郡城婦著紵。後入市。居人羣謂之面赤。易布後。而出。冬月衣裘。惟一作宜之家。然止一裘。非慶賀之事。弗衣也。意其風古矣。今婦女自著之後。六購諸市。無自爲者。前人之拙。不令後人齒。冷邪。其傳多表章潛德。蓋將以備府志之採摘云爾。

華嶽圖經三卷

本

著錄

清蔣湘南撰。湘南字子瀟。河南固始人。其書全用古地理家法。山有支幹。水有脈絡。不同游記點綴風景。圖經之名。始見隋書。經籍志。蓋地理以圖爲主。圖之法。即經也。古人爲學。左圖右書。故禹貢有圖。山海經有圖。後世圖不傳。而圖注尚存。作方志者。本之專以行文者。主遂失圖經命名之美。鄭樵通志。所以大聲疾呼。以明圖學也。今中謂博物一名。垂山。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華嶽圖經

漢書地理志注。山在武功縣境。或是太白山之古名也。案漢志。太室山。古人以爲終南。今考太一山。亦曰太白山。太白山。是終南。則非垂山矣。水經注引杜彥遠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爲秀傑。是太白山。武功。即爲二山。武功當爲博物。無疑。此說小誤。然其辨華字之考。考嶽。崩之謬。皆至爲典核。論韓愈登蒼龍嶺事。痛哭或未必投書求華陰令設計。當有之耳。又謂毛女。始見於劉向列女傳。然而不傳其名。至

神仙傳乃名玉姜字正美則葛洪之杜撰矣
驪山役夫古丈夫者元人傳奇之說託為唐大
中時陶太白尹子虛所遇而志華山者因之遂
有古丈夫洞在毛女洞下豈傳奇亦可為典要
耶是皆中冓顧其自述入關宿嶽廟鎮感
李靖上書裴寂祈夢事因作祝文一以備焚
告嶽神推鼓初動未解驪眠恍惚見古衣冠
人持角相示曰嶽神召視其角字如符篆不
可讀云云可謂怪矣金書雅馴斯為異耳

天竺山志十二卷

光緒元年刻本

著錄

清管庭芬撰庭芬字芷湘浙江海鹽人天竺
山在杭州府錢塘縣西十二里天竺靈隱二山
之間統謂之武林山為杭州一郡之主山自晉
咸和元年慧理自西天竺國至錢塘武林山
驚曰中天竺靈鷲山嶺何年飛來此地而後
有飛來之名有天竺之名有靈鷲之名有靈隱
之名有天竺而後有三竺之名傳五印度而後有
中印之名至蓮花佛國白猿獅子香爐皆繼慧

理發之而為武林之支名至南高北高五雲雙槍
乳竇月桂諸名又後人溫觴也是志庭芬未
卒業而歿稿未就於兵燹仁和曹搢乃踵成
之刪其繁複訂其訛舛分天竺靈隱疆界犁
然自上天竺起至飛來峯止山之陽屬天竺其
陰屬靈隱得十二卷宸翰列前首題幸次建
置次各房次山水次古蹟次金石次題詠次藝
文次塔墓次物產次雜識其題詠前篇即載
謝靈運繡像經臺據稱此詩諸家皆次三生

石下今從靈山寺志改正竊考靈運縉經在廬山不當列此且唐集原題乃石壁立招提精舍七字不云縉經畫中尚有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湖巫湖也李善文選注引游名山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水諸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善注又曰精舍今讀書齋劉坦之謂即太傅之故宅宋書稱靈運父祖并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別墅依此則石壁精舍當在始寧雜識門中亦疑附會而仍沿其誤過矣

九華紀勝二十三卷

同治元年刻本

著錦

清陳蔚樞蔚有齊山巖洞志已見前九華山志舊有以蘇萬民顧元鏡吳光錫李燦數種是志訂補漏徵信闕疑刪其繁詞益以近事某紀盛典列前首山圖次原山次錄記詩詞賦次諸勝分山西山東山南山北次物產次雜記次補遺其謂志家以詩賦為藝文非古也今倣漢書例所輯九華志乘編目附以序居藝文至詩文分載各條下漢書載著作於列傳也以此

蓋似是而非之論漢書藝文志不載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邪又謂舊志有非九華詩而摭入者李青蓮至陵陽山登天柱石酬韓侍御鄭七松贈吳華時詩并序趙青巖過荻江紅楊松迤述覆舟詩并序其九華無涉薛陶臣九華觀廢月池七律乃蔡國公主上池院非山也凡如此類今悉汰去是則洗山志諸家負多濫取之歟也

焦山志二十六卷

同治四年刻本

著錄

清吳雲撰。雲字平齋。浙江歸安人。前江蘇鎮江府知府。焦山自乾隆壬子盧見曾撰志十二卷始有專志。道光中王豫願沅互為修輯。亦各成書。是志列宸翰及御賜以冠全編。卷一山水建置。卷二卷三周鼎。卷四西漢定陶鼎。雜器附。卷五卷六瘞鶴銘。卷七卷八碑刻。卷九高隱。卷十方外。卷十一雜識。卷十二序。卷二十六藝文。其高隱一門。為舊志所無。而周鼎定陶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焦山志

皆自外來。本與焦山無涉。然遂同瘞鶴銘並為焦山金石傳蹟。其載諸家考辨。且占篇幅獨多。他山志所未有也。篇中謂焦公初初肖像加衣冠。則天順改深衣大帶。未幾後用袈裟。正德壬申後改深衣大帶。後不知何時又為袈裟。嘉曆甲午。始易以隱士衣服。竊考焦先之事。載在三國志。注魚豢魏略。皇甫謐高士傳。焦先則僅見於宋真宗封冊。應公勅。別無他證。三詔不起。出於此真宗之夢。與天書同一誕妄。

魏略言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高士傳言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問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似無終隱居焦山則初所祀者直黎丘之鬼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焦山志

九峯志四卷

同治六年刻本

著錄

清陳祚康魏杰同撰祚康字麟平杰字拙夫俱福建侯官人九峯山在福州侯官縣四十都北關外距郡城七十里其山高十五里延袤六十里峯頭九生尖圓秀表與芙蓉壽山連綿鼎峙舊稱三山九峯山之半有寺名九峯鎮國禪寺是志分四類一形勝二寺院三碑銘四藝文福州多佳山水三山而外左鼓右旗然鼓山名最著自王審知創建湧泉寺歷年八百有寺而題詠留名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九峯志

不可勝數而旗山獨闕如山之顯晦亦有遇不遇歟前山離城較遠游蹤罕至見諸題詠宋僅黃幹一人明則林鴻徐渤謝肇淛皆閩人也肇淛作游壽山九峯芙蓉諸山記頗為詳悉記稱芙蓉名洞蓋自林子羽而後二萬餘年無能繼杖履者其英寂可顧矣式嘗云書不當兩序此編書僅一冊僧福經為之七序至十八人之多其異已

烏石山九卷

光緒九年刻本

著錄

清劉永松郭柏蒼同輯永松字鈞川柏蒼字萊秋皆福建侯官人烏石山在福州府城西南隅屬侯官縣高一千一百餘步周三千三百餘步中有三十六奇前拱海門旁俯城市與閩縣九仙山東西對峙越王山在其後閩稱三山烏石其一也是志為卷九首宸翰一曰名勝二曰古蹟三曰寺觀四曰祠廟五曰宅園亭六曰石刻七曰人物八曰仙釋九曰志餘其宸翰乃諭祭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烏石山志

范承謨及碑文諭祭陳丹赤文御製表饒范時崇詩諭祭沈葆楨及碑文此與烏石山何涉殊屬無當石刻仁和魏錫曾謂尚有偽脫見卷末郭柏蒼跋此編輯於道光壬寅甲辰以後夷人入居夷人去而地崢嶸祠宇佔及山脊祠宇廢而地歸私園匪亂後避地入閩者眾居宅漫於山趾光緒癸未永松已前歿柏蒼又續修之六見於柏蒼跋云

南嶽志二十六卷

翻刻本

著錄

清李元度撰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是
書蓋本王夫之蓮華志而為之郭若愚序稱
自船山發其端而次青總其成鄧道元水經
謂山水有靈吾知已次青為功衡尤大云
志凡二十六卷十四類一曰星度二曰圖說三曰
形勝四曰祠廟五曰祀典六曰前獻七曰仙釋八
曰書院九曰寺觀十曰古蹟十一曰物產十二曰
金石十三曰藝文十四曰搜羅宏富辭雅例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南嶽志

其中尚有考證如金石謂陳陀和尚碑為承
遠作般舟和尚碑為日悟作日悟乃承遠弟
子也本係二人嘉慶通志謂皆為日悟作是誤以
為一人矣藝文謂廖阮南嶽九真人傳為舊
志及縣志即以為傳非也均屬核實而雜識
辨回雁峯引能改齋漫錄云柳子厚
過衡州有寄羊詩云故園名園久別離今月
楚樹發南枝曉天歸路好相逐正是羊頭回
雁時蓋子厚自永還闕過衡州正春時適是

雁自南而北故其詩云爾豈謂雁至此而迴乎
乃古今考柳詩不精耳案以為回雁之說見
於古因經及括地志並不始於子厚詩惟嶺
西未嘗無雁則雁不過衡陽其說未確要以
山勢如雁之回旋為是此尤允當足破世惑宜
其書之後來居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南嶽志

峨山圖說不分卷

光緒辛卯刻本

著錄

清黃錫素撰錫素字伯仙南善化人峨

眉山在四川峨自縣出縣城南門計程百二十里

至正頂山高於五嶽終頂草木不生雷雨在

其下是其山證光緒己酉四川總督丁寶楨始疏

請春秋致祭迨游智同護督乃籌款建廟於山

麓并製祭器以供祭祀遣候補道黃綬美董其

役綬美遂以督修山志為己任而繪圖輯說則分

委譚時峯廖望堂圖未及半說亦未成綬美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峨山圖說

卒智同仍督譚廖竟其事而以錫素總修之於

是為圖六十有四補舊志所未及者十之七八每圖

皆有說焉連花石至洗象池必由鑽天坡直上五

里令人陞而卻步漢馬第伯封禪儀云前人相

率後人見前人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

矣所謂磨曾擗石扞天之難也今泰山無此境

峨眉鑽天坡亦幾似之蓋其圖說藉及則所未

詳者多矣

浮山小志三卷附史傳事略二卷

嘉慶癸酉重刻本

存目

清黃培芳撰培芳字香石廣東香山入羅

浮山在惠州博羅縣道書所稱第七洞天

第三十二泉源福地也羅浮山判自分水

四之西為羅山之東在浮規其全勢則羅

淺而浮深徵諸舊聞又羅浮而浮果是編

專志浮山大詳於醪醑一詞其分三門曰紀勝

曰題誌文曰題誌詩醪醑觀者葛洪北卷集

仙傳稱安期生與神女會玄邱醪醑之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浮山小志

酒醉後吸水露皆成醪醑各乘鹿車上

玄邱北山也醪醑以是名焉或謂羅主浮泉

空舉之該家茲則謂羅帝以浮重浮山乃

蓬萊左股太古自東海浮來其實各有勝處

正未可軒輊於其間也史傳事略蓋嘉慶十七

年國史館開儒林文苑兩傳之命宋湘名結集

徵事述村粵人因共謀分輯以備史館採擇云

雲臺山志十八卷

道光丁酉刻本

存目

清謝元淮撰元淮字默卿湖北松滋人雲臺山在海州東北四十里本名郁州山一名都州山一曰郁州山一曰郁鬱山一曰鬱鬱林山一曰蒼梧山今名雲臺山周圍近五里連山阻海淮之巨鎮而為淮黃之尾閭外為島門之屏障雲臺江北形勢要區非特如海州志所云清幽秀麗雲氣芬鬱為山海奇觀也是書又名雲臺新志繪二十八圖列前不為卷首紀恩榮次建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三十三山志

次紀事次山水次山水下次城村次勝蹟上次勝蹟下次寺觀上次寺觀下次物產次要隘下次靈植次金石次藝文次書畫次雜綴次考證末叙錄上下其城村要隘似不當入山志勝蹟載松谿屏竹社松謂後歲上睡松古略與燔龍丈人坪蓋雲臺三元宮西洞有松一株最奇相傳三代以上物也陶謝題為燔龍丈人為作歌屬和者數十家因仿劉大彬茅山志例

立靈植門以華而不與松谿屏竹

社松同入勝蹟時陶方為兩江總督得無近佞媚歟叢譚稱票鹽之利陳文述詩云飲水思源味始長恩同再造美輕忘良臣第一陶宮保消得長生一瓣香則更卑者不足道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三十三山志

黃鵠山志十二卷

同治甲戌刻本

存目

清胡鳳丹撰鳳丹字月樵浙江永康人黃鵠山在湖北武昌府城西南又名黃鶴山一名高冠山又名高觀山一名石城山俗呼蛇山即楚藩易名長春山南齊書州郡志夏口城據黃鵠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鵠過此山也吳志凡十卷其中分各縣流寓仙釋祥異金石藝文自山而磯而城以及樓閣亭臺等處凡隸於黃鵠者悉載入洪山在城東十里許宋末改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黃鵠山志

大洪山實則黃鵠山之初阜也茲亦附見焉唐劉伯瑾黃鵠樓記引因經云黃鵠樓登仙常駕黃鵠還憩於此遂以名樓此與南齊書異宋張棣南軒集黃鵠樓記謂因經仍自而考怪說而伯瑾記中乃實其事或又以引任昉所記謂駕鶴之賓乃苟叔偉所遇非文偉也按旁石照亭不知何安男子題詩窗間遂相傳曰此唐仙人呂洞賓也文人才士相為之夸其大其事是南軒固不信仙人之說而後朱珪作黃

初記碑則以述異所載遇仙者苟叔偉其所遇之仙則黃文偉也不失惑乎今并其安文偉之事而品嚴名大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黃鵠山志

大別山志十卷

同治甲戌刻本

右目

清胡鳳丹撰鳳丹有黃鵠山志已見前大別山在湖北漢陽府東北半里漢水西岸一名魯山又名翼降山以鄭玄司馬彪及水經皆以大別繫廬江安豐縣尚書貢內方至于大別孔傳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正義曰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春秋集解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盟楚夫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為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是注疏皆不能言其處元和郡縣志乃曰魯山一名大別山則以魯山當大別自李吉甫始也宋蔡沈書集傳及清胡渭兩貢雖指將廷錫尚書地理今釋皆從之是志即本其說然以翼降山為大別亦初無確證故王鳴盛尚書後案仍力伸鄭注洪亮吉更作釋大別一篇廣設十四證以明之然考之左傳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大別山志

安豐距漢遠為未安石山編共十卷藝文乃占六卷其中如杜甫禹廟係在蜀作與大別何涉至李百集漢江宋之間漢江是別孟浩然漢中漾舟杜牧漢水羅隱憶夏諸如此類註宜登之郡邑志概行摺入殊無取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大別山志

浮山志五卷

本

存目

原本題酥醪洞主著。姓字未詳。先緒間人。其書凡五卷。其第一卷為秀山黃培芳著。浮山志東莞賴洪禧著。浮山新志第二卷為自著。浮山續紀第三卷。唐至國朝。第四卷。唐至國朝。第五卷。詩。國朝詞。黃紹志。林上界。三事。而不言。蓋雖述未至此。則林鐵橋。李杜鵬。洞。青羊巖。古瑤臺。并在水門之下。流泉。泉。一詳之。又元和郡縣志。浮水出羅浮山。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浮山志

皇九域志。博羅縣有羅浮山浮水二書。所言浮水。今博羅志無此水名。此志謂黃泰泉。因經復。有仙壇。符竹。羅水。出焉。經釣魚臺。東南為碧溪。又西南流出為羅陽水。梅嶺。今為符竹峯。其取高處白水門。白水門之水。下流為通口。塘道旁。石刻有釣魚臺三字。通口塘即碧溪也。水自西流至歐陽洞。南入鐵場。所云羅水。羅陽水。竊疑此係古之浮水。後人誤。為羅田。改是名。所考甚為確核。至輯雜文及詩詞。自記以為

俱屬浮山。其在羅山者。不錄。統言羅浮者。不錄。

今篇中文。如唐于邵送錢上人游羅浮山序。王際。詔選軒輅先生。歸羅浮舊山賦。詩。如唐劉禹錫。有僧言羅浮事。因為詩。以寫。皮日休。寄題羅浮。軒輅先生所居。類。統言羅浮者。不錄。耶。

史部地理類山川提要計十五種共二十四頁

乙亥四月江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浮山志

蔡傳正訛六卷

自刻

著錄

清左肩撫眉字良其安徽桐城據篇中沱水
下胡牖昭後告余曰一語知其與胡渭同時也
是書題曰蔡傳正訛其攻蔡氏固宜然謂朱子
門人經考證者蔡氏史學考者趙師淵實以求之
蔡之善傳猶勝於趙之綱目也雖蔡傳誠有
誤者未始無不誤者此編首辨克昭俊德一
節謂俊偏考字書無訓大者說文云俊材過千
人也惟詩之駿命駿惠訓大蔡意蓋以後可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蔡傳正訛

駿通然非本義也若俊可訓大大學引書何必易俊
為平樂漢書平當傳若者帝堯南面而治先
克昭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亦易俊為峻
當引此以證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季蓋以峻德者
堯德則蔡傳云堯之大德自是古說況俊通駿
通詩長發箋駿之言俊也是其明證必曰非本義
則駿訓大亦非義胡為意以求乎以親九族
謂九族自不義異姓樂書疏引夏侯歐陽等以
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二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

異義引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蔡

傳中九族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實本舊

說鄭義古歐陽夏侯不更古耶至謂宋已有

潛江縣及嵯冢有二以辨蔡傳之疏均極

詳核善以金縢蔡傳云我不辟則于義有所

不盡無以告先王于地下果爾用公為失言二

后在天文星在上於昭于天乃誥曰若殷多先哲王

在天周書卷之不豫曰朕身若在于朕魂在于

天昭王之所以君前稱謂得禮處若王後陳平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蔡傳正訛

侯何面目是言帝地下田延年責霍光何面目
是先帝于地下與蔡傳同一失此等處其細已
甚而亦不輕恕之何其用心之褊隘

西番事蹟一卷

傳鈔

著錄

明王瓊撰瓊字德華號晉溪太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卒贈太師諡恭襄明史有傳史稱番大掠臨洮瓊集計龍板爾諸族焚其巢斬首二千六十撫降七十餘族瓊在邊戎備甚嚴寇嘗入山西得利踰歲後微境上陽欲東瓊令備其西寇果入大敗之諸番湯平西陲益靖是編即紀述其事視史為詳中有僉事高登每出兵襲賊斬首數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西番事蹟

番人畏之高登去任云云高登以去位故有功不賞上不為廟堂之所知不為本兵之所錄因瓊稱其功特重為刊布以代自表焉此書首載大雅綿篇昆夷駸矣用誌西番所由起又謂今西番即大戎遺種其論宋事以為洮岷河不守則隴右不可保而隴中不得安矣王女名主議命王韶破西羌以安隴右所以詰戎兵強宋室而史臣乃以石為開邊生事是何偏私之甚邪

保孤記一卷

明刻

著錄

明不著撰人名氏其書首題曰保孤記末云叙州府同知周宗正序其事然則記即周作也下又有載德山樵曰云載德山樵不知何許人又附吳夢思與夏少洲書周宗正送桂翁老先生遺孤還宗序後有江陰李鶚附錄書蓋其所編集人刻書毫無體例大率如斯書更夏言稱言始無子妾有身夢忘而嫁生一子言死妻逆之婦貌甚類言且得官矣忽病死言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保孤記

無後此編乃謂言被逮於丹陽時其妻崔孕已匝月將就館私計曰相公禍福未定倘生男必有振我者即以保孤託其僕趙金五既育眾妾中有張氏馬氏者稱欲抱視之以絮寒其口棄之池中以去水淺不能殺金五乘間竊出結曰死矣養之徐念公家及徐病卒妻將他適遂送入僧寺久之乃告夫人以其貌之似也皆無異詞與史不同似史得其實也卷末載夏言妻詩及界頭嶺崩不知何人所附言界頭嶺

崩通報及舉左傳與王韶後洮河事俱五月
先生記夏公為首相分宜最忌之前結為侍媒
蘇夏公者百計適界頭嶺崩而陶仲文以左道
獲幸因趨其以周太史所占移禍於楚將相之說
而夏公始不免矣其事可食史筆云獄成喻民堅
者係當言死援議貴議能傳以上帝不從切責
茂堅等奪其俸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竟棄
言市此足補史之遺焉

野事紀略一卷

明王禹聲撰

著錄

明王禹聲撰禹聲字遵考諱開溪吳縣人
萬曆己丑進士官湖廣承天府知府戶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恪曾孫承天府者以
與獻王故名今安陸府楚郢中地也其書蓋誌
萬曆年間野中之變初變則以稅監牌提縣
令夾打生員再變則以備監誣叛密謀洩露且
聞錦衣將至急於救死三變則以稅監參疏姓
名傳聞人口於是急索本稿

司房蘭榮之筆犀犀至蘭榮之家是以激怒
守備立遣承天衛官等統領校官軍數千人
執持兵杖

出入

士民之懷不持寸鐵雖揭竿而市

無擾迨武弁操戈其禍乃烈矣禹聲臨此然
內宣士民之情外制監衛之恣二揭既達亦所
一時部院臺省交章罪狀悉備且為士民
訟冤禹聲解組之後獨特疏奏論生以王
使神宗直寢其奏

辛酉工賑紀事二十八卷

本

著錄

清嘉慶七年初編嘉慶六年辛酉夏六月
京師大雨數日夜西北諸山水同時並發
漸奔騰汪洋匯注漫過兩岸石隄土隄決
開數百丈下游被淹者九十餘州縣誠從來
有之大災此工之所由興賑之所由起也次年
六月始工成賑畢是書為嘉慶七年內廷諸
臣奉命編述即次所降諭旨及內外臣工摺
奏彙集成書前有仁宗御製序曰頒予直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辛酉工賑紀事

俾令知予贖咎之本意設遇水旱偏災皆准
力拯救尤不可稍有諱飾又河隄十韻詩有
云予咎又奚辭又云省躬誠有罪皆足見責已
恤民之善表焉其時直隸總督姜晟摺奏祇據
河道稟報內稱本年永定河河流未斷汛前節
次長水實為嘉兆又稱大雨疊沛田禾尚無妨
礙諭旨責其真如在夢中幸思位昏瞶替亂
若出有意即屬表裏天良若云全無聞見則
是形同木偶旋將姜晟革職等因而永定河

道則高郵王念孫也念孫係專司河務之員
四處決口全未知覺猶以虛辭稟報姜晟故
一併獲罪蓋當日整飭官職重視民瘼若
此較後之漫無責任虛糜巨款貽害生靈
者為何如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辛酉工賑紀事

西征紀略二卷

本

著錄

清王萬祥撫萬祥字瑞宇號鐵山陝西會
寧人由行伍官福建陸路提督奉贈太子少保
諡敏壯西征云者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反秦中
兵變命王進寶為奮威將軍進討萬祥從
征所至有功是書自述其戰績頗為詳悉其收
復靜寧保全一城民命發還擄掠婦女時僅
一守備未秩已有大將規模先是靜寧未陷實
由城中士民設謀獻城致原漢守官三員兵五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西征紀略

兵五百名被賊總兵李國梁盡行殺故城下之日
進寶憤恨以為一州之民盡是賊黨將俱行屠滅
之萬祥素為進寶所信獻城者何人造雲梯者
何人殺之迨查照同謀各員等共有三百人後
以株累者多再三核減只求真實起事者四人
內捏謠言起意者生員二人造雲梯攻城者
匠一人請賊兵來者州城隸卒一人白進寶
殺此四人以救全城生命城中婦女被滿漢兵丁
掠去者甚多亦請進寶派其逐一挨查行使

出登時發遣各付民間領回萬祥固仁人進寶
能聽善言其以功名終宜哉卷首史貽
直所作傳志稱及是市但謂大帥憤其為賊固守
下令屠滅不知進寶益欲殺五百人宜以
其為賊固守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西征紀略

滄城殉難錄四卷

原刻本

著錄

清陳鍾祥撰。鍾祥字息凡，里貫未詳。署直隸滄州知州。咸豐三年，廣西賊犯九月，陷滄州。知州沈如湖城守尉德成署吏目孫文聰正任千總劉世祿並死之。是編蓋合葉圭授滄州殉難傳。董友為失城紀略于光緒兵燹兵燹錄三書而重加編輯者也。首列上諭次稟稿奏疏劄飭咨文次殉難錄上旗人次殉難錄下漢人次祭文啟詩詞計殉難者駐防官十九人本州文武官員三人旗籍男女共二千九百五十四人漢籍男女共二千八百七十一人沈如湖被執罵賊被害而死者十七人德成巷戰受傷跌水陣亡直隸總督桂良奏即據陳鍾祥稟報錄則云持劍巷戰至闕達樓下又手斬六賊偏體重傷投水死于光緒德尉歌詩注云受傷投闕達樓墮水死而鍾祥自序乃言呼天叩闕引刀自裁一人所相歧異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滄城殉難錄

西疆交涉志要二卷

抄印本

著錄

清鍾鏞撰。鏞字聲叔浙江錢塘人。清季中俄交涉本勢多趨重東北故東三省之事固有攸關焉。西疆亦有注意焉。是書凡六卷分訂約設領通商會辦傳教游歷為六類。祇就採訪邊陲徵實事實者錄之于篇。大抵言交涉者居多。雖及界約實於邊界地理未暇致詮。金梁序謂尤注意於邊防國界殆非其實。西徵與俄羅斯交涉肇於光緒二年額爾特蒙去厄爾特部由雅爾之額什爾努拉地率部族西徙於俄羅斯之額濟勒河是為西域初通俄國之始。然當庫乾全盛之時俄羅斯雖狡馬思啟為不敢輕意肆志搖動邊疆迨道光二十年俄既盡有錫伯利亞全境而大吉利吉思草原部族亦服屬於俄其時伊斯庫勒附近布魯特回族併為俄人所征服於是俄疆直接於我伊犁兩國交涉浸以日繁而俄人遣使訂約通商之事因之以起俄人既訂伊犁通商之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西疆交涉志要

更將游旋其圻地之陰謀咸置十年會議於北
京修訂條約十五款此次所訂條約實為西北勘
界張率同治三年後補修條約未幾而俄人佔
踞伊犁之事光緒四年遂有崇厚索還伊犁
伊犁畫伊犁西南地歸俄之條款遂乃改派
曾紀澤出使反後事辦乃允將伊犁全境交還
塔爾其此仍係兩國派員秉公勘定凡崇厚原
約所損失者多所救正是役也若無左宗棠足兵
力濟餉源廣屯田堅城堡慎固封守以爲之後盾
亦安得從容辯論保全數百里疆索還韓職方
手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此亦外交之龜鑑也

新疆伊犁亂事本末二卷附定略一

卷本排印

著錄

清張開枚撰開枚桐城人始末未詳是書蓋
紀鴻陽素大化任新疆巡撫事意開枚即其
幕僚也大化到任甫三閱月東南革命軍起
川楚秦相繼失陷人心動搖乘間思發湘人
劉先俊在迪化省城倡亂雖雷即撲滅旋聞
伊犁告變立前將軍廣福為都督伊犁知府
賀家棟為之謀主報館生馮超為之煽惑已撤
陸軍協統楊儒緒為之爪牙搜將軍志銳於
廟前以槍擊斃此三人之作亂論者謂實志
銳有以激之也大化受勦撫南疆之命舉鎮
迪道兼提法使楊增新為都督楊新雖被
大化提拔而欲自外於大化以歡於賀楊輩
為自固稀位計於是大化亦辭職而歸矣大化
之任新撫為時既暫又丁亂離然猶設墾
礦局迪化數百里間開墾數道放荒二千餘頃
悉成膏腴各屬呈報開渠放荒者不下萬頃調

查礦產五金悉備其煤油石蠟鹽鹽塊玉石自
然流露山谷間者尤不可勝數後設勸業局以
開風氣利民之政知無不為多矣其位其其可憐
也又戈壁之水據云大化過輒相受系臥堆石為
記委升掘井十餘處水皆甘美行人便之此其利於
交通而宜做行新事大可為而誰任之手辛亥定
變紀略則紀平劉先後之亂蓋賴州鍾慶生筆也

雲南勘界籌邊記二卷 原本

著錄

清姚文棟撰文棟字

江蘇上海人光緒

中英吉利國以緬甸國王無禮故廢其王及
其據緬甸為己有也又以緬甸法立約有害於英
公法國存則約存故廢其國然則立畫緬境而
已何與中國所屬他國有司裁英初得緬猶自知
理屈故有立教王依舊納貢之說又曰是中國
兵即視為中國地不再入於自何瓦探新街無中
國兵而後入自新街探孟洪亦如之而滇中當日

孰視無覩也為非甘自棄置英人雖強焉能奪
我疆土邊險數千里之地善斯之易哉維時
騰越總兵張松林議以神護等關為滇緬之
界藩司史念祖善後局道員湯壽銘附會其
說意在畫關為守棄野人山於界外文棟奉檄
入滇勘界以為自清初以至乾隆嘗越野人山
外之大金沙江而有孟拱孟養土司之地易當
以順關為限老官峯在老金沙江之東大盈
江之北又而江交會之處南甸土司分地至此而盡

是皆本屬於騰越舊屬土司管轄者其地不當讓何既現屬土司南甸之地乎以棄大金沙江外而不問必以大盈江與大金沙會合之處為止其西即以大金沙為界其南即以大盈江為界是雖棄其舊屬土司而猶保現屬土司所有之分地也其論六頗守正不撓是記分三卷上卷論說考辨下卷說帖及書其中皆明白曉暢然謂今宜若孟拱等土司猶有本朝所頒印信雖向英國索還故地揆之於理無不可也是則書

生之見非識時務之言矣

戊戌政變記九卷

本

著錄

清梁啟超撰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其書蓋紀清德宗銳行新政孝欽后二次垂簾事也一曰變革實情二曰廢立路末記三曰政變前紀四曰政變正紀五曰政變後論六曰殉難烈士傳附寇連材傳七曰變法起原記八曰湖南廣東情形九曰聖德記啟超身在局中事多得實然亦有傳聞不確者其云西后六旬萬壽先期習禮儀於某日定期已刻皇上率百官

齊集惟西后之嬖宦李聯英至未刻始至百官鵲立三時之久以待一閣堅演禮既畢皇上大怒因杖李聯英四十此訖言也夫既畏而候之至三時之久又烏敢怒而杖之四十乎且由廷人言西后虐待德宗獨李聯英尚不失禮云又文廷式以大考第一照例升侍讀學士非德宗特權譚嗣同與袁世凱密謀帶兵入京林旭不以世凱為然故有本初健者英輕言之句卒之世凱洩于榮祿有八月初六之事實為津室覆亡

近因戊戌之變不作則庚子之變不生禍亂
相尋促成革命而後殆與有力焉

除邪紀略一卷 原刻本

存目

津楊榜撰指字蓋山江蘇金華人其書蓋為總督
江南江西等處地方世龍三等男百齡作也先是
嘉慶三年湖北江西江南先後拾獲緘封逆詞
雖事無端兆而注必窮究嗣經訪知安徽祁州
邪教匪犯金棕無錢惑眾事內向擬充徒之
巢縣人方華升名為圓教傳徒拜舍給散經卷
中多悖逆之詞計前後捕獲一百七十七人並獲
搜九角龍文印記一顆私造萬金天書萬年時憲

書悖逆經卷怪體字畫四卷及刻書卷破邪
顯正明心錄大獄既成先將逆首方榮升寸磔
處死次將與謀巨魁朱上信朱上忠朱上林朱
世枝嚴士龍嚴士氏李香林劉李氏及書寫逆
詞之李元興余伯在胡大信俞興德呂祥貞張泳
清王貴羣並佈散逆詞之楊榮先殷區基蘇瑞
峯李惲禮賀泳福趙榮貴楊漢材潘泳太任智然
等二十四人並知逆情之周智榮趙順許舍組楊松
林泰文文殷德佩張錦李惲英方志元王泳興等

凌遲斬決傳臬示儆家傳依律生財產沒
官方還祖父母父母墳塋造官創毀餘犯吳起
相等七十七人區別情罪較重者擬發新疆給
額魯特為奴次重者發各省駐防兵丁為奴稍輕
者擬請杖徒其情輕悔者免罪釋放辦理是
獄可謂嚴峻矣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死懼之愚
民無知信服邪教者仍不絕於世也

定邊紀畧不分卷

傳鈔

石目

清不著撰人名氏卷前有前任烏里雅蘇臺
將軍現任廣州將軍奉恩鎮國公宗室奕湘
序烏里雅蘇臺在京之西北距六千四百餘里
本係喀爾喀三音諾彥部落游牧地乾隆三
十二年創建木城一座週方五百丈設三門南曰
承恩東西無名號設將軍參贊司員等官各
有專司其書目錄首疆域次城垣次朔宇次
召廟雪山次祭祀次衙署次官制兵額次統轄

外藩次管轄四至次辦公衙門次內閣次軍臺額
設次軍臺地名次年例奏章次條陳次庫帑次
戶部次倉貯次庫貯次養廉鹽課銀糧數目次
次各項經費次賞項次徵收租銀次署任兼支
次派員採買次領運次解送次兵部次軍器庫次
滿營換防次綠營換防次操演次街市次理藩院
次蒙古駐班次貢物次尊生官次支領馬匹銅帳
銀兩次調取次罰九銀兩次卡倫額設次卡倫界
址次卡倫地名次金山卡倫次出產次風俗此編

雖乏文采然條分縷析可備邊陲故實其採
演僅每年秋季行圍一次物產除駝馬牛羊
而外惟菓丹蒼菇黃油而已貂皮則出自唐
努烏梁海風俗淳樸惜無教化不暇禮義女
權甚張人多懼內云

臺灣生熟番紀事一卷

原刻

右目

洋黃達祖撫達祖字曉峰湖南湘陰人臺
灣四面濱海其中廣德堡翠前後相連後
山為生番巢穴名曰高山番山外皆熟番所
居名曰平埔番計生熟番千方社該處多出木
料偏山種穀栽茶物產豐饒其初官軍駐臺
生番不敢猖獗迨後防務稍鬆番眾毫無忌憚
燬民^房■斃民命四出滋擾路由奸徒貪利私進軍
械火藥射換生番土物名曰換番實助番為虐地
方官束手無策眼前劫掠置若罔聞報款維多
隱隱不報民冤莫訴民害愈深此光緒八九年
間之情形也是書即作於是時以其身在臺疆
於地理番情頗為熟悉故勇上書當道詳陳
安邊緩遠之策並為生熟番竹枝詞以道風
土之異雖時移勢殊因恐不同然在當時固
亦留心時務之士也

平灘紀略六卷

原刻

存目

清李凌漢編凌漢一名本忠湖北漢陽人漢漢貿易川溺斃而尸未獲父凌舟遇救母聞耗仰藥凌漢抱先人之隱痛悲行旅之多難矢願他日有力必鑿盡諸灘乃已其後商業發達遂償夙志於嘉慶十年起至道光二十年止計打鑿險灘四川夔州府黑石峽等十四處湖北歸州烏石灘等十八處湖北東湖縣漳波灘等十一處並培修緯路共用銀一十八萬兩有奇於是化險為夷舟利涉矣雖亦偶有失事則長年疎忽之過也鑿灘之舉首及牛口拽灘蘇軾有夜泊牛口牛口見月三詩初不言其險殆以順水不覺與新灘詩云偏舟轉山曲未至已先驚白浪橫江起棹牙似雪城險惡如見范成大吳船錄云謂其名豪三峽蓋水落較牛口拽灘尤險陸游入蜀記皇祐三年知歸州趙誠以山崩石壅雲舟聞於朝疏鑿之是打灘前人固已行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平灘紀略

四會守城紀略二卷

原刻

存目

清張作彥撰作彥字子羅山西太原人以舉人官廣東知府四會為肇慶府東連三水清遠西界廣寧高要為西南之咽喉作彥懷之門戶咸寧時粵東擾北江之首逆陳金紅練四虎卒皮春曾劉朱子儀等蔓延於清英連陽懷開廣會間劫擄者持以令彼竄勒捕多年總獲顯戮九年賊匪撲四會縣城作彥適寧斯邑苦守孤城是編具述當日防禦情形且徵詩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四會守城紀略

史部紀事本末類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四頁

乙亥五月江瀚

漢書引經異文疏證六卷

先儒本

著錄

清總稿孫樞孫字樞岑江陰人先緒

十二年進士官工部員外郎是書以漢書所引

諸經其與今本異者皆出古載經與先漢師說

即服應孟諸去古未遠注文所載亦考訂之資

故為徵引以廣義雖多舊前人之說而援摭

賅博引證洽孰如郊祀志引書修五禮五樂謂

顏師古釋五禮志山軍賓嘉本馬氏鄭氏作公侯

伯子男胡聘之禮史記集解馬氏以書下文五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漢書引經異文疏證

為上五玉引之非之曰玉固可以稱器然上改云五玉

則下云五玉卒乃後可夫何必枝蔓其文更改其字

而言如五器乎遂以五器為公侯伯子男胡聘之禮器

所舉建章禮儀等其數皆不符五而圭璧不與馬嫌

其為玉也若據此志器作樂則其疑可釋矣又舜時

不問有五等之封所謂五瑞疑為五方君牧之瑞非

桓信躬穀滿也是不獨可解王氏之惑亦有裨於經義

今致尚書大傳云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聖王巡

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

五聲八音之始著其書族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

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

統也此漢志合則今文有五樂在五禮之下或即五玉

之異文歟其書古今人表

古文作皋陶不知許慎說文叙云傳書孔氏言郭漢下

傳虞書有皋繇誤是古文固作皋繇故陸元朗釋文

於孔字云皋本傳各陶本作繇也鄭陽傳齊桓公

法而不讀謂今論語法作正孝經法服法言曲禮謹修

其法而審行之皆有正義以珠未稿王念孫讀書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漢書引經異文疏證

志云法猶正也傳二十年穀梁傳南門者法門也法門

即正門大戴禮勸學篇夫水出必平似正首子胥

生扁正作法是正與法同義其說是也蕭望之傳

海水有截謂海外舊本亦作海水案應麟詩

考引漢書作海水有截蓋以截為異字轉寫者

語外為水後人遂以水為異文段玉裁詩七等亦承其

誤凡此皆其失考者也祐孫斯編乃其未通籍以前

作迨官京曹頗留心外交無復研經之暇且年未

五十遽卒抑可哀

大元海運紀二卷 傳鈔

著錄

元不著撰人名氏是書黃成陳毅從杭州丁氏秘抄本錄出清四庫總目未著錄為胡書農輯自永樂大典本蓋即經世大典之海運一門也經世大典書久佚僅散見永樂大典中元史食貨志云故依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可攷者凡十有九六即依據經世大典此編上卷分年紀十、多錦葉牘之文自至元十九年迄皇慶二年下卷分類紀事曰歲運糧數曰收江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大元海運記

糧鼠耗則例曰南北倉鼠耗則例曰再定南北糧鼠耗則例曰排年海運水腳候鈔曰運水程曰記標指淺曰測候湖汊應驗曰艘數裝泊歲運糧數則止於天曆二年不似上卷延祐至治奉定天曆皆不載也清運水程記標指淺艘數裝泊並及延祐時事其他得失詳見咸豐壬子羅以智跋不更贅焉

隆平紀事二卷 傳鈔

著錄

明史冊撰冊字義維江蘇吳江人隆平者今蘇州府元末張士誠改平江路為隆平郡是書上卷紀士誠事起事時義社十八人李伯昇潘原明潘元紹吳天祐吳天錫徐義徐志堅韓謙錢輔宗與祖張天麒李寧衣同舍珍及其弟士義士德在也其時士義三人皆前餘無入死難者載果寄寄書表史椿周仁李朱英及三番軍並誌淮張兵起元臣死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隆平紀事

難者趙璉等九人已詳上卷其餘忠貞之士更有楊椿楊秉孝常卿劉良九鼎張介福諸人張吳雅好文士開宏文賓賢館又築學賢樓以為招士之所贈遺繼馬房室服食什器甚具以故吳中才雋方文学知名士避兵偶寓者多岬之或居賓位或就僚屬或主謀議或典文章彬焉盛于東南雖卒無救於敗亡然其卒然才學表著者不可沒也清周伯琦鄭元佑饒介張憲戴良王逢孫作楊基徐賁徐堯章鄭大年李新

陳秀文陳汝言張經錢用壬部參議無義至
善見見高蹈為張吳所不能招致者則有楊維
楨顧德輝倪瓚高啟見瓚即先祖宋克之鑑
白張呈錢惟善董達主恩惠秦裕伯十數人然
亦曾一詣賓賢館云未附婦女災異雜事夫
士誠之好賢禮士固屬難得其更設儒士立鄉
學凡民間子弟入學者予以衣冠月給廩米五斗
此其獎勵教育尤為創見而其令所屬務農桑
因命慎擇長吏以民生登耗為殿最詢知政本
故生此因號安戰雖徐偃以仁失國而吳民至今
尸祝之蘇州周王廟香火獨盛蓋祀士誠以士
誠當建號大周也故明太祖稱其英傑能得民
心有以也夫

豫變紀略八卷

傳鈔

著錄

清鄭康樞廣字戒符一字石廓晚號柳下
野人河南永城人是書載四未豫省被流寇之
禍至為詳核其辨御史李振聲死事甚烈
並非從逆督師丁啟睿回籍聽勘未嘗下獄
歸德府殉難推官乃王世琚丁丑進士保定府
人不名王世琚皆信而有徵惟辨李廣實無其
人但曰謂其山卯舉人則山卯杜惟劉詔一人
謂其父為甲科部屬崇禎世祀人並無為部
屬者也然案明史流賊李自成傳稱杞縣舉人
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自成改信名
曰嚴於此云云初未辨明終是疑案其最不可
解者左袒楊嗣昌謂上密諭曰張獻忠等驚
祖陵必不可赦其餘勦撫機宜朕不中制故嗣
昌至軍以辦張為第一著其餘則次第圖之侯
張賊授首舉勝兵以加餘寇不意洪爐煇毛
髮也而卒無成者忌之者多而犄角之無其人也
又謂厥後傳司馬宗龍之戰項城孫總督係廷

之。漢閼其辨賊之奇，雖先後時勢不同，要
不如嗣昌籌畫之確，布置之密也。卒以無
功而死，而議其後者，莫不雜然笑其烟燭之誤，口
誅筆伐，體無完膚。然未聞有憤其失策，投袂
諍行者。可知持論空平，而責人當恕矣。夫以持
論誠平，責人誠恕，然方是時，思宗倚任甚專，忌
者無從掣肘，而摘角之舉，則籌畫布置，謂
何。嗣昌安得委其咎乎。至謂議論多而成功少，
不三年而社稷墟，由是觀之，即謂明之亡，亡於清議，
可也。此論未中時之亡，亡於是非不明，責罰不當，而
謂亡於清議，是直藉曷世之口矣。明史嗣昌本傳
曰：嗣昌既終信文燦，文燦實不知兵，既降國祚獻忠
謂撫必不可恃。嗣昌陰主之所請，棄曲徇，自是不
復言十面張網之策矣。又曰：嗣昌戒諸將毋輕
戰，諸將本怯懦，率藉口持重觀望。所在列城多破，
嗣昌據軍中報請，皆授方略。比下軍前，在樞宜
已變通進止，乖違疆事多壞云。則嗣昌誤國
罪不容誅，而帝猶防閑嘆曰：自楊嗣昌沒，無復有

督師能平賊者，蓋終卷注如此。朝無良佐，徒
可知矣。卷末附紀事本末辨訛，以季遠用辨
訛，白愚涇禧錦摘語，又附燕都志變，聲道人
述。青原山人跋道人者，南州進賢徐應宗二
其氏云。

閩海紀略不分卷

傳鈔本

著錦

清不著撰人姓氏是書自弘光元年己酉夏閏六月

王即位於福州改元隆武至永曆三十七年癸

亥閏六月康熙三十二年止于永曆元年下即書

順治四年後倣此例中皆紀鄭氏事稱成功曰國

姓而不名稱芝龍曰平國公稱鴻逵曰定國公

其辭子孫曰世子曰世藩意其曾事鄭氏故其

辭若此其謂黃梧之以海澄降清緣揭陽失利

待罪嗣梧獻平海策諸發鄭氏祖墳株求親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閩海紀略

設五大商及遷界事漳泉之民苦甚矣厥後

閩海歷年用兵損兵折將傾帑協餉鮮仙海議

以廈門金門彈丸兩島得今日實緣沿海一帶

交通接濟今將山東江浙閩廣濱海人民一盡遷入

內地立邊界設防守嚴稽查片板不許下海粒貨

許越疆則海之全盡鳥獸散矣清廷從之遂滿

員督遷四省數千里生聚一旦盡

此旁據大黃梧遷界之策舉數

區千里盡棄而棄之豈得計哉海上於是闕草萊

興屯聚其敗亡初不因食盡也此編紀鄭氏事
有他書所未詳者亦可備參攷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閩海紀略

全明紀略三卷

傳鈔本

著錦

清王寅權撰。寅權字水室，安徽桐城人。是書紀桐城之亂，始於崇禎十年，終於清順治二年。初則著民怨，繼則流寇，雖變亂相尋，必推原委委，參定于明末紀事，傳聞諸書，與夫身親閱歷，彙集一編，非彰彰可考者，可比觀其所載史，可法任皖撫，以黃得功為將，賊不敢出山，舒桐間差獲安堵。及史丁銀，鄭三陽繼任，皖兵騷擾，不可收拾，居民避亂無地，封疆之寄，顧不重哉！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全明紀略

爾銘年未二十，令桐七載，屢任禦寇，力守孤城，緩征商訟，不苦詢疾，綽有古循吏風。乃一擁太湖兵備道，議撫無成，議勒無功，蓋才幹縱優，欲立功業，不當會逢其時也。又篇中述諸生與左良玉問答云：「向近日賊勢如何？」鎮台曰：「較壬申以前更多十倍，向何以故？」曰：「就擒十之二三，歿死於官兵之手者十之四五，然而愈斂愈深，蔓者因年荒寇亂，政令煩苛，驍民無以度日，遂以刀劍焚殺為生涯耳。且此輩與官兵打仗，彼勝則趁勢

長驅，彼敗則徧地金銀，買路是以放虎歸山者甚眾。諸生進問曰：「豈盡然乎？」鎮台笑曰：「然。但左良玉左手接金銀，右手砍他首級耳。諸生又問：「賊終不可勦乎？」曰：「勦之甚易，但內外不同心，功將立而禍隨之。恐終為國家之大患也。由是而求當日流寇之熾，一緣政治弗修，民不聊生，一緣官兵縱寇，將不力戰，順之而寇止，詎不宣哉！後此瑪瑙山獻賊之逸，固由良玉養寇自全，亦實因先得重賞，則左手金銀，右手砍賊首級，欺人語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全明紀略

緬甸紀事一卷

傳鈔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是書蓋乾隆緬甸之役

雍正七年緬酋與整肅構兵緬目莽古打

在九龍江邊守備燕以春有先知明年進貢

之語總督鄂爾泰以聞得旨聽其自然不必

設法誘致是世宗初撫綏土地臣外夷之心迨

乾隆十五年胡蘆茂隆厥課長吳尚賢意圖邀

功因說緬酋莽達拉遣使入貢莽達拉遂從其

言具表來降該代表奏時督撫令司道會議布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緬甸紀事

使官爾勒等會議有吳尚賢初到厥地恃強凌弱

令率緬甸來降實有邀功之意且外國投誠必斷

無得二厥民為謀進將來緬甸設有寇警必求援

兵不應則失統御之體應之則苦師旅之煩思難

長美及反難善處以前以頻通賊貢受侵擾者

數十年我朝久置不問茲後寧謐者百餘載邊境

之教寧厚不關乎遠人賓服云其言甚為有見

而巡撫圖爾阿竟據參詞並表文入告

准貢嗣後因緬酋以兵脅內地土司總督劉藻與

自戕楊應琚後以勦失機宜獲罪於是命承恩以

瑞以將軍兼總督率師進剿至孟育糧盡而額

爾登額之援不至遂縊于樹下乃授大學士傅恆

為經略而協辦大學士阿里衮伊犁將軍阿桂

為副將軍討之我師既據老官屯緬酋惜駭遁

頭目已降以其地氣候惡劣允之三十五年春大兵

自滇還京師此編自首至尾叙次井然有條不紊

多足補史傳所未詳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緬甸紀事

金鄉紀事四卷

原刻本

著錦

清吳瑣撰。字禮士，江蘇陽湖人。署山東金鄉縣知縣。陞授桃源同知。旋擢知府。賞戴花翎。嘉慶十八年，教匪林清勾結山東河南同教凶孽，俱定期九月十五日午時同入某城。並有太監為首。應造作大逆。乃於八月河南滑縣山東金鄉破寨拿獲李文成崔士俊。是以先後不能如期同時。遂起勁如燎原。是編蓋吳瑣紀其在金鄉任內九十七日之事。方子祥崔士俊等四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金鄉紀事

二人之初其時禍亂未萌。羣疑眾謠。謂其誣平氏為教匪。事遂激成。至嘉縣定陶亂作。而某城未事。先尚有以金鄉激變為言。歸罪吳瑣者。善非巡撫同興主持於上。不為眾論所搖。不能怡終其役。蓋任事善斯之難也。當其變起。調守御守審鞠賊匪。羽書條教。皆手裁。故中二卷咸其公牘。未附守城官員紳士姓名。事竣稟請議叙。要撫具奏。得旨。單開各員一例。詳賞給七品職銜。不以示獎。李標首先呈報逆謀。匪徒因此破寨。

被賊戕害。停柩六通。焚燬該生仍幫同擒獲逆匪。著加恩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蓋清廷甚重視茲變。殉難河南滑縣知縣張克捷。且予謚哀獎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金鄉紀事

烏魯木齊事宜三冊不分卷附塔伊喀三處事宜三

冊不分卷

著錄

清達林龍鐸同撰是編輯於嘉慶元年共
分二十類曰疆域山川附曰城池曰官制曰滿
馬匹曰滿營軍械曰條營馬匹曰綠營軍械曰
戶口地糧曰屯兵地糧曰農具曰分數曰名糧曰
口袋曰庫項曰金廠曰鐵廠曰學生馬廠曰孳
生駝廠曰滿營官鋪曰滿營水磨烏魯木齊津
噶爾故地也額魯特游牧於此故地處為盛乾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烏魯木齊事宜

二十年平定伊犁後額魯特勒滅殆盡千里成墟
乃於紅山之南建城設官而鎮撫之其地產煤鐵產
鹽產金多材木羊肥水甘於是廣開阡陌駐兵
屯田且地處南北兩地之咽喉三十一年去舊城八
里後建城移眷兵三千設都統領隊大臣提督
各一員統轄協領參遊等官分駐三城均受都統
節制所轄已里古城吐魯番庫爾喀喇烏蘇
滿漢官兵暨鎮西府迪化州所屬各廳縣基布
星羅形勢聯絡當日招徠特盛烟戶萬井闢

蘭鮮比百貨駢集萃然大都舍也松樹塘打板

在巴里坤一百五十里小峰頂有貞觀十四年閏六

月陳國公侯君集行軍碑記案舊唐書太宗

紀貞觀十四年六月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

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是勒石紀功之碑也

碑載同時出征者有交河道行軍總管安武衛

將軍上柱國吳仁交河道行軍總管左

武衛將軍上柱國城縣開國公牛進達交河

道行軍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永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烏魯木齊事宜

國公薛萬均副總管左武衛將軍上柱國通川縣
開國男姜行本等舊唐書薛萬均附其薛萬
徹傳餘無傳唐書有薛萬均傳言副侯君集
擊高昌餘亦無傳是補史之遺又有漢永和
八月歐煌太守雲中裴岑紀功碑今移巴里坤城
北門外蘭侯廟矣其外三冊為塔伊喀三處事宜
塔爾巴哈事宜前年已殘闕無從補也

海陽紀事十二卷

原刻

著錦

清凌泰交撰泰交字謙齋江蘇江都人官貴州鎮遠府知府泰交守鎮遠五載百廢具修是編取其建設義倉義學義棺諸公牒牒夫勸諭學校曉示閭閻諸規條彙梓之而友朋贈言及自所作紀事歌詩亦間附焉其最有益民生莫若種橡養蠶一事鄭珍檇南謠言檇南自遵義始但有山也皆可樹也貴州之有檇南之利此桑繭同桑繭多出女工檇南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海陽紀事

樵夫牧豎豈皆可與知此哉自烘種上樹至收藏取絲較之桑蠶事半而功倍且以無用之華飼有用之蠶而薪炭之供仍在利莫大焉黔民雖知養蠶為本計所以輔農事而裕民生然鎮遠僻陋莫之導焉修未能行也泰交捐俸赴道義購買繭種四萬勸民分場試放又為之製蠶車織具負模匠取絲織綢而貧不能種橡者量給以資盜伐橡樹踐踏橡秧者量懲以法其獲繭少而未及取絲獲絲少而未及織綢者官

為收買而疏通之以免其稅於是鎮遠絲綢之利遂興通義作焉此其實心實政可為後法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海陽紀事

平捻紀略一卷

原刻本

著錄

清李鶴年撰。鶴年字子和，奉天義人。官河南巡撫。同治五年，魯逆賴汶洗與皖捻任柱張總愚合，凡十餘萬騎，日馳數百里，為法冠。以署官軍官軍戰輒挫，科爾沁親王陣歿，賊張甚。豫省居齊楚之中，平原千里，賊往來所必繇，被害尤亟。時鶴年官豫撫，身在行間，親見諸軍利鈍，之繇六年任在皖，於陣七年賴逆死，張總愚自沈于河。於是十餘年流寇之禍，始息。是編綜其始末，頗為詳賅。皖捻之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平捻紀略

由定制賊之策，圖謀自曾國藩而李鴻章實行之。故捻亂之平，鴻章溯其本謀，進推國藩之功，良有以也。鶴年乃謂非合圍不能勒賊，已固早見及此，而與曾同定議，殆不足信。其文筆簡淨，亦不知出何人手，要非鶴年所能為耳。

丁酉北闈大獄紀略一卷

排印本

存目

清不著撰人。氏舊題信天翁，不知何許人也。是編紀順治十四年順天鄉試之獄也。其年八月，由提學使者達八府之秀，計有四千餘員，而合各行省之拔貢歲貢官生民監又一千七百餘員。中式額名止限二萬零八人，而鄉士與貢士各居其半。是鄉士之進取為難，貢士較易。乃貢士之來應試者，故非父兄為朝官，則家內稱殷實，非游揚紳以博名稱，則挾詩文修煙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丁酉北闈大獄記

以相炫耀，屯聚羣黨，人自以為探囊為魁，賄賂關節，相習成風，恬不為怪。是時分校五經房，如大理左右評事李振鄴張我樸園子監博士秦光曦行人司行人郭濟等十四人，乃振鄴等預名進士。然考少年狂浮，薄富貴，其間雖未必盡貪財賄而欲結納權貴以期速化，獲收名下以樹私人，其用心則同也。然往實囑託雖多，而額數有限，庫中推放比之閱文以定高下，其心更苦。而振鄴尤為孟浪，其在外所通關節者，十有之人在內，一時

難以尋獲遂手書藍筆一紙屬其親隨吳章名靈秀者尋對一具見山中名空索回冥跡而振鄴置之若忘也於是有若溪貢生張漢前剪髮刻揭投送科道衙門嘉善縣文卓亦寫揭匿名偏傳科道官遂據以具疏彈劾奏上即傳旨察本內有名人犯至吏部會審引問時振鄴賦證有據張蔡形迹無據顧振鄴轉擬手張蔡自相攻擊前靈秀所得舊筆一紙同伴馮元攬去思以指其主至是遂出所藏親筆

按卷而對瓜蔓相尋無一漏網矣吏部獄詞上奉旨依議即決父母兄弟妻子流徙為陽堡而張李蔡及新華人田紹賀鳴郊俱併首案市馬篇中叙鬼域污穢情形層層如繪士風才氣蕩掃無遺矣

回疆紀略十卷

傳鈔本

有目

清不著撰人姓氏是書首哈密次土魯番次喀什噶爾次英吉沙爾次烏什次庫車次喀喇沙爾次阿克蘇次葉爾羌次和闐共為十卷內分沿革疆域山川古蹟建置官制禁衛軍台卡倫糧餉大率從同哈密有屯田無賦稅土魯番無賦稅喀喇沙爾有屯田喀什噶爾有兵防軍械稅則錢法牧廠辦事章程回務則例外番部落烏什有牧廠硝甸庫車有牧廠阿克蘇有錢法河道夫回疆雖內附而中國仍視同夷服故二百年來地利未盡闡學校未及興而每一城必建關侯廟斯即所以為教典

緬邊紀略不分卷

原刻

存目

清史致原撰致原字叔平順天宛平人致原
歷任四川雅州仁壽成都等縣擢馬邊廳
同知兼署嘉定府事並辦我邊夷務是編
即其歷年公牘其辦理夷務首在編聯保甲嚴
辦漢保繼添修碉寨聯各汛弁兵團勇為一
體乃調集兵勇深入夷界者三計變匪千餘名
燒燬寨棚千餘間首匪就戮各夷震懾投誠
出難民收復被佔地面萬餘里廿年邊患至此始
平聲威既著故其辦我邊夷務未及兩旬而
十三枝夷俱具服投誠未動一兵一餉我邊之夷
患六年考其所至皆以編聯保甲為急蓋符敏述
具著成效而其釐定條款於人心端風俗尤有
裨益夫保甲者土著之新法也除暴安良端在
於此然行之不善亦滋煩擾記曰為政在人豈不
然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後漢書紀略

履勘滇邊事紀一卷

傅鈞

存目

清周士朝撰正朝字寅山四川達人其書不分
卷首九龍江原分定十三枝那次各猛地官職改
定品級次永昌順寧普洱三府沿邊道里次神護
關通孟砮道里次蠻允三路至蠻彝道里次龍川
至新街道路次三關至阿瓦道里次思茅邊隘道里
次三江源流次思茅至各處路程次各猛地所產茶
次各猛地產鹽次十三枝那風俗人物次撰表言
語十三枝那方言次閩閩錦次由猛連近瓦城之東
由瓦城近打洛之南門次緬甸國次各土司繆慈距
緬甸城星數次閩閩土產運界其地寬狹次緬甸英
人屯兵之處次計東里至緬甸路程次猛連家語次
次猛海檳榔嶼大猛龍六順各與因次易武土紀
親供結次廣南至各處路程次開化傳至各處路程
楚雄傳至各處路程次大理傳至各處路程是編
雜糅無章漫無體例然正朝以一式人留心邊事
所言皆樞實未始非詳滇邊者考鏡之一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後漢書紀略

淄川縣志四卷

本稿

存目

清張錫倫撰錫倫字念敬直隸安肅人同治

署山東淄川縣知縣縣文生劉得佩因

閩浦獲罪繫獄當充軍會解省覆勘中途

脫逃入臨淄縣偽團為偽軍師官徂之急乃

潛匿司冠平家私立義和團欲於博山縣設局

博令與康生陳知本拒之遂移於萊蕪博山

界與沂沭教棍各匪相勾結同治壬戌淄人索賄

於當商不遂潛引得佩入商樓賄使之去得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淄川縣志記

以賄少不許布其黨踞四門以書院為練局日益

跋扈淄人控於府署守統兵

稱仇仇所誣實欲辦團殺賊報國家署守信

之事得解得佩愈橫族進其黨往殺知本及其

子報前陳博令及游擊禦之失利得佩遂據博

城叛僭偽號自稱大漢德主初城中賊不過七

百後勾結沂匪馬步二千餘並結南匪二萬餘搜

淄境奉制我師是編具載科爾沁博多勒噶

台親王僧格林沁開挖長壕勒平逆匪情形及

錫齡辦理善後事並祭儒視王文惟附

離任時民送行諸詩併伸耆頌德函件

一併入珠嫌其贅云

史部紀事本末類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一頁

上亥六月江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淄川縣志記

尚書攷疑一卷

傳經堂
葉書本

存目

津凌鳴唱撰鳴皆字貴甫號伯齋浙江烏程人
以進士官兵部郎中是書始於虞書而禪于
六宗下即闕蓋未完之稿本也卷首虞書云大
傳稱堯典為舊書說文列五典不遜曰舊書虞書
之目始見孔叢子而左傳及荀卿多引為夏書按
舜史記堯事禹史記舜事主推謂不應皆曰稽古
疑典漢本述舜禹相禪之事後溯堯之所以禪舜
者為之張本書當成於夏啟以後史臣之手其或
稱堯稱虞者後儒份更或謂孔子所定甚不然也
此雖不為無見然去古遐遠疑義紛紜闕之為是曰
善稽古帝堯曰放勳馬融曰放勳堯名者謂大戴
禮五帝德章我問孔子曰詩尚希堯曰放勳孟子萬章
云放勳乃祖漢注云放勳堯名春秋終章燬燬孰多
篇引同孟子滕文公篇引放勳曰白虎通書篇引中
候曰天子臣放勳皆與馬合史記索隱云堯謚也放勳
名釋文引馬融與善傳聖曰堯高誘注戰國策張
晏注漢書裴駰史記集解並同馬說然古者生無爵

死無謚疑堯時所質直不當有謚蘇軾疑允迪不可為

皋陶名遂疑放勳不可為堯名然舍孔孟之可徵

而從後人之臆斷尤學古所難安也是說甚當宋陽

夷以馬注崑海陽也堯萊夷也當在禹貢青州而說

文謂在冀州遼西後漢書以為遼東樂浪三韓

之地疑不如孔傳東表之地不實以後世地名名

善也又以後世地名冒古名起義如文陸郡曰下文

南文以名堯時未必名其地為文陸也史記稱黃帝之

地北至幽陵南至交趾亦沿後代地名極言所至然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尚書攷疑

尤為通論確論謂諸說正義本作驩兜史記漢書

古今人表作諸兜疑從諸說為正似有未盡詳慎說文

叙云書稱孔氏曰部吸下不言諸兜字作吸徐鍇注

云古文書作吸恐不足據此正陸元朗所謂穿

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者惡可承

用手

天台山記一卷

古逸叢書本

著錄

原題方瀛觀徐

開

徵君纂宋陳振孫直齋書

錄解題作唐道士徐靈府撰清四庫總目

未著錄靈府以元和十年自衡岳移居台嶺是

書成於寶曆初歲記天台山註桐柏山述之引陶

隱居登真隱訣云大小台處五縣中央大小台乃

桐柏山六里乃至石橋失得小者後行五餘里更

得大者在最高處採藥人皆驚見之大小台

者以石橋大小為名據此說即天台與桐柏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天台山記

山相接大小異也清張騫元天台山全志謂山自
會稽而來天姥石城皆台山也寧海之筋竹王愛
皆台山也嵊縣之金庭桐柏皆台山也以此山之全
體而言似失之廣漠不如只舉桐柏為得又云
金庭不死之鄉在桐柏中真誥所謂金庭洞
天是桐柏真人之所治也真人周靈王太子喬
字子若好吹笙作鳳鳴於伊雒間道人浮丘公
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中不得偶乘白鶴謝
時人而去以仙官授任為桐柏真人王真君據真

君印桐柏真人有小殿而真君儀像備焉開元

初玄宗創立之又云自歇亭西行經澗一十五里

至石橋頭有小亭子石橋之傍亭長丈龍形

宛背架方仞之壑上有西澗今流從橋下過泄

居瀑布西流出剡縣界從下仰視若晴虹之

飲澗橋勢峻峭水聲崩激時有過者目眩心

悸今遊人所見者正是北橋也是羅漢所居之所

也以此述兩事一主于若一羅漢可知孫綽天台山

賦云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臨虛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天台山記

即賦此非虛擬也

荆溪疏一卷

廣萬川
李海本

著錄

何王稔登撰稔字伯穀長洲人明史文苑有傳宣興古陽羨也一名荆溪清分設二縣是書亦游記之類開卷曰余以萬曆癸未二月廿又四日過毘陵訪吳幼元萬承夫先在詩為荆溪游不名游記而曰疏明人好異故也篇中首及張公洞山如霞臺赤鳥間窟開為洞怪石刺眸莫可模寫然荆溪善卷洞之最著茲謂善卷避堯不知何緣至此或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荆溪疏

高僧別一善卷以此說較近理又謂蜀山黃黑二土皆可陶者穴大負山而居累如瓦窰以黃土為胚黑土傳之作沽飯藥壚釜而盤盂敦敦之屬雖南於四利最博至今陶器尤盛行而宣興茶壺且為士夫雅玩也

三吳雜志一卷

明刻
本

著錄

明潘之恒之恒字景升自署天都山史不知何縣人也清四庫總目存目有雲澤編以蔡昇撰王穀堂重修是書亦他志震澤內載河道是述洞庭山記喻均遊太湖記鄒昉先遊洞庭山記附紀遊詩王世貞汎太湖遊洞庭山記陶望齡遊洞庭山記萬學倫汎太湖遊洞庭山記皆輯人作無一自撰神記云林屋其中開闢無幸深入不愈奇或善綴族或善遊環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三吳雜志

善粉繪夢多奇字皆古篆隸書燭光微不能讀喻記入林屋洞但有石牀石乳而已不云夢多奇字汪言未可信鄒記謂東山一勝山下美麓而不及縹緲甚王記云云美麓不能縹緲曹記則云美麓等以隋將軍美麓得名其高謀子縹緲三之一望吳門諸山則浮屠草木纖悉可辨則美麓之自有自處也陶記乃云兩日行山間所遇一二十餘里皆平衍空曠皆以蕭蕭落林幽果石細衆絕皆徑出林莽縹緲策進修然放目遙覽在

巨浸中人境，遂移為之，心悔蓋已忘其為湖也。及至消夏，淳、高、湖相■家，有程本之賢，臺市之間，盛著通邑，併忘其山斯，又城內希終事，信如言，固洞庭所獨擅焉。

西湖手鏡不分卷

自刻本

著錄

清季嬰撰，嬰字虎谿，江蘇常熟人，是書

于順治丙申，自序稱獨于西湖往來留連者二

十餘載，遂以西湖作五嶽觀，爰有手鏡之刻，通

來滄桑變革，兵燹見于原野，崩溢見于山川，即

西湖■又經幾許廢興，疑此編作于明季，而

清初重梓，迄今二百餘年，遷變殊多，行宮改

為公園，雷峯塔■傾圮，惟增多處■武棲閣，將

失西子真面目矣■篇中名勝，尚不難按迹而求

第於岳王祠墓，謂明隆慶四年，賜謚忠武，奉

宋史理宗本紀，寶慶元年二月甲午，詔鄂岳飛

謚忠武，元王惲王堂嘉話載，理宗詔曰：始為忠

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觀中興之舊■灼

知皇祖之本意，爰取老身奉土之實，仍采克定

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則宋已定謚忠

武，豈待■慶賜謚耶？考訂■疎殆不能為之諱

矣

西湖便覽十二卷

乾隆己酉刻本

著錄

清翟灝撰。灝有四書考異已見前。是書依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之例。總叙之外。悉依途徑。蟬連而及。首紀盛自聖因寺行宮。而湖而山。而六井。而十景。次孤山路。次北山路。次南山路。次江干路。次吳山路。紀述詳明。頗便游者。題詠附于各勝。其下凡舊蹟流傳。其外謬誤。悉刪。其不收。小說則隨文刊正。或兼辨論。以發其之。如放鶴亭。云。林君後和王給事詩。他日北山傳故事。願將舊鶴比中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西湖便覽

子鶴之言。當自此時。是說甚近理。又云。君後即娶妻生子。而孫洪著山家清供。一編皆稱先人和靖先生。非不妻而妻梅。非不子而子鶴也。此辨似未然。今考宋史隱逸傳。稱逋不娶。無子。教兒子登進士第。安知洪非有之子。案漢書疏。唐傳。妻與兄子受。廣為太傅。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又廣謂受曰。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是叔姪可曰父子也。洪為逋姪孫。稱逋先

人奚不可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西湖便覽

御覽孤山志一卷 武林掌故

著錄

清王復禮撰復禮錢塘人其書成於清康熙三十五年迨三十八年聖祖南巡曾駐所撫蘭亭一同進呈御覽卷尾翰林院檢討在籍毛奇齡有跋內分疆域勝蹟建置題詠軼事藝文六門林逋偕伴湖山吟詠自適根于天性情淡初非矯激鳴高其不娶以多病見梅堯臣詩序亦非同釋家之絕慾也其自作壽堂因書一絕有茂陵他日即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故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御覽孤山志

高節然又有楊別調寄長相思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縷絲排樹一往情深難屬短調何減於陶潛之閒情賦武孤山志不空作矣

黃山志二卷 原刻

著錄

清張佩芳撰佩芳字孫圖山西平定人黃山在今安徽歙縣西北百二十里與太平縣接界黃山故黟山也而後世乃曰黃帝鍊藥於此山其後仙去蓋黟山之名黃山自唐天寶時也是志著於乾隆庚寅頗有簡核凡為圖十有六上卷首形勝次寺觀次物產下卷游記以諸家游記皆自記其足跡所及或驚嘆其阻險困憊與飲酒談諧之所於山水之情狀不能敷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黃山志

黃山面目反為晦蝕乃擇其中間有數語能指次形似令觀者瞭然在目者為而有之以終山志創例可為法惟以道昆嶺中記劉大櫚黃山記則全載之而於游山詩謂舊志稱合作者鮮概置不錄實爽心目焉

九華考異二卷

道光元年
自刻本

著錄

清陳蔚撰。蔚有九華紀勝已見前。若宋劉
放作九華拾遺於新錦總錦外復得三十
條。即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常稱之是編
以辨杜牧之望少華詩非望九華化城寺非
陳太后建唐唐琅君位者借隱之語蓋為考核
惟謂新唐書高駢傳呂用之令九華山事
方士牛宏徽得役鬼術賣藥廣陵市將詣駢
將俞公楚驗其術因得駢署幕府稍補方職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九華考異

為嶺南節度使李用之不足道而牛宏徽方士
之錦者可補九華舊志之遺今考唐書無此
文又云子霄曉立天臺華頂紅日將昇俯見
白雲一縷橫抹華腰已而眾壑漸漫諸山隨
沒大江南北皆雪浪銀濤與晨曦相照耀惟
黃山三十六峯外遙相拱揖縹緲如海上三
山令人有塞塞涉足想而九華歲時紀云山
氣清白似雲非雲似烟非烟似霧非霧以此狀
云海語尤麗雅竊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

常登我眉絕頂觀所謂云海者下臨空濶之
地如鋪萬疊吳縣一白無際斯為云海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九華考異

廬山小志二十四卷

道光四年
修刻本

著錄

清蔡灝撰。灝字小霞，江西德化人。廬山古名南障山，或曰敷淺原。道經所謂第八洞天三十六福地也。石七千三百六十五丈，週迴五百餘里，三面阻江西，乃大陸。其支南三數十里，盡鄱湖之北，為南唐郡。西南行盡吳城，東北三數十里，盡南湖嘴。折而西者，盡九江城。是偏以舊志為宗，故將舊志纂列於前，其有見闕所及，別注增字。間值疑處，則注灝按字，如歸元鏡載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廬山小志

公事，究係平空講道。唐宣宗與黃蘗禪師觀瀑聯句，見晉熙志。四面山寺，王輞川過香積寺五律，存今于午谷。北率州天慶觀，呂純陽肘傳丹篆詩，舊志牽入白鶴觀。且娉陳希夷名，概不錄。是也。然錦湫楊下增周顛洗髓處，洗髓殊不佳。又不載所出玉簫泉下增旁有明月臺，義達楊侯寺下增南齊泰軍張布之勅。文孝廟下增在西灣，祀梁昭明太子，追封文孝，故名。豈不言見何書？忠節祠下增詩葛八陣，述

今尚有數處，二百餘字，與廬山何涉？烟水亭下增附呂祖本傳及神仙鑑，四百言，亦未免於贅。惟錦廬產石刻，不增減一字，較為可取耳。至六朝詩，載靈運登石門最高頂，石門廬下宿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晚眺諸篇，俱非廬山作。觀文選李善注，引靈運山居賦，其誤自明。石門永嘉廬山，並有相混，猶可言著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以於廬山詎合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廬山小志

慧山記續編三卷

同治戊辰刻本

著錄

法邵涵初撰涵初字吟泉江蘇無錫人明邵寶慧山記已見清四庫總目存目是編照前編令刻并為加注涵初為寶公世族孫卷首列清聖祖高宗宸翰共六十一門仍依原次一曰慧山二曰泉三曰石四曰寺五曰祠廟六曰物產七曰八曰園墅九曰古蹟十曰勝覽十一曰墓十二曰泉泉著俱記於前編但縣志出皆山之髓石之脉生於天行於地浚於人或若無而今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慧山記續編

或考有而今始名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卷補之又園墅為前編所無為秦氏寄暢園雖明王穉登作記遠在寶後復經清兩朝巡幸他著慧山小園慧山小園黃園黃園栖隱園栖隱園愚公谷碧山莊碧山莊蓉湖莊蓉湖莊皆其後者也至古蹟中器物如竹茶鑪前編載之不載盛舜臣新製之鑪非古物也然當時者流並有新製竹鑪題詠迨清康熙間舜臣鑪壞顧自觀仿舊製更作兩鑪一時名流後有題詠清高宗

更屢有竹鑪煎茶之詩此亦慧山掌故不可不誌涵初此書梓於咸豐己未越一年而金陵師漢縣城淪陷板燬於大甲子城後慧山地當孔道蹂躪尤烈兩記所載各勝盡為瓦礫其後慧山古寺遂變為昭忠祠涵初不及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慧山記續編

武夷雜記一卷

廣百川

存目

明吳棫撰題新都吳棫始末未詳其書
造語頗好新穎未盡穩愜如云凡山不峻不怪
而武夷峻不斷不奇而武夷斷多連則庸多
平則腐武夷無庸而愈是以千嶂萬壑金曉
日皆帶金束碧以待雲來爭顯及不相下時乃
化出恆沙數五花錦球滾白玉地上微風一過
後作黃中衰草色千嶂萬壑俱是明妃青塚
矣觀此一段可概其餘惟謂山有二厄國胡未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武夷雜記

辱封登故斧斤日尋剝膚削髮迄今未已而無
屬禁厄一遊人詩壁水光石至數盡修身卷
本四大字點鼻有山磬至于此厄二足則名山通病
不僅武夷為然也又謂林道人稱三教先生扣之
無所得林道人即林兆恩林三教卷末
云出山由建溪入邑江訪夢能始在舟夢曹等
徐萬厝棧與同時則林道人為兆恩無疑矣

泰山小史一卷

原刻本

存目

明蕭協中撰協中字公誦齊安人少蔭授
上林苑監丞者順天府治中崇禎末致仕甲
申遇流賊亂城將陷投井死是編雜詩每首
皆有序故曰泰山小史也其李斯小篆云在羊
山亭下字不多而上官徵取殆無虛且古刻毀
大率由此愛護古物固不能少之佚文也金殿云
在碧霞之君殿中創於明萬曆中官董事制
仿武當宮元凌霄輝煌映目然時值大侵自晉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泰山小史

渠銘錄以入泥沙以出誅既所正直者不以金靈也
今燕郊大寺宇皆明已諸龕造金碧燦爛
不事青血之狼藉耳摩崖碑云一在岳頂東
岳後唐玄宗祀泰山銘八分書字五寸許甚適
逸一在崖右唐蘇頌題東封朝覲頌字徑
寸餘筆小莊雅近閩人林煥勒忠孝廉節四
大字覆於古刻上錢刻無盡二碑上官競相椎
搗道士每以不獲為憾而此竟遭此厄奈何是
尤可為痛恨今人多磨古碑以刊己書非以林

煇房手協中述之士宜其素言也
編失
皆謫如

大嶽志一卷廣百川

石目

明方升撰里貫未詳大嶽又名太山太和山

即湖北均州之武當相傳玄武修真地其崇奉

自元代始山有五石碑一為崇封真武浩碑一

為揭傒斯所撰宮碑一為揭傒斯所撰瑞應碑

二為戒臣下碑碑末書至元三年又繫以龍兒年

牛兒年明成祖即位時自謂神之祐因尊為太嶽

勅建宮觀常遣內臣司其香火嘉靖間提督

太監王佐始創志太監呂祥修增之萬曆癸未

田玉後增廣為太岳太和山志見清四庫總目

存目是編共分八述一曰太和宮四圍述二曰南嶽

宮七圍述三曰紫霄宮五圍述四曰五龍宮八

圍述五曰玉虛宮六圍述六曰遇真宮二圍述

七曰迎恩宮一圍述八曰淨樂宮二圍述其於

泰山可謂詳且悉矣然於舊志猶汰十之五只

增十之三云

五嶽臥遊一卷

快書五
十種本

存目

何國景賢輯是書原名臥遊法編為俞晦
白手纂前有陳繼儒序謂山遊之難非夙具
靈根有脾胃壯夫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及精
爽健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而糾於俗務左於非
時者亦不能遊甚矣遊之難也其語殊有見
此編首東嶽泰山則第錄宋洪遵泰山銘時李
裕登泰山記以王世貞遊泰山記次南嶽衡山
則第錄明張居正遊衡嶽記次西嶽華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五嶽臥遊

則第錄明陳以忠華山遊記次中嶽嵩高山則
第錄明都穆遊嵩山記次北嶽恒山則第錄唐
張嘉貞恒山碑明喬宇遊恒山記今考漢書郊祀
志宣帝神爵元年初北嶽常山於上曲陽在唐
時未之有改雖所代屬議者心迄未施行至清順
治七年始移祀澤源州然據喬宇記則固以澤
源之恒山為北嶽焉此二碑一記蓋名同地異云

清涼山新志十卷

原刻
本

存目

清老藏丹已撰是書卷首自序末云康熙三
十三年秋八月欽命督理五臺山番漢大利
嘛老藏丹已謹述據丹已重修五臺真容記
名下注蓋山東萊人也篇中冠以御製碑文
及御製詩標目凡十類一化宇二原聖三靈
蹟四伽藍五崇建六顯應七外護八高僧九
緣感十題詠五臺自奉教以上林木童然惟
秀羊叢生其溪壑中則異羊雜花不可悉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清涼山新志

大顯通寺下注云古名靈鷲寺漢明帝時摩
騰法師自天竺西來見此山乃文殊住處兼有佛
舍利奏帝建寺勝以山形若天竺之靈鷲即以
為名帝始發什心加以大孚二字解為弘信也後
魏孝文帝重葺藥師僧慧祥古清涼傳大孚寺
元魏孝文帝志以為建於漢明帝時非又買順寺
金界寺下注云張無盡見神燈於此蓋出常張
商英續清涼傳四川峨眉山光相寺亦有聖燈之
說附會不足信志崇建云感通傳道宣律師嘗

問諸天佛法來此之始。答曰。周穆王時已有聲教。及此清涼山者。曼珠所居。穆王於建廟祀之。則荒渺無稽矣。

史部地理類山川。屬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三頁

乙亥七月江漸

九經補韵攷證一卷

自刻

著錄

清錢同樞同字同人江蘇嘉定人。宋楊伯品

九經補韵法四庫全書總目已著錄舊刻百

川學海中題明姚應仁則應仁所校也。厥後

新安吳璠復校刊之。今姚氏本流傳甚夥。吳氏本

又外語錯亂不可究。錢氏得影宋鈔本。悉心點校

用皇泰鑑考佐校。雖間亦有所疏。記是編隨條攷證

為精詳。吳本多五十字。為宋本姚本所無

志附著。為辨其訛。修至補正。楊書如世記

鄭特牲終養有樂。禘音樂一條。謂鄭特牲又云春

禘而秋嘗。注以禘音為禘字之誤也。祭義又云。故禘

有樂而嘗無樂。亦當作禘。按此二字傳寫之謬。非禘有

禘音也。釋文音樂非是。此承其誤。玉藻再命禘衣

禘音鞠。一條。謂注云。禘音為鞠字之誤也。按釋文但云

依注音鞠。蓋同音也。少儀。饔飩和之美。音儀。一條

謂少儀又云。言語之美。朝廷之美。祭祀之美。車馬之美

並讀為儀。按說文。羊部。義己之威。也。威儀字本作

義。此義字形相近。故義誤為羊。美曲禮下。居壇位。讓者

善一條謂用花已有壇字讀音憚憚本音善
此字重出左氏傳襄公十五年封具封中付切一
條謂封具齊勇力之臣見注按豈應讀如字
檢諸韻書封字從無音具者釋文于封具二字下
注求付反字所音乃具字也今注疏本釋文所
云具所付反楊氏見單行本二字連綴遂誤以求
付為封字之音殊未深攷此條應刪諸善是類
俱確鑿不磨其有裨於此書良非淺矣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 秀野堂刻本 著錄
元吳萊撰萊有洲穎集清四庫總目已著
錄是書名爲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實則元
時廣州上疏領縣番禺秦縣南海增城溪
縣新會諸遠隔縣東莞番禺縣香山南縣
今七縣山水人物古蹟之灼然可記者註載
其大略于篇且爲論曰廣爲大府山深岵
惡民頑俗犷罕推風動者必德懷而威攝
之歲時之節舶金珠犀象香藥雜產之富充
溢耳目抽賦帑藏不計鉅萬計又必賴夫深遠還
金之吏而後可以媚夫輕生好貨之俗厥任至
重故常劇於他郡而必欲其稱職又豈得以
其險遠之故而或略于民事者哉其言甚切
竊以文人之僅言山川風景者不可同年而
語矣 庫本參送張子尉南海詩云此鄉多寶
玉慎莫厭津貧以此意也

雁山十記一卷

秀野堂刻本

著錄

元李孝先撰。孝先字貫未詳。是編分十記。一曰始入雁山觀石梁記。二曰遊靈峰洞記。三曰暮入靈巖記。四曰靈巖二奇記。五曰訪欽禪師過馬鞍嶺記。六曰大龍湫記。七曰宿龍仁東菴記。八曰遊惠上人開西谷記。九曰雁名山記。十曰秋遊雁陽記。清四庫總目存目。明朱諫撰雁山志云。雁陽山自古無稱。自宋太平興國中始有僧居之。據此書言。宋英宗時有居人行湫水上。見老父手弄藥丸。大如橡栗。語之曰。爾為我持此獻天子。勿復不見。詣郡言狀。驛上之。天子遣中使持香來。於是雁山名始在天下。是雁山顯於英宗時也。存目又云。明初僧永昇始輯為雁山集一卷。編次無法。蓋不知元人已有雁山十記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雁山十記

岳紀六卷

明萬曆刻本

著錄

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鉤解。清四庫總目已著錄。是編自署環中迂叟。卷首知應城縣事南海羅紳序。謂所著有崑山前集後集續集別集外集數十種。廣大悉備。峻極汪洋。不可殫述。迄今年躋耄耋。志猶不衰。夢寐不忘五岳。遂因作岳紀六卷。先之以圖述。繼之以憶遊。既分列於前後。總圖於後。古今事蹟纖毫並載。其稱之如此。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岳紀

觀願書。尚屬不陋。篇中載華山希夷峽一條。尤它書未見。其謂巖壁陡峻。高百尺許。有窟方而狹。即王處一所謂試鑿穴也。中有木匣。藏希夷夫人蛇骨。豈匣峽同名。本希夷匣。而俗訛為希夷峽乎。谷旁建希夷祠。祠流主祀事。每出體骨向人乞施。予嘉靖間侍御姚元惡其非禮。檄華陰丞以衣冠葬其骨於玉泉院北。再越歲。偶有石水衝奔。玉泉道宇殆盡。愚凡皆謂希夷重蹟也。後其函迎骨入故穴。

而玉泉之封為虛塚而羽流仍以骨視人索利
中丞裴仲徽邑令石砌穴口高尋丈木面始
不得出此志華山一軼聞也又謂北岳山在澤
源州南澤源乃虞周北巡故地而曲陽則
歷代望祀之所並有考證云

西湖紀述一卷

武林耆故
叢編本

著錄

明末宏道撰宏道有素中郎集已見淳四
庫存目宏道游最多往失之纖瑣此猶簡
淨篇中謂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南湖
光染翠之三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
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果尤不可言花態
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道也山僧
遊處受用安可多俗士道哉此言深得游趣又
謂孤山處士高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
輩以為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閑事撇之不得傍
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荆棘中步牽掛是蓋
宏道自述其所遭不幸故有斯慨詩曰妻子
好合如鼓瑟琴又曰空爾室家樂爾妻孥豈
皆如衣敗絮行荆棘中乎殆非通論矣

西湖小史一卷

武林書院
藏編本

著錄

西李鼎撰鼎字和仲浙江山陰人杭州西湖
之勝名重東南自唐以來紀載既多題詠尤
衆是書則分爲類一時之地三野四舫五座
六獻七僧八藝面目較新三野云無論宋時法
園不勝夥繁即如太倉弁園惠山鄒園永嘉
玉園中何頗園勝吳一時數野二邱一壑恐
不能敵差足豪者西湖一大園耳此就所詳言之
今就每園序悉效歐式即西湖大園三改舊觀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西湖小史

豈若人所及料哉六獻云近四賢祠始入之元美
此云爲一代文章冠祖三無忝獨進東魯周公
不知何意余謂周有專祀不必以此重也注云周即
府城隍主
孫太初高鶴南屏詩最清勁可五和請入太初諸
賢定當把臂桑俞思計西湖志鈔四賢
初止德三年郡守楊孟瑛建以祀唐刺史李泌
白居易宋太守蘇軾處士林逋今並祀孟瑛
於祠俞書輯於萬曆間其李時代相近其祀
世貞當在俞後李所稱東魯周公不詳何人

至謂即府城隍尤近荒誕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西湖小史

西湖志

鈔四卷

明刻

著錄

明俞思冲撰。思冲字似宗，浙江錢塘人。是書因田汝成西湖總敘略，彙鈔成一編。山川寺宇，各以類分。凡景物題詠，即附其下。卷首圖之類，卷上所聖湖，卷中山之類，卷下宮之類，院石之類，洞之類，亭之類，閣之類，江之類，泉之類，湖之類，井之類，橋之類，卷下宮之類，院之類，初之類，廟之類，寺之類，庵之類，觀之類，塔之類，樓之類，甚為清析。第所聖湖載奉檜東甯事發，與西湖何涉？若謂岳墓在此，則凡鄂之事，皆可攔入，不勝登載矣。又述包恢惺眠語及賈似道招廷駕，夢夢鼎飲行令，殊顯瑣屑。所人著書，往往貪多好奇，不知體裁，是其通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西湖志鈔

海內奇觀十二卷

明刻

著錄

明楊爾曾撰。爾曾字聖象，浙江錢塘人。是書十二卷，第一卷序文，凡例，皇所華表，一統圖說，出嶽圖，岱宗圖，汝嶽圖，衡嶽圖，恒嶽圖，說白嶽圖，第二卷孔林圖說，西山圖說，金陵圖說，第三卷黃山圖說，浮山圖說，金山焦山北圖，第四卷虎邱圖說，上方靈巖光福寺花蕩圖說，第五卷太湖圖說，第六卷天台山圖說，第七卷武夷山圖說，九經湖圖說，第八卷滕王閣圖說，廬山從姑山圖說，龍虎山圖說，山岑山圖說，第八卷廬山圖說，黃鶴樓圖說，岳陽樓圖說，赤壁圖說，幾白山圖說，三峽圖說，棧道圖說，西河圖說，第九卷太和山圖說，第十卷五臺山圖說，桂海圖說，七星山圖說，雞足山圖說，九鼎山圖說，點蒼山圖說，附十大洞天名考，三十六洞天名考，七十二福地名考，海山仙山名考，海上十清名考，其中附滕王閣黃鶴樓岳陽樓，未免狹小。兩河又太寬，泛我眉山今在峨眉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海內奇觀

此云彭山縣由所出之路異也。三峽云在重慶府巴縣而今州嘉定有三峽然固仍夔州府之三峽耳。兩河因說謂許昌一初為閼中長葛宅蓋降操秉燭達旦處此出漢義何人不當故用之桂海因說以為桂林無山而不屬客無石而不太湖無水而不屬陵或夷雖稱之稍過然亦無從指實置之不論可也。

北固山志十二卷

道先

著錄

清釋了璞撰了璞號韞菴象山僧是書蓋以所張茅山今志為蕪蕪凡遇舉北固事蹟為舊本所無輒筆之闕有牌版則往拓其文以資考證屬稿八年增錄四倍于前以辰朔冠其首凡分七門曰形勝曰建置曰古蹟曰碑刻曰人物曰雜識曰藝文書為十二卷其中發前人所未備者如謂風凰池舊通甘露港春夏水漲舟泊絕壁下南史云三面臨水者也唐熙元年移建

演武場官廳河塞之面臨水之說不復見矣又謂蘇子瞻登甘露寺詩曰古郡山為城則潤州以山為城其來久矣元混一海宇凡諸郡有城郭者皆撤而去由是外城遂廢此三傳皆可喜其辨甘露寺非增損吳謂有前詩人無稱甘露者考李文饒集有祭言禪師文云因甘露之降瑞立仁祠於高標曾收丹陽類集熙寧中寺僧應夫因治古殿基獲舍利並李文饒子記云寶曆間創甘露刹以資穆皇之冥福

張南軒

祀甘露寺李李文知甘露之名實自衛公始尤確實
可據云前人考證多疎且有山目觀為訛傳
陸游入蜀記稱北固山多峭壁若削然為土也
固史以為石壁峭絕誤矣游親見臨江峭壁猶
以石為土斥固史之誤其謬為何如耶

秀山志十八卷

黃地先著

著錄

清陳弘撰字如亭安徽黃池人其書為秀山
住持僧常安重輯劉世所刻入黃池先哲遺
書者也首圖次古蹟次實錄次封制次興修次
傳記次藝文次詩集五言古次詩集七言古次
詩集五言律次詩集五言排律次詩集七言律
次詩集五言絕次詩集七言絕次詩餘次賦集
次補遺文次補遺詩共十八卷而文詩多至十
二卷通全書之半秀山距池州府城西七里山下

臨秋浦縣治故址在馬即漢石城地也是山峯巒
峭拔岫壑玲瓏望之蔚然而深秀自梁昭明太
子嘏遊繼乃瘞衣冠於山麓又為之立廟而建
文選樓焉以故名益顯矣志書所載文選樓揚
州襄陽俱有此山而此志實錄載蕭統本
傳及梁東宮傳記劉孝綽編次太子文集並梁
蕭子範求鈐次太子文集表梁昭明太子綱道呈
太子別傳文集表太子文集序固其宜矣而乃
附梁紀本末具詳武帝高宗元帝武陵王紀

請事不立贅乎其述異聞列之雜記可耳請實
錄殊屬不合至藝文門尤表素說友文選序
永祚秀山志本皆世所補錄也

西樵游覽記十四卷

原刻

著錄

清劉子秀撰子秀字振天號南舍廣東順德人
西樵山在廣州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屬南海縣
鼎安都高集千丈勢若游龍周迴四十里盤
踞簡村龍津沙頭全甌四堡間中峰雄拔是為
大科山之東凡二十峯南十有五西十有八互相
聯屬面皆南向以道花擊空其巔二十有六出
二十有一洞十有二飛泉散出於諸峯作分作合
狀各不一凡泉二十有二山勢迴環以削山半則

密開林豁寬曠坦夷民村十餘大吠雞鳴航
稻不殊平野亭館僅在危坡忘其為千仞之危
頂也嶺海名山左羅浮右西樵羅浮以雄西樵
以秀然芙蓉七十可供眺游非若羅浮之上不
容則足遊者反嘆坐屋也西山自康末詩人李松
寓教民程榮名涉著述一册正素間港若水
諸儒講學於此為乃益顯美是記分十二門曰名勝
上下曰峰巒曰壑洞曰溪泉曰臺石附采石曰院館
附寺宇曰山村附坊表祠墓園泉庵寺曰古蹟

附碑刻曰名賢曰物產曰藝文上下曰雜事共十四卷其名勝圖說謂想山西北之水俱匯於南湖洞長有白雲兩峯截之山勢豁然交乘泉湧其中乘高鼓怒激發分注而下遂成瀑布小登者大登者三兩峰直聳峭數百仞上三疊遙遙垂練雷吼冰車轉未為奇絕十疊挂棚天淵之奇傾峯返擇巨石臨危欲墜飛流直射吞沙噴石倒捲青冥暴烈之聲山谷則裂衣下注靈湫水色紺碧謂西樵一泉也諸飛泉不與此湧出排練垂簾貌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西樵游覽記

噴雪諸以多湫截以爲湖不知凡幾故以知字宙靈境無窮讀此令人神往焉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四卷 石目

明鄔鳴雷撰鳴雷字長豫浙江鄞人是書系題郡中四明鄔鳴雷長豫父郡李長水陸鍾實府爲監纂少卿郡人左宗鄧景賢父編定疑出存子鄔陸其各耳此編冠以凡例爲圖八曰姑仙聖像圖曰麻姑山總圖曰麻姑仙壇圖曰丹霞洞天勝境圖曰三谷雲門圖曰從姑山圖曰從姑山圖曰七夕羣仙宴會圖爲考四曰星野考曰古蹟考曰人物考爲表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

峯巒表曰泉源表爲志四曰物產志曰宮觀志曰橋梁志曰墳墓志其因姑仙聖像既屬渺茫而七夕羣仙宴會尤爲荒誕凡自古蹟以下皆有小序惟凡例云爲紀者五謂紀記其制作精神俾有統宗也故每卷必以小序攝其大旨然紀中亦序也小序實有八而謂爲紀者五殊不可解云

南嶽圖志二卷

魏徵
刻本

存目

明吳懋材撰卷首自序末署崇禎庚午中秋吉
南嶽聽月巖道人抱一題是編蓋以舊志卷帙
浩繁篇什冗富不便携覽撮其大要刪繁為一
帙然穿窬隱匿遺漏而未甚者以漢而不如云玉砂
泉刻玉砂之水如乳甘芳人得一啜地欠天長並
見者既並無見者孰為傳之又云尋真閣有鐘伍
百斤一石而裂匠人用千斤力以掌心鎔銅計就其
處完之至今有掌迹其事尤怪此掌迹即羽流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南嶽圖志

考之是皆無稽之說而六筆之於書無識甚矣後謂
魏夫人煙一石方丈餘浮寄他石之上凡人無心試手
一推即動或云冲寂元君麻姑送夫人至此雲漢
化為石也是尤道士等妄言其藝文載韓愈
望日臺詩亦賸作全書實無可取也

西湖紀勝十卷附西湖遊覽圖一卷西泠漫聞一卷吳

山紀勝二卷

清康熙
刻本

存目

清孫自咸撰自咸字物皆號介菴江蘇江都
人是書首圖次集要次逸事次彙詠次十景
詠次孤山勝蹟次北山勝蹟次南山勝蹟共為
十卷集要錄田汝成湖山總志畋夏時湖山
勝蹟紀略李流芳題西湖臥游冊略末宏道
游西湖記略十里湖光已略然在目矣其西湖
遊覽圖畋畋畋畋乃以海寧女子朱淑真置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西湖紀勝

趙好一蘇小之問殊非其倫而西泠漫聞則
馬小青軼事此實以季文士假託初非真有
其人好事者乃盛傳之也然曰漫聞似亦傳疑之
意吳山紀勝分山頂山麓比於西湖附屬云

雁山雜記一卷

種凡叢書本

石目

明韓則愈撰則愈字秋崖河南鄆陵人雁山自宋代始顯是書雖亦稱其筆墨秀異足稱海內奇觀然頗惜其土氣淳而不皆肯立前輝偏仄故梵剎興廢不常不能容衆為靈隱天竺徑山天童之盛也蓋則愈頗迷信形家言故謂覆漢寺為巨那尊者芙蓉菴故址此蒲經嚴白對或以為未竟徙之矣至陳楚近後移置故址稍改坐向以誦經嚴為用神雖堪輿家之言亦有理也又謂飛泉寺坐落最好諸剎風水無倫此者今寺傍尚有二十餘畝衣食重足常類佛法一切皆空乃所居之地又以風水為素明何也此自則愈之見以風水為有靈佛誠一切皆空何嘗有風水之說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雁山雜記

湘山志二卷

咸豐三年重修

石目

津張濟烟樵潘烟自號湘源逸士廣西全州人全為湘源舊縣地接衡陽釋金真者湖南郴州資興縣人今與程水鄉人村有至德元年進勝安禪半錫梅止初結茅菴曰淨土院至宋改為景德寺後始名湘山寺金真生於唐開元十六年化於咸通八年享臘一百六十六人呼無量壽佛故是書又名壽佛志卷上首佛祖因緣次湘山靈應次湘山勝蹟次湘山岩泉次湘山塔院卷下首碑記次詩及詠法湘八景曰柳山寸月曰湘峽歸雲曰磐石冰泉曰華峯霽景曰龍洞清溪曰礨巖飛瀑曰合江曉漲曰赤壁秋澄

陸名一名配成八景蓋志乘之陋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湘山志

史部地理類山川：全按易共十五種計二十頁

乙亥八月江瀚

經典釋文攷證三十卷

抱經

著錄

清盧文弨撰文弨字君弼號抱經浙江餘姚人乾隆十七年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授編修官湖南華政以言州縣吏不應杖辱生員左遷奉陸元朗經典釋文二書國修四庫全書提要所謂殘膏賸馥沾溉無窮者也但清四庫所收各通志堂刻本何焯經解目錄書味頗消校勘之疏自不及此本精善是編攷證與釋文分刻其中如義鄉大夫鄉先生等義註音者謂注云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正義云見於鄉大夫謂在朝之鄉大夫也以注疏推之經文鄉大夫當作鄉大夫而疏之兩鄉字亦鄉之誤是大夫不當遺鄉注於鄉先生始釋為同鄉則上本不作鄉字可見著指地官之鄉大夫則益偏矣此字沿誤已久陸氏亦不能辨一經文詔剖析昭著發蒙然亦不無失之者陳風衡門以樂下威生云鄭作仇不云樂當作樂是經作樂也正義引王肅孫毓皆云可以樂道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典釋文攷證

是傳中樂道忘仇之言非毛氏本文乃肅所私

撫而孫毓從之也以樂仇為樂道忘仇說甚支離必非毛語率臆生者臆也考政王肅其論多偏執詩外傳曰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风有人忘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下即引詩可以療飢韓義與毛傳可以樂思忘飢止同抑蓋王肅私撫邪意言不足信也又郊特牲鄉禘禘者樂下謂當音樂今者樂者宜反樂者有兩音之不同與竊檢初書從無禘字禘者元朗誤盧孟吉之不知此禘蓋禘之誤字郊特牲云故春禘而秋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典釋文攷證

注此禘當為禘字之誤也祭義又云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正義舉王制云春初夏禘周禮大宗伯春初夏禘今云春禘為夏殷禮以郊特牲注禘當為初則此春禘亦當為初於郊特牲已注而破之故此不言也是則陸盧俱偶有不察耳

黃山圖經一卷

影印本

著錄

宋無名氏撰。是書上虞羅振玉據舊鈔本影印。後有香沙道人方望子記云：黃山圖經一卷，圖三層四篇，上列三十六峯，中岩洞僧舍，下寫寺祠村法，經三十六則，詳著華嚴方大形勢，述水源流，峰有一篇，其文角方所斬，至元果余采集。虞山得此，子歲書家，寧宋鑄本，上有時祥吳岫寧珍印記，蓋所載開元天寶六十年事，或者唐人之而宋人成之也。又方咸培跋謂羅鄂州撰新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黃山圖經

志猶數引此經，而後人修志俱未得見，則是書之不傳久矣。振玉書後謂篇中有入建德路遂安縣界語，考建德路則至元代乃有此名，則此書成於元代。蓋因唐宋圖經之舊，損益為之，郡邑之名依然不改，不得因有唐宋郡邑，而遂以為唐宋人所著。至羅鄂州新安志卷三，歙縣山阜類注，稱黃山圖經云：改黔山為黃山，而詳得州圖經乃云：改黃山為黔山，鄂州所引僅此一則。今此書雖云黃山，舊名黔山，語似略合，而與鄂州叙山阜篇文多相

類，意即采新安志之文，自是唐宋圖經之舊。此書則決成于元代，不可淆混也。首葉宋無名氏著，殆是移錄寫官所增，刊本必無是也。元人所撰山志，傳世甚多，珍何必漫定為宋人耶？振玉是說，足以前人之誤。惟原圖久佚，今附印雪莊上人圖，其刊本已別見。汪士鋐黃山續志，並不具論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黃山圖經

黃山領要錄二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著錄

清汪洪度撰洪度字子鼎安徽歙人其書前有濟南王士禎高邱宋學同里吳允章後有洪度從玄孫詒德跋稱先于鼎公結廬於始信峰頭讀書十載古今流傳之迹峰巒松石之奇撮其大要著黃山領要錄一編分前後海為上下二卷周山之脉絡分四層曠之精華備萃云其卷上黃山附長洲朱鶴與黃華合評中門峰附雲海記臥龍松附黃山松記卷下雲谷禪院附藥菴禪師黃山紀恨篇中謂愚按黃山字志六稱北歸山點而點也色微青黑謂點色黑而澤之謂點山膚剝盡而骨僅存空青所凝遙望成黛又肌理細膩蒼潤鮮華以點名山允為不易自唐好道家之說僞撰周書異記引黃帝以稱黃山嗣後遂因之此白黃山之名是洗異記之陋至明趙汝涑謂黃山隴然中居委和四表有坤道焉故名則失之迂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黃山領要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黃山名跡山

泰山述記十卷

乾隆庚戌刻本

著錄

清宋思仁撰思仁字汝和江蘇長洲人其書分十卷一星野圖二星野考三泰山圖四泰山疆域考五泉源圖六岱廟圖漢柏園唐槐園飛來石圖扶桑石圖東嶽真形圖形勝二卷為岱山下岱頂三卷為東南麓西南麓東北麓西北麓四卷為岱廟城內外亭臺寺廟古蹟社首古三山介不亭梁父徂徠云諸山附少岱靈巖瑞諸山五卷歷代巡幸歷代遺蹟東巡頤封禪封禪文六卷金石七卷詩八卷詩下九卷文賦十卷靈異仙釋物產雜記其中無人物一門蓋謂自和聖以下代有英賢是亦岱靈所鍾顧其事蹟與泰山無涉皆生於泰山附近之郡邑而非寄生於泰山者也志乘記之詳矣若不備載其見甚正又謂不載人物何以載仙釋則以泰山為神仙家舍地界性極真仙釋實因地而著他處或多缺畧茲特詳之是說雖近理但仙釋多附會不足信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泰山述記

黃山紀勝四卷

本

著錄

清徐璈撰璈有詩經唐話已見前

新安志黃山處名勝山溪洪慶黃山領要錄云

以勝名山允為不易然但以念成貨而言

是書引中其說尤可據依按漢地理志丹陽郡

黟縣師古注黟音伊字本作黟其方同水經注浙

江北歷黟山縣傳山陽故縣氏之廣新黟縣名

屬歙州說文黟黑也黟黑也毛詩傳山南

曰陽今黟縣黃山之南云又考新安志黃山高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黃山紀勝

一百八十仞圖經高千二百七十丈黃汝亨紀黃山舊

稱高四千仞廣五百里天目之巔乃及其趾余按山

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十道志天台

山高為八千丈郡國志天目山高萬六千丈黃山峻

比于台目才差什一矣今計歙平地心合此二山齊

矣況其山又有摩天巨石之高耶蓋諸所度量不

必尋丈相引纔里相求高下懸殊豈可依據以余

足武所防自製至嶺層級而上無復攸陀者蓋四

十里而遙吳士奇曰從湯泉逶迤上四十里抵天海

此為紀實也陳敏修曰層級四十里而遙此斜線也

勾股法以斜求直得三十里計高二萬四千四百

丈若天台之層級上僅二十餘里志乃云萬八千丈

紀載浮夸往一而有耳中實親身測驗不用臆揣

其他如古蹟勝境所紀亦皆翔實詢足為游後

之先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黃山紀勝

廬山紀游一卷

光緒戊子重刻本

著錄

清并湘南撰湘南有華嶽圖經已見前是編卷首華亭張祥河序稱景諸吳蘭雪廬山紀游詩頗堪法嘆吳以詩勝君以文雄湘南此游蓋與邵陽魏源俱篇中有曰紀廬山自惠遠始劉凝之繼之水經注古雅絕倫厥後詞人過山下者無不仿山為題以重其詩文外等之自餘矣余與默深各得詩十餘首錄下後筆其所題者以為游記繼而思之廬山之奇惟不與秀峰兩處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廬山紀游

布耳千餘年來誰復跳出太白上者詩可存而名山之緣存諸游記而已然則湘南雖不工詩特不欲以此自誇耳又曰禹貢無廬山漢書志歷陵縣下注云傳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歷陵今德化德安西縣地傳陽山在德安境朱子疑其卑小謂廬山足以當之而疑其無所據余按敷與傳通原字說文作原即後世之源字敷淺水名敷淺水有兩源一源出瑞昌西山一源出廬山廬山為正源傳陽山奇峰曼秀亦非卑小比廬山為差小耳然實為廬山之

來脉隨地異名其實即是山禹貢之敷淺原其為廬山無疑敷淺原敷淺之水發源處也此似是為朱子助一解是尤說徑鉅不圖於紀游書中得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廬山紀游

遊雁蕩山記一卷

吳氏說錄

著錄

清周清原撰。清原字榮湖，江蘇陽湖人。樂清縣志載雁蕩山有十谷八洞三十岩，而筆之得者一石有二，是記之作，清原特以按部之便，往游，分一而所得十僅四五，未能盡其山之勝也。然其寫大龍湫云：入谷緣澗行，徐徑始終，仰視石巖數千丈，又下臨絕谷中，若磊砢大石，龍湫水直從巖頂飛墜，空散落如雨，激亂石，噴噴作聲，時初冬，久旱，殆至時，水勢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山水遊記

頗緩，有頃忽大至，楊流倒瀉，如決潢川，山風聲颼，吹雨過，傍數丈，巖下諦視，則巖端出石脚，反數十丈，故水直下如建瓴，此述其狀，洵奇觀也。若孫綽賦天台至此，于蓬萊方丈而不及雁蕩，或云雁蕩實勝天台，然各區勝境，各有佳處，正無庸強為軒輊，貽笑山靈耳。

京口山水志十卷

史部已卯重刻本

著錄

清楊榮撰。榮字

江蘇丹徒人，四庫總

目有目，有以張某京口三山志，又有徐邦佐陳朝

用朱文山同撰京口三山續志，皆專誌北固金

焦三山，是志則合府領四縣丹徒丹陽金壇溧

陽而紀之首，詳郡邑沿革，山水以邑為次，一

切建置，以及藝文，分列各山水下，無可殫者，附

錄於卷末，頗為簡要。中如甘露寺云：考南史梁

武帝登此山，僅存一小亭，無寺可和，今東南史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京口山水志

紀梁書本紀皆無登此山僅存一小亭之語，不詳所出。辨三山志郡邑志。梁書天監四年帝臨金山修水陸會，金山之名見於前朝，謂梁書南史皆無此語，是年武帝立寺，至京口，綱目天監九年書梁主視學，發明云梁主修明，出未溺于甌滅之學，天監四年必無金山修水陸會，可知是則確實，又論蔡中郎集有焦君贊，山詳其姓字，俱不傳，魏略高士傳，皆言焦先隱於魏受禪後，蔡邕初平三年死獄中，是後漢書邕所贊，決非

焦先然中郎未一言焦君隱於何所各傳亦不言
焦先隱居誰山因經所云不知何據宋初焦
先之名更不知何本此亦尚為曲核至于丹
陽練湖則闕于水利黎世序已勒有專書矣

匡廬紀游一卷

吳氏說鈴
楊勝本

著錄

清吳闡思撰闡思字道賢江蘇武進人
書紀匡廬之勝始歸宗寺迄玉川門凡五
七處峯以五老峯為最謂其上接太虛下臨
無地嵌空玲瓏自成奇險僅可目遇不可意
擬匡廬絕勝無_通于斯余以三疊亦居首
以爲之九之陰泉水舍而成溪長數十里繞九
中屏而東注溪盡絕壑千丈瀑布迅注凡三疊
移而玉川門由一綿天登山嶺折而南峯迴崖曲三
疊不全見近麻姑崖有孤松倚絕壑抱松擲
身憑虛下眺始見匹練三折掛于青壁玉簫
讓其高黃崖雖_通其也匡廬瀑布斯為第一
也其他則以石門是惡遠涉道人游寓處時不歸
中隱見楚山千疊大約淵遠不及三疊而靈奇百
出焉山絕勝云蓋游山必以讀書為有舍心是仁
是智不能強用也

盩山記八卷

先修癸未
自刻本

著錄

清顧雲撰。字子鵬。號石公。江蘇上元人。盩山在江寧府上元縣城西北隅。起山前龍蟠里。循城垣至城隅城眉嶺。又東循小倉山道陶谷至虎踞關。又東道四望馬鞍諸山。至清涼門。又循城垣折至山前烏龍潭。迂馬方可十數里。石頭山之一幹而支於鍾山。是志分形勝。祠廟園墅人物藝文五門。必布中所謂桑根先生者。全椒薛時雨也。時雨主講揚陰書院。中書買發從遊。薛廬者時雨門下士。為樂之先是時雨主杭州講席。其人士為樂薛廬。蓋以係西湖薛廬。蓋其時風氣近古。弟子之誼尚。西湖之有俞樓。其師俞樾也猶是耳。卷首有汪士鐸序。稱其文字高簡。落枝掃葉。善。善。魏人語。尤可貴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盩山記

西山志略六卷

原刻

著錄

清魏元燭撰。元燭號潛園。江西新建人。西山在南昌府城之西。章江之外。故曰西山。高二千五百丈。舊曰獻原。鄧道元水經注作散原。豫章記作厭原。杜光庭洞天福地記十二洞天。唐洪州西山洞迴三百里。名天寶極元。天真人唐公成治之。是書自序云西山舊有志。皆不傳。津乾隆間。歐陽桂璉喻指稿本。成十二卷。後涂蘭王改輯之。皆新建人。歐志采輯略備。然雜亂而無章。涂較具條理。然其書之所闕過半。此志前其無倫。易其編次。約為六卷。名曰志略。蓋欲求詳而未詳也。題詠游記及寺觀吳真人傳。洪崖先生傳。楊周憲葛仙壇記。舊志罕。王事略。姚勉。罕。王祠碑。俱附各名勝之下。卷末錄物產。蓋裁事涉西山。無可附者。一條。全書頗簡淨。雖非精博之作。亦可存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西山志略

華嶽全集十三卷

列傳

有目

明曹士掄撰士掄華陰縣令里未詳是書共十三卷分二十二類首圖說次峰壑勝紀次物產次靈異次封號次祭告文次文次碑記次碑銘次紀略次狀書次辯次頌次賦次五言古風次七言古風次五言律詩次五言排律次七言律詩次七言排律次五言絕句次七言絕句其古蹟載老君鍊丹爐言老子見周之表西邁以沙後逸卒山頂之東南峰有老君洞案史記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華嶽全集

子傳云莫知其所終列仙傳則謂關令尹喜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莫知其所終此乃云隱華山頂之東南峰其為羽流妄言何疑其他所述仙迹同一附會可知藝文有辭志舉葬葬先生事略述希夷先生葬葬峽建祠塑像歷世道士主祀安出骸骨向人乞施因作石函移瘞玉泉院郭東蒲希夷峽記則述移瘞後洞水怒湧衝崩道宇殆盡或謂崇洞而就湮下金石室而親土壤非希夷志後啓函所安峽中道流

仍恃以餽財於是砌石塞其洞口高可尋丈俾善緣者無所值骨始免暴論者謂裴君仙靈猶未中宵月令掩骼先王仁政豈僅如鄭所云以其死氣送生已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華嶽全集

黃山續志定本不分卷黃山志續集十卷

原刻石目

清汪士鋐撰士鋐字扶農號栗亭安徽歙人是書原題黃山續志定本卷首有姚江黃宗義序稱黃山志栗亭既其纂修今此編無所謂志僅列釋雪莊黃山圖四十三幅而已據黃山志續集雪間周金熱序云汪君栗亭既訂黃山志成又博采近代名詠梓為續集是續志並續集也二書不可淆混也羅振玉影印雪莊圖前有吳荃序後有吳松吳瞻泰山俱無之六不可解吳松吳瞻泰因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黃山續志定本

於黃山志續集其汪士鋐同署名纂次者何竟適之耶疑此非定本也其中載旋回亭游記有曰黃山奇峯不翅三十有六拔石萬仞離立刺空若攢勢植圭分一峯足名一嶽矣其謂分一峯足名一嶽未免言過其實惟實以太嶽仄如足爾何言今黃山天帝所都羣仙攸處蛇虎不穴不斬人跡攀自太古以來修為年亞便旁門開徑山珍通人秀儕蓋幸而親焉觀其要眇子乃欲瀕以率馬作耳目近觀耶然則今之開通道路毋乃多事乎斯語特

所謂彼一是非以一是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黃山續志定本

滇南山水綱目二卷

雲南叢書
書本

存目

清趙我軒撰我軒始末未詳是書前有劍川周鍾嶽序以爲有宣揚訂者三條大金沙江源出西藏東流三四千里折東南流經騰越邊外由緬甸入海關係滇事良非淺鮮而滇水綱目於大金沙江獨付闕如此宜補者一也潞滄江下流由中南入暹羅境自越南西南隅東浦寨入南海而滇水綱目乃謂潞滄江入阿瓦國之東北由阿瓦國入南海此宜訂正者一也八達河下流至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滇南山水綱目

西梧州府始與桂江會合而滇水綱目乃謂八達河經桂林府城東而入于海此宜訂正者二也是序言滇水綱目之失俱當惟云潞滄江自越南西南隅東浦寨入南海則不如齊召南水道程綱之詳按綱謂潞滄江自入中南界經六度曲折行二千五百里入阿瓦國界又東南經老樞界又東南經安南國爲富良江入于海也至岷江發源岷山所經皆蜀境與雲南無涉而列入滇水似矣

西湖名勝一卷附普陀名勝二卷

傳鈔

存目

清不著撰人名氏是書蓋錄西湖名勝經聖祖南巡臨幸宸章勒紙凡有名勝並宜隨時修葺惟處所較多辦理不易乾隆三十二年浙省司道會議派員分督兼司督撫將名勝處所分督具列於左內行宮嘉松公司經營外行宮寧紹公司經營小有天園將園龍井二處擬商以承督留餘山莊亦係商管鳳凰山中樞祥徑二處分州府分管法中寺法相寺于墳照勝臺西處溫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西湖名勝

府分管法喜寺原注中跑寺水樂洞惠獻公祠原注中子臨惠獻公祠原注中四處處州府分管花港觀魚南屏晚鐘雷峯夕照三處諸司大佛寺寶壽鳳亭原注中二處自司分督數文書院凌峯掃雲二處糧道分督柳浪聞鶯表忠觀蘇堤春曉三處鹽道分督六一系岳王祠墓湖山春社原注中三處杭州府分督三潭印月吟芳別業原注中曲院風荷蕉石鳴琴原注中四處嘉興府分督湖亭廟原注中三處湖州府分督紫陽原注中紫陽紅玉名魚躍原注中三處湖州府分督紫陽

宮原注宋時瑞石古洞吳山天觀巫山十二峰四處金華
基今奉三法 府分管中林寺原注在 今泉猿啼北為拳龍光觀海
四處衢州府分管昭慶寺紫雲洞黃山積翠原注在 黃山積翠
白沙泉四處嚴州府分管湖心平眺清慈寺六楊寺
三處寧波府分管斷橋殘雪錦帶橋平湖秋月梅林
嶠鶴四處紹興府分管亭溪騎射原注在 亭溪騎射
胡墩六和塔浙江秋濤原注在 亭溪騎射
雖時移事異要西湖一故實也普陀則巡幸寺至
然康雍兩朝皆有御製法雨寺碑文普濟寺碑文
亦可謂宏振宗風護持正覺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西湖名勝

盤龍山紀要四卷

本

存目

清方秉孝撰秉孝字行先號農髯雲南晉
寧人盤龍山在雲南府晉寧州東五里山多
松樹形如龍盤故名又名萬松山唐元僧達峰禪
師道場徐霞客游記達峰名崇照元至正間
以八月十八日涅槃至今以此為盤龍會云前山為
迤東名勝其來久矣是編首達峰禪師事蹟次
永曆帝勅次山名次名勝次果致次古植物次
諸刹原始次諸刹碑記次諸刹勝聯次附古今
體詩次國朝古今體詩次賦次元文次明文次
國朝文而以秉孝遺稿附其末蓋山本無可紀
書祇四卷藝文獨占三卷又乏作篇至秉孝遺
稿乃僅近體一首亦多謂無但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盤龍山紀要

史部地理類山川：屬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二頁

乙亥九月江湖

禹貢廣覽三卷

本

著錄

明許晉臣撰晉臣錢塘人始末未詳其書多
主蔡傳如謂汾水出太原其實今汾水出靜樂
縣管涔山經陽曲縣至太原東平水入焉
江松江委江東江也出廣仲初吳都賦注而蔡
傳用之經文先言三江既入而後言震澤底定則
三江當在上流松江委江東江在震澤下流顯與
經文不合此皆沿蔡傳之失也蔡蒙旅平引鄧
道元注沫水注其間涸崖水脉漂疾歷代名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禹貢廣覽

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涸崖則此二山在禹
用功為多也蔡道元所謂鑿平涸崖即史記河
渠書蜀守冰鑿離堆辟沫水之害別為一事乃
牽合之非是然其頗留心時務於浮于淮泗
達于河下云自河南徙而今之泗道皆為河所奪
而居歸德而東彭城而南非復若泗矣以一
淮為之委而河強淮弱治河者又不師禹而
師鯀鑿完故浸增高倍薄勞費無已數逢
其害出賈讓之下策而不一圖其中上河也

何時已也又道守汧及岐一節載魏莊渠說
謂莊渠欲後轉搬五倉與向服粟米輸將
制合是尚能通經致用非泥守章句者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禹貢廣覽

十三經音略十二卷

周松齋遺書本

著錄

清周春撰春字松齋浙江海寧人是書共十有二卷易一卷書一卷詩二卷春秋三傳一卷三禮一卷四書一卷孝經一卷爾雅三卷後附大戴禮一卷因大戴禮宋時曾列為十四也春之治音韻斷持守一以字母音母其易辨者云需陸氏釋文音須心母字也今通清如舒乃心音轉音審也濡音儒縑音音儒註日字母今通清濡縑註如舒則由需字偏旁而誤又云被釋文徐叔純韻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十三經音略

恥微母字又直是翻音多陰母字微澄音近所以有此兩音舉說文祇讀若地許氏云讀若者已括兩音之理徐氏不知竟注平聲直翻翻音地殊失許氏之旨舉此二條徐可類推蓋春既深音學專主字母故其虛文強論音韻者謂顧炎武今冬不講字母毛奇齡字母之學亦甚粗而詆所陳多尤力於江永戴震之說咸以為非唯稱事光地恪守古法最爲醇正其說一無可疵潘耒類音窮究南北古今之變尤推精妙又各錢大昕論毛詩叶韻

書亦不相合總之固不宜以後世之韻上經三石角更安得以字母經三石角式然春謂講求字母實音韻之正派不可以師心者因篤爲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十三經音略

國語翼解十卷

傳鈔

著錄

清陳瑒撰。字恬生。江蘇嘉定人。是書綴

念引之父子及錢大昕戴震盧文弨邵晉涵諸家

之辭而采同邑王昶江說獨多。蓋瑒治國語當與

互相商榷者也。周語自怡位者引王侍御懷祖曰

著亦作字。古時君卿大夫在朝其言處皆有表識

字天子所立之表識也。三槐九棘三公九卿所立之表識

也。侯國君卿所立之表識。然其位曰者左傳可

證。君位曰字曲禮楚語可證。說文字辨積物殆君位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國語翼解

物高於地與箸之表識有辨也。會同時天子立壇上

諸侯立壇下而各表以旗。可以例字之辨別於者也

王說箸亦作字。恐未然。此於字者辨析甚明。而小篆

尤難。考字之精分遠今。解將歎也。特古通依精遠即

依遠也。漢書孔光傳。將遠者連歲欲去不決之辭

也。章解非。考語五執而仿於庭。解仿縣也。左傳

仿馬。疏云。仿。府作。疏則仿。草索類。而以仿有所。傳即謂

之。仿。說文縣繫也。義。是。傳。蓋。即。俗。之。解。字。又。以。諄

趙鞅之故。解諄佐也。王。為。書。伯。申。謂。經。傳。無。訓。諄

為佐者諄是諄之形諄大昭諄彼武王傳諄佐也釋

文。諄。本。以。作。諄。據。案。左。襄。十。二。年。傳。廣。車。執。車。諄。十

五。乘。杜。注。諄。耦。也。耦。物。有。佐。貳。之。謂。諄。諄。同。聲。二

同。義。則。玉。篇。諄。佐。也。案。經。音。義。十。三。諄。六。也。左。注。左

正是古義。王。氏。以。為。承。用。誤。本。國。語。非。也。三。條。並。善

其。辨。楚。語。宗。老。將。為。艾。氏。建。命。去。晉。孫。楚。屈。建。論

以為既毀就養無方。禮。又。失。奉。死。如。生。之。義。瑒。謂

古。時。逢。數。同。豆。禮。器。上。大。夫。八。豆。聘。禮。婦。饗。儀。于

賓。堂。上。八。豆。夫。人。歸。禮。于。賓。堂。上。儀。豆。六。是。上。大。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國語翼解

多。不。過。八。加。適。之。淺。艾。固。非。大。夫。所。得。為。焉。折。之。以

禮。而。論。定。矣

國語正義卷二十一

光緒庚辰會稽縣志

著錄

清華增齡撰增齡字

浙江歸安人注國語

者漢有鄭眾賈逵魏有王肅吳有虞翻唐固

幸昭焉有孔晃凡七家今惟幸解尚存孤行天

壤尚已千五百年未有為之疏者增齡以幸解

固援注義而許鄭諸儒有未合者依文順釋義

有難安以是守一家之說殊非實事求是之意用

此作為正義采摭舊說間下己意竝援楊氏

穀梁正義間其范氏之注語具抑揚則知疏不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國語正義

注之例古人亦所不拘故如篇中魯語上恭仲帥顓

頊者也有虞氏報馬解恭仲後虞思為夏諸侯

疏謂路史言窮係出虞恭則恭在頊後舜前昭八

年傳史趙先言恭次言頊及遂則恭為舜祖無疑

故內傳孔疏引孔晃國語注恭能修功不及祖德不

及宗故每於歲之大巫而祭焉謂之報言虞舜恭恭

昭恭是舜先夫晉語四楚威王以周禮之九獻庭宴

旅不解周禮上公出入五積襄儀九年未百有二十

醯醢有二十醢有二十車易新信禾疏謂周禮大

行人上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儀禮主人酌以獻

賓三酢主人主人又酌以酬賓乃成一獻之禮九為

獻酬而禮始畢儀禮親禮四享皆束帛加璧庭

賓唯國所有鄭以四書三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

皮其次享三牲魚膳遂豆之賓龜也金也丹漆絳綬

竹箭也其餘無常貨非一國所能有唯國所有分爲

三享皆以璧帛致之是為庭旅萬是也莊二十二年傳

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是也今宏綱所引五積九年

之享乃掌客致饗餼之禮非享禮也此糾正幸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國語正義

皆極允當又楚語上則三萃以收其王族必大敗之解萃

集也時若有四萃疏謂駟陵之役晉有三軍古一二

三皆積書而成襄二十六年內傳誤以三作四故杜注

在言四面合攻不言四軍宏綱言言四軍未免依

襄二十六年傳四萃望文生義也越語下使王孫雅

行成於越解雄吳大夫王孫雅也疏謂王孫吳先王

之孫與夫差同族非姓也姓則姬耳越世家作公孫

雄則王孫非姓矣是二條核惟為有漏者晉語四

若晉敬仲有言解敬仲夷吾字也樂敬仲諡也後

篇白季曰齊桓親舉管敬子解敬字管子之謚也齊語而敬百姓無解季周語中以備百姓兆民之用解乃姓百官有世功者以并本注可移補之保不謬耳

戰國策補釋六卷

十梅
館本

著錄

清金丘煒撰正煒字仲翬貴州貴陽人其書據黃氏重刻刻川姚氏本及元刻吳氏校注本於原文之脫誤舊注之差失多為辨證其無從索解者仍以闕疑凡標舉名悉依吳師道所編目錄即義有未安亦仍其舊至國策地理鮑吳並多遺失陽湖張琦所著國策釋地已多糾正其有未及亦就可改者著之於編又高郵王念孫讀書雜誌吳縣黃丕烈戰國札記於策文多所校正此編於所說尚有疑義輒臆斷其文而加以商榷其中如楚策張儀屬秦破從連橫章楚懷王拘張儀章衛策衛使客事魏辛皆於王黃之說有所匡正不為苟從其實事求是可見一斑矣

國語校注本三種二十九卷 振付 著錄

清汪遠孫撰述孫字小朱 浙江錢唐人 是書總

名國語校本三種前有長洲陳其序內分三君

注輯存四卷發正二十一卷攷異四卷共二十九卷

其曰輯存者三君謂後漢賈逵吳虞翻吳唐固

也其實鄭服孔晃亦併錄入其曰發正者則以

韋注間有瑕瑜可資攷訂按輯舊聞博求通培

苟可明者皆收入焉抑有疑者必備參焉解語者駁

之義缺者補之辭意有未明晰者後詳說之爰列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國語校注本三種

例依傳作卷為發正所以發其疑而正其似也其

曰攷異者則以明道本出大字宋公序補音本輔行

小字於下它書所列之異文及諸家所辨之異字

以皆慎擇而采取之述孫之於此書可謂用功勤矣

而兵卒猶其早卒草創初成脩飾未備云

建炎進退志一卷 李忠定公 著錄

宋李綱撰是書分三節一建炎進退志總叙上上建

炎進退志總叙下上三建炎進退志總叙下下卷首題

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鄭評點此編蓋綱自叙

其作相後職建炎志夫以高宗任綱之初齎御書征

近書中有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

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語其契今深

倚畀之隆千古罕見迨綱入相要領十事當即施行

五事以議事政久任修德三事要可施行自應留中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建炎進退志

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且條二事六乞下議任用

不謂不專乃以一黃潛善問之卒致乖離君臣之

際豈不難哉綱進三疏一曰招第二曰買馬三曰募民

出財以助兵費六可謂建言之疏 得者果 世多以殺宋

齊愈為綱咎者平心論之當時雖奉命入京進捕

宗宮威里令居民結保不符容隱其後迫道君東宮

后妃親王出郊為僅貶竄齊愈遂置極刑似失過

篇中言齊愈款服果頗為之救解上曰齊愈奸惡悖

逆如此豈的不正典刑依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眾

乃不敢言有方依法定斷仍勝其罪於通衢據此
齊愈之死出高宗意非網以私意殺之矣

靖康傳信錄三卷

李氏述
海本

著錄

宋李綱撰綱有建炎時政記已見清四庫總目存目
是錄蓋綱自落職宮觀責授保寧軍節度副使
建昌軍安置又以上疏辨論謂退有後言再謫寧江自
建昌假道長沙以趨川陝適荆南為寇賊所據道梗
少留端夏多暇乃探篋中取自靖康遺書以來被受
御筆內批及表劄章奏等令筆吏編次之因叙其
施設去就本末大概著此庶幾傳信於後世夫以綱
之忠正自述其身所親歷以云傳信固無間焉其自
序云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內
外大小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力事掃去偷
惰苟且之習矚候潛想之風雖使寇退六堂易文吾
哉此誠千古不易之論為國家多難者之鑑鑑也篇
中云自賊馬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為無事
方建議立東宮開講筵斥去名臣置春秋博士而
臺諫所論不遂指摘章黼之黨行遺路無虛日
防邊禦寇之策反置不問既惕者以此雖欲不亡得乎

建炎筆錄三卷

李氏函

著錄

宋趙鼎撰。鼎有忠正德文集。清四庫總目已著錄。是書本集作已酉年。錄作丙辰。筆錄作丁巳。筆錄今分爲上中下三卷。後名曰建炎筆錄。宋史本傳稱鼎作相。南北之勢成矣。兩敵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則養身力以俟時。否則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爲國。兄以固本爲先。而後敵可圖。雖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見忘於奉檄斥逐。遂使卒廢其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也。蓋史臣惜之如此。而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乃云。趙鼎起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大都建炎筆錄

辨誣筆錄一卷

李氏函

著錄

宋趙鼎撰。是編凡辨七事。一張邦昌僭竊于王時。雍權亦幾授刑。有新奉王旨之詔。一權亦幾授刑。以集保甲。以拒勤王。一某謫湖陽。岳飛自岳鄂以金五。賈贖行。某受之不辭。交結叛將。識者爲之寒心。一士優辛允宗赴闕。各有賄遺。謀求一盜用都督府錢十七萬貫。一資善堂汲引親黨。以上七事。就鼎人格言。其誣審矣。況皆有事實可證。以手其自序。其辨宜仁。寬証正裕陵之配享。無嫌於心。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大都建炎筆錄

開禧德安守城錄一卷

端安孫氏治
善同塾刻本

著錄

宋王致遠撰致遠永嘉人始末未詳是編述其父
允初補禧時為德安補判守城事方城中危急
之際允初始為貳其守禦之方懷撫之略皆出允初
而為守者殆拱手而蒙其成耳一時對敵隨機應變
莫不皆有法而於中敢善者是後收秦陽漢敗之兵
與生得虜將不殺而用其計以成功尤深得古名將之
遺意故以方張之勁虜受圍百有八日而解豈其
偉哉考宋史寧宗本紀開禧二年十二月戊申金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開禧德安守城錄

圍德安守將李師尹拒之今觀此錄則虜候騎
至城下實在于十一月甲午次日己未遂大至合圍其告
急乞師於樞密院則以十二月戊申而郡狀之上必先
守將名故國史因而書之也先是有湯璠達奏德
安守聖錄記陳規守德安事趙萬年開禧襄陽守
城錄記趙淳守襄陽事允初與趙同時通判德安
寧繼陳規之後以守城著名湯書屢經傳刻乾隆
間進儲四庫仰邀御題趙書亦得著於四庫總目
存目獨以書久無著錄幾於淪失同治丁卯端安

孫衣言始從王氏後裔錄後因原鈔錄未精文
視句摘不可卒讀乃命其子治讓悉心釐正訂其
踳誤疑不能明則闕之乃於金陵開雕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開禧德安守城錄

北巡私記一卷 先緒刻本

著錄

元劉信撰信臨川人始末未詳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八年八月庚申大將兵入京城國亡後五年帝駐于應昌府又一年四月丙戌帝因痢疾殂于應昌是編則記者至正三十八年間七月二十八日夜漏三下車駕出建德門率三宮后妃皇太子白王太子妃幸上都百官扈從者左丞相失列門平章政事臧家奴右丞定住參知政事哈海翰林學士承旨李百家奴知樞密院事哈刺章知樞密院事王宏達等百餘人云蓋自二十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北巡私記

年間七月至三十年正月共十七月之事信所知者撮其大要載之以備異日之考故其言上自上都晝夜焦勞召見省或至夜分信問哈刺知院國事何如哈刺公曰無可多也當時頗有議者行與樞臣阻礙者時事至此猶有朋黨之見存唏矣又言予曰亡國之臣豈可與圖恢復乎當與西北諸藩共圖此事耳平章政事李百家奴上疏陳恢復六計以兵力太弱詳徵西北諸藩兵入援疏入寢不報當日敗壞情形蓋可想見以書無傳刻膠州柯劭志視等貴州時得鈔

本於獨山英友芝之家順帝北奔以後歷史無徵賴有此書尚存梗概宜其視為希世秘笈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北巡私記

雲林遺事一卷 附刻本

存目

顧元慶撰。仕履未詳。倪瓚時文隱逸有傳。是書編其遺事。共分五目。高逸第一。書畫第二。潔癖第三。遊寓第四。飲食第五。綜其生平。大都絕俗太甚。其署名曰東海倪瓚。或曰懶瓚。變姓名曰吳玄。別字曰元鎮。或曰玄映。別號五曰荊蠻氏。淨名居士。朱陽館主。蕭閒僊卿。雲林子。雲林多用題詩畫。故尤著。蓋畧多不經也。篇中載天定題刻源事。述圖云。雲林當元末。不與陳敬初輩食。張氏祿避地。雲林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雲林遺事

全其身。蓋鴻飛冥冥。不與羣。若魚網者也。此刻源事。述圖作於亂定之後。因初建元洪武之歲。雲林為書甲子。其意欲效陶靖節耶。然不知雲林生處。與靖節同否。蔡璣不書洪武。但題甲子。亦易代之意。未必定效前人。然其終身不仕。固無懸請節矣。用南老撫故元處士雲林先生墓誌。稱雲林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處釋累。黃冠野服。浮遊湖山間。以遂肥腴。氣采人愈高。不為諂曲。以事上官。足迹不涉貴人之門。此世浮沈。恥於衡累。清而不污。將依隱焉。世氣頗

靜後往來

混迹編氓沈晦免禍介特操皦

然不踰竊以南老此文為得其真。設如遺事。驚世駭俗。當洪武。初烏能免禍耶。明史云。及吳平。瓚年老矣。黃冠野服。混迹編氓。遺事。所傳之者。過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雲林遺事

國語校文一卷

記氏書

存目

清江中樞中有經義知新記已見前是書頗有正
正章解之非者如周語上想正其德而身其性注謂
性德也校以爲性德至通內傳正德利用厚生謂
之三事章解近迂此政精確又如宣王既喪南國
之師注謂喪亡也敗於姜戎氏所亡也南國江漢之
間詩曰滔江漢南國之化校以爲此喪南國之
師事闕據內傳我伐戎四岳之冑商又曰允姓之姁
居于瓜州則姜氏之戎即西戎也與江漢無涉注非

續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國語校文

此尤援證確鑿用語中以臨長百然而輕重布之王何
異之有經輕重布之貴賤有等也王何異之有言帝
王皆然校以爲王何異之有言本無異於人情以服物
章彩以爲等威耳注非然實不如章說之直切也然
如趙語上禮先壹飯與注言已長於趙至貴事壹飯
之間欲以少長求免也校以爲禮先一飯言若有
恩於趙謂舍務之事也言一飯者措辭之道則
然又章失而注得也

庚申君遺事一卷

昭代書

存目

清萬斯同撰斯同字季野浙江鄞人是書之輯
蓋據元史虞集之詔所宗妥權非己子之言蓋以
權衡余意素忠徹黃溥程敏政諸人論說則妥
權固確爲滿國之子即遼東迪爾布爲周王所納
即妥權其生妥權而後爲周王所納說有不同要
爲趙氏之子無疑宋遺民錄序謂其事之卓卓
可信後世而不慰遺民不忘宋之心者則敏政之志即
斯同之志也今人欲釋蒙古遺史其言元惠宗棄

續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庚申君遺事

地出奔時曾在北宮中遺一夢妃名歡者拉他
氏已有身三月爲明太祖所納蒙犯子即永樂成祖
羅密事古世謨亦有是說蓋元之遺民心不忘元
因滿國事造爲此言其實洪武二年元帝出奔成
祖已九歲安可誣乎然元之詭謀之善者不逮宋
而民猶不忘如此或曰惡成祖也直其然乎

國語補注一卷

楊抱軒

存目

清姚鼐撰。有九經。見前。是書間有發。可
以補事。其失然有過。如周語杜伯射王于郊。
姚謂此事見墨子。然太不經。恐是草野附會。故耳。
杜伯。非賢。則不當有神。賢者雖死。以非罪。烏忍
殺君哉。今考不經之事。已多。見于內傳。此奚足奇。
若論君臣之分。則鄭伯已射。身生且然。知其死
手。杜伯之說。固無可憑。亦不值辨也。齊語三疊三
浴之。韋解以香。身曰。疊。姚謂用禮。魯人。大喪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大經國語補注

之大。謂設事。其其疊。凡之。齊事。其其韋。注云。
給沐浴。然則疊。浴止一事。三以韋。使之三浴耳。則
如楚辭所云。浴蘭湯。沐芳華之意。以香。身見之。
佛戒。似指析西域。未必中國有之也。今考法。或為重。疊
從分。聲分。疊。韻。故漢書賈誼傳。疊。面。香。炭。師
古。疊。重。也。是疊。重。同。聲。同。義。用。禮。女。巫。掌。歲。時
興。易。浴。注。疊。浴。謂。以。香。重。草。藥。沐。浴。管子。脫。因。為。後
除。不。祥。正。用。周。禮。姚。引。墨。子。未。常。也。集。五。章。中
年。益。與。杜。邱。以。衛。諸。夏。之。地。姚。謂。齊。桓。之。功。最。大。在

禦狄。被髮左衽。孔子固專以言狄。楚固不若是矣。
當狄滅邢。衛。集。盡。有。河。北。地。若。再。渡。河。取。曹。濮。則
宋。皆。將。為。狄。矣。桓。公。既。封。之。國。後。為。衛。城。河。北。邑。使
之。守。所以。能。拒。狄。再。侵。及。晉。文。伐。衛。凡。五。喪。中。年。齊
所。為。集。者。皆。悉。取。之。衛。于。是。不。復。有。河。北。之。邑。此
晉。文。所。以。遠。遊。齊。桓。也。斯。則。能。見。其。大。非。尋。常。章
句。之。儒。可。及。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大經國語補注

國語釋地三卷

光緒庚辰刻本

存目

清譚澐撰。澐有兩貢章句已見前。是書以瑕瑜互見。以周語宣王既喪南國。師謂喪南國。師蓋宣王征討南國而喪師耳。其事無考。南國或荆蠻。或淮夷。徐戎皆不可知。善姜戎乃西戎。非南國也。解謂敗於姜戎時所失。非也。此數甚是。又杜伯射王於鎬。謂鎬即鎬。在西安府長安縣西南。宣王之都所。在重邑東二十五里。是說非也。今攷此事見墨子。墨子曰。今諸侯而田于國。不言鎬。蓋自懿王徙都槐里。宣王時已不都鎬矣。其尤失。疏者。謂趙盾子使尹鐸為晉陽乃力主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是南子所封。說謂漢書地理志誤至顧亭林日知錄始正其非。然括地志所述唐城有二。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是太原之唐城。一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是平陽之唐城。亭林所括地志。唐城引其一遺其一。心屬未衷。洵。汾水石碣水。故變父改國號曰晉。則更舞文矣。而使尹鐸為晉陽之晉陽。今在何地。未釋之何其慎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國語釋地

詩毛氏學三十卷

排印本

著錄

清馬其祖撰。其祖字通伯。安徽桐城人。貢生。官學部主事。是書卷首其祖自序云。予治詩。以毛傳為宗。三家之訓。可互通者。亦兼載之。多存周秦舊說。自唐宋至今。不區分門戶。義取其辭。取其詞。其有異解。不加駁難。是者從之。務在審其辭氣。求其立言之法。以明經大義而已。今觀全編。為所不愧所言。但其陳兵詩。毛氏傳疏。同為墨守一家。故不免時承其誤。如閨離序。閨離與得淑女以配君子。要在進賢。不淫其色。以及陳疏。並引論語。閨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實則序子不相照貫。樂得淑女之淑。女當指后妃傳言。后妃有閨離之德。是幽閒貞專之淑女。即其證。而要在進賢。則謂后妃淑淑女淑女。當屬嬪御。是鄭義非毛義矣。文不相應。或疑衛弘所續。似不為無見。蓋卑歸寧父母傳寧安也。引陳曰。下有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大守是箋語。竄入。然則泉水序。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以望箋語。竄入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詩毛氏學

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引陳曰用人於孟春南郊之祭
以後稷配思文之詩是也於冬至圓丘之禘以帝嚳配
此詩是也按之序傳俱不言帝嚳配天周語叔向
謂單子常釋昊天有成命初無是說即祭法以只
言禘嚳何當以此詩為其樂歌乎其中惟論將仲子
鴝鵒生民之篇最為有識將仲子云孟子言仁人於
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則是
莊公從母之欲封弟於宋未為大失也其罪在並無親
愛之意避嫌遠讓任其自斃後人或疑公穀敗之

過甚不知莊公所言實無人道故見於春秋詩人之
刺莊公亦多舉其各仲之言其意實無親愛之意顯
然可見此說足正序失所謂不忍而亂大謀蓋非事
實莊公固忍人也母猶實城賴於弟何有馬鴝鵒云
東征之役古今聚訟夫愛起念卒公既攝政不應引
嫌自避則鄭氏以房產居東都者非也然骨肉之間一
聞流言遽興師征朱子晚年又疑其事竊謂無可疑
也用云東征特提兵鎮攝使其禍不致蔓延而又
不亟於討第一叛人革面猶可曲全所以居仁至義

盡不然一戎衣而有天下殄殷小醜奚待二年哉史臣知
之故不曰東征而曰居東不曰誅武庚而曰罪人
斯得聖人哀矜惻怛之心豈肯情事皆明哉若揭
矣是雖與劉逢祿所書集解有陰合處而其言
尤析生民云后稷以迄生詩多明文非識終果說也
毛依爾雅武進之訓是志承用後進舊說特以美極
隨帝之後其所後者帝之迹不主其中而神遊焉靈
感雷動乃怪怪之見於天即指靈感而言事異尋常
故慎其詞而曰從於帝以是於天別顯其微此毛傳之精

其不用敵拇之訓者蓋言迹已該足豈拇不必析言足大
指此訓語之小異耳至感天之說毛與史記說註同也
陳疏謂毛不作傳獨不從緯最得其旨失毛傷美使
后稷之生果出人運之常則詩言生子足矣何必詳述其
事且曰居然生子者言深訝然况郊禘本以祈子得子
而無故棄之非人情毛不若是迂也斯真桂核不磨可
息屠喙其謂毛別嫌而微則曲為迴護耳

平胡錄一卷

勝胡遠

著錄

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清四庫總目已著錄是書雖名曰平胡實紀元季亂亡始末開篇總叙其次曰宋曰天完天完條壽輝國號也篇末終論有曰嗚呼金元之際為忍言哉秦漢文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予未嘗不預涕於斯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苟無富貴之心而有膏粱之勑斯舜禹之事已類不類不同也金元之際為忍言哉又曰殆庚申君之覆滅也嶺表首禍猶假大金卒以妖民訛宋亡之餘天命真人神武不殺克成混一之功亦微有資於龍鳳云者是可觀人心之向往矣其詞抑揚深不滿於金元此清四庫總目所以不收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平胡錄

平夏錄一卷

勝胡遠

著錄

黃樸撰樸里貫未詳王珍在明季羣雄中較有可取明史本傳謂其素無遠略然性豪俠頗好學折節下士既即位設園子監教公卿子弟設提舉司教授建社稷求雅樂開進士科定賦役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是編與傳合惟賦役以十分取一下多累人無力役之征一句此其好士愛民賢於陳友諒方國珍輩遠矣雖張士誠近仇之書不免失之駭遠云篇中又載明太祖遺王珍書云胡人本處沙漠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應時而起地居上流區有長江之險相為脅齒協力同心併後中原惟足下圖之明史亦載此書刪去胡人本處沙漠三而另以漢季孫劉等語蓋史館執筆有所避此紀當進兵情形瞭如指掌其筆固不在吳寬平吳錄下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平夏錄

倭寇事略一卷

勝朝遺事本

著錄

明采大德撫九德字吉。隨平人。是編紀明嘉靖時倭寇始末。多足補大德之遺。其誌徐海事尤詳。明大胡宗憲傳稱海既降。宗憲慰諭之。海自擇沈莊屯其衆。沈莊者東西。以河名。宗憲以海居東莊。以西莊處陳東。今東致書其意曰。督府檄海。夕擒。居屬矣。東量懼。乘夜將改海。扶兩妻走間道中。稍。明日官軍圍。海投水死。以書云。海為孽。黨伯殺。已。其父。載胡宗憲奏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倭寇事略

云賊首徐海率領倭賊數十持刀督戰。當被永順。北總江洪田有年等就陣斬首。餘賊一時俱滅。更進更不合。蓋貪功妄奏也。從來軍報。其事實相違。往如是。固無足異焉。

吾學編餘一卷

鹽邑志林本

著錄

明鄭曉撰。曉有貢。因說。清四庫。終目已著錄。今言六見存目。今言蓋以補吾學編所未備。是書乃其臚餘耳。其中遜國遺聞。載貴妃薨。太祖既裁定喪禮。太子當服齊衰杖期。太子引禮經。惟古為母服總。大夫以上為母則無服。不肯服。上大怒。頤取劍。太子走。上逐太子。羣臣震龍。不知所為。時有桂彥良當上前跪抱上泣曰。陛下於太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伏地事帝。帝衣不釋。上為感動止立。彥良又追及太子。泣諫曰。貴妃違事至尊。殿。不當緣君父之情。為之制服。不可執小禮虧大孝。因持衰衣太子。太子不得已服。拜謝。上怒解。擲劍于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和朕父子。此事。明史。后妃傳。但云孫貴妃薨。帝以妃無子。命周之楠行慈母服三年。東宮諸王皆服期。敕儒臣作孝慈錄。彥良為生母。三年。衆子為庶母期。自妃薨。不言懿。八引禮經。不肯服事。與宗孝帝。皇帝傳。及桂彥良傳。均不載。蓋帝王專制之力。有如此。又裁刑部。書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吾學編餘

感動止立。彥良又追及太子。泣諫曰。貴妃違事至尊。殿。不當緣君父之情。為之制服。不可執小禮虧大孝。因持衰衣太子。太子不得已服。拜謝。上怒解。擲劍于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和朕父子。此事。明史。后妃傳。但云孫貴妃薨。帝以妃無子。命周之楠行慈母服三年。東宮諸王皆服期。敕儒臣作孝慈錄。彥良為生母。三年。衆子為庶母期。自妃薨。不言懿。八引禮經。不肯服事。與宗孝帝。皇帝傳。及桂彥良傳。均不載。蓋帝王專制之力。有如此。又裁刑部。書彭。

韶著哀江南詞有曰時有黃奉常

唐陸龜蒙

無匹伴讀東宮中踪跡類世叔文華宮進膝一

旦前侯王勿使何太急細人暗大體國譽山馬

隙其於子澄深致不滿然於齊泰方孝孺則曰齊

公為司馬折衝乃其職堂之旗誓書嚴紀律內

相方夫子早學富經術傳羊樞檄文機資密易則

固非左袒請難于澄雖操之過威其心則忠張片

備遺錄載其詩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

朔風寒生無所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書學編餘

將安時悲趙括據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憑

誰借哭向蒼天哭陸冠後人亦哀其遇悲其志

矣奚思苛論武奸佞條有云嘉靖改元逐去王

璉陸完諸奸佞收召故老公卿號稱得人讓佞條

又云正德中遂有如張綏附逆瑾王璉附逆彬者

矣東明史王璉本傳謂璉才高善結納事錢

寧江彬等因得自展所奏諂輒行其勢為功於

兵部者亦彬等之力也然則璉之事錢寧江

彬特有為焉之不得與璉附權奸者同讎全祖望

鮑琦事外編有跋明王晉溪尚書傳持論最為

平允茲斥為奸佞毋乃過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書學編餘

徵吾錄二卷

舊鈔

著錄

不著撰人名氏但署海上大笠生蓋西人也

上下卷上卷曰孝陵曰長陵曰獻陵曰景陵曰裕陵

曰景陵曰茂陵曰太陵曰康陵曰顯陵曰仁皇太后曰

恭讓后曰懿文太子曰懷獻太子曰諸王曰平漢曰

平吳曰平胡曰平蜀曰平寧南下卷曰征胡曰職官

曰武官曰各處人曰漢人曰寧人曰安化人曰

安南曰哈密元良哈曰附錄北虜大抵其間更互

有詳畧可資參考其於景皇云恭儉所達知人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徵吾錄

任使以故能弘濟艱難蓋安宗社云當時于德感上信

任誓死勤國以是成大功云以是羅奇初也又於仁

白子后云初為東宮妃保護仁宗仁宗崩後尊為皇

太后太皇太后憲宣德正統屏廢滿朝海宇寧謐

皆仁后力也后崩王振印用事未幾有土木之變此皆

其特筆也於懿文懷獻而太子事尤詳附錄北虜

則有日無備疑為後人撤去深可惜

南詔野史二卷

雲南刻本

著錄

明楊慎撰慎有升菴經說已見前是書慎自

序云滇黔邊徼有野錄但所紀多釋老不經蓋

漫漶無序六詔事竟因聞知予成滇久欲一考

中弗得適點國沐公常樓出古滇集示序士殆

得披閱視中丞善溪顧公南詔事畧則加詳矣予有

後得前知眉威遠縣事滇人倪軻所集二冊而六

詔始末具備因芟萃成編名曰南詔野史然則此

編非慎自作也今觀其書於蒙段九姓諸土酋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南詔野史

始末尤詳又附南詔歷代名宦暨南詔歷代御賢

並元朝進士後有南詔各種蠻夷二十條南詔古

蹟八十條洵攷滇故者不可少之書也卷末紀事

自明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遷市土大姓以實中南始

訖嘉靖二十一年辛丑英登庸降表至京止為慎所著

其錄紀事當為武陟胡蔚子蓋楊善甫為尉訂

其偽佚正其謬駁者也

綏文記一卷

傳鈔本

黃錄

明楊寅秋撰寅秋有臨皋文集津四章總目已著錄寅秋為楊士奇裔孫是書其為廣西副使時所作先是交都院使吳茂洽、蔡澤無妄、羣臣側目蔡維澤、蔡澤之四世孫而黎利後也用世臣鄭松計因而應龍執洽殺之收其印璽其族無遺族之才遺棄寶我土司維澤乘勝逐北盡有交地亦具款以首事故重譯中閣陳六科方鎮粵西以夷區則空閑閑絕于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綏文記

年維澤後遣使函封稱主臣黎氏世孫仗天朝威靈後繼後國勢已定朝廷象牙後德風內附前督府陳藻直指徐宗濬疏以請善曰彼之雪仇有在事者弗拒及云勦處西南生靈先於蹂躪而市有利下部議報可維澤不勝候望至是更遣早用等涉海抵端始前詳云寅秋奉檄辦理軍事即以不拒黎不棄黎為宗旨卒使莫祀不絕是後以高平府治俾有一隅可棲維澤亦入關見帽綰衣赤跣白組率通國臣老北面伏地既釋組賸賜五拜三叩頭

以次進年人代身道伏罪疏臣者乞恩赦是宣布朝廷恩威待以不死維澤後拜以女前某撤龍革請以賓主禮見寅秋之綏文誠有可記者矣亦所之國威有以致然也此篇本在臨皋集中黃陂陳毅以為有裨政史故特為錄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綏文記

酌中志二十四卷

海山仙館叢書本

著錄

以官官劉若愚撰是書首身危訪議前紀次身危訪議後紀次恭紀先帝誕生次恭紀今上瑞徵次三朝典禮之臣紀略次大審平反紀略次先皇遺事紀略次兩朝椒籙紀略次正旦壽筵紀略次送賢擅政紀略次外來錢素紀略次合家經營紀略次本奉儀序次第紀略次客魏始末紀略次送賢羽翼紀略次內臣職掌紀略次大內規制紀略次內板經書紀略次內臣佩服紀略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大朝酌中志

飲食好尚紀略次遠左棄地次累月自叙紀略次累月自叙紀略次附黑頭爰立紀略共分二十四卷著者若愚官者故盛稱陳矩然其記載多由目擊既可所敘不綱之情形亦可官廷舊之至黑頭爰立則斥馮鈺也其兩府衙門職掌謂庫中積有歷代古錢一日御前錢內偶得天啟錢大小數枚甚古偏問人無知者累日隨告假至外直房於史內及素氏叢書等書內查出果蕭莊魏元法傳及南詔俱有以年號及為歲帝

共四美此道擬年號之宰相不多讀書之明驗也時代宰相不學而為閹豎擲掄宰相必用讀書人豈虛語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大朝酌中志

啟禎記聞六卷

本排印

著錄

明葉紹素撰紹素江蘇吳人始末未詳是書自序末署崇禎戊寅而紀聞乃至弘光時代殊不可解篇中多記閹閹瑣事不盡閹朝故惟述天啟時顏佩章五人及魏商生祠特詳崇禎初首載崇煥殺毛文龍云總兵鎮守平島功罪未有定議經略耆崇煥受閹臣錢龍錫之命巡歷其地侯彼入謁軍門執而斬之閹錢公又受教於陳百公以爲祛除海內一大毒爲奇功秘計也厥後部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啟禎記聞錄

之衆投虜作此字孔有德爲楊元烈不終不降各首事云崇禎又錢龍錫崇煥殺文龍報疏云輔臣龍錫爲此一事低徊過臣寓後上書後疏言閹臣極臣往後商確臣以是奉行無失則謂崇煥殺文龍受龍錫之命自非誣然以爲錢受教於陳繼儒則異聞也又載高傑乃鎮之一以其有跋扈之意閹部史可法授高傑定國除之定國之殺高傑係史授高傑以亦他書所未言其國難親記及史閹部黃虎山殉國紀略並可備參攷播遷日記注云此六國密齋

主人記國密齋主人不知何許人蓋當日在南都目覩而筆記之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啟禎記聞錄

聖安本紀六卷

傳鈔本

著錄

清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四卷總目已著錄是書倣朱熹通鑑綱目之例又效尹起莘為之發凡其於福王立尤有深痛謂無事則論叙有事當擇賢福王在藩失德甚著自無擁立之理馬士英結連內外以示不容不立之勢所之天下非亡于他人直亡于士英一人耳其書士英入朝則曰士英入而逆孽自此翻羣小自此進邪正消長之機宗社存亡之辨于斯決矣故清修野史以士英入姦臣傳允符公論乃今有貽人私其鄉里力為昭雪且擬謚之曰忠武其以事具在平當日黃澍糾士英奸貪不法御前面數其罪惡士英不能辨一語豈將三百年後人轉能代辨邪篇中言傳天財牽召內監五十三人進宮演戲劇醉後淫死童女三人擡出北安門嗣後屬有之人亦不復擡出是雖紂之惡不至於此又載楊維垣請再申三朝要典謂要典一書重領天下必不容緩劉廷元疏稱臣與阮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聖安本紀

鉞皆以不附楊左而入逆案亡後復審定以爲自序所謂邪說充塞倒置是非儼然崔魏重生虎彪繼起者也至於北來太子及王妃童氏之真偽具詳其事作為疑案六其慎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聖安本紀

安龍逸史一卷

傳鈔本

存目

清龔鼎彝撰鼎彝字芝麓安徽合肥人清入
貳臣傳是書自永明王監國肇慶以四年為永
曆元年始至五年孫可望殺大學士楊畏知止
記載尚為詳核此篇中召大學士瞿式耜赴行
在式耜疏辭另行有云以上八則見兩粵新書
事多未核據劉湘客撰瞿留守傳實未嘗赴
行在此足見其言多徵實也八月十有御舟泊繫
龍洲一條云王嚴二相隨駕逍遙河上有民謠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安龍逸史

漢宮秋也。昭陽愁也。起恆字秋。治化澄字昭陽也。
上與太后三宮置酒樓解簫鼓于梧州繫龍洲之
上下起恆手書水殿二字掛小牌于御舟。嗚呼彼
何時而君臣湛與女以佳武上紹其上而上有濟乎。

據虜紀事一卷

紀錦彙編本

目

所高拱撰撰有伏戎紀事靖夷紀事綏廣紀
事並已見清四庫總目存目獨遺此編以其有
云獨土蠻撫陞建州諸夷與之聲勢相倚時
者邊患故不收也其中謂巡撫之任實重軍務
尤在得人舍撫臣去拱恩代者議改用副使張學
顏遂擬上詔允之於是張乃倭任既不居權又不
次遂慨然有安劑之志張既經周詳號令昭肅
總兵官李成梁又驍勇多謀乃與同心協力遂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推虞紀事

斬首六萬級，焚於巢穴之空，殲其名王，二奪其甲馬，千教之大捷，拱頌自矜，後為著平胡之績。其時張居正志在揜蔽，乃無一言及之。分特以澄書奏，其書曰：嫌彈之章，蓋第一朝夕之故，與侯亮事同。乃與居正具疏三辭，其書曰：嫌彈之章，蓋第一朝夕之故，與侯亮事同。矣。

藤峽紀聞一卷

傳鈔本

存目

明田汝成撰汝成有龍溪紀略已見清四庫
右目是書載韓雍平大藤之事比明史為詳
成化元年春四月遣都督趙輔合都御史韓雍
討廣西徭冬十一月雍破徭於大藤峽中言
雍建善後之策帝于是武靖州於潯州以岑鐸知
州事而五屯千戶所及巡檢司皆如雍議自是民
有寧宇者三十餘年正德間建寧漸變而峽中
南尤甚橫江御千人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田寧之役振旅潯州父老言狀守仁以二萬人勦
之斬首萬級自是峽南稍平峽以北遞起知州曲
敬之賊益恣肆遂為亂要連侯柳珣再平藤峽
實以副使翁萬達之功居多汝成一身在行間
故述其經過情形至為詳析其結論曰邊方之
官非有為不足以戢戢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
足以諗諗士俗其言切中而無過言責其勿忽視斯言武

靖海紀略一卷

勝朝遺事本

存目

明鄭茂撰茂里嶺人詳是書紀嘉靖甲寅
海寇犯汕鹽城縣令鄭茂守禦之事先是茂
始至即闢城垣隙葺侯堅固又濬濬加深而以
其游增築女牆又仿北邊制於要地高建敵臺募
勇健戍守瞭望其中邑有倉故在郭西以儲漕
粟恐寇自將至因釋城外於是粟徒集城中此
皆先事預防及寇至男女老幼兵數千人雖負
爭避趨城守衛官恒怯請疾南城拒弗內茂慨
應曰吾吾赤子也何忍棄之飽力身自任之母恐乃戒令
於南北門榜啟西門危生悉縱許避賊者入且盡
南局鎗而賊至西門以有備改不茂日夕乘城
臨機應變石方捍禦全圖不無密佈壯士三方伏海墘蘆
葦中伺賊過礮石齊發鼓聲動天地賊因大驚
有負傷者遂奔出而南逸出海鹽於是城遂得全
其防守顛末為茂自記而全城志為邑人朱士遷作
感茂之功欲建祠以祀不克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列皇勤政記一卷

叢書本

存目

清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傳已見清四庫總目存目承澤初附東林繼受閹賊偽職終入仕清朝人品固無可取乃以尊崇朱熹得名陸隴其亦稱許之見三魚堂集是書亦藉揚懷宗以示不忘危君之意用欺當世其中如歷舉鄉會試故事及議論避國諸事特謚鄒元標等皆無關政要至重齋醮更不足道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此乃古帝王之標準也懷宗雖儉勤而十七年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列傳勤政記

歷用五子相以溫體仁之陰姦伎刻獨居位八年殒猶賜太傅謚文忠其於知人心屬有愧安氏為當務之急何反忽之如御史張銓奏請起於民財盡廢畝加賦七釐未已而九釐有窮民何以堪此大內積拿如瓦礫而發帑之請以閹不應加議朝奏夕可此見其在若三朝際事實錄

史部雜史類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一頁

山亥十一月江瀚

毛詩吟訂十卷

咸豐元年漢

著錄

清苗夔撰變字先路直隸清寧人優貢生是書吟字據其自序傳作聲請表遂定七吟陳頌南謂此吟字古文也氣韻描文也為其題寒鐙訂吟圖有吟氣古拙分字句用吟字此書題籤遂仍而不改是亦好古之過也變之講音韵初亦得力於顧炎武音學五書後乃以安未韵徵全吟古音視請本方之轉音尤直截於是採之而成書其異於顧氏者首在謂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毛詩吟訂

歌既難西音不應別立一部是以併耕漢及燕登於東冬部併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上部隱括居經之韵毛詩吟訂亦即本此旨因譏考林志欲復古音韵正之有戈麻恐後古猶未能復古也今攷劉廷禧中州切音諸書論古謂古無家麻及車漁音但如魚模及歌戈音讀今變則併歌戈於支脂故於素絲五絕注云純此純俱於也聲安古琴它古音來紅有沁下注云說文沁巾他禮子既祖墳也禮家謂真微之誤也既誤微自不得讀

如駝其情也歌下注云約補歌居之切引屈原遠
游歌與妃美飛何名可知可聲此奇以可聲
音奇偶之奇同音也其說固皆有依據而主姬之
車下注云九魚索劉熙釋名曰古車聲如居之行
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舍舍也行者所處若居舍
也韋昭辨釋名曰古惟人者反自漢以來始有居音
二說適相反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則以弘明生漢
季漸染俗音蓋近代言音學者無不讀車為居也
今人有倡魚類歌類皆為侈音之論主張車應讀
為尺遮切茲分別漢魏之音監先秦之音雖信之
者然然世界語音由侈而斂似不得謂
無麻約也

從騎紀略一卷

傳鈔

黃錄

明不著撰人名篇末署五湖坡臣紀是編蓋
紀明天啟丙寅詔逮故左都御史高攀龍命都御
史周起元諭德終昌期御史周宗建李應昇黃尊
素吏部員外郎周順昌事而獨詳於從騎在蘇
州情形時逆瑞魏忠賢竊柄任愛憎為殺從騎
四出海內騷然篇中謂順昌手書別相和中有云惟
有脊梁鍊成一鐵漢期不負知己乃以三月廿六日
向行人要知者獨計生朱祖文策蹇從之所以左右維

讀者無遠力其後竟勞悴且不勝憤懣發病死
此與史稱順昌祖文哀痛發病死微異要其
俠骨勁氣當與顏佩章五人並傳不朽耳又謂柳
余深有味焉東南澤國中吳號為怯懦佩章之屬
然亦人耳生平見縣簿尉面赤聲顫不成語一旦
臨難氣雄萬夫搖虎吭而徒手辱之竟使權璫
挫跌從騎不復出都門若何懦儒今何以壯也事於
赴義解難與及于難而義卒歸之青衿初不識
人子之允執手事於誰謂吳儂輕薄哉至子祖文

捐軀教子里外尤人佳所難今以諸君非有不解之證
而為以設使吏部有絲毫之短傷諸君有絲毫之顧
慮■孰能之哉是論尤慷慨淋漓正以激懦夫之
志矣

靖遠記上卷

道光丁未刻本

名錄

清不著撰人姓氏是書卷首有蘭穆外史自
序稱甲戌春初計偕北上道經山左遇安自軍中
來者備述齊豫用兵事及至京師恭讀欽定平
定教匪紀略謹為叙列時事附綴畧聞釐香六卷
事歸傳信故其辭浮言義法可無則靡敢臆說云
故語多核實咸有可徵其第一卷為平定林逆豫叛
王制爵第二卷為金鄉守城事長垣定勇之變平
定東省逆匪第三卷為開州東原長垣鄒賊事滑

縣之難滑濬用兵事道口之捷司憲十捷第四卷為
平定陝西三才峽匪第五卷第六卷為林逆馮克善
李文成諸逆始末每篇之末皆係以蘭穆外史曰
文治平正無疵至稱金鄉縣知縣吳陽使垂破之城
安如磐石比于威吳主許昭村句幸虞謂破寧寺
於胡歌男良吏於事報緩寇盜及謂劉運司法
為山東戰功第一客采諸當時公論云

褚堂閣史考證二卷 先修已未錢 黃鍾

清趙一清撰一清字誠夫浙江仁和人其書首指亮次褚遂良其書書褚河南世系考則見於附錄全祖望論褚傳中誌帖亦見附錄其考證中辨遂良無潛劉洎事以遂良固自可信惟載李東陽新舊唐書雜論褚遂良未濟韓瑗死武氏之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篡君謂遂良守經仁傑行權然觀遂良之仗節見太宗納諫效數十年之士氣未衰觀仁傑之成功見太宗致治之效數十年人心未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褚堂閣史考證

此六不得而証也顧其所處猶有不同者易於地而觀則仁傑能直諫杜絕之時遂良未必能成功於既負之後故為遂良之死難而易為仁傑之事易而難邵子謂任天不任人不善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不善成天下之事是也然且子不幸而當仁傑則為之不勝則必為遂良乃不失其心而徒畏死而貪其位受何其不為李武勳許敬宗也耶此論雖通未免重視仁傑仁傑之能成功於既負之後豈真有托鼻斯身仕北朝盡心乃事李顯李昭德之密諂遷太子後世

歸美仁傑者特以張柬之為所書年區八十老為中提衛兵誅嬰且中宗復位 天 非若人所及料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褚堂閣史考證

黎陽見聞錄一卷

原刻本

著錄

清趙如椿撰如椿河南汲人治未詳黎陽今河南滑也是編紀嘉慶十二年九月滑縣亂起滑滑接壤如椿教授生徒于長適適斯窺園解賊平乃據所見聞自九月至十二月繫事于日錄為一編其中謂林達約馮克善李文成等以九月十五日共起事文成等持以共日率滑滑二縣及直隸長垣等縣者反以應之八月之末滑縣老營司巡檢劉斌密聞其謀以步和縣強克捷九月一日克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黎陽見聞錄

率眾寇掩李文成牛亮臣家獲之賊因敗竄不能久待故先期舉事致敗其謀故劉斌之功甚鉅賊龍其據消執斌偽劉之賊平有司以斌死聞得邱而亡聞籍外史詳述記乃不載其事失之疎矣又謂署河南巡撫督辦軍事高杞至軍賊仰攻高營甚急知縣朱鳳森恐高有失具手乞濟解于衛輝未行而高勝賊因面會不發倥偬間司筆札者誤發之明日衛輝援兵至高方奏捷手甚得見之得然問故對曰朱令以文告急於衛輝故來援高大怒令縛朱至

數以惑亂軍心之罪將以軍法斬之該將等叩頭陳朱守城功諱密久之乃釋滑縣文武官吏守城善後勞績以出者抑不叙後亦與為言及者如椿深為不平其論守城之功以縣丞董敬善把總王起祥為最因附著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黎陽見聞錄

武宗巡幸記一卷

傳鈔

抄目

明王世貞撰世貞有金山堂別集津四年終日
已著錄是書紀武宗巡幸之事多史所不載
其中如既幸宣府遂營鎮國公府第時一夜出見
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素其婦女時是富民賄彬以
求免又云初江彬勸上於宣府行宮起歲餘乃成
糜費不可勝計後華彩房所貯珍玩及巡遊所收
婦女寶物其中上甚樂焉又云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
欽尋伯欽女又云先是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大部武宗巡幸記

楊騰妻劉良女嬖之及是後召見大得幸上自臨
津北還初南征劉氏有約劉願誓其有信過
蘆溝馳馬失大索數日不得臨津使召劉
以無信辭上乃棄單舸晨夜疾呼至張家灣其劉
俱載而南遇湖廣參議林文繼入其舟奪其妻乃行
又云戊寅大同諸妓女於揚州按按官具宴卻之命
折價以進於未漁于儀真之郭聞因視大江命江彬
攝祭明日幸氏黃昌家閱大監張雄守備馬吳
所進以其丰送舟中以上所述類皆武宗先

淫無道之事世貞身為明廷初不為諱何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大部武宗巡幸記

開讀傳信一卷

傳信

存目

以金日昇撰日昇其人殆未詳是書名曰

開讀傳信開讀者即指宣達吏部員外郎周

之詔而言明史本傳稱順昌好為德於鄉

有寬抑即郡中大利害輒為所司陳說以故士

民德順昌甚此編之言順昌之里居也樂為小民

伸冤理抑達於當路諸凡輕徭緩征之事必順昌

為之倡首至窮交寒士游揚援引不憚函類以故士

民深德之與明史合其中載諸生對中丞及御史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開讀傳信

尤為明晰初捕十之人入獄其後論大辟之人先

是刑議盡誅為亂者并遠抗言諸生以京師仰江

南清粟以百萬計今逢期在途地方有變安當

示以寬大而後以嚴為激之服果有故誰任其咎於

是遂決以寬政結局實亦不幸中之幸也

鄂渚紀事一卷

楊復堂叢書本

存目

清查昇撰昇字聲山順天宛平人是書紀湖

北督標材官夏包才作亂始末包才名逢龍本姓

陳贅於夏遂冒姓有狀傷大原者自之知包氣且

善相人見逢龍以為相當大貴且云吾必見楚

王臺上白光著而然其兆也先是總督蔡毓榮帥師

討吳逆添設五營召募精銳多虛加職銜以勸功

及事平報稱又旋後三營裁制失職者多怨望乃

流言相煽惑惑遂以大局為謀主而自稱代天行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鄂渚紀事

總統兵馬大元帥故兵者聚易散難不可不慎也

然自怡叛至授自縊二十日以此編紀載簡明與湖北

通志所載原照戊辰年夏運傳可參觀布政使

葉映榴死命法史有傳其遺疏尤為人傳誦云

蜀志鑑之卷

本

目

清劉宗伯撰果伯字石溪四川內江人是書紀
 明季蜀亂始末原名明季遺聞後易名凡
 采輯紀獻亂沙書如廣安歐陽直遺書通江
 李發榮澄瀨馬義新等書以受策書丹稜彭
 夢泉蜀忠節縣孫瘦石蜀破鏡江南沈荀村叙
 述不采輯者有補此左氏左氏積錄後類記之
 六條欲以見聖所之幸也是編以二十六條移置卷首
 欲以見太祖高皇帝之生有所失德之終即因相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蜀志鑑

命之始也以此責謝殊無足取矣注謂二於思帝成於
 節意而始於嘉靖故是編以嘉靖始而不根之論惟
 謂楊嗣昌有罪六較為中肯加賦以病民一也則賢以
 病國二也此者起諸然文燦以欺君三也失左臂之心不
 能奮馭四也驅賊入蜀以利楚而楚先受禍五也襄陽思
 國獻珍張而所隨以亡六也達州李長祥譽之吳偉
 業又曲恕之吾不知所謂達州李長祥者之未聞其
 說吳偉業後冠犯時清四庫後目常謂其回護楊嗣昌左
 良玉之涉恩私未為公論然於編中載其言曰觀嗣昌

議論下謂能臣矣乃用良玉而不得其心信元者而不行
 其語焉文燦多自功抑承時為首罪其心力不專用
 辭賦而用材趙避撫摩是其於嗣昌之尚不其是乎
 之公矣果伯於明末詩將最推重盧象昇然止一稱
 其字建斗餘皆書名而獨於秦良玉曰都督秦夫人
 而名蓋亦私其鄉里之俗見耳又辛亥十年辛武侯祠
 時集司宗院至郊見武侯在荆棘中乃捐俸建祠與
 全書無涉不知何以插入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蜀志鑑

史部提要類史類共十五種計二十二頁

己亥十二月江清

著錄

清芮曰松撰曰松字次喬安徽當塗人蔣廷錫尚書地理分釋作於官內閣學士日其所今者第就康熙時言之此後之沿革又復不同若雍梁諸山川若屬陝西省今多屬甘肅省即如蔣書岷山跨古雍梁三州自陝西鞏昌府岷山衛云云今鞏昌府改隸甘肅此書既已爲之釐正然猶有未盡者如冀州兼大名府瀋縣西境考雍正二年改直隸瀋滑屬河南衛輝府是今之大名府無瀋縣也徐州有鳳陽府之宿州及懷遠虹靈壁三縣地考康熙十九年泗州圯于水寄治盱眙山乾隆四十二年移治虹縣遂裁縣稱泗虹州旋仍稱泗州是今之鳳陽府無虹縣也河之奪淮始于金明昌五年自是淮在河南泗沂在淮北永樂中集戴村壩遏汶水南北分流其南流會泗沂入河不得復言入淮此二蔣書必須更正者也

卷

部函貢今釋

著錄

清宗翔鳳撰翔鳳字子庭江蘇長洲人嘉慶
舉人官湖南知縣是書頗有新說如堯典四岳
謂伯夷逮事堯故佐八伯之首而稱太岳春秋左氏
隱十一年夫許太岳之胄也由呂齊許同祖故呂侯
訓刑稱伯夷禹綏為三后知太岳定是伯夷也墨子
所法者伯夷春秋首采伯並云受采於許由伯陽由
此表此陽並聲之轉大傳之陽伯
陽與書
之伯夷正是人伯夷封許故曰許由史記

卷

經部尚書略說

堯讓天下於許由出莊子正傳會通四岳異朕
之語百家之言自有出此以伯夷即許由字擊特
甚陸元明莊子釋文吾義曰許由隱人也隱於箕山司
馬云潁川陽城人簡文云陽城槐里人李云字仲武
則許由自別是一人雖不詳所據其非典三禮作秩
宗之伯夷然可知矣納于大麓謂孔傳曰攝錄
也納舜使大錄禹機之政此古文說也尚書大傳堯
尊舜而尚之尚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此今文家
說也鄭注大傳云山足曰麓此順今文義而說之也

又云楚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居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陽位居攝致天子之事使大錄之此鄭引古文說以備大傳之義也又謂後人以遷書多古文說而史記云堯使舜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遂以山足之訓為古文訓而不知史記說書不盡古文也是說與俞正燮癸巳類稿書大義義以史記五帝本紀為真古文祇鄭注大傳釋義為錄殆用王莽徐論恰相反然漢元帝報于定國詔曰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已在莽前或以此出大小夏侯今文而翔鳳則斥為古文家說去古遼遠吾獨憑臆決果孰是孰非邪若其論古世巡狩封禪以多詩書世皆有封禪事人引今文尚書皆馬鄭古文則所見俱確云

尚書譜一卷

浮溪稿

著錄

清宋翔鳳撰翔鳳有尚書疏說已見前是謂汝顓虞書為虞夏書謂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鄭以虞夏同科知堯典并非虞史所錄也堯典有舜事皋陶謨舜時所陳是冠以曰若稽古謂順古文考古道以記之非當代之語矣又引董仲舒之言以發所虞夏同科之義由於政教相因而道如一其說甚足至稱三正文質之妄則于五德之運所謂五德之運則非經所有也其云據劉歆後太常博士書似十六篇至天漢後始出然伏生大傳已引九共逸句大誓全文蓋生亦引大誓則不出自魯壁也大氏十六篇者在秦漢之間去周為近諸子百家所記往往可傳合於經學者補綴以比於二十一篇正以考究前因而已故伏生能引大誓之文而所傳尚書仍闕是篇亦以為正經之所無而出於百家之雜說遂不以圖於二十八篇也此論逸書所見亦卓而於金縢一篇釋鴟鴞之詩較尚書略說辨周公攝政言之尤為詳晰斯可謂善讀書能

折其衷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尚書疏

洛誥箋一卷

雪堂叢書 刻本

著錄

清王國維撰國維字靜安浙江海寧人諸生官學部主事是書蓋不信周公攝政故作此箋其釋後子所辟曰後白也又引先鄭司農曰後謂秦事也辟君也後子猶立政言告孺子王時成王繼周公相定至於維故用公白之然攷大傳云周公七年致政禮昭堂位周書昭堂位史記魯世家漢書律曆志韓非子說難淮南子齊俗訓皆云周公居攝七年韓詩外傳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說苑尊賢篇周公攝天子位七年漢書王莽傳昔周公奉鬯龍之嗣據上公之首然猶七年制度乃定此皆今文說由是而言則後子所辟自當指後政成王不得以攝維後命解之往新邑俘鄉乃有條謂有條疑友條之譌酒誥曰矧大史友內史友毛公鼎曰及茲卿寮大史寮倅來殷乃命寧寧子謂寧寧也詩曰歸寧父母孟爵曰惟王初口于成周王命孟寧鄭伯是上下相承間通稱寧寧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上紀事下紀年猶解尊云惟王來正人方惟王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洛誥箋

有五祀矣又謂書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間紀
事之體殷人卜文及庚申父丁角戊辰彝皆然周
初之器或先月後日然年皆在文末知此乃殷周間
文辭通例矣此皆援金文證經蓋近時之風氣使然也
其創闢者以殷人謂年為祀元祀者因祀天而改
元因謂是年■元祀時維也既成天下大定周公
欲王行祀天建元之禮於宗周王則歸功於維也之成
故中命日記功宗作元祀意欲於維也行之也此釋
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下文博宗將祀

稱秩元祀

漢東觀

書章帝議修曆祀語月經如此則元祀為大祀似
不可易國維雅意尊君故不取周公攝政主事而反
更舊說於是之經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亦強為之辭曰是歲既作元祀猶稱七年者因元祀
二字前已兩見不煩複舉故復文云惟七年既今之元
祀即前之七年也自後人不知誕保文武受命指由
維也監東土之事又不知紀事紀年各為一句遂

生周公攝政七年之說蓋自先秦以來然矣是雖
巧辨但攝政後政於義何傷奚取於年

詩經傳注卷

四存學舍

著錄

清李塨撰塨有周易傳注清四庫總目已著

錄是書詩義則宗小序字訓則取毛鄭爾

雅攷時世則采左傳音韻則本毛奇齡篇中

多引奇齡及惲皋閑說惲為其友毛則塨所

師事者也塨夙從博野顏元游顏毛皆喜攻

朱熹塨承其學故於周南兔置邶風柏舟舉

朱氏駁序之說而力斥其非然謂朱於柏舟既

以為婦人之詩而注孟子又主序文謂衛之仁人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傳注

惲君小於清初既以為淫奔而白鹿洞賦又主序

文曰為青衿之疑問是見且未確一語而乃勝

氣狠辭痛罵古人是何意哉斯

子集注白鹿洞賦皆作詩集傳後正足驗其

晚年學養不膠己見惡得一概譏之

篇引尚書廣聽錄不以鄭箋為然極為有激而

十月之交乃舍毛從鄭以為刺厲王並援書緯

中候刻者配姬漢書各承傳抑褒貶之亂刻豔

圖字韻相通為證

十月朔日推步精詳已成定議然如周頌閟

小子而論周公攝政謂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惟

終然書傳以為周公尚後於洛凡七年而卒編穆

公並無留洛七年一事況曰七年而卒出於何書

原其意乃謂周公攝政不過成王秉中如百官總

己以聽冢宰而已喪畢即成王親政何有居攝之

名以啟王莽之借口者不知有伊尹之志放君猶

丁孟子言之矣而況居攝乎三年內可居攝為其

君弱小而七年猶三年也而遂傷於臣道乎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傳注

公無居攝事則王莽借口受禪以篡漢之天下

將又謂舜禹無受禪事邪是

儒之口矣

讀詩日錄十二卷

光緒六年刻

著錄

讀劉士毅撰士毅字仲有直隸秦縣人乾隆十八年舉人是編成於乾隆十四年迨光緒六年桐城方宗誠任秦縣知縣始得其稿本刊行之貴以黃彭年為之序士毅自序稱得彙考李氏本其書以毛鄭為宗又於諸書中漸見先儒舊說源流可尋參伍有據然後會萃折衷日為譯一知字解隨筆錄之六抵時世本之小序訓詁采之傳箋而參則寄之朱本朱說善者不後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讀詩日錄

其有未安乃採取舊說或用愚意互相參正又稱六經之作以叙彝倫故說經者為不肯於彝倫則一彼一此君子原無偏執且古人曰所遇而有詩後人執詩而改所遇時世已非何復論詩今者所論先正時世次疏文義以考論世知人然後作者之志可得而逆繭此其用心甚勤特論亦正但其中頗多不合者如羊斟言采其蕝言采其薇謂蕝蕝之采嫩則食老則棄取此作興蓋亦以艱難易老為樂及時之意楚詞之美人逢晨陳思之盛年處房同一感

歎實則詩無此意采蕝所云則小雅采薇亦可作是解邪采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謂先儒誤認大夫妻為已嫁之女能奉祭祀則婦也而尚稱季女乎武不知易漸之女歸吉婦妹之女承逢諸以嫁而稱女十月之交日有食之謂是妖氣侵蝕日光不止為月所掩此說未暇入交之理妄為說為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後平能達國親諸侯褒愛申伯焉謂序說獨見其大視後儒小言曲說何啻天淵李易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序說本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讀詩日錄

六極平常何值如是推崇此書較之李燾詩經傳注似為不如也

詩經廣話三十卷

自刻

著錄

清徐璈撰璈字樗亭安徽桐城人道光年進士官浙江臨海縣知縣是書卷端有洪頤煊序稱其從千百年後收集散亡凡古言古字片語單辭靡不窮源探委以期有裨於興觀怨之旨厥功甚偉今觀其書徵引雖繁發而殊鮮其如閩雅篇載張超曰閩雅畢公作引惠棟曰藝文類聚有張超詩青衣賦是也又注云璈撰文苑此賦蔡邕作不知蔡中郎集有青衣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詩經廣話

無謂青衣賦也鍾鼓樂之載侯也曰房中樂有鍾聲注云不兼言鼓則鼓為擊鍾義此韓家之訓也韓詩外傳作鼓鍾樂之謂擊鍾也案隋書音樂志曰牛弘修皇居房內之樂據毛萇侯也孫毓故事皆有鍾聲而王肅之子乃言不可又陳侯云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尚柔一以靜為體不宜用於鍾弘等採肅說以取正焉此云毛萇侯也孫毓等言房中樂有鍾聲因肅說謂不宜鍾故言鍾不言鼓皮錫瑞詩經直疏力申鼓為擊鍾義而不援此蓋知其非也

然外傳一仍作鍾鼓是或偶倒其文耳漢有鼓義

韓詩內傳曰鄭交南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云

注謂游女之為漢神猶楚辭之有湘君湘夫人此

迴護之詞韓詩於有狐段云曰狐水神也何其好

語怪邪見太平御覽大百九山有樛載馬融曰蟋蟀山樛人

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弊此融廣成頌語其

上文曰臣聞孔子曰者則不遜儉則固者儉之中以

禮為界故後漢書李賢注云侯公以太康貽戒昭

公以不能馳驅被譏則融蓋以太康馳驅分屬二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詩經廣話

固不以蟋蟀為刺儉也時維姜姒載使壽魏志甄后傳而不引劉向列女傳母儀公偏殊傷不解考定爾功載韓詩曰考惡也注云廣雅諸惡也當即考字所謂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殆亦曲為之說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謂韓詩考惡也當為皇矣詩上章考之章句陸德明釋文誤入此章若云惡定其功則不訛矣說得之洪序考之稍過手

齊風說一卷

中南素

著錄

清李坤撰坤字厚安雲南昆明人是編專
說齊風不審何意其中如雞鳴序說謂魏
源詩古微齊風會同云雞鳴序之刺哀公
固不足信又詩序集義還之序注云毛序刺哀
公無徵偏致史記汲冢紀年諸書所謂哀公荒
淫怠慢果無確證通疑為衛人所衍既致史記
三代世表載王世有云周道衰詩人作刺按表
公見意於王則王則王之初齊侯固猶是哀公也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齊風說

謂懿王之世諸國無詩惟齊有之即史記所謂詩
人作刺者也序云刺哀不為無徵太史公勇向孔
安國因故安國申公弟子魯詩者也則凡魯三
家者自應確信而不疑奈何因接毛之故自背師
說邪如必謂詩非刺哀則懿王時之刺詩安在邪
此真讀書得間為從來尊毛序者所未發又於還
篇辨魏源詩序集義卷七右齊詩地理微以中詩
為胡公時作之非並正漢書地理志鄒道元水
經注以魯為燕邱之誤

之說均不為無見又謂著篇魏源詩序集義曰著

齊地名勿論著為地名為師古誤注不足為據而使
濟南之著即詩之著試問詩所謂庭謂堂者又將
指何地以實之手惜當時無有集是說以難之
者遂令大放厥辭不自知其非也斯尤快論惟其
魚魴鯢謂後人多左毛而左鄭固亦有左鄭者特
十之二他皆右毛而或左鄭而或左李而或左孔言
人殊既互有得失因取其說而條辨之於是分左
右毛而左鄭者三家右毛而左李者一家右毛而左
孔者五家其實可片言斷之詩云其魴魴鯢則非
魚子豈美無須初費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齊風說

毛詩序說三十二卷

自刻

著錄

清龍鑑撰鑑字水浙江仁和人其書卷首總論有云說詩者不得不宗毛詩宗毛詩不能舍小序或云小序作自子夏或云作自毛公或云作自衛弘今亦無從深考隋經籍志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侯仲又加潤益但毛公衛弘既宗小序則二人之所潤益亦未必無所傳授況其潤益不能保其不改易不顛倒故序言句亦間有失本者今說詩多以小序首句為子夏間有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毛詩序說

首句而擇其下句者其首尾奉為全璧者十之五矣其說既有所傳授不敢不信之篤其詞既有所潤益不得不擇之精此其為說之可謂能持厥平矣至其駁朱集傳定鄭風為淫詩馬貴與面考已先發之而并其疑楚茨十篇之深非之則信序之過也必以房陳古以刺幽王也王當曰亦未必遂廢祀典而及其喪亂又何暇言祀祀乎又若凱風序以為美孝子自集傳以為七子自作雅篇極多羅引區區通所

以揚親之過夫豈其然此詩一則曰母氏劬勞再

則曰母氏聖善何常揚親之過序稱衛之淫

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揚人親之

過者序也以此美孝子孝子安年大戴禮曾子主孝

篇曰詩云有子之人美慰母心子之辭也盧辯注云

七子自責任過之辭也為非亦不自朱始矣其

如女孝斯篇引漢明使馬皇后以證不姑忘可也

又載韓魏云云專用歐陽修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

莫大於是此其鑒義何闕不亦贅乎柏舟篇謂列

女傳以為衛宣姜之詩宣姜淫女其詩既不足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毛詩序說

而衛又不闕有兩宣姜其說固不足信也今考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列女傳作衛宣姜夫人宣姜與形近易為衛宣姜夫人與劉書魯宣陶嬰與宣姜行陳宣孝婦一例判然西人何足致疑考訂之功其可少乎哉

詩經精華十卷

道先已
兩刻本

著錄

清薛嘉穎撰嘉穎字悟材福建侯官人其編
宗朱子集傳外則尊詩義折中集傳論詩一
篇之旨多在每篇前數句下如閟雝君子好述
下則云周之文王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為之
配享中之人於其治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
是詩為聖其鳴呼下則云蓋合妃既成婦德
而賦其事今悉移之於前末朱傳下而歸之此朱傳
下云序以爲閟雝之應符之樂朱傳文王后妃德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精華

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坊刻是成故作是詩一
句豈似此詩文王后妃所作哉謬極矣此其例正
坊刻為篇中所僅見者也篇末朱傳之次列有
音釋大抵據顧炎武詩本音兼采陳第古音
考其引諸家之說既錄於每篇每句之旁有未
盡者更載之肩端殊不免失於淆雜最失者如
如南有喬木之注此篇傳為上誦也箋云木以高
其枝葉故人不待就而息也此條傳言上誦
極明乃不載此而載集傳上誦無故曰喬木

陳啟源毛詩秘笈編改敷之詞何所取義觀其全
書徵引之甚博洽惟條理不清晰例亦甚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精華

詩義旁通十二卷

咸豐壬子
子刻本

著錄

清李允升撰允升字鴻蹟山東文登人是書
序說本有可疑而亦無可據只得存疑若鄭衛則
有刺淫之詩而無淫人自作之詩不得因鄭漁仲之說
而信古人以從後人此蓋爲朱子集傳言之也又引
程子云詩不諱序猶入室而不由戶其道亦如此
篇中所引宋以來之說免置雖用墨子亦以金後
祥曾引之惟駒虞主實說新書駒者天子之圖虞
者國之司獸者不取東方朔以駒牙爲獸猶見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詩義旁通

通耳新臺謂新臺者古人婚娶每有臺故秦穆夫人
登臺即當日初見秦穆之臺此說不知何據生氏謂
不拆不副言胎衣未割也無災無害言無病也公孫
生子在胎衣中未出見者多爲以爲狀不知其爲子也故
棄之至於鳥去而呱則子自胎出而後有聲矣然後
收取之又謂居即居無語女之居坐也古人坐如跪
有卷曲之狀故子在胎中如之今時文所用魚則
其像通猶儼然也此不同膝字猶夾持愛護之
非乳也是則因不信姜嫄無夫生子而創爲之辭

然胎衣未割棄之可有胡居既實之隘巷又實之
平林又實之寒冰乎其義已難面矣至以居即坐
如子在胎中卷曲之狀果誰見之逞臆談經者
者之大病可不慎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詩義旁通

著錄

經部 鬼方昆夷獯豸考

之間乃西戎出入之道又西踰隴坻則為戎地張衡
所謂隴坻之險隔闕華戎者也鬼方地在汧隴之
間或更在其西蓋無疑義此其說皆由古器物推
測得來者也又以混夷昆夷當讀澤夷其音即由
畏夷而愛畏與澤為近聲也又變而為葦粥為葦
音為獯鬻葦葦獯與澤同音粥音鬻則又其
音之引而長者也又變而為獫狁獫與葦葦獯亦近
聲字也然則此數者皆一聲之轉即其為一種之
證也是不盡然獯鬻獫狁或同實異名鬼方

經部 鬼方 夷 獫狁 狁

之女嬪商頌殷武奮伐荆楚荆楚監鬼方
近鄰陰助其惡故高宗捷之要鬼方不與北
狄同種固可斷言史記匈奴傳祇云虜虞以上
有山戎獫狁葷粥而不及鬼方司馬蓋知之矣

古禮器略說一卷

雪堂叢書

著錄

清王國維撰國維有洛誥箋已見前是編雖題曰古禮器略說古禮器所關不止一經其中首即釋鍾謂考工記見氏為鍾一職鄭注外漢珠甚程璜曰通藝錄始正之其銑間鼓間之解亦成後起不能易也甫衡旋幹之制亦至王引之經義述聞始得確解此固有是然遂詆鄭珍見氏為鍾圖說仍申鄭注而無一字及程說真所謂不辨黑白則未免太過

聖守高密一家之學其不取程說固無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古禮器略說

怪又謂以彼所見古鐘并諸家圖錄有尺寸可據者其十數鐘校之皆不與見氏合而諸鐘亦不自相合此由古代鑄鐘不必盡遵見氏制度或見氏但舉其大數鼓鑄之時仍須其聲律定之如鄭注所謂假設之者是則請考工記者不可不心知其意也說學謂詩邶風赫如渥赭公言錫爵毛傳祭有異輝胞翟聞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經言爵而傳言散雖以禮誥詩毛傳通例然疑經文爵字本作學轉諸名散後人因散字不得其韵故改為爵實則

乃學之誤字精學為韵不與上文肅翟為韵其說雖辨然經云爵傳云散孔疏已釋之曰散謂爵總名也且禮記堂位稱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則經文當是爵字無疑他如說見釁說彝說俎俱極詳核蓋國維之學固以考古為長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古禮器略說

毛詩名物略四卷

嘉慶壬戌
家刻本

存目

清朱桓撰桓字拙存

人元許謙有詩

集傳名物鈔八卷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其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補集傳之闕桓蓋未見此書特仿其意耳是編分天地人物四部天部則天文時令也地部則地志山川也人部則宗廟宮室祭祀燕享位號禮器樂器兵器車旗服飾器用農事也物部則鳥獸草木蟲魚也凡為類三有三未盡詳核即以天部言之悠悠蒼天謂悠悠遠貌蒼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并莊子逍遙游篇天之蒼蒼其正色邪亦未能引况蒼天昊天昊天上天皆見爾雅釋天概弗之及其疏實甚至於蠨蛸乃引劉辰翁曰何獨非陰陽之交而虹獨以不正之氣著見於野詩之託物如此案後漢書楊賜傳曰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好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蠨蛸煉者也舍此而采宋人說陋已

詩經名訓不分卷

道光庚
寅刻本

存目

清楊國禎輯國禎字海梁四川崇慶人陝甘總督一等昭勇侯諡忠武遇春子龍衣侯爵官至閩浙總督是編蓋取便蒙為鄉塾讀本故首為輯說有陸德明孔穎達鄭樵范處義馬賁與王應麟諸家之論鄭政序馬護序如冰炭之不相容亦註列焉次詩大序詩小序而以朱子詩集傳殿之以書純以集傳為主每篇每句皆節錄集傳於其旁凡改序從序者悉綴於末又自端載有論說如采芣苢云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蘇氏以生蠶七月詩采芣苢下可證篇中宮中宮即記所謂蠶室也夙夜在公即所謂公桑也此周南為寧之意也甘棠云甘棠公偏三言召伯而周南無一用公詩公諫善於君且義係子弟也標明陸氏惟於白駒云朱子曰宜王親於始而怠於終白駒黃鳥二詩作而陸州任恤之道微矣然前所云興者賦者此者語本集傳未經出何也

誦詩小識三卷

重南叢書本

存目

津趙容撰容字利貞重南劍川人是書徵引頗博但所謂詩篇者即子貢詩傳與申培詩說同為所豐坊偽作雖不知其或出於後人偽託終以為其當理者固不可沒則其美其惑也其論閨雝一詩以朱子取匡衡之說獨得其正外此皆異說然於集傳力闢小序盡改為淫奔之詩則謂是詩述一尼而鄭風之尼尤甚一糾之頗其自為說者如卷下篇則謂文王胡商見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誦詩小識

旁之人以卷下之易采且有不滿傾筐者嗟賢人之難得必為有置於草野其文章則言弁高雖勞酌酒堪自醉惟此不遠求君賢可以懷念也世曰馬病僕痛者文王道跡之累也云何吁矣猶言為此而吁也幸而偏則謂此蓋詩國之民素得召公之至因自言我等食息行動不過草莽車馬比耳未見君子心則憂既見君子斯可喜也然而出采微厥不過供腹之資既見君子為足喜也是俱不免失之淺陋至于邶風柏舟云轉憂以爲室姜自誓

與劉向列女傳同案韓嬰此語不詳所出列女

傳衛宣夫人太平御覽引作衛寡夫人室寡形近易誤易說卦其於人也為寡髮釋文本又作宣髮若云即左傳宣姜則事實全不相符此不可不辨也又考解篇引近世某公云余試尋四川日觀山確水碾始知詩考槃義蓋槃即水碾碩人夜宿於其上此等妄談亦以證經真笑柄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誦詩小識

經部

誦詩小識

類提要十五種共二十九頁

癸酉四月江瀚

毛詩正韻四卷

日照劉餘章
丁氏刻本

著錄

清丁以此撰以此字什均山東日照人是書蓋參
王懷祖孔廣森二家分部二十二以求詩句中
之韻立例數十皆信而有徵錢大昕潛研堂
文集卷四有云詩有枕簟兮錦衾燭兮不習繁燭
韻而枕衾六韻錦衾疊韻角錦又雙聲也不取
暴虎不敢馮河暴馮雙聲虎河亦雙聲也斯論出
而詩之韻不專在句末殆是端兆者顧炎武作詩本
音以清廟一章無韻孔廣森詩聲類又以用韻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毛詩正韻

法其風雅稍異同首清廟一篇後人多不從遠
謂之無韻今以古方校之上半章首二句不入韻而漸
多士秉文之德相為韻下半章中句不用韻而對越
在天無射于人首尾相為韻此編則謂二句間四句
韻穆有又間字韻出部雅其相合間言韻陽部斯
其士德合韻之部天人間句韻承合韻真部則無
所謂不入韻且用韻甚密矣眉端劉師培注語亦不
無匡正云

石經考

一卷

石經集
函本

著錄

清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清四年
金書總目已著錄宋王應麟困學紀聞稱石經
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曹裴邕
李向成中唐李又後蜀孫逢吉等本胡嘉祐中
楊南仲等中興書初御書其書石經止六書石經
則晉書裴邕傳雖有奏修國史刻石寫經之語
蓋議而未行而石經之有考則自是書始其後杭世
駿作石經考異雖在宋淳作漢石經考異補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石經考

謂顧氏緣清書經籍志之誤於漢石經為一字為
三字未幾取決今考此編載隋志魏正始中又立
一字石經注云按晉魏二書皆云立三字石經此獨
以為二字則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要在邪
是顧氏固知三字為魏石經則一字為漢石經夫
復何疑
書衡恒傳下注云後漢書儒林傳誤三體書法為
熹平所刻此三澄世駿謂胡三省通鑑繫年揭
三字為魏所立似有理由顧氏獨不之採不知考

中國已所言之三字石經為魏所立據衛恒書勢
斷三字石經非邯鄲淳書較世駿之游移無定
其識固高出數倍矣大抵後人之書其詳密者
有勝前人者而前人所早見到移字表而出之
易可任意求殺邪

石經考異二卷

杭氏七青錦
種本

清杭世駿撰世駿字大宗號荃甫浙江仁和人雍正二年舉人乾隆元年召試鴻詞授編修改御史條上四事下吏議尋放還是書蓋補顧炎武石經考而作顧氏因隋書經籍志稱後漢鑄刻七經著於石考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據前一說則漢石經七經即志所載一字石經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是也據後一說魏石經六字而志所載三字石經止有尚書春秋與七經不合故顧氏未能取決今世駿則謂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為斷游移其詞瞿中溶漢石經考異補正以一字為漢石經三字為魏石經謂隋志止言漢刻七經皆蔡邕書豈不言三字則其下云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亦知一字非三字之謬馮登府石經攷異亦言魏始具三體隋志所併一字乃三字之誤此編屬鴟金祖望序俱主一字為漢

三字爲魏斯可定論矣今猶有力爭二字爲漢
刻者不其謬歟世駿又謂石經在漢時從事有
言七經者專謂諸書韓非云靈帝紀儒林
傳宦者傳盧植傳所云五經者蓋以儀禮記
爲五經春秋公羊傳爲一經此周易書魯詩而
以論語而爲六也羅中溶云後代稱經其不一
或稱五經或稱六經不遇爲稱經之總名耳豈
可拘以爲同異之說其言竝是詢足解世駿之惑

從前中最早者有阮元恒四體書勢及石經
恒傳辨正始乃經非邯鄲淳書并載胡三
省說計其年歲自元嘉元年度尚命淳作
石經碑至正始中六十九餘年謂非淳書七卷
確證乃又引淳傳云黃初初以淳爲博士給事
中淳作授書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
千疋度淳在當時未必甚老或寫於黃初而
刻於正始亦未可定何無真見乃爾手其他論
唐石經蜀石經開封石經愈罕後明季於石

經石派則考之甚詳故其書亦未可廢焉

魏三體石經遺字考

嘉慶十一年 著錄

清孫星衍撰星衍有為書今古文注疏已見前宋
洪适隸續所載三字石經蓋魏正始中三石本
皇祐時蘇頌得搨本摹刻於洛陽古文三百
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凡八百一十九
石為書六書及刑文侯之命春秋左氏經莊宣襄四
公經文亦有傳是編隸續遺字或合於說文所
載古文或足補說文未備尋釋字書實小
書字集原世書博士教國子生以石經說文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魏三體石經遺字考

林房業石經三體書限二年業成良有以也故就
隸隸所載理而書之證以經典字書為之釋又
其嚴可均洪順煊互相是正誠不愧今人好古美
述之志又其自叙稱方輿河陽閩中經石後世後
出人間益以擴其聞見是義先緒尚其縣丁氏藏
魏三體石經為書君頌為碑石一百二十二年世已
訖者未有今洛陽新出土春秋為書殘石都一
千七百七十一字多逾十倍億使星衍見之其歡
幸當何如邪惟叙言孔子壁中書有禮記尚書

春秋論語孝經皆科斗古文漢世藏於祕府

亡於晉永嘉之亂魏初邯鄲淳猶得目觀而手
摹之故衛恒四體書勢稱淳為傳古文又謂淳立
石失淳法則淳書實孔壁古文也淳既得見古文
所書當有他書而獨存為書春秋云此段語意
殊不明了衛恒謂正始三石失淳法則三字石經
非淳書甚明而何又以為所書蓋欲推重此石
遂致不察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魏三體石經遺字考

歷代石經略二卷

光緒九年
陳州刻本

著錄

清桂馥撰石經字各并號未谷山東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雲南永平縣知縣是書蓋據顧炎武石經考金石文字記及朱彝尊經義考諸書附以當時儒者之說而論次之上下七代為書二卷其中所列諸條分為三事一不三漢石經為二字三字二誤以漢石經為三字三考定漢石經為一字盡破從前之惑以水經以隸釋二書尤精核可據并附書使蜀方綱而漢金石記用此稱漢石經為鴻都石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歷代石經略

之誤者極詳備惟於魏三體石經引朱彝尊言曰按魏石經本屬三字惟曲論一卷乃一字兩世傳經為邯鄲所書而晉書衛恒傳謂正始中三石字石經轉失其法其非時書明矣趙至傳年十四詣維陽遊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嵇紹曰至入太學親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然則正始石經實康等所書也今考晉書儒林傳至卒於太康中年三十七始假定至於正始九年生太康二年卒恰二十七歲魏石經立於正始中至穆末

生安得有昌黎康寫石經之事邪必是傳引失

實未可據依至晉石經則恐無其事惟中涓漢石經改異補曰顧亭林石經考以晉書裴頠傳之語即列為晉石經是謂裴頠刻石為石經殆是因裴頠國學并寫刻石經缺失者以補定之有或實有別刻之意而未行故於晉書本紀附他人傳略未及豈可即據以為晉石經之證其說是也此持清顧氏之誤耳至謂唐石經據補本校勘故多不合足見其自具隻眼非盡隨人作計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歷代石經略

若孟蜀石經今劉龍乾所藏宋揭本用官禮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殘卷今經注四第千四百餘言則桂所不及見自無從論之金石經即宋嘉祐二字石經日照丁良善即代其校刻附識其後曰春明夢餘錄言大經石刻舊在汴梁金人移置於燕今不復存蓋燕之石經即宋汴學二體石經楊南仲所書者金人但移禮記春秋等石餘者仍留汴學後或移於他處今詳符為有用易殘石可證然則燕學石

經既非金刻不得曰金石經此尚可補正桂書者也

石經補攷十二卷

道光八年刻本

著錄

清馮堂府撰登府有三家詩異文疏證已見前是書共七種國朝石經攷異二卷漢石經攷異二卷魏石經攷異二卷唐石經誤字辨一卷後蜀石經攷異二卷北宋石經考異一卷南宋石經攷異二卷桑溥石經刊於乾隆五十八年即長洲蔣衡所書勘定石依用成石經參以各善本多所訂正彭元瑞曾撰考文提要十三卷以證校正所自當時因急於告竣未及盡攷嘉慶八年奏

議重修後命廷臣廣攷以期盡善故前後揭本不同此編從攷定石本以各石經洎宋本攷證昭同監毛本之謬間采提要及阮元十三經校勘記以數其同異七種之中以此石經詳善然蔣衡書法雖工疎於字能如以塘代塘有遜咸通之類尚未能糾正又洪适隸釋所載漢石經殘石無周易故此惟錄陸氏釋文所引石經擊辭先心一條以陸氏隋唐間人所見必盡平石刻也近歲出土漢石經殘石有周易文言臨觀噬嗑賁利五卦

遺字則馮所未見也儀禮載洪氏云石磨滅字
畫比他經不暇白竝無古文之異故不復具釋云
近歲出土漢石經殘石有儀禮鄉飲酒禮僕者
降帝今本僕作適鄭注今又適為僕此其鄭
注今亦馮所未見也魏三體石經汝陽新出土者
亦係為書春秋然皆隸隸及蘇氏氏刻所無
至唐石經誤字辨則以顧炎武全
石文字記所勘未盡而其間亦有斥為誤而誤者
蓋同李昭德校勘焉石經則毛詩而外僅

周禮殘碑左傳殘碑為書述字論注遺字而已
今虞江劉世乾家藏宋揭本用官禮春秋左
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殘卷今經注四
萬六千四百餘言恐後世蒐羅莫以加矣北宋石經
攷異據馮序稱吳山夫金石錄載顏賈親向開
封府署掘得嘉祐石經書有用易二碑升國華
鼎鼎濟五卦及繫辭前七年尚書三碑存牧誓武
成洪範旅獒金縢康誥酒誥方而迨畢為書阮撫
中州詢之開封守官碑已無存惟陳留僅周禮

卷一及卷五中數石錢氏大昕金石文跋尾所
言亦同考開封守官尚書經殘石自第十
幸在醜不爭至第十四幸居家理陳留周禮
殘碑則共有十二石近已移開封矣南宋石經在
今杭州府學當馬時雖存八十六石禮記
已漫漶馮就所可識者共異同開采遺字之見
於他書者補之蓋其於石經用力可謂勤已

石經考文提要十三卷 咸豐元年 成都刻本 著錄

清彭元瑞撰元瑞字芸楣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謚文勤諱乾隆五十六年有刊立石經之役總裁官六人和坤金簡彭元瑞王杰劉墉董誥也夏高宗幸避暑山莊元瑞不與隨扈命以天祿琳瑯所藏宋元槧本與監本坊本校勘同異是書即成於此時高宗親題卷端馬據吳振棫重刻序云石經成文勤晉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石經考文提要

保和心曠之招門下客撰考文提要舉正類駁彭說謂蔣恆書無誤於是數盡去彭糾正者而以原字補之是亦石經一轍聞也篇中如易否九五繫于包桑監本包作苞謂包苞也古通用易傳并此作包鼎祚旁人本最古元至善堂九經本亦作包今從之案周易包字凡九見康石經包苞錯雜考之說文則字不同各有本義文選曹元首代論桑李善注云鄭玄曰苞植也言聖人乃自繫于植桑不亡也又京房

易傳注載陸績曰苞桑叢桑也鼎祚旁人本固古鄭陸不更古邪若書有亂十人豎本亂下有臣字謂此文改經凡四見此與論語泰伯句同經典釋文於論語以出子有亂十人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是場臣字自論語別本始也劉宗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色美也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也劉敬叔七經小傳曰或云古文無臣字如此則不成文斯語似可參兩無臣曰天疾威以本作是天謂陸孔因時各是一說唐成漢人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石經考文提要

箋李居最古今武英殿本唐石經宋本九經南宋中丞相岳珂本葉小曼召曼皆云是天疾威此獨云昊天疾威為知非承上文而誤邪若曼召曼是因是者胡不可改作昊天乎儀禮鄉飲酒禮賓鄉服以旅賜監本賓有服字謂武英殿本素還云注云今文曰賓服鄉服則知鄭注古文無上服字矣今從禮經傳通解儀禮集說鍾人倅本倅阮元儀禮石經校勘記云其元石經校勘官時所著其於

此文則以教本作賓鄉服刪上服字彼以鄭注
 今文曰賓服鄉服其經文無異二者必有一誤
 故刪去經中一服字耳不知經文有重刻及諸
 宋本為證皆作賓服鄉服其作賓鄉服則無佐
 證蓋注中今文本作賓鄉服三字斬一服字耳未
 敢以注中斬字刪經中正字也擬從石經近古
 其說於義為長蓋書固有[]舉正所糾
 亦未必果當然有嘉慶丁巳就讀宮吳所藏
 弄考燼宋元本之可據者賴有此二編而存
 正未可謂脫視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石經考文提要

儀禮石經校勘記四卷 石經集 著錄
 清阮元撰元有三家詩補遺已見前是書蓋
 乾隆五十六年元以庶事府庫事元石經校
 勘官所作儀禮一經漢石經僅有殘字難校
 全經自鄭本作注參用今古文後至隋末唐德
 昭始作釋文校其同異今釋文本心多為唐宋人
 所亂唐開成石經所校未盡精審且多朱墨補
 刻及所人補字之訛宋張淳校刻浙本去取復
 據臆見此編總漢石經殘字陸德明釋文唐石
 杜佑通典朱熹經傳通解李如圭集解張淳識
 誤楊後園教經公集阮元原本欽定義疏武英
 殿注疏諸本以及內廷天祿琳瑯所收諸宋元本
 曲阜孔氏宋本徐而核之經文字能擇善而從又
 博訪同時諸儒虞東和是如得以為細之故為
 庶子通人者則用戴震說賓服鄉服卿大夫
 則用劉台洪說脊脅脇肺則用王引之說喪
 服傳刊去四十字則用金榜說故進循後序
 韻雅顧亭林張縉若正之於前金日進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儀禮石經校勘記

之於後乃參閱未詳終非善本循因阮氏增其推重是編尚非阿好之言也

唐石經考正不分卷

乾隆庚戌自刻本

著錄

清王朝樂撰朝樂字

江西萬年人

編卷首胡樂自題謂舊唐書以開成石字

非書法主後數十年各儒皆不究規之以為無異今

詳校之始知洵如劉氏所議而聖經本真沿臨於

刻刷斧棄於墨守藉斯石以考正者亦自不鮮

善顧氏所舉之繆戾則多屬明王堯惠等所補

非石經本文朱氏所辨之爾意其所閱本皆裝潢家

屏入補字者是以淹洽如寧人竹垞亦遂未遑詳別

也其論頗為持平以篇中皆印本文數其點畫凡

字句之增減衍脫與今本異者悉著錄焉至旁注改

錯各文體諸淆亂因併著之亦多所辨正嚴可均

唐石經校文書出較晚朝樂無當時名故知之者鮮

其中如坤五靜而德下旁添注也字謂多經添注

字有題繫本文者有見釋文別本者亦有今不可考

疑古有所本者大抵皆後重加鑒校人所定必有

唐以後好事所為注者必非一人一時為之或疑宋

晁氏據蜀石經師倂則大不然蓋晁氏所舉蜀石經

師多今固未盡添入也即此一端可以觀其考
正之不為矣

唐石經校文十卷

四錄堂類集本

黃若錄

清嚴可均撰可均字鐵橋順天宛平人唐石經
立於開成二年至今雖然獨存此天地間經之最完
最舊者也經之有版於後唐彼時依石本句
度鈔寫相沿迄於是今人所讀者無論非漢魏六
朝之舊亦非陸元朗孔穎達所據之本句皆石經
之句字皆石經之字讀經而不讀石經非飲水而忘其
源乎至唐石經之失則在奉當時誤令書盡合古
書則信傳孔本禮則用玄宗所改月令雖不足所

古證以迄今謬有餘也是書之旨蓋欲為今版
本正其誤者唐石經釋其非為顧炎武補其惑凡
石經之廢改者旁增者其今本互異者皆錄出
并據注疏釋文旁稽史傳及漢人所徵引者為
之左證而石書孝經附其後焉又其謂近人治經
好依說文改字然經以真寫而欲離純以篆不可通
也故斟酌於篆隸之間云隸省云隸變云隸俗
云隸借至并非隸所有者乃不成字云不體此尤
其校例之可法者矣第篇中所舉石經亦有漏奪者

書立政印宅曰三磨改作即宅曰三有呂刑官万族性
万磨改作伯時數。墨葉濟不濡軌道本軌
作軌衡門可以癰飢監本癰作樂广似是後
加鑄者禮王制千里之內以爲御千磨改作十乘版
小記通歸不爲姑後者姓磨改作冒易春秋哀十一
年左氏傳然則正字正磨改作止爾雅倅倅也倅
磨改作拜略舉數字以補其遺於金書大能無
傷也

北宋汴寧龍石經記一卷

六藝堂
自刻本

著錄

清丁晏撰晏有尚書條論已見前北宋汴寧篆隸
二龍石經據應麟玉海曰至和二年三月國子監丞
言國子監刊立石經至今十五年止孝經刊畢堂
論議見書錄未就從近限畢工餘經權器由是
而三則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記春秋
孝經爲篆隸二體刻石兩楹當在慶曆初年
矣又曰嘉祐三年五月王洙爲大理丞楊南仲
石經有勞賜出身六年二月國子監言年澤幸友

直篆石經畢詔補試將作監主簿五月以同篆石
經殿中丞張次立監丞除蓋畢工於嘉祐六年
也漢儒如顧炎武萬斯同朱彝尊杭世駿雖嘗
論及俱未之見則其佚久矣是記作於咸豐丁巳
晏從淮安書肆得見墨搨殘破石經末葉篆書
一行正書一行卽此汴寧石經墨搨以歸黏綴各四
大冊紙墨極舊以爲乃元已前拓本汴石刻之至
有者洵人間之奇秘重可寶也遂州何紹基既
賦詩以張之漢陽葉名澣後爲之跋今人貴

地劉世所志感有許書石經原本不知其是所
收何如是謂宋史及五倫載仁宗石經蓋孟子而
以本殘存有之足補文籍之闕事用成石經及經
典釋文俱無孟子許書以孟子列於經是表章
孟子自北宋石經始東桂穀歷代石經略引孟師
聖記曰惟汴京舊有之經論諸孝經原本乃近代辟
雍之所藏者後各處遷徙而後毀其殘缺漫剝者
蓋不啻十之五六今參政公也先帳本見一見而病
之慨然曰完復為已任不數月而後還舊觀太為通

子七篇徧閱遂為不復讀四書而游於大義者也
欲置而期會拘迫有司謹為後圖用
考石經原無孟子故宋史玉梅步不之及且宋史藝
文志孟子為在子類則許書石經無孟子斯
尤其證而此本有之安知非元人修復石經所
增置者邪

漢石經攷異補正三卷

通園叢書

著錄

清瞿中溶撰中溶字長生又字木夫江蘇嘉
定人諸生例授湖南布政司理問是書蓋
為補正抗世駿石經攷異作大方以為世駿
之書雖分門詳辨而惑於前人謬論及魯斯
同說反以三字不經四十八碑為魏石經其
言支離外謬殊不足準且於石經殘字其今本
之異同獨不置一詞洪氏隸釋所載遺文皆棄
而不錄故為此編補而正之其第一卷則備載

隸釋石經尚書魯詩公羊論語儀禮漢碑考
訂類為詳審多二卷則辨漢石經並重及
注疏本之同異兼采眾說互有證駁又篇中有
云周金匱錢氏沐家有尚書洪範篇七十八字
君奭篇十三字魯詩魏風七十三字唐風二十一
字儀禮大射儀三十七字聘禮廿八字公羊隱公
四年傳十八字論語微子篇五十七字堯曰篇
三十九字又盡毛用有無不同之說及博士左立姓名
十八字今五百餘字并洪氏隸釋所無其本心不

知所從來後翁闕學方綱合黃山松本參刻
於南昌則予皆未之見也今考錢本石經或謂
即所贗作中溶似亦疑之近歲新出土者有
易二石魯詩二石儀禮二石春秋經四石公羊傳
二石論語二石校記石都千一百四十有四言原石
存是則前人所未見耳

魏石經考二卷 廣倉學居 著錄

清王國維撰國維有洛誥考已見前是書上卷
居漢石經之數石類考魏石經之數石數考漢
魏石經之本考魏石經之古拓本考魏石經之文考
魏石經之題考下卷為魏石經古文考魏石經書
法考故考魏石經以此編為最詳矣其中以丁氏
殘石考定魏石經每行字數即以其行款排比魏刻
殘字俾殘石形狀悉可得而圖其字所當繫之經
文亦可得而定既為圖六附於卷末後從隸續次
第錄之而分注經文於下於是臧琳孫星衍二家
所理書者其分者有以證其是者其不合者亦得證其
非矣又謂隸續所錄雖寫刻多謬獨足證其是丁氏
殘石因脈絡惟汗簡古文四聲韻所引除見於隸續
者頗有為書春秋左傳二經中所無之字跡亦可據以
石後錄其尤其慎也

唐石經圖考不分卷 漢晉書 著錄

清魏錫曾撰錫曾 未詳舊事書

文宗紀開成二年冬十月宰相判國子祭酒鄭覃

進石經九經一百六十六卷又鄭覃傳曰覃長於經

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以漢博

士相沿疑多改正律及宿儒與學校正以籍惟後漢

故事勒石於太學水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是創立

石經實由覃建言也唐石經今在西安府學一石

於韓建之築新城再石於嘉靖己卯之地害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唐石經圖考

不與漢魏孟蜀諸石經同歸湮沒亦勸矣碑雖幸

存字多剝泐且日事推石推毀尤在志中是編特

就其本完備者圖之較之祖金石萃編於字數年

月之外增多最後勒狀嘉慶以前未見者錄其各

經字數雖以零緒摹拓而前後經文以白可辨因知

周易定石即當書首石毛詩承書三經承詩蓋書石

每以一卷均分八列石之旁不容列者併後石跨書

既於後石前段書畢上列後於前石後段接書下列

列盡卷盡界綫提寫經之承經猶卷之承卷蟬聯

而下不可離析工人於兩經聯合之三分卷二紙取便

題弄經後字數適在其間條理更清遂至其拓

或又更拓而彙裝之混淆滋久 既得而經既不確

據後就各紙石理端審今合依原居圖以訂其編之

誤論是以存古制而益後人也 又謂經記後編寫

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而止凡百十四石自左傳起下接

公穀春秋論語爾雅至後年月銜名數狀而止凡百

十三石此疑當時石分東西配合均平故以張唐之書

附東列之末非精實左傳前也其見者是共圖八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唐石經圖考

每紙皆記其起訖計二百二十七紙云

漢石經殘字考一卷 石經彙編 存目

清翁方綱撰方綱有詩附記已見前是編所載
漢石經殘字據翁為書三段第一段盤庚中至
盤庚下二石編之間空一格以洪氏隸釋驗之則每
行失去下半第二段洪範較洪釋每行多數字第
三段君奭則第一行多出洪氏三字第一一段盤庚
從黃秋金齋藏本末行凶德綏績四字則秋金
本無之從松江王氏抄得孫遜谷藏本有此凶字
及三丰字又見如皋江氏重刻本則僅有惠字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漢石經殘字考

古書是以分別錄之如此洪範君奭二段皆金齋
錢氏藏本也案錢氏藏本亦有魯詩魏風魯風
儀禮大射儀聘禮等字隱四年傳論語微子篇
曰爾金五字徐字并隸釋所無初不知所從來或云
即錢沐雁作疑義錄所又翁於公羊殘碑謂據
此若本則知古本經自多經傳自為傳非若今所
行板本之附傳文於經內者也不知清書經務
志云三字石經春秋一卷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經
傳之分固有明文矣今新出土之漢石經可資

考證者甚多近特歐陽洪書家所不及見翁
氏亦未之觀詎非後人足以傲前人者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漢石經殘字考

漢石經殘字澄異一卷 家刻 存目

清孔廣牧撰廣牧字望塘山東曲阜人是書
表者有儀徵劉壽勇序云漢熹平一字石
經有闕經典文字甚巨就殘字稍完備者論之
尚書則在東晉古文未出以前也詩則齊魯韓
三家并存而以魯為主也公羊則兼嚴顏之異
同也論語則皇邢未作疏以前本也單文復字之
尚每異於六朝晉唐諸本可以由隸變上推篆籀
下正俗別音訓句讀多賴以存焉表微扶佚之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漢石經殘字澄異

石經之學蓋莫古於熹平矣其言是也此編即
取石經字異於他本者條舉件繫疏通證以凡
師授之殊古今文之別通段之歧轉寫之謬頗
能別白衷於一是然如殷庚予不枚本不
作丕今用江聲集注方疏說謂當从石經作不
克黃氏易所得宋榻本正作予不黃氏正則校舊
抄本轉釋作不未足據依奉今文丕作不猶大
誥爾丕克遠省不奔用今文丕作不也左丕不同
字但此從今文作不於義為長耳又白女罔台民

校本作曰無戲念今謂台即念之有說文念从
心台聲故得借台為之斯言當矣後引劉恭
寬曰民疑昏之有借台民即念昏校本作戲念
文異義同是則失之罔念民者言君臣當勤以
率下漢曹翽敬隱皇后頌殷庚儉而弗怠用此
經文孫星衍今古文注疏云方言念失也宋魯之
間言汝毋失民之說疏通正無取破氏為昏也

經部石經類提要共十五種計三十三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漢石經殘字澄異

癸酉五月江瀚

漢師傳經表一卷

壽標堂 叢書本 存目

注吳之英撰之吳字伯錫四川名山一優貢
生王國運弟子好大言為文銀澀是編於洪亮
吉表齊詩補任末景鸞韓詩補召馴楊仁
張之然洪表齊詩蕭望之上有白奇此乃道
之考漢書蕭望之傳稱其好學治齊詩師同縣
后舍且十年以令治太常受業後事同縣博士
白奇是白奇傳齊詩史有明文陸德明釋文序
錄六缺載殊不可解也其春秋表謂漢書儒林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漢師傳經表

董仲舒于胡毋生傳中改云仲舒著書稱其德又云
董生為江都相自有傳與他傳叙弟子例同蓋不
知董學所出而闕入之也史遷稱言春秋于齊魯自胡
毋生于趙自董仲舒蓋漢初公羊先興實三家同之
異時同業非師弟也其言是已公羊末葉有五經止
載許慎蔡玄二人如張霸博覽五經姜肱博通五
經申屠蟠博學五經張衡通五經劉淑明五經
李固通五經樊英兼明五經韓說博通五經井丹
通五經俱見後漢書列傳板帛及不已疏手

書經詮義十四卷

清江按撰跋

自序二一在雍正癸丑一在乾隆癸酉大

旨以朱蔡然朱當疑晚出古文此則信之
甚為卷首上書學源流謂劉向別錄班
固藝文志范曄儒林傳所稱古文為書
者實皆張霸之偽書非安國之古文也蔡
陸德明釋文序錄云張霸百兩篇文志漢師
成帝時劉向校之是後遂毀其書是校古
文者向也誠百兩非古文也向也安國而撰別錄
仍取張霸偽書者手漢志則言古文為書安國
獻之連亞蓋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古文校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儒林傳則先言得遺書
十餘篇後乃言張霸作百兩篇而為之詁詁極
後漢書儒林傳載尹敏楊倫
而丁鴻傳則云從孫期用所以及周
相傳受歐陽書者
趙月皆要古文楊倫傳末後云扶風杜林傳古
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傳鄭
玄以解由是古文者書遂顯于世然則馬鄭所
傳出于杜林以彼通識何致以民間偽書仍為
壁中逸典邪
子亮舜以來所傳心法推此主說發揮至三
千餘言竊竊志書曲幸堯之德以欽為首欽
敬也賈逵新書修政語上篇舜曰舜得以敬

也大雅之美敬止大戴禮記武王踐阼
篇解尚父道丹書之言曰發勝怠者志勝
敬者誠信以敬為堯舜所傳心法不更有
據乎其大江雖依朱子猶有山海經為證
至改文東述北舍于滬為東述
北舍于漢使與東北舍于汶一側然後接東述
澤為彭彭與東至于河看件例而以東
為北江入于海終導江文善東為中江入于
海句則又因重出而又訛北為中實古人傳寫
之誤斯則僧妄其色類洋行漢
論界于考訂惟涉及政治亦佳有見到之
語但猶不封達何能井田不井田安問
考校策終不脫頭巾氣殆當服文時
代不免為風舍所囿歟

尚書大傳考集三卷楊士奇
清華堂重校撫重垣字澄之浙江烏程人
是編成於陳壽祺大傳輯校之前雖
雜采眾說亦就孫虛見自本參稽
卷首載其父燠序纂實承父
也其序於序傳自漢人氏為漢重訖少昊
執事之立也謂以上數條蓋因堯典而述述之孫
氏乃列三五傳冠諸序傳前則漢藝文志言
孔子纂書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固無當先
經立傳矣七政布位日月時三五
星時之紀謂堯夢得曰伏生大傳言不雅馴
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以金匱作於周公以後
其誤為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余
謂布位一條已以日月五星為七政業說非也其
說註允殷傳說命謂伏生曰授與然大傳引
書高宗梁周云確是說今傳文則意
疑伏生亦見古文逸者為所誤以此說疑
乾之行傳夏侯勝當車諫昌邑王事則大
傳之作未必盡出於伏生也執高宗梁周
之言以為伏生曾見古文逸不備也

尚書今文二十八篇解不分卷

道光戊戌初本

清楊鍾泰撰鍾泰字碩菴山東招遠人嘉慶六年舉人大挑知縣是編專釋書今文二十八篇程題在編其是直解表聖賢之心通彙眾說之粹粹伏生名尚書功臣以又為伏生功臣大易言其以今文二十八篇乃設虛字解作俗語期於易曉而後已其添改之字用圈識別非俗語所從通者則不為解設用方識別除其異同意仍從文其方圖實屬創格篇中亦解鈔何文思四句曰其為人也欽敬所哲文章外著而音思內涵安其意焉

尚書今文二十八篇解

兒其某也兒手其某也其謙也其克謙也其光被於四表猶言四極格至于上天下地他亦大率若斯蓋誠懇所訓蒙之本非學者清經之書然每篇之後皆附錄古意且載異文舊說以備參考亦頗不陋則非三村家塾之所可及

尚書小札二卷

寶樹堂遺書本

清郭夢星撰夢星字西垣山東濰人以舉人養親不仕好讀書是編於尚書今古文不甚區別然亦頗疑晚生受如大禹謨則謂典冊也所以記事謨謀也所以記言旁為典冊為謨大禹謨篇末及於其位征苗二事則記事之文非謨能且虞書成於夏史禹乃夏之先也列其言於謨得毋有不為年武成則謂武成一篇不足取信者多矣不第血流漂杵一語也用官則謂治神人治以上馭下之辭神人曰治似未允協且釋之官命名之義惟第宗伯不言司冢冢統百官所理者眾不能名司宗伯所典無非天地宗廟祭祀之事不敢言司也不敢言司而言治此後出古文之難以盡信處是皆能獨抒己見又謂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福威為人主御下之柄然應福者福之應威者威之仍視其人之自取人主何敢自作威福哉因對臣無有作而言故曰惟辟作也無遠以萬民惟正之供蔡傳謂文王為西伯所統在邦者有常供引春秋貢霸之章有送使之制為證義恐未確庶邦者是小國焉周附庸焉傳貢賦不能自建於天子方伯代達文王則年取其正供不受私道也若謂諸侯方伯例有常

尚書小札

供是以大臣受小臣之賂遺世近世之陋規相若
文之必不出此其說立正惟於時則有若保衡
引顧炎武云尹在湯時未為保衡至太甲
始為此官謂太甲篇首即言惟爾之不惠于
阿衡說命三篇若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先王
折成湯也顧說恐未確太甲說命皆晚出
此則仍未確無惑於東晉古文也

尚書札

尚書逸湯誓考六卷

同治壬申秋
西華堂刻本

清徐時棟撰時棟字同叔浙江鄞人道光
間舉人是書為烟嶼樓經考之一大篇以
為伐桀之誓在今尚書第一一篇其文首尾
完具焉得更有散佚見諸他說乃用秦人
所引湯誓者居然有出今文外者其為別自一
篇而非今湯誓中供語概不知也蓋今湯誓
為伐桀之文逸湯誓則為禘早之詞荀子
大略稱湯早而禘以六事自責通鑑墨子所
引未知得源於上句相呼應自論語堯曰
為朕躬有罪無以累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
國語周語上而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萬方無

尚書逸湯誓考

方有罪在余一人及墨子通鑑篇凡子綽子伯
氏順民篇凡五見是不手後之議論者無不以
予小子不即為南湯伐桀告天之誓以此其謬
誤實始於孔安國論語注然注但謂此伐桀告
天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而自以為義疏者謂
伐桀告天是墨子所引言則墨書具在何可誣也邢
易疏則曰湯誓與此異而不知湯誓是舜之誓
作其辭甚為明晰又謂伐桀誓者墨子所稱
夏罪一則曰有夏多罪再則曰夏氏有罪聖人以
天下為一家不忍夏民之受虐故必征正其罪所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者也此則伐桀之誓今各
討論起見今此誓不稱夏罪而忽曰朕躬有

罪又忽曰萬方有罪又忽曰萬方有罪一在
朕躬然則當日大興問罪之師將往而伐朕
躬乎此語解順足息君象更援禮記坊
記引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
罪紂克予非朕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以勝
不勝者有罪無罪而非以空言歸罪於己
也歸罪於己無伐人矣是六快論至因惠棟
九經古義以論語予小子云為成湯大早時
并以今所傳予人湯誥如敢用吉牡等語乃
大早詳禱之文皆以今中所論合遂謂此時
治漢學者必以定字為巨弊則亦畫同之
見殆未足為定評歟

書事逸編卷之七

高貢章句四卷

味義根齋

清漳樓撰漢字

湖南湘潭人是編

據卷首自序蓋成於咸豐己未其謂參眾
說綜輯羣書推表山川古今名勝而訓詁
之然後此書首尾條理分析脈絡貫通州城
山川皆昭然可見云云頗自矜詡顧所取非博
以采胡渭錐指為最多雖間有駁正仍不免
沿誤焉貢水道之大者莫如三江九江於中
三江則本王夫之說據國語及漢志以華湖
東出之水及雲澤下流之委江為江東江
為南江而今之大江為北江此所指北江中江
皆與通源道江經文不合大江則取錐指引
山海經江洲漫沔之風交滿湘之洲是在大
江今間以為九江在洞庭之證然郭璞傳謂
九江今在潯陽南江自潯陽而分為九皆東
舍於大江書曰九江孔殷是也則洞庭非九
江可知又謂東江北舍于通江常作漢蓋東
陵在今武昌府嘉魚縣魚嶽山故以通江漢
之語耳蓋其辨錐指言嶠夷在漢樂浪
之夷郡界夷州首書嶠夷既略則朝鮮句
要諸國而時夷皆在青域謂兩貢於夷
州特書島夷皮服可知遼東朝鮮不屬青
州遼東朝鮮與夷州隔越巨海在夷有斷無
合於夷州之理而得以朝鮮之地當夷州之

岵夷乎又辨錫指以積石在西羌塞外謂
歐陽志固地廣記云班固所載張騫窮河
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此移名通
流其言甚正觀鄭康成云之老山在鳥鼠之
西而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是漢人積
石在河關不在塞外凡此則胡氏之失咸
確有依據云

禹貢章句

尚書周誥考辨二卷 強勉齋

經籍本

陸彥謙存撰謙存字

安徽銅陵人

書為存撰洛誥而作以宋朱熹呂祖謙致

疑辨而晦亂已久迄無定論乃反復尋繹

伏傳鄭注證之以伏傳四年建侯衛鄭注

居攝四年未作新邑之解作為根據謂經文

凡曰大邑皆指王都凡曰新邑皆指下都王都起

四年三月成於五年下都起五年三月乙卯成

於六年召誥起於七年三月丙申即康誥之

三月武生魄也五年追叙四年之文此皆史家

叙事文義錯綜處然非伏生分年之確據儒談

經之精亦無由研窮及此又謂召誥言未者二

尚書周誥考辨

足證五年在洛故曰來也洛誥言未者七足

證五年在洛皆在洛之事設王不在洛不得言

來矣其說豈俱有是至以康誥乃寡兄勛為

周公自稱此洛誥顧政不暇語意正同是雖不

名無理但傳以寡兄指武王固自可通似不必

易若謂洛誥朕後于既辟後白也則一書辟

法必持以明堂之法白之也下言考朕昭于

刑乃單文祖德鄭氏以文祖為明堂誥中所陳

皆明堂之大法此其發端也康書正義引鄭

云文祖者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

也皮錫瑞考駁之曰鄭以文祖即明堂本為

書帝命既緯書雖其今文義合然可以解竟

典之文祖不可以解洛誥之文祖者虞曰文祖
用曰昭堂云不應近舍周名而遠陳古制祖
文宗武雖在昭堂然以此經文義論之其昭堂
無涉其說是也且後子昭辟中又曰其基子作
民昭辟如云作民昭堂之法得無甚不切耶漢
儒古義皆釋後子昭辟為後政或後令為後令
已非斯文創解愈失之矣

尚書周誥考辨

尚書故三卷 相城吳氏

清吳汝綸撰汝綸字執事南安徽桐城人同
治四年進士官直隸甘肅州直隸州光緒
中自諱開缺聘為保定蓮池書院院長旋
以京師創設大學堂給五品卿銜充總教習
汝綸嘗從曾國藩學故治經亦以訓詁為重
是書為釋卿士師一非度謂廣雅師一
衆也漢書敘傳高平師一則非罪義韻孫
師字子張是師一有張修之義也釋非我
一人奉德不常寧謂廣雅奉持也奉德猶
云執德此皆較舊注為長其議論尤有極
而者如以史記述為書字異端照父曰或史公

尚書故

所見別本不同或古今文字異或改用訓詁
言志有今而改者讀之當有辨漢書言史公
從孔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段玉裁乃云
文字仍依今文陳壽祺又云今文中有古文漢
段氏以方為古文旁為今文此後世不合此皆
強生分別今文古文矣古文書多異字鄭君所云
一經之學教家競競不專是今古文異也且如
漢書所載史記之文多有異同豈史記亦有今古
文邪是說一出可有無數轉轉公而中亦
可得而言其謂欽所文思安欽聰聲近而傳
欽所書序作聰所子書美新云欽所而古公以
欽為聰也今此並易順鼎經義述古接說合

然子重美新不足據後漢書陳寵傳書懷
注引尚書考靈耀曰堯聰昭文塞日晏
差可為證然馮衍傳注引考靈耀仍作鈞
也所改昌言謂仲此是斯并同柯劭之云
馬通假詩卷言頌之篇子引言作馬
案言韻與馬通昌言見上文此若作斯汝昌
馬思不成文理無益于既引史記無禮于華
謂說文豐行禮之照禮從豐今于此徒以豐
為禮自傳寫者誤作豐而說文之豐遂不見
經典矣無曲豈于章道戒近小人也此說非
史記殷本紀帝祀母豐于章道案陽云祭祀
有丰無曲豈殺之禮於是以致章道則史
記固作豐不作曲也思曰審謂終錄說苑
作容者皆皆之誤殆非春秋終錄五升五事
篇引思曰容即釋之云容者言無不容也
說苑君道篇亦曰云大道容眾大德容下其
非誤字曉然我則鳴易不問謂焉不問者
甚言無人也謂無友聲之才求也詩伐木之記興
猶此矣是尤失之孔子亦嘗言鳳鳥不至若云
無友聲之可求將何以處召公耶汝綸以古
文名家而說經善此是亦難能矣

禹貢正解不分卷
江蘇華亭人
用之書僅三十餘種於有數說互異者祇審
定一說以歸省約而後初學之意無不盡善博
搜精擇正未易言耳其凡例有二篇中注
釋多本前人然如吳楊士昌美荆之三邦豫
之河澤孟豬梁之和表所雅之志水虞崇法之
東陵各就地勢疏證不釐舊說今檢其書
以鳥夷皮服海曲曰鳥皮夷也郭驛之傳衣
之夷者此東北鳥夷捕貂名業而獻皮服以
自效也鳥夷之書林類勸河上貢貂各族所居
在濱海之中有庫桑島桑島夷皮故
服史記夏本紀張守節正義曰括地志林鞬國
古肅慎也其國南有白山鳥獸草木皆白其
處山林去氣極寒者穴居以深冬去至接大林養
豕食肉衣其皮是括鳥夷在吉林屬有據
郭驛及庫桑島一說則非且吳州無貢選之
文表氏本非州內不制其貢以此言貢貂乃近世
似非禹時所有以荆之三邦為三苗之邦三
苗國名不得曰三邦以東陵為今魚陵磯在
防湘縣城陵司則緣謂大江今湘江大水所
合故云然至其以道水涑導江於海末三句
可疑然仍隨文為解不敢創異則亦不為愆

詩問一卷

賜觀書

注江陵侯瑛字若文號銀

長洲人順治十二年進士

七年

文鈔注四庫已著錄

形易書詩春秋三禮喪服咸有發

以文名於世是書為

周禮而問雖作

惡疾則是二南不得居正風也

後逢慶鳴刺馬則是慶鳴已下不得為正雅

也然當考

燕禮之所

騶虞采蘋采芣芳皆大射所用以燕節也

詩出於周周之作則當成書盛時其能

飲燕射者果何詩也豈皆有司失其傳抑

鄉飲燕射之儀至周衰而漸備其

彼說詩而不協於儀禮射義者

毛氏有取焉

人也先儒蓋辨之文在上而繫

是以子而據父之美以目而據君之美也

人意也少孝言其化自北而南

二公者則臆說也此其去取俱非

子未嘗刪詩則朱韋尊言詳美其辨以

時義執執思文三詩當緯夏

樂謂

孔子子夏不言儀禮左氏傳不言後人何從知

之吾不知從信之自是正論惟以南陵白華

未由有步曲有聲無辭雖說然

聖詩乃不歌而聖之詩即鄭氏儀禮所云以

聖吹此詩以為樂也既名之詩其有辭可知矣

此篇不以考據為重乃如論詩教則言溫

手教尊而不引孔子與觀者怨及授

以言論聖人錦注詩則第云或以為德

而不引孔子思無邪語是其治經不

太甚乎

詩問

朱子詩義補正八卷

光緒三年
重刻本

清方苞撰述有周官集注詩四章總目
已著錄其所著書除所傳行十六種外尚
有漢易保子詩尚書偶筆是編為其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弟經刊行當日印
本無多流傳幸廣先緒初南海馮煥光乃
取桐城葉敬孚手抄本重刻其中議論雖
多醇正亦在有不合事理者如燕先君
之思謂古人相愛以德愛之真則憂之深
以莊姜之賢雖戴婚相信之久而其別也
猶勉以先君之思若懼於歸之之不終者憂
之至也不知莊姜本以思先君之故勉戴婚

朱子詩義補正

以討賊復仇不曰勛仲氏而曰勛寡人以自立
言之妙豈有戴婚之於莊姜者懼其婦
遲之不終者乎載馳控于大邦謂許大夫
止夫人之行必曰吾將為控于大邦此許人之所
思也故夫人疑之曰控于大邦果何所因何
所至乎爾無我尤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也不
知控于大邦者許夫人之志也夫大邦即齊今欲
赴齊齊固以紓衛難其亂之何望望其
禍之何以其大失君子毋以我行吾偶不如我所
思往以控于大邦為許人之所思失其義矣夫
其大義謂云道朱然於道大略為女同車
風雨同舟皆取小序又集傳從劉敞鄭樵

以望詩八篇各有聲無辭方則云虞書詩
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無辭則聲無
所附不能成樂調孔子既祥十日而成笙歌
笙而曰歌有辭時矣春秋傳宋公享叔孫婁
賦新宮新宮管也為無辭則何以為賦其
論甚確足正朱子補其所以作補正之微
也歟

朱子詩義補正

詩陸氏疏二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清焦循撰有詩經補疏毛詩物名釋已見前是書蓋以陸氏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一刻於陶宗儀說郛一刻於陳繼儒眉公秘笈一刻於毛晉汲古閣津逮秘書察而核之為外相承次序凌雜所係後人撝拾之本非疏之原書也特據毛晉所刻之本參以諸書而考訂之篇中如參差荇菜傳其行接余也謂陸氏名其書曰義疏所以疏毛義也故毛訓行為接余則自接余居疏汲古閣刻本加符一名接余五字於首失陸氏本義今刪去之其他轉析多類此又謂陸氏為

詩陸氏疏

毛詩學故於篇末敘述毛詩本末文雖殘闕呂氏詩記所錄尚可見其一二今汲古閣本卷末列鳥詩齊詩韓詩毛詩四篇其鳥齊韓三篇別無可攷大抵鈔龍溪漢書及釋文序錄而毛詩各篇係迹顯然時九江謝曼卿至惟毛詩不立博士耳皆鈔龍溪後漢書儒林傳文璣吳人有鈔范氏書之理邪其辨甚明洵無媿有以古人有蓋後學焉

詩音表一卷

錢氏四種本

清錢坫撰坫字獻之江蘇嘉定人乾隆三十九年貢官陝西乾州直隸州州判少詹事大昕兄子江寧府教授坫是編凡表二十有一其自序曰詩序云情發乎聲成文謂之音聲謂之成文者言商角徵羽也鄭氏以為宮商上下相應單出為聲雜比為音一語律則律亂律不正樂亡詩即樂也故言詩者必攷律而言律者必正音正音者何先變聲變聲者何兒聲也凡少人之以兩字相續者非有所本古人皆以手送或以其形或以其事或以其聲皆肖之耳故兒者意也取其志之所

詩音表

似也又曰然之言如也亦近似之辭也凡古人言然如皆兒聲後聲既著實出送收聲之始發為出從為送終為收五聲者有出有入從者有收則有三類是為三聲又古人送聲同送定同字林同林密亦同古人因其同而聲以之重焉徒如謝女之道通矣三聲既著實通聲通聲者侯音侯何侯謂而聲侯音生聲之母諸聲為子母以侯子也故大為侯音大之言化聲促此而化也故金為牙音木為音音土為音音水為音音四方必主音于侯者猶人有五臟皆主心于心中居中央為大也何以通之此出送收皆協故通之侯無出送收者

凡天下之舉相似者侯而已矣音有南北至
侯而通人辨音齒唇物或無之侯則物通之
亦無異焉通音既著矣本類聲字商角徵
羽各自為其類也本類聲既著矣末音來者
聲之歸宿凡人生而有聲侯音即具而峰宿必
於來又聲之所自生也此其所論不可謂不
精矣雖然古者之變由來已久詩人之音皆
本自然易言有後世之字母在其于中或以
六朝以後之音法上純周代為見其能盡合
耶詩音之正既未易言而欲因以求三代之雅
樂思終難夢想矣

詩音表

毛詩天文考一卷 廣雅

局刻本

清洪亮吉撰亮吉字稚存號更生江蘇
陽湖人乾隆二十年進士以一甲二名及第
授翰林院編修是編考毛詩天文以三五
在東毛鄭皆云二心五嚙公而中謂令四士三
星外又增三星謂以天文之學古今如今緣
無定規天之遠鏡故不見心三星外之三星
誠無足怪又謂之令也蓋以柳為五星天文
志星經皆言柳八星後之所屬星者皆以
元命苞為非天文志星經為此則星經三
五不合至云或謂心之東是其次相連者亢氐
房也心三星亢氐房各四星合而言之十有
五故曰三五此釋三五者十有五說雖異亦可
通其於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謂董
仲舒劉向於春秋日食皆繫之以事應殊
不知春秋因徐乖次史失其官而漢儒之占
驗何陽焉劉向無論矣仲舒稱漢儒儒仍無
端妄說侯後世司天家奉為典藉豈不惑哉是
謂仲舒洪範災異等傳悉可廢也是尤快
論蓋其非都衛之域鄭齊魏唐秦陳楊曹魯
商之說具列分野諸星其系雖古然以今考之環
海六洲除中國皆無其分野寧有是理乎益百
二南書釋天亦言分野並無取焉

毛詩馬王微四卷

嘉慶十一年刻本

清臧庸撰唐有韓詩遠說已見前是書名曰馬王微者馬謂馬融王謂王肅也其要馬說僅見釋文者七事見正義王肅引者一事其餘皆王肅說附孫毓毛詩序故孫馮翼以為其家著述重授之梓可謂承其高祖父琳治經尊鄭黜王此編自序乃曰毛傳簡賅鄭王申述其旨不待偏廢東漢之際解編通古今文學者馬季長鄭康成父子雍二人而已特肅族鄭名高欲掩其上唯恐不勝故及時興又造孔子家語及聖證論以難之故不足取耳試平論之肅之書不優於何

毛詩馬王微

休趙岐何晏王弼杜預范寧諸人邪此雖其所著拜經日記不無自相矛盾然亦不失為公論又曰題曰臧氏不名者古人謙抑稱氏以別他族而不敢顯然自稱其名如書稱孔氏詩稱毛氏詩箋世徒稱鄭氏春秋左傳稱杜氏公羊稱何氏此其比也是則自欲妄擬先儒謬為之說耳

經部書類提要十五種共二十四頁

壬申十月以翰

洪範原數一卷

藏書本

清呂調陽撰調陽字

四川彭縣人

編題曰原數者罕聞發篇中謂原數自伏羲時有八卦之行二圖又皆兩所祖述云天錫者如傳言天錫其書之意乾金在銘似水也洪範書數內外皆象故也九疇象井田也其釋天錫理甚正以洪範書數內外皆象故九疇象井田殆不免墮文生義又謂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事次三曰畏用刑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四用移類次八曰思用庶徵次九曰罔用五福威用六極此大疇之綱

洪範原數

一五行九疇之目皆兩所叙也五行之事之敷言皆兩所演也至五極此下五節其子之言也類皆人所共知無待煩述至解者終命以考者傳緯之義尤屬附造無稽此後鯢洪範圖說相較雖同一言數似尚微善於此焉

韓詩外傳校注 卷附補逸三表

歲補遺

清吳崇輯崇字仲宣安徽盱眙人

光緒年舉人官至四川總督

是書原題新安周廷案校注然中有武

進趙懷之校語周廷案三書之出雖先後一

年實而不相見蓋由吳氏輯入故改題焉

用氏以大戴禮記呂氏春秋列女傳說苑新

序等書校本文間用己意疏之趙氏後利

文選注初學記太平御覽援引本文各條

補其闕略正其訛謬其有功外傳者遂在周

氏之上也吳氏此編以周氏本為王采趙氏

校語臚列於下字句之異同考證之詳略均

韓詩外傳校注

兩載之不加論斷然有周趙俱失者茲舉

其一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

自親也衛女何以侍編於詩也周氏引毛詩

序云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

其母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也誓而弗許

作詩以終之按傳則此毛詩同義也此語殊

誤蓋所稱衛女者許穆夫人非共姜也故下

文即引載駢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

不憾我思不遠是其所證趙氏校語謂今孟

子外書為正公傳載之以衛女不知是詩何篇

所引載駢不可謂不指此其說亦非列女傳

仁智篇云許穆夫人初許求齊求之懿公

將許女因其傳母而言曰古者諸侯有女

子也所以苞苴且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

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多權

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雖是四方之故赴告

大國矣在不猶愈乎今余近而就遠離大

而附小一且有車駢之難孰可與慮社稷其

後君人攻衛許不能救許夫人駢馳而告衛

侯因作載駢之詩高子謂婦娶非已所自

親其指此何疑邪詩四章所收外傳之通

行本不免謬脫且無補逸故讀外傳者當

以趙三益齊本吳氏為最善焉

韓詩外傳校注

詩經協韻考異一卷

傳經堂

宋輔廣撰廣有詩音于同注四章
總目已著錄是編蓋以爲宋集傳作
其闕雖左右采之謂采舊叶此禮反永
嘉陳璘器之云協禮當作後古者謂禮
不後所謂禮者儀也吳氏用古者今韻書
禮後不同韻善角禮字恐人作此者誤印
與友字音不叶不若用儀字之爲分曉篇中
於協韻多陳氏說不必盡是也何彼標天
謂古詩本作禮從衣陸音說文衣厚貌二字
不同弱虞壹發五祀謂注祀牡豕北曰祀恐
當作北濤清方秉蘭今謂采蘭水上韓詩注

詩經協韻考異

采作東南有嘉魚嘉魚謂鯉質鱗鱗
肌肉甚美陸說作鱗鱗肥肉美此其形集傳
固時有糾正似雅暖妹奉先生言
者四庫總目詩音于同提要頗引武
夷山小史殘美詩以譏之母乃過斷

詩經杜言一卷

傳經堂

以陳第撰第有毛詩古音考注四章總
目已著錄第之論古音實開顧炎武江永
之先雖後來愈益愈密而創始之功
不可沒也是編雖題曰詩經杜言所說
皆近屬廓如曰詩三百篇字龍天地業播
古今而本物性賦切治體總統理性闡揚
道真廓乎廣大靡不備矣美乎精微靡不
貫矣近也宏遠遠也宏深靡不盡而意無
窮云云歷舉諸篇亦頗多標以虛言了無
實義其十仍以論音爲長然如謂自周至後
漢音已轉移其未定者實多思考說文以

詩經杜言

公得聲福以偏得聲聲聲斯以其脫以元
多以以濤臻易秦蘭填者真者讀旅漢讀
矣猶讀田以讀也又我讀俄也故義有俄
音而儀義因得聲矣且以我讀俄我讀
俄之類例之我可讀平也又疑乎可讀何
也故亦有阿方而讀錡因之得聲矣且以何河
柯柯何何奇何之類例之可讀平聲也又疑
疑乎凡此皆毛詩者也說文之書讀多此時也
爲爲漢中斷矣志獨取之以讀詩豈偶也
哉此言在今日固人所習聞然當時時勢
得手詳見毛詩古音考前不贅述焉

毛詩證讀不分卷

自刊

漢成學標撰字鶴泉安徽太平人
以舉人官河南涉縣知縣學標著有漢
學諸聲是編論考亦以諸聲為主通用
漢儒讀書之法但有後例大旨取譬况卷
首列諸詩或問有曰佳發於聲成文謂之
音即今所謂韻古人為詩者以聲成後人
為詩聲為韻限又曰按之三言偏無不同者方之
一定不得而岐也按之三言偏無不同者方之非
一定不可得而執也十五國之風千百年之久欲
以一議定之亦論古者之未通於方矣其說

毛詩證讀

謂步無所為韻顧炎武廣韻正東燕之
辨失之太拘周頌烈文辟公惠我無疆謂
顧氏公理各自為韻歌詩音節既欲就彼又
欲就此恐無是理魯頌閟宮末章謂
陌鐸昔藥四部分隸音讀錯雜後人廣轉
通叶蓋諸聲之學自魏晉後失傳久矣均
極有見至其言古者大抵近儒異者如
風親結其儀九十九其儀謂此兩音流轉相
近編儀字从今誤亦合後世韻書支歌分
隸誠多事耳又缺我錯四因是化亦我之
嘉謂釋文錯或作奇則此亦可誤儀嘉
讀姬此可助固善據澤邱則記謂相鼠詩

儀監皮為叶東山詩儀與福叶斯于詩儀與
謀叶若法為延知切似而末為不可之論小
雅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謂地褐今從本
儀此可釋顧氏章句正謂斯于五章褐不入
韻之惑商頌景員維河受命咸宜百禎是
謂河有美音易包萊用焉河不遐逮列
女傳魯秋胡頌以河入之微韻監空何字並
可斂讀从祈此亦可為儀儀字从今讀之證
但其以漢唐不可休息水經注司馬縣王
莽之息音也息輕音司可監思叶不必改字
則殊未必然雅息思思通惠棟九經古義已言
之考曰徒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

毛詩證讀

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
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
休思字為韻二字俱作思孔疏甚確且王應
麟詩考韓詩正作休思陸德明釋文謂或
作休思此以意改爾非也又齊風盧重環注
正作鏐亦誤雅白孔六帖引詩作鏐說文
金部無鏐字惟玉篇有鏐云胡閑切初無
訓蓋俗體也此書凡例稱詩無達字間有
所見錄於上方今上方無鏐殆刪之歟

刪之歟

毛詩名物圖說九卷

乾隆辛卯
坊刻本

律條鼎指鼎字字實夫號雪樵江蘇吳人
是編所輯名物實圖於上分別注釋於下
有一物重出不復圖說有同物異名者如黃
栗黃鳥東山言命有用南齊斯七月言斯
之龜無圖而有說即附其末有同名異物者如鵲
巢之鳩為鵲鵲之鳩為鵲鵲將仲子之
杞為杞柳南山言杞在彼杞棘為棘杞集于
苞杞言采其杞開有杞棘為枸杞此澤彼
之蒲為蒲竹入辛類不係東蒲為蒲柳入
木類各分圖說大率據山海經暨齊宋本
羣鳥或亦備考州郡志謝主人其用力

毛詩名物圖說

不可謂不勤然如鳳麟物虛莫觀其狀
雖有流傳終難據信為黃鳥黃鳥可云舍
黃而伐木鳥鳴雙鳥第以言鳥鳴未必是
黃鳥旋丘流離鳥也圖西謂之流離大
則食其母今俗呼鳥為貓頭鳥圖殊不似
野有死麋之虎犬多毛者也虛令之虛田
犬也異名同物殆近之乎出若何彼標矣
之華謂法者浪有標為常標者誤且法常
標為棠標者則又誤矣是說亦不遠然爾雅
釋木有棟栳栳注有棟似白楊江東呼夫
栳說文木部栳棠栳也則許以栳栳為棠
栳說文類聚引詩夫栳栳之弟也栳栳

蔡之失道夫栳之華字不煒也南本三家
蓋以栳栳故李善文選注引詩
栳栳棠栳非誤讀也要其部分所列使
於觀者見因可為多識之一助焉爾

毛詩名物圖說

詩志八卷

嘉慶四年
家刻本

清牛運震撰運震字

山東濟陽人

嘉慶首其子鈞例言有云詩之章法句法難

有孫月華錄伯敬詩評本猶謂因文見義

也此編於詩之章句間舍其語妙者其聲

情因而識其旨歸又於前注之未安者正之

未備者補之今閱其書實則仍不脫明人孫

鍾鑑惺酒何嘗能得詩人之志邪其於

經文每加旁圈尤乖說經之體篇中如謂

以窮究淑女二語已足使極正大慈慈不必更

加奉神靈正綱紀等語悠哉悠哉可乎等勢

一賜一頓一曲一直唱歎深長令人精神消魂

又謂為之聲兮三句為萬草出蔚在目

三句娟娟先悅害於害否二句乃換二韻

一叫一收風綢云絕俗游衣峰寧作結正為

治萬點染生色餘波迴照有不可不難之

妙即此閣雖萬草之句可與其餘無非

學究評詩文伎倆所謂於前注已未安

補未備者求之全書蓋劬手不可得也

毛詩補禮六卷

自刻
本

清朱漢撰漢字理堂安徽歙人歷色世

禁著有毛詩禮徵凡分四十二類是書

成於道光十七年書在其後故卷首王蔭

本森序亦稱及世禁之書此編依詩次第

之大抵根據毛鄭亦不能無誤如邶風綠衣

箋云綠兮衣兮者言綠衣自有禮制也前人

已以按之而議性情誤今更申其義以禮

姪婦二貴賤之次恐愈非矣小雅

傳婦人五日御因謂此所五日一

御通及庶人取以證禮其實此詩當以鄭說

為長箋云婦人過於時乃為時五日六日者

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時今六月

猶不至是以憂思故朱集傳云去時之約

耳傳既失之而孔疏且紛紜於天子諸侯大夫

進御之同異抑何可笑乎鄭集傳傳婦人

葉親庶人之葉也特極言其物之微薄何

當以全詩皆言庶人之禮鄭集此於傳中以

君子為庶人之有服行者實與庶人思古意不

合今乃謂此所庶人字孰取以補禮用

鄭集係也實至加冕著備醑醕之侯物倫

而禮重天豈其然魏源詩古微據後漢

書劉昆傳以此詩為古人樂射之樂章雖

屬雅信古者禮不下庶人其非言庶人之禮

則斷可矣大雅文王凡周之不顯亦世謂
時仕者世祿取以證禮世卿自
是先王舊典不始於東周漢世卿者乃公羊
之非春秋本指是也見世卿固自古
如此而漢世卿者春秋之微言大美稽儒
鳥足以知之公劉乃述其舊執事于室酌之
用範錫山何新國報禮樂燕居臣性用亦
魯用範取以補禮馬瑞辰傳箋通釋曰
說文禮告祭此造字疑禮之假借
藝文類聚引說文祭字先曰禮後曰祭玉
篇禮字祭也彥韻補祭字先此漢或謂
禮之有然則古有祭字先之禮可補者在此而
不在彼也又如鄭風子衿青子衿傳青衿
青領也學子之所服此言學校學子之服
可以補禮大雅韓奕韓侯領之傳顧之
曲顧道義也此言親迎曲顧之義可以補
禮乃考遺之何邪

詩氏族考六卷校本

詩李超孫撰超孫字春輝號引樹浙江
嘉興人乾隆六十年舉人官會稽縣教諭
是書以詩之為經草木蟲魚則有疏名物
則有解地理則有考而詩中所傳之人則未
有纂輯成書因取詩人之氏族名字博考經
史諸子以及諸儒所著述并刊因之世次伯
人之行事莫不搜羅萃萃俾詩人美刺之
意愴然可憐而觀感焉然其中亦不無欠粹
當虛處亦謂同唯后妃太姒也者幸好述蓋
思得女以爲后妃之助善以淑女爲后妃君
子爲文士則失之矣考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
詩氏族考

前已有伯邑考計文王未取后妃之時年尚
幼仲官中乃先有琴瑟鐘鼓此其宮室之盛
且思其配至于展轉反側母乃遂之蓋平叔
氏敬辨之最居確當此說蓋或于鄭箋不
知鄭雖言夫婦不言嫡妻且未必定指文王
太姒也即以文王論之大戴禮傳文王十三生
伯邑考十五生武王今考史記管蔡世家武王
同母弟十人克殷封邑十人叔冉季皆少未得
封是太姒之生伯邑考武王生季冉皆相
距乃五十年當有是理乎禮記文王世子言文王
九十七年而修武王九十三年而終其說不可信
金縢祥通鑑引竹書武王崩年六十四則克商

時年五十有八耳逸周書卷邑解王曰嗚呼且
 維天不享于殷發未生至今六十年以是推
 之可證竹書非謬郝敬之疑不辨自明矣又齊
 侯之子引申條說簡令引子貢傳說亦云竹書
 不足據而仍采之何也據有次公子頑載鄭
 箋宣公卒惠子幼初至子母生
 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幾
 說蓋本閔二年在傳然錢大昕潛研堂文
 集據漢書古今人表以戴公為黔牟子
 文公為戴公弟作衛文公非宣姜子辨其
 論至確山有扶蘇子都子充引宣氏坊謂子
 都乃公孫淵字子充乃瑕叔盈字皆世族之
 賢者謂宣坊偽說雖不足據然考隱十年左
 傳則子充與子都皆鄭卿之勇而有特略者
 以是斥昭公之狂狡而思見此兩人其說似相附
 合此亦深信宣坊大惑不解子都為公
 孫淵字為有杜注可憑假叔盈之字子充有
 何左證且子都忌賴考叔先登自下射之顛
 可謂賢乎可謂勇而有特略乎出車南仲
 謂毛傳之殷王南仲文王之屬鄭箋西伯以
 殷王之命其庸為將率其眾宣王時特甚
 若藥南仲為宣王時將不第漢書文公表
 作南仲豈不戾方叔同列史記而叔傳及桓
 寬錄後而皆以出車六月為宣王時詩後

漢書馬融上疏亦云獫狁侵周宣王中興
 之功赫南仲載在用詩焦山無專鼎有司
 徒南中之文羅士琳據銘者唯九月既望甲
 戌七字推得在宣王之世皆其顯證若謂
 武南仲太祖以宣王時太師皇父已子南仲稱
 太祖安得各室之時將毛誤解太祖為命將
 于太祖之廟故致紛紛其實鄭箋建曲不
 如毛傳之正白虎通義謂魯曰魯人于祠者
 示不私人以官與眾共之義也封諸侯于廟者示
 不自專也則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
 制曰爵人于朝與眾共之馬融曰命卿士南仲
 太祖世祀祭統曰古者所君爵有德必于太祖
 君降立于阼階南面而所命北面由是若執策命
 之班義當本三家孔疏申鄭引孫毓異同評
 云古之命將皆于廟初未有於右穆太祖之廟
 者然隱十一年左傳鄭伯授兵于大宮杜預注
 大宮鄭祖初安是命將必于廟初乎南仲那
 正考父謂古者男子三十而娶曰考父生孔
 父嘉為督所殺無慮四十一年矣自陽至
 襄又歷二十之年之久正考父是時尚存已
 百有餘歲安得至是而作頌此豈非允召
 公壽乃九十餘歲公年百八十歲鳥知言考
 父不如是耶凡此之類雖屬可議要其大致
 完備足為詳詩者論世知人之助焉

毛詩國風定本一卷

鶴壽堂叢書本

傳不著撰人名氏葉舊唐書太宗本紀曰貞觀七年十一月丁丑頒新定五經顏師傳曰太宗以經籍去古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所著正統成奏之太宗後遺諸儒重加詳議于時諸儒傳習已久其非之師古輒引旁宋以來古今本隨言曉各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顏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今學考焉新唐書儒學顏師古傳大略相同孔穎達所稱定本即指此也是編蓋據正義所列定本輯為一書其中頗多遺漏如采蘇公箋主婦髮髮也正義本作髮髮故正義曰定本作髮髮是也俗本不同山有樞傳考擊也正義曰今定本云其鼓弗考注云亦字大田傳濟雲興貌正義曰定本集注云濟陰雲貌靈壽傳錫大鐘也論思也正義曰定本及集注錫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不第是也且正義定本五有短長善不加考證何取焉之歟

詩說一卷

傅月山房叢書本

清陶正靖撰正靖字穉東江蘇常熟人是書多不以毛序朱集傳為然但仍是空言說經如謂閨帷因正風然以為氏仇之說謠則義無不通者必歸于后妃定為字人所作后妃所作則輟輟而不可通者多矣又謂葛覃卷耳朱子以為后妃自作蓋以親賢之禮故傳舍耶則為于中谷采芣苢于周行以后妃之貴將其儀衛往耶抑徒行巷陌與民間女子不殊耶序知其不可通也則以為在父母家所為嘯大邦有子託體二尊矣案書生家法恐未可以度量宮闈也其說實似是而非閨帷之詩鼓卷耳之金罍豈豈尋常民間所宜言至於刈葛采芣苢特詩人託以起興不必真有其事且古后妃之志所以後世宮闈變量之其辭將何子謂集傳以名淫奔之詞固非舊說莊公許祭仲而陽拒之思也然此詩乃叔段所厚愛者有誨止反謀善教叔諫其比也子曰叔而曰仲謬其詞亦以明有兄也自注春秋之義曰非行也武姜生莊公及段則段正出而仲此誠不根之論又解生氏謂后稷之教棄經固明言之經曰先生如達羊子之生胞仍完具墜地而後母為破之故其生也易稷也

達蓋藏于胞中形體未露也是以無涕聲
及轉徙數處鳥去而吟蓋至是始離于胞
在既生數日之後也然則前此之疑而棄之
乃人之常情何怪乎是殆與經不合經
曰居然生子在誕實之臨產之前則既已
是子非胞猶未破可知后稷何以致棄惡則
白列女傳及鄭氏之說無所易矣惠周揚詩
說不信姜嫄無夫生子然取子書相比因
此而破之則馬

詩說

詩傳補義三卷

家刻

清方宗誠撰宗誠字存之號柏堂安徽
桐城人咸豐二年舉人官直隸秦州
縣知縣宗誠本以道學自居故治經不尚
考據是編以義理為主其謂詩十二
國風無重學校者惟魯頌有思樂泮水
之篇然鄭風于穆刺學校廢非重學校乎
雖朱集傳以爲淫奔之詩其作白鹿洞賦
則云廣育於之疑罔樂者義之長育固
非當不從序說也且其有甚不可者如以
蟋蟀詩爲樂有命今手中可以爲法出有極
則近于曉達後世如太白詩多本此意然足以
開放肆縱欲敗度不可爲法此則都於己柏堂
疑經矣果若所言則昨之展轉反側不亦閒
沈迷女色之風乎惟其於毛序朱集傳無
所偏袒較之尊朱摘毛一味空言者尚
覺差優耳

詩傳補義

詩序議六

觀象廬
叢書本

清呂調陽撰調陽有洪範原數已見前
是書於詩有從毛說者有從朱說者有毛
朱俱不從而自創為新說者如云擊少利
公子頑也干旌美使臣也薄大跡諷莊也
有女同車睦于齊也山有扶蘇刺陳侯也擇
今要王室也狡童思睡陳也寒雲謀成于陳
也手陳人未諱成也東門之墀許陳成也風雨
門忽辭昏于齊也十畝之間趙宣子思靈輒
也葉思思遠賢也終南考新有也東門之
池勸許鄭平也東門之楊鄭人責言也凡此
之類要非逞臆至其以茅甘逸書之今解作
釋以實似字食之宜于今本釋語為釋字語
李後儒遂為本名作釋作字不知所據何本
又以睨睨睨睨睨睨睨規矩之規睨睨睨睨
也此更不詳所出然其謂采薇出車秋杜三
篇皆宣王時詩文王雖有伐大戎之事而獵
旆無所文且文武成康亦皆無戎狄之患而詩
中所稱南仲者監章武之詩合班固人表宣王
臣有南中博古圖有王命南宮中云文中仲
古字通南宮武止稱南如南宮縚字子容論
語止作南宮是也茲其考證自有詳明抑詩
序以衛武公刺厲王今考國語楚語皆

衛武公年八十有五矣猶嚴傲於國曰自卿以
下至于師長士而在朝者無謂我老而舍我
於是作詩勸以自儆章昭注曰昭謂勸詩大
雅抑之篇也然則武公年垂殆作抑詩又記十
二諸侯年表武公和元年宣王之十六年其去
厲王已遠抑詩作於晚歲則去厲王更遠矣
孔疏疑者近刺六遷就詩序之辭武公當日
目擊幽王之失遂將與何必進取厲王而刺乎
篇中題目刺幽王尤為有識儻能盡去不根
之論斯無愧善說詩者矣

經部詩類提要十五種共二十一頁

詩序議

壬申十月江瀚

詩經說鈴十二卷

同治壬戌刻本

清潘允博撰允博字澤農山東夏津人
官湖北知縣是編卷首自序云漁獵前代之
經訓鳩集先儒之緒論其說詩精核者為
正說其說相發明者為輔說其經義可以
備參說論可以資取者則為案說至唐宋
以後不經見之說本擬不錄或曰擇其近情
者載之誠以多見而廣思以相引而伸未始
非要蓋之益也因別各異說他若遠可通者
句讀異同可備參訂者則別看附說焉其為
說鈴而也東陽陳法言子為曰好說而不
涉什凡說鈴也注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令大雅

詩經說鈴

若輯漢宋先儒之說而題曰說鈴得毋要乎
其中每篇正說多列王本凡例以爲其善近古
者有師承可爲典據然齊魯韓三家遺說固
未嘗不近古亦未嘗無師承而概屏爲異說
何其偏也乃如子貢詩傳申法詩說方所重
坊偽書焉經采入下至胡文英年廷相說
大都皆文生義臆造之備錄之非徒用所
謂大惑不解者與

詩細十卷

自利本

清趙佑撰佑有尚書質疑已見前是書
蓋因後漢書儒林趙晁傳曰晁著吳越
春秋詩細蔡邕至舍稽讀詩細而歎息
以爲長於論衡竊取其意以名焉公卿中立
說不主一家如謂有女同車以下四章十古完獄
也鄭也本正但弱耳非有大惡何致屢詆譏而
反然爾于突如傳至以發章斥昭公則尤甚
矣宜朱子之章而不用而概謂之淫則又難免
於惑此不徇毛公不徇朱公爲持平之論然
其有女同車之章忽也山有扶蘇則莊公治
謀之不臧也釋分昭公出奔也狡童則祭仲也

詩細

義雖多通經家凡例推謂世儒動好得異釋相
鼠以爲怪最釋碩鼠以爲獸鼠或足之惡非
之大率聖伯之慢也詩人取喻何必不恒也物
亦以人家者耳碩則其中大者而相乃訓視
漢儒簡而不似後世紛紛故可貴也是條所
見珠卓又謂疏有足補疏者及者有過於
阿諛而失之者然美甚於椒聊疏如碩女無
朋傳明比也之南孫疏並謂無比例也後則作
比用之比謂極叔之德平均朋黨孫疏非之
正義乃爲之辨云此言桓叔之異利昭公之惡公
不待阻也傾宗爲桓叔罪且桓叔別封於泂自
是鄰國相陵而得美其不臣書義若此斯尤

有識全祖望經史問答曰桓叔至武公祖孫
三世錫十一年丁力而得晉帝由晉之遺臣故
老不月易心故耳詩序又記之言謬魏源
詩古微曰此詩彼其子于孟謂大宰五正之
徒皆忠焉以拒沃異人滅二君後主一君其
桓叔介大節無朋黨之私有從焉之忠也其
說均允魏又傳毛序箋疏於鄭忽焉昭周內
唯恐不深於桓叔武公疑信唯恐不力今考
箋疏實如所說其敗論人致然歎

詩仙

詩疑筆記七卷 嘉慶甲戌梅
清夏味堂撰 味堂字澤人江蘇高郵人

是書號宗毛傳往往有不得毛主意處如
閔幽淑女傳言后妃有閔幽之德是幽閔貞
靜之善宜為君子之好匹此所以淑女屬后
妃乃以為說未分明而謂大序之說為允不
知此序上下不相應其云是以閔幽樂得淑
女以配君子此淑女自指后妃即繼之云是
在進賢則謂后妃淑女淑女當指嬪御
於義不貫魏源詩古微疑為衛侯所附益
良有以也山有栢栢與栢栢傳妻亦與也
謂毛傳為誤妻與相反見我與者舒而到

詩疑筆記

之妻者斂而攝之爾雅釋詁妻斂聚也小
雅角弓式在妻驕鄭箋妻欲也未知說文
手部接與聚也傳訓妻為與是妻即接之
省傷王伯引詩姜氏作接首者不得毛意
者其辭伯兮為王前驅謂鄭箋接從王伐
鄭之事核之地勢鄭在衛之西南安得云
自伯之東手然錢澄之田間詩學書曰周
家東遷天下稱居東周之東猶言之周
則可釋斯惑乃因此遂以詩中文字不
協天子於是北門之事適我王事敦我
鸛羽之王事庶幾無衣之王子與師當以
王為君上通稱謂王號本屬天子周自平桓

以後天子隻與列國等王可降而者風則諸侯可進而稱王且援左氏傳春秋楚子也不得不循其國之故而稱王孟子對齊梁之君亦不能獨異以是為證據已甚矣楚及齊梁之君豈得稱王若衛若秦若魯若時何者魯稱王邪其亡則諸侯多矣如魏明王事靡監謂監與苦字通用詩意蓋謂王事不敢憚勞雖無所苦其力不能力田以養父母何義國之有不若王引之經義述聞以息訓監之為長也生民載震載戰風雨來也其言常南然驚風雨破風而雨雖未鄭箋但亦驚憚之義耳至其以羔羊五純之義為象詩義記

詩義記

英師之似緣者采之其車三千隨車千師數稱師非稱車俱有依據可備一辭蓋味先生當漢學極盛之時而據日染究其立言說經者異也

三百篇原聲七卷 梅氏書 經刻本
清夏味堂撰是書總論一聲通說三百篇聲證三周頌聲證四三百篇字代聲證五五言韻譜六毛傳證七其總論有曰說詩者欲友今從古謂不著是則聲不諧不知詩所以歌也以三百篇與秦漢詩例觀則不諧引之於歌則無不諧矣文字後起而聲居最先故曰必求其原又曰三百篇聲可以類聚可以部分此其全書之大旨也阮元序雖稱其剖析入微真有吟待胸臆調鍾唇吻之妙然後之言有異稟神悟者莫能盡解余不敢以鈇根膠附知者之列王引之書亦稱其統全篇而歸之一貫自是以後今韻之異於古者不待枚舉而舉古韻之異於今而為韻者亦不至眩且怪矣然後云引於韻曲之趣未之尋討直據生平橋味之見以概碩儒之說十分而得其三固未能盡識也阮元於此偏似均有微辭今錄其書以待後之精於聲者有論定焉

毛詩說三十卷

嘉慶二十一年自刻本

法孫壽撰壽字顯桑浙江平湖人也書
蓋欲為毛氏作墓志其自序稱至政易鄭
箋處時有難之語非憎鄭也以為不如是
則毛義不可也乃同卷說閨離篇即大矣
傳意不唐毛而申鄭何耶閨離首二句
傳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谐又不淫
其色慎固幽深若閨離之有別焉然後可以
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
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又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傳曰言后妃中閨離之德是也
則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好逑蓋以后妃當

毛詩說

淑女其為言夫婦非言嫡妻昭然可見後云
言后妃之德和諤則出閨處深宮貞專之善女
能為君子和好眾妻之怨者十皆化后妃之
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鄭說其傳旨迥異
注謂后妃如是則出閨之善女配于君子無不
宜也宜則好陰匹陽故稱好匹者非位之
匹敵妻進御于君所即女匹男陰匹陽或以止
后妃可匹文王妻卑不得匹君者非此証非毛
而申鄭手抑更有傳無所文而曲為之說者
鄭風有女同車傳多曰親迎同車也初未
注乃謂下彼美孟姜彼者別
指之辭此同車指陳女可知今以鄭公子忽

急

逆婦為在春秋隱八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在桓
三年齊侯欲以文姜妻之自必在前及敗戎
師又請妻之則在桓六年距鄭莊卒尚
隔五年若國人當忽不啻于齊之時即知其將
致見逐而先刺之恐無此理迨後已見逐然後
刺之於事何濟此本傳可疑況追咎於
前娶之不啻不更逮於人後乎其它大都
順釋傳義罕所發明殊無可取也

毛詩說

詩雙聲疊韻不分卷 道元十八年 廣州刻本

清鄧廷楨撰延楨字嶠均江蘇江寧人嘉慶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官兩廣總督奪職戍伊犁旋起為甘肅布政使再授陝西巡撫是書成於任粵督時在安邱王均毛詩雙聲疊韻說前自顧炎武著音學五音方大猷江戴孔段王陽儒起益暢一厥旨顧皆言古音而不明言疊韻惟王引之經義述聞僻古詩通處有韻首言在夷也陝西而為二韻所謂通者二韻者即疊韻也蓋聲之義則尤罕及音聲之類人皆發之然錢大昕常語沈休文不識後

聲其義新錄中書以古人名及草木蟲魚之名多取雙聲而撮舉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之多有偏以雙聲為訓詁者筆不專言詩延楨之意則以音讀詩知要韻易知後聲難言韻而不知雙聲則無以通古今矣易之故詩詩而不知雙聲則無以見詩人行鍊之精然則欲知雙聲於何而之亦仍於詩求之而已因創為此諸條今件數其目有四曰錯綜如肅、是、置、極、丁、丁、起、武夫、不、侯、干城、丁城、正、毅、置、夫、同、毅、免、武、韻、上、韻、免、置、武、夫、又、皆、置、韻、肅、起、句、首、置、韻、是、也、曰對侍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

寢寐求之參差雙聲窈窕疊韻是也曰參句如北流活、施、界、滅、鱣、鮪、鱣、鮪、揭、無、姜、雋、活、滅、發、揭、雙、雙、韻、是、也、曰單辭如蘭、明、鳩、蘭、雙、韻、是、也、王說有雙聲在二四者左一二者更有以雙聲字分用於兩章者疊韻亦有在二四在一三者更有以疊韻分用於兩句者中則皆統於錯綜一類其於詩家說互有異同虞之就侯不從韻而以江妻之韻室不從段而以孔弗為膠執具有苦心蓋非徒鈔撮條句馬爾

詩雙聲疊韻

讀詩劄記八卷

景紫堂
全書本

清夏所撰所字心伯又字致甫安徽當塗人道光五年舉人官婺源縣教諭所著宗朱子故以景紫堂其堂是書雖攻詩本而頗名毛傳稱孔子不刪詩何以有逸大抵詩逸之故有二則九夏之望皆各南諸作書於樂人本不入三百篇中樂則詩從而亡而遂逸之也一則或表亂之後失其意而單章碎句因文不能載入詩中而遂逸之也又如居書所引或孔子以後傷者之篇幸流傳人口實非三百篇以前之詩也必以爲古詩三千孔子刪之爲三百或以爲古而刪詩詩劄記

其幸一刪其句一刪其字竊以爲皆非也是說極允至論三家詩以注衡於成帝初年上疏語之精粹足並毛氏劉向傳相表裏蓋詩之在言帝時上議及宣與奉主之考疏皆精美純粹乃爲法戒韓愈遺說皆不能及此則未免少偏如劉向傳魯詩其條與異詩一事闡明詩說指斥時弊忠愛之忱溢于言表詎此衡所可及邪他若王吉

能以詩進諫三何媿於蕭翼也其於朱集傳者辨之特詳然於廢序則不置論蓋所本不信詩序故也抑風柏舟序言在而不遇集傳不從其說疑爲莊姜之詩乃孟子

集注則謂風柏舟本言衛之仁人是怨於君小集傳成於淳熙四年集注成於淳熙十六年是朱晚年因以序爲未盡可去也所治朱學於此似猶失考又於書武備南仲太祖力毛傳謂毛去古未遠以南仲皇父爲之必有所本惜古書闕如無從能證其說不知後漢書馬融傳鹽鐵論論經後儒以南仲爲宣之時人機未寓目疏已甚矣然如齊風甘燕子同夢謂夢視天夢之夢引說文夢不所也風自稱人言謂說文月居與字几部有處也尸部居路也皆本說文以申毛義確有依據不同說而魯頌駉篇謂心者萬事之綱未有心之不正而能成事者也考牧何匪其心然美衛文則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碩魚傳則曰思無邪斯馬斯祖能盡物之性必先自盡其性如此儒者無心外之學考之亦無心外之治史克作頌雖溢美然克亦必監諸聖賢之道者故其言之精美若是斯則於宗儒之藩未必果有立意耳

詩章句攷一卷

朱集傳

詩夏所撰章句之儒恆為世輕然欲治經則不可不暇章句孔穎達謂古詩只相傳未有章句是殆不然左氏傳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卒之四言矣言即句也則春秋時詩已有章句矣說文章以者从十之教之終也樂章名一章是詩之有章以節樂也句古者如鈞自漢以來讀九遇切說文釋下云讀如章句之句斯其證也編攷詩章句頗采取諸儒之說間附己意其中如鄭風緇衣顧炎武曰緇衣詩敝字一句誤字一句若曰敝子則言之不順矣今依顧說謂當作三章六句經中一字為句者甚多此詩以所樂之為奏章疊韻反復唱歎何一字不可為句魏風陽岵李因篤曰父曰母曰兄曰弟至行役為句而子季子於句半為韻各協下方猶之半句為韻也擊壤歌者何力於我哉此上息食為韻此上同今駁李說謂詩半句為韻者甚多如齊風濟東有唯雉鳴之類悉數難終而此篇實不可援以為例嗟予子前已止嗟予季前寐棄嗟予弟韻偶死上五字句下二字句何常以半句為韻此其一從一違俱極允當其它攷定大率遵此朱集傳者眾固非無是然集傳於毛

鄭時有爰易其妙者如化工之造物蔑以加矣億所謂舉之或過其實者與

詩章句攷

詩樂存亡譜一卷

宋樂志

清夏所撰是編大略以爲詩有歌有賦有奏有舞有箏有瑟之不同歌誦之詩頌在學官學士以辨肄業故至於今不廢奏歌誦詩樂人職之不領在學官學士不以時肄業故樂亡而詩亡此之俱亡偏檢周禮儀禮記左傳凡曰歌曰賦之詩無一不存曰奏曰箏曰瑟之詩無一亡騶虞采芣采芣所以不亡者其詩列二南之中二南者房中雅歌之詩也善觀者則亡之美新宮所以不存其詩主於下管笙解職之聲宋公何賦以享昭子而非學士之所肄業也昭乎此而後知夫子未嘗刪詩也至詩書無詞

詩樂存亡譜

楚詩雅頌自有其詩非七月之所餘分亦非楚漢載文之所餘假是說殊有見地諸中所載賦詩見左傳者五十四而新宮本管詩茅鴝鵒之類矣不可攷其餘無一存者笙箏詩見儀禮禮記者凡八篇今無一存者者笙詩見于周禮者凡三篇今無一存者由此觀之其言不信而徵乎雖然詩存而樂則亡之矣矣宋書樂志稱騶虞文王伐檀四曲至魏代尚存左延年改騶虞文王伐檀二曲晉爲勸進除夜鳴雀爲歌辭是古樂遂亡矣宋開元御飲酒禮其所奏樂有雅詩六風詩六宋趙彦肅所傳風雅十二詩譜云即開元

聲也朱惠儀禮經傳通解曰古樂有倡有和倡者發歌曲也和有能其聲也詩詞亦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改失其傳而世美補爲此故也若但如趙謫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一可歌無復樂制之嘆矣夫豈其然疑極是近代劉陽邱穀士著樂譜專名孔廟祀典雅樂具諸儀禮所用諸詩然亦以一聲叶一字恐而落韻趙謫耳陳澧東塾讀書記考攷世無成於樂之學深以左爲罪據此卷終之無與乎之感乎

詩樂存亡譜

詩經集傳校勘記一卷

吳棫堂

清夏所撰朱集傳二書誠有如宋王應麟所傳閱意眇自卓然千載之上者且訓詁多依毛鄭每有勝傳多處是編卷首識語以說詩集大成推之亦似太過然若陳厥源之肆志駁斥尤不免其誕之譏其所舉不能累夜家伯冢宰吳天泰懷美其適峰天降福德降于卿士六詩篇中既一一辨之又稱朱子集傳有所知經文之誤而不敢改者如不可休息毛傳本作思案此據孔穎達正義朱子從毛訓思在漢有解女工又引吳氏曰韓詩作思而不敢擅改經文息作思也有從他說訓經而不敢改經文者如上帝甚蹈依國語作神假以謏我依左傳作何以恤我而事皆改經文蹈作神假謏作何恤也何獨至此六詩而改之其說可謂明析矣今考吳壽暘拜經題跋記嘗見宋本詩集傳經文悉與善石經同此更可知夏說之一證焉

詩古韻表廿二部集說二卷

吳棫堂

清夏所輯是編卷首自識曰廿二部集說者集崑山顧氏亭林致安所江氏慎修金壇段氏茂堂所郵王氏懷祖所江君晉三五先生之說也自宋鄭牽分庚韻為詩六部表雖具梗概而已顧氏博攷群編釐正庚韻撰音考五書遂為言韻者之大宗嗣後江氏段氏精益而補并補顧說之所未備至王江兩先生出集韻等之大成矣爰斟酌五氏以君之說定為二十一部竊謂增減之說不無後減凡自別手五先生之說者皆異說也篇中卷上凡五表一宋鄭氏六部表二

詩古韻表廿二部集說

崑山顧氏十部表三婺源江氏十三部表四金壇段氏十七部表五歙江君二十一部表又高郵王氏析脂部去入之至齊質揚等韻為一部說卷下則列之部幽部有部侯部魚部歌部支部脂部至部祭部元部文部真部耕部陽部東部中部蒸部侵部該部葉部緝部二十二字表其謂增無可後增容或有之減不似後減誠恐未然至謂凡自別手五先生之說者皆異說則非斯五人者固已說各不同江慎修謂顧氏音考五書多涉端蓋過行方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故百古音表分十部雖合處亦有未精其分配入聲多未當段茂堂謂顧氏合

侯於魚為一部江氏又誤合侯於尤為一部皆
攷之未精戴東原段氏書謂支脂之有別
此是下年識僕更分祭泰去廢及月易未錄薛
而後彼此相配四聲一變則僕所以補前人而整
之就叙者顧及大者未刻或降心相從而斟酌焉
所亦謂段氏於其師之曲說無如變焉斯應如
言理則宗孟子字義疏證言轉注則宗五訓之
類是也獨此分祭泰以下九韻各一部援據所
確至者不易之論反不能從皆不可解王氏
江君宋之能從也是諸儒如此亦能必後人之
終無歧異邪且言韻亦以侯未
者之細加研究可耳

請十韻表廿二韻集說

詩本誼一卷

卷一

清龍其橙橙字考拱又字公襄浙江仁
和人禮部主客司主事聖祿祚于是
旨見其自序蓋以有作詩之誼有詩
之誼有太師采詩整暇誦誦誦誦誦誦
居樂章之誼有孔子定詩建始之誼有賦
詩引詩為取章句之誼有賦詩寄託之誼
有引詩以就己說之誼有賦詩者自當先求其
之心以通其詞而後知有太師用之誼有
賦詩引詩之用豈可漫無分別今以三家
之序與毛所傳者為觀之姑和三家多說
本毛義多說采詩誦詩用詩之誼人目之
詩本誼

家既亡本誼益晦因用諸家所輯之家說
正其世次為詩本誼誦誦誦誦誦誦誦
增以樂章之用其所徵引註注于下後者闕
之備後章句通治訓誦為未暇也其言如此
家與魏源詩古微相出入不及其詳耳名偏中
用南云闕思得淑女配君子也天地之道造
需夫婦正始之道主化之基莫先乎此故周
公用之樂章孔子定為風始此誠詩之本誼
惜其它仍多肝受為謂楊木婦人樂併配
君子下云文選宣婦賦注二章之記楊木喻
婦人之記夫家毛序后記連下條亦連下而
無非如皆非詩誼此說義既不通所見亦正

傳本館

四牡采芣芣不遠飲飲
也采芣芣生車之不遠
飲飲也四牡之不遠將父
不遠將母也亦不遠低
窳也何人斯之不遠者也
漸之石之不遠相不遠生
不遠死也是不遠也矣
曰行嘒也

山中夢詩記之卷
宋徐茂實西河別墅集凡初本
律餘時棟樑時棟有若書流湯哲考已
見前是書不拘漢宋諸儒之說務在暢發
己見故議論頗傷於繁其中如燕車車
莊姜戴妨謀激陳桓以計州吁約二千條
言雉鳴求其牡辨改牡為牝之非及古方以
今尤有韻今今者若屋沃韻約二千條言
雖而申朱集傳說以為武王發文王之詩
則至四千條言何其也其解國風我躬
不閱恤我後謂朱傳曰自思我身且不見容
何恤我已去之後我終言之辭也詩不若是
其薄詩以敦厚為教豈有割佳斷義性
然決絕至於如此且小弁之詩孟子所謂仁人
怨慕之詩也而其卒之四言全與此同憂危
慮患長歌當哭忽你不顧其後之語也謂孝
子之心如是其怨耶蓋追者暇也未有暇曰
追而可解為何暇者也此非可解寧多無寧不
為豈不之可解也然其富之美哉或追其暇也
思其暇也追其暇也殷武之不敵追也追其暇
追不暇追也是指曰何暇暇也乃更扶杖之征夫
追止何人斯之追腸爾車此與小弁之追恤我
後則追而已矣追止追腸之必不可解為何暇也
而獨於追恤有異解耶夫詩人既為君子之妻我
而後諫之於其夫詩之然矣多諫之曰爾則追我矣夫

我不忍以垂成之家室坐為後來人敗壞
之捕魚慎無去我所集之魚梁而發我所設之
魚罾我身雖不容於爾則追為爾憂我
去後事也若多一念若時夫婦創始之恨今猶
美從猶必為君子之致手焉以冀後來者之
知其難難而共為勉勉也惟深美之盡也
之至也表記引曰我今不聞道恤我後終身
仁也美辭道者何暇而可謂之仁乎此是說
修長人教多之意化人淺薄之心其有裨於
詩教豈淺鮮哉又解州風之卒章亦然
善此類者固當表而出之其善亦烏可沒乎

山中書詩記

詩序辨正八卷

蕭睦汪氏
清書本

清江大任撰大任字西受號孟其浙江
錢塘人是書首信詩序以前序為真出
子夏後序則衛弘所續此固前人所已言
其真偽之真偽亦不盡可據也今中謂有
女同車之序序意既自正大本無可疑
子夏改為淫奔之詩則是自出至末凡十三
篇皆淫詩也夫淫亂之事言之汚口聽之汚
耳而夫子連篇取之猶不污簡牘乎此亦亂聖
經壞名教之大者其責之甚峻辨中
淫宋儒者不勝枚舉為情蘭雖
一詩反覆形容后妃之德只是宮院淑女四字
尋得一言蔽之曰無欲而已而此者無欲之象
也淑者無欲之名而渾然至善也此所謂聖德
也無欲雖宋儒恆言淑可訓善而善非無欲
之謂又稱用云取此以冠全詩用以風天下正夫婦
者其意以為夫婦之際生民之始禮教之原其
全於天理之正非人欲之私也而世情欲係
萬惡名淫亂而夫婦之正失其正矣夫婦之
道失其正則已德不修而推之事父事君與
凡家國天下之際皆失其道而不可行故園門之
修乃君子立命之基而存理遏欲之始事也淫
此以盡其餘則無欲不消而可至於聖賢級此
以及其餘則無欲不長夫而將入于禽獸云云

是直一篇性理論矣他如凱風美孝子也
謂此詩美女子之作非女子自作也人子之於
親善則揚之惡則隱之至其母欲改志失
節則其中心恥之而不欲人知尤甚今乃發詆
篇什形多詠歌使見之聞之者皆知為某子為
某事而作則是女子名者自責而反以暴親之過
揚己之名烏得謂之孝乎此又誤信後序不
詩無此一則曰母氏聖善再則曰美愈母
也其為女子自作甚明大戴禮魯子王季公備
川此詩曰子之辭也有女同車刺
忽也謂忽而辭曰子齊其美甚正而皆非
其本意也前娶之女仇儻甚焉而不
有別娶故西次辭皆傳託于正論以絕之詩人
揭其微而為是詩以刺之蓋忽所娶他國之女
忽愛之弗與之同棄同奔則是情既之私而
棄男女之別也且悅其色而不知其無德於
美藉華胡用善族而不思也持躬待親
游戲無愛也佩玉璫服飾雖盛而德者
不足稱也如是則修身齊家之義何在乎此不
惟全篇要揭且誣陳女之無德亦有向此言刺
忽未言所刺何事首乃曲伸後序善此不先
自相違戾矣要衣美君武公也謂朱子反後
辨之不知非序之誤乃衛弘後有異議家及
史記之誤也因謂武公無貶亡諸命之事以武

公之力固足以自保而非天子之所能制且是
時考之土地人民久已歸沃又非人心不服必
假之靈以鎮壓之乃貶其服命而武公能順
受之終身不敢有加則并吞宗國豈為不義
而此不節格共之命國三季世之所為而考諸
侯法者也序之所謂美公者蓋以是為不
知美君武公南本明監本毛本美皆作刺惟
唐本經小字本相臺本考文古本作美且美以
作詩者美之非序詩者美之也何為以通讀
少序而美手凡是之類皆其失之顯
著者也

詩經異文補釋十四卷

（箋）周業

清張慎儀撰慎儀字漱風號芋圃四川

成都人原籍江蘇陽

是書自序後又記

解初名詩攷異後讀李富孫詩經異文釋

體例相似因從編次易以今名一每條所標經

文悉以阮刻注疏本為準條與阮本異者采次

於下一徵引易籍異文李書有者仍之誤者正

之闕者補之按語則一主簡括不尚博辯不襲

李梅然篇中真能區誤補闕者殊不多見按

諸說多同括往有李釋已引其朔而更引

其後以為證者殆不免屋下架屋之嘆如集

于灌木謂爾雅釋木釋文出作櫟云字亦作灌

其意並未引詩故李書不以為異文非遺之地

胡不飲馬謂集韻依通作次則李書此條載

正義曰飲古次字在集韻前又自貽伊阻謂李

發本玉篇擊字下引詩自詒擊阻云今或為

擊字

事幾本玉篇載詩異文甚多此外

悉未徵引似實未見其書無與士耽謂耽者

詩為姓而不知慧琳音義引詩正作姓逢此

石雅謂謂此其古通用而不知希麟續音

義引詩正作羅此

由未見其書不足怪也

老夫灌謂毛傳灌猶款也款即灌也知

灌為灌之假字說文灌灌款也今攷段玉裁

說文心部灌下注曰灌即大雅之老夫灌張

說本此春秋傳二十八年陳侯款卒新出土魏

石經殘石作陳侯都卒說文都魯下邑春

秋郭謹許作都三傳皆作謹謹款謹聲

通斯尤的證經字尚若是沈

義之靡窮

乎此偏前為富順宋考仁序有餘修同文

解字從許書所存古文方主方將刊為體冊

存泰篆以上題古文倉頡制作之轉為五洲

同文之備等語已屬夢想天開後者并研摩手

言詩有微言大美二語其深微者性與天道不可

得聞聖門如子貢子貢始可言詩則其餘不

可與言所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故詩為賢者

鬼神參贊化育統諸道釋各教非數千萬年

後為書世界既已統一不能見諸實行此更令

人茫然莫測大抵蜀人為性喜好高務

速如慎儀之樸實說經

可多得

經部詩類提要十五種共二十八頁

辛酉十月江瀚

尚書疏略二十八卷叙錄一卷

光緒己巳年

著錄

清姚永樸撰永樸字仲實安徽桐城人是書只載今文二十八篇而所采衆不今漢宋且多取方苞姚鼐戴鈞衡吳汝綸馬其祖之論皆桐城人也其中所錄如堯舜禹夏引申鑒為主之制非古及禹書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不免失之於泛類此者殆難枚舉三江既入謂郭璞言岷江即大江出揚子江口是為北江此經漢東為北江導江東為中江之文不合九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尚書疏略

孔殷引馬其祖曰山海經洞庭山在九江間此水經及楚地記所本蓋九江之首也太史公言予南登廬山觀禹跡九江劉歆以為湖漢水入彭蠡澤此九江之尾也蓋大江自巴陵西北下至尋陽南得通稱九江矣是則意主調停近於騎牆我舊云刻于亦引馬曰刻猶責也責以圖存宗社今政孫星衍尚書今文注疏云馬融曰云言也刻侵刻也馬氏以為太師言我舊時曾言紂當刻害於子而子比干終不肯出是使我心頗墜也於辭為順若釋刻子

作責以圖存宗社則與王子弗出可謬氣不貫矣惟文侯之命謂左傳載命仇辭云與鄭夾輔周室無廢天命此公倘無之所所命為重耳其證甚確為前人所未發又於叙錄後曰書存當信又曰云疑後曰折中之論於古文尚書亦然雖涉游移而用心亦良苦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尚書疏略

方舟經說六卷

劉下齋校本

宋李石撰石鄉貫出處未詳是書清四庫總目未著錄通志堂經解亦未收其周易十例略云春秋有例者起於杜預易有例者起於王弼二例之作以吾夫子主一定之論如乾坤二卦則諸卦之倡謹始之例也後之學者因而例之故作十例略曰无咎例利有攸往例孚例悔吝例厲例心悵例心象例貞悔例卦名例繫辭例然如吉凶屬見於經顧乃遺之其畧可知矣周易互體例謂善非互體則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方舟經說

之變化內外上下不相應教有所窮教窮則生成之理或矣乎息易之有互體出漢人二鄭學易者以互體出劉牧非也其說甚是實則易有互體明著經文歸妹䷵下震上震長兄少者歸妹六五曰帝乙歸妹泰卦震兌互能九二應六五長男少女故六曰帝乙歸妹其顯證朱熹易本義不言互體然於大壯六五表羊于易无悔獨曰卦能似兌有羊象焉非互體而何來知德力注當時推為從尊而所說中爻之象即漢以來互體之法則互體洵易之

要義茲編諸例亦以此為最善也它如左氏卦例左氏詩如例凡所持論皆不失平正宋人經說流傳無多亟宜表章俾不泯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方舟經說

升菴經說十四卷

通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子叢訓已見清四庫總目存目是書未著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升菴經說卷注云一本作六卷李調元函海據其跋十四卷刊本重刻蓋完書也慎才雄學富為有明一代之冠雖謗評者衆然其博洽終不可掩也篇中如帝乙歸妹一條謂帝乙殷之賢君為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固不暇德慎謂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為成湯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升菴經說

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有如此者是說極為正大惟好詆朱熹頗其毛奇齡相似終胡三拖一條謂鄭康成古本說作拖晁以道云按此拖紳之拖蓋以之上九上剛之極本以訟而得擊擊帶不勝其矜而終胡三拖以誇於人本義作奪非是象曰以訟受服而今以奪解之可乎專此於義雖通但朱被訓奪蓋依程傳且陸德明釋文王肅曰被解也李鼎祚集解侯果曰被解也解猶脫奪義近焉誘注淮南子曰拖奪也由是而言則程朱以奪解之亦本古義

似未可非舉此以概其餘東陵西陵一條謂導江過

九江至于東今已陵有道士泐地志即古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子東陵之上蓋據波憑濤以濟其數凶之地夷陵為西陵則已陵為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蓋以九江不在潯陽又從朱熹用胡旦之說其釋東陵以盜跖實之尤謬陸德明莊子釋文東陵李云謂泰山也二云陵名今名東平陵屬濟南郡南北懸絕焉可章合邪其於訓詁豈有可哂者審作聖一條謂目擊道存之謂審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升菴經說

故其字從目故曰聖人時人之目目此真所謂涉文生義編壁虛造者矣然披沙揀金亦在見寶愛而不見一條謂楊雄方言注引作夢其說曰夢掩賢也謂蔽夢也則陳兵詩毛氏傳既說同往近一男一條謂近近近相似而誤毛長曰近已也鄭玄曰近辭也慎按近近記毛注曰已六字記也鄭曰辭者謂語助辭也則段玉裁詩小箋說同劉昉時將業亦大也一條謂郭璞三劉義未同慎按詩傳彼甫田韓詩倬作劉郭璞偶遺之則郝懿行爾雅義疏說同

皆不知慎己先言之又文英解引晉書樂肇論語
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陳騃雜識云方言俾英
強也凡勞而勉者云努力者謂之作美則劉台拱采
入所著論語駢枝中今以此編爲明人經說之類楚
夫何疑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升黃經說

易書同目四卷

乾隆
刻本

陸吳鼎撰鼎字尊彝江蘇無錫人乾隆九年進
人以薦舉經學授國子監司業擢侍講學士是
書蓋其爲諸生時所作以六經疑義其多三禮
爲甚因每經擇其尤難者條舉數大事設爲問
難有經說儒論定者即引其說斷之有未定即附己
見共分十二門首列郊社禘祫時享廟制律呂五門其
次乃列易書詩周禮儀禮記春秋諸經八門
社禘祫多朱子及楊俊陳祥道之說
必果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易書同目

論定也篇中既非鄭注六天不信緯說而世有疑
於北郊之文無祭地北郊之文又謂據圖丘在南郊
則方丘在北郊無疑考經緯祭地于北郊正可補經
文所不及則固信緯書矣詩有五際應劭五
際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釋爲是註錄御
批於其眉云所見甚正今攷漢書翼奉傳曰易有
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列傳始推得失考
天心以言天道之安危五際與陰陽災異同稱其
不如應說可知有義雖正而無取者此類是也鼎

此類棟高同舉經學春秋門中當引顧復初
曰則春秋大事表當刊行在先然顧書頗為
世重此編則鮮知之者矣

助字辨略五卷

海澤閣本

衛國

魏南

清劉淇撰淇字武仲

泉河南確山

人是編蓋著者在王引之經傳釋詞前其類凡

三十曰重言曰省文曰助語曰斷辭曰疑辭曰詠

歎辭曰急辭曰緩辭曰發語辭曰語已辭曰設

辭曰別異之辭曰繼事之辭曰或然之辭曰不

之辭曰終竟之辭曰頓挫之辭曰承上曰轉下

曰語辭曰通用曰專辭曰僅辭曰歎辭曰無辭曰

極辭曰總括之辭曰方言曰倒文曰實字虛角其

訓釋凡六曰正訓曰反訓曰通訓曰借訓曰互訓曰
轉訓其書刊於康熙五十年海城盧承奕撰序
謂所著皆有周易通說高賁說據陸燿切問齋
文鈔更有堂邑志及衛國集注四庫總目俱
未著錄惟此書幸尚流傳雖訓詁精密或疏
引之而創始之功不可沒也

經考五卷

刪齋叢書本

編

清戴震撰震有毛鄭詩考正已見前是南
陵徐氏段福山王氏天壤閣傳鈔本付刻卷尾
有李文藻記云是書從河間紀先生處借錄經餘
姚邵二書手校一遍無甚謬錯矣今觀其書大
都鈔撮舊說專而不斷其中尤屬引朱子及顧
炎武之說至古文為書則多載圖善疏證
亦不著議論惟於卦變傳江春齋先生曰文王
之易以反對為次序云其按語有曰李鼎祚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考

解引蜀才虞翻荀爽諸人論卦爻某卦本某卦
者近于穿鑿而王弼孔穎達之說又虛而無據蘇
子瞻舉賁卦發其義剛柔往來相易皆本諸乾
坤伊川易傳因此說朱子專主相比之兩爻相易江
先生主序卦之反對相易然損之六三爻辭云二人
行則損一人人行則得其友似指本卦上下體而賁
之象傳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指上體則分
字尤明主反對則不免贅辭也大致繫辭所傳上
下無常剛柔相易者或兩卦反對相易或卦之兩體

上下相易兼二說乃備此所傳江先生者謂永也
震書師永故傳之其辨反對於義為長震
之治經於易發明較之合表出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考

六九齋集述彙四卷

原刻

津陳彥瑒字

江蘇嘉定人瑒長子

故是書卷一釋義釋華釋尊釋附釋贊

皆闕詰訓卷二則以其曾有說文引經攷之作嗣

以說文偶經之書近日作者不一家宜多雷同說

轉錄雜因簡名說文引經異文凡易

秋傳世五篇頗為核卷三為春秋

算例彙虞三代咸星具例專門之學卷四

以錢大昕書云說文有舉一反三之例有連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六九齋集述彙

篆文句讀之例因作說文舉例更有伐戍方義

五十方義十六兩為斤春王正月解文釋

量諸條其十六兩為斤春王正月解釋量皆

算以之聲音則謂有文字斯有聲音有聲音

斯有訓詁古文字少往以聲音之相近者假借通

用特取錢大昕之說彙為一而已說文則謂先

儒訓釋偶疏而後人依據諸家傳述以正實事求

是先儒可作立當把臂許為諍友而決不為梁武

之護前也故此條於說文并字榮字羅額爾雅

異部郭璞爾雅疏註承許誤皆為注也又若火

部之煇煇煇既从火而煇又从火肉部之脊

脊既从肉而脊又从肉手部

收掖而收掖又山部收嶧陽孤桐之嶧止

當作釋此說文俗字之可議者也大抵此編多言

小學至於經義罕所闡發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六九齋集述彙

仰視千七百二十
九鶴齋叢書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九經學

宗彛難如陸德明賈公彥皆不敢爲說然近儒因大
馭注中斬字欲盡改攷二記轂末之斬爲斬謂轂末
出輪外似并出髮外也此說蓋猶大戴禮注不主
改易經字又可熟凡有功者銘書于王太常祭于
太廟注今漢祭功臣于廟庭疏曰引漢法欲見古者
祭功臣在廟庭也謂據魏高堂隆議功臣配享
于先王象生時侍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于
庭配食燕祭所以尊崇其德昭其勲以勸朝臣也
則用世祭功臣非在庭鄭氏引漢法者蓋謂漢亦

祭功臣今非謂古者祭功臣在庭也賈疏失之儀禮鄉飲酒禮介俎脊脅肱肺注凡牲前胫骨三肩胛肱也後胫骨二肱肺也謂儀禮經傳通考云今集介俎脊脅肱肺即本肱骨肱字然釋文無肱疏又云有肱肱而介不用肱本無此字也其說是也張稷善儀禮句讀云肱肺中注肱肺後胫二骨也用肱無肱故肱肺兩見也稷肱肺兩見亦賈疏之說但此段疏文有錯簡又云或有介俎肱肺不言者欲見用體無常是經本無肱字審矣二條具見漢注疏之粹聘珍治經無門戶無平必平心研究其斯爲真學人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九經等

疏之粹聘珍治經無門戶無辛必平心研究其斯
爲真學人真

所疑一卷

仰視千七百二十
九鶴齋藏書

陸任泰撰泰字

江蘇荆溪人

是編卷首自

識云經術有淺深無是非也必謂此是彼非非面

質聖人何以知之故於古人傳注不敢輕疑亦不敢

輕信其謂不敢輕疑亦不敢輕信是也若以經

術為無是非則非六經中每有以經證經而其

義曙然無疑者為漫無是非則任擇一家之說從

之可矣又何必致之於後研究之乎如傳中謂隱

公元年天子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穀果謂惠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質疑

之母范注云妾不得體君故以子名諡疏云文公九年秦

人來歸傳云成風之襚成公既死傳云之母以也蓋彼

正同是此經的解不煩曲說矣乃范注又云仲子卒於

孝公時夫使卒於孝公時則惠公一世至隱元年始

來歸賵其說雖通而范氏必為以說者特泥於妾字

屬君則不稱夫人不稱夫人則不稱諡仲子不稱諡故

創為是說不知妾母用夫人之禮自成風以下成風以

前妾子即君君生不夫人死亦不諡惠公仲子傳云成風

一也豈必卒於孝公之時始不稱諡哉由而言則經術

果無是非邪殆不然矣又謂歐公之疑繫辭特識也

易者象象舉其象其辭而一可見諸行事今必推

之未盡純卦之前曰四象兩儀太極母乃玄談乎凡言

易者卜筮之書六其書時可注家必信此書為孔子

作因以筮為用物成務之要及至言數之文則謂言

術不敢用之行家言別於艱深奧義以與今學聖人

弘深之旨真所謂鄙書也說賢聲或由此起而其

實非非書者是則疑繫辭而信五行雜說更臨輕

疑輕信之失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質疑

經義圖說八卷

嘉慶二十
四年刻本

清吳寶謨撰寶謨字

安徽桐城人是編卷

首例言云嘗見六經圖板本

朱子所訂不知

石碣藏於何地後至京師忽於書肆見宋時版

本載宋紹興布衣楊甲撰乾道年間陳大夫森

屬教授苗昌言校刻苗昌言與文公同時則是

圖不成於文公手可知矣茲本采錦頗多更訂亦復

不少恐學者道奉朱子必訝余圖之多與朱子背

也因辨及之蓋朱子為當時功令所重故其言如

此例言又謂周之先祇七廟無九廟至懿王乃立

文世室孝王乃立武世室乃於武周之世執言九廟誤

矣姜嫄配地為王莽之邪說圖丘配聖又康成

之訛言尤所當深辨者是言雖略固非淺學所

能道其為圖說凡二百八十一亦詳矣武雖不皆可

據要足以備參考矣依陳逢衡序傳自得此書

後二十餘載終不見有他本詢之桐城人並無有

孰其姓氏者是非特其書不傳而其名亦不傳則

夫世之苦心一志數十年枯槁寂寞而卒歸無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經義圖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經義圖說

者何可勝道以吳君者亦其可扼腕者也余故校而刻之以廣其傳焉嗟乎逢衡之用心詎非仁人乎哉

鳳氏經說三卷

道先元年刻本

清鳳韶撰韶字德隆江蘇江陰人歲貢生是書
卷首有李兆洛序據稱其經說蓋皆隨手條
記羣禱無次第先是四書補考其門人輯所說
涉四子書為之松江吳氏刻于藝海珠庵中者曰漢
書瑣記僅數條今所編凡已見于四書補考者畧之
瑣記則併入焉韶于三禮用力甚勤故占二卷
之多雖鄉居教授於近儒談禮之書未終編觀而
盡識然窮告獨造所得殆不相讓其說詩如麟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鳳氏經說

趾一條夏所讀詩記當引之曰云族集傳云公同焉
祖之廟未毀有服之親據步人同高祖偁族者屬
也衰服總麻章為族曾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
弟注云族曾父母者曾祖昆弟之親族父母者亦高祖
之孫然則同高祖偁族既矣集傳之說本此今乃偏中
蓋引注有誤所錄之并補其未備且謂其解經
有心得蓋愛護之乎甚至又著一條云著其字通
左傳曰所立處也綜核經傳言字者乃有禮事立
此以待之通名惟王侯塞門有屏故字以門屏連言

而帷薄嚴門者門內亦偁字立此待事同也此詩所

云者是也侯於著揖婦進之進也既則前導之庭
西階之前也又侯揖婦進之升也既又先升焉室戶
外也又侯揖而進婦入也昏禮升階不言揖升堂不
言入室者文集傳引昏禮侯于門外婦至揖入
證詩第一侯非也者在寢門內昏禮門外乃大門外也
詩正以侯于寢門見其非御輪先婦侯于大門外者也
又引昏禮及寢門揖入證第二侯亦非也夫寢門也
安得曰庭又引昏禮升自西階證第三侯然婿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鳳氏經說

在階下揖婦升則不得云堂此駁呂氏詩記其說
良允實由韶深于禮經故耳

養志居僅存彙八卷經遺說一卷

光緒本
百刊本

清陳宗起撰宗起字敬庭號叔度江蘇丹徒人道光五年拔貢生是書兼采漢宋不持門戶之見易說謂大壯虞氏注陽息希也離亦四陽之卦蒙屬離宮故曰息耳在寅比屬坤宮坤自乾來不取父義也无妄虞氏注離上之初此所謂四陽二陰非大壯則離來也睽虞氏注大壯上之三在繫蓋取无妄二之五也於此二條可得虞氏卦爻之通例張惠言六十四卦消息不足信也近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養志居僅存彙

言虞氏易者必首推惠言言獨非之可謂不苟同矣又謂辛巳歸妹白雲通姓各篇云易曰帝乙謂成湯主曰帝乙謂六代孫也荀爽傳易曰帝乙歸妹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注云彙史記紂父名辛巳此文以帝乙為湯之名天乙也此則失之併湯為帝乙別無左證史記殷本紀云帝乙立殷益表是帝乙非今主書酒誥曰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華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

恤祀信史固不如信經也若夫書說禮于六字久成聚訟以未有經文可據故迄無定論是殆如鄭

人爭年出而以後息為勝耳詩在南唐掃地而平王之孫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謂周諶子曰曰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平王義當取此義依是說則書掃詩作於靈王之後轉不若以平王為空白之直截矣然大昭篇舍胡注則傳舍甲也謂此三字殊不辭說文舍從人舍舍人亦舍也毛傳當本舍舍人也故鄭箋以舍舍也申之以篆文甲作甲形與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養志居僅存彙

近作字者誤於公下作下注形遂成兩兩其說是也禮說亦多可取如謂鄉黨儀制江氏慎修詳考禮經居之圖說其言深衣裳制所可疑者鄭注云裳六幅之分之以看上下之殺此是六幅皆斜分有殺且裳本六幅如江氏說則以兩幅斜裁可矣其四幅正身之衣何取先裁之而又縫之乎仍舊闕疑未可遽信也此誠有見雖不從舊說而終無叫囂之望蓋其說經審慎猶有先儒遺風云爾

彊識編四卷續一卷

同治元年刻本

清朱士端撰士端字銓甫江蘇寶應人道光

年舉人士端嘗假館王引之宅得親炙

其父念孫氏父子之論故於聲音訓詁

之事具有心得是書屢引其說大方亦並經義

述間相近而轉則不達如釋載驅齊子豈弟因

馮案解春車主鄭箋說更印其義而引伸之其實

非也洋鄉文廷式書言豈弟發夕豈弟雙聲

字發夕疊韻字皆由聲得義此下文翻翻同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彊識編

是解至確

勝鄭義新序述韓詩謂新本雜事

篇說苑君道篇引詩與韓詩外傳同按此則謂

劉向述韓詩信矣此亦臆度魯韓容有相合不必

定述韓詩也士端要居長於小學爾雅他契

愈遐急也謂此文下多用職韵急

相出入江氏古韵標準顧氏詩本義俱未細審爾

雅編職三韵通轉之文與戒急韓古音通段之例

戴氏聲類表注文集皆云戒備也義優於急不特

於韵得也是戴氏心未知古音戒急棘通段之例

篇中屢引經傳為證既詳且析其阮氏釋心補

義不以阮說為然而補之故引孔子曰飽食終

日無所用心謂用字所包甚廣所推甚大說文

用訓可施行也云竊意阮釋舛謬不如印以其

說正之阮氏引釋名心纖也言纖微無物不貫也

謂此訓最合本義蓋纖

言心而纖銳纖細之意見矣後援虞翻易注以為

素絲之屬初生者不先見尖刺者尖刺即心也夫

一字恆兼數義惡得執一義以概之纖微可云尖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彊識編

無物不貫

尖刺之謂

證之君經除所引詩

棘心禮松柏有心外罕有合者必易象辭後其見天

地之心乎若曰後其見天地之尖刺為成何語劉熙

所謂無物不貫者即士端所謂所包甚廣所推

甚大是

阮特以宋儒

好言心知為此釋而不

知義之難通也

卷多係雜考殆成書末矣

通介堂經說三十七卷

學壽堂
叢書本

清徐灝撰灝字子遠浙江錢塘人是書治經按
音聲以定訓詁一循漢學家法然於乾嘉諸
儒之說頗頗多異趣其虞氏易論謂自惠定宇
張皋文發而虞氏易義其後學者多宗之獨王伯
申謂其之正之說違失經義余竊心此經有年六嘗從
事於仲翔之學見其支離穿鑿多有可疑指其法而求
之而體例參差無後一定竝摘其說卦說彖說象之
謬又因及象之變而及於彖且於文言繫辭之無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通介堂經說

取象者無不以變例釋之了此經義無闕而其言屬雜
亂真所賦經害道者夫蓋灝之惡虞易善此同時陳
澧東塾讀書記亦有駁正虞義之語此則其辭較峻矣
又說其子之昭惠氏周易述曰其子蜀才從古文作其子
劉向云今易其子作其義司其據以爲說其其善其無
文異而善義同焉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云謂定
字之考此說蓋以辨其辭非屬公作其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謂其爲夏后氏岐山爲黃州之也同意者傳時有箕子
以之文以經證經則又辭以爲其字本無疑義蜀才從

古文作其子據說文其其本是一字劉向所云今易作其

我即趙賓之飾說而爲其誤據之後儒正音援象傳以糾
其失乃反以今於象傳者斥爲俗儒之說而漢代諸儒皆
所不信者顧其信之何其信乎且惠氏深信其義別無左
證不過謂其子爲臣不當居君位耳其易之五爻在一卦爲
最尊而取象者亦不同協於王者義則爲君位非六十四
卦之五爻皆言天子事也此皆學者好奇之過因墨守膠筏
遂以肌見輕詆先儒之失言其甚矣信其斯言則將遂棄傳
改之而後可是誠不可不辨也其說甚允惠所著大經古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通介堂經說

亦在惟異是尚不顧其安承掌之士而不知所擇焉此編
宗旨其不薄宋儒尤甚陳澧相近故謂書曰其稽古鄭
以論語有云唯天唯大唯堯則之故以稽古爲同天也
率合泉陶謠之云曰其稽古之可訓多同天字馬注及
傳皆云順考古是訓若爲順亦也宋雖蔡仲默集傳曰專
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皆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
例也稽考也史臣得敘堯事故先言若古之帝堯者其德
如下文所云也此語得之近人講漢學者不復理會宋注
其愛儘是處處不宜存門戶之見也是拘持平之論李

慈銘越優堂日記云帝成總集諸美博觀會通
千慮一失豈能畢昭書注既亡出於剽拾又不能無
所屬亂使鄭君全於世必不竟棄宋儒如惠氏
氏江氏之博也徐君守古訓古言古義而不廢宋儒乃
真能尊漢學扶鄭義者觀此可見是書之正主矣

經句說十卷 自刻本

清吳英樵英字蘭舟江蘇吳縣人是編卷
首其自叙云曰下資之蠢愚病體之羸弱豈
敢妄為於經義僅乃句說以成書故其書上不
得附於書經卷冊之末退而與童子訓蒙講章
為類者也刻梨印紙急以便蒙也旁加圈點
亦以便蒙也其言質實固與一知半解輒自
欺人者異矣是以前中時多疏舛以不欲苛
求獨惜其生齒乾嘉之際又在吳門經學極盛

之鄉而不克追隨同里諸儒昌明古義乃者為
一書自比於訓蒙講章之類不亦深可慨歎哉
但其采摭殊為不陋如顧炎武陳啟源馬驥
錢時惠棟毛奇齡戴震徐文靖圖考珠藏
琳方苞馮采翟灝梁玉繩汪中錢塘王鳴盛
書俱經傳引其用力之勤心自不易得爾

連春樓讀經存二卷 叢睦江氏
遺書本

清江科爵撰科爵字嘉雲浙江錢塘人官
江西蓮花廳同知是書蓋心主於考訂其中如
荀煒易引顏延之庭誥云馬陸得其象數取之
於物荀主其正示符之於心謂荀悅漢紀馬融
著易能領生異說荀爽著易傳據文象承應陰
陽爻辰之義其備之文解說經意則馬融荀爽
考象數之學近之所傳荀者非荀爽以吳考隋志
於王弼易下附注魏散騎常侍易十卷荀煒所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春秋經傳集解

意者煒近王弼之學故附之顏氏所指殆謂是歟
此雖無闕然亦足見其充心考證矣然於經義
淺如謂五典者以孟子言五禮宜從孔穎考山軍賓
嘉之說恐厚虞時五典未必指五倫五禮之心未
必是也蓋五軍賓嘉也 五典五禮又見皋陶謨嘉與惟
言典與三禮而五典五禮自其泉
陶謨同不惟謂經義之利九州俱與據禹貢謂兗州
記桑土既蠶外此無闕遂以蠶桑考其安乎充者非
也今江浙古揚州之地蠶桑之盛為兗州所不及何
反不言蠶桑稱謂蠶桑燥而桑土既蠶當大河未通之

時充地卑河水患尤甚遂河之後土可樹桑而飼蠶
故經曰既蠶蓋兗州成功最後充既蠶而徐州可
知矣其論甚直又謂小弁宜從小序劉向趙岐王
充之說皆謬亦不為無見漢書杜欽傳欽說大將
軍王鳳厲陳女戒皆言后妃之事而末云小弁
之作可為寒心可見小弁一詩有閔君國非士大
夫一人一家之私事故孟子曰親之過大也至謂
周禮分野星有七州有九但充有徐揚并屬三州
故大星本九州也漢書地理志分郡因以配諸次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春秋經傳集解

地或多或少鵠首極言鵠大極狹徒以相傳古說
其源不可得聞分野或有妖祥為占多得其效蓋
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是則率於
舊聞未免寡識古之聖哲猶夫人耳 蓋通之言
惡足信哉

經部春秋經傳集解提要十五種共三十頁

癸酉一月江浙

經義考補正十二卷

蘇齋叢書

著錄

清翁方綱撰方綱有詩附記已見前清四庫全書總目列朱彝尊經義考於史部目錄類殊屬不倫張之洞書目各同列於經部總義類較為妥協方綱是書今從之經義考第一卷易以連山冠其首實有未安初不置辨何也案北史劉焯傳時年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焯遂信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之官取貴而去則此為偽書史有明文不以此議乃只言朱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義考補正

誤云司馬遷月注當刪正不亦舉其細而遺其鉅其他如魏氏徵周易義六卷謂通志周易義六卷魏徵撰周易口訣六卷唐魏鄭公撰又周易口訣六卷史記撰據此則周易義與周易口訣為二書魏氏口訣與史氏口訣又為二書矣而晁公武讀書志云周易口訣義七卷唐史證撰田氏乃以為魏鄭公撰誤也據此則七卷與六卷之歧出口訣義與周易義書名之同異朱氏皆未之析也案馬貴與文獻通考周易口訣義六卷崇文總目河南史證撰陳氏曰三胡史志有其事非

連山冠其首實有未安初不置辨何也案北史

唐則五代人也避諱作證字以易失引又清四庫

總目提要云宋史藝文志又作史文徵蓋以徵徵二

字相近而謬別本作史之徵則又以此之文二字相近而謬

耳今定為史徵從永樂大典定為有人從朱彝尊經

義考也朱固未之析而亦何嘗析乎李氏鼎祚周

易集解謂李鼎祚集解周易新唐志十七卷宋

志作十卷而宋志五行類又有李鼎祚易髓三卷目

一卷瓶子記三卷今之乃十七卷也蓋重總其生平

所著卷目言之而宋志分析書名言之晁公武馬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義考補正

臨李鼎出之徒或以為集注內亡失七卷或以為後人所併皆未之深攷耳案是說亦非李鼎祚自序有云至如卦爻象象理涉重玄經注之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錄綜根義者而存詳之暇矣然則集解外尚有索隱此所以共成十七卷焉得以瓶子記等書當之邪劉氏牧易數鉤隱圖宋志一卷謂書銘解題作二卷案通考劉長民易解十五卷田況為序又鉤隱圖三卷凡五十五圖并遺事九宋志載牧新注周易十一卷圖一卷晁公武讀書志則作圖三卷其注

今不傳惟圖為在卷數與晁氏本同此皆未詳曾氏種大易粹言宋志十卷或作七十卷謂此條下又引趙希弁量真卿並云七十三卷朱氏未之辨正要傳四庫總目提要云大易粹言十卷宋方聞一編聞一舒州人淳熙中為郡博士時溫陵曾種守舒州命聞一輯為是書舊序甚明朱彝尊經義考承宋志之誤以為種作非也其書宋志作十卷經義考作七十卷又總論五卷蓋原本卦每傳皆為一石併不相聯屬故從其分編之數稱七十有五款宋刻明標

卷一至卷十則經義考又誤也由是而言卷數不符當其小焉者而推人姓名乖錯辨正莫先於此矣僅就易論之其疏已如此又方綱酬信在吾古文為書故注此編之編費之其言曰夫以涉於後世之詞不可假借古經則如世察公偏保傳偏之語雜周秦云冠篇之詞及漢昭不問有專著一書以辨大戴記之非經者至如卿幸位篇言魯之君臣未嘗相弑則顯與春秋相悖不問有專著一書以駁小戴記之空刪去其名稱者乃獨於大戴記先微精一之十六字過加糾摭夫以子朱子援

此十六字合諸允執厥中之訓以著中庸道統之原而後世為考證之學者猶不憚於過加糾摭如此一後矣以考證為事以此其所著後初齋文集古文尚書條辨序大旨略同所事僅在危微精一十六字蓋其見又出毛奇齡下矣

傳經表一卷附通經表一卷

洪北江著錄

清世亮者撰亮有毛詩天文考已見前是書成於乾隆四十年亮在陝西巡撫畢沅幕府時蓋畢屬代撰故原叙即署畢名而章氏式訓堂叢書遂題為畢沅撰非也今從本集傳經表分易書詩春秋禮五經易主父偃漢書主父偃傳晚通易春秋百家之言初未傳經只合載通經表中魯詩列孔子夏李充孟仲子根牟子孫卿此乃陸德明釋文序錄毛詩二云之文今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傳經表

浮邱伯故移之魯詩似亦未安齊詩樂恢後漢書本傳恢長好經學事博士意永竝未言其齊詩而儒林傳傳任末少習齊詩景鸞能理齊詩顏轉道之何邪又儒林傳後漢習韓詩者有石訓楊仁韓詩表未載可謂疏矣毛詩表鄭玄上出張恭祖注云習齊詩今考鄭玄傳曰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是張恭祖傳韓詩非傳毛詩至云習齊詩更不何據春秋表賈誼下注引梁書武帝答劉之遴詔云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

荀卿則誼左傳之淵源於荀卿疑即張蒼所授不知釋文序錄固已明言蒼傳賈誼矣又劉歆下田終術注云翟方進授歆之失之漢書翟方進傳方進雖授歆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曆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曆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然則終術從方進受星曆不受春秋昭矣凡斯之類有關於經學授受之原特詳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傳經表

經書算學天文攷不分卷 考海 著錄

津陳懋懋撰懋懋字 江蘇上元人副貢生

張之洞書目各同姓名略算學家列懋懋於

並用中西法是書卷首其自識有曰算法至今

日始愈密而愈精然不外堯典中星周禮致日等項

為測算之根漢儒擬於燬燼之餘營造渾天只

因夫子有北辰居其所之句至孟子言千歲之日至

可坐而致其自義和假援用幽薄他可致而知五經

算術於此等處略不議及何耶就中惟職方封國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書算學天文攷

制用方輿論乘馬詳式言之然職方鄭注迂誕王

制步畝乘運方輿論千乘略字難合誤其書者卒難

了然于心目今依恆星東行詳攷歲差以孤三角提法固

寫渾儀依郭守敬授時法通攷詩書及於魯隱著

曆史表使學者不依法推步云云宜其詳明勝軌微也

素美於儒如為書算中星攷冬夏攷日攷渾儀攷

周禮聯二封國攷法王制開方攷魯論千乘開方攷

魯論北辰北極攷無不言之數書明白曉暢洵屬通

通中西之法足為初學之先導焉

鄭志攷證不分卷 南菁書院 著錄

清成恭親王撰卷首有兩頁以義述已其前是編

僅三十條條本非完書其冷剛問大章四章年之

格之吉一條謂鄭君先通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游乃

傳其京氏易據說文述孟氏易作告則京氏易必當作

告鄭中作格知非用京氏易其為賈氏易無疑又象

鄭志易義二條皆各冷剛語而他經六無冷問是剛因

傳鄭君易學者也此雖推測得之於理或然書贊云

我先師棘下生安國六好此學一條謂穆下者穆山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鄭志攷證

下也虞書志林云齊有穆山立館其下也書贊作棘下

者穆棘古字通棘下 杜預注穆山在魯城內也

淵而一之殆誤證矣棘下生志曰穆下生史記

孟子荀卿列傳自騶衍燕齊之穆下生如淳手疑慎

到環淵接子田駢駒爽後各著書言治亂之事鄭

君云齊人號之 下生無常人是其義矣說頗詳核張

逸問仲梁子何時人一條謂朱氏彝尊經義考云魯

詩源於浮邱伯然如定之方中仲梁子曰初主楚宮也

鄭志云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邱伯也案漢書儒

林傳申公魯人事浮邱伯受詩此自指魯詩言之毛傳所稱仲梁子乃魯人之說詩者焉毛公以前師朱子家法分別未晰其歟經義考是也但於仲梁子仍未詳今攷韓非子顯學篇云儒分為八有仲良氏之儒梁良亦通桓六年左傳季梁漢書古今人表作季良仲梁子其即仲良氏歟序長發大禘也一條謂故鄭志云探意太過得無誣乎以下佚故皮錫瑞後有鄭志疏證之作較為審備然亦多采此編云

低園經說三卷

鶴壽堂 著錄
叢書本

清宋綿初撰綿初有韓詩內傳徵已見前是書以說易為最善其謂自古言易者無先天後天之分先天之學乃陳邵諸子一家之言非大易之通義又謂王輔嗣忘象之說後儒以為一場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路而不知非聖人作易之指也善乎朱子之言曰先是象數之說得理不然事無安穩則虛理易為誠哉是言也王氏易略例又云互體不足遂及卦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踰跡甚愚以為此誠有之然

互體卦爻固易中之一義不可廢也其說均極允當至一說卦爻為妻為羊釋文羊虞作妻集解載虞注曰三少女位賤故為妻妻女使皆取位賤故為妻王氏經義述聞云羔為羊子書傳無訓女使羔當為羔字之誤也茲謂以羔為羔解義行回書傳亦無確證羔從羊聲養亦從羊聲謂羔為羔之語字不如釋羔為養之脫文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羊作陽注云此陽謂為養元家女行傳灼爻今時有之賤于妾也正此女使之訓合養字脫文成羔若云羔當作養

則形聲較為切近。與女使之義為合。而公羊注所謂炊烹者曰養。漢書注所謂養主給烹炊。朱震易傳所引鄭本陽謂為養。註徐亮大向之考皆為切證。又彊而義傳曰無所及。挽動必合。義王氏經義述間云義善也。字面亦儀爾雅儀義也。義謂義者宜也。行而宜之謂義。彊而義謂性彊彊而又合宜也。如子路問強。夫子教以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所謂彊而義也。以義訓善未免蹈虛。此駁經義述間所見。志是惟書寢取。韓愈論語筆解書當為畫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國經說

說為宰子四科十哲。安得有畫寢之責乎。假或優息。未深誅春秋。譏丹楹刻桷。論語譏山節藻梲。左傳言孟獻子有令聞而美其室。彼皆君卿大夫。猶以為非禮。宰子在庶位而有畫寢之事。故夫子切責之。雕刻畫也。坊采飾也。二語極言畫寢之非。比譬語是則失之。宰子當言力不足。故有畫寢之事。禮云君子不畫居。內若畫居。內雖問病焉可也。夫畫居內且不可。刻畫寢邪。夫子故切責以激勵之。若畫寢則僭禮甚矣。豈宰子所得為乎。且既畫

矣。猶曰不可雕。不可坊。珠若類然。劉寶楠正義謂其於義亦得。通固不獨綿初信之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國經說

古今天象攷十二卷附圖誌一卷

聚學齋叢書本 著錄

清雷孝洪撰學洪字介菴直隸通人是書以自漢以後高負之山川儀禮之章至春秋左氏傳之國邑皆有成書而言天者獨略輒習之五經算術止計九章之應麟之六經天文編不無疏漏是條分類記述各公篇曰原始觀象循乎定法治歷布憲述微演緒分四紀十二卷附圖說一卷其中如原始氣之始引易象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引繫辭曰乾知大始及易有大極謂之者理氣合一之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古今天象攷

元為天之始亦即天之德聖人設教不以不可見者示人故易言萬物之始以元統天是元即天之所以為天而捨天之鴻濛周轉亦無以見天也伏羲之畫卦始於乾之奇畫而乾元大始即統寓於中所謂太一太極也又謂莊列之徒於天元前強為區別或又謂元為玄為虛異端乃索之空寂秦漢以後或專謂為理為氣而以太一太極為天地未判之名西而論之皆非經義矣其說正音確乎可從觀象上天極謂璿璣即北辰至衡即北斗此章虞以來相傳玄義古緯書未

出以前無不作如是解者蓋天之有璿衡猶國之有君相

天懸象而斗建指之君建極而相贊治之其理一也太史公作天官書首中宮獨詳北辰北斗其近于辰斗者止畝及之即虞舜在璿衡之造義自漢之洛下閎作渾儀用之當時有效於是緯書之出乃附會之以機巧之制上疑古聖之經謂書之璿衡即儀象之器此以重誣虞者矣是則申所古義以辨注疏相承之誤昔者魏時馬鄭之說已出魏志魏之上書曰堯禪重華舉其克諱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空四岳上觀璿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古今天象攷

又管寧傳其基為寧曰上正璿璣協和皇極而斗極為璿衡之美猶相沿用亦足見其不可易也其它類推矣

漢碑徵經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著錄

清朱百度撰百度字午橋江蘇寶應人是書大
方以爲秦焚簡策哀藉就渙漢興昌明經書其
後經師相承轉寫謬誤不無差異傳流至今不
變者惟漢碑爲最古因以碑釋經辨所載漢
碑中有合經文者等之於偏魏晉去漢未遠其
有可發明者亦備載之茲旁按金石之文以補洪
頴之闕又後參以近書佐以成訓以索文字以察訓
詁其用功甚勤但茲編僅用易一卷非完書也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漢碑徵經

漢碑中如孔宙碑於下時雍元即今下字并之變
施微特爲堯典之異文茲可明頴命率循大下此豈
書鈔引下作并之義劉逢祿爲書今古文集解以
引是碑謂下即變字循順同音假借循變即節
哀順變之意其說甚是又衡方碑悼恭侯之劬
勞孔耽神祠碑惟恭侯儀以愴恨平都將君碑恭
侯者儀大足爲古我侯之證補而或之
有碑經等書淺鮮哉

儒林傳經表二卷

乾隆辛亥著 著錄

清周廷案撰廷案字贊軒安徽新安人選編刊
於乾隆五十六年洪亮吉傳經表已先成殆未見其
書也易家第一自商瞿一傳至衛咸十二傳易家
第二自費直一傳至母得永二傳書家第三自伏
生一傳至馮賓九傳皆今文也書家第四自孔安
國一傳至桑欽七傳皆古文也詩家第五自申公一傳
至龍丘虛一傳皆魯也詩家第六自韓嬰一傳至嬰福一
容六傳皆齊也詩家第七自韓嬰一傳至嬰福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儒林傳經表

傳皆韓也詩家第八自毛公一傳至陳侯五傳皆毛也
禮家第九自高堂生一傳至魯成七傳春秋家第十
十自董仲舒一傳至左咸六傳皆公羊也春秋家第十一
自胡毋生一傳至公孫宏二傳公羊也春秋家第十二
二自江公一傳至蕭秉五傳皆穀梁也春秋家第十三自
賈誼一傳至陳欽八傳皆左氏也其中不無小誤如書
家歐陽高爲歐陽生曾孫歐陽生子受書與寬
列四傳高當列六傳今列五傳非也詩家詩有
蕭望之而無白奇然尚見於注中春秋家左氏

有賈誼而無張蒼則遺其本矣

傳經表補正十三卷附經傳達章博士表一卷自刻本

著錄

清汪大鈞撰大鈞字仲虞浙江錢寧人是編蓋為補正洪亮吉傳經表而作以朱彝尊撰經義攷載承解一門虞洪表所本而詳核則過之今為小變其例經自為表以便省覽而以通經諸儒散附各經之下間有補正皆加彙評又增家數無考授受無考兩格尤為詳備其所補蓋如易表孔子之次即列于夏注云子夏易傳雖出偽託然必有所本應酌言子子夏門人亦可為傳經之證

曾孫高為博士釋文敘錄云寬以授歐陽生之子歐陽氏世傳業洪表誤以世為歐陽生之子名所具俱允詩表列張恭祖於韓詩亦述洪表之謬惟齊詩有任末而無宋繆烏當係傳奪耳春秋表胡毋生著仲舒注云云羊疏引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仲舒仲舒弟子嚴公戴宏序謂胡毋生與仲舒皆見于國讖考漢儒林傳釋文戴宏序六藝論並不言嚴公諸人為胡毋生弟子其胡毋生弟子可考者僅

公孫客入惟漢書有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
一語洪表以意厥公褚大段仲呂步舒為胡母生授而
於褚大下云此下三人皆著仲舒下又於後另列仲舒
吾邱壽之呂步舒睦宏鮑敞五人似未安今考
儒林傳言仲舒弟子遂者南陵褚大廣川段忠
溫呂步舒並無厥公漢書儒林胡母生傳說云
其仲舒為江都相自有傳乃云弟子遂之者南陵褚
大東平厥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則似以此諸人為
胡母生弟子疑其然也安知諸人非同貢禹從厥
師書以為下愚更何貴乎有此弟子也

經說管窺一卷

鶴壽堂叢書本 著錄

清王士禛撰士禛字

江蘇高郵人鶴壽

堂叢書即所刻也是編罕所闡發如易婦妹

六三婦妹以須朱子本義引或曰須女之賤者棄楚

辭離騷女嬃之嬋媛兮泣女嬃屈原姊又說文嬋

女字楚謂姊為嬋蓋折之而稱也今考陸希聲

曰在天文織女為貴須女者賤見周易義海撮要似

即或曰所本也鄭志冬令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

之妹以為名漢書高后紀過其姑呂嬃師古曰高后妹

是姊妹皆可稱嬋此俱失引書 孟穆子乘四載隨
山利木棠禹謂子乘舟車四載隨山利木即辛壬癸
甲四載也必而禹曰子創著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
呱而泣子弗子惟荒度土功謂娶於塗山生而後辛
壬癸甲四載當禹門不入也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
同止以兗州一州之賦言之是禹盡力溝洫之事非謂
禹治水十三年也孟子八年二過六約略其詞耳是
尤新而不編四載訓四歲其史記尸子呂覽諸書俱
不合鯀湮洪水為歷九載禹平水土乃僅四載

此理然其謂禮少儀劍則啟積蓋龍之加夫禮

與劍焉廣雅袂袂袂劍衣也袂袂係一物袂是衣前

襟依類篇劍衣取繫袂旁之義故以袂袂名袂戰

國策及史記皆作袂謂袂袂也則此當為袂袂句

袂劍衣也猶言袂袂袂劍衣也又謂春秋閔元年經

曰季子未歸杜元凱釋經文云季子忠於社稷為國

人所思故賢而字之不知季友非魯之忠臣也魯國

之亂季友微之春秋何以書曰季子未歸此特與

倖之辭若謂魯難未已今幸有賢者未歸而可以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經義類

難矣故書字以嘉之聖人不逆詐不信故於其來

歸也而有善言善過望者然不料其後蹈前轍也一考物

一衡人俱多有見地是亦足以存矣

甘岑經義鈔六卷

秋樹根著錄

津張鴻梅輯鴻梅字晉柯浙江鎮海人是編者

列授受系表所傳倣唐黃先生者定海黃式三也

其下子二以愚以周孫之家辰家岱家橋并及門

與再傳三

弟子監私淑以一家授受彙所撰

經說為一編自式三以周父子而外大都罕所流傳

其中如張桂風連山歸藏周易名義極辨孔穎達

以代號為言之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甘岑經義鈔

又張壽榮說文參見辨誤蓋胡東

度此書散於說文有所發然其疏舛處正自不少

今辨誤四則頗有確切

餘多應深會諱之

作雖間有可采本非著述而皆出一師承亦諸近

世固不易得焉

皇清經解淵源錄一卷 姚衡堂 著錄

清沈豫撰豫字補堂浙江蕭山人是編蓋為清諸儒見於世者經解者錄其師承所自實則有清諸儒類多能自得師不比漢儒傳經確有授受且其中所載不無疏失如謂毛奇齡之學原於其兄錫齡案清四庫總目提要易類仲氏易云或傳此書蓋奇齡假歸之後僞居杭州一日著一卦凡六十四日而書成雖以其兄為辭究奇齡所自解今以為先仲氏者所家學非也溯其淵源惟授以大學古本之高堂傳手恐亦奇齡所臆造也至惠周惕之受業於江皖王鳴盛之師沈德潛則韓愈師說所云弟子不必不如師不必賢於弟子其斯謂此而戚庸學於盧文弨凌廷堪慕其鄉江戴之學後從翁方綱阮元游錄皆弗及何耶又善郡芳涵為錢太昕曲試浙江所取士孫星衍大昕主講鍾山書院門人焦循亦從阮元游且為其女夫似均其淵源所在也

皇清經解提要二卷 姚衡堂 著錄

清沈豫撰是書之外者中居書提要李慈銘越縕堂日記謂二書乃未成之書其意本欲仿因學紀聞日知錄之例著釋經言勒成一書以先病而未克竟或當然也篇中論斷不免失實如謂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大要以傳箋為本而出入於大全集傳之間不泥古不悖古周禮所謂調人可約略其情趣矣似於陳書為欠詳審稽古編多摭摭朱集傳調人云乎武清四庫提要謂其堅持漢學不容一語之出入未免或有所偏較為得之特毛鄭耳齊魯韓三家詎非漢學何嘗不排之乎謂杭世駿經史質疑難確淳熙世駿此書蓋錄其主講書院時與門人問答之語間既膚淺參差甚深義其經學固遠不逮其史學也至謂惠棟周易述為漢易之淵源虞鄭易居十之二而總以李鼎祚集解為藍本旁用曲證四聖人不言之妙發揮殆盡矣此尤其所好周易述易微言高談玄妙居然窮神知化實則雜引

諸子支離傳會其末言生安之學乃謂後人談孔
學者止及困勉之學而未及生安六經之書生安之學
為多談困勉之學未嘗不親切而有以示學者則其
以之訓詁六經則雖矣斯則視六經如天書不切人事亦
何貴有此學邪若其易漢學則陳壽然私記其議
其規模累具考覈實疏已糾摘之矣且如錢大昕淹
通經史卓然一代鉅儒其所著十駕齋養新錄亦
既博且精鑽研靡盡顧僅謂其於石經宋元刊刻
及海外珍藏各本俱能窮搜源流真貫鑰之鍵鑰也
以此併錢殆所謂棄用鼎而寶康瓠者矣孔廣森
春秋公羊通義於何休解詁頗多辨正然以新田新鄭
證新周而故宋點札仍無說以處之又不用科各別以天
理王法人情為三科近於俗說故朱一新無邪堂各問
譏孔於公羊學尚淺無見蓋乃謂其匪特為公羊
功臣抑且為注疏之聖哲二論正相反大抵漢書考
古見地各有不同舉其概以待學者之折衷矣

博約齋經說三卷 光緒甲午虞山 著錄
潘氏叢書本
清潘任撰任字 江蘇常熟人其書雖分上中
下三卷實止經說十篇每篇之下往往附有評語或
黃元用先生曰或俞曲園先生曰疑六書院應課之
作也篇中如申鄭君注經引經書謂讀鄭君詩
箋禮注觀其所引經書類皆精理名言今於經傳
者可知鄭君之精於經書故能分別精粗擇其是而
舉其要至于怪誕不經之事非經傳之所載非聖賢
之所道鄭君何嘗偶引以釋經哉實孔諸儒推尊
經義疏時援引緯書已失之雜然孔冲遠云緯文鄙陋
不可全信孔氏亦有所區別也其說尚允當所述鄭注
數條足見緯之可以輔經洵為高密又鄭注以
經改經說謂鄭君注三禮每多改字處或通古者以
易其字或據今字以定其誤易一字必體會上下文
融貫經傳非若宋元明儒者徒憑臆見妄改經文凡
所舉證皆頗確實周南召南攷排斥眾說獨主鄭
義五祀攷則欽本北堂書鈔禮儀部祭祀總上孟
冬祀行引禮記鄭注云冬陰中於氣盛寒於外祀

之行從辟除之類據此是鄭注本作寒於外不作
寒於水寒於外與行字及辟除之美皆可相通今注
疏本作寒於水乃外字謬也若是則五祀之當有行此
其明證可正金鶚禮說依陳氏禮書謂冬祀井而
不祀行之非其訂鄭注為功不小任自言服膺鄭書
信非虛語矣

經義懸解五卷

先儒十二年

存目

諸徐壽基撰壽基字桂珪江蘇武進人是編雅似
趨重攷訂而疎畧亦多如畫寢一條謂朱注以為首
畫而寢故終不如古訓作畫綸之畫為長但云古訓
作畫而不知出韓愈李翱論語等辭然等辭謂舊
文畫作畫字初不詳所本唐李匡又資暇錄云論語
宰予畫寢梁武讀為寢室之寢畫作胡卦反且云
畫為畫字言其綸畫寢室是梁時字仍作畫特梁
武讀為胡卦反耳必也此名乎一條謂

字之字既失之鑿朱注以名與實對之無稽實古所謂名今之
稱謂也出之以祖名補名者不正孰大於是故夫子以正名為先
今考趙岐無論語注謂名正畫字也古曰名今世曰字者鄭注
論語也見儀禮聘禮記賈公疏而荀子正名篇曰故王者之
制名定而實辨此似朱注所本至正祖禰之名則公
羊傳所謂以父命辭父命石曼姑據以拒蒯
瞞者何嘗不正祖禰之字一畫是皆以修身為本一
條謂畫為專一統一之義畫是即中庸所謂不貳不忒
言道衷於一是而皆以修身為本也案禮記大學注云

壹是專行是也蓋鄭已失言之矣段干木一條謂魏文侯言干木先手德寡人先手勢干木富平義寡人富平財據此則當以段為姓干木為名故風俗通姓名注以為姓段名干木此亦確依史記老子列傳段干木是魏邑名因邑為姓故魏世家既有段干木又有段干子田完世家後有段干朋段干朋戰國策策作段干綸高誘注段干姓綸名也竊疑呂氏春秋之稱干木猶後世稱司馬遷為馬遷行文取便耳應殆失之其形渥一條渥渥渥其字不勝其後而汗顏也

晁氏作刑剄謂重刑也非是此解亦舊說程顥易傳曰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報汗也何以金龍程傳而不知鄭主渥作剄見陸德明釋文不始晁氏乃并釋文之不富目陋已甚矣麟之定一條謂北人謂賢為定不遵雅訓而取便說殊為平謬投界有北一條謂主於遺記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惡者於有北之鄉詩言蓋本於此豈乃拾遺記本詩非詩本拾遺記也倒因為果抑何

可笑如斯之類更不足道矣

經部 經義類提要十五種共二十七頁

癸酉二月江瀚

禹貢正字一卷 道光己酉 著錄

清李筠樵筠字某友號貫山山東安邱人自奉
玄宗改尚書又令衛包改之於是君經所無之俗
字多見於此經其字既改其義即別是經義亦
自此而繆矣是編以漢書地理志為主兼采他書
雖未必終後古文之舊而唐人之陋庶幾少洗惟其
謂篇題之貢監篇中之貢大小迥別不可合為一也
說文曰貢獻功也又曰貢功也曲禮曰五宮致貢曰享
鄭注曰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禹貢正字

據此三事推之知題曰禹貢者謂禹獻其治水之
功於堯也篇末云禹錫圭圭告厥成功以此即篇題
禹貢二字之正解且經以禹敷土三句總目以此告
厥成功總結之而後得以儕於厥田厥賦厥篚厥
包厥名之厥貢焉一篇命名之本義乎禹之自道
其功也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即本篇之旨何嘗計
及貢賦之義者乎其辭甚辨然以備一解則可非
篤論也案為書大傳云禹貢可以觀事文記夏本紀
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又河渠書

山浚川任土作貢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冀山襄
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
列五服任土作貢皆不以貢訓作功況經所言庶土
交正者慎財賦成則三壤成賦中邦何嘗不計及
貢賦乎然如蔡沈書傳從林少穎說謂夏之貢
與商之助用之微皆一代取民之總名故以各偏則
其言非是夏后育天下之後始定五十而貢之制禹
貢作於虞時烏得以後世定制名篇耶至於沂河
維沅州謂沂沂用禮爾雅漢志改據說文沂當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禹貢正字

漬之一濟水則出贊皇山為禹貢所無至水雍沮
舍同謂雍史漢同然當作雍雍則隸字也職方氏
沈州其浸盧雍鄭注云當作雷雍即引雷夏既澤
以證吾人改雍為灋非也說文云河灋水在宋州
木薪苞謂依說文引改其說曰州相薪苞也則二字
一義但言州者以字從州也蜀都賦曰柯葉漸苞
注曰漸苞相苞裹而同長也即引禹貢以證是知
字即作漸仍同許義非如僞孔曰漸進長苞義生
截然分為兩義此正經字俱確當不移蓋由其本

深於小學故也

詩經原始十八卷

中南叢書本

著錄

清方玉潤撰玉潤字勉石號鴻藻雲南寧甯人

是書不惟議論多宗姚際恆其旁批圈點亦效詩

經通論為之然如開卷首列思無邪太極圖則因姚

所未有而凡例中且謂姚氏其排傳也甚於排序所

論又未於盡與古合故自序其不足以鍼膏起

亦因作原始一書蓋欲原詩人始意

志誠大矣豈易言哉又意夫子當

日言詩必有明白曉然者在不如何時失去今古序既

亡不待不本孟子以意逆志之訓而作事或當然之想是

以後為擬一序題下以補其闕顧謂闕雖若君祀必

以頌能蓋周邑之詠初序者為軍此亦采之民間

雖然鐘鼓非周邑之樂師氏豈民間

之制邪至辨免置一詩以名古學闕天太顛不可謂之

糾武夫要墨子只言文王舉閭天太顛於冒網之

中初未及太公況古時文武本不分途詩稱維解尚

父時維鷹揚太公武猛固有明文矣其謂某首拾

某編歌於仁風之和也也江干樵唱騷德代王廣被

也又未嘗不依傍序意而小變其辭諸如此類殆難
傷指其謂靜女為刺宜云納後事也以城陽中新臺
地固無左證而宣姜寧足當靜女乎二子乘舟謂
諷衛侯壽以遠行也此詩應以新序說仍傳母惡
其死也因而作詩較其經合且於諷遠行意亦相折
乃斥其造偽序與詩合何邪鄭風止將仲子不用
序說不本出序範圍惟易象風揚之水為風昭
公以備曲沃椒聊為夏沃盛而晉微實勝小序然
於蟋蟀曰唐之歲暮述懷也則直近世詩題矣抑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詩經卷

有大不可者邇風七月詆周世為偽書本不足信此猶
本姚際恆古學考甚至於鴟鴞謂金縢為偽書
其可疑者三引表枚之詞言其餘稱名筆壇涉多悖
世傷德之事又勿論其毀經也甚矣至於釋生民
云證以二二章居然生子及屬棄實建夜渡雞牛羊
禽鳥亦腓字而覆翼之則後述之說似非虛誕若
毛傳云姜嫄出祀郊禘後帝夢之迄而作將事
齊敬則尤不通說蓋從祀郊禘者帝有子也求子
而得子又反棄之乃是理乎凡此皆克禋克祀以

弗無子之文有未通者詩言禋祀不過藉子以致祭
未言郊禘也以弗云者以其弗嫁未字於人也無子
者以其未字於人故為無子也不乃云後帝武敏歆
是侯然有感而心動故下文云居於妻子而棄實之
文氣本自相貫其奈說儒不細心領會何武敏則斯心
得失參半之論據劉向列女傳棄母姜嫄者
邠侯之女也當棄之時行見巨人迹好而後之婦而
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下於裡祀以弗無子終生
子以為不祥云云由是而言似魯詩克禋克祀二句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詩經卷

後帝武敏歆下因後帝述有娠裡祀以弗無子依此
解之經義乃明矣此編雖瑕瑜互見要亦不為無取
其謂宋儒但讀鄭聲淫一說凡屬鄭請悉指為
淫豈使一時忠臣賢士義夫烈婦盡含冤負屈於
數千萬載上而無人之昭雪之者自曹氏之過漢儒
如朱鶴齡詩經通義數廢序之非陳聲師毛
詩依古編尤接數千朱集傳縱令未見而為貴
豈通考於集傳所謂淫詩痛切辨之玉
哉詩中何止不加有佳獨告昭雪之功與

書經恒解六卷

致福樓
重刊本

著錄

清劉沅撰沅字止唐四川雙流人乾隆五十七年由拔貢中式舉人道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尋乞假歸遂隱居教授是書以義經為主亦兼考訂不非孔傳及蔡傳開卷辨正書序謂孔子序詩書不過刪訂後叙其篇次以明是非去取大意非必自為之序此蓋秦漢之間儒者以己意撰成孔氏之藏書者未加別擇與孔子之書竝藏之孔安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書經恒解

又不詳其義類以之各冠其篇首而史遷序主搜羅亦不勝抉擇其是非於是遞相傳述幾真為孔子作矣蔡仲默既辨其非而後今序乃石而附卷末疏其可疑者以主其善余亦仍其例而更為條辨蓋其旨善此故雖謂古文非偽又言其不或有後人增入者要以義理斷之亦必求其可信而後信不欺人云云云觀于此全書之大意可知矣篇中今竟典舜曲為一而姚方興所得大航頭二十八字則竟去之其見最平惟謂大禹謨歷來

疑其偽者甚多然詞義粹美非後人所能偽造

斯則失之夫偽書之詞義粹美者豈特此一而偽書之所以不能遠廢者正以其掇拾經傳詞義多粹美故也解禹貢三江謂鄭康成曰北江南江也東坡沿鄭說蔡氏力排之而謂三江在震澤之下流然經文所言三江既入震澤乃底定叙三江于震澤之上文義顯然且諸家言姜江松江東江者在後世確有可指而禹貢本文無之鄭康成所言據前後經文自不可易或疑南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書經恒解

究屬添設然經既有北江中江則南江不言而已具此申尤為明晰解蔡蒙旅平謂卅州蘆山雅安者蒙山也自大渡水以外皆蔡山也經以二山該西南諸山旅行旅言蔡蒙諸山之險奧者皆可通行旅而平夷也是說雖新亦不為無見其論泰誓之方爾則斥為文義悖謬多不類于聖人之且舉其上下文意不甚連貫者詞義多湊補綴顯然者斷其必非當年真書於武成之心為義多乖舛詞氣誇張若是者洵不愧其可信而

後信之言金滕謂居東即東征武庚也鴟鵂
之詩託爲鳥言善文王許然以告成王使念骨肉之
凋殘勿以戡亂爲善而以先王爲念其解豈
善蜀人說經佳好新奇如沈者抑可謂拔乎
其萃者矣

偽齊錄二卷

漢晉書錄

著錄

宋不著撰人名氏江陰繆荃孫據北監
會編題爲從政郎楊堯弼註謂係南宋
時人撰中有趙構注括斤御名四字可證
也。車錄載爲書者上件奏自趙失道趙
下注法太上皇帝御聖皇帝碑宋史劉豫
在叛臣傳中是書載偽齊事頗有參宋史
遺者如謂邢希載毛澄之徒皆以忠言諫
豫俾陰通朝廷共雪國恥豫斬之及偽齊狀
元羅誘上南征議陳擊宋六使偽齊宰相張
孝純上太宗書獻收復山東之計皆宋史所
無又金進封豫曹王具載金進封豫曹王
冊登豫謝進封曹王表其表有云伏念臣
昔仕季朝粗歷要官昧方枘圓鑿之理竭
使新曲突之忠項氏將亡一范增而不用周
家既勝致箕子之來歸詩曰遙言孔甘此
尤無恥之極者矣

國初屠雄事略十二卷 通國書本 著錄

清錢謙益編謙益字牧齋江蘇常熟人明萬曆庚戌年進士及第官至禮部侍郎弘光時禮部尚書入清朝仍為禮部侍郎事蹟具貳臣傳是書即其述更長編首末小可韓林兒次進封滌陽王郭子興次天完徐壽輝次漢陳友諒次夏明玉珍次東莞伯何真次周張士誠次方谷真次接廓帖木兒次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國初屠雄事略

李思齊次海西侯幼哈出次陳友定蓋謙益本欲以史事自見此雖博采諸書而抵牾處不改定參差處不遺一仍是長編之例實非判定之書且如王保者元亡猶志圖恢復後屢敗不渝明祖志深重其人似不應與屠雄為伍陳友定亦然解縉月山叢談稱元末起義諸人獨陳友定始終忠義即為無媿自是公論郭進卿傳贊謂友定起布衣以累功而受職視谷真輩不同既為平章據全閩郡縣不服則征之

其時既亂不得不以便室從事耳原可迭置彌實

輩多死節之臣仇友定果跋扈竊據則原耳輩必先死之矣月與亂臣同事武斯尤破的之言至謙益有序以為有元非暴虐之世庚申非亡國之君徒以聰明自用優柔不斷權令椒塗政出姦佞寵賂於馬潞幸紀綱為之委替沙河之漢師夢以億萬而敗將歸路盡端高郵之圍寇功在漏刻而大軍立即城下省院駁議未決而航海寶賄直達于宮中江淮之壁壘方新而曠林之干戈相尋於閩外馴至撫軍之院朝設而夕罷講解之書此奉而彼格南討之詔旨甫出河北而北征之師旅已持燕南後之人主當以庚申為殷鑒云云追觀明清覆轍大率如斯謙益人雖不足取其言寧可廢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國初屠雄事略

大越史記全書二十四卷

日本國
治刻本

著錄

安南吳士連撰清四庫總目有闕名越史略三卷紀安南國事上卷曰國初沿革曰歷代守任曰吳紀曰十二使君曰丁紀曰黎紀中卷下卷皆曰阮紀總目謂其以李公蘊後得國諸王為阮其史不合按黎則安南志略稱陳氏代主凡李氏宗族及齊民姓李者皆令更為阮以絕民望則此書當為陳氏之臣所作是編後出紀述特詳計外紀全書五卷本紀全書九卷本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大越史記全書

實錄六卷本紀續編三卷續編進加一卷其外紀全書卷一鴻臚紀蜀紀卷二趙紀卷三西漢紀卷四前李紀趙越紀後李紀屬吳晉宋齊梁卷五南北分爭紀吳紀屬隋屬本紀全書卷一丁紀黎紀卷二李紀之一卷三李紀之二卷四李紀之三卷五陳紀之一卷六陳紀之二卷七陳紀之三卷八陳紀之四卷九陳紀屬本紀實錄卷一黎紀之一卷二黎紀之二卷三黎紀之三卷四黎紀之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大越史記全書

無踰是書矣

卷五黎紀之五卷六黎紀之六本紀續編卷一黎紀之七卷二黎紀之八卷三黎紀之九續編進加黎紀之十蓋其全書雖出吳士連實取材於前黎文休大越史記潘孚先續編而外紀則創於武璫本紀實錄續編則成於范公著公而中李紀太祖皇帝即李公其優於越史略者也又越史略自陳日熒以下紀年不備但錄所僭號改元而不具事蹟此則臚載至四五卷之多言安南國事者固

吳越春秋校勘記不分卷自刻 著錄

清顧觀光撰。觀光字尚之，江蘇金山人。清四庫總目載吳越春秋十卷，蓋即元大德十年丙午所刊本。隋書經籍志卷三十二卷，今存十卷，殆非全書。觀光所校勘，下言是何本。圖閣內傳曰：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注云：大德中脫吳市下十七字。今本有。又文選舞鶴賦注：事類賦注十八，還竝作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吳越春秋校勘記

據此則元大德本非善也。因傳又曰：顧王戮臣妻子，焚之吳市。飛其灰，購臣千金。萬里之邑。注云：御覽引如此。今本云：顧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按斷手事不見下文，且要離方欲刺慶忌，而先斷右手，計亦左矣。呂氏春秋：但云執其妻子，焚之而揚其灰。此校甚核。其他多類是末附吳越春秋逸文，共三十一條云。

華陽國志校勘記不分卷自刻 著錄

清顧觀光撰。觀光里貫見前。晉書：華陽國志始於周闕，終於永和二年。清四庫總目謂是書於殘闕之餘，李先為之補綴，竄易，非盡據之舊。至刻本世不傳。今所傳者，惟影寫本。又有何鍾漢魏叢書，吳琯古今逸史及何宇度所刊之本，以人刻書，好以意為刊，創新本既行，舊本漸泯。原書遂不可覓云。今顧所校勘，不知所據何本。篇中有曰：原本者，曰舊本者，曰廖刻本者，曰宋本者，曰俗本者，曰李調元函海所刻華陽國志，蓋依影寫李本。本故殷道貞敦等字，皆避宋諱闕書。疑顧所稱宋本，當指李本。如巴志：於秦帝注云：此原誤起。宋本不誤。而函海本作起。前徒倒戈。注云：原脫前徒二字。而函海本作殷人倒戈。是以前徒為殷人，竝無脫字。則似所稱宋本，別為一本。然如竹木之貴者，注云：宋本貴作璜，而函海本正作璜。今聞令望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華陽國志校勘記

者，曰舊本者，曰廖刻本者，曰宋本者，曰俗本者，曰李調元函海所刻華陽國志，蓋依影寫李本。本故殷道貞敦等字，皆避宋諱闕書。疑顧所稱宋本，當指李本。如巴志：於秦帝注云：此原誤起。宋本不誤。而函海本作起。前徒倒戈。注云：原脫前徒二字。而函海本作殷人倒戈。是以前徒為殷人，竝無脫字。則似所稱宋本，別為一本。然如竹木之貴者，注云：宋本貴作璜，而函海本正作璜。今聞令望注。

云宋本間作問而函海本正作問
分其地為三十縣注云宋
本脫去三十二字俗本改一為二廖校遂欲刪
去此字皆失考也今依路史太昊記注補正
而函海本實脫去二字則所稱宋本即
李聖本也且更有明著李聖者目後降民
羅朴答度夕龍其姓注云廖云蜀都賦注
引風俗通龍其作龍疑此誤今本後漢書板
楮傳作龍蓋李聖依彼改函海本作龍亦

其二證也

越南輶略二卷

光緒三年刻本

著錦

法徐延旭撰延旭字曉山東臨清人庚申
進士官至廣西巡撫書堯典曰宅南交伏
生大傳云堯南撫交趾節用篇古者堯
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蓋交趾之屬中
國其所從來遠矣漢置九郡其交趾九真
日南三郡即今越南北圻地也唐初改為安
南都護府屬嶺南道於是始有安南之名清
嘉慶七年阮福映滅安南遣使入貢備陳排

兵始末蓋言其國本越裳之地今兼併安南
不忘世守也以此越南名國詔封越南國王
越南所由名也是編分二卷第一卷為地圖世
系沿革歷代年號國朝貢品朝儀賜予迎送
市易禁令道路越南合併各國中外交界各
隘卡第二卷為越南古地名山川風俗前朝
貢品古蹟名宦人物文學土產雜記其中以
地圖及世系沿革為最詳核交界各隘卡為
較有用文學選詩雖多殊乏佳製轉不如

其四字經之可誦雜記後阮登楊奏疏頗有
關係惟附勢崇光唱和詩徐乎遠交行捕
稿誠無取耳

蒙古家譜二卷

傳鈔本

著錄

清羅密撰其書首有蒙古博爾濟錦氏
族譜序末題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一日都統
高孫羅密謹序。稱博爾濟錦氏中則
云博爾濟根據序下注云錦根清文有阿爾
長短之分故易誤今世族通譜更有吉武之別
未知何因而起今既欽定因不可改惟我族人知
其本源可也至其載博爾濟錦氏先自天竺國
喇哈薩麻諦汗迄大齊蘇阿爾灘三塔里圖

汗年代悠遠莫忽難徵

元史太

祖紀祇言其十世祖勃端察爾母曰阿倫果
幹嫁托本默爾根生二子長曰布因哈塔去
次曰博克多薩勒濟因既而夫亡阿倫果幹
寡居夜寢夢白光自天窗入化為金色神
來趨臥榻阿倫果幹驚覺遂有娠產一
子即勃端察爾此編則云多波墨爾根生
二子布古哈他布古齊薩爾齊多波墨
爾根既沒後其妻阿倫瓜夜夢白光覆體有

娠生子曰博丹察爾孟哈克。後博丹察爾之
 子孫遂因博丹察爾之名。即以博爾濟根
 為姓焉。其大世孫起齊奇爾麻虎。後人因
 奇爾麻虎之名。其骨原注骨即氏族之類曰卻忒亦作
 溫其謂博丹察爾無父而生。與元史同。元史
 太祖紀本作姓奇渥溫氏。欽定元史依蒙古
 源流易曰。姓卻特氏。不知名其骨曰卻忒者。
 奇爾麻虎後也。元太祖自姓博爾濟根。羅密
 為其裔孫。所言當可。行以文派分。明井然不紊。
 又自順帝被擒。武睦爾烏哈。圍汗出塞。仍撫
 有蒙古部落。居之相傳十餘世。乃服屬於清。
 其紀載六較。明史韃靼傳為詳。惟稱順帝避
 位出京時。弘吉刺氏哈吞舍粹遺失。藏匿
 覆瓿中。為明洪武所獲。時哈吞懷妊已三月
 矣。默祝曰。彌月而產。勢難留也。惟天愍佑。至十
 二月而生。乃得保全。後果至十二月生一子。洪
 武以為己子育之。是即明之永樂也。原注後紀以
 察此真無稽之談。明史成祖紀崩年六十有五元

亡於戊申。成祖崩於甲辰。當元之亡。成祖已
 九歲。其誣不辨自明。殆因有永樂為額妃
 所生之說。而附會之邪。如謂厄魯即先也。自
 稱太師。率蒙古威勒忒之眾伐明。自大同
 入。大敗明師。獲其君。正統以歸。付阿蘇忒阿
 裡麻丞相監守焉。阿裡麻丞相名正統為穆呼
 兒。少斯。配以女名穆魯。子頭生一子。名大哥子。
 迨後正統回國。留其子於威勒忒。今阿蘇忒
 他爾拜。他布囊。鑲黃旗蒙古旗下。阿達
 哈。番班珠爾。塞楞等。即其後也。是說與明
 史互刺傳言也。先欲以妹進上皇。上皇卻之。
 蓋敬服正相反。然就蒙古旗下某。在其後
 觀之。則似為非鑿鑿耳。

琉球國志略十六卷

本

著錄

清周煌撰。煌字景垣，四川涪人。乾隆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兵部尚書。五十年乞休，加太子少傅致仕。尋卒。進太傅，諡文恭。琉球國於元延祐間曾分屬三。遂以中山自別於山南、山北。洪武初三，王並封。至永樂中，尚巴志復合為一，似宜改稱，而相沿不察。自清順治十一年以來，凡賜琉球詔勅，皆曰琉球國中山王。故江村所著中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琉球國志略

沿革志。徐葆光所著中山傳，行錄仍以中山冠其書名也。是編題曰琉球國志略者，則以康熙元年領賜王印，文止琉球國王，之印六字。及清篆告成，乃鑄新印，頒給印文如前。此蓋恪遵印文，抑亦從實之意焉。卷首於凡例書目圖繪外，首列御書詔教諭祭文，次則星野國統封貢與地山川府署祠廟勝蹟爵秩賦役典禮兵制人物物產藝文志，餘為目十有六，分為十六卷。較江村二書，實為賅備。其國

統後云：江村錄據世續圖，尚清王謂為天繼

王，下稱第五子。徐葆光錄則云中山王無稱天

繼王者，直謂為其真第五子。然中山王多有

他號者，天繼得無亦係尚真之別稱歟？今考明

陳休使琉球錄，嘉靖丙戌東琉球國中山王

為真薨，越戊子世子為清表請襲封，下禮部

議。禮部恐其以奚齊奪申生也，又恐其以牛易

馬也，令琉球長史司復覈其實。戒毋誣越，辛

卯長史蔡濟等覈諸庶民，達于勳戚，同然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琉球國志略

辭。余曰：尚清乃先王真之冢嗣，立為世子有年，具文申部，宗伯疑之。是當時固鄭重其事，詳加考詢，然後定其為真之冢嗣，許其紹封。陳前徐後，皆無清為天繼王子之說。且徐周出使俱未見世續圖一書，尤屬可疑。即徐謂清為真第五子，亦不知何據。從來歷史多異說，況琉球海外小邦，紀載闕如耶。

土默特志十卷 原刻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土默特查有五廳地。元屬大同路。明宣德初築玉林、中川等城。設兵戍守。後為韃靼所據。嘉靖間達由河套徙皇州灘。築城居之。曰拜姓。明史訛為板升者也。是為西土默特。隆慶時封達為順義王。名其城曰歸化。至今仍之。明天聰六年。太宗親征察哈爾。遂駐蹕歸化城。土默特部落悉降。編為二旗。乾隆四年。於歸化城之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土默特志

北築綏遠城。移鎮守將軍。駐劄城中。二十九年。分設清水河、薩拉齊、和林格爾、托克托城通判。其歸化綏遠二同知。共屬歸綏道。以隸於山西。其土默特編分旗地如故。是志作於光緒季年。凡屬六類。曰輿地。而疆界、圖考、疆界、圖沿革、城池、山川、屬焉。曰封建。而源流、世系、屬焉。曰法守。而年班、升轉、城垣、衛署、官吏、國書、學制、學堂、備差、後台、站、要隘、倉庫、戶口、賦稅、祀典、理藩、則例、屬焉。曰風俗。而食貨、風俗、屬焉。

曰職官。而職官考、職官表、屬焉。曰人物。而忠節、義行、烈婦、節婦、屬焉。其中於風俗、引達史云。風氣剛勁。粗野勞苦。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戒備整完。今則民生凋敝。戒備無聞。荒而不治。危機四伏。撫其輿圖。勿觸目驚心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土默特志

渤海國志四卷

宋恕齋叢書本

著錄

清李曼撰 晏字元素 滿洲

祖人唐

書北狄傳黑水靺鞨居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

時曰勿吉離居數十部首各自治其著者曰粟

末依國志本以居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姓大氏有舍

利亡仲象者武后封為震國公其子非葉乃建

國自號震國王東舊唐書云聖曆中自平名振國睿宗先天中遣

使拜祚榮為渤海郡王以所統為忽汗州領忽

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是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渤海國志

四卷曰原始曰紀年曰後紀年凡為志者八

表二列傳三上溯肅慎之始下迄金源滿洲紀

述頗詳而地理志尤核唐張建章有渤海國

記三卷見於唐志久已失傳渤海方域至五

千里祚國垂三百年竟無疆陳渤海一國

東以為成書者非事以編網羅放失整

比舊聞傳後人得此細釋其廢興存亡以資鑒戒

洵為有功在史第篇中稱天成二年遼兵圍

忽汗城王素服薨索章羊率臣三百餘人

出降東遼史太祖紀天顯元年正月圍忽汗

城渤海大遼謨出降天顯元年即後唐莊

宗同光三年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列此於

同光四年蓋誤以拔渤海在天顯二年

至其論曰仲象初封為震國公帝出乎震遂

以肇完顏受新之基天命所歸於茲兆矣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渤海國志

使琉球錄不分卷

紀錦章
編本

存目

明陳侃撰。清四年總目。文部雜史類存目。明郭世霖使琉球錄云。萬曆中。蕭崇業使琉球錄。稱陳侃郭世霖二錄。初嘉靖十七年。命吏部左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冊封中山王尚清。侃述其事。為琉球錄。自為之本。至嘉靖三十七年。又遣世霖。其人司行人李際春。冊封中山王尚元。世霖因取侃舊本。綴輯成編。然此則侃之原書也。侃序謂一統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使琉球錄

星槎勝覽等書。登載互逸。罔可據依。因與高君日紀。間見。皆得訪耳目之所親究。乃知舊存紀載。殆與書燕說之類。篇中如辨一統志。星槎勝覽。及杜氏通典之說。皆足正訛。其未附夷語。今天文地理。時令。花木鳥獸。字彙。人物。人事。衣服。飲食。身體珍寶。教目。通用。凡十四門。並附夷字。世之研究外國語言文字者。僅有取於斯。

庚寅十二月初。首始安事略二卷

荆馳遠
史本

存目

明瞿元錫撰。元錫。明大學士。桂林。留守瞿式耜子。是書紀庚寅十一月。桂林始破。及式耜死難事。時清順治七年也。其中如言式耜同敵。被拘別室。孔有德。其式耜問答。有德曰。我先聖之也。勢有所迫。已至今日。閣部何太執耶。同敵。厲聲曰。爾無辱先聖。爾為毛文龍。門子。而自以為先聖。高耶。此一段。致有生氣。又于元微服出走。南至月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庚寅始安事略

遂為亂兵所殺。此二事。皆明史式耜所無。丁元史列傳。終於何騰蛟。瞿式耜贊曰。夫節義必窮而後見。如二人之竭力致死。靡有二心。所謂百折不回者矣。明代二百餘年。養士之報。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故首編。雖紀一人一事。而志有足重者歟。

續琉球國志略五卷

本刻

存目

清齊鯤黃錫章同輯。清嘉慶十一年中山王世孫尚灝表懇嗣封。特遣正使翰林院編修齊鯤副使工科給事中黃錫章。賚詔往。因作是編。以其係續周煌琉球國志略。故將嘉慶五年特遣正使翰林院修撰趙文楷副使內閣中書李鼎元所賚封冊溫琉球國中山王勅。暨諭祭故王尚穆。並加封天后。諭祭天后南海神等文。一併補錄。十二年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續琉球國志略

多一諭祭故世子追封國王尚成文而已。其與周書不同者。志略以請封謝封表疏附於封貢之後。以前封謝恩各表疏載入藝文。此則另列表奏一門。又志略有星野輿地山川勝蹟賦役各門。此皆無之。以避重複。而易畧秩焉。官制兵刑為政刑。六較妥協。所增學校針路靈蹟三門。志略無學校。實失之疏。針路則已見於圖繪。故不更出靈蹟。蓋本徐存先中山傳信錄。天妃靈應記。徐且繪為圖。有天

妃像。並儀仗。直聳三雲端。殊涉荒渺。用書去之。宜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續琉球國志略

杜主開明前志五卷後志八卷本刻 存目

清孫樹樞樹字雨田一字子皋四川郫人晉
常璩華陽國志蜀志曰有主曰杜宇教民務
農一號杜主七國稱主杜宇稱帝號曰望帝
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
以政事法堯舜禪受之義遂禪位於開明開
明位號曰叢帝其事僅見於此它無可考樹
以杜主開明之墓在郫欲為建祠因作是志
張大其詞至引宋張俞叢帝新官碑謂高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杜主開明前志

帝時巫山龍戰崩出叢江水逆襄陵蜀沈於海
望帝乃令鸞令鸞壘巫山三峽決江沱通綿維
全漢河濟荆揚是弗獨異常志不合且全乖事
實後志則其兄鯀續輯更無可取不過以所撰
像贊樂歌及士民陳請列入祀典之文雜湊成
書每卷僅數葉第八卷止四百字可謂無
聊也也

東藩紀要十二卷鉛印 存目

清薛培格撰培格字梅溪浙江平湖人光緒
八年培格從吳長慶率師東渡鎮朝鮮之
亂因得入其國都詢其風土其山川訪其
政事攷其兵制繕其戶口詳其物產一一等
之於書而又徵其史乘按其典藉悉加攷核
彙為一編茲參以水陸形勢繪地圖十幅其
用力可謂勤矣朝鮮世奉中國正朔滿洲未
入關以前早經歸服故曰藩也分篇中稱朝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東藩紀要

京外水陸騎步各軍總合九十八萬九千三百
七十六名而食餼現兵猶不及十一諸道兵艦總
數戰船九十一防船四十八兵船一百三十二
船十九伺候船二百五十四級水船十四船舫
二十三探船二快船二十追捕船十八小猛
船一海龍船一別小船一號無國防而兵單船窳
雖亂不作亦惡足以自存式

史部載記影共十五種計三十五頁

甲戌六月江瀚

開國紀略不分卷 故宮圖書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清乾隆三十八年勅大學士阿桂等撰。皇清開國方略三十卷。是編雖不完備。然纂在。未修方略以前。太祖高皇帝自癸未年五月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起時。以神宗萬曆十丁年也。至遷都瀋陽止。太宗文皇帝自受尊號建國曰大清。改元崇德。起至七年。獵於葉赫止。後載太祖太宗世祖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開國紀略

訓善十條於後。似是未竟之本。篇中謂初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謀以李成梁攻古埒城之阿太章。末景祖偕顯祖往救。遂并其地。太祖聞之大慟。詰以邊吏。二祖表此。其時黃道周博物。曲盡所迷。大相乖異。曲盡稱顯祖為建州督。去早部將。早部為邊患。是時李成梁為總鎮。誘降顯祖。為嚮導。討早往。及八日。遂擒之。顯祖既負不辜。功成。梁相其為人。有反狀。其志之

以大攻陰謀反。換以焚之。死時。太祖有四歲。成梁不能掩其功。哭之盡哀。撫太祖監其。弟如子。十一歲。始出之建地。云。開國方略六附載黃說。但易撫如子。為李致德。是津固承認黃說矣。開國方略於發祥世紀。則不能無諱。且設辭掩飾。形勢使然也。又此書獵於葉赫。皇太子甫五。射中一鹿。眾皆稱異。李撫政之多。爾來當時稱。為九皇子。前以皇九子。斥世祖。九言。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開國紀略

誤耳。

水西紀略一卷

賜硯堂叢書本

著錄

明李珍撰珍字竹溪江蘇崑山人是書紀貴州水西宣慰司安位叛亂始末歷述李標之保守孤城之三善之勦亂倫義蔡後一之勞未附循朱燾一之綏靖蠻疆之四人者明史皆有傳朱燾襄毅此未之及其督蜀疏草十二卷朱襄毅疏草十二卷朱少師奏疏八卷這見清四庫總目存目篇中亦有失實者如謂秦良玉後殉張獻忠之難不知良玉以壽終蓋傳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水西紀略

之誤也至載衛千戶胡胡棟等因安位將執撫遣其目把用世儒未議先是王之善敗既明世儒陷之黔人怒入方隨胡棟訴于燾元諱誅之恐敗撫事不許于是舉國大譁取世儒腐食燾元具疏以寔聞斬胡棟等杖斃教人無論非之謂以頑佩韋等之人之變復歸同一冤臨其責燾元固自有理然又謂胡棟為厲鬼而拜服則矣要之燾元徇無媿名臣既勘安位之亂因俗制宜闢屯設衛而不亟馬郡縣其地實

與後世事事貪功者異趣不亦賢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水西紀略

乙丙紀事一卷

賜硃書本

著錄

清孫奇逢撰。奇逢字啟泰，一字鍾元，直隸容城人。晚講學蘇門之夏峰。學者稱夏峰先生。明天啟二年乙丑夏六月，逮於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下詔獄。六年而寅春二月，逮吏部員外郎周順昌下獄。此是書乙丙紀事所由名也。奇逢少與定興鹿善繼、友以聖學相砥礪。及逆閹魏忠賢大興黨獄，光斗、大中、順昌、奇逢皆主鹿氏善繼之父。世所稱鹿大中之學，皆主鹿氏善繼之父。世所稱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乙丙紀事

太公者也。正其奇逢登新城張果中，各出身營救。雖左魏杖斃，而遂有藉以歸。海內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謂奇逢及正果中也。此編於正父子心醉神服，並許其孫伏麟。意氣肝腸不媿祖父。又謂果中與其弟果正心腸皎然，此吾燕趙中劇孟家也。其書雖簡短，快當日情事，生氣淋漓。且以奇逢之為理學名儒，而乃俠骨烈心，急友人難，置身家性命於度外，彼高談玄靜存誠之輩，而姦邪畏惡

流於鄉愿者，聞奇逢之風，其亦少愧也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乙丙紀事

著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綏寇紀略補遺

書其中述懷宗之事較明更詳總目謂其
回護楊嗣昌左良玉涉恩怨私未為公
論如此編謂廷儒體在嗣昌輩語多迎合又
謂巧捷給又謂嗣昌著無文燦以倖解免遂
至誤國後斥左良玉擁兵南下懷持兩端則
亦不盡回護之也至論項煜居家無循行當
公論所著在朝累以詭激市仇直聲周深
不取其人其云賊本三月十九日被京師煜于
四月十八日已到降都嗣君即位身與拜舞之列

其月可攷據當時欲以汚偽殺之以彼棄妻與
帑第死南還三千餘里之遠不一月而至更有
何地何日可以■賊殄之意在持平非曲為開
脫其辨周鍾則以為才不足以副其名庸人乃
友悌篤厚不死實大負生平乃元末紅巾竟
舜湯武等語是載輟耕錄遽以之入爰書
行大法護口噉以此何說乎雖為申枵仍惜
其不死且云野史錯亂甚多不可枚舉後世論
其事者宜加詳攷焉是說尤允同在一時見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綬冠紀畝補遺

尚多訛謬況其遠者庸可輕信歟
事常志山人
平定志未出
 咸以有用錄撰係生松瑞澤也咸以有用錄系木奇錄下
 書才論院諸事先考千金早者錄源有用則鍾才為
 係今存存書
 棄事書之也

征西紀略一卷

明代叢書

著錄

清陸相撰。相字紫宸，江蘇無錫人。是編紀吳三桂之亂，自康熙十一年冬十二月吳三桂反中，南起二十年十月世璠自殺，中南平止。其中蓋以總督四川湖廣軍務鎮荊州蔡毓榮為主。三桂初反，密奏用者，即毓榮也。先是三桂反，形未露，毓榮奏設重兵于四川，扼險要，固人心，脩固賊說，再三陳請，其灼見事勢，先機慮變，誠力足多者。至其援袍鼓冒矢石，踴躍百戰于彝陵岳州間，猶其後焉者耳。三桂蹂躪數省，陵夷至七八年之久，其次第削平，固非一人之力，而毓榮實始終其事。方三桂反時，甚毓榮甚，詭譎流聞，反間疊至，誣以同逆，而朝廷不問推誠委任，卒收底定之功。相為毓榮書記，是固既確，紀載亦實，尚不至盡阿其所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征西紀略

平定耿逆記一卷

明代叢書

著錄

清李之芳撰。之芳有文集奏疏十五卷，已見清四庫總目。存目之芳於康熙十年癸丑冬十月抵浙江，總督任，明年春吳三桂據中，南叛，三月福建耿精忠反，其經理征剿疏奏，具載軍中，是記更詳其細目。據二十七年七月奉旨班師，於八月初百回浙江，計自十三年春至本年八月，歷九年，身在行間，實事佈置，機宜調度，勦撫兼施，大小一百四十餘戰，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平定耿逆記

奏膚功，是殆不免自詡。然此役大將軍和碩康親王實親視師，精忠所恃，惟是九王白頭忠勇養性之人，迨三人或降或擒，精忠知勢已去，不得已遂降。於康親王固不沒其功，而姚啟聖之拔石塘，奪楊梅岡，又擒魯養性於溫州，乃無一字提及，以非己所用，故不錄之耶。惟篇中有云康親王自衢州統兵征閩，問予曰：此行若何？予曰：王但督其下，毋據掠財物，婦人即揚旗入福州，兵不血刃矣。然則康親王兵

在浙固擄掠財物婦女矣之芳之獻規証誰仁人之言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平定縣志記

平苗紀略一卷

同治癸酉刻本

著錄

清方顯樞顯字敬齋湖南巴陵人由湘鄉縣教諭官至四川巡撫清雍正四年貴州梓苗負險討逆議撫久無成署中貴總督鄂爾泰上奏欲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改土歸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獻土納貢違者剿世宗鑒之遂鑄土者總督印付爾泰實授總督有丙戌用兵至庚戌然後功成據是書則顯之計畫居多蓋顯為貴州鎮遠郡守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平苗紀略

擊苗人殘忍欲抗之而無策適值爾泰總制三省調顯赴滇向苗疆應否開闢顯謂誠能開闢則利可興苗■繁多疑於創始苗性反覆難於善後畏葸不足以圖功爾泰適足以債事顯撫二者不宜偏廢但須先撫後剿平之後仍歸於撫因上平苗事宜十六則于是爾泰決計改流遂以其事屬顯而中多有述其剿苗撫苗安定古州之功所言殆不無粉飾其書作於雍正十一年任貴州按察使

時篇末盛稱凡古未化外之地悉隸版圖。古
未化外之民悉遵約束。改諛爾泰。自矜訓
然。改流後反者。咸教起。爾泰憤切。親督軍
戰。所獲苗。皆剗腸截脰。分掛崖樹。無滿。見
者股慄。其殘暴若是。抑豈仁者之師歟。

征緬紀略二卷 征緬紀略三卷 傳鈔 著錄

清王祖樞。祖字德甫。號述菴。又號蘭泉。江蘇
素浦人。乾隆十八年進士。歸選班。官至刑部
右侍郎。清高宗征緬甸。初由貴州總督楊
應琚。貪功啟。舉。而誠嘉毅勇公。瑞。戰沒。
遂決計用兵。以大學士傅恆為經略。協辦大學
士。部尚書阿。系。兵部尚書伊。魯。將軍阿桂。
為副將軍。刑部尚書舒赫德。為參贊大臣。各
省屬兵。購馬以待。迨傅恆至永昌。阿桂由銅壁

關抵密著。伐木造舟。恆至軍。抵哈坎。奪其
樹柵。殲其頭目。緬兵大潰。乃令攻老官屯。相持
日久。死傷者眾。多布拉著。倖。因遣使求罷兵。
約以三事。俱聽命。通得旨。以緬地瘠。姑緩軍
討。而以其所進。象。送京師。於是命籌議善後
事宜。恆先還京。祖以刑部郎中言。而淮提引
事不密。罷職。佐阿桂軍事。故征緬一役。皆
其親歷。是書。仿。順。之。廣。古。戰。功。
其事蹟委曲。詳於紀略。而道里形勢。多

具紀開而書蓋相互備但紀開在附唱和
之詩體例異耳

實備日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征類紀略

平海紀略一卷 明代書

著錄

清溫承志撰承志字

山西太谷人以道員

從兩廣總督百齡辦賊尋按察使銜官至
何陽未詳是編紀百齡平海寇事敘述詳
賅維時海寇聚至數萬勢甚張者名者
六股曰李為清吳保吳知青郭崇顯張保
麥有金分東中西三路嘉慶十四年百齡
在粵督臣簡閱軍實船善干礮善干兵械
善干以為是區者曾不敢盜之什一焉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平海紀略

以治盜武則前以之武備廢弛因循敷衍概
可知矣於是疏請添戰艦備礮械飛檄各州
縣凡盜平時所犯之境樹木柵築盡去紳士
咸踴躍捐輸不數日而軍事壁壘為之一新
乃克辦東中三路未幾吳保一隊滅郭崇顯亡
降以功拔起總百齡親臨張保所反復開導
保亦降其夥眾船礮兵械教習村學顯此二
路遂辦西路至為州督戰賊宸倭州外洋遇風
散舟師追及有金船張保躍登其舟大呼我

張保來自以賊數人保此有金曰吾教勸汝降
汝不我聽今後何言有金錯愕失刃遂被縛
為清先歿其意備吳知青等悉降出師一月
而厚寇平山踴跳果小醜然行賈居說不妄
業者垂二十年次第氣稜全銷其功
固足稱焉

江南北大營紀事本末二卷

同治二年
排印本

著錄

清杜文瀾撰文瀾字後舫浙江秀水人以舉
人官至江蘇按察使文瀾有平定粵寇紀
略十八卷蓋大學士兩湖總督官文庸輯
是書則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傳輯也
先是粵寇踞江甯高偽都而鎮江揚州
相繼陷向禁以欽差大臣督之從諸軍駐
鍾山時善以欽差大臣駐揚州所稱江南
北兩大營者也迨向榮卒於軍以江南提督
和春為欽差大臣馳赴丹陽接統軍務而以
張國樞為幫辦尋又以和春兼轄江北軍
務文瀾山編自識稱差足考信於任事諸臣
之功過風旨以無所隱如篇中謂初向大臣之
從軍廣西也和大臣以副將為翼長張勳常
辦始以千總都司銜効力行間至是者幫辦
而屬推大敵克堅城聲名藉甚東南軍民
咸頌幫辦功而幫辦事和大臣益謹和以
其名出已上未能釋然此似為有直等又謂

和大臣至向容督師也。用人行軍，思出己意，以市勝於張翥。辦後見翥辦之才，竊出己上，且為軍心所歸。凡事始諮而後行，是則不免為和春迴護。其寧和春歸後，不曉事，忘國標，屬翥之。國標棄長圍，國賊功垂，賊和春方以不被城，不發向敵軍，屢譚不為動。國標跪而泣諫，弗聽。於是賊犯鎮江，國標提兵親援，賊乃猛攻鍾山營。和春遁，軍遂大潰。篇中不言和春，述但云

至常州收潰兵，聞賊至，猶迎敵，受槍傷，退汴。堅關，血死，或云自戕，非其真也。和春之為，欽差大臣，由大學士彭慈章保，故吳人以為一言表邦云。

左氏始末十二卷 明刻本 存目
以唐順之撰順之明史有傳其荆川集清四庫總目已著錄宋章仲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五卷舊列經部四庫總目改隸史類今從之是編凡十二卷首后次宗次官次倖次奸次弒次逐次亂次盜次鎮次戰次名臣次世樂次方技后以周衰如密康公魯敬姜跳姬為列衰如事在西周此左氏無涉密有公是國語非左氏變殊不倫類敬姜以於跳姬

師而編次之耳

史部左氏治末

明史紀事補遺十卷 原刻 存目

舊題南沙三徐氏輯不知何許人是編卷首
自序其論懷宗云以祖宗梯風沐雨之天
下輕斷送於一人之手紅閣之縵壁落
妾賤人感榮而自殺非壯勇也其書無復
之至耳究何以謝天下哉夫以國君之死社稷
而比之婢妾賤人之自殺其亦苛而不當於
理矣至斥江南寧波之質閩人輕爲之子
肇慶則撥亂無能廣州乃自生內亂雖仍藩

史部明史紀事補遺

號突類流人不知清高宗御批通鑑輯覽於
南都既陷乃書所亡而唐桂二王亦仍存其主
號初未損同革竊又謂人心忘漢天不祚明
早昭於金陵定鼎之年又何待燕山殉難之
日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則太祖嗜殺之流
毒遠也雖然明祖之嗜殺固已而永樂殆尤
過之故唐王謂國家元氣之耗由於靖難命
程臣追復建文年號忠臣方孝孺祠設姚廣
孝像跪于階下顧天不使明如暴秦亡於二世

乃延其祚幾三百年抑又何說乎且此書自福
王始應以桂王繼死李定國卒於軍終而
乃殿以吳三桂進爵為王路五華故宮修
舊制及陳國辭王妃諱為女道士等事
非其倫也

平吳事略一卷

荆馳逸

存目

舊題南園常安輯不知何許人其事起順治
元年而首書懷宗煤山殉國及未勝今邊大緩
振李自成祖墓事謂閩賊未破燕京先移檄進
近中有句云王非甚時孤立而煬被竄多臣
盡行私比畫而急急送臣周鍾筆也以此
謂閩賊登極詔一夫援為四海竭心比美舜而多
武功通湯武而無難德居周鍾者蓋傳聞異
詞吳偉業後冠紀聞以為之辨嘗為山人平
寇志則謂龍興鼎革謂為己作沈元欽秋鍾錄
又以為吳友謂非名筆也然因疑出項煜是提
刀何人實無左證項周輩幸身一敗眾惡所歸
可以為世鑒矣公廟中叙嘉興之破有前髮為
僧避於佛寺者有自係獄中後稱罪囚者僅
三百餘人其餘盡行殺戮血滿溝渠屍穢里
巷又云松江殺戮最慘果罹屠城之禍此
編蓋順事遺民之先皇賜難之列痛同所被
屠之慘揮淚濡墨輯為是編殆公揚州十日

記之類耳。詎紀年吳乎。

史部紀事本末類書五種計二十八卷

甲戌七月二日江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平吳事略

新疆外藩紀略二卷

本

存目

舊題椿園氏著。不知何許人。據自序稱。余生於燕。長官於秦。晉齊楚吳越之間。南及嶺表。東越暨無。南渡遼水。而後壯年復西。出陽關。逾河源三千餘里。是其官迹甚廣。意必滿州人也。是編上卷首。哈薩克。次布魯特。次烏集。次博羅爾。次教罕。次溫都斯坦。次克什米爾。次巴達克山。次木爾沙。次沙爾。次塞克。次鄂羅斯。次喀喇爾。次郭罕。次是。撰特。次轄里薩。哥斯。次哈替。良。次布哈。次哈密。次巴里坤。烏魯木齊。次伊犁。次捷拉巴。哈。臺。次闡展。次庫車。次葉爾羌。次喀什。噶爾。此等咸于乾隆四十二年。迨同。間左宗棠平定新疆。改置行省。而情形又一變矣。下卷則道里表。及土爾扈特投誠紀略。與準噶爾阿睦爾薩納布。拉敦霍集占等叛亡紀略。並烏什叛亂紀略。而以回疆風土記雜錄終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新疆外藩紀略

粵匪紀略不分卷

本

存目

清姚憲之撰。憲之字滌山，浙江餘杭人。清代紀粵匪之亂者，杜文瀾有平定粵匪紀略十八卷，成於同治四年。要所等亦有奉勅撰勦平粵匪方略四百二十卷，成於同治十二年。是編則始道光二十二年，楊秀清等結盟而終於咸豐五年羅澤南李續賓克復通城崇陽德安漢川蒲圻一府四縣并勦除咸甯羊樓司襄河等處各匪，蓋未完之稿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粵匪紀略

他書述粵亂多自道光二十年起，蓋全之之火已自燎原，而不知其接續非一日矣。為中謂楊大朋者，湖南衡州府耒陽縣人也。道光二十五年間，因犯案擬斬，邑宰甘某之捕其子秀清，同治罷秀清游此廣東，轉入廣西，遂逃桂林州邊境，其土匪蕭胡貴馮雲山率振石達開李振竹黃生才七人誘匪起事，為盜旋有宋日綱胡以晚陳永宗李俊章羅大綱等，後率領何雲川石大養曾立洽等，蒙得恩去。

文元林鳳祥李開方許崇陽陳世保魯劍江得勝孫應山王四成張寬賢俞興發石貞祥石達英等得珍陶八郎傅學賢李成子黃五昆吳如孝何新金李壽暉鄭春簡劉勝芳等陸續入夥，互相呼命，斷有千人在。林江漢上下劫掠云云，其所舉諸賊姓名惟李振法早病故，其餘後多有王侯及檢點總制等要職。李振即北王韋昌輝也。又謂洪秀泉廣東花縣人，先在金山，繼至佛山鎮，愛山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粵匪紀略

為盜二十五年春，楊秀清石達開二人潛赴愛山寨，商同謀反。秀清等仍回舊林相繼起事。八月遂首陷平樂府。九月陷永安州。十月秀清等率眾赴愛山寨，詳秀泉下山，以他書所未詳，可備參考焉。

史部紀事本末類共十五種計二十八葉

甲戌七月江瀚

黑韃事略一卷附校記

東方學
會刻本

著錄

宋徐建撰建字長孫永嘉人。是編作於宋理宗嘉熙元年。元太宗九年也。據其自跋云。建初歸自草地。嘗編叙其土風習俗。及至鄂。諸其前綱書狀官彭大雅解后。各出所編。以相參考。亦無大遠絕。遂用彭所編者為定本。間有不同。則建復疏于下方。然以此止述大略。其詳則見之北征日記。由是而下。則以書實出彭大雅。而建但為之疏耳。至北征日記一書。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黑韃事略

已久佚

建至草地時。立金帳。是為本朝

皇帝親遣使臣來故。立以示壯觀。前綱鄒奉使至

不為立金帳。史理宗紀

五年。大元再遣使

議攻金。史書之以鄒仲之報謝。端平二年十二月

己卯。大元遣王檄來。辛卯。遣鄒仲之。事後皆悉

仕。劉溥報謝。鄒奉使即鄒仲之前。此鄒之

北使。實奉史書之命。再使則奉胡命。建故云

然耳。大雅敘述簡略。建疏亦頗得事實。是

以世重其書。近之吳縣有元忠。長洲辛鈺復

為校記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黑韃事略

黑韃事略札記一卷

傳鈔

著錄

清李文田撰。文田有朔方備乘。札記已見前。文田於光緒庚寅得此書於嚴詩。說者嚴書家所未有。題曰宋彭大雅撰。徐運疏證。因復為之札記。疏證謂建在燕京。言德州是有曆素。亦即成冊。乃是移刻。楚材自算自印。自領行。韃多不知之也。札記云。即律楚材。湛然居士。自稱移刻。楚材集中有進庚午元曆表。此在太祖伐西域時。未可謂其自算自印也。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黑韃事略札記

辨甚核。疏證謂建見武沒有真。蓋在瀋陽河之側。山水環繞。相傳云。武沒有真生於此。故葬於此。未知果否。札記云。此所云瀋陽河者。指漢南之驢駒河。元太祖諱鐵木真。葬起羣谷。今案起羣二字。即祁連之對。漢書所云祁連山者也。此謂起羣即祁連。何所附會。考就譯業古逸文。稱成吉思汗梓宮。以牛車攬運。途過胡開布爾地方。車停不前。侍從咸以汗陰靈感。遂即其地而葬之。胡開布爾。此起羣谷。是一是二。非

梓於蒙文。蒙地者。審之不能明也。事略有

云。置蘸之法。札記以香蘸字之。仿音。本仿音字

其後或作點。或作站。皆俗字。斯則可斷其

者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黑韃事略札記

黑韃事略纂證一卷

清華學校
文院刻本

著錄

清王國維撰國維有鬼方昆夷徽祝考已見
前黑韃事略一書顯於順德李文田所著札
記似不及是編之精密篇中所謂凡此書中
遂行小注皆彭大雅自注或認為徐運所疏
非也又謂彭氏所云按只解與徐氏所云按只
解實非一人至版本即彭氏所謂潤除徐作屈
求則又誤分為二人也即此一條已足見其讀書
之細建謂婦女美色用狼裘與塗面此紀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黑韃事略纂證

俗之異疑有誤字引蒙韃備錄云婦女皆以
黃粉塗額漢舊儀蓋謂如唐人額黃也
為緣飾恐宋史又建謂在燕京宣德
州見唐書云印成冊問之乃是移刻楚材自真
自印造自頒行箋元史太宗紀七年七月庚申書
省諸契勘大明曆從之徐氏至宣德在丙申春
夏間則其所見唐書當係中書契勘頒行之
本是尤足補充李說其他如彭云置蘸法
蘸係借音徐云互相檢梳為誤字則以李

已辨故不復及非忽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黑韃事略纂證

蒙韃備錄校注一卷 後經室 著錄

宋孟珙撰。案宋史孟珙傳，珙未嘗使蒙古。疑別一人也。清曹元忠校注，元忠言君直江蘇吳人，光緒進士，內閣中書，是錄首韃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案羅密蒙古家譜及今人新譯蒙古史，俱云蒙古之古先出印度，以爲族出沙陀別種，殆非。柯劭忞新元史序紀言蒙古之先出於突厥，亦誤。王國維備錄箋證，謂出沙陀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蒙韃備錄校注

種者，白達也。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傳云，系出沙陀雁門之後，其說是也。校注引宋黃裳古今紀要，編云：初韃靼男女真同種，皆韃靼之後，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其居陰山之北者，曰韃靼，此爲較爲得之。備錄又稱今成吉思皇帝者，甲戌生，其蒙古源流作生於壬午，居寄蒙兀兒史柯劭忞新元史作生於亥，皆不合。校注無說。備錄稱或曰成吉思者，乃譯語天賜兩字也。校注蒙古源流云：特穆津年

至二十八歲次己酉於克魯倫河即汗位，前二日

每清晨晨室前方石上有一五色鳥鳴云青吉

青吉，叶其祥號稱索多博克達青吉，汗

未詳青吉斯何義，觀叶其祥號云，或此譯

語天賜兩字相近，及蒙古其備錄略同，謂

之吉鳥呼曰成吉思，成吉思遂取爲立國之寶

號，成吉思汗以應其兆，新元史乃謂國語成爲

氣力強固，吉思爲多數，失其義矣。備錄稱云

主曰阿里，乃因俗曰必恆，方人校注據駙馬忠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蒙韃備錄校注

王淵里吉思碑，及元史阿里，乃字要合之母

字要合，所爲公主，名阿剌海，此錦以阿里

黑爲公主，似誤。案寄蒙兀兒史則曰：此錦之阿

里海必姐，即阿剌海，別吉異文，其辨甚明。校

注偶失之，疏然其於蒙古國語今古譯譯對音

殊有心得。類著人名地名諸書，紀著文多各別，

皆一疏通證，今閱者渙然疑釋，其長可便。

元史本紀異
通鑑曰青吉
白事

史部彙編補錄卷之

那是在國中三皇弟名武沒葛真所隱多係自
己人馬善戰有功受陞引元朔初史卷下訶額
命生了四箇兒子一名帖木真一名合撒兒一名
合赤溫一名帖木格又卷二帖木真釣得一角金
色魚兒他異母弟別克帖兒別勒古台西箇奪
要了是成吉思兄弟共六人此錦便古得那別別
勒古台武沒葛真即帖木格又即元史宗室世
系表之鐵木哥幹赤斤者也案今之新澤蒙
古逸史云訶額命生四子曰鐵木真曰拙赤合

撒兒曰今赤溫曰帖木格幹赤斤其小妻達納錫生別克帖兒及別勒古台是成吉思汗兄弟旁之人而便古得那則異母弟非河額倫所生也備錄又稱成吉思有子甚多長子比因破金國攻打西京中時陣亡今第三子却為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天妻五太子名龍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又有數人乃庶妻也箋證引元史宗室世系表太祖皇帝六子長朮赤太子次二察合台太子次三太宗皇帝次四拖雷次五元魯赤次六潤列堅太子此約直即朮赤阿戴即太宗窩闊白天妻即拖雷惟龍孫乃無此人又朮赤察合台諸人此時皆在西域故此無察合台名國雅謂龍孫乃無此人世系表中約直次五元魯赤非即龍孫耶不免失之目睫矣

晉五胡指掌三卷

舊抄本

著錄

張大齡撰大齡字玄羽四川眉人其編每卷之首皆題有字間陳繼儒眉公較蓋所隆萬間人也其總論二有云晉識石上眾馬之後有牛繼之史氏遂書傳疑之事造惟薄不根於琅玕曰牛金之子不知拓跋之業始於什翼犍者牛也懷愍北行什翼已立桓玄謀逆魏帝中原馬後牛繼此為證矣是說正牛金之証洵為有識然南北胡竝立初非相繼識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晉五胡指掌

不足深辨也所謂五胡者匈奴也羯也鮮卑也羌也氐也而索虜拓跋氏亦鮮卑別種也篇中獨於匈奴劉氏有論說者殆以夷狄而帝中國自劉淵始其謂世儒暗郭欽江統之說不行深為司馬氏惜其言此曹漸染華夏之風百來年具文雅博洽既與中國士大夫埒而驍悍魁桀拔山貫鐵之勇非華人可得而彷彿也即使驅之去而未必即去既去而未必不來既中國先亂而彼有所以乘其隙哉此論尤中

月繁凡所叙次亦頗簡括名曰指掌僕庶幾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晉五胡指掌

新羅史提綱二十三卷

朝鮮

著錄

明俞肇樞。肇朝鮮人。是書作于崇禎時。卷首
宋時烈序。謂高麗史凡一百三十七卷。有世家
有列傳。有志有表。辭事散出。不可領要。故肇
病之。暇依朱子凡例。表年著統。大書提要。而
而又分注以備考事。名曰高麗史提綱。今按其書
始於後梁貞明四年。斷自高麗太祖王建即
位之後。蓋以金富弼三國史所載。類皆荒誕
不足憑信。且世代遼遠。國政沿革。人物出處。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麗史提綱

可考信故也。篇中如載後唐長興四年春三月。
唐進使冊高麗王建為高麗王。夫人柳氏為河
東郡夫人。考五代史唐明宗紀。長興三年。月甲寅。
封王建為高麗國王。舊史則云以權知高麗國
事王建為檢校太保。封高麗國王。皆無冊夫人
柳氏事。且並前一年也。又載後唐清泰二年冬十
一月。新羅降于高麗。後晉天福元年春三月。百
濟將軍朴英規遣使降于高麗。秋九月。百
將征百濟。大破之。百濟亡。新羅五代史四夷附錄。

言自晉以後不復至。蓋不知其已亡也。舊史外國

傳尤略。百濟見唐書東夷傳。新舊二五代史

俱無。此二條足補前史所遺。至載後唐開運二

年。以長公主妻弟昭分。注曰。自是厥後。沿為家

法。恬不為異。言之醜也。於是景宗王妃劉氏。為

后。光宗之女。景宗姊妹。從外姓稱劉氏。雖謂宗

常禁近親婚嫁。娶山功以下所生者。不許通仕。跡

其北柳氏為門下侍郎琬之女。似亦能以身作則

而其子睿宗納李氏為妃。李氏之女也。諱稱外姓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麗史提綱

是以知其非而故蹈之。真禽獸之不若矣。孰謂高麗
為禮教之邦哉。

臺灣外紀十卷

本

著錦

清江日昇撰日昇字東旭福建

人是書

始於鄭芝龍為盜海上踞臺灣終於鄭克塽以臺灣降清自順天敘元年辛酉迄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共六十二年其中雖夾叙崇禎弘光隆武永曆之事實則表彰鄭成功一人故於其卒而稱之曰丁亥年二十以隻身奉故朔海島居雄拱自聽其約束五省移徙避其鋒銳且當敗喘息又能鎮定強戰從而開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臺灣外紀

乾坤至壬寅歲五月初八日逝年三十九歲屈指統衆共二十載以忠義自華嚴治軍旅推心置腹助事身先計策已決貴賈無私仇親並用亦可謂人傑武其推崇如此誠非溢美俸鼎作小腆紀年多采取此編如書唐王與鄭后還寓於汀州之府堂蓋從外紀而不用諸書隆武被執送至福州斬於市曾妃投九龍潭而死之說去監國魯王次廈門鄭成功以事入府正之禮見之而不作航海遙聞謂成功相見行

四拜禮稱主上自稱羅臣之說其載施琅

入臺灣刑牲告于延平王朱成功之初曰自同

安入臺一地始有告人賜姓敏士治為嚴疆獨

琅起卒但與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獲釀成

大戾琅於賜姓前為仇讎情猶且之慮中窮

士義所不為公義私恩如是則已語畢投地大慄此

亦本之外紀然如外紀謂甯靖王術桂名宦宗

九世孫紀年則據臺灣府志正之蓋傳聞之

誤固所不免也惟在卷標題用辛酉而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臺灣外紀

鄭經監其四弟乳母陳氏私通其言根藪尤為小說窠臼但其成書在康熙甲申距克塽之降僅二十一年以閩人言閩事視他書所述固較可依據焉

十六國史略不分卷

景鈔

著錄

清王筠撰。約有萬頁正字。已見經部書類。十六國為趙者二。前趙劉淵稱漢。劉曜乃改號趙。為燕者四。前燕後燕北燕南燕。為秦者三。前秦後秦西秦。為涼者五。前涼後涼西涼南涼北涼。為蜀為夏者各一。初據成都。國號成。李壽改漢。謂之後蜀。此外有冉閔據鄴。稱魏。慕容冲據河陽。稱西燕。慕容永據上黨。稱帝。於長子。推縱據蜀。稱成。都王。事小。年促。志不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十六國史略

十六國之數。是編雖舉其大略。而分析頗確。不編不支。亦自可取。而末脫載司馬先通鑑總論。前趙後趙前燕後燕前秦後秦後自為十六國總論。而歸本於立國之要。在乎得人。以為五岳之下。必有層山。四海之外。必有江河。若孤峰獨出。則終為部族。而己。一沼澄泓。則終為溪澗而已。是雖書生之論。固亦今不易之常經已。

蒙古通史四卷

傅鈔

著錄

清不知撰人姓名。陳錦等譯。黃成埏口述。是書蓋中華民國六年。陳錦先率倫辦事大臣時。得於蒙人家。名曰保權。其書出于道光九年。是殆蒙人之有感於先烈威權而作也。篇中分為四章。實即四卷。今第一為蒙古之立國及其變遷。由共戴汗至字端察爾也。速該克兒。訖成吉思汗事略。第二為內蒙古六盟。附滿洲及其世系。第三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蒙古通史

外蒙古四部。滿洲附滿洲。及其世系。第四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降生。及滿洲對待外蒙政略。其言鐵木真生於壬午年。此蒙古源流。合壬午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也。第言蒙元兒史作己亥生。此柯劭忞新元史同。又言成吉思汗殂於丁亥七月十二日。壽六十六歲。此蒙古源流同。舊史本紀。作壽六十六。亥宋理宗寶慶三年也。元初史作蒙元兒史及新元史。以生年各異。故皆云七十有三。然此編載成吉

思汗年二十八歲已酉即可汗位在在二十八
年。今壽十六歲以蒙人紀蒙事當較可作
也。至言鐵木真之姓字兒吉斤。蒙文又稱吉
乞額特。猶言天神與人間女子配而生也。乞
額之為義。言天上靈氣。與人欲混。乞特者相
感之意。新元史本紀則直以為乞額特字
兒吉斤氏。且云乞額義為奔流急湍。言其勇
往邁果似之。又譯為計牙特。亦譯為卻特。有
統類之詞也。此譯乞額各持一義。未知孰是。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蒙古通史

羅密蒙古家語謂博丹密爾。此乃作字之誤
遂因博丹密爾之名。即以博爾濟根。此乃作字之誤
為姓焉。元史又云博爾濟根其九世孫超齊奇
爾密虎後人。因奇爾密虎之名。其骨氏族之類
曰却忒然。則却忒乃奇爾密虎之後。元太祖
自姓吉兒吉斤。即矣。羅密元裔。其說決非無
根。惟其言元惠宗棄地失奔時。乃在此子
宮中。遂一蒙兒名歡吉拉他氏。已有身三月。為
何太祖所納。蒙兒之子。即永樂成祖。羅密家

諸亦有是語。惠宗棄地失奔。其北遁成祖已年九歲。
其名。詞何疑。若其紀成吉思汗征希
多爾吉汗事蹟。尤離奇怪誕。不啻神話。說
蒙俗迷信。固無足怪。所錄法代上諭。多為
東華錄所未載。緣法創理藩院。分行蒙古云
牒。向用蒙文或滿文。至光緒初年。始參用漢
文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蒙古通史

皇明四夷考二卷北虜考一卷

卷目

明鄭曉撰曉字

海鹽人

序云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元良哈

何我武衛也朝鮮何以次元良哈也知禮教

也次國也琉球何以次朝鮮也皆于中國

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勃寇乎我勝國也此與

何史外國傳異外國傳一朝鮮二安南三日

本四琉球考則列日本於占城真臘之間又

篇中有滿刺加而無佛郎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四夷考

機近滿刺加正德中據滿刺加地遂其三十

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方物請封始知其

名雖拒其請然嘉靖已許互市此書成於嘉

靖四十三年甲子乃於滿刺加為佛郎機所

■似無聞足見當時閉塞也至韃靼云

韃靼北胡也即夏獲勝周徽抗秦漢匈奴事

突厥末契丹殊欠分明不如史曰韃靼即蒙

古故元後也當為直截了當後以韃靼程最多

最後凶悍為中國患最甚別為北虜考其

述英宗北狩事云也先無警不恭時殺掠

道路我往來通事人懷詐出好誘告以中國

虛實也先因監通事人言吾有子請將南朝

不至通事人設曰為多奏曰皇帝皇帝許滿矣

也先大喜誇許首曰吾且進聘禮十四年春遣

二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初不知答詔不及

和親事也先大恚怒七月大舉入塞分寇大

同宣府其時又瓦剌傳謂瓦剌使來更城至三

千人後虛其數以冒庫倫禮部拘獲子之所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四夷考

又僅得五之一也先大恚怒十四年遂誘脅諸番

分道大舉入寇其言啟釁■有不同似考得

實其言亦多所失詳云

國朝寶鑑六十二卷

朝鮮刻本

存目

朝鮮金尚誥等奉教撰。朝鮮舊有三寶鑑。國朝寶鑑也。載太祖太宗世宗文宗四朝而上。至廟寶鑑也。肅廟寶鑑也。嗣後有英廟寶鑑。蓋仿效宋之三朝寶訓。而之祖訓。錦而作。其小異者。書諱及字。其生卒年月耳。是編則集纂輯十二朝可法之事。其三寶鑑。登英廟寶鑑。合成一書。并記言動。兼該德業。將以揚先而裕後也。大都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國朝寶鑑

列虛辭。使與古帝王媲美。雖臣子之體宜爾。然非事實者多矣。朝鮮太祖李旦。原名成桂。初高麗王顯無子。以寵臣辛旽之子福為子。顯既為權相。李仁人所弑。仁人立福。遣成桂攻遼。以糧不繼。退師。王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破王城。囚王。福請遜位於其子昌。權國事。成桂廢昌而立王瑤。旋即自立。遂有其國。瑤出居原州。王氏自五代傳國數百年。至是絕。而中乃高麗政散。民離上。勳德既隆。中外仰慕。人皆歸心。

侍中裴克廉遂率國人奉國寶詣潛邸。上

閉門不納。至晚克廉等排門直入。置寶廳事。上羅拜呼千歲。合辭勸進。上固拒之。國人擁衛不聽。勸進益切。不獲已。即位於壽昌。猶曰。予為首相。猶懷惕慮。常懼不克盡職。豈意今日乃見此事。予若平康。近馬可避。適令罹疾。予足不克自用。乃至於此。豈當日真相。其為佛說。疑成桂回軍廢之。任意本國集國議。議胡為由。山類推。其他亦馬可盡信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國朝寶鑑

小學外史八卷附別編二卷續編二卷

朝鮮 刻本 存目

意題首陽逸民吳慶元編輯見顯相重校
慶元朝鮮人蓋以海州首陽山而夷齊有焉故
自號首陽逸民是書為李者四吳照李者稱
崇禎元後四庚寅金炳等金學性序稱崇
禎紀元後五戊辰尹定鉉序稱皇明永曆後
四戊辰維時時已久矣而鮮人乃著不忘如此
其德要通論曰小學者中國稱朝鮮為小中
學以其世學文明亞於中國也又凡例曰威化回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小學外史

軍為我國尊之始賜號朝鮮為皇明錫名
之始故此書起自肅獻王開叛之歲止於崇禎
後甲申以志太歲干支通符於烈皇帝殉社
之年也後於永曆之亡論其後曰今此中國淪
為夷狄天時之外也尊周而攘夷內華而外夷
人心之正也今自永曆之亡皇統雖絕其後四
年已有我東建廟之議遂設壇而祀三皇三
皇陽降澤在上於是乎已晦之日月後時于
陽青邱既絕之皇統長存于數人皇壇則天

天意人心不歸於此而將奚適也此書之作將
以講明大義云云其書書大旨已自揭明矣

篇中於清太祖曰以哈赤

似不知崇禎十年其國王已出降者不亦異乎
別編大報壇志蓋以所太祖錫號朝鮮神宗出
師再造教宗命將東援皇壇之設所以大
報志則詳其祭祀之禮器禮節並樂章祝文
祝文有署崇禎一百二十年歲次己巳者何以得
此於朝鮮哉續編王人姓名記所記王人皆與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小學外史

鮮有闕者首載石星則以壬辰倭大入朝鮮
星力排眾議出師援之次則於李如松獨詳
亦以有平倭之實蹟又如松成標長子其先即
朝鮮理山郡人也

三十國春秋輯本不分卷 廣雅叢書本 存目

清湯球輯本有十六國春秋輯補已見前是編所輯皆史部久佚之書共計有八種一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一裴璠蜀書一和苞漢趙記一武敏之三十國春秋一田融趙書一吳篤趙書一王度二石傳一范亨燕書一車頻秦書一劉昉燉煌寶錄一吳暉南燕書一裴果仁秦記一姚和都後秦記一張謚涼記一喻歸西河記一段宏龍涼記一張詮南燕書一高閭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三十國春秋輯本

越事備考略二卷 原刻本 存目

清劉名舉撰名舉字嘉樹廣西桂林人光緒九年法蘭西與越南藉端開戰二月始攻陷南定省夏間再陷河陽省其附近之廣安省甯平省悉為次第強佔於是清廷乃有出師之舉是編特紀其戰狀首載閩外隨營等述於當時情事言之歷歷對其主帥亦有微詞且言廣西提督黃桂蘭乃粵督姻親信任昏庸無識身統重兵縱情聲色迨棄地先逃服毒自盡而諒山孝帷中猶有土校十餘人也類多直等故不著撰人名氏其載張之洞奏疏則誌馮子材王孝祺王德榜之勝以見我軍之足用其載何如璋張佩綸奏疏則著馬江之敗以見二臣之無能佩綸疏中有天寶為之謂之何哉之語駭後故態猶可想見至附劉永福華師文及英法人往還公牘而殿以改訂條約此所以名為略也觀其得失之述抑可為前車之鑒矣豈特備考而已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越事備考略

粵漢紀略八卷 舊抄本

著錄

原題燕錫九峯居士編輯名氏未詳疑清初人其心不忘國室者也。是書始於丙戌粵中主永曆終於己亥吳三桂收復雲南永曆被執首尾十四年雖稟衆說間亦得諸口述大抵出於粵事記粵事遺聞者居多。有金錄他人所著者如武岡播遷始末下書黔陽郭象帝朱容藩僭亂本末下書西充陳永雲安龍紀事下書安龍江之壽孫可望犯關敗逃本末下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粵漢紀略

江津程瀚孫可望封謀禪本末下書樂昌王恩又如金聲桓赴水則注云賴州人又述通泰彭年守制則注云府幕江陵黃中安述至鄭之琬傳本於錢邦芑孫可望李定國據險本末本於顧慶閔因軒績孫可望據事責事本於吳三桂記室馬玉則皆於附記見之篇中有而說並存疑而未決者李成棟斬丁魁楚通遠聞云魁楚在岑溪屯兵千餘洋胡招之不服乃水陸設伏大戰騰江丁兵敗魁楚中箭死按

此則魁楚一忠臣矣與粵事記大異然余思清兵是時甚盛而魁楚止千人何能水陸設伏且大戰乎第稱人之善惟恐或遺故立錄之胡臣媚李元胤謂按劫左錄載李元胤事言其固守肇慶時兩謀叛將人情恃以為安及被執欽州殉節不屈似非如粵事記所言蓋粵事記一書雖出自宦廣者然作於丙戌之後其間敘事頗多傳訛而其立言又務為譏刺似未可為徵者編輯亦姑存以備考耳此二條立言忠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粵漢紀略

洵有史德然如張家玉沈江乃云陳子壯潛身為賊後擁一村妓因而被擒出粵事記忘其務為譏刺之類未足為徵至於堵盾錫始末載其遂疏有云擬再舍餘燼少收桑榆不料調兵則一警不發若曰堵盾臣而有兵則重其羽翼也索餉則一毫不與若曰堵盾臣而有餉則資其號召也致臣如窮山獨夫坐視疆場孔亟昨感痛本重一病不起遂快屠股臣但恨勇死不朽之身不能為皇上畢命疆場而死於牀席是為恨也此其

虞境之艱賈志沒良可哀已又任學政時其姪書云一腔血火人軀時命胡來大命又逝而已其雖有學政之移不與地方事一旦不諱斷不作遁逃者蓋其堅貞之志固定之早矣瞿式耜殉節六載其難遺表具述清兵入桂林初至十四日傳又載全堡賜孔有德書詳葬式報及張同敬遺骸其文甚佳皆足補史本傳之遺也

皇清藩部要略十卷附世系表四卷

烏爾山房
原刻本

清初韻士撰韻士字鶴皋山西壽陽人乾隆中翰林四十七年充國史館纂修官奉旨創立蒙古四部諸王公列傳韻士所檢黃冊外譯舌人僅能通曉久而後成既進呈為欽定蒙古王公列傳編之四庫其原冊數十帙未經釐訂歲之家後三十餘年烏爾山房視華江蘇武進李兆洛是而好之因屬寶山毛嶽生名參訂編輯以陰宋景昌補表成書

二十二卷題曰藩部要略從西陲要略例也越七年平定張穆復為校補謄脫乃呈諸版具是寓其後跋篇中蒙古要略有曰其默特右翼一旗及歸化城之閒散補國公皆元太祖十二世孫阿爾坦南其浩齊特蘇尼特烏珠穆沁教漢秦曼鄂爾多斯札魯特_{巴林}克什克騰喀爾喀十部二十二旗其外喀爾喀同祖皆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裔也皆姓博爾濟吉特車陳錦新譯蒙古通史云喀爾喀四

著錄

部除額魯特兩貝子旗外均為成吉思汗之子
孫出於旁爾吉斤氏一姓云與此相合惟旁爾
吉斤本書作博爾濟吉特不同攷元秘史云字
端察兒做了字兒只斤姓氏旁兒只斤即旁爾
吉斤也羅密蒙古家譜又作博滿濟根譯
文互異類此孔多又其附吳三桂與睿親王
師書及睿王報書則以清軍入山海關教漢部
長班多巴林部長色布騰阿喀科爾沁部長
穆勒土默特部左翼善巴奈曼部善丹札噶

特部哲爾赫四子部落多爾拜及札賚特杜爾
伯特郭爾斯柯爾沁諸部皆從吳三桂迎降
故也其書翔實固非贗者可比焉

譯史撫遺四卷

清李瑶撰

著錄

清李瑶撰瑶字子玉江蘇吳人其書與馬
驕譯史名同實異是蓋以溫睿臨南疆供
史卷中位號有不應書者事述有不盡備
者悉為攷證得失綴補用譯別署其名曰
譯史勘本其餘忠賢義烈與夫閭中芳外
之卓然有大節在人間世者則又作撫遺
以附之此編是也所以併譯為佚者以辨此
為其尋譯諸史以成之書雖所紀事同而文

辭識是之與溫氏故不同也首為宮壺妃御列
傳緣溫氏於清史諸妃大書后故削之不
曰后妃傳而曰宮壺妃御傳六屬創見其於唐
王元妃曾氏謂妃先被執於塗舟次九龍潭
乘間投水死雖與通鑑輯覽合然江日昇臺
外紀謂唐王與妃皆被難汀州府堂而徐鼎
紀年從之謂福王鄭太妃於大軍進守宣城
時毀容易服遁入妓舍中被驅以北及渡淮乃
乘間墮水死監守者方知為太后馬士英所奉

以資浙者乃厲也。或者謂是南都先言人受士
英所指而然斯則疑以傳疑可矣。其論楊文舉
以爲龍友頗曲秦淮一時名士變然觀其
設守金山非漫無計畫者累於附熱損厥清名
遂至淪入奸黨幸而死之猶得其所耳竊去文
驄進士英同鄉姻戚特未能遠之非附熱也
且初無爲其鷹犬之事故明史本傳必言文驄
好交游干士英者多緣以進其爲人豪俠自
素頗推獎名士以此附之何當以文驄爲奸
黨乎如瑤所云殆非略述原心之論矣

譯史邱謚攷八卷

清字

著錄

清李瑤撰此其所著譯史摭遺竝行而麗
於摭遺之首蓋以其入宗諸欽定勝朝殉節
諸臣錄故也一專謚諸臣二通謚南都諸臣
三通謚閩疆諸臣四通謚浙中盟國諸臣五
通謚粵中諸臣六入初職官七入初士民上八
入初士民下既以表諸臣忠節亦以彰皇朝
至德事謚諸臣中頗有業經隆武永曆予
謚者似應附著其中如粵中諸臣沐天波云
定遠人從桂王入緬人勅之不出受極刑死
天波入緬後以咒水既死受刑之說謬今攷通鑑
輯覽亦以天波咒水既死而摭遺乃云緬人以三
千兵圍王既而有通事者引護守緬酋飛馬
至呼曰勿傷皇帝帝與國公而沐國公已先過河
死一人之書兩說不合又林佳鼎云莆田人桂
王立率兵拒李鐔戰海口不勝被殺攷粵垣紀
略引粵事記曰紹武立學臣林佳鼎位總憲行大
司馬事提兵西向上三水縣欲侵肇慶慶豐式

報奉命生東峽設炮御馬對陣一炮殲鼎則
又以為非永曆臣乃紹武臣未知孰是所末之
事已患難徵刑其更速者乎

伊犁總統事略十二卷 傳鈔 著錦

清松筠撰筠字湘浦姓瑪拉特氏蒙古正藍
旗人乾隆四十一年由筆帖式充軍機章京官
至東閣大學士居點屢起以都統銜休致歿晉
太子太保銜照例賜卹予諡文清入祀伊犁
名宦祠是書嘉慶十三年筠在伊犁將軍任
時就知縣以廷楷原纂未成之稿屬郎中祁
韻士重加排纂一手編輯用叙兵屯鎮撫之
要邊防形勢之宜後親為釐定並令城守尉

宗室廣寧為繪輿圖篇中如漢烏孫釋地唐
西突厥釋地吟薩克馬說渥洼馬辨皆有攷
證為為詳核而伊犁輿屯事始尤行政之大
者伊犁道維繼營兵築城回子乘時興屯開渠
灌漑雖肇於阿桂而始得導水要領則自
松筠嘉慶七年於惠遠城東伊犁河北岸濟
大渠一道遙遙數十里引用河水灌田又於城北
羊湖中覓得泉水設法疏濬築隄岸開支渠
引溉旗屯地畝又濬大渠監前所濬之渠通名

通惠渠並於其東河齊烏蘇地方濬大渠引至
里沁山泉之水灌田數萬畝此其安民實政
旋於邊方尤為難得西門豹之治鄴不特專美
於前矣表而出之以為內地有民責者勸焉

平臺紀事本末不分卷

舊抄本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蓋修在福建省東南海外
康熙二十二年始入清版圖閩廣之人渡海
謀生者此相屬各分氣類睡醒之忽輒糾鄉
眾持白梃以鬥好事輒生其習尚然也監司
守令一不得人奸民往往蠢動自朱一貴吳福
生之後乘機竊發隨起隨滅而地大藏奸民
聚時固是書蓋紀乾隆五十七年臺灣奸民林
爽文作亂始末體仿李順之廣右戰功錄而詳
賄過之爽文初起僅五十餘人時出劫掠以其財
招納亡命又創為邪說所為天地會者煽惑民
心其始本易撲滅病在官吏不為民所其奸民皆
通賊人無固志維時有浙人壽同春者募游於臺
集義民數千恢復彰化曾上書督撫曰惟望公賢
能之吏勇敢之將籌辦善後事宜振恤被難之
戶收回逃亡之民別除弊陋之規嚴禁無名之費
撫綏安輯大法小廉培植元氣保此一方民命由是
而言亂之由生亦可推見蓋臺民之好亂或迫總

督率諸勦辦無功於是令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張其德督嘉勇侯福康安率師渡臺隨征樓船千艘旌旗蔽海大兵雲集而林爽文乃就擒抑可謂獅子搏兔矣高宗嘉嘉慶之功勳又為將軍福康安等建生祠於臺澎以旌其勳又因畫平定臺灣內外功臣於紫光閣親為製贊此編印以是終焉其大要已具國史斯則於當日情狀特詳固亦考臺事者所不可少之書也

東牟守城紀略不分卷 同治八年刻本 著錄

清戴燾元撰燾元字和甫江蘇丹徒人咸豐十一年隨其父肇辰在登州府任適值捻匪張樂行分股十數萬分擾魯浙秦濟青萊且及於登燾言牒猝至肇辰已奉母諱候代官紳咸詣議城守不得已素服視事先是肇辰以捻氛相距不遠亟為倡修郡城後勸諭城鄉舉辦團練并定分路扼要防堵章程故得 後者即署 於 是率僚屬紳士登陴守禦凡四十餘而賊始退

登州為海疆重鎮而臨時無可調之兵無可籌之餉凡籌畫戰守供億軍需悉資地方官微肇辰平日居官深得民信易克善此燾元是編皆其朝夕隨侍目睹情形故錄為一帙以紀其實夫亂之既作固非武力不為功善消患無形綢繆未雨擇吏顧不重哉

英夷入粵紀略二卷

原稿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卷中有曰松按者松當是其名而姓仍未詳也道光十九年命兩湖總督林則徐為欽差來粵專辦烟土英商義律既繳烟土二萬箱旋以討烟優為名攻沙角大有破臺則徐革職以琦善為欽差授兩廣總督於是將破臺後駐兵鎮釘桶盡行撤去以致失守英船遂直造省垣因有入城之議紀此事者不止一書然於當日實情尚多隱諱是編則直書無忌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英夷入粵紀略

載琦善語義律云打得快和得快粵人無不知其語無不切齒當非傳聞過甚之言也又稱大將軍奕山令廣州府余保純維城說和義待奉銀六萬萬圓余不敢與爭如教許賠和議勒奕山降文楊芳并各省來粵之兵俱要退出城四十里然後夷船乃退出虎門是以奕山降文存金山寺惟楊芳仍在省城後載枯楊詞十首為楊芳作也有云昔日芳榮得遇春未門依傍慣因人如今老去尚搖蕩猶調秋風百戰身又云黃黃盡室和

殿上栽桑條不稱棟梁材要知大樹將軍號都歷蟠根錯節來思春暗切昭勇侯思春可謂婉而多風惟當時風氣閉塞其亦有可笑如謂余保純遇夷人夷人揭帽余亦揭帽道路以目一時譁然咸謂余以望太守而用夷禮禮傷教蓋辱朝廷又載道光二十一年津鎮總兵達洪阿奏修通挑其礮擊夷船三斬獲一事以為此天亡夷之兆不知是乃遭風夷鎮道貪功與英人初無涉耳至其謂夷于八月後啟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英夷入粵紀略

伏不見至十有二月始見夷人咸云蓋畏人披星而出飯而後田恒視啟明為早炊之候故備意啟明隱見松栢宋書天文志西晉懷帝永嘉二年正月有午太白伏不見二月庚子始晨見東方是謂當見不見占為百官悉民將流散之象今啟明伏不見當同此占然按明史天文志洪武二十五年三月丙午辰星隱至四月戊辰後見時正當承平宋志之占恐未必然此其史識殆遠在沈約上矣

秦隴回務紀略八卷

光緒六年刻本

著錄

清余澍時撫澍時字熙農浙江山陰人同治元年江皖髮捻及滇匪藍大順竄入秦中陝省六民回文証由是送回揭竿倡亂徧地蹂躪而鳳翔府地當衝要為隴蜀咽喉東賊肅聚日多西賊媚附愈衆彼來此往悉以鳳翔為淵藪送回富巢傷賊城郭旦夕圍攻經十月六月援綏防守晉和府張兆棟之功澍時從之治軍因作是編述其艱危困苦情形皆所目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秦隴回務紀略

當此之時欽差大臣督辦軍務之勝保賴兵不進固已貽誤於前及其赴省既失利於華州後受挫於滿城乃仍高居八仙臺擁兵觀望何有於鳳翔迨多隆阿克欽差大臣提師入潼關首解同州之圍一戰大捷疊破賊巢始分兵援鳳而民變更生矣此書之成兆棟方在廣東巡撫任雖不免溢美其防守孤城支拒四萬八千日卒獲保全不可不謂勞苦功高縱不能逮比張巡之守睢陽蔽遮江淮關係大局

然較近時沈葆楨之守廣信何多讓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秦隴回務紀略

通事彙鈔十二卷

原刻本

著錄

清朱克敬撰克敬字瞻菴甘肅皋蘭人湖南候補典史是編卷首載有湘陰郭老盡原札似亦頗取此書謂其持論未必脫前人窠臼而精確處為多又謂節節有議論彙鈔字尚未甚妥直須云邊防論要耳其說尤中肯克敬不從未免護前自本稱敵情戰地古今不同而交接之際強弱之則千秋不易國之強弱在人而不在法戰之勝負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通事彙鈔

氣而不在器和之可存在我而不在敵不求諸內而徒徇乎外得不為外人所竊笑乎此以戰之勝負在氣而不在器蓋篇中屢以器外美利器為誤同是一意蓋當日湘中士夫多斤倣造船礮為無益主圍運湘軍志即主是說旁考以見一面之詞見錯言兵事書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立予敵也豈真利根可捷堅甲利兵邪至謂不求諸內而徒徇乎外為外人所竊笑則至當之論也其論宋高宗身履艱難自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己之才具與東南之兵力財力皆不能抗金決計求和固非出一日此時金人亦有厭兵之意秦檜巧佞之士善于揣摩故以和說達貴而得歸以和說高宗而取富貴不過各達其適耳其志本不在安宋秦檜以和存宋亦非其才能合兩國之好也後世以和罪檜並以和稱檜者屬夢此說似創而實確又謂贊和議不必皆小人因秦檜而進則決非君子人之賢否不在言和言戰以和為能藉此干進則無所不至之鄙夫也誠哉斯言其為萬古之定鑑也歟

甲寅遇難錄一卷 存目

原題生員朱銘樂仲編其書記清康熙十三年
耿精忠叛軍入延平事自二月十五日開變起
至十二月初二日開固山貝子寧海將軍吳祚省
止錄中歷叙耿軍來延平加耗地丁錢糧兩
加耗五錢信係本色積案草料各如項信征
及檄令富戶助金不從者上墩檣墩樓之制以
五柱一根三人柱一根將人兩頭短鎖如鞠勢欲
伸不行欲俛不能令助者上戶加倍方許賒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甲寅遇難錄

者力役不別士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為捍牧圉如避
不前三丁類朴又計丁給鹽二兩拌以香灰以皇
戰稱每兩官價銀五錢種虐政民不堪命故曰
遇難至載清師將至民眾恐以從逆被誅咸
禱于李先鋒廟是夜神偏城示夢謂前來
乃仁人之師正名制寧爾等爾等當為別
之良民毋為抗化之頑梗爾日身集石角橋其迷
神夢舉無異詞其事甚怪蓋當日有人送者
此言以安眾心耳李先鋒亦不知何許人也

黔史四卷 存目

清猶法賢撰法賢字心魯別字面樵貴州
乾隆壬午副貢生紀黔事者有黔書續
黔書黔記皆有關於黔之國聞則以
既而史當有黔史故輯周秦迄清嘉慶
凡關於黔故者以為是編焉為中如楚人遣
將循沅水伐夜郎注云凡言遠者不當遠也元
鼎五年秋南粵反叛注云叛者背此附彼之謂
反則其勢合境騷動為大逆名此自明其書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黔史

然皆未安楚夜郎何以見其不當遠反叛同
義叛何當非大逆之名又延熙十有二年涪陵國
人殺都尉叛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注引晉
志涪陵郡夷思播黔五州地是也後引華
陽國志鄧芝射黑猿事則未免泛濫矣至載
洪武十四年賴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水
昌侯藍玉四年侯沐英為副征雲南由辰以趨
貴州考定按安瑄洪武間風降貴州路通要
漢史貴州土司傳洪武二十二年趙州叛苗阿資

率衆寇普安燒府治大老劉標征南將軍傅友德擊走之旦諸軍門降遂改軍民府爲指揮使司二十二年西平侯沐英奏普安萬夫長密即叛殺屯田官軍及驛丞試百戶調指揮張春討之於盤江木寨圍官軍失利更調指揮蔣文統烏撒畢節水寧軍勦之乃遁此等黔事應行補入者也恐尚有遺漏未及細檢耳

金陵癸甲紀事略不分卷 原刻 指目

清謝介鶴撰原題姑孰謝介鶴記湘西載賡氏胡德璜評據德璜序稱介鶴於癸丑春爲賊虜至金陵糧館中曾與上元張炳元榜李金蘭麗生及同志數百人謀內應卒不成炳元死之介鶴乃以計逃出依今觀察靜山趙公於鳳山行館因憶陷賊時所見所聞等事於書此編是也首有目錄具載洪秀全以次姓名官職籍貫並張德堅賊情彙編頗有同異於云洪秀全廣東花縣人是正彙編謂是廣西桂平縣大黃江思旺墟人之誤然以馮軍山爲潯州桂平人則此彙編同矣今考先緒潯州府志云秀全廣東花縣人並記有桂平縣釋放馮軍山後有逮遣回花縣原籍則此馮同縣此爲確證又李昌輝桂平縣紫荊山下金田村人太平天國金田起事即在昌輝家云桂平人不謬彙編以爲鬱林州博白縣人非也大抵皆得之訪問不免傳訛篇中極言

楊秀清之號良淫嗜殺及馮中山之造偽書惑眾
並十天條太平軍目太平禮制後自稱天父第三
子蓋以二人為首惡焉至謂不達開膽怯不知
何以云然似非事實○述張炳元諱內應事僅
見於此若朱九妹擬毒斃秀清則它書載
之洵一奇女子哉其他賊之違天悖人窮
凶極惡之狀類皆得之目擊不盡虛誣然非
據崇太平天國者所樂聞矣

援守井研紀略一卷

本原刻

存目

清蓋貽清撫貽清字叔純江蘇陽湖人咸豐
九年秋九月滇匪李永和藍大順自入川境連
破筠連慶符名縣攻撲叙州府不克十一月
竄至犍為之五通橋十年正月又竄至五通順
之自流井榮縣之貢井二月復竄回五通橋攻
撲嘉定府官兵僅能尾追其甚者賊將至輒先
避徙他處以故賊鋒所至如入無人之境三月
大順分股由嘉定上竄疊破青神彭山蒲江名

山等縣其李永和股仍據楊山而井研仁壽者
只四萬餘且仁壽無城恃井研為屏障自省帥
以省垣為重各營官兵俱調回保省而井研緊
要隘口並無一卒戍之縣令劉棟威屬次求救
乃派珠江勇四百名前往防堵後令貽清親帶
練勇前赴井研一路防勦上竄之賊此是編之
所由作也从稿中自是年三月初一日抵井研始
逐日記載至五月十九日始得家書母病請
急止遂未續記蓋猶未竟之本其市所稱

昭都司耀光、守備友耕、後皆積功至提督、
為蜀名將、而欽差崇方人者、則成都將軍、
四川總督、歿于盛京將軍任、諡文勤、完顏崇
實是也。

馬邊公文四卷 原抄

存目

清不著編輯人名氏、是編蓋光緒十二年屏
山獠夷勾結、掠山野夷大股出巢、後搜馬邊
屏山一帶、馬邊協副將銜同馬邊廳同知先
後稟報成都將軍、四川總督、堵擊情形、
及續派兵勇勦辦、往來稟牘批示、彙存四
卷、題曰馬邊公文、此一役也、用兵將及寸載、卒
以夷性詭譎、倚恃山深林密、出沒靡常、迨及
稍有官軍、則又深匿不出、我軍欲戰不得、進勒

不敵、而仍出於撫綏一策、方其就撫、甘願捆獻
凶夷、賄僑房、僑房、倣維民先具投誠、德木刻到
營、然後公同盟誓、未城圍、皮勒血、不過數行
了事而已、至篇中載調補武員、清陞送員、登
前藏達賴喇嘛遣使入貢等摺、皆與前事無
關、若奏報今操省標官兵技藝、
摺稿據稱各兵操演新舊陣式、步伐整齊、
旋放連環槍礮、聲響連貫、長矛藤牌、技不
俱進、退便捷、則直矣、柄清季綠營、亦不可用、

春秋二樣殆同兒戲此在光緒十四年書中舊
如是國安得不弱哉

史部紀事本末類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七頁

甲戌九月江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馬邊公文

欽定安南紀略三十卷

故宮圖書
朱絲欄寫本

著錄

清乾隆五十六年勅撰乾隆五十年安南內
訌不靖次年六月國王黎維祁召其臣阮岳
阮惠兄弟所逐其母惠幼子並從人六十二名
至斗魯隘河邊叩額求救經廣西巡撫孫
永清兩廣總督孫士毅先後奏聞因先命妥
為安置並傳檄夷眾共維祁在良才縣境招
聚義兵恢復黎氏續命孫士毅率提督許世亨
帶勇五萬人出關討又令雲南提督烏大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安南紀略

自馬白一路帶兵協力進攻士毅至富良江奪
敵船筏直衝彼岸遂克黎城後維祁封故
是編首載孫士毅奏報克復黎城後封黎
維祁為安南國王誌喜詩其序有曰朕以名義
所在為萬世立君臣之極且國家撫馭萬國寧
有尺寸幅輒實因臣服有年偶遇禍變終資
天朝覆冒之力俾萬幸率土仰瞻知勸懷柔遠
理亦宜之是其好大喜功之子情溢乎詞然維
祁本弱王孤立無助五十四年阮惠復舉聞

率餘黨傾國而來維祁間惠至輒携家屬遁國內無主阮氏後立士毅上疏自劾以福康安代之阮氏求內附於是士毅與福同奏黎元替亂不堪立國阮光平恭順輸誠安南不必用兵狀卒從其議則詩序所稱興滅繼絕爲萬世主君臣之極者徒虛語耳五十五年福康安遂僭安南國王阮光平朝於京師矣夫懷柔遠事詎易言當全盛之日黎氏失位已不能救全鋪張何益而後世安南一國終爲法蘭西所有且易其名曰印度支那又烏足怪邪

欽定巴勒布紀略二十六卷

故宮圖書
朱經櫛寫本
著錄

清乾隆年勒撫巴勒布者附近西藏之一部落也乾隆五十六年以貿易構釁遂奪據濟龍烏拉木等喀等處達志宗即意駐藏大臣慶林等必有辦理不善之處因令已志馳往查辦嗣經察實具奏果有抑勒買賣不接巴勒布奏書之事當將慶林等分別治罪後命四川鄂輝帶兵討之官兵收復宗喀之後旋即春雪連綿難以進取直至天晴由後雪微薄處開路深入將濟龍烏拉木等處盡行收復而巴勒布已早遠竄及仲巴薩嘉西呼圖克遣人往彼諭話巴勒布頭人即欲來降已罪願求歸附以雪山高大未能即至次年五月總兵穆克登阿張其率同西藏之噶布倫帶領巴勒布大頭目小頭人等前來環跪營門悔罪求恩於是勘明邊界於濟龍烏拉木等喀要隘處所堆砌鄂博銅卡以定界限又令於佛堂前項經立誓並取

具永不派事因記結狀存案奏聞高宗以
其異威懷德更出誠心不值掃穴擒渠以誇
示威武備如所請此事以完是編首載御
製詩其將軍鄂輝等奏巴勒布歸順實信
詩注有云此事鄂輝等如早有識力彼雖有歸
順之心亦當揚我兵威取彼附近部落數處使
彼目覩天威方為攻心之策至于設誓素心豈
堪深恃今既計不出此予亦不欲為其已甚此
可見高宗晚年猶未厭兵也因知安南一役
用兵不終者特徇福康安之請耳

賜姓始末一卷

明季稗史
章編本

著錄

明不著撰人名氏是編曰賜姓者謂鄭成功
也成功芝龍子原名木林年二十一於隆武初
立入朝賜今姓名是為朱成功俾統禁旅
以駙馬體行事封忠孝伯永曆元年封為
延平王其中所載其江日昇臺灣外紀互
有詳略篇末史臣曰當世之尊乎成功者不
過比之田橫徐市之間而已其以為不然自緬
甸蒙塵之後中原之統絕矣而成功以一旅

存故國衣冠於海外稱其正朔在昔有之周
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公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
和十四年上不係於厲王下不係於宣王後之
君子未嘗謂周之統絕也以此例之成功予可
謂徒然矣其說甚允又曰獨怪予君之子孫
於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於天下某閭海
外尚多人物當必有說以處此是則不免疑
然當日遺臣多依成功於海外不問有偶斯議
者知非無故矣清光緒元年沈葆楨奏請將

所室遺臣鄭成功賜謚建朝以作臺民忠義
之氣奉旨准行遂於臺灣建立所賜姓延平
郡王廟至今臺灣雖非中國地而廟貌猶
巍然獨存夫豈偶然哉

四 月令一卷

任氏叢
刻本

著錄

漢崔寔撰清任兆麟輯兆麟字大田江蘇震澤
人是書為焦循舊藏卷首有嘉慶八年四月
廿日江都焦循記書凡八種易名曰任氏叢刻
并有焦氏藏書江都焦循里堂印幸乘隋書經
籍志四民月令一卷漢尚書崔寔撰原本久佚
兆麟據齊民要術太平御覽所引摭拾成書
仍為一卷篇中如云順易布直振贍窮乏務
施九族自親者始無或極財忍人之窮無或

利名聲家繼富及順時令勅表紀同宗有貧
窶久喪不堪葬者則糾合宗人共監舉之呂
親疏貧富為差等語兆麟謂可想見曩時人
心風俗之厚禮教之隆其言是也又篇中云幼
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入小學則漢代教育之
法亦可攷見焉惟兆麟所采遺漏尚多今攷唐
杜臺卿玉燭寶卷二引四民月令二月祠大
社之日為非卯于祖禰下有前期齊婦
滌如正祀焉二百十三字亟應補入津浦智漢

月日紀古引四民月令數條、此編所無、
雖不詳出何書、當非臆造、至顧祿清嘉
錄引崔寔農家諺、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
未破、冬青花亡、開黃梅雨不來、引四民月令
云、六月初三起箇黃昏陣、七十二箇隔夜陣、又
云、朔立秋、冷颼、一夜立秋、熱到頭、此說不言出
何書、且弗類漢人語、殆未足信耳、

玉燭寶典七卷

古逸叢書本

著錄

唐杜臺卿撰、唐書藝文志、子部農家類、杜
臺卿玉燭寶典十二卷、是書蓋遵義黎
庶昌由日本舊鈔卷子本影刻、原書十二卷、
以一月為一卷、此存七卷、上於七月、孟秋、因律四
庫全書總目、史部有時令類、今從之、此編卷
首序云、爾雅四氣和為玉燭、周書武王說
用云、推道德以為寶典、將令此作義兼衆美、
以玉燭寶典為名焉、篇中首載禮月令、而引

蔡雅章句釋之、間采夏小正及淮南時則、
其有可證經者、為卷二、詩小雅采芣今之人胡為
虺蜴、毛傳云、蜴蜴也、劉歆今雅注、蜴蜴下云、龍
蜴化為蜴、蜴并引詩胡為蜴蜴、傳解既
云、蜴蜴、即有單呼蜴者、便以上字為訛、劉向五
行論云、蜴化為蜴、蜴引詩惟蜴惟蛇、案今雅
蜴蜴、據為舍人注云、蜴名蜴、今雅也、李巡云、蜴
蜴一名蜴、郭璞云、蜴蜴、蜴便不相干、詩內
虺字乃無虫旁、加鬼、未詳、劉氏據何文澄、歌

向父子舊有異同之論。螭二義莫知所從。且今雅別有螭。詩本悉作也字。不得強變為螭。今攷各均說文句讀。當疑也。螭即是一字。却懿行。爾雅正義亦疑。即也。之或能得此為證。益曙然矣。名有不可從者。如卷一乃擇元辰云。元辰蓋郊後吉辰也。吉亥作吉辰。其今詩經注疏本同誤。卷二云。周禮天子一后三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禮記昏義文。非出周禮。改御妻為御妾。殊謬。不知天子有后有夫。

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曲禮有明文也。又書名寶典頗多引佛經。喜為釋氏宣傳。卷四云。清淨法行經。天竺東北真丹人氏多未信罪。吾今先遣弟子三聖。悉是菩薩。往彼示現。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先淨童子。彼名仲尼。月明儒童。彼名顏淵。孔顏解謬。講論五經詩傳。世曲威儀。法則以漸誘化。然後佛經當往彼所。法沒盡經。真丹國老子漢子大項菩薩等。皆宣我法。其土人咸生殺好相。迦葉菩薩載

道德化以仙路。老子是也。尋古來今刪正同異。孔子是也。幼而悟。大項是也。然後佛經乃生信耳。其誕如是。而乃錦之寶典。何其

唐月令注一卷附考一卷

道先十四年
梅瑞軒刻本

著錄

唐玄宗御判定清節洋林輯洋林字雲水江
蘇高郵人唐書藝文志御判定禮記月令
一卷集賢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
直學士劉光謙齊光又陸善源修撰官更主
是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自第五易為第
一是編首載羣臣進注表有云呂氏纂習舊儀
定以孟春日在禁室有拘恆檢無通變通不知
氣逐同移節隨斗建洎平月朔差異日星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唐月令注

殊乃令霄祀愆期百子存珍事資草莽允屬
宜更於是依构建庫攝提重有刪定由是而言
誠亦持之有故空宋羅泌書唐月令謂唐世猶
以民事為重也雖宋大中祥符八年孫奭上言
宜依舊規式昭先訓而晁迥等善廢林甫之新
文用唐成之舊注則國家四時之祭祀並須更
改詳究事理故難輕議至宋祐二年賈昌朝
請以鄭司農所注月令後入禮記第五其事
林甫所注自唐月令別行從之仍詔唐月令

以備四孟月宣讀

唐自唐以來有
是唐改本
唐月令之世

是唐改本

終未廢其後朱晦菴作儀禮經傳通解載
禮記月令鄭注併附注唐改本於呂覽淮南
之次且其中經文有依唐月令刪定者以定之
春為正月節至今時憲相承不改乎是編洋
林自識謂此書變亂經經不免為後人作備
又謂首為注解者如李开收弄唐杖杜尤卑
鄙不足道則稱之胡為邪今攷正月之節在
虛注引春秋傳今有司興尊志註引周禮龜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唐月令注

命國備九門碑據注引洪範傳初衣暑服注
引論語其性義其事言注引洪範五行傳凡
此之類悉有依據至乃擇元辰注辰亥也宋
禮月令鄭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宋本岳本
考文引古本皆同正義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
正月亥為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南齊
書禮志載盧植說闡此義至詳而闕照本
毛本嘉祥本衛氏集說並作吉辰失其旨矣
此獨不誤亟應表而出之惟迎春於東郊注

迎春為祀青帝靈威仰於東郊則與鄭注作
春者者異政唐書王璠傳璠上言諸家壇東
郊祀青帝璠為方慶二世孫少為禮家學此
雖出於迎之必有青帝見漢書郊祀志
說當本然則唐月令注一書以林甫一
人無學而概為為卑鄙不足道毋乃過歟

唐月令注續補遺一卷

鶴壽堂書

著錄

津茹泮林輯是書蓋泮林輯唐月令注既
成後取內經王注校準同異別紙錄存
以補唐注之遺凡經文及注中小異皆備載之
以俟參考併附辨臧琳經義雜記一條於後
大率謂經義雜記疑此為後世之書蓋臧氏之
於唐月令固深致云又續攷類皆辨明字
體謂多出玉篇廣雅亦自原本漢魏未可以
不學識之至寶應成夢鏡跋殊罕闡發

其云此書經注非一時作明皇刊定月令當成
於開元十三年以前李林甫注當作於開元二
十二年以後又云開元十年明皇御注孝經其
刊定月令或即在御注孝經之後皆援據確
鑿是雖無關宏旨亦足見考訂之勤焉

足本歲時廣記四十一卷

歸安陸氏重刻本

著錄

宋陳元靚撰。述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時令類。首列歲時廣記四卷。據稱此書宋志不著錄。惟見於錢曾讀書敏求記。謂前列圖分四時。為四卷。今此本乃曹溶學海堂編所載。卷首並無圖說。蓋傳鈔者佚之。是編係陸心源從天一閣藏抄本傳錄。為是金書。但缺第六卷。然卷首圖說猶存。仍分春夏秋冬為四卷。而第五第六第七則為元旦上中下。惟第六元旦中原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足本歲時廣記

第八為立春。第九為人日。第十第十第十一為上元。上中下。第十三為正月晦日。中和節。第十四為二社日。第十五第十六為寒食。上下。第十七為清明。第十八第十九為上巳。上下。第二十為佛日。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為端午。上下。第二十四為朝節。天貺節。第二十五為三伏節。主秋。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為七夕。上中下。第二十九第三十為中元。上下。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為中秋。上中下。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為重九。上中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足本歲時廣記

第三十七為小春。下元。第三十八為冬至。第三十九為臘日。交年節。第四十為歲除。末卷總裁。其中惟以夏至為朝節。十二月二十四日為交年節。近代所無。正月晦日之中和節。則唐貞元五年置。而六月一日之天貺節。則宋祥符四年置。以天書再降之故。尤不經之甚者也。總裁殊無取。如辛戌月。正五九月。遇三長月。五不祥日。十惡大敗之類。大抵皆世俗所忌。君子固無惑焉。

戊申立春考證一卷 廣石川 著錄

原題明路士登訂士登皇朝未詳是編首書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歲立春正月節麻以洪武
初欽天監正元統大統麻法推天正冬至
得歲前十一月初四癸巳卯正月初刻冬至得歲前
十二月二十日戊寅亥初三刻立春考古時只
云某日冬至耳無支刻之文欲知支刻者必
以沈約宋書麻志為祖蓋至是測算始漸密
也士登元郭守敬說歲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戊申立春考證

之中仍有消長之機其論曰洪武初欽天監元統
不知測驗為何事而徑削去消長另立章分以
為修改今天權為監正監副李德芳持消長
正論力爭之不得遂從統議然而統所修改四
年則授時舊數接年終之一無所改者也誠
傳至今失之愈遠時人沿龍其恬不為怪又曰
夫麻從何來從日躔之在天來也今仰觀天象
立春日躔在戊寅亥初而欽天監在己卯子正
此可以口舌爭手且七政畫果於日躔日度變

而朔轉交及五曜之率皆變氣應一差即諸
事皆差而以之步麻無二可者故守敬曰天有
不齊而麻為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
差則不不改隆慶間監官周相今年遠教
盈歲差天度失今不考所差必甚若探本之
論也乃監正張應侯等不知所以為知方地之然
曰大統原乃元統依守敬法為之準既無差必
不可改且詆余看妄議云云案明史麻志第
言大統推步悉本授時惟去消長而已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戊申立春考證

未辨其得失而不載其事蓋其疏也

古今冬至表四卷

光緒戊寅刻本

著錄

清譚譚撰

湖南湘潭人元史麻

志有六麻冬至開載魯獻公戊寅元
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至元紀元統天重修
大明授時刻之異同清梅文鼎因之作春
秋已未冬至表刪去獻公戊寅一事各以
其本法詳衍算術雖明而未有折衷江永復
因之作冬至權度於四十八事皆指陳其得
失而數仍未密是編攷古今冬至自周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古今冬至表

五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至明
懷宗崇禎十一年癸未逐歲推其日名定其
時刻考其月朔作表以紀之春秋之時不列
表則以已詳春秋日月仍補春秋以前日
南至表日南至即定冬至不言冬至者周正
為春之始不為冬也用正建子日南至所在
之月即為正月漢謂雖當時歷法多疏未能
密與天合如武王庚寅歲以正月為二月之類
而表中仍書正月不書二月從其實也又辛冬

至黃道宿度歲差表蓋較梅以之書更愈
推愈密後來居上固其理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古今冬至表

東朝記一卷

廣百川
學海本

存目

原題海上王泌著武林李孫枝閱是編紀明
懿文太子及建文帝始末首言初太子讀書
大本堂故題以東朝其載宋景濂因孫祚
得罪連累應死高后遣奏請免其死上不允
太子泣諫上不蒙恩太子計窮投金水河左
右救止以聞上乃釋景濂竄之松潘宋史
漁傳長孫慎坐胡惟庸黨帝欲置濂死皇
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其孫名異亦無太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東朝記

計窮投金水河事又載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
三日冊兄姪高皇太子孫詔亦不見明史又稱元年
使者還自西方得玉於雪山廣二尺色青先是上
在宮儲時嘗夢神啟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
始應命工琢為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視定其文
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名
曰凝命神靈此亦明史所無至謂建文國破時
削髮披緇騎而逸後謂正統時返京迎入大內
佛堂養之是蓋由正統五年有僧自雲南至奏

西流稱建文皇帝恩恩知府岑瑛聞於朝摘
問乃鈞州人楊行祥年已九十餘下獄越四月
死同謀傅士二人皆成遼東事見明史本紀此
■因以附會朱睦㮮革除逸史當辨建文帝
髡緇遁去及正統間迎入大內之說乃好事者
之■然屈大均金山口恭謁天下大
師墓詩為云讓帝飄零海嶠東龍蟠猶識
未央宮固仍以所傳為真無可左證姑存疑
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東朝記

嘉定屠城紀略一卷

明季雜史
彙編本

明不著撰人名氏是編首書明烈皇帝殉國之次年其事在南都破弘光出亡之後據稱同社部名書錢謙益率先降附欲樹德東南以自解於吳人士郡人周荃謙益家有口辯密受謙益旨謁清帥豫王言吳下民風柔軟飛檄可定無煩用兵王大喜即日拜官使降人黃宇才鼎佐荃單騎安撫吳中所過輒降數日後明監軍道楊文聰率兵五千人入郡城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嘉靖屠城紀略

家才鼎等戮於市荃遂民間免間行歸豫王以文聰龍殺家才鼎等始發兵入吳三其禍本實基於此云觀其所言蓋深不滿於文聰又載黃洋耀同科考廉丹陽葛謙其洋耀同訪總兵官吳志葵于雲間共論當世事出謂洋耀曰志葵庸奴耳其言奪誕欲使他人幹事彼生享其成必誤國事年為何故信之天下事尚可為然君儒者非其倫幸勿圖弄遂掉臂去後追尋其語著明鏡著

此於洋耀有微焉

至哉侯峒曾臨難曰有死而已後何言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其語尤痛痛篇末云是役也城內外死者二萬餘人縶紳則有侯峒曾黃洋耀龍其用國李應張錫自貢生則王守程青於則黃洲耀等七十八人其時孝子慈孫員夫烈婦才子佳人橫屍鋒鏑尚不可勝計設縣以來終無僅有之異變也兵禍之烈吁可畏哉有保民之責者抑可以鑒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嘉靖屠城紀略

揚州十日記一卷

明季雜史
彙編本

原題江都王秀楚記其書蓋叙乙酉

夏四月二十五日清兵入揚州至五

慘酷之狀殆不忍言婦女所遭尤酷有云卒

嘗謂人曰我等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

失節者何者中國無恥至此嗚呼此中國之

所以亂也其言至痛然所代世教猶存後如

是今則打破世教婦女無所謂貞設遇正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揚州十日記

其情形又當何如邪清兵在揚其未封刀以前

可謂橫暴極矣而記中乃載有王姓將帝居

昭陽李宅以錢數萬日給難民其意蓋殺人

往見阻多所全活當此亂時仁心漸滅殆盡

猶有是人斯蓋剝後之理人類之不絕賴有此

耳至其謂後人幸生太平之世享無事之樂

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閱此當知驚惕殆足警

世為不妄作矣

清嘉錄十二卷

道光庚辰
寅刻本

存目

清顧祿撰祿字鐵卿江蘇吳人其書蓋取

陸機吳趨行土風清且嘉之句為名以自

夸其鄉里實則多屬陋俗也如謂清時

日官府至虎邱郡屬壇致祭無祀游人駢集

山塘號為看會中之人皆各署吏胥平日

奉侍香火者至日各昇神像至壇舊例除郡縣

城隍及十鄉土穀諸神之外如巡撫郡土地諸神

有祭事之責者皆得入壇謂之督祭凡土穀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清嘉錄

又或以手版謁城隍神短簿祠通流以王珣為

地主祀易端莊降階迎接此所敘述先宣之

際尚相沿不改惟謂土穀之神分配古賢名姓

塑象奉祀如任彦昇蔣子文張翰王珣之類

皆是則不盡同任張之象似已不設而撫署則

奉春申君潘署則奉吳鴻府署則奉秦伯

鐵造署則奉張士誠駙馬潘佑以吳伯嚭

高士而儼然袍笏且稱曰財帛司最為可怪

而潘佑一隊匪獨斷從鮮成並盛古玉器於

益江以游行今蘇州已非省會各署只吳縣
僅行請神無人奉祀三鄉會當以誠也矣

月日紀古十二卷

乾隆甲寅刻本

右目

清蕭智漢撰智漢字雲澤號五江湖南湘
鄉人是書以月為綱析其節候次即逐日紀
之徵曲於古不為臆說其所取材自正史稗
官山經地志九流百氏之書古今名人之集
靡不旁搜博討據其凡例自稱所載皆文人
韵事歷時多官以擇其尤雅者而載之其粗
陋之事未敢登錄又稱引用書籍皆上冠各
書首頁可以核對其用意雖善而考之實不

盡然篇中屬引道經佛經二氏之書各目繁
多不言何經殊欠晰了又崔寔四民月令亦
本久佚自是後類書錄出未經注及亦其一
失且道經多誕妄如某月日天尊降北斗
降某佛生某菩薩出世類皆不經甚至謂
孔子七月二十日於太上老君授三乘妙道之
旨其誣聖實甚與所云擇其尤雅者不大
相刺謬乎

岱史十八卷

明高曆

著錄

明查志隆撰志隆字鳴治浙江海昌人是書
卷前載岱史公移結銜山東都轉運鹽使司
濱樂分司同知查志隆蓋奉欽差巡按直隸等
處監察御史譚耀檄令補修舊志旁搜遠考
負輶輶以編凡為考者三曰圖考曰星野考曰
形勝考為考者三曰山水表曰疆域表為考者四
曰特由紀曰學典紀曰遺蹟紀曰藝文紀為考者五
曰宮室志曰物產志曰香稅志曰登覽見志香稅當時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岱史

創設舊志所無再卷冠以山字撮其大方發
明著作之意全書頗難取史家義例故名曰
岱史然如圖考中五岳真形圖既涉神怪而周
明量圖又屬無稽其星野考謂譚星野者或
以泰山主心房底或主妻胃或主虛危廉所通
從以考史記天書曰角亢氐房心泰山隸兗州
何疑夫以心房底言岱猶為近之乃若虛危北宿
也蓋胃西宿也而可以東方言耶其星野考說
都不足憑者而不論可也又譚字紀王之綱玉女

傳云世傳天仙玉女碧霞之君之初因胡成化間招

建改為宮弘治庚辰名靈應嘉靖再更碧霞宮碧

霞宮之名始此案宋濂詩有靈光長鏡碧霞

宮之句見本書則碧霞宮之名非始於嘉靖矣

紀又載孔子聖殿在嶽巔玉皇頂西稍下可

半許其地相傳為越觀峰其下為孔子產地據

唐仲元岱志見岱頂下望吳峰勒孔子產地嘉靖

間朱忠書衡建孔子廟都推官大猷修三楹

條垣南為門譚侍御權毛侍御在查運使志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岱史

奉至聖銅像及四配如學宮制增修兩廡置
廟祀焉望吳峰當即岱史所謂越觀峰志隆
二事合附著之

蓮峯志五卷

解一遺
書本

著錄

明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清四庫全書
總目已著錄蓮峰者衡嶽七十二峰之一
峰也宋陳田夫南嶽總勝集云蓮華峯下
有方廣寺八山四水周圍環匝步人題詩略云
寺在蓮花裏層峰附花葉又范寅亮一聯
云寺藏螺髻頂人在藕花心北有靈轍源車
轍迹記云昔羅漢居此鬼神運程車轍道也
東望芭蕉庵乃宋高僧宗炳修行之所北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志

靈源塔夫之此志有車轍亭而無靈轍源有
靈源閣而無靈源塔亦無芭蕉庵但引衡
岳志曰蓮花峯方廣寺居其下四水環繞
山如蓮瓣蓋未見田夫書也是編開卷即
列明神宗諭勅臺道附用怡原志本其文
蓋因晦菴南軒兩先生初在方廣寺頗引
以為重夫之猶是之意也故名偏中有曰山豈
不以人貳則朱張二夫子最矣志首沿革次
形勝次名蹟各游次祀典次禪宿次物產次

序記次詩騷採摭非博而體尚不失雅潔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志

廣雁蕩山志二十卷

乾隆有刻本
同治己巳補板

著錄

清曾唯撰唯號近世浙江永嘉人雁蕩山在浙江溫州府跨樂清平陽二縣山奇秀甲兩浙顧自古圖牒無稱所初倡水昇者妙輯為雁山集一卷嘉靖己亥朱諫因舊本搜討增為四卷列三十二門萬曆辛巳胡汝寧復以續得詩文冠於卷前其後徐待聘又有雁山志勝四卷這見清四庫全書存目是書蓋就同時樂清教諭范鉞所纂雁蕩山志參互考訂輯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廣雁蕩山志

成書因名曰廣雁蕩山志不獨體例較善其勝於前人也約有三事一謂雁蕩之名實昉於唐西域書云第五位尊者諾詎那大阿羅漢居雲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又云龍湫雁蕩乃吾師弟子諾詎那尊者之化都也考休阿羅漢諾詎那尊者雁蕩經行雲漢龍湫宴坐而談之句一行書云下山川為兩戒有南戒盡於雁蕩之語第以僻處海隅是書不絕宋室南遷貴游漸盛故沈括夢溪筆談指為宋同而薛季宣賦所載開

山歲敬六祇就宅時言之均屬失考一謂雁湖為山之主大湫撞水之勝舊志以湖在湫頂湫

從湖出不知內外異谷隔嶺徐弘祖記大龍湫水出絕頂之南者中峰之北夾塢中即其源也一謂謝靈運僅旁肋竹澗口而止路險難行即澗中亦深入舊志因有從筋竹澗越嶺而行詩東文選作筋竹澗遂列為開山之首非也又指謝靈運所經亦非元李五等十記有山領東謝家之說舊有謝家嶼通真宮兒同姓耳之三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廣雁蕩山志

者咸是正誤卷末附施元孚所著游法具詳登覽之次第洵足為游人導先路焉

虎丘山志十卷

傳鈔本

著錄

清顧祖禹撰。字伊人，江蘇太倉人。虎丘志

於明初王賓已斷爛不復全其後文肇

祉尚有傳本。松陵周安期三修之，未及梓行

於世。是書卷前有康熙丙辰徐乾學將其

舊志原序，篇悉錄入。首列巡幸恭紀，下署候

補通判舊登封縣知縣張棟敬識。次萬歲樓

圖，下署候選訓導臣金之鑑敬識。其下乃為

山志，雖本三家舊志，實刪無別多所折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虎丘山志

一物度惟特度其書，虎丘者為最著。舊志所載

他處多有者，概從芟削。一官吏，有功德於其

者，郡人輒立生祠山中，今不錄。一人物，舊志頗

多，近臨，可非史乘可考者悉刪之。一高僧，舊志

但書名號，不為立傳，其失也。簡周志引博采，一

人或銘傳，并其失也。今細加參核，事蹟在山

中則詳，它處則略。皆其勝舊志者也。篇中

間有考證，所謂劉夢符生公講堂當在金陵與

虎丘無涉，據李陽冰石刻，唐人止知有講堂，不

間有講堂，又謂可中亭亦傳會劉夢符一輪

明月可中亭，了句因名。據慧皎高僧傳，而其

事當作日可中，非月可中也。恐夢符當有魚豢之

誤，至仲光舊志辨可中為可月，則更謬矣。是正

前人。全承訛，非僅遺舊志之失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虎丘山志

虎邱山志二十四卷

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著錄

清顧詒祿撰詒祿字子祥江蘇長洲人是書首舊序山園次巡幸次宸翰次山水建置次古蹟寺宇次溪橋溪街次祠墓坊局次人物流寓次高僧仙鬼次雜志物產次碑刻題名次藝文舊志只載虎邱詒祿以名勝雖屬虎邱而詞人學士遊春送別必在山塘山塘之景勢不可缺一坊局祠墓羅列山塘皆闕忠孝節義街街溪池經由脉絡今並增入此其不同舊志者也舊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虎邱山志

題詠記序分注於山水建置之下詒祿以爲重複割裂今特編藝文十二卷先詩後文詩以時代爲先後文以門類爲次序其山塘諸集諸篇之爲附入此其不同舊志者也然雖增輯山塘諸勝而元善繼三世血書華嚴經十二卷在今虎邱半塘龍壽山房竟失書殊不可解至於虎阜題名尤多缺略錢大昕虎邱詩云題名多未錄手錄補圖經注曰左旁崖石有淳祐辛亥四明程振父題名右有淳祐癸卯長樂潘持

等題名德祐辛亥天台戴覺民等題名又石觀音殿壁間有宣和元年胡少汲等題名紹興八年向子諲題名自來修山志者皆未之載是則猶責詒祿之疎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虎邱山志

金山志十卷

附兩卷

著錄

清盧見曾撰見曾字厚山山東德人乾隆進士兩廣總督是書蓋其官兩淮都運監運使運使時作九域志書時有裴頡阮卓鏡於此因斷自建例蓋忽了自於江陰獲金數鎰李鈺鎮潤州表內賜金山篇中謂唐建之中間揚州陳少游以田士臨江韓漫書以兵臨金山此少游會則此山之名非自鈺始又天監四年釋寶誌月僧結建水陸大會於金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金山志

則金山自昔已傳非特於建中矣然葉徐爰釋門略云建康北十餘里有鍾舊名金山誌公靈跡所棲多在鍾耳即用水陸大會亦不出金陵則所謂金山者當卽徐爰所釋之異名而非京口之金山審矣要之金山自頭陀類羊開林崇基表渡江者始以是為登臨之地而題詠斯多遂為東南之名刹謝運有從遊京口北固應詔顏延年有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可見南朝時金山尚未著名也此編首宸翰圖卷一山水卷二碑刻卷

三方外卷四雜識卷五藝文賦卷六藝文詩卷七

藝文詩卷八藝文詩卷九藝文勅諭卷十

藝文序跋卷十一藝文序跋卷十二藝文序跋卷十三

大曆後湖為揚子通今瓜洲甯與揚子相連

揚子距江名三十里瓜洲以間則不惟不至揚州

並不至揚子矣山川形勢固有時遷易予在

徒聞金山之南有滌沙者安知異日金山不復與

潤州為一邪今金山在岸矣陵谷異此而况

朝市之轉移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金山志

代覽見三十二卷

果克山房刻本

著錄

清李仲寬撰仲寬字六善號陶山湖南長

沙人乾隆五十八年進士官江蘇知縣其書

作於為泰山書院長時卷前首編天章一

聖祖二世宗三高宗四諡五祝文六儀注七領

賜呂編初代覽見有書房慶一丑吳錫麒序

一山陽全圖代陰全圖原出上

卷第二總覽一原出下卷第三總覽二行宮圖

代禮上卷第四總覽二代禮中卷第五總覽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代覽

代禮下卷第六總覽三代禮圖代禮上卷第

七總覽三代禮下卷第八分覽一代頂圖代頂

上卷第九分覽一代頂中卷第十分覽一代頂

下卷第十一分覽二代陽圖代陽上卷第十二

分覽二代陽中卷第十三分覽二代陽下卷第

十四分覽三代陽之東圖代陽之東卷第十五

分覽四代陽之西圖代陽之西上卷第十六分覽

四代陽之西下卷第十七分覽五代陰圖代陰

卷第十八代陰之東圖代陰之東卷第十九分覽

七代陰之西圖代陰之西卷第二十附覽一代覽

諸山圖代覽卷第二十一附覽二大汶圖代山水

卷第二十二附覽三祖孫山圖祖孫山卷第二十

三附覽四新南山圖新南山卷第二十四附覽五靈

巖圖靈巖上卷第二十五附覽五靈巖中卷

第二十六附覽五靈巖下卷第二十七附覽六琅瑞

山圖琅瑞山卷第二十八附覽一岳牧卷第二十九

博覽三文獻卷第三十博覽三虞衡卷第三十

一博覽四齊諧卷第三十二叙覽一陶山圖陶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代覽

而以

叙少所析徵引博洽固非明者志隆創史所及

而志有者如代禮下皆帝王封禪祀之事

乃將宋朱熹跋泰山秦篆銘攝入殊不倫類

至其自叙方纂班史而文章高下判若天淵矣

泰山志三十卷

清康熙辛酉刻本
史稿戊戌補板

著錄

清金縢撰。縢字戟門，安徽休寧人。是書卷前阮元序稱：前時欽江子卿作志，既錄敘混清，而查志隆之重修岱史，宋憲之泰山紀事，蕭協中之泰山小史，以及國朝林杭學之泰山輯端集，皆疎畧淺陋，不足以紀泰山。此編窮因際之幽邃，愜舊志之殘缺，本有窮致。泰山道里記、金石記、宋孝純圖志，而廣徵典故，博採貞珉，作紀三卷，圖一卷，志十卷，記五卷，總為三十卷，序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泰山志

賅備，體例謹嚴，兼史家之三長，考地理於千古，云：推許甚至。今觀其書，實多本唐仲實岱覽見如凡例云：一志支山舊志如靈巖、環珠、新甫諸山，以為非泰安所隸，闕而不書，蓋志泰山非志郡邑，可以茲特詳備。一舊志所載詩文，今悉歸山水各景之下，此二例岱覽見已如此。殆沿而非創，篇中每引岱覽，故知其為是此書也。又岱頂望吳峰，引圖志云：一曰孔子臺，在桃花洞西。漢宣儀及泰山記曰：吳觀者，望見舍後，即此時建過化亭。

紀事岱覽見吳峯有孔子廟，創於明代。乾隆

三十五年，改建舊基之南，距金修志時非遠，乃無一字及之。何邪？金於成書之後，即付刊刻。又二十年，以親老告養，去任歸常州，移書常州守，請歸板於東省，板存縣庫，歷年久。漸多殘佚。光緒中，仁壽毛澂令泰安，始訪求善本，訂訛補缺，未幾調任。李威奉應達承其後，重加補輯，始還舊觀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泰山志

桂鬱巖洞記一卷

昭代叢書本

著錄

清賈敦臨撰敦臨字青甫一字恒石浙江平湖人是編題曰桂鬱巖洞記者桂謂桂林府鬱謂鬱林州也然雖標名桂鬱而與巖之海陽山石乳洞靈川之靈巖山華巖洞陽朔之都嶺山碧蓮峯全州之漱玉巖梧州之大雲山蒼梧之何侯山平樂之靈山月巖藤縣之李白巖南山亦附見焉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亟稱桂林栖霞洞之勝實未嘗窮其奧以燃炬息中止其云洞深三十餘里特想像之辭蓋出入僅四五里耳篇中隱山六洞謂六洞小篆皆摹李渤所書考唐太和二年十一月李渤留別南溪詩以刻已是宋紹興間摹六洞小篆久已無存惟摹錄巖風洞岩有會昌五年五月李珣題名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桂鬱巖洞記

續金山志二卷

光緒庚子刻本

著錄

清釋秋崖撰秋崖名金山以天寺住持以盧氏之志輯於百年以前而後漫漶消滅其殘存月紅羊劫後於今又四十年矣夫此不修忍後末法嗣於代連年寇後無以為考證之資於是參考餘聞爰謀修輯時閱五載而新志於此告成卷首形勝建置沿革碑考次職官額次藏書詩文下卷祥宗自梁亡明斷唐丁及清附者與舊志月之和郡縣志及父山在縣西北之巖符堅獲氏傳置什山下石徑山其在肥水之戰相去甚遠無論矣中三河連捷亦在時略左近而焉之出州本係置身今高郵州之地無從獲傳反置子孤嶼也其說甚高又金山出自華嚴寺玉名本自道書而不引山海經證斯失之矣此則鈔援台書之謬猶之俗見也且彼所謂之金山所謂浮玉安知非別一山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續金山志

雲南山川志一卷

本

有目

明楊慎撰慎有丹鉛餘錄清四庫全書
總目已著錄慎十僻在一隅故六詔山川為
前人所罕道明世宗時慎以事大禮撼門大
哭下詔獄廷杖初後外眾伏哭乃再杖於廷滿
戍中南永昌衛明史本傳稱其間父廷和赴獲
婦葬一記後還自是或歸蜀或居中南今城或
苗戍所是編所志山川如金馬碧雞滇池洱海
之傳皆近中南府城羅岷哀牢書黎共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中南山川志

瀾滄江之傳皆近永昌戍所大都其身親
歷其謂羅岷舊傳蒙氏時有僧自天竺來者
名羅岷常作戲舞山石不隨而舞後漢方士後
人為之立祠祀之山下時墜飛石過者驚怖俗
謂之催石按飛石本山上野獸拋踏而下此
解甚是乃又謂相傳有人於將曉時見石自江中
飛上霧中甚多斯則妄語矣至云九隆山相
傳者有一婦名沙壹浣絮水中見沈木有感因
孕產九男後沈木化為龍象子驚走惟孝子

背龍而坐龍因紙其背信誤謂背為九謂坐
為隆故名九隆長而點遂以為首長是蓋蠻
人其苗造為神異之說服眾又言法
葛亮南征時斃斷山脉以泄其氣彌不經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中南山川志

羅浮志十卷

嶺南遺書本

右目

明陳棟樵撰。棟字廷器，廣東東莞人。是書卷首自識云：羅浮志乃宋是庵王曾所輯，而後人所續者，惜非刻本，卷帙弗全，字多舛謬。幸而搦書諸因記猶在，有足徵者，遂為之考訂去取，彙而成編，增至二十五卷。然今只有十卷，其卷十稱羅浮舊有題詠，余因擬其英華，艾其鄙俚，首紀神仙之詩，次錄唐宋諸作，顧編中所載止于唐皮日休，以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羅浮志

闕焉。如宋蘇東坡集，關於羅浮者，共有六詩，其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七古，及白水山佛跡巖五古，皆卓然名篇，正為羅浮生色，今不錄入。且此編與一十五卷之數不符，殆非完書歟。

虎丘山志四卷

明刻

右目

明文舉社撰。肇社字墨聖，江蘇吳人。據篇中文翰林墓下注，余大父待詔公也。因知其為徵明孫，是書分十門。本志第一泉石第二，寺宇第三，草木第四，游衍第五，人物第六，靈槎第七，釋流第八，見聞第九，文辭第十，寺宇小吳軒在寺東南角，飛駕出西外，朱伯原文稱小吳會，張氏云：天開圖畫，好事者云：遇吳而不登虎丘俗也。登虎丘而不登小吳軒，猶不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虎丘山志

也。今軒已廢，吳人猶於寺之東南榜小吳軒三字，並錄其語。錢大昕詩云：鄉情猶未免，愛說虎丘山。此之謂也。文以陳顧野王虎丘山序冠其首，詩自陳張正見從永陽王游虎丘山詩至元周馳止，不錄明人，是亦具有別裁焉。

九疑山志四卷

嘉慶元年刻本

有目

清樊在廷撰在廷字梅村湖南寧遠之官清
泉縣訓導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五史記五帝本紀舜踐帝位二十九年
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
陵集解駟李皇覽曰舜冢在零陵寧遠縣其
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漢書武帝本紀元封五年
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應
劭曰舜葬蒼梧九疑山名今在零陵寧遠文
穎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又地理志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九疑山志

陵郡營道注云九疑山在南莽曰九疑亭是仍
作九疑不作疑營道在今湖南道州西九疑山在
寧遠縣南六十里在廷即其邑人是編就舊
志損益變易之自序謂增其未備去其過誤
正其所傳訛似尚未能為篇中之萬歲山云若
傳有過其下閩山神呼萬歲者三故名蓋龍
史記封禪書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閩者
有言萬歲云彼從官以斯漢武此何為者九
疑山有九峯四曰娥皇五曰女英雖其來已久

實皆後人妄名禮記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
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孔穎達正義引帝
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
妃嫫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然則何無嫫
比筆乎凡此之類似皆苗裔正而未釐正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九疑山志

鼎湖山志八卷

康熙丁酉刻本

有目

清釋成欒撰成欒為廣東肇慶府高要縣鼎湖山慶雲寺住持高要山水以端溪七星巖為最著而鼎湖山則罕有知者據邑志鼎湖山一名頂湖一名天湖一名雲頂山在水坑都高千餘仞周百里北麓鼎峙居端州巨鎮山頂有湖四時不竭天將雨湖先出雲或云上有龍湫深不可測旱則禱之能致雨云竊幸此山本名頂湖後乃作鼎鼎於是遂以軒轅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鼎湖山志

龍處附會之成就焉是志則以為昔盧祖會智常禪師分化於此然篇中所載詩文碑記皆後於明無一唐末時人也道書者以高要頂湖山為第十七福地而此獨遺之乃云鼎湖為端州名山道書所載洞天福地弗與焉不知道書頂湖即鼎湖也至列慶雲寺云云曰湖山鼎峙峽水胡宗懋著環翠山歌居峰方池月印曲徑雲封龍潭飛瀑鳳嶺疎鐘菩提花雨瑤院香風則此等風景在在皆有之不必

定是鼎湖是殆地志沿革相沿已久於成欒與責焉

史部地理類山水提要子集計二十六頁

甲戌十月江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鼎湖山志

十六國春秋輯補一百卷附纂錄十卷

唐崔鴻撰

魏崔鴻撰清湯球輯補球字伯珣安徽潁
人球嘗從同縣俞正燮汪文臺游潛心經
術多聞彊識魏書崔鴻傳子元後永安中
乃奏其父書曰乃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
載為之贊序唐貶評論有李雄蜀書搜
索未獲則其國遼遠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
得討論通記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春秋一百
二卷隋書經籍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一百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十六國春秋輯補

纂錄一十卷舊唐書經籍志崔鴻十六國春秋
一百二十卷無纂錄唐書藝文志同案文總目
始不著錄蓋亡于北宋清四庫全書有十六國春
秋一百卷提要云唐本題崔鴻撰實則明嘉
興屠喬孫項琳之偽本也又有別本十六國春
秋十六卷載何鍾漢魏書中其出在屠喬
孫本之前提要以案文係自有十六國春秋三
卷疑或唐後人節錄鴻書未可定而球則謂
鴻書百卷久已放佚其纂錄本亦可概見其漢

著錄

魏書四庫全書總目以為別本未免失檢因取

與北齊修文殿御覽偏霸部互相校讐小
有異同則加攷訂補正脫誤使成完書故是
編補輯即以為原本多係晉書傳記錄補
其十六國次第不從纂錄又不從載記者若
緣魏書本傳謂鴻以劉淵不勒慕容儁苻
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
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日昌沮渠蒙
遜馮跋等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鴻為十六國春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十六國春秋輯補

因以此為前後爾其全書編纂雖不及屠
而採集皆信而有徵至所引北齊修文殿御
覽一書未見傳本嚴可均鐵橋漫稿云邢氏
謝之言漢中張姓歲有是書邢非漫言者余將
老不無想望今去其又遠屠道兵火出後
書在人間歟

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

卷之六 著錄

清洪亮吉撰亮吉傳經表已見經部書經總義類是書自序有曰十六國疆域圖與東晉疆域相輔而行然志十六國之難更難於東晉其言是也此編既以何鍾所刊崔鴻十六國春秋為係時人所輯不足據憑惟太平御覽所錄及諸輿地圖所引尚屬舊書而湯球十六國春秋補輯所稱北齊修文殿御覽則洪未之見也十六國疆域往古名號則彼此分建方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十六國疆域志

陽則叛服不常後有逞其私臆務廣虛名核彼輿圖多非事實如石氏建揚州一號前燕據荆土之名或僅得一城或僅餘數縣甚有指南為北革舊標新赫連以漢地為荊州上以漢川為益土此類錯雜紛歧篇中若一他標明界限至于王彌曹疑段匹磾慕容永翟遼段業等咸建有國都跨連郡縣雖不別其作志亦例得附書美不條理井然勿相混蓋此所著東晉疆域志同為讀晉史者不可少

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十六國疆域志

九國志十二卷

海山仙館

著錄

宋路振撰振字子發永州祁縣人景德中官編修同修起居注宋史文苑傳稱其有集二十卷又嘗采五代末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而卒徐無黨五代史吳世家注引九國志可見書雖未成已行於世歐陽修五代史以十國為世家當即本於振書也歐吳世家言孫儒驅其眾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頌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九國志

客戴友規曰儒未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眾不可敵而可以激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曰閉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此書李神福傳則云行密欲退守銅官神福諫曰儒據境而來利在速戰宜堅壁清野以老其師神福願以本軍據險結柵時出輕騎抄其糧運使前不得戰退無儲糧以送死之道劉威傳云威曰宜勿與戰堅壁以禦之坐待其敝其載神福之陳較歐史為詳且不出友規也惟田頌傳云頌

與劉威大為仇所敗行密怒盡奪其眾儒遂棄勝遁城戴友規言於行密曰殲敵重軍不用田頌恐非長策行密遽後起之是友規所言者不用田頌而歐或別有所據志於吳國以爲傳

四十三兩唐僅用本一人馬今南唐書全錄之不易一字據歐史云徐昇將軍國先廢臨江王濠居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濠殺守者奔用本吳舊將也同濠至欲納為其子所止本曰此吾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遂自出迎濠祔閉門進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九國志

不得出縛帶至金陵見殺又云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歎曰吾不能謀篡國者以教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懷而死今考陸游南唐書云本已昏老其子祚懼家禍代署勸進表上之本初不知則其隨至金陵亦為其子及諸將所脅懷恨而卒足以自明作九國志自應列於吳將之中乃載諸南唐非激揚名教之義也其意多足補五代史之遺公第十二卷北楚即歐史南平世家為宋張唐英補撰高氏四世五帥

外上李景威一傳耳此書阮氏四庫未收書目
已撰有提要似太簡略故重補之

南漢書十卷考異十八卷文字四卷叢錄二卷道光九年刻本
清梁廷樞撰廷樞字章井廣東順德人其
書蓋效陸游南唐書而作叙事簡潔遠在
游下後主紀載其娶波斯女不時游幸已可
見其荒淫而后妃傳乃又將波斯女列入諸雜
猥褻殊汚筆墨至如素馨離非女子正劉
知幾史通所謂傳諸妾巷之類祇可供詞人
點綴風景何足入史耶考異謂南漢主國事勢
略與南唐相似馬令撰南唐書列祖以下稱某主

書胡恢稱載記恢監令皆宋人自尊其本朝較異
代追記者有別惟陸游書後出稱本紀其列祖論
謂史記秦莊襄而上與項羽皆未嘗有天下而著
於本紀自謂用史記法斥恢等之陋然劉知幾史
通嘗稱莊襄王乃諸侯而名隸本紀項羽名曰
西楚號上霸王以諸侯而稱本紀名實乖謬誠
如史通所譏善臣因不如史通所譏名隸諸侯
者比矣故十國春秋凡稱帝者皆自紀欽定四庫
全書提要固未嘗誤其義例之非今稱紀者從

游書及春秋也此說雖辨其實未是考四年
全書提要於陸游南唐書有云南唐元宗於
用顯德五年即去帝號稱江南國主胡恢從者
書之例題曰載記不為無理又云司馬遷之失
前人已深排之游乃引以藉口謬矣得非以南唐偏
安事勢相近有所左袒於其間乎是提要所不
以游書稱本紀為然南唐如此他國可知故於
吳任臣十國春秋不復議及者以論已見前耳
其餘考訂亦自詳核文字之外復附以叢錄於

南漢之事抑可謂纖畢舉矣

南漢紀五卷

本朝

清吳蘭修撰之蘭修字石華廣東嘉應人其
書卷首有道光十五年武進李兆洛序大旨
謂南漢地僻胡陋私史闕如宋人記載則有新
舊五代史九國志隆平集東都事略各書隨所
見聞不能賅備彼此乖舛舊所折衷國朝吳任
臣十國春秋則又徒為裨販都無別擇治絲而
勢抑又甚焉因謂去書者必深嚴事而翔實別
有地理志以補諸家之遺并金石志以搜當時之

輟問考詳而有體核而不率今細觀之其言若非
阿好至評十國春秋則似貶之少過然其據於
雅實而不注明出於何書或一大病蓋編蓋仿前
後漢紀之例年經事緯輯為五卷而各注書
名以補其失既有考異復有附錄此尤特色
不獨稽覈精詳非任臣所能及已也

明氏實錄補注一卷

仰視千七百二十

著錄

津徐松撰松字星伯順天大興人明楊學

可明氏實錄已見津四庫存目中提要以其

所述不無溢美而序次頗詳亦足與正史相

參考今讀之實紀載寥寥故是編

太祖實錄及大事記明史本傳諸書為之補

注于下事蹟較備其如拜年圖南為丞

相注云明太祖實錄作年圖南為丞相明史

明玉珍此時未設丞相之官當以實錄為正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明氏實錄補注

月初八日抵中南屯兵金馬山鄒李皆不至梁王

李羅中南省廉訪司官先二日已走注云元紀

云三月甲寅四川明玉珍陷中南省治走金馬山

陝西行有參知政事徹爾特穆爾等擊敗之

擒明玉珍弟明二此錄不載敗還不言明二

被擒意在鋪張故以敗血為詳也冬明命湯

和為征西將軍廖永忠副之注云平蜀記以為

正月丁亥事明史明玉珍亦云四年正月是在年

亥春無疑而此錄繫于庚戌冬未知所據大

封幼主^馬歸命侯彭后為王妃賜甲第以居注
云明太祖實錄授昇為歸義侯七修類稿天
兵破蜀母子俱降母召入宮此皆補正楊書確
有依據楊書不顯轉藉是注以傳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明氏實錄補注

西夏書事四十二卷

道光六年刻本 著錄

清吳廣成撰廣成字西齋江蘇青浦人西夏
綿延五代終始遼金頗紀載闕如其改代禮
樂兵刑諸大務僅散見於宋遼諸史及王偁
東都事略李燾通鑑長編如孫奭夏國樞
要已入宋史傳中劉溫州西夏須知又記於
神宗之世當托克托等修宋遼金三史距夏
未遠而諸傳同異乖違已復不免况疎隔數
百載後以一人之力網羅遺佚其事愈難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西夏書事

書乃景康以下正史野乘奏議記銘博采

旁搜仿宋陽明綱目次第年月使西夏

理亂興衰如聚米之在目詎非近世一

偉著哉篇中以景末帝乾化二年封李仁福

隴西郡王為李氏封王之始謂新舊五代史

乾化二年封高李興渤海郡王是荆南受封

先夏州一載耳後世史家頗以高氏備十國

置李氏不與何也廣成以此詰難歐史似

未允歐史依司馬遷例撰十國世家其不

列李氏者實以其時十國劇平而獨西

夏一隅方抗衡中國者未始要其始終且元

吳正憲即自大槓而不與固其宜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西夏書事

明倫大典二十四卷

明倫大典
著錄

明嘉靖六年奉勅撰初名大禮全書世宗更定其名曰明倫大典七年乃自為之序斥楊廷和毛澄等為君奸以張璁首倡大義次則霍韜桂芳等書方獻夫云其進明倫大典表則由楊一清張璁霍璽領銜初璁就璽璽具論世宗實入繼大統非為人後其漢表帝宋英宗事體不同上疏謂宜為興獻王別立廟宋師使得隆尊親之孝按許當日情事以璽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明倫大典

未可厚非迨嘉府東陽祐摺上疏謂孝宗止宜稱皇帝伯考聖父宜稱皇帝考於是武宗亦稱皇帝矣以向所君事而伯之兄之可曰名正言順乎其後何淵稱獻皇帝考其所自出之帝諱立世室列祀太廟張璁桂芳等上疏璁曰何淵所諱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吾別為獻皇帝考之廟京師又曰別立廟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等亦曰何淵假議禮之名懷奸邪之術是璁等二人猶能

持正也嘉靖十七年遂上獻皇帝廟號睿宗奉睿宗神主祔太廟躋武宗夫璽璁等所及料武璽段之裁經韻樓集有明世宗非禮論九篇大抵援公羊為人後者為之子其臣子一例為說斯固非明之君臣所知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明倫大典

東林本末三卷

貴池先哲遺書本

著錄

明吳應箕撰荆駢逸史有此書不著撰人
名氏卷首東林本末序下注云書共六卷存
陳其年維崧太史家藏朱彝尊詩綜共
次尾小傳所著有東林本末六卷數相合
本中下三卷或刪或併皆不可知又應箕樓
山堂集中有國事論一卷是編之七論皆在焉
序中並載東林本末則書出應箕手無疑
更據後陳定生書已卯之春書以原稿寄定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東林本末

授孫越五年遂遠鼎革故此稿仍存維揚家也
同治甲子書淫夏變校訂之庚子甲午貴池劉世
琰重刊之視逸史為一完善矣應箕序稱東林者
門戶之別名也門戶者又之別號東林爭言
真偽其真者必不負國家偽者反至負東林
蓋起至五十年相傳多失其實於是而有
偽者亦勢使然也其至允明史顧憲成傳
贊曰憲成諸人請多姱修為士林標準雖未
常激揚標榜列君宗顏俊之目而負物望者

引以為重獵時譽者藉以梯榮附麗游揚
薰蕕猥雜豈講學初心寧然哉亦不失為
持平之論而魏源古微堂外集乃有東林
起於楊時遂至再屠明社之語書宋名臣言行錄後
竟以明之亡國歸獄東林不其負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東林本末

朔方備乘八十卷

光緒七年刻本 著錄

清何秋濤撰秋濤字碩船福建光澤人秋濤始為北徵彙編六卷曾刻於京師即
是書底稿咸豐二年秋濤經兵部為書陳孚恩保奏以此書進呈賜名朔方備乘著侯補缺後以員外郎即行升補送著在懋勤殿行走書旋散吏部侍郎黃宗漢因取副本擬更修進又燬於火其後秋濤之子芳林乃奉其殘稿謁北洋大臣李鴻章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朔方備乘

帙不完塗乙幾徧鴻章因屬編修黃彭年與畿輔志局諸人為之補綴排類後還舊觀圖說刊成全書次第刊刷歷十寒暑始竣蓋書之幸存其艱若此自來談域外者外國之書務為夸誕傳會多涉游歷所紀半屬傳聞滿語疊出又或展轉譯名稱互歧競為瑣聞無關體要以云徵行蓋難之俄羅斯東環中土西接泰西諸邦自其聖祖整旅北徵設界碑於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

諸地著錄之■家雖有彙纂述為專書秋

濤此編本當代官書以正傳謬據歷朝正史

以證古蹟匯中外輿圖以訂山川莫裨官外紀

以資考覈

諸書有如文儒略職方外紀張鵬翮使

俄羅斯行程錄圖理琛異域錄方式濟龍

沙紀略松筠綏服紀略俞正燮俄羅斯佐領

考俄羅斯事輯張穆俄羅斯事補輯厚齋

集記西洋人俄羅斯總記魏源俄羅斯盛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朔方備乘

記海國圖志元代北方疆域考姚鼐輶記行其辨正諸書有如七十一西域圖是錄趙翼等曝雜記俞正燮癸巳存稿徐繼畲瀛寰志略此外更有層書心誤內各考為傳志記事自漢晉隋唐宋迄於明季又自清康熙乾隆迄於道光代為之圖各為之說雖地只一隅而不無疎舛其為力之勤為用之切固世儒所不認也已

朔方備乘札記一卷

靈鶴閣 著錄

清李文田撰文田字善農又字仲約廣東順德人咸豐十年以一甲三名及第授編修官至工部侍郎文田精究朔方輿乘著有元秘史注元史地名考耶律楚材西游錄注是書蓋其讀朔方備乘即校注於書眉及旁注者其門人元和江標最而錄之列入叢書何秋濤謂俄羅斯即烏孫之音轉知音轉而不知對音

自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朔方備乘札記

必兒種以滿李云失必兒即鮮卑二字之對音今俄羅斯錫伯利印此失必兒之對音也孫可勒河李云元秘史之桑枯河即此對音鄂爾順河李云之秘史作兀兒失溫河即鄂爾順對音類此甚眾皆足補正何書大食傳其姓大食氏噉密美末臘李云噉密即馬哈默亦即穆罕默德末臘即牟尼亦即末臘此即天主教之主也末尼蓋教主之稱猶曰和名耳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回紇請于河南府太原府設

摩尼寺即末臘對音察宋史外國傳大食國

遣使婆羅欽之摩尼等來貢方物摩尼寺對於崇政殿持真珠以進謂末尼猶曰和尚此其證杭大索續景教考以摩尼為回教朱一新與邪書答問以為其說良是俱與此異其實景教者猶太教非回教也元諸王脫忽魯拔汗乃歸土拉河地在金山之北李云碩船以土拉河有二其說疑一可聽以予攷之則非也前後之土拉河皆有黑林二字黑林即和林本王罕舊居時已有此號也安得有土拉河乎此正何書之誤最為詳核何書謂尼布湖尼撲處諸名皆尼布楚之譯異或分為兩地尤涉疑惑

於此可見朔方輿乘之難言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朔方備乘札記

多爾袞攝政日記一卷

文獻叢書本

著錄

清李善琳等撰多爾袞攝政日記係清內閣大庫舊藏宣統初清理庫檔流落於外後歸寶應劉氏食舊德齋由故宮博物院刊行列入文獻叢書第一五種原卷起五月廿九日七月初九日而不紀年因中有閏六月檢勘彝書及實錄知為順治二年是編初無卷稱每日記事後均書記者銜名其清起居注體例略同故劉氏於其所錄副本題曰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文獻多爾袞攝政日記

居注政清起居注康熙間始置館當順治時尚無其制故博物院改題今名較為合宜篇中所載多是為後世法戒者如云宗廟室旁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虛功冒貴文官貪職壞法所以把天下失了又云予在東邊時每見此等報下以此蒙上的亦以此蒙下最為可笑後來越看越不符了所以徑不看了夫當日上下相蒙致勝矣敵國而敗之君臣猶遇事欺飾雖欲不亡焉可得哉又載云昭朔

宮女數千乘暇人談往有前朝宮女一條極述其壯烈者云者侈如宮中日食三千金一案用十萬金冬月金銀大爐以數千計之類清四庫存目提要以為似非實錄然既有宮女數千則日食三千金自是事實特舊制相沿匪自莊烈帝始耳至于述洪承疇錦州戰事及松山之役俱可備參攷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文獻多爾袞攝政日記

采石洲壑亮記一卷

奇書
叢書本

存目

宋蹇駒撰駒澶州人虞允文門下士也宗文允
文中傳論曰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
之亮乃自斃若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
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
安實係于此然允文采石一捷於南宋偏安誠
不為功亦適值金世宗即位遼陽數海陵遇
惡數十事軍心不固故致失利其中蓋有天
幸焉金史本紀之言亮未遇弒之先猶舍舟師
于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設使完顏元亨等軍
不反其事為不可知駒之是記感於師沒鄉情
敘述未免鋪張且亮本自斃而題曰斃亮已
失其實矣雖然允文之趣李顯忠交軍之人
大喜用能一戰而勝其功固不可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采石瓜洲覽真記

于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設使完顏元宣等軍
不反其事者不可知駒之是記感於師誼鄉情
敘述未免鋪張且亮本自弊而題曰禦亮已
失其實矣雖然允文之趣李顯忠交軍人
大喜用能一戰而勝其功固不可沒也

召對紀實一卷

西泠印社
活字本

看目

明楊山松撫山松為嗣昌之子。據稱此事係戊寅六月十八七月初四兩番召對。諸本混而為一。先人原有日歷所錄較真。稟所又黃道周傳。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得監名。帝不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革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漣。撫方士藻。同日上之。又攷黃漳浦集有烈皇帝對記。所著崇禎十一年六月十有八日。道周就班中抗言救時之策。祇在知人。今日舍知人外。更無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存對紀實

時之法其所以本傳所載七月之旨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自是兩番召對何待山松言山松是意意在為父辨寃而攻擊道周殊為偏激其謂是為綱書起見不糾先人起復司馬初入國門之時而言之於爰立之後此衷難問即百喙難名解免又引吳偉業後冠兒略云使黃公果重國事於己進退因恭恤則有疎即上馮公元璣安敢使所知日守之而久不發乎惟可使所知日守之而不發且曰公得政所挽

一頁三又四
頁之八品

回者大望非觀一相之得失係此疏之上否乎
是梅村業已為石齋描寫不俟從旁之推敲
矣無論偉業之言得諸傳聞未足深信即使果
然究何解於明昌之人品與失機誤國之罪耶
清四年自謂倭寇紀略其回護楊嗣昌左
良玉涉恩怨之私未為公論沈山松此手
皇朝此書楊嗣昌者命勳賊忘報夫早增主
伊日請事嚴密皆自死其斯固與謝如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列傳紀事

西北域記一卷

梅莊雜著本 存目

清謝濟世撰濟世有四書經學攷已見經
部四書類是編蓋作於成所多紀山川物產
言蒙古事者八條六以道其風俗開卷首
列青冢據稱以四月至家羊果素然是時
塞外羊皆不白以八月恐此家亦不能獨著也
此等傳說徒供詩料不待目驗知其非實矣又
言蒙古人極信喇嘛輪迴之說雍正癸卯春格
耿李國克因卒喀爾喀汗疑其弟鳩之拷不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西北域記

既而曰於舍之侯格耿再生間而午境內三
歲兒自稱格耿者四汗不勝決遣使如烏
藏心於第七代達賴喇嘛初第五代達賴喇
嘛卒烏思亂第八代達賴立遂我聖祖既
平藏後達賴絕嗣而霍江巴塘十歲兒自稱
第五代達賴後身姑立之命格耿之從孫四額
駙等以兵送至烏思四兒者額駙之子在
焉達賴謂使者曰此是也由是稍疑之此亦
其欲破降迷信者也至其所謂達山
原注今在
圖泰斯山

為崑崙渭之人以積石為崑崙是崑崙山在析
支之下誤矣今地志以星宿海西南之河南河
為河源其言迂謬喇山為崑崙山誤焉實
言導河積石不言導河崑崙山海經言崑
崙之邱黑水所出不言黃河所出原不必合而
為一其論皆確具足見其精於輿地之學而
此之書則於史部地理類可無疑也

史部

載記

類提要共十五種計二十九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西北域記

甲戌三月江稿

平定交南錄一卷

道先任

著錄

明邱濬撰潘亨仲深

瓊山人景泰五

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世宗朝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諡文莊事迄

具明史本傳所著有大學衍義補注四庫

總目已著錄是書當係張輔子姓清濬

為之以表揚輔者錄中稱輔為王蓋以輔

卒追封定興王故也其言李聲毀中國儒

教謂孟子為盜儒程朱為剽竊明史張輔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平定交南錄

外國安南傳俱無是語明史張輔傳載簡定
僭稱趙王自立別立陳季擴為自立此云簡定自
稱陳姓係稱曰南王既而僭號大越稱興寧年
號又云生擒簡定于利柵之山明年二月還
期未集簡定餘黨陳季擴復稱號季擴僭
稱重光年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為阮師等所
廢而主季擴定敗潛逃竄閩王班師後進陳
景異等同反明史安南傳以謂阮師等推簡
定為太上皇別立陳季擴為帝紀元重光惟

阮師作阮帥異耳陳宗異之是輔傳誤也其
叙戰事則較史為詳云

靖海紀略四卷別下著錄

明曹後泰撰後泰字大禾鹽官人天啟五
年

安時海氛不靖鄭芝龍出沒海島兵將股
慄因安邑旁海之喉吭安邑有不能旦夕
保者後泰以一身力支危局獎率閩井
保甲俾成精卒鳩集漁舟賈舶藉充戰艦
此編皆其與道撫言事書牒及曉諭約束
之文其論鄭芝龍云屬國未揭爾為俞總兵

所激志已詳悉爾果實心効用茲除黃冠冠地
方享一日之安豈不甚願但事有可為有不可
為者如爾所稱水操游擊此朝廷選拔之官
非撫按所得而主也今爾求之不得輒思自取而
興而禍一敗駭動然有害於無辜之百姓無益
于一己之功名且愈決裂事愈不可收拾為爾
之計其安解散立功將來前程自不可量其言
剴切卒以操縱得宜芝龍就撫同意李魁
奇挾鉅斌以叛或被擒或被投水死海氛遂息

後秦史無傳。據蔣先煦跋稱後權吏科
修事以參事希揆。有大瑞羅織受誣。由戎嶺
南入關授太常少卿。清至兵部右侍郎。隨唐
王起兵。至黃臺兵潰。擲身巖下。氣絕後蘇。
遇兩帝。擢至黃臺。帝為傳。子元方求之。歸之。
疽發背卒。卷首倪元璐序。謂激才久不出。此
其求不如求過。救魏也。蓋作於後秦以譴去
之日也。

宋督師斬毛文龍始末一卷

荆駁逸

著錄

以李津樞清為遼東督師。未崇煥客。是編自
崇禎二年五月崇煥牌仰旗鼓司查東江官
兵在津江者。給賞登舟。六月十二日過江進城。畢
其中叙斬毛文龍事。崇煥詰責文龍。並明
史未崇煥傳大概相同。但無犖犖金京師拜
魏忠賢為父。朔三寃族係於島中之語。恐所史
所載十二罪。係崇煥專殺後奏報之詞。非事
實也。史稱崇煥改斬文龍。以其狀上聞。帝驟問

意殊駭。念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而棄之。俄傳
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後日崇煥之謀。伏
於此矣。況又有兵減餉增之疑乎。亦見前
於此矣。況又有兵減餉增之疑乎。亦見前
所輯滿洲老檔。有天聰二年毛文龍前後手書。
其第四書云。請爾取山海關。我取山東。若從兩
旁夾攻。則大事成矣。我不分疆土。不屬爾。爾
第五書云。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大事成後。
方是我心。是皆非僅輸誠通好已也。降之邪。誘
之邪。而滿洲終疑之。故多七書云。信以欺詐見

疑即行停止我亦不再使人矣文龍誠臣則然

四宗煥主和議天聰三年數此滿洲書具

載老檔惟指詞方云大不似文龍說秋耳然據

李遜之啟禎朝紀事則謂文龍其滿洲通

誠願捐金二百萬易金後之地奏恢復功

已成約矣素崇煥以督師出及復任親毛有成

約陰遣喇嘛僧誘以厚利與解毛約以就素滿

最重誓約堅持不可喇嘛僧曰今惟有斬毛文

龍在彼不為負約在我可以成功素遂以聞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書解新王太龍始末

為名直造皮島云由是觀之則素之斬毛

氏出私意又王在晉三朝遠事實錄極稱

文龍有牽制之功文龍殺而虜首犯京城崇

煥所知之而故恃之其禍真自取矣書經略

東此書成可見當日議論之班馬

庭間錄六卷書本 著錄

清劉健述健字汝嘉江西南昌人是書記吳三

桂始末卷丁巳師逐寇卷二鎮奉節蜀卷三

收滇入緬卷四開藩粵制卷五稱兵滅族卷六

雜錄備遺附錄平定緬甸其曰庭間錄者蓋

健之父名崑字西來順治十六年進士三桂時

官于南同知督之降不仕削髮遁居寶蓋山曾

著吳三桂傳及滇變記二書稿失僅存十一

健因事所遺猶能記憶者等之于冊自序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庭間錄

雖略而不詳然以視耳食談六親自以為有聞

且事多其父口述山崑本節義之士宜其言之足

以徵信也書成于康熙五十八年距滇變四十

餘載耳公篇中言三桂湯害之情詞懇切聲淚

俱下二軍為之動容三桂即壁中雜髮其害

王鑽刀定盟而返今人所刻瑞安黃龍寺等

記載三桂上書康熙書痛論九王子皆盟其

言當非虛造也雜錄云偽宮財物充斥籍

沒裁紙折疊小刀多至於數千是詎非胡

椒八万石之類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在閭錄

臨清紀略一卷

昭代叢書

著錄

清俞蛟撰蛟字青源浙江山陰人王倫陽穀人嘗為縣役因事責斥無以為生遂鋤掘方書為人治癰瘍頗驗擇受病男女之精悍者不受值均感其惠願為義兒義女以報德又說稱遇異人授符籙錄能召鬼神諸邪法以惑愚民後自稱清水教之言飲水一甌可甲九日不食因召其教為清水教後十餘年而教黨漸盛遂起事連陷陽穀壽張堂邑圍臨清清廷命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臨清紀略

舒赫德師於是王倫嘗有賊黨不可定因縱火自戕蛟躬臨聖壘目擊情形特紀是編述其顛末其王倫陷江氏室侍衛英濟因與把總仙鶴林率死士數百人挺身直入大呼王倫安在倫出應鶴林即前將其解濟圍扭其曳屠賊盡力格鬥死兵稍卻鶴林濟圍猶與王倫臥地上扭結不可解一賊以短矛刺濟胸中其喉濟因系釋王倫從此不復見矣則王倫非自縊死也蓋日奏報不令似此為得

真善名冊中謂以妓女上城解其裝衣破妖術
是則齊東野人之語矣

平定教匪紀事一卷 原刻 著錄

清勒保撰勒保字宜軒滿洲人官四川總
督平定威勤伯是編蓋勒保於教匪平定
後追述其六年中督戰之勞其諸將帥奮身
克敵之狀叙各一篇以誌始末並將各路殲擒
賊首姓名注明在何年何月何地另列於後其
詳於四川而略於陝楚者則以其親歷之境故
言之盡也文等亦簡淨不支第篇中稱六
月白號王三槐冷添祿等踞中陽之安樂坪臣

督兵圍剿八月生擒王三槐則非其實案不知
誰人勘誌教匪述編云總統勒遣都司馬龍
與縣縣貢生劉星渠入安樂坪賊壘勸之
降於是二人留賊中而說王三槐入大營見總統
已縱之去後令小軍二人往質紹三槐未再議至
則擒之小軍死於賊而冷添祿遂代領三槐之
衆是三槐乃計誘非陣擒也又李元度先止
事略劉清事略云川督勒保令公赴賊營招
撫時云已由南充令驛遷建昌道貴孔雀翎矣

三槐侍前以出入大禁無忌約重質始勒
公令前隨云至賊營之貢生劉星集及都司
某質賊營三槐遂詣軍門勒公俘殺大捷星
集趁亂眾中逃出其說雖微異然三槐就擒
實由計誘固無疑也惟事略謂劉清是時
已遷建昌道則殊舛謬仁宗之知清以三槐
俘京廷訊時言四川好官祇有劉清天乃有
殊權三槐未俘仍令南充匪特朝廷不知清
即勒保亦不知清也元變事略其原文首段
已相矛盾且為失檢正不待明辨耳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八十卷 故宮博物院藏 院印本 著錄
清文彙等纂輯書成於咸豐六年自道光
十六年議禁鴉片煙始至二十九年議夷不進
粵城通商受撫止先後十四年凡上諭廷寄
及中外臣工之摺奏下至華夷往來之照會書札
其有涉於夷務而未盡載入實錄者悉編年紀
月抄日詳載洵論外交者得失之林也道光
二十一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鴉片例
禁愈嚴流弊愈大近年以來夷商不敢公然以
貨易貨皆用銀私售每歲計耗內地銀一千萬
兩之多津變通辦理仍准其以貨易貨其論殊
為有見故兩廣總督鄧廷楨等覆奏 亦詳見
御史未至麟則謂弛禁
議度非是非者有三關於利害者有六仍請通
申厲禁之法於事中繫繫銀則稱應責成
該省督撫勒令守節莫敢盡行歸國而
鴻臚寺卿黃寶琮上疏以為販煙之盛由於
食煙之眾無吸食自無興販今欲加重罪名

必先重治吸食。當日固始將烟膏以書誨

見七經

大旨以明種族已孤為說。此乃濟疏同

然疆臣疏入。多主爵所議。十八年奉命而江總

督林則徐前在廣東查辦海口事件。迨禁毀

烟土。義待不服。歸後海疆一誤於琦。義再

誤於耆英。五口通商。白門之約成矣。此中國

對外失敗之始也。而諸臣奏疏猶以就撫效順

為辭。不亦重可哀乎。方林則徐

在國子

石有疏云

自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已徵銀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通志類纂卷之四

條。勇而收其利者。必須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
稅十分之一。製礮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何致尚
形棘手。殊批一片胡言。當日先開之國。遂作湘
軍志。若不以此製礮造船為然。如宣宗之責林
因無怪焉。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八十卷

故宮博物院

著錄

清賈楨等纂輯。書成於同治六年。自道光

三十年正月。起至咸豐十一年七月止。體例仍如

前書。英人欲入粵東省城。議於道光二十

九年。廷臣數載議決。而廣東總督葉名

琛

味於

毫無部署。咸豐二年九月。因水

師在划艇內。擊獲盜匪。英領事官已夏禮

爾藉端起釁。攻擊省城垣。事機迫。名琛猶

迷存此語。謂不出一月。總可了事。七年十一月。英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

入城。支擄劫名琛而去。遂釀有清二百年來未
有之恥。迨夷船圍入大沽口。礮臺被占。偏近京畿。
胡漢紛紜。尤多可矣。全慶唐元倫奏。宜會奏
東義勇。請派港。以牽其援兵。登州水師合
旅順以截其歸路。殷光鍾奏。奏英匪大器猛
烈。擬一破之法。令軍中多採舊架。被念愈舊
愈妙。以水漂透。橫張為敵。諸如此類。自同慶
諒道光時。有謂洋人需破脚。直不能登陸者。
此次勝保奏。猶言其敵足崛強。未敢重便騎。

馬亦未能利捷，并此不知，而況其國情乎？旋經英佛提出四款，要求定約，仍以帶兵千名駐京，及親視國書二條，堅執不允，卒致乘與英執國庭被焚，城下之盟，卒莫大焉。至俄羅分界一事，亦相持日久，終歸失敗。語曰：弱國無外交，信非虛云。

同治朝籌辦義務始末一百卷 故宮博物院藏 後印本 著錄
清寶璽等纂輯，書成於光緒六年，自成豐十一年七月起，至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止。體例仍如前書，前書於海外國名人名，咸加口旁，此編則嘆夷嘯夷，茲改稱英國法國美國，同治初大難未平，英法皆賴助戰，不惟戈登屠兇名城，其功尤著，而華爾卜羅德勒伯勒東等，且俱臨陣捐軀，五年總稅務司赫德著局外旁觀論，英公使威妥瑪 著新議略論
略極言內政外交之失，首倡借新法自強之議，於是京師開同文館，其後遂派學生出洋，江南設製造總局，製造大器，福建創立船政司，造輪船，習駕駛，從前守舊之風氣，乃稍變矣。其中最困難者，莫若天津市民毆斃法領事及焚燬教堂一事，九年五月，天津民教構釁，眾百姓毆斃法國領事，當將教堂焚燬，殺害二十餘命，並將其仁德堂內貞女慘戮，直隸總督李鴻章奉命來津查辦，而法國已使羅淑

一頁正39

亞、屈次照會總理衙門、欲將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先行在津正法、一面以兵船伺候、勢將決裂、國藩不得已、謹以府縣交刑部治罪、因此遂負謗聲、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奏傳聞該大臣奏辦、情事多有未符、不免於法國曲徇出脫、於津民過涉、頃求、安徽巡撫吳毓奏、曾國藩自通、自稱內疾神昏、外熱清議、而議者亦歸咎於曾、國藩謂其始終貽誤、亦無辭以自解、其實既欲善全和局、又思曲徇民情、設身處地、勢誠兩難、況時民屠殺曾、大業外、尚殺害二十多人、置之不問、詎可謂平、蓋、林夷之、林深入人心、故是書猶以籌辦夷務為名、實子義和團之亂、其所從來遠矣。

綱目志疑不分卷

昭代叢書

著錄

清華湛恩樵、湛恩字孟超、江蘇金匱人、宋朱熹因司馬光資治通鑑以作綱目、惟凡例出於子定、其綱目門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則全以付趙師淵、間有疏失、固所不免、況高輅等之續編、外謬愈滋、手湛恩是書、以注克實、所著考異、參互比較、謹嚴精當、誠綱目之功臣、惜其所考未備、遺漏尚多、又續綱目書晚出、以氏不及見、故於氏考異之外、林有所

得、錦而次之、其不如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趙襄子、謂蔡字疑當作甘、蘭、今一統志山西水寧州有廣蘭縣故城、在州西、必有皋狼故城、在州西北、水寧州在春秋屬晉、在戰國屬趙、其求地于趙襄子、似相吻合、又秦魏齊伐楚、殺其將唐昧、取重丘、謂重字疑當作重、春秋時有二重丘、一齊地、一齊地、呂氏春秋曰、齊今事子、韓魏攻荆、侯有夢將兵應之、夾泲而軍、卒子夜襲之、斬夢于泲水之上、水經注泲水又西、

漢水注之水北出邱山南入于泗水

東野注邱山
吳氏春秋

予者重邱即此邱之誤二條俱確然如趙李
牧代燕取武遂方城分注句以入伴北以教十人
妻之謂十字疑當布十史記作教十人通鑑與今
注同皆作教十人而魏志數十不足以致句似
當從史記此說非也史記李牧傳詳北不勝以
數千人妻之索隱謂棄之也其殺也也并數
千人以恣其殺也恐無是理當以通鑑為正劉
備自之為漢分注黃詩謂關侯曰今主以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綱目志疑

時之功隆崇崇漢至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
侯齊乎謂漢室二字無着者考是時關侯間
黃忠位與己並故不肯受拜而黃詩諫之也則
室字當作升字若忠字漢升隆崇漢升其上
下意方聯綴案蜀志黃詩傳詩謂曰今
漢主以一時之功隆崇崇於漢室蓋就漢主
言非指黃忠也此引詩傳隆崇崇於漢室蓋
一於字遂失語氣耳

大義覺迷錄四卷

原刻

存目

清世宗勅撰雍正中湖南靖州諸生曾靜遣
其徒張熙投書於川陝總督岳鍾琪勸其謀
反鍾琪立擒以聞遂命大臣雜治得靜與呂
留良之徒嚴鴻逵在案謀逆并留良日記誘及聖
祖狀卒實靜而戮留良屍乃將前後諭旨登
冊靜供詞并所撰歸仁說勒為一編世宗首
欲辨明者即在靜斥其弑兄屠弟手誅弑兄
弑弟無據而仇視諸帝至易以何其那塞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大義覺迷錄

之醜名雖曲有解釋其如事實具在手厥後高
宗嗣位乃復其名藉是子亦不能為之諱也又
謂華夷之說乃在晉宋六朝偏安之時彼此地
醜德齊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詆南為高夷南人
指北為索虜在當日之人不務修德行仁而徒
事以此相漲已為至卑至陋之見此論之當然
華夷之說豈始於晉宋六朝乎甚至向者靜
中謂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顯
成漢之清與泰西諸國交涉又以待泰西諸國出爾

反爾卒以排滿而至祚移夫豈世宗所及科者哉

勘請教匪述編十二卷

京師琉璃廠刻本

存目

清不著撰人姓氏但署石香村居士編輯不知何許人也其書卷首自序稱推欽定平定教匪紀略之義而演述之首紀蜀者非獨為父母之邦抑以其遭賊較甚於陝甘楚豫故舉而先之而次以四省焉又次以豫記附紀馬為中分年紀月敘述為詳其於婦女之殉節者尤力為表彰性云一少婦遇賊縛馬上夜釋而迫之婦曰我良家女必欲見年則詳別居靜室梳妝威禮賊喜從之婦從容收單喚賊就視身甫近遽以梳扼其喉立斃乃互易其服飾剪髮貼賊首臥之榻上自效男子冠履而出賊自晨影賊入觀以為婦已死於榻也此則無稽傳說不應載入竊攷教匪之亂擾攘之省連綿九年川督勒保嘗奏稱賊勢散漫奔竄無常此賊未除他賊又熾調兵未到亦兵已疲是誠當日實情足見勘定之不易其豫記於劉之協齊之氏徐添德羅其明諸匪事跡一言

之基詳附記載分州知州龍景滿堅壁清
野並招撫議最為剴切末錄張向陶寶鼎
縣題壁十八首則畫蛇添足矣

平定徭匪述略二卷 原刻 存目

清用存義撰存義字宜亭里貫未詳官湖
北黃州府通判道光十二年湖南徭匪趙金
龍作亂湖廣總督盧坤親往督師時湖南
提督海陵阿未諳險要輕行進兵遂至傷亡
而所調常德水師荆州滿騎皆不習山戰盧坤
奏罷之改調鎮阜 苗 疆兵謀定後戰此實
坤之功也存義參其軍幕故是編多歸美之
辭然於湖北提督羅思舉之戰績敘述亦自

詳明迨部為書後恩盛示將軍瑚松額未視
師未至軍先三日已奏捷矣下卷則述廣東連
州過山徭趙子青之叛及廣西逆徭盤均率起
事連山黃瓜寨排徭煽亂 後 稷恩瑚松額
坤會同勒平之事存義身在行間其言固
確 可云

東槎紀略不分卷

昭代叢書本

存目

清姚瑩撰。瑩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慶十三年進士，官至湖南按察使。瑩曾任福建臺灣縣知縣，揭陽、瓊州府同知，署知全臺。大勢作東槎紀略五卷，是編爲沈懋直摘錄其紀事，分兩刻入昭代叢書。一平定許楊二逆，二噶瑪蘭、三噶瑪蘭入籍，四西勢社番，五東勢社番，六陳用全之亂。於陳用全事紀之尤詳。用全爲人，生長臺灣，流寓內地，朱一貴之後，其黨皆以朱爲號。連陷鹿港、彰化，其後用全南遁至埔心莊，屠鄉民，陳祈莊南光誘執之以獻。各路旋平，是役興師成功，微無蘭大句。今臺灣一省，久非中國有，其事不足道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東槎紀略

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一卷

仰視千七百三十
九鶴齋叢書本

存目

清王任河上鈞史記鈞史不知何許人，其書自道光十三年，英吉利議和許兵費銀二千一百萬，元定和約，五年而一易始。至咸豐九年，葉名琛在孟喀喇大里恩寺地方花園樓上病死，止。記末記者曰：漢陽高語鎮靜，於氣騷志，坐誤事機。然夷所欲得而甘心者也，使其多懦，柔順無足爲我梗，直貌之而已，必不惡漢陽也。惡其爲梗，疑其有仇夷之心故也。心仇夷而術無以制夷，以爲夷無如我何，此漢陽之所以敗也。存身以辱國，且至蕩搖邊疆，而無能善其後，漢陽之罪大矣。是則誠然。又引文宗諭曰：葉名琛剛愎自用，妄則愎而己矣，自用而已矣。何剛之有。當英人攻陷城垣，名琛日事扶棺，降以冀得神佑，此是於歸東章奏疏者也。是記言其將行海外，猶求呂祖經一冊，在孟喀喇日惟暮起誦呂祖經，蓋其頑執無恥如此。先是廣州城陷，番禺縣知縣李福泰、總室朱氏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

服自縊死其視總督之醜顏苟活不賢乎溫
江王再咸紀事詩云那有朱游能進藥更
無屈子賦懷沙為名琛作也

史部紀事本末類共五種計二十八頁

甲戌四月江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兵考利賁東入城始末

昭代武功編十卷 柳刻 著錄

明范景文撰景文字夢章吳楊人萬曆四十
一年進士官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
機務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陷京師赴雙塔
寺旁古井死贈太傅諡文貞清賜諡文忠是
書為其崇禎十七年官南京兵部尚書時作
自高皇帝征偽漢起至李司馬征楊應龍止
每篇之末皆系以贊自序有曰祖宋之朝固
無日不用兵也盜賊夷狄之禍亦未有滅於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昭代武功編

注意將相羅而致之者不加多取藉兵藉額而
收之者非加盛雖有蠢動民不知兵者抑以
何哉劉安曰用兵者必先廟戰廟戰勝斯塞
戰勝塞還遣將調兵之已事遂足建功集
事制平各國也手觀其所言感慨深矣篇中
叙述戰績與何史無甚差異惟刑司馬征
平秀吉上此一卷中旁監刑司馬無涉
李昭史神宗紀為曆二十一年八月己巳兵
部右侍郎宋應昌經略備倭軍務冬十一

月壬寅李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軍務充
防海禦倭總兵官二十一年四月癸卯倭事
未通十二月丙辰薊遼總督顏養謙薨理朝
鮮事召宋應昌李如松還是年李如松改
倭一勝於平壤一敗於碧蹄館皆宋應昌
為經略也紀又云二十五年三月己未兵部侍郎
邢珪為尚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經略禦倭
相隔數年似不應澤題邢司馬總之是
役實無武功可下何史日本傳曰自關白侵東

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棄餉數百萬中朝
與朝鮮迄無勝負至關白死兵禍始休嗚呼
斯為焉論矣

三朝遼事實錄十七卷 傳鈔 著錄

明王在晉撰在晉字昭初太倉人萬曆二十
年進士天啟二年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
史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代熊廷弼八
月改南京兵部為書尋請歸五年起南京
吏部尚書尋就改兵部崇禎元年召為刑部
尚書未幾遷兵部主張唐鑄改勅書刑部
史附王洽傳是書記遼事甚詳所謂三朝者
神宗光宗熹宗三朝也篇中多載其自上

章奏雖意存表裸而規畫殊多中肯其才
固不可沒也惟每不滿於孫承宗甚至以其諱
寬然經略之失謂乃以速其亡也於是國臣
韓煥遂楊廷左先事死而東林之被禍慘矣何
深文周内乃爾事明史孫承宗傳云在晉諱於
山海關外八里鋪以罪重關用四萬人守之其條佐未
崇煥沈慶孫之代等力爭不得奏記於首輔葉
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承宗諱身任決之承
宗以為今不為恢復計盡關而守將盡撤滿洲

東其有寧宇乎乃議守關外監軍閻鳴春主守
寧遠島素崇煥主守寧遠在晉持不可承宗知
寧遠者受華之可守已決計將自在晉發之推心
告語凡七書夜終不應遲期承宗面奏在晉不足
任乃改南京兵部為書此在晉之所以怒承宗也
其責承宗力未卸據未奉內台召還而擅離信地
亦非事實據承宗傳九月馬世龍之敗死者四
萬餘人盡省劫世龍并及承宗章於十上承宗
求去益力十月始得諒賜蟒服銀幣行人漢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三朝遼事實錄

其非梅離信地昭矣傳又云莊烈帝即位晉入
居兵部尚書恨承宗不置極論世龍英惑樞輔
壞遼事又族盡省交口詆承宗以沮其生卒之承
宗固一代完人而世龍立功寧遠威名震西塞
見明史在晉圖自利其不於承宗何損哉
此編所錄言事之疏其最可取者如御史張鈺
奏國家之禍皆起於民窮財盡後欲加賦已甚
未已而大釐窮民何以堪此大內積金如瓦礫而發
帑之請叫閭不應而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豈財者

皇上之財而民非皇上之民耶御史以細論上言
今日只宜收拾人心為吃緊實著自古未有法
紀不整頓人心不收拾而能操勝制虜者也
而疏皆探本之論故表而出之以為有國者鑒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三朝遼事實錄

崇禎朝紀事四卷

光緒丁酉武進盛氏刻本

著錄

李遜之撰。遜之字庸公，江蘇武進人。遜之為師，李應昇之子，篤守家學，隱居授徒，所著有李忠毅公家譜，是魏叔子文集，是書當載於荆駝逸史。此編不啻信之蓋，逸史係刪節本，此則全本也。崇禎一朝十七年中，易五十相，急於求治，昧於用人，以溫體仁之姦邪，獨居位八年，致猶諡曰文忠。其亡國，詎不空哉。此李議論，最為珍確。遜之紀事，乃善持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崇禎朝紀事

無所偏倚。其謂空輿雖與涿州同年相得，當涿州附奄附相時，空輿正居憂在籍，未嘗附之升官，而寅之獄，請賢以忤瑞被難者，空輿力為採援，貽書涿州，規以大義。一時同志皆稱之。乃庚山輩獨絕之，甚激成一番水火，反使烏程得志云。此似左袒周延儒，實就事論事，非徇鄉情，曲為迴護。故於延儒獲罪，部院看議云：周延儒再起田間，隆以師保，可稱千古殊遇。受事之初，將順聖旨，有錫租起產，解網肆赦。

諸大政，故天下想望太平。自空輿失勢，白仰賢震猷，乃防簡疏於比匪，告身涉於黨私。又云：精神慣用之揣摩，伎倆總歸於閃爍。一時之倖宦，日甚。孤假公行，自誤國以誤國。嗟何及矣。遜之以為部院看議，實中情罪，要者當悉心服。若如流傳種種，至有受賄縱敵之說，夫力能縱敵，方縱敵，縱敵以美須有之舉，有識者俱不以為然。此亦平情之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崇禎朝紀事

平定浙東紀略一卷

原刻本

著錄

清不著撰人名氏其書有可考者自耿精忠於康熙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耀兵仙霞嶺直犯浙東連陷衢州府之常山等縣八月大將軍康親王固山貝子富海將軍奉命來討逆賊師次杭州至九月貝子統兵親征台州為取溫入閩計此上為名自述享子望者所記貝子將至嵊縣以下皆其子易績成姓仍不詳命申叙姚啟聖楓楊之捷云啟聖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平定浙東紀略

軍力戰左右衝突如入無人之境將士効命無不一以當百大敗之於楓楊斬獲不可勝計此為啟聖立功之始而康親王係書之知人善任亦有足多者然啟聖之討耿逆其功為小後請綏靖閩疆及為施琅平臺厥功為大或云啟聖擒曾養性於溫州是編言浙東底定耿逆勢孤其妻格先命其子以徇迎王師遂歸歟養性聞之亦以溫州降未知孰是待考焉

欽定勦平擒匪方略三百二十卷

原刻本

著錄

清奕訢等奉勅撰是書自咸豐三年起同治七年凡關於平擒之諭旨章奏靡不畢錄首載咸豐元年二月十四日都察院奏上據河南紳士王正設以擒匪竄竊勒誘冒官搶劫等詞赴臣衙門具控云蓋其事甚微州縣得人何致蔓延凡亂之興方其萌蘗一牧令制之而有條及其鴟張革數省兵力滅之而不足整飭吏治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欽定勦平擒匪方略

非商務之急武擒匪倡亂十有餘年雖未多據城也其攻守不及粵匪而悍悍善戰竄過之且其亂而忽被擒甚於李鴻章之川楚教匪故平之也難至於李鴻章之戰績則又有周世澄之淮軍平擒記十二卷在下參考焉

淮軍平捻記十二卷 原刻 著錄

清周世澄撰。里場未詳。其書前有陽湖趙烈文序。開篇首載同治四年三月。捻匪張總。恩。今粵匪賴汶洗。毫。擒任柱牛。老紅。後竄海。賴。紅。蘇。巡。撫。李。鴻。章。奏。派。張。樹。聲。督。同。張。樹。珊。統。帶。松。字。六。營。赴。徐。州。督。剿。又。檄。調。劉。銘。傳。會。同。周。盛。波。等。統。率。所。部。渡。江。往。赴。徐。宿。一。帶。防。剿。以。為。淮。軍。平。捻。費。軼。之。始。也。先是。同。治。三。年。楚。軍。後。江。甯。浙。江。大。江。以。南。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淮軍平捻記

漸舒時大學士曾國藩督師。以。楚。軍。剿。捻。十。年。因。於。行。陣。東。南。軍。事。共。該。北。捻。未。平。淮。軍。舊。部。在。鄉。里。固。練。素。為。捻。匪。所。畏。因。屬。鴻。章。暫。留。淮。備。中。原。剿。捻。蓋。淮。軍。平。捻。已。基。於。四。天。擒。逆。之。平。常。似。無。功。然。四。鎮。之。設。變。窮。追。之。名。為。堵。截。之。師。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辦。捻。以。來。自。是。乃。漸。有。綱。紀。故。鴻。章。平。捻。克。竟。全。功。然。猶。疏。稱。曾。國。藩。接。辦。一。年。有。條。謀。定。後。戰。成。效。偶。稔。

而長塘圍制之策。已得平賊要領。嗣乃能變。通。盡。利。以。竟。全。功。其。端。實。自。國。藩。開。之。是。因。當。日。之。公。論。也。雖。然。阻。要。隘。築。塹。堡。之。舉。地。方。當。局。初。不。便。之。比。合。圍。審。主。之。軍。號。令。不。一。是。以。一。潰。於。賈。魯。河。沙。河。再。潰。於。運。防。三。潰。於。膠。萊。非。鴻。章。之。忠。於。謀。國。百。折。不。回。自。然。底。於。成。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淮軍平捻記

勘定新疆記八卷 著錄

清魏光燾撰。光燾字子莊，湖南邵陽人。以諸生官至閩浙總督。臨是書，繼平定閩匪方略而作記新疆之亂，迄於平定。前四卷述光燾記紀兵事者，先後四卷，因事命而備述轉餉分界四者，善後諸事。湖南自法高宗萬平回軍，版圖開拓，三萬餘里，力當旋起旋平。嘉道間，自陝西有西域置行省，議未之能行，迄咸豐初，東亞起橫流，四區而西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勘定新疆記

控邊之臣，復失於防，於是新疆四面全相叩。結安集延頭目阿古柏同時煽亂，關內得回白多虎名之，雅涼二部千五百餘人，同於三月。發逆則平，左宗棠建議收復故地，而東鈞有以海防為急，邊事者後胡主棄地索業抗疏力爭，乃移得勝之。西向聲討，一挫之，全積堡再挫之於肅州，革雜金瓶剿撫逆月，然後秦隴肅清，悉送回叛亂前。後十年，而官軍三載克之，建設行省，勞

保安集又八年，而後定。艱矣，前人鑒之，緜遠不逮，後人焉可視同歐脫而不思彈精竭慮以保艾之？漢斯記者，其必將有於中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勘定新疆記

粵東勦匪紀略五卷 同治辛未刻本 著錄

清陳坤樵坤字子厚浙江錢塘人是書自道光三十年正寧山等縣李士奎方晚同時作亂起至同治三年二月寧山縣馮詢等進迫匪巢西鄉肅清止專紀粵東土匪改陷州縣蹂躪村鎮之事粵地背山面海以強悍之俗處沃壤之土生齒日增財賦繁殖內則重山錯峙伏莽潛滋外則巨浸汪洋納汗歲始加之黎黎雜處土客紛爭粵省貧瘠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粵東勦匪紀略

輕全好鬥自昔然當洪楊倡亂時郡縣風揭竿聚眾若沿海一帶或有竊發則廣東高廉雷瓊七郡響應廣西有警則肇羅高廉隨處堪虞江西有故則南韶嘉應均屬毗連湖南有急則韶連在空防福建有變則潮嘉是其衝要故徵兵籌餉萬分因發歷三朝十有七年乃克平之坤宦粵日久四州府足跡幾徧勦匪情形多所目擊後於文報彙腋中彙為搜採以補其遺漏是以年經月

緯繼細畢存疑事只一隅心未可蔑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粵東勦匪紀略

東方兵事紀略五卷 光緒丁酉刻本 著錄

清姚錫光撰。錫光字石村，江蘇丹徒人。以
舉人官兵部侍郎。光緒甲午乙未，中東之
役，錫光曾于役天津，後佐山東戎幕。往來
遼碭登萊，於前敵勝負之數，與夫公文軍電
條友私函及更番將吏被兵城邑內渡鄉民
口述戰狀，凡百聞目見，悉彙錄成冊，參以
中外人士記載評書，整齊而輯之，首以總纂始末
以盡源流，共為分編十卷。卷五 此編是也 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東方兵事紀略

一圖一未刊。錫光自序中東一役乃封疆之吏，
將帥之臣，內無整軍經武之謀，外無致命遂志
之節，遂貽憂君父上累朝議，其言固是，而不
知禍機密伏於光緒八年，方朝鮮亂，兵入王
宮，遂焚日本使館，其公使走回長崎，時北洋
大臣以夏去，張樹聲署理，經駁日公使稱燕
昌，謂日本當以兵攻，再假電郵，謂中國疾以
兵往，於是命提督吳長慶率所部親援，先日
人至，卒平朝鮮亂，意執其倡亂者以歸，是時

修撰張謇在長慶幕，目親其狀，故輕見人

迨二十年，釁啟，為同辭當國，同辭為寒，蓋所
因以東事詢謇，初於壬午之役，以為我軍敵
秦西不足抗日本，有餘，遂決計宣戰，而國威
從此不振矣。夫日本以十二年，經營製造，一日
千里，而中國故步自封，世當如故，號為老於
兵事，猶且以拾餘自雄，焉得而不敗乎？孫子曰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己而知彼，一勝一負，不知
己不知彼，每戰必敗。鴻章之不欲戰，其知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東方兵事紀略

平原孝匪紀事一卷

本

著錄

清時楷擬楷字

湖北荆川人

年

拔貢官學部員外郎記名御史初楷需次

山東由莒州調署平原時恩縣四境盛

行義和孝平原去恩縣城僅二十五里以

馬類河名界故平原亦有孝匪又名大刀會

楷以其符咒治病此漢張角因其教民為

為勢惡人心計耳齊魯間多邪教白蓮同者

屬起義也自古無邪教能成事者亦無邪教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平原孝匪紀事

諸事者上稟請示禁以杜他族之口而定斯民之

心而不知巡撫蘇賢察陰謀之遲之又久撫批下

有義和拳即是等會係會首邵玉環自江

南傳來等語形義和拳丁丁清之惡民何知更

奉孝匪

朱紅燈如神所卒之楷生捕匪

撤任旋勅署之置置孝匪始末不言但以民仇

教楷辦理

詳其事信而有徵迨蘇賢調任素世凱署理

之民舉安矣夫孝匪星之火災致燎原未
世凱撫齊而亂不作裕祿督直而始張
安老之機詎不以人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平原孝匪紀事

松山戰事文不分卷 原刻 存目

清仁宗御撰其書為內府原刻後附滿文篇中
稱予小子於己卯秋九月三日蒙恩晉封太子
丙辰元旦授璽太極文以己未歲太祖薩爾
濟一戰而王基開幸已歲太宗松山一戰而帝
業定東明史莊烈帝紀崇禎十四年七月洪
承疇援師錦州駐兵松山十五年二月漢兵克
松山洪承疇降三月祖大壽以錦州降與文言
承疇大壽同就擒者微有不合且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松山戰事文

辛巳也又多爾泰攝政日記云王因言及昔年
大兵攻錦州時洪軍門於南山向北放砲祖大
壽從城頭向南放砲我兵存身無地神器實
為凶險後破錦州以此言語大壽大壽張惶失
驚云果有此事如彼時砲中王馬為之奈何
笑謂大學士等云彼時兩鎮相敵惟恐不中太壽
言不由中誠為可笑然則松山之戰滿洲初失利
其成功殆有天幸焉

粵氛紀事十二卷 原刻 存目

清謝山居士輯謝山不知何許人是書所紀
自咸豐元年起至十年止每卷題以四字曰
粵西起事曰兩楚被兵曰淪陷失援曰長江
挺險曰北路奏膚曰西江反噬曰全楚揚氛曰
江北阻流曰皖南踰嶺曰江右連兵曰七閩用兵
曰兩湖致寇曰東門無限其粵西起事謂綜核
其起事之始末殆亦可專議鄭夢白因止鳳
輩而徐仲奎得馬非福養虎貽患督師教年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粵氛紀事

但張大其擒滅艇壠各匪之功而於負運揭
之大盜破其賊勝而出者掩耳昧舌其敢誰何
東國成者各將誰諉哉此其實有桂撫鄭
祖琛而嚴責粵督徐廣縉自是正論並非
深文多於全楚揚氛確叙塔齊布羅澤
南而軍攻岳州克之而不一言塔湘潭捷不
知次高嶺 王國運夜雪 一戰否官兵其賊
初以短兵相接且湘軍之敗戰實自斯役始
王闓運湘軍志及夜雪集言之甚詳此戰

極有關係，似未可忽諸

武昌紀事不分卷

雲南刻本

格目

清陳徽言撰。徽言字炯齋，雲南劍川人。清
代洪楊之變，雲南十六省，擾攘十六年。其陷省
城自武昌始。武昌居失守，其初次被禍則為
咸豐二年也。徽言因居危城，目覩亂狀，是書所
紀多為事實。前有江忠源、吳嘉賓、兩李、嘉
賓序云：先是廣西、湖南、省城被圍，守至
數月，卒能待援師之集，得全。惟武昌守不及
二旬，論者謂中丞撤沿江之防，專事閉門登
陴，以致城外皆賊。漢陽先陷，以此為責。然當時
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封疆大吏倉卒生計，不知
兵。豈獨一省大淳，而大淳為知城亡與亡之
義，以身殉難，子亦同死，可不謂賢乎。篇末附
雜論，其謂賊眾日多，讚美耶蘇七日禮拜，其
西洋天主教無異，以此論之外，東之賄視耶美
哉。後引吳德芝天主教書事，張希周海門
圖說，深言傳教之害，此已足啟長沙周漢
一派仇教排洋之先路。又謂賊專以邪說

煽惑人無他術惟焚人兵骸取灰製藥用之攻城則甚是以後來取人眼珠謠言即由此等訛傳演出者歟

普法戰紀輯要四卷

梅園叢書

存目

法事光庭刪集光庭字恢垣廣東南海人其書多為南海張宗良譯吳郡王韜撰蓋全採日報中多據生議論是前日往凌亂與總領不符行文之重複如聖堅田之失紐布里薩之失皆前後重見譯名之參錯如禮吳河為米尼河又為米田河富但為瓦頓魯安房來昂阿里安為河連端如此類光庭以為釐正又卷刪其篇刪其句刪其字或以正文而為小注或移其後而置其前所存僅四分之一其有雜事可與者別為附錄以資談助蓋其原書面目大為改觀然譯事亦實不佳姑取其可為鑒戒者竊以普魯士之敗於法也國勢不固而普君民上下卒然如句踐之生養教訓覆法雪恥而法亦能治兵修政終不失為大邦勝敗何常禍福倚伏一國之盛衰強弱何莫非人事使然哉

嘉應平寇紀略卷

先編五

存目

清謝國珍撰國珍字

廣東嘉應人同

治三年金陵克復粵匪老巢已覆餘孽游

魂死灰欲煽是以南竄閩粵為多延殘喘

之計遂由漳州而鎮平而連平時江西湖南

皆有重兵扼守及不得意而奮州又無隙可乘

後折而東旋四年冬十月壬子汪海澤遂陷

嘉應署州事程榜霖棄城遁游擊吳秀死

之未幾大兵四集一鼓蕩平是編則將咸豐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嘉應平寇紀略

年賊目石正紀初陷嘉應事併叙入蓋俱

得之當日見而參以陳氏粵東勦匪紀略

朱氏廣省餘譚楊氏平浙紀略錢氏吳中平

寇記諸書惟未見平定髮匪紀略或此書書

不無差異耳

史部紀事本末類提要共十種計二十六頁

甲戌五月江瀚

書說二卷

書本

津郡懿行撰懿行字蘭皋山東博山人嘉慶

四年進士官戶部江南司主事張之洞書目

各尚列懿行於漢學專門經學家殆據爾雅

義疏一書云然是編卷上首引朱子曰荆公不

解洛誥但云其間然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

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卻有如此

處若後人解書又却須要解盡又曰某嘗問伯恭

書有難通處否伯恭初云亦無甚難通處數日

間却云果是有難通處又云書之文誠有不可解

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矣懿行注其下云朱

子所論荆公東萊二條不獨書也凡諸他經皆

宜識此意程子有言漢儒讀經也以三萬餘

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觀程朱所論可以

讀經矣又謂古文之字旁而朱子雖常疑之亦以

為偽作矧吳棫吳澄議為偽書愚竊以為過矣

由此觀之則懿行因服膺宋儒其當時考據

諸先異趣故篇中數稱引東晉古文以伏

生書二典止名堯典梅賾始分慎微二書以下為

舜典觀孟子引二十有八載之文亦曰堯典可

知古無舜典。因與祖漢古文者不侔矣。至論用官一篇亦辨及古文為書謂或以其書晚出殘缺散軼不無後人之潤色誠不可知或疑出於梅賾之補輯亦非也。此疏惟不知書不知賾矣。竟似未見閻若璩疏證殊屬可怪。其書純是宋人之說經家法所採取亦不出蘇軾東坡書傳蔡沈書集傳金履祥尚書表注陳櫟尚書集傳集疏等書。阮元王先謙兩經解皆不收。故

書說

禹貢山川考二卷 孫堂撰

清李學陞撰。崇禎壬子夏間以西蜀戴人據胡思敬章叢書李氏四種跋稱崇禎嘗以進士服官雲南其著述者藏於家而稿本塗乙增補有夾籤多凌亂思敬蓋擇其整理稍定者刊之然此編疑亦未完之書故禹貢山川圖者甚眾也。其考碣石河源最為詳。泗水改道考歷引所傳之事微通及歷代經緯考排淮四解曰孟子本文三字不在決汝漢下而誤乙者傳寫

禹貢山川考

家也曰汝有二禹貢無汝名用始有之則與漢合流者也漢以來所稱汝入于淮者也。以漢後之汝釋孟子則汝與漢本不通不得並舉。且之無有則與漢後舉其為與漢合流之汝可知也。知汝漢為汝江之專水則排淮泗應與大河滄濟渾自北而南因為注海之水而於江無與。此三字當以滄濟渾下淮泗之南為江江以汝為專水江於注海之後則不必後之言海而海並受之可知。家不傳寫有乙而較極之曲讀之皆誤矣。其下並辨錄之以備心地理者參證焉。

黑水攷證四卷

卷一

陸事榮陸損是

黑水者蓋以山海經

貢然其流傳固出于夏世海水名之

以證經宜美之先但

緯傳書

數年有解時禹貢梁州之黑水者

始指證其處此於傳傳等書屋室

以地隔方理未始深究達達聖祖山川地名

論出然後知禹貢黑水果在緬陽其駁胡渭

禹貢錯指

徒而水

何徒乎又謂河故漢已為陸今自大清河以北至

天津其跡未泯也黑水之故漢何存乎夫西南

諸大川不遠其楊河無遠其多而難於裁取

為楚氏以下眾說雖未以一然皆確有黑水胡氏

概証為鬲風捕未而置其橫據一涇河之是

禁後人不待後論且云雖後遣使市何所得直焉

天地間本無此水而禹貢為之設者豈直經

亦証大地實甚有學識固如是乎此真足使胡

氏無可置喙又云壯時解梁羅泉永二條共依

二十四綱約萬五千言古今注為首者無多是其

富者其端則以江源為界黑水而羅界及

導水則付之涇河於經方為無片言之中雖

多奚為斯豈獨胡氏為然哉抑可以為世儒

鑒矣

黑水攷證

毛詩草木疏校正二卷

新刊

清趙佑撰佑字啟人浙江仁和人乾隆十年進士授編修官左都御史清四年任提舉謂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璣去古未遠所言尤不甚失真講多識之者固當以此為最古是書蓋元陶宗儀說郭以毛詩律述秘書所刻陸疏取二本異同校以諸家別錄而是正之大率以詩爾雅疏釋文為之其擊

之集

經丁杰孫志祖

參證誠陸疏善本也陸疏末附四家詩源流四而而毛詩特詳

毛詩草木疏校正

依謂徐整為吳太常監璣或同時後先而所聞不同璣說即序錄所紀二云者意似以徐整為正然而毛公之名則徐整未能詳序錄亦第於小毛公下附注云名長而毛亨世但言其是徐堅初學記不知實出陸疏中陸去漢甚近其非杜撰可知夫謂陸去漢甚近鄭玄生在漢季者不知毛公名豈惟徐整至璣云荀卿授毛亨尤可疑考漢書儒林傳由公少其楚之文及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浮丘伯即包丘子包得古字通桓寬鹽鐵論曰包丘子與李斯俱事

孫卿包丘子飯麻蓬萊修子白屋之下據此則

孫卿

本

實為卿故洪亮吉通鑑表於魯

詩將司所列入善書毛同出荀卿何以之家之

說各異人猶如此而況草木鳥獸古今名稱

不同寧可盡信

毛詩草木疏校正

詩說二卷

新氏卷

法部魏行撰光緒八年兼管順天府府尹畢
 道憲順天府府尹周家相進呈魏行遺書誤
 以詩說詩問為魏行妻福山王照圖著南書
 房翰林等覺是書屢稱瑞玉者瑞玉照圖
 字也卷上首列程子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
 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子曰詩多言後人添
 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朱子曰細思之小序終是
 去他不得是謂朱子辨存存序並行不悖後
 儒自全勝焉耳此段其所著書說引程朱之

詩元

言用意相同然其為說亦不盡宗序如謂免置
 詩金仁山據墨子書文王舉閼夫秦願於其網
 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據曲釋經非同宵鑿是也
 又以齊風後教為如南山敬有載驅特嘆四詩
 並帶詳魯事此又家互見法魯無風得此堪
 為補亡其言亦正至論生民姜姬後武據周
 禮方可樂舞大渡以享先妣謂即姜姬也不
 知其妣是以特享而祭之觀此詩及閼宮皆
 止稱姜姬著謂是享事之妣其子孫烏得舍先
 祖而獨享先妣邪且止古鳴濤天人感通尤不相

遠異之奇形庶可彈述不得盡謂識緯之說

例不足信也

案此說猶泥姜姬後武為狀亦即

象乃謂聖人之聖異於衆庶且謂後儒証聖之詩

問不圻不副牛羊惟字飛鳥霞異用公亦為

自証其祖乎此釋惠周惕詩說之惑惟

韓奕韓侯顧之一條引楊升菴曰儀禮親迎

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則儀禮士昏禮無下車

曲顧之文當援列女傳貞順篇及白虎通婦娶

篇淮南子記論訓以證明毛傳曲顧道義之

義蓋為楊慎所誤疏失耳

詩說

詩元

詩問七卷

鄭氏注

律部數行撰是書卷首有魏行自序云詩
問凡錄余與瑞玉問答各問之語非注詩也以
其書為詩設題以詩問而故又附瑞玉絕筆小
記序於後瑞玉者魏行之妻也昭國字也女子
吟詩者多治經者少如昭國者豈易得哉又自
序有云獲年氏詩意得梅子一條年氏名
廷相字默人公籍楊震所著詩切每改詩者
為之說有極盡那可笑者不知詩意較詩切
何如也今書中引其說夫為曰灼其華春見之

詩問

此桃樹下人他日于婦真佳婦也說韓詩而曰
當時周國韓至國人聚觀者與誦說韓詩振
興也東坡子為東觀漢記不富所以采之
言詩心者以周頌酌而遵義
時悔謂武王之師陳於南郊其時而甚寒悔
武王猶養而侯之甲子味爽而止而時大濟時矣
云古本作歌商訓字義何人不明訓說文歌
滅也傳周室業與胡多言福商武
就金書反中復觀之惟長風揚之水篇謂沃

人憂亂也昭侯封桓叔於沃防晉弱其
潘父等助之殺昭侯國有密謀君子微洩其事
風昭侯惡沃能戒之撤卿為請晉人憂亂也揭
之水沃人作故據沃言我撤卿人作故斥沃為
彼皆忠於晉而不意於沃者也此二說皆較序者
長特表而出之

詩問

詩經拾遺一卷

謝氏述

清郝懿行撰是書其自序有云刪詩之說出於史記竊謂不然孔子但云三百不云三千安得古人之文如彼其多又云古文為書未出時服鄭諸儒於經傳引用竝云逸書其書皆今百篇中所有詩猶是也其言甚正篇中載舜南風之詩謂陶姚以前時代荒渺萬天八閩既亡其辭惟有皇極白帝二歌載在拾遺然係王嘉傳撰其事近誣故以南風詩託始謹遵孔子刪書之例然南風之歌因已有疑其非真者而

清陳澧

麥秀之詩則史記以為箕子為書大傳以為微子作者亦後兩歧采薇更不類殷末人之詩且其事之有無尚不可知也今乃備錄焉商詩補亡其足信乎至穆天子傳黃竹詩三章則必皇娥白帝之類若呂氏春秋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增欲培之必高舉之則就教者子諒非詩也此宜正其名曰古詩拾遺而曰詩經拾遺殆近誣矣

毛詩通攷三十卷

修本堂

陸林伯桐撰伯桐字桐君一字月亭廣東番禺人嘉慶六年舉人棟溪知縣改就教職進授德慶州學正是書雖名毛詩通攷實則攷鄭箋異義耳傳箋不同大抵申毛義自傳箋要不失家法殆亦近之其中如鄭風山有扶蘇次章傳曰狡童昭公也謂首章狂人也自當謂其狂非毛意竊謂兩章文義註同不應異訓且傳箋謂其狂志又據今序曰不倡而和謂君不倡始而臣已自行其意

毛詩通攷

也箋云君臣各失其禮非序之意不知鄭謂君臣各失其禮其義正大專責臣自行其意乃一偏之辭且與序言刺忽不合然此特失之小者其謂秦風無衣傳曰上其萬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又曰仇正也蓋秦人勇於公戰已成風俗觀小戎序言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則矜其君子其民不憚於從征可知箋乃云此秦康公之言言不進同欲又云忽耦曰仇似非秦國之風氣失毛意矣又謂此詩小序而不進同欲馬句有可疑也毛傳意違恐是後人所增也

誤疑小序并毛傳亦誤解矣考史記秦本紀
衛鞅說孝公变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
之責罰商君列傳云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為私闘者各以輕重被刑故又云民勇於公戰
怯於私闘是蓋以法驅之豈民之好攻戰哉況
其事志在商公之後序曰朝用兵也秦人利
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恤民同欲為斯困事
自古以來未有不惡兵而好戰者毛傳謂此乃
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正由序說對秦國
一可議此詩以責秦公自是正論而非待母
毛詩通攷

居殘氏以道者所藉口與張之洞書自卷內載
伯桐詩外補注二卷補遺一卷注修本堂
本今修本堂叢書無據修本堂稿附番
易縣志藝文略未刻者有毛詩傳例二卷
特附誌之

毛詩識小三十卷

修本堂
叢書本

清林伯桐撰是書名曰識小而開卷用南
蘭離傳曰夫婦有別則父子親何也蓋作色
荒則一家事不得其所其心易眩其夫婦有別其
家事必治則父子之親可知詩多言先王以是經
夫婦然後言成孝敬厚人倫亦此義也又曰文王
至德不可測度觀后妃之德如此則文王刑于之
化大略可想不獨聖王春秋之奧缺後漢之
梁鴻皆欲使其妻起敬亦必有以致之身不行
道不行於家乎詩教之失也後漢更於風雅能

毛詩識小

京魚言卷凡凡教民於豳風伐柯匪斧不
克言以禮治天下是皆純係大義而曰識小
不免與書名相違矣其如女師風謂序父
母終二字據惠用協詩說當是後人妄增者又
謂豳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婦寧沒則使大夫寧
於兄弟是後人妄增謂豳謂當寧後文則言婦
寧安得與議惠氏以為古豳國君夫人婦寧之
禮實無端證春秋穀梁傳莊二年十月有二月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
踰竟非正也莊五年夏夫人如齊所十五年夏夫人

姜氏如齊十九年二十年如魯傳註同蓋魯文
姜發二十九年杞伯姬來無傳可見穀梁本有
焉而書不得據此以斷古之說侯夫人必無嫁寧之
禮疑殷周本有是禮春秋猶然厥後因諸侯夫
人放恣遂廢此制猶之禮坊記所載以陽侯殺
鄧侯而奪其夫人故大變廢夫人之
左師觸龍之言曰媼之是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
祭祀必祝祝之曰必勿使反是戰國時實厲
存之秦風終南有紀有堂從
王引之經義述聞謂紀堂假借字當依白帖作
毛詩讀小

杞梁全詩之例凡首章言草木者二三章亦言草木此不易之例

六考言草木此不易之例然

而句相連者不相類

小雅言草木者我前三章俱言我末章又言舟

何當如是拘乎伯相此編蓋在解著毛詩通

致下矣

毛詩讀三十卷

自刊

詩之勅撰勅所著尚書後集改正已見前
此編大旨以爲子夏序詩毛公作故訓傳
責備賢才以臣道其春秋相表裏其言
於二南爲中發之而廣詩多支離
云鵲巢自爲夫人作經傳爲詩侯王喻李詩
教訓五居王配偶者有其德即高車駟馬
謂本也高車駟馬駟駟巢者詩侯室輔述王
則以存紀之詩侯其國故於夫人見之此周南有
南之別也云采芣苢採芣苢以進賢言行華

毛詩讀小

也又以此見夫人寓言國君猶淑女寓言王臣也華
鳥言大夫寓言言大夫可相因見義矣此其
創解前此未聞又於標明梅篇云此詩序將仕
者託詞序雅觀之以爲未仕之賢才得以及時登
又推言文在彼蓋召南詩道不修人令事也風雅
一貫小雅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芣苢以下治外大雅之
既醉太平鳥鵲守成美非本於蘭離和執言而
有別鵲巢德如尸鳩平均如一以爲豈非作人者
故用南交又云而序序紀召南交文王而序夫人終必
借證文王以道化必待其人况賢才得以及時尤

非文王之遐不作人不及此此為詩教所最重大
雅所謂文王上臣道之極也是尤說得眉飛色
舞其如非詩之何至論文王受命作用謂文王
詩於帝紂命之各用
詩其釋在帝左右
文王仰不愧天俯不忤
人故帝紂亦左右以之也蓋因今有文王受命稱
王說特受更舊訓以明臣道而不知其終
不合經列行恐供人覆轍爾

毛詩傳

讀詩傳語三十卷

系刊

清韓怡撰怡字

江蘇丹徒人是

卷之首皆題有國子監率性堂書正兼龍
衡應光則例館纂修官韓怡一行蓋刻
於嘉慶乙亥也其書為守序說經文字體
亦以說文為準毛傳鄭箋皆不甚採取訓
釋先儘爾雅有爾雅所未備者始以它說參之
篇中如閨昨窈窕淑女引爾雅釋言窈窕也
注而動窈窕隙一曰窈窕也肆力也注輕窈者好
放肆肆極力也夫輕窈好放肆亦可謂淑女乎

讀詩傳語

汝清父母孔通謂此詩君子當指文王父母當
指紂詩書所載父母係天子文王非元后非
天子也是說釋謬南山有臺民之父母此父母
乃比況之詞上文君子始指人君至於將仲子畏
我父母杖杜憂我父母則皆謂其父母
作民父母以畜天下王
是其所據然亦非以父母指天子若果由之民
猶以紂為父母則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又何彼穠矣王言之孫齊侯之子顧文王日
知錄斷以桓王之女平王之孫且云東周之後

其詩可存二南之遺者聖人附之于篇與文類之
 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書一也詩三篇皆稱文
 王不應以得易稱平王不是他經傳
 詳該無忌抑已過矣其尤不可解者鴛鴦鴦
 篇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以爲喜果以鴛鴦喻
 武王有何可消何以金縢所載公乃爲詩以詒
 王而曰王亦未敢消公邪其曰未敢消是頭頭別有
 所謂矣傳曰爲尊者諱者親者諱者賢者諱亦
 惟此以傳諱而已諱意既不明析而謂諱以傳
 諱且以傳諱者其書豈三五篇盡傳諱邪
 考證實多疏大雅韓奕傳韓侯之
 謂曲頤禮儀也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則
 頤在儀禮所禮謂御輪車無下車則頤之文
 禮記多矣御輪車而謂授綏御輪三
 周並無斯語蓋曲當引白虎通義嫁娶篇云
 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頤者防淫佚也及列
 女傳貞順篇淮南子記論訓以曲頤之美禮經
 不著疑有闕文焉

詩經通論十卷

津姚際恆撰際恆字首源安徽新安人是

作於康熙十四年至道光十七年輯城子馬始

刻於四川成都等署其書毛詩序

朱集傳世儒多以爲序者集傳病

若則謂序者莫若集傳世儒病此序一非彼亦

一非其斯之謂與甚且鄭玄詩因詁長禮亦

何長之有而於毛傳猶取之謂其

依爾雅作詩訓詁不論詩旨此最近古其非

不無杜撰然自序三篇篇不可少之書

通鑑相反大都不論訓詁而論詩旨其最失

者如野有死麋爲命女懷士諒言及時也士

玉女言相當也定情之夕女厲其舒徐而無

悅感大吹亦情欲之感所不諱

殊乖經皇矣篇帝謂文王文王爲西伯

紂使文王伐桀猶跋扈也故書猶觀觀也無

然謂無使然

帝曰上帝此

帝恐無是理至其

鄭風篇末子既漢宋而不

可何以多無說處此曰生數千載以下必欲
解數千載以上之詩是仍踵漢宋之餘習不則
且為時之重坊何格也吾不敢也故寧其昧
所不得辭又主鳥名之說以見創為異說以爲
吾身卵而生而史記承之說律書之說爲其言鄭
氏乃以主說經今人房千載下豈能逆測古事但
依文說經不必先主其見如生氏詩文義實似
謂後述而生不必爲之闢異也此詩實無吞卵
而生之文不必爲之好異也此二條所是者正
洵無媿通論之馬

詩經通論

毛詩古音參義五卷

自刊

津藩相撰相字經華湖南安鄉人官中
南昆陽州知州是編爲印論者多本陳第

毛詩古音考顧炎武

則不音叶從今韻則不必叶何故徒亂人意迷入

目又謂以通叶通詩經不如以古音讀詩經以諸

經證詩經所

未安如以用南卷耳爲后妃欲赴文王之難而作

召南標有梅爲鄉大夫賓賢能之所作邶風北

門爲大夫困於內外之詩疑其在左公子溲若公

子職逐惠主駘年諸侯伐之主人于空救衛

之時又於朱集傳凡衛鄭十詩斥爲淫奔

者惑易

上妓女期會之詩今曹澤之地土民猶多富家娼

妓不以爲醜其遠風也蓋以爲世族在位相害穠華

委後世極素亂之時猶幸見此乃以証周之去夫子

東門之蟬似鄭國與東門外成行刺人等皆以

邯鄲之妓院矣一時妓女歛衽彈瑟鼓瑟其聲

自淫靡四民之室其風之淫也蓋雖主朱集傳

而又小變其說也其釋小雅十月之交

方處謂舊說熱事指秦如前人疑之蓋後紀
 新漢書不用此二字故以爲是矣等語也如宋
 華督之言美而熱者近是蓋下微上捷于影象
 之寵賈如故皇之受熱事此所以世奏疏
 體式妄疑經文矣

毛詩古音考義

詩政異字箋餘十四卷 自刊

清用邵達撰邵達字 江西奉新人是
 書卷首有前方綱序稱其虛懷審慎不
 執一說不偏一家其間實難以斷定者則以俟
 善學者加詳焉今讀之信然其中如
 差行菜 十有八 若正字也行或字也然榜字注
 引詩則但作行不作若范家相三家詩拾遺
 竟謂說文作若未安案楊謂字異如齊魯韓
 三家尚矣中後來詩家始出亦有因字以攷義
 或足資參考者然或意專求異但見其本
 作某便欣然收之實則未檢本書留其然否此等
 爲百食之戒耳又言采其菲下云惠棟駁至云
 鳥糞之傳引汗簡云古文尚書以菲爲縮左傳
 縮酒說文引作菲此菲同不得訓爲鳥糞邵達謂
 郭忠恕汗簡雅云集七十家事蹟然中開括字煩
 有不具出處者其有數字同一出處者則注曰某
 見某書此菲字下雖注縮字未言所出何書至
 此行末字字注云某見尚書是專指此字是
 古文尚書何處謂菲即縮字見尚書哉此意氏
 誤讀汗簡以下條之注達今上條之注遂執以

詩政異字箋餘

為古文尚書云爾可謂和聲其於各篇以爲日者矣
言切要可爲後學題其它亦多所闡
發獨抒己見不同販賣也

詩政異字箋餘

說詩循序不分卷

本

清許致和撰致和字山東日照人是編

言以爲古者書皆有序序者次也次其世

并次其篇不可以紊也李先地當曰周自營洛

之後分爲東西二都各有歌詠盛衰之詩夜

鳴以下盛時詩六月以下衰王詩常南山以下

幽王詩或東遷以後詩此西都盛衰之本也

楚漢以下盛時詩事雖以下厲王詩采微也

詩角子以下幽王詩或東遷以後詩此東都

盛衰之本也致和本其說而小友之謂楚漢

四詩者從思古仍殿西都其東都之詩自昭洛

始地與既合序秩然蓋先地謂楚漢以下

盛時詩本朱集傳致和謂楚漢四詩

者從思古則本小序也作詩或無序編詩自有

序所謂循序然以孔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各

得其序則一爲正樂一爲說詩恐不無區別

云爾

毛詩通說三十卷補遺一卷

漢任兆麟撰兆麟字文田江蘇武原人
是書簡端題曰宮庭錢竹汀師鑒定其有
序則稱游於尺木彭先生門間以詩為
讀先生言詩之教深矣微矣顧昔者特由
門而入則必以序為宗為其近古而可徵也故
其言詩多主序說蓋守其師傳如關雎
云周康夫人誦之以諷此心如召穆誦常
棣爾遂啟魯詩史公之異說是其明證然
宋以云宋女澤之標亦后妃之化之被也

毛詩通說

列女傳所紀周南申女先正皆取之此何獨不
可據乎則又似不專主序說且每篇皆備
列諸儒之論而實罕所闡明其謂洪興正心
修身之賢君也定之方中中興之令辟也考槃
隱世無悶之君子也北窗盡職安貧之志臣也
又謂文王諸向匪止戒海成之也佑啟後人成
正無缺之意亦在其中矣人臣之功莫大於成
就君德此伊尹周公所以為之男世臣道之則
與是則空言說經殊不類潛研堂弟子矣

毛詩傳箋異義解十六卷

清沈銘撰銘字愚亭江蘇震澤人咸
豐二年進士官兵部主事是書以序
義為主參以說文而為之解有從傳有從
箋者有傳箋本同因正義歧之而今之者有
傳箋本異正義混之而析之者雖未必折
衷盡當而諸篇有據實多可采如考得萬壽
謂易無者指千舞而言說于農郭謂甘棠
召伯所說傳誤舍也定之方中及此詩均無傳
毛意蓋同

毛詩傳箋異義解

詩三章三摺木首章次章俱言末章又言舟
雖其言若異詩前三章俱言末章又言舟
以為一章言木未必全詩盡言木之證實
始前商一條謂傳前齊也箋前斷也而義
釋言刺前齊也故正義謂齊即斬斷之義太王
自邠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有王
故云是為斷商惠棟九經古義謂太王遷岐於終
先後祖宗修期首職勤勞王家此於太王身

分別而於經旨則未合陳氏補毛詩後集
申傳齊為正謂用室有正商室之功義更
懸而無序之三說者尤為有功毛傳惟謂
羊公為蛇而蛇沈重讀為蛇此因鄭子
傷老妻作句而誤然不存以彼例此豈易經文
孔氏以沈為誤讀是也此則蓋古人重文但
於字不作二經文而蛇不作重文只注而之於其下
而讀者因之各別耳非沈誤也又謂雄雞自許
伊阻鄭為伊當作伊說文伊雞也一曰伊也
註無是字字仍作伊為正者唐本古本而終卷
毛詩傳與異義并解

言部駁言也引詩自詒駁言阻揚雄方言款
駁然也則駁蓋駁之傍耳小有疏失固不足
累其全書也

詩管見上卷

白

清尹繼美撰繼美字溫軒江西永新人是
書之旨蓋在舍傳而尊經不強經以就傳不
苟於從同而不苟於立異必曰去某取某當夫
豈易言宋蘇轍詩集傳以詩之次序反復聲
重類非一人之詞疑為毛公之學衛弘之所集
錄因惟存其發端而以下餘文悉從刪
汰此分首序下序以別從違蓋祖其說也第
一卷總論論風雅無正變論詩樂論三百篇
為樂府之祖第七卷餘論論詩序朱集傳異

詩管見

同論三家詩異同雖多前人所已言而語較詳
析其說鄭風載馳謂序說為是然據劉向
列女傳仁智篇許穆夫人為懿公之女則戴公
非其兄也韓詩外傳稱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
無衛女之志則急此衛女即夫人也外傳引詩
曰既不能救濟所謂控于大邦者夫人欲赴告
齊國故也卒由夫人往赴是以齊侯公子無虧成
曹傳之年遂成楚丘而封衛衛之不亡夫人之力也
篇中於王風大車既據列女傳以辨息姜之誣

許穆夫人事實尤確而

美姬生禮之事不信緯書不信列子不信史記鄭

箋自謂一以經文為斷然後釋之無無之通則不

在是意於証實隨義教句終無以解乃引列子順

困知記云後稷之所以見棄者必有奇形怪狀可駭

可疑美則其為祥為妖故周道之危地以駭之

無稽之談而謂是為兩翼毛傳之說殊屬

釋鄭風有女同車謂首序第云刺心其得失未

可知下序謂刺忽不昏於齊則失矣蓋下序之

是毛氏衛莊公所傳蓋毛傳謂同車為親迎故

傳舍其說如此親迎之禮婿第御輪三周而已不

與女同車也豈風振跋公孫碩膚謂公孫不常

從毛訓成之又不常從鄭訓之遂公之子稱子

公之孫稱公孫用公之季之孫故稱公孫

時進之之禮未行也所論者不為無見類此者

尚多是亦

詩義求經二十卷

清艾暢撰暢字至善江西東鄉人暢嘗事

尹繼美詩嘗見云以簡今如君子陽之等語豈

有一字已著而南之南字自漢至今無人認

得非曰南國而曰化南此考大如此繼美詩嘗

見引呂覽逢山氏作南音用公取風馬以

居用南召南南音樂名二南以音別不以地利

者謂用召南南音樂名二南以音別不以地利

召之岐南聲南以其地繫用召以別南也

其餘諸國之詩但可徒歌不可入樂南自為南不

得謂之國風即鄭鄭以下諸國詩但繫以地亦不

謂之風又謂以諸國詩為風蓋由左傳是其衛風

決之天風之語而附會之其後漢儒作禮表記中

引此詩詩道而有國風之稱至以二南為國風

則以左傳風有采摭采蘋語考之他經南之入

樂但各南不名風

考之孔子

前其見於經

者但有各詩地名未聞有國風之名也

是則於程子國詩論之餘讀其更知廣

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部衛歌之部
歌齊歌幽歌秦歌魏歌秦歌陳自部以下無
誤焉非即諸國詩入樂之證乎案孔子云鄭
詩三百五十五篇詩三百五十五篇詩三百五十五篇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非即國風之所由名乎
然既以禮表記焉則王制亦所不取矣
云考之他經及考之孔子以前其見於經者誠
不測其為何經也篇中如謂論語而及問雖皆
合為要卷之三篇言之所謂問雖之三也則已
見劉台拱論詩駢枝謂若以美華士也問今
思盛王也君子陽之美興等也俱出臆見惟
謂小雅民勞為君穆公誨太子諫以下四篇大抵
皆屬之居攝時宜太子君穆及師傅作
誡太子之詩雖以懸揣較為可通耳此經
美同時同治詩經其書似不如繼美之美也

詩義求經

案事出當日
案此經詩大旨

毛詩用韻法十卷

自刊

清江灼撰灼字漁村安徽歙人是編其
自序云曰古今多韻書名屬韻實類其
者也凡字一出頓佳曰音字終而音嬌者所
歸曰韻惟用氏德清中帶十九韻雖與劉洲
陰時夫兄弟併韻同病而其吐字端音之法實
千載所稱繼云之此即用韻之名所由來也
若李程韻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分喉舌
齒唇牙五音此則古用中失齒之露唇之噴
牙之張九之吐喉鼻之分出口之有張撮平指
全開半開之別侵陷廉之字其初生有類其
先三韻為吐字訣而假吳語嗚兒寫抵舌抵
脂直舌無收過舌入自鼻閉口以作收為端考法
分析愈細標進愈難且祇足供詞曲家之研究
治詩者固無需此又書中往往古音叶音一篇
混見尤屬不合

毛詩用韻補法

詩經補箋二十卷

清王國運撰國運所著尚書今古文注已見前國運治經好考異說是書以不免此病以齊風南山篇謂文姜齊襄公女檀弓曰齊襄夫人魯莊外祖母時文章灼而在氏傳述為不根之詞直以公羊同非母子而影附之為歎說不知所自大要同於因堯殺伊尹之類耳事檀弓下齊穀之姬妻魯莊公之服大功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曰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為魯妻而魯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少功也正義曰莊元年秋祭

詩經補箋

王姬之館于外下云王姬歸于齊是田魯嫁也喪服大功章君為姑姊妹女子嫁于國君者者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女故服大功也鄭孔據喪服正義王姬歸不移未審何愛於齊襄而斥左氏為誣比之於因堯殺伊尹之類乎又大雅生民篇謂稷本帝子而不得為帝子故謂之民也司馬遷說姜嫄帝嚳之元妃是始為帝妃以孕是出棄不得以棄為父此以姜姬為被出真逆為不根之詞矣然亦有說雖新而義較可通者其釋周南采芣篇云禮含文嘉夏姬氏以意以生許慎字書意在言

後茅意不昌古今字要遠說以為意昌實是也周書多解康氏首言其意如事今人宜子為夏后氏得姓之祥如胤為諸子之祥故以不義喻為禮也言采者重其事也六采者六禮也言采之者昏禮最先納采也以王風丘中有麻為思鄭桓武之賢而用鄭文惠以至於俱為留子鄭武公也為之官故稱子春秋傳曰昔者鄭國處于留在于河維之間彼留子嗟者惜其功也彼留子國者歲內乃留子之國彼留之子者以喻鄭子孫之傳雖魯創辟者有依據他若辨邱風旋丘序謂

詩經補箋

此衛臣之作欲以禦狄辨簡兮序謂賢者為仕而反刺君何視留子輕辨北門序謂不擇主而仕富貴而怨天何得為忠皆自有理慎擇可矣

毛詩異文箋十卷

清·毛詩

津陳玉樹撰

經籍通考

言毛詩異文者以

本

詩經異文釋陳秀

樞四家詩異文攷為最著者嚴志經義

鈔所載王述弟毛詩異字攷則疏脫滿

諸自舒矣是書以經字為類不以篇什為次

且重於訓同文異者為之毛傳無訓或鄭箋

中毛鄭箋改毛或釋文心義申毛但是同訓者

為異文毛詩假借如為軍傳謂軍為昌汝墳

傳謂朝也謂調即朝之假借軍謂文易刻今文

毛詩異文箋

此類為異文又訓有似異實同者如桃夭傳

華至盛貌無羊傳濤泉也泉之盛也

羊傳濤流貌黍稷傳悠行貌流亦行也

類亦為異文此其與李陳二書不同者也篇

中謂睨睨黃鳥傳訓好音是婉之聲借字特

嗟傳揚婉兮傳婉兮有目也鄭風傳揚婉兮傳

婉也美也美也目好謂之婉故俗改從目

睨婉字通之證斯于無非無傳實無感儀正

義質少文飾非益斐之假借衛風有匪君傳匪

文章貌釋文匪本作斐此匪皆從非故通作

非無斐則無文故毛以質字釋經無非今人非
如字鄭義非毛義也此二條皆可上言釋無非
尤足發所傳義焉

毛詩異文箋

诗经申義十卷

自刊

津吳士模撰士模字晉望江蘇武進之諸生是編因考訂而詳於引申大抵以考各宗而於先地詩所

卷首考北漢李稱

其少壯時嘗老跡為沈潛於程朱而出入於漢

一以躬行為本考諸經申義探諸家之說以求其有

所不通則自出所見考原本既明之意和平其持論

清其言辭於道德之際性命之微尤三致意焉觀

此知其說經固循宋儒軌轍不得以漢學言之

繩之也然如蘭蘭謂后妃佳深賢不自以為

詩經申義

配而思淑女以君子之配乃念是處已之賢願

以香潔所施於嬪御也夫夫后妃不自以為配而思

淑女以為君子之配雖曰虛已以妻為妻可乎况經

文所以君子淑女相對一言夫婦言嫡妻此固無

待考證而義已顯然者矣魏源詩古微然亦

要在進賢以下為衛弘所附益似不若無見也

又謂若以文之取才之遠也有女用車勸好德

也義雖正大恐近臆說

嚴氏詩解補義八卷

自刊

清劉燦撰燦字星若浙江鎮海人姚際恒

詩經通論歷說朱集傳歐陽詩本義蘇詩

傳等詩記並謂崑山新刊宋元人詩解約十

餘種

案此書極通

意少佳者似不必利也惟

稱嚴氏詩解以為宋人說詩第一是書以詩

綏於時令地理頗有失實且首篇蘭蘭一語后

妃一語婦御一語皆突於小序甚確或疑其誤

且衍故采摭舊聞正其誤者八十三條餘皆補

其所未備或申其說其大旨仍以本為本采方

嚴氏詩解補義

芭朱子詩義補正者持多所列諸說亦意在

取盈卷帙不免於濫如陟岵篇載素文曰世有

婦惜細兒之語觀此詩所云不獨今人然矣以詩

語證之入經說中乎其自棄惟大雅篇而佳近王

引男一條謂近乃誤詞本什邛後人以形類近而致

誤茲辨李厚菴謂往保南土之男是近方望

溪謂其申伯崑國之期既近皆望文生義未諳

古訓較為切實餘則類多而不言耳

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

長沙自
劉本

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
詩之先漢撰先漢所著尚書孔傳參正已
見前是書搜錄三家遺說誠
例竟謂毛之詩訓非無可取而當大同之世敢立
異說疑誤後來自謂子夏所傳以掩其不合之
迹而據為獨得之奇其言似亦稍過使聖
詩則三家之說除是傳記外并其經文作何
字不可知安得還居完籍邪
三家詩
無說者甚故先漢之書仍不能採取其說
及毛傳鄭箋其於三家無說引序傳

詩三家義集疏

輒注云三家無異義此非三家之說供
知此三家異義此不可曰無別不可竟決其無異
義也至引魏源詩古微云三家遺說凡魯詩如
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存什
一於千萬而魯韓必同之者非同出一源安能重
規疊矩則然然如邶風柏舟列女傳貞順篇以
為衛宣夫人作魯詩易林則云汎柏舟流行
不休耿不寐心懷大憂仁不達時後隱窮告殆
其有言在而不遇義同
三家義集疏
信後漢之說而執孝子伯奇其弟伯封率而

不得作季龍之詩
引者植金馬馬馬論大而新本

思詩系離之詩是也其相安者是先漢列韓說

於正文而抑魯說於疏中且引胡承珙援左傳駁

新本之說謂其不足據然則漢儒之言抑有不可

盡信者矣乃如周南漢廣劉向列仙傳

安知不知何所人也出於漢之詩經鄭玄南

而說之不知其神

漢書過女道言曰鄭玄之佩二女道玄南之南

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乃是美四顧安亦中

止矣此非語怪乎於義何取中韓謂三家遺說

以此見珍

考固儒者事著必類已

守殘

則亦非南人所宜出此爾

右經部詩類提要共二十五種計四十三頁

壬申一月江翰

壬申一月江翰

壬申一月江翰

壬申一月江翰

壬申一月江翰

壬申一月江翰

壬申一月江翰

壬申一月江翰

壬申一月江翰

壬申一月江翰

壬申一月江翰

經義雜記三十卷

東莞補縣

清臧琳撰琳字玉林江蘇武進人

生員

書嘉慶己未阮元刻於南海錢大昕潛研堂文集有臧玉林經義雜識序是此書原名經義雜識不名雜記也錢氏序稱其書不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程氏先哲真儒者之學務實而不矜名者推挹甚至惟段玉裁李渭其於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者尤推見至隱見怪犀疑則珠走畫然如扁中所舉承天之寵也犧尊象尊衷窈

經義雜記

窈南風之詩中春會男女好是家語諸條皆申鄭抑王其實頗多王是而鄭非者子雍固亦有依據康成豈無要疏失邪臧於詩大雅維此王季條下尤暢發此旨謂王肅注毛詩亦作文王者此因鄭箋毛詩是王季王肅好此鄭氏相難故反據三家誤本以改毛氏正經使無識者是之必謂肅本毛詩與三家左傳合鄭箋作王季為誤矣肅之伎倆心術自事以未無能知之者我不得不痛切倡言之臧氏此說雖阮元采入所著毛詩校勘記而陳啟源毛詩稽

古編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胡台珪毛詩後集陳奐詩毛氏傳疏成云當以作文王為正阮禮記樂記引詩其德者十句鄭注曰言文王之德者能如此是鄭所見本亦作文王何得因惡肅而遂一語未殺乎夫經義深廣非一人所能盡談之同異原不妨各尊所聞是在學者平心審終擇善而從正不必存門戶之見袒分左者也

經義雜記

通藝錄四十二卷

乾隆三十九年

清程瑤田撰瑤田字易疇安徽歙人舉人
官太倉州學正瑤田治經自信故雖多
舛核必時參以臆說是書為阮元列入皇
清經解者凡十有三種為宗法小記宗法廢
久矣近世立宗初於其鄉雖亦陰寓收族合
族之意而其制亦不合瑤田是記黃之同禮
書其申崔氏曾祖士不祭字主之說又謂
其拘執大傳文德福者為小宗餘皆大宗亦非
是而心其喪服足徵記尤實著者有佳如駁

通藝錄

鄭注如唯子不報及妻不體君之條則陳其意
雜著辨之庶幾之中瑤一條則凌曙禮論辨之
而鄭珍儀禮箋改瑤田之失持多既斥其
力伸已說至禮經都不可信又詆其說經之私殆不
可深問是皆由其好此鄭注為難語多凌厲有
以取之也釋字記首述棟梁本義余評鄭之
雅訓而取莊子之單辭以為李慈銘越縕堂日
記所援創物小記尤多鄭珍輪輿私箋屢駁
其說然如此記謂輪人賢軹轂師名軹乃軹之
語段玉裁說文注以為其說最確於古書最合

則辨之云飾即轎車約轂其轎車是而事轎
車者除置幅處通轂之所以因轂因以為飾凡
小車皆然無貴賤之別其說約轎之不可混是正
程誤然周官巾車士乘轎車鄭注士乘車為木
革纜而得謂轎無貴賤之別以其駕守鄭注乃
於此獨異之故黃之同禮書又議其後則甚矣
考據之不易也其聲折古義解車人之事又訂
正柯有牙當作一矩有半則陳澧東塾讀書記
稱為最精後久晦古義昭著發矇至漢血理
小記井田制久湮後人惟就考之記為之推測初非

通藝錄

目驗亦考其可考而已瑤田壽非鄭玄顏於三江
考則不以鄭道元水經注金祖望經史考論
三江名然力主正義條堅初學所引鄭注
此與水地記謂鄭氏說經於所聞異辭疑主一說
者但依經釋之蓋亦聖人多聞闕疑
論三大學素詳然欲持其說
以難鄭注則不可曰錄鄭注且為國以時之由是而
言程之為學固其專以娛易為能者果其元穀
考最備詳博主念孫在雅疏證稷稷謂之稱力引
稷梁二穀見於經者判然兩事之說以名

野為桂車窮物之性後經之舊段主裁說文注釋
 下亦云九穀考至為精析學者必讀此而後能正名
 其言然考以高梁為稷以黃粟為粱今北方
 人皆以小米為粟食色黃而粒細入以疏粲為粱粒大
 而色紅非稷可知且古人以粱為精穀全則粱非小米
 未昭然無疑又黍之黃者曰黃黍黍之黃者曰黃粱黃
 粱是禮記內則黃黍是內則注篇中謂黍無黃者
 蓋失考西所據方俗之言更多附會古今名傳不同
 固有難於斷者他如解字小記家之條無所闡
 發釋義小記雖微引而釋其義考及及禮
 通義錄
 花故事殊屬無稽釋義記謂糖於蜂羸細腸
 之有子是即非此意也意說謂要之其書法博
 於不為無補焉

五經小學述二卷

清莊述祖撰是書在述祖著中較為微
 如禮少儀祭祀之美齊之皇之注齊之皇之
 如歸往之往之義皇氏云心所繫往謂說文云
 光美也釋詁云唯之皇之美也鄭以上言謂之美
 既云皇之此祭祀之儀當為唯之故讀如歸往之
 往非必取義心有所繫往也自不暇以有諸聲
 壹以舍意釋之字數附會之病固非獨之有
 字說為然矣又內則擇於諸母可者注諸母
 衆高也可者傳御之屬也謂可作阿漢烏何反
 五經小學述
 說文云加女師也杜林說加教於女也漢書何維
 諸母而之可者時是傳母非御高也其說近允至
 其書頌命之篇久成聚訟故即同瑁之異文
 而推衍之尤為詳析惟詩大雅生民先生如
 達謂說文李小羊也諸善達李七月生也也石
 稷蓋七月而生不待十月而生故曰先生以其不及
 月而生故棄之此則亦允達臆弗信後述
 之說則何之為之解耳

經義知新記一卷

清江中撰中字容甫江蘇江都人乾隆四十年拔貢中所著述學雖卷帙無多而精卓為一時冠今入集部是編蓋其筆記珠之可采如謂東都賦云德廣所及是用漢廣考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何休注曰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又魏都賦張載注引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故白虎通亦曰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班固此書多援公羊春秋韓詩說則東都賦非用詩序明矣

經義知新記

至極乎下子張問曰書云克己三年不言乃謹注云時人無行三年之喪禮者謂左氏傳在喪而蒐當時猶以為非禮何至三年之喪遂廢斯言之過也然孟子欲令滕文公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者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若行吾先君之喪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由是而言則注非無據他如論說苑善政篇引鬼谷子韓非備內篇抗昧即曖昧子王制篇注嗟奈何嗟緩漢即奈何後漢書光武紀下邳古在字四條皆與經義無涉

刪定之書也

羣經識小八卷

清李惇撰惇字成格一字孝臣江蘇高郵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注選知縣惇治經通敏尤深於詩及春秋三傳晚好麻真得宣城梅文鼎書盡通其術所著見於江浦漢學師承記者多已散佚惟是書尚傳於世其書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所謂由一而生二也兩儀生四象所謂由二而生四也四象生八卦所謂由四而生八也八卦之上復加八卦所謂因而重之又在其中也易之太極所謂一畫闢天而其下變動者由此生未嘗以為

羣經識小

渾沌之莫可名狀之物也用子於太極更添上無極則大易解說邵子云道為太極又云心為太極是知易之太極與宋儒所言太極自不相同也又論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謂聖人因河圖而作易可也然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已不專恃河圖至文王用孔子繫辭盡之其微言奧義又豈圖之所能該邪即謂易從圖出而既有易則圖不足言因鳥跡畫書而作文字謂文字皆在鳥跡畫書中可乎此雖非宋儒而

其理甚正

它如言渾

于淮泗達于河乃河漢居河雲土夢不得分各二

地六卿即六軍之將非六卿之卿寺人即是巷伯
鄭箋以名之人似太拘飯不從卡啼常作沫及
駁杜佐左傳以孔父為名而定為貶六俱確當惟
疑姜姊事與楚子文之母相類少得越禮長而
悔之因而諱之記為神異之說以告其子則未免
臆為推測輕於立論然又云帝王之興每傳符
瑞既求其祖而不知而神靈之說相傳已久非詩
人之造為說異也斯則得之矣

厚經識小

經學危言六卷

清孔廣森撰廣森字眾仲一字樛約號慼
軒曲阜人孔子世系十八代孫乾隆三十六年進士
官翰林檢討少受經於戴震為三禮及官年
春秋之學所律鼻尤工駢體文是書雖不逮
所著禮學危言精奧亦多名稱如則不疑其
所行也一條言古文偏旁多有不疑其所行者言
所行不礙也下文陰疑於陽亦是陰礙於陽也他
如小畜象傳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
疑也升象傳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岐山順

經學危言

事也改濟象傳三年克之備也終日戒有所疑
也不但文義當訓為礙且其韻可證唯賁卦六四
當位疑也則其乾文言或之者疑之也義同乃
是疑惑之疑予念夫即於殷太庚肆不正一
條謂古有訓肆為大者肆不正猶大庚也申丁寧
耳或可訓為是伐是肆之肆言殷為不正故肆
伐之也予惟肆肆矜滿則肆矜猶肆救之意
同字異訓經每有之豈得不度文理概以肆為
故乎二說皆極而通又江漢得武夫滔一條
言江漢之廣大武夫之衆彊所不待言故傳轉

以江漢象強似武夫武夫廣大似江漢五經之
蓋滔：洸：皆本形容水之辭推原詩意是欲
以江漢比武夫也古之善於說經者如此後學
漫以名轉寫誤持按而申之此尤足以
引之經義述間據風俗通義改易經文之非
至其深題五天帝即上帝之說謂讀我特維天
其右之益信是則其泥守鄭學之失耳

經學卷三

經讀考異十二卷補經讀考異二卷句讀敘述卷

津武億撰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乾隆四
十五年進士官山東博山縣知縣禮部記一
年視離經辨志注離經斷句絕也是書者先
辨經讀自周已然陸德明釋文存錄曰漢承秦
焚書口相傳授一經之學數家競爽章句既異
諸經讀必由師傳授受轉多異同陸氏釋文
略存板際或一句離多二三或一句併一讀又
或一字上承句下亦可成文下屬句首義亦兩通

經讀考異

兼收並采一意至善也俗流堅執一讀不能兼通
他讀於是屬轉浸易馴致古訓泯沒詎不惜哉
是編為億授徒法化時著誠小學之所先事
其中如乾九三夕惕若厲无咎謂近讀皆以夕惕
若為句屬一讀无咎一讀以漢唐舊讀並連夕
惕若厲為句又書休屬惟厲與易句並同古
讀似可依又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謂史記為本
紀從暨字斷句今尚書從暨聲教斷句致後
漢書杜預傳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謂史記為本
據此則漢人以暨聲孔傳讀音有所據近胡壯

明謂裴駰史記集解其注在啓字下則自劉宋時已
不從孔傳而以聲教傳下句此殆疑孔傳係託宣
從舊讀考之然不知孔傳已有所疑非可盡置
也二條俱檢明允可概其餘至句讀叙述則與
此書相若故附著焉

經清考異

拜經日記十二卷

漢臧庸撰庸字拜經初名鏞字江蘇武進
人庸學於盧文弨其治經專精似不及其高
祖琳也其書十二卷學海堂本止八卷皆
經說如洵詩周南宴游室婦歸寧父母正女
子在家時豫自審其輕重之宜以爲他日見
貴於君子之具庶于歸之後可以爲我父母之心
也此說殊非親源詩古微曰蓋直於傳不念於
經不詞且其爲女子配去之義殊而后紀之志
美矣又謂十月之交鄭以詩爲刺厲王本魯
拜經日記

詩之經劉向父子皆然非據緯候之文王肅皇

甫證六經之義賊也案肅皇王肅蓋本其言多其言祖琳之傳論其言多

不足據即以此四篇爲刺也王名雖從毛實欲異鄭

耳是猶失之案劉向父子皆然非據緯候之文王肅皇甫證六經之義賊也其言祖琳之傳論其言多不足據即以此四篇爲刺也王名雖從毛實欲異鄭耳是猶失之

此詩此詩出之時已有鐵證阮元學經

室集有詩十月之交四篇庸出王說庸當審元

幕詎未之間邪至其論孟子齊伐燕有

事證之國策史記傳之孟子庸不悉合洵足

定千古之聚訟又論戴震毛鄭詩考正始選

臆說以奪舊學及惠棟私李鼎祚

周易集解：非俱漢字家所諱言視推崇
戴惠無不曲相袒護者其識趣相去遠矣

拜修日記

注疏考證六卷

清齊召南撰召南字次風號瓊臺晚號
秋庵浙江天台人以副貢召試博學鴻詞授庶吉士
官至禮部侍郎是書凡經傳五十一卷書二禮
記三春秋左傳四春秋公羊傳五春秋穀梁
傳召南寶編堂文集有進呈為書禮記左
傳公穀諸序故原附錄本注疏之後召南
長於史與地尤精經學似較遜如為書考證
謂思曰審字今古文所同不知董仲舒春
秋繁露五行五事召南鑒向說范君道扁引

注疏考證

洪範考作思曰審蓋審古文容今文也又漢書五
行志引作容說文審古文作審又璿字从審而
古文作審似
審審是一字安得謂審字今古文
所同乎禮記考證謂武王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
後於荆即燕黃帝之後即召公陸德明音義
之說甚確然史記五帝本紀傳自黃帝至舜禹
皆同姓蓋本帝數系黃帝之後多矣特誰封乎
穀梁莊三十二年傳曰燕用分子也白虎通不
臣召南曰召公文王子也論衡氣壽篇曰邵公
周公之兄也即此都不可信用召分陝召公在文

文之時已受采武之胡為未及下車而汲之封之
邪此其可議者唯左傳考證所得特多而
春秋微旨終莫之親如公羊傳孰謂文王
也何以不稱時王而稱文王蓋不託諸文王則無
以譏貶周之天子故傳於毛伯來求金云繼文
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
譏之也此豈發明謂文王之義召南斥為迂曲失
之既矣穀梁傳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考證
謂穀梁之迂未有過於此傳者象淮南子記
論訓曰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義

注疏考證

於今為矣召南之論殆所謂於今為美惡得以
後世情殺情事漫疑古義公羊大序義之不
鼓不成列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三傳所當
我國古代之特色即近世號為人道主義者也
焉可輕毀乎哉又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
聶于戚傳其弗受尊王父也考證謂其有
傷名教蓋未審轍之立由靈公斯時年尚少
蒯聵有殺母之罪南在堂必不許之入非轍
所得專矧石曼姑受命靈公為父拒子非
為子拒父也執轍言則為尊王父就石曼姑

言則為尊君若恃靈公之命而迎被殺母之
名以出義不當立之蒯聵其有傷名教又為
何如故先儒嘗言非義桂仁孰不能治春秋
有以也夫

注疏考證

經義叢鈔不分卷

清嚴杰編本所江錢塘人阮元在粵督任立

學海堂（附其刊）皇清經解即由杰編次是書首

列顧棟高春秋大事表非其完書故王先

謙後列入經解續編中他如話經精舍文集

學海堂文集皆自譯卷選初非著述至王昶

蜀石經毛詩殘字顧千里唐後古編存更

可不錦注家讀浙江中岷江非浙江者謂浙

既與岷江入海之處當從大名稷契非帝

學子說謂周以大德學以木德亦從所生也

經義叢鈔

商人禘祫（祭此本）用人禘祫即祀感生之義

召公是黃帝後其說不足據張

子河書目各同以此編體例未協中有精粹

審則體例誠為未協而材料殊不多見也

經傳考證 卷

一字或曹

清朱彬撰彬字郁甫江蘇寶應人其書雖

亦循漢書家法經塗軌然頗有以

名然故於未濟象小狐汔濟濡其尾十

既引泰來黃歇說頃襄王曰易曰狐涉水濡其

尾又引班史劉向傳彭宣傳謂此西漢人之

言易而後人絕無稱述之者後引荀子子思

淮南子春秋繁露劉向說苑列女傳之說論衡

徐幹中論以為凡此諸說未必七十子之文此

商其意旨可知如書洛誥王肇稱殷禮謂稱

經傳考證

舉也殷盛也殷禮猶言盛禮鄭君說甚迂曲

此蓋因孔傳言王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

邑（并鄭注非之）經感我無文即斥殷禮殷禮

質故無文詩大雅桑柔倉兄填今誠倉兄憂

韵即倉兄憂不知倉皇始見於趙宋人書唐以前

皆作蒼黃胡鳴玉訂詁雜錄嘗辨之論語孝

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一條謂山言孝弟為仁

之本仁即人也論語仁多不分棄其義雖通然

子戒篇曰孝弟者仁之祖也仁之祖即仁之本此

仁字似不作解其他考證

瑕固不

掩其瑜也

經傳考證

左海經辨二卷

清陳壽祺撰是書固^說有得六經之遺失自秦火而後學者有^說全經各持所見以為說此辨論所以日滋也其中如今天尚書有序說謂伏生二十九年併序不併大誓三十七證以昭之與王引之經義述聞伏生為書二十九篇說以大誓當其一亦發十二證其說正相反殆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也又辨儀禮喪服經傳鄭注二事謂鄭君於喪服大功分四章為之以大夫之妾所為服為^{左海經辨}女子之婦者未嫁者所為

服為^{左海經辨}子注中兩引傳文皆止於得與女君同其下言以下二十一字非傳乃鄭注述舊讀之傳寫誤與傳亂耳^其謂傳言為世父母二十一字者鄭注之失然為未知傳文婦者其嫁于大夫四句亦係後人臆入其說詳見鄭珍集經集經說^陳又有取程瑤田喪服是徵記女子決無逆降之辨鄭亦駁之經義深在^非一人所^盡盡^思思^辨辨

五經異義疏證三卷

清陳壽祺撰壽祺字恭甫福建侯官人嘉慶四年進士授編修記名御史父歿奔歸服除已養有密著於朝者卒不出後漢書許慎傳稱慎以五經傳說咸不同於是據為五經異義傳於世鄭玄傳載玄所著五經異言亦有駁許慎五經異義之名隋書經籍志有書藝文志同至宋史藝文志遂無此書之名矣

五經異義疏證

清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始從許書采綴而成乃有武英殿聚珍本自是而後更有秀水王復本武進莊述祖本嘉定錢大昭本曲阜孔廣森本大抵皆據於聚珍殘以意分合孔本雖條理差優然欲強置十卷之舊終不可解也壽祺蓋取本而參訂之每事所徵錄必詳者若文多差互則兩載之其篇題可考者二十一事第五田稅第六天號第八墨制三事篇次尚存其它以類相從略具梗概後刻取許經義諸史志傳說文通典及近儒著述並許鄭相

發者以資稽覈間附己意疏通證

宋許慎受業賈逵數宗古學故多從古文家說鄭玄囊括網羅意在弘通故兼從今文家說中編於六宗之議則謂其美於所深傳中而於稀珍其故所其新多則援據該詳其鄭皆一代大儒其精改墨守具有本原循是討論庶可窺之門徑矣

五經異義疏證

經義述聞三十二卷

清王引之撰引之字伯申江蘇高郵人嘉慶四年進士以一甲第三人及第授編修官至禮部尚書謚文簡其父念孫精於訓詁之學引之幼承庭訓故名其書曰述聞篇中論易師六三師武興凶虞注一條最為明通以爲虞注曰同人離有戈兵爲折首故興凶矣此謂師此同人旁通也案同人上乾下離則上坤下坎則柔相反不得取象於同人也如相反者而亦可取象則乾之初九亦可取象於坤而曰履霜坤之初六亦可

經義述聞

取象於乾而曰潛龍矣而可乎夫聖人設卦觀象本即卦而具所謂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也今乃舍本卦而取於旁通則又而從柔義消卦而以息解不通以派天下之惑乎虞仲翔以旁通說易動輒支離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也此上虞失誠至而夫然引之說經每據傳記之文以改本經得毋其舍本卦而取於旁通相類乎如秦風有北有章依白帖作杞棠則黃昭周經說時常辨其非大雅江漢浮武夫篇從風俗通山澤篇作江漢陶謂陶與涵古字通不知陶與涵古字

亦通且孔廣森經堂臆言已恐後學漫以爲轉寫之誤特拈而申之矣至於諸經訓釋一字恒兼數義舊說可通者必更以書堯典先被四

表言之今以先格對文鄭康成訓先爲先被於義爲疏而主戴震獨取先充也之訓竊考漢書蕭望之傳載黃霸于定國議曰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則先不作先解此其顯證黃霸傳更侯勝語謂蕭望之於霸不學霸乃定國之弟當氏兩因從勝受書此謂蕭望之乃大戴禮又循其義謂蕭望之乃大戴禮又以此而民章惡如灌謂蕭望之如灌文義不似灌當爲

經義述聞

灌字之誤也其旁灌有灌義集前灌與鹽同操手也素問脈要精微論當病灌行注冰注曰灌謂灌洗是無須改字文義自明矣引之此書盛行於代後生小子惟連之求不諳全經但據秦法一知半解輒藐前風氣所趨荒經是懼名不爲主敢爲有志操學者告焉

安南遺學三卷

清江承之撰承之字安南安徽歙人其著虞氏易變表自鼎所以下十五卦未成而承之歿其師張惠言補之定爲二卷附刻於所刊周易周易虞氏易後今南菁書院列入叢書下卷爲周易文義清易條記禮記條記易仍本師說禮經雖於鄭學尚未能深造而校正疏說具有條理惜年十八遽卒使不天折其進境詎可量哉惠言著柯文編有安南遺學序云其學好鄭氏禮虞氏易非之者說猶未也

其志以爲易亡於唐禮晦於宋且數百年不刊儒者乃始有從而發明之然數千年之間天下事爲漢學而果說往而倡學者以不辨相高不務守大義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自以爲許鄭不可勝數也故其治鄭氏則依於鄭氏江徵君及鄭氏全書其治虞氏則依余之易義然皆貫串經文以求其合其有不合雖余不敢信多而斷盡悟乃已其自期要孔以下漢如也此雖揚承之摘摘當時爲漢學者之病乃其藉一童子發之其辭亦譎矣武

經傳釋詞十卷

清王引之撰是書大意以爲自漢已來宗尚雅訓凡字義所在既明著之而語詞之例或略而弗究往即以義釋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引之因撰多此編自九經三傳及周秦兩漢之書凡語助之文偏爲搜討分言解次得百六十字前人所未及者補之誤解者正之其易曉者則略而不論此與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略甚有益於學者爲近世不可少之書也漢代通儒如鄭立亦有不明語詞而失者如禮曲

禮若夫字如尸如齊鄭注若夫言若欲爲丈夫也不知此乃大戴禮弟子事父母而之辭曰孝子唯以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字如尸又如齊若夫不言言必齊也此成人之美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戴聖僅取若夫二句入禮記鄭通失其義矣詩小雅遐不作壽考云遐遠也遠不眉壽者其近眉壽也殊不辭公而中遐遐二字下引此詩曰遐不作何不也然朱集傳已言遐何通矣宋儒解希希可非其

探發齋遺書不分卷

法名禮耕禮耕字申孝江蘇元和人

是疑皆書院應試之作其易書

乙考謂周易泰之五陽味之五兩帝之歸味周

書酒誥多士並言自成湯至于帝乙而文皆用公

作而書之用作是易之帝乙即書之帝乙本無可

疑緯侯之書好者奇異故舍昭有帝乙之名而一

謂天乙一謂祖乙後儒據以釋經而異說自此興矣

文祖藝祖解謂不仰之中而文祖中間特變文

曰藝祖是文祖與藝祖不當合一時甚史記五帝本紀

探發齋遺書

曰文祖者堯太祖也而格于藝祖作至于祖禰則司

馬令文古文通折中至書最爲有據蓋受終

即位諸帝之事故必考于太祖若虞舜時巡狩不過

考典考于祖禰足矣二說均極允惟惟經論或

作經論解主惠棟

是然釋文出經論云本亦

作論而正義劉表鄭玄作論則其他皆作論

不作論可知宋翔鳳過庭周易致異乃曰說文無

論字凡經傳中經論二字皆當從玄作論斯

尤巨謬說文各部皆有論字抑何失考之甚邪又

衆維魚矣解引盧文弨山札記載丁希曾之說
乃破字之道謂此說確不可易而非魚子變增
毛傳言陰陽和則
何必破字近世說經任喜新厭舊書院
此風尤熾也

探發齋遺書

六藝論疏證一卷

津皮錫瑞撰錫瑞自序曰王鄭君始師京
兆早通今學晚受東郡兼采古文是故鄭學
弘通本先今而後古著書次序實始緯而次
經潛窺論言多據慈緯當在七緯注成之後
三禮草創之時緯候所陳多與今文相合載
稽歲月猶可徵明此其論鄭學先後及著書
次序大概得之葉德輝傳是書考訂殘闕別
白是非無一語不求其妄無一字不徵諸實未
免溫美六藝論中書言瑞命之事其謂河

六藝論疏證

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雖易亦
云河出圖洛生書聖人則之要是古代神祐無
人事存而不論可也錫瑞自命深於漢學偏
今文酷信機祥此其蔽也夫

鄭志疏證八卷

津皮錫瑞撰後漢書鄭玄本傳稱門人相與
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而
隋書經籍志則作鄭志十二卷魏侍中鄭小
同撰鄭記六卷鄭玄弟子撰鄭本傳鄭玄傳異考
經鄭玄傳云鄭玄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
應對時人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證門徒所述所
言更互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鄭志史通所說異同
惟更爲問答依作更不同各新舊書志二書
竝載然鄭志上九卷已佚其二矣考諸經正義

鄭志疏證

及水經注南齊書禮志初學記太平御覽藝文
類聚通典曲禮小學紺珠之類證法面考諸書
所引作鄭志者皆玄與門人問答之詞初學記
通典御覽所引作鄭記者皆門人互相問答之詞
獨禮記正義所引問有諸弟子互相問答之詞引
作鄭志者或疑無識之徒因劉知幾更不同各
之說遂改鄭記爲鄭志耳今鄭志有鄭本孔
本素本素鈞本最後出依經類次附雜問
凡八篇鄭記一篇各歸類雖禮記一篇區而出之
各錄其後異以符見當日之舊錫瑞是書即據

未輯本為之疏證實應成卷鏡當作鄭志改
證未畢僅三十餘紙列入南菁書院叢書此
編於成所改證具列簡端其未及者則補之
鄭學弘博先通今文後通古文故先所著書多
今文說後所著書多古文說當時弟子蓋以
參差致惑鄭已自為解之孔穎達等不暇斯
義解詩則疑禮注解禮則疑詩箋鄭志
亦疑其與禮注詩箋不合篇中略疏通證所
其於鄭氏一家之說固無所不備矣

鄭志疏證

聖證論二卷

津波錫瑞撰王肅集聖證論以誤短鄭志蓋自
謂取證於聖人之言家語一書是其根據舊書
書之什冲傳云子雍規玄款十萬件又云肅改鄭
六十條今聖證論已亡馬國翰云函山房輯本
約三十條方得其比之誤漢魏書多鈔所輯
為備是編據其本更加校定采取先儒申鄭之說
為之補評竊以鄭通古今於許慎何休等
疑五經異義或從或改歲青起意入室操戈
王肅賈馬之學其父胡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
尚書是亦兼通今古文者此諸禮以聚訟辨論
尤儒生之常且家語一書據禮樂記孔
引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則非盡偽造可
知評者宜平之無取偏執之詞至於
六宗之說經無明文鄭志亦可備一五期
七期之或殷言或用言各有其
如王之釋將期則有詩可證釋喪月有禮可
證似較鄭義為長此殆可與無成見者言難
為有爭氣辨也

經通論五卷

津皮錫瑞撰是編

分易書詩春秋三經各為一卷

易論論卦辭文之作又辭用字皆無據當為孔子所作又論卦辭又辭即是繫辭十翼之說於古無徵論漢初說易皆主義理切人事不言陰陽術數論陰陽災異皆易之別傳論孟氏為宋氏所託虞氏傳孟學亦間出道家論王弼以十篇說經頗得黃氏之旨論黃宗義論易取王注與程傳漢之焦宋之陳邵皆所不取說極平允近人後理焦宋之緒又生一降所論皆甚正當惟論焦

經通論

卷五

循以假借說易本於韓詩發前人所未發則殊失審韓詩外傳云易曰困石據于疾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疾據賢人者若有秦穆公困于穀疾據五穀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以困于驪氏疾據谷犯趙衰介之推而遂為君越王句踐困于會稽疾據之記義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于長勺疾據管仲富威陽明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也此以疾據賢人解據于疾藜焦氏以不可悟易辭比例引申之妙然疾藜木名困于石卦坎下上

經通論

坎于木為堅多心其疾藜之象善以疾解不知藜又作何解依此堂文主義援例推補恐支離更何全經將為支亂矣書論雖偏至今文二面而持論尚屬圓通然因洪範天錫一語遂謂三國魏時張掖涌石有牛馬之形及大討育字是見祥異之兆有未可據理以斷有無者信偽為真未免可笑詩論以毛義不及三家亦是尊毛之意其論古文詩書之序當如鄭君論緯說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悉鄭推改毛序而以己意為序則近於姜魏源詩古微主三家而三家所無者皆以己意補之為序是鄭推之類也又論毛序本不知出自何人尊之者推之毛公之前而屬之子夏疑之者抑之毛公之後而屬之衛弘其言皆無所文三家既亡豈有更古於毛詩者即謂序出衛弘在鄭君之前非後人臆說可比學者尊崇為古義不必爭論為何人也此尤不愧通人之論禮論三禮本是寥寥非可空言故南北學分而三禮皆從鄭注篇中謂禮記者言熟既注疏則治儀禮周禮何留不然至論主制為今文大宗即春秋書王之制則魏今人說未足深信春秋論論春秋是作

不是鈔錄是經石是作史杜預以為周原凡例陸
淳駁之甚以論春秋改制猶今之言立法損益三代
孔子以先預明其作春秋亦即此意之二說者均是
發孔子作春秋之旨否則真如之安石所說斷爛
朝報矣錫瑞著述固當以此為最云

經學通論

經學歷史不分卷

津皮錫瑞撰此編分經學開闢時代經學流
傳時代經學昌明時代經學中衰時代經學分主
時代經學變古時代經學積衰時代經學復興時
代各時代皆有論說其謂經傳當分別不得以
傳記概稱者經所見甚早又謂治經必以漢學
而漢學有辨前漢今文說專明大義微言後漢
雜古文多詳章句訓詁章句訓詁不能盡發經學
者之心於是宋儒起而一言義理此漢宋經學之所
以分也其說之是蓋漢漢學所以有用者在精而在

經學歷史

博得欲通經致用求大義微言以視章句訓詁之
學如劉勰所譏分文析義煩言碎辭學者罷老
且不能究其一藝者其難易得失何如也古文書出
劉歆而古文訓詁之流與先為劉歆所譏則後
世破碎支離之學又歆所不取者此似為乾嘉考據
諸儒言頗為中肯惟以漢有一種大人之學而齊
學尤盛伏傳五行齊詩之際公羊春秋多言災異
尚齊學也另有象數步驗禮有四季陰陽不遠齊
學而其為時儒者以多人主至專無所畏憚
借天象以示威使君有失德者猶知恐懼修省此

春秋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亦為神道設教之始後
世所謂此義謂漢儒不應言災異引讖緯於是大
變不足畏之說出矣近西人入中國見其多災異則
信之者以為附會災祥然則孔子所書日食星變豈無
意乎言非一端義各有當不得以今人之所見輕議古
人也此論則殊未確孔子之時天算未暇春秋之書
日食星變固無足怪若漢人之說則龍有珍
異子屏所云其經無與而附於經以神其
梓慎之言為經因以旧陳之行矯誣上帝為說經
者奈何復揚其波乎其尤可哂者以為如小夏歷者
皆不當立學今小夏歷之書久亡而後漢立
烏乎定之斯正錫瑞所謂輕議古人者矣

經義歷史

大夏歷漢書卷之六

經部羣經總義類提要卷之二十八頁

壬申二月江瀚

羣經義證八卷

校書道

清武億撰是書論語卷第一卷詩卷第一
卷春秋左氏傳三卷公穀一卷王先謙經解
續編本以書居首論孟列公穀後編次稍異
三禮則別有三禮義證一書蓋羣經獨無
易耳為中篇書無選疑祖甲之言國之有
年孔疏意欲扶孔抑鄭其說橫暴殊為失之
考漢書書序成傳一書
謂曰為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教故於殷
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為高宗周文為

羣經義證

母遠之戒舉殷之宗以勸成之
以於今之世今文書不如此自殷至周及春秋及後漢非
甲今文也自殷至太宗及中宗及高宗及武丁及文王及
為書有太宗二字王劉氏所傳也亦以祖甲為太宗
甲則傳疏因自有所據不應歸獄王肅也其論
氏世祀引經特詳然於史記骨要列傳則不
免誤解傳之鮑叔既進骨仲以身下之孫
世孫子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大夫若傳
以鮑叔進骨仲又以身下之孫世孫子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大夫若傳
驗世譜骨仲手至於
姓之女

不如朱子義為長。孟子昔說楊有為易。楊
謂注言不取者。舉其人。實。易。當。是。其。名。春
秋之書。以達戰國時人。號名。率取。此。朱子說
孟子。疏乃。此。武。士。人。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
疏。若。負。其。易。革。來。以。之。誤。直。委。若。跡。誤。其。其
說。皆。善。又。謂。易。主。太。子。州。滿。以。名。不。滿。宜。有。滿
字。形。之。誤。也。應。助。舊。名。請。議。可。據。定。本。作。滿
誤。近。年。刻。上。漢。石。經。公。羊。春。利。強。碑。正。作
州。滿。足。見。考。據。之。確。證。要。得。獲。此。的
證。邪。

屏後集證

屏後宮室圖二卷 金氏述

清焦循撰。宮室圖。以美如明堂。九五之辨。堂室
之分。戶牖之敘。修廣之數。衆說淆雜。蔡邕
堂論誤據秦漢制。以為周禮。考禮。戶匠。人文。
諸多悖晦。其說五室。外有左右介。室。九室之制。
此。匠。人。文。不。同。也。蔡。李。而。說。註。同。大。戴。盛。德。文。
儒。惠。棟。宗。蔡。邕。說。作。明。堂。大。道。錄。不足。信。生
書。據。禮。月。令。五。太。廟。之。文。以。匠。人。五。室。左。右。介
為。太。廟。之。左。右。偏。非。別。有。陽。室。似。較。通。明。堂
小。於。路。寢。之。故。亦。言。之。甚。詳。其。它。以。謂。有。四。榮
必有四室。考惟南北有檐。東西無檐。兩頭各
起一檐。將何所附。而謂有東榮。無東室。當可乎。
又禮布帛。于中。閭。西。外。謂。是。門。中。之
閭。西。非。門。西。之。閭。西。也。所。論。俱。核。至。閭。門。之。多
異。說。考。士。冠。禮。適。東。壁。見。于。母。注。通。東。壁。亦。出
閭。門。也。時。母。在。閭。門。外。釋。人。入。廟。由。閭。門。以。人
左。祖。右。社。明。之。則。宗。廟。在。室。之。東。婦。人。由。寢。入。廟
之。閭。門。當。在。廟。西。張。通。云。云。

屏後宮室圖

圖閭門於東牆。孔。房。森。則。圖。在。北。牆。
金。鷄。且。云。四。周。皆。有。閭。門。此。獨。不。誤。惟。夾。室

黃以用禮故書議●非而於論東西
堂●有合蓋誤以東堂西堂連讀禮經所
言多是朔制而東堂西堂必南鄉而
非東鄉無疑●失其是為●病矣

房經宮室圖

詩書古訓十卷

黃以用

清阮元撰元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
乾隆五十四年進士選庶常散館第一
授編修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
道光二十一年以重赴廣鳴加太傅銜謚文
達清二十年来達官貴仕喜提倡經古
學者無生元方撫浙則立法經籍舍督學
則立學海堂登高之時一時風氣為之
清風宗源洛其文中屢稱儀徵鉅儒頗
為講宋學者所不滿云是書疑不出元手蓋

詩書古訓

其經籍纂要諸同係幕賓編錄而中兩見
光琦謹彙即其證其書書逸文為要典
義載鄭氏曲禮引伊訓載聖在毫征自
三股泰誓正義載馬融書考列秦焚書曰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俱失
採綴又無遠其在祖甲不義惟王既●孔叢
子論書以祖甲為太甲而漢書章帝成傳王
舜劉向議謂周之為母也子成舉殷三宗
以勸戒成王何獨逸之畢命旌別淑慝乃
取忠經辨忠孝不知此忠經非漢馬融作據

丁晏書錄論則以馬融為唐時博士撰錄
事經者故其序云臣融獻野之士且其書宋
藝文志始著錄斯言當不誣也惟其博徵
古訓不加論斷以俟讀者自得焉較之惠棟
九經古義非曲徇古人不免拘執即參以臆
說失之附會實事半而效倍之美

讀書古訓

經傳小記三卷

劉氏送
書本

傳劉台拱撰台拱字端臨江蘇寶應人
乾隆三十二年舉人官丹徒縣訓導台拱
六世祖永澄明學於劉宗周以躬行實踐
為主子孫世傳故台拱深研程朱之學以聖賢
之道自純然中述學別錄有與劉端臨書云
每以足下篤信宋人為恨然其終經則專主訓
詁一本漢學篇中如謂為書惟天陰陽下凡陰
陽也猶冥也隨古涉字陰下者猶古陰降也
周頌曰無日者在上帝降厥土日思在是
是其

經傳小記

義周禮射則贊張侯注大射禮曰命量人
張三侯量人中車三職者不見張侯之末則

中車

經文所不著者多矣舉一反之乃可與通古儀禮
鄉飲酒禮主人戒賓一拜辱凡言拜者皆再拜
也此篇言拜者下篇皆云再拜可證禮記曲禮人
鄉亦不為祭祭品常有定制食鄉亦專言賓客
故不為祭凡此諸條註皆精確又禮曰君子抱
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主父尸子不可以為主父尸
謂禮經簡奧記者恐人不曉故特引而釋之
張子以為父主於尊嚴故不抱失其為矣傳曰

未知忘既抱子。生三月。然後免於父母懷。非
所失禮也。於此更可見其確信。信宋儒而說
經。初不曲徇。於其所以有通之通。

後傳小記

十三經詁林六卷

後傳本
編本

津馮登府撰。是書作在錢大昕潛研堂集各
尚之後。其註釋達不也。篇中於北風旋丘瑣
兮尾兮亦引錢說。其謂東晉別有孔安國。通
經等與梅賾上書元帝時相先後。書傳或出
其手而後人誤以爲漢之臨淮也。今致何晏論
語集解孔安國注。近儒已證其僞。蓋東晉之
孔安國邪。顧命率循大下。謂李遇孫引孔
宙碑於下時。雖下即文字。不知劉達祿古書
今古文集解已有是說。以循愛即節哀順變之

十三經詁林

意。月令季夏以妨神農之事。今神農將巡次
謂今正釋詁神治也。此當訓治農之官。孟子有香
神之言。亦謂治農。非炎帝也。後漢書藝文志
云。農家者流。神農之方。備六國時。諸子疾時。急於農
道。耕農事。託之神農。依此。月令可訓神農。治農
子則不可也。至其論古者不以殷王裁以支。其一部
胎齊微。灰一部。之。治一部。自京不通用者。然謂古
人支脂之多同用。他韵亦有類是者。其說未可盡憑。
又謂執六朔之韵。畫以繩周秦之古文。固爲知今而
不知古。然必盡執古音。而一。部分之。恐古人亦不

受此束縛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可耳。斯尤
卓見。名從來講音韻者所諱言者矣。

十三經諸答問

緯經文四卷

鄭玄

清江藩撰。藩字子屏。號鄭堂。江蘇甘泉人。其書
首印明堂議。藩同里江中常著明堂通釋。
世人或愛其文而忘其說之。可。中謂
考工匠人職。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此二制。及鄭
賈俱望文解義。粗明其端。其詳密不可得聞。何
者。三代相因。遂有損益。夏殷權量。既不能知。宮
室之制。更無他文可證。豈非久矣。時吳東周。其于
文獻無徵之事。闕疑焉可也。此論至名。明通藩
曰。禮經殘缺。求之靡據。又稱鄭君時。尺寸已不
可考。匠人職。依文解義。乃述古闕疑之意。而後儒
數至空臆斷。豈能合於古制。然則藩之斯議。不
過申余蕭寧江聲之說。亦安能盡當哉。初制
然。王主七廟。有二祀。見禮祭法。而中庸亦曰。
周公成文。武王德。進主太王。王季。上祀先王。以天子之
禮。所謂先王。非高祖。祖。祖。父。而何。且春秋左氏傳。
昭有金。啟。迄。高。國。亞。圍。之。文。故。秦。惠。田。五。禮。而。考。
金。雞。郭。古。錦。禮。記。皆。敗。鄭。中。之。說。
臣。賦。子。似。亦。識。之。太。過。至。解。之。龍。為。猶。

言六陽也。即六在也。九家逸象曰：乾為龍。此謂乾之一卦，非謂六爻皆為龍也。解雅頌各得其所謂，所謂即國語用語之所。夫子正樂之書，使七律合於三所，使周之樂不襲三代五音之制，此之謂各得其所。後人以詩為曲之次第，用詩之地，釋之，是正詩非正樂矣。二說俱有見，原為不偏，尤深得正名之旨。其云後世名法合為一科，先王制禮，子原不以名教而以名刑，為酷吏騰說。舞文殺盜賊，非殺人之效言起而治安焉，可得乎？是誠仁人之言，有心經世者，尚其留意焉。

韓經文

周人經說八卷

明順吉

清王紹蘭撰。紹蘭字南陔，浙江蕭山人。是書卷首錄禮記經解，自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至則深於春秋也。一節為子叙而注其下曰：經解所言詩書易禮春秋凡六經，自禮亡樂缺，其經文不可得而見之矣。今所有者唯易書詩春秋三經而已。此四經漢經師雖有傳解，亦未必深合經情。因博采周人所述者，得易說書說之卷，詩說四卷，春秋說一卷，凡八卷，既成，無終焉叙，謹以孔子此言弁其首。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周人經說

雖有作者，吾不敢諱矣。此編本八卷，潘祖蔭刻入功順堂叢書，已佚詩說三卷，春秋說一卷。
○惟古傳記引經多屬斷章取義，詩尤甚。亦安見周人所述盡深合經情，非為中間有索隱如分北三苗云說文助分解也。助即別字，在馬部。此在八部，判然兩字，別是字解，故許鄭皆訓火為別。且引孝經說別者，證經文及鄭注分北本為作分火。後人多見北字，見與田改火為北，仲翔夜識北字，不識火字，并不識火助為一字，故誤以鄭訓北猶別為違失，可怪。然鄭因作火不

作北也

又為載駢云高子之問

孟子之各可與列女傳許穆夫人之說相發明

彼傳云許侯之有女子所以繫援方國又衛量相

許小而遠齊大而近意主嫁齊故高子謂婦要

非已所自親衛女乃欲自主因疑其有得編於列

也彼傳又云今舍近就遠離大附小一旦有難孰可

與處社稷是為其志以安社稷為遠國故孟子言

衛女之志則可且許以行中者慮中即以此為建

妾而行權此豈固執者與所於識乎二條俱

極分明惜書不完後條有補稱用人遠說以成

全璧者歟

王氏經說六卷

功順生

清王紹蘭撰是書考訂經義頗多

如共簡書一傳謂毛傳據內故為國魯方說

文據外故為方魯國所據內外異耳並非方國

有異子羔之龍也主冤一條鄭注主冤大夫服

未聞子羔何為龍者謂大記衛世家仲申得入遇

子羔得生集解引賈逵曰子羔衛大夫高柴是子

羔當為大夫故得龍者主冤鄭云未聞蓋偶有

未明其說豈明鄭章其師一條謂經書鄭

明書文公其師者文公之師也則章其師之文者首

惡故稱國以見義左氏但云鄭人惡高克穀梁

傳稱惡其長公為高克之詞公羊微見其意而云

惡其將仍照左氏同考今春秋書鄭之義鄭

風傳人敘云刺文公也詩人專刺文公正其春秋

專責文公同主若為國亡師皇在焉克而進退

高克不以禮亡其本則在文公故主為國亡師之本

可見詩與春秋相為表裏其義較之傳為長此

論尤為中理案劉向說苑君道篇曰夫天生

人也蓋勝以君也天之主君也蓋勝以君位也夫

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是不承天意忘其在

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鄭君而棄狄之
鄭伯惡一人而棄其師故有春秋不君之辭子
政傳穀梁學者是必穀梁先師遺說范寧集
解失其旨耳至其辨公羊誤二名一條則似未識
傳主傳以春秋文致太平至是無可誤乃誤
二名春秋時二名固不止此二人豈傳猶不知
之手必不然矣

王氏經說

實事求是齋經義二卷

經解錄
編本

清朱大韶撰大韶字仲鈞江蘇婁人是編辨
肅進肅拜及初非釋頗為詳核其辨虞庠
非小學尤足解段之裁顧廣圻兩家之爭自孫
志祖讀書錄錄續編以西郊當作四郊而主裁
力主其說此昌黎所為此一子反覆辨論至于去
四言醜評林昌黎三禮通釋既申段駁顧黃以
周禮書通故亦以段說為得然如所云四郊皆有
虞庠為成均何以用於虞學獨立四處且既有鄉
學遂子而又四郊分立四學不嫌重複况東郊南

實事求是齋經義

郊北郊之學未嘗一見經傳蓋謂虞庠大學也在
國之西郊王制字自作西不作四四學小學也在公
宮之左祭義注自作四不作西虞庠為小學在四
郊此鄭之誤無庸為鄭諱其說為九堂司馬注
非周制說考訂亦難明堂無五室說雖未待通之
論定至謂周官內官有九嬪世婦女御而無三夫人
酒人漿人設職但言夫人不言三九嬪以下均無人數
作各義者以內外相配各以三乘之故云云七八十一耳
又謂宮室之制中央為室東西為房大寢與小寢
制同六宮安得有九室以九嬪遂云九室豈世婦

之室有二十七御妻之室有八十一乎此則真讀書
得間論也惟春秋不譏世卿說以為公羊所徒
見三家擅專六卿分晉春秋防微杜漸特譏世
卿不知巨室專政由人主倒持大柄耳世臣中若
子皮子產子太叔世其卿未嘗世其政以季世之失
遽謂世卿非禮西京時用官儀禮未行故公羊為
此說耳是不特未達閭里之微言亦昧於春秋
之義矣蓋夫周官儀禮自述當時之制禮運所
謂大人世及以為禮是也春秋為萬世開太平
其譏世卿正大道為公選賢與能之事豈公
羊子之私言哉惜乎歷年二千餘歲大道為公
一語雖知之終未之行也

數經筆記一卷

蕭書本

清陳倬撰倬字培之以蘇元和人倬受業於
長洲陳氏嘗為吳編訂公羊逸禮考徵
生平著述經義最多適遇冠難書付劫
灰是書亦祇什一之存曾刊於京師後經
吳縣朱記榮刻入槐廬叢書蓋隨筆所
記不類別者援感琳經義雜記例也其中如
九嬪以一條發明鄭氏謂進退素其次序侍
寵嬪處女福遂至是以古制有分夕之制其實
後宮百二十人豈非周制故天官無此大且九嬪以
數經筆記

教九御無間分夕詩傳一條謂周之先後大人
跡商奉之先帝吞玄鳥卵漢初儒者亦本讖緯
附會神書以擬易祖文龍之異及緯書行於周
末列子楚辭皆主感生帝之說毛公生帝其時作
法訓傳據而弗取其謂準矣此論雖止然古者
帝王之興每稱符瑞以美其德豈不蓋周家
相傳如此有漢書錄云言朱果發祥有女女佛
●倫不較姜姬而主神異乎誠者附會但說詩
者不任其然耳明季群雅靈書同處是澤
制一條謂蔡邕虛植新多客高誘謂辟雍靈

皇太朝昭堂同在一處蓋目驗時王之制而誤以月令之昭堂為國南之昭堂張衡東來賦云尤明堂銘所述皆後漢之制其言皆與後漢志合蔡邕等亦猶是也而以之說周制則非矣是固不為無見昭堂之說無徵不信強從就我愈辨愈疑

戰後筆記

畢經畢經記一卷 刻本

清鄭珍撰珍字子尹晚號柴翁貴州道義人

道光二年舉人以大挑二等進為波縣訓導

同治二年大學士祁寯藻薦為翰林特旨以知縣

分發江蘇補用卒珍崛起偏隅名垂海內雖

與獨山英友芝稱美鄭而經術湛深非莫

所可及也其所著書如輪輿私受儀禮私受

以南密為宗是編亦猶此旨喪服大功章大

夫之妻為君之庶子庶不文女子嫁者未嫁者為

世父母叔父母姊妹至謂妻自服其私親也世儒

多從舊讀而以鄭改讀為非珍斥其非經証傳大

違服例斷不可憑者之反覆辯證所舊讀合而條

為一之誤以著者成改讀之由然頗有刪經就注

為疑者而李慈銘越優量日記則盛稱謂其

推明服制之微以著人道之重有功於聖經甚大不

止為鄭學干城也蓋亦親宗鄭學故其言如

此耳其他如補正爾雅釋親宗族辨日本國

古文孝經孔氏傳之偽及禮記正義駁文傳古文

尚書誤采諸條詳考精核此雖短簡不

同焉作也

碩石盧經說十卷

純解錄
編本

法條素原撰素原字新曰浙江德清人其編

研求經義考訂之力甚勤然一見固自不免

如易論引製辭解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動則

觀其變而玩其占法易者兼此二法要亦有舍卜

筮而一言易者又謂

其意蓋偏重下筮然亦非人之書

已亡將孰從而求之繫辭曰言易有聖人之道

四馬得其其素其三武論曰假我數年五

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詎孔子之言非欺至其古

文古書辨謂東家古文非傳自杜林後漢書杜林

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一卷抄古文者書乃四十六

卷今林所得僅一卷耳傳一卷書謂於全經之

授受可乎又尚書論以杜林乃小學家之祖非古文

尚書家之祖皆確論也其中如明堂說以爲明堂

之制不勝由室之制不勝考之記曰五室大戴記曰九

室十二室二者之言各有所當雖異而不害其爲同

自鄭氏不得其制而傳者之解且以九室爲秦所增

益故論明堂先辨鄭氏之誤鄭說既破則明堂

之制自明而二書之說所爲異而固者亦可得而見

禘祫辨則援禮大傳曾子內篇據鄭王大小

之安正杜孔無禘禘之說以爲戴時祭趙氏追祭之

非俱不免勇於自信

鼓之制鄭君第就一面言之於義似未協以程

瑤曰說者發前人所未發蓋其非難鄭君在

有之近儒鄭珍之常者爲孔氏爲鍾國說申

明鄭注之美頗爲中理竊以制鼓器一事是

非易曉但經實驗即可論定矣乃二十年来無

姑試爲之者吾國士夫好空言而實際此其

碩石盧經說

開有益齋經說五卷

自刻

清朱緒曾撰緒曾字述之江蘇上元人是編於
盤盦有不幸願也于今五邦以正義引鄭注釋
文引馬注之南好與鄭異獨此五邦無異辭
孔冲遠為偽孔作疏曲為之說以駁馬鄭因舉
三不可從以證馬鄭之不可易然其說之同於馬
鄭則偽孔非出子手斷可識矣其中如謂凱風
一詩為孔子孟子直揭孝子之心孔孟所未言者
後人無庸贅說又言人滅鄭中云羊之義謂鄭
既不得立異姓甚更不得以公子奪鄭祀均罪也而

開有益齋經說

苦罪大矣春秋所以書苦人滅鄭所見俱正然如
此此及崔嵬與祖爾雅毛傳所釋不同初無顯
證判其孰是非視緣多為月令之歲分配五行古
尚書今尚書各執一說許鄭之後異義其旁皆
憑臆本無考之必要子糾小白兄弟一條則直
是史論匪說經體至考據家
通惠引之經義述取重於世始非由
文筆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通義堂集二卷

思賢講
舍本

清劉松撰王先謙經解續編有疏松所
著出書舊疏考證未收此書光緒十六年始
刊於長沙思賢講舍是編雖名為集其實
皆說經之文故不列集部而歸此類其中如
周易後霜後漢之禮解其陸當亦其陸解俱
分上下兩篇大夫以上先朝見後成昏議則分上下
三篇頗患詞繁兼祧之禮合乎古義說殆
遷就時制言之一子兼祧定自前清大抵
承繼財產起見無所謂大宗小宗以合乎古義

通義堂集

夫豈其然所引諸經以三國志諸葛亮出繼叔
父高小宗取嗣大宗之證屬符兼祧一
節則假設之詞何足為據嫁殤非未昏守志辨
謂據往曲所言參以史傳凡未昏守志死而合
葬實古禮之所有聖賢之所許非兼祧之宜
禁其論正
釋一字說並極精確蓋於小學為最深云

句溪禱著四卷 思賢講

清陳立撰立字卓人江蘇句容人王先謙經解續編已將立所著公羊義疏白虎通疏證收入尚遺此書光緒十六年乃由長沙思賢講舍刊行篇中如路寢孔碩解謂注疏皆以路寢為君之正寢此詩上下皆美新廟之事無緣此句獨言及宮室周禮韋氏云大裘後於小寢大寢注小寢為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路有大訓知路寢即大寢也當為伯禽廟寢此解甚確為人後服其本親議駁段玉裁謂禮經

句溪禱著

為人後者為其本親之服四條本親之服即盡於此極允當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解謂王肅說禮亦憑臆見與鄭立異惟此云從手繼而寄育則多服不從則不服則較勝於鄭可謂惡而知其美矣祭法七廟解考證頗為詳覈然鄭志以祭法為周制王制或雜以夏殷此則以王制似周制祭法則又似異代之禮至其云禮記雜出七十子之徒以及秦漢間儒生各述所聞往往彼此互異蓋有不能強同者自是通論跋胡嬰部河南余氏服議後

登為人後者為其本生之母服議皆引申經傳具有折衷春秋上魯說則尚覺未瑩王魯之論倡於董仲舒其春秋祭義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繼夏親周故宋於是何休作公羊傳解詁遂稱春秋託王於魯以隱公為受命王其實春秋以侯夷魯譏獻六羽作三軍王魯春秋隱元年公羊傳曰王者孰謂文王也是春秋託文王以立制傳有明文信董子不如信公羊也

句溪禱著

清俞樾撰是書大旨以訓詁為主所謂鄭
氏之學也篇中如睽六三其人天且劓疑天
乃兀字之誤杜子德充符篇魯有兀者釋文曰
李之別足曰兀蓋即既之省也古文天作覓見玉篇
故兀誤為天此雖破字實較虞注義長若甘誓
予則奴戮女謂奴當讀為擊一掉也引也予則擊
戮女言予則掉引而戮女也哀風人駁謂此經字
殊不可曉六疑當為共說文山部共園夫地革叢
生田中从山六聲駁蓋即釋草之他亦叢生之物六

君經平議

駁即失他也檀弓齊穀王姬之喪謂此王姬疑是齊
僖公夫人齊僖公名祿穀其祿聲近義通齊穀即
齊祿父亦猶晉重耳申衛武姜田子鄭捷齊潘宗
王臣苦期之比是皆不免牽強又盤庚失有服引
說文又部月治也从月月事之制也今經傳
作服鄭石制字子服是也襄二十五年左傳子產使
都鄙有章上下有服上下有服言上下有制此云先王
有服言先王有制也禮以先王制五服各有差等且
異服有禁管子政篇亦曰衣服有制子產治鄭是
猶行古之道況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正對使

上下有服而言故以服為良可以釋盤庚不可以
釋左傳至儒行博學以知服陳澧東塾讀書記
亟傳注疏精善今亦以反說之失此以同大司樂以
享先妣誣美源為帝學之妄尤可謂好為異論世
室重屋昭堂考雖云依據考工記其傳昭堂為祀
五帝之所密本為書緯非指五府之名不見虞書
月令亦無祭五帝之文周官大宗伯止云兆五帝於
四郊不言昭堂祀五帝且三代之制漢儒已多舛誤
今去古更遠乃語唐虞其言可信乎他如謂采
芡為芣獻公廢太子申生之事則范處義詩補

君經平議

傳已言之謂誅以取其過誅殺也過當為禍則劉
敞七經小傳已言之李慈銘越縕堂日記嘗論此
編以其左傳論語孟子便心者少亦有強立新義而
仍照舊說無大異者又有經注極明哲無疑義而
故求曲說者然其證佐皆有心思終勝無本空談
也雖揚其短不沒其長足以

奉香室經說十六卷 自刻單行本

津俞樾撰是書作在羣經平議之後故於
賈序小書并元金與吳州既載皆更正平議說
其論金膝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用三曰未可以威我
先王謂穆乃昭穆之穆云欲為王穆卜者蓋以武王
疾已不可為諱欲卜主後也二公殆必援殷家兄終弟
及之例傳意周公故周公拒之曰未可以威我先王乃
待於三王諱以身代此正力拒二公為王穆卜之意也
下文執事以注曰其勿穆卜成王不歎美其諱以身代
之事而獨於此一語且注且言者蓋公將不利於穆子之
奉香室經說

言久在成王意中至此乃知當時二公固意周公而
周公尚謝而勿受豈有武王崩後成王既立而反包
藏禍心窺伺神器謀為不利者乎成王曉然於周公無
利天下之心實在於此故感動於心即出之於言而使
臣立即載之於書是說雖新實能以意逆志合於
當日情事大誥以于教寧武圖功謂寧者寧王也
上文寧王遠我大寶定傳曰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
下文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傳曰不可不成汝寧祖
聖考文武所謀之功正義曰經言寧即文王然則此
言寧武猶言文武耳以經證經其義甚確然如

五日為期正義引周禮天官九嬪鄭注易傳俞
既斥鄭說天子御女最為無理一夕而御九女淫慾
過度康恥道喪雖隋煬帝之宮尚不至此顧又
因其說而小之之三十步笑百步何異
載籍無徵創為臆說徒供噁噓是亦不可已乎周
禮天官內司服女御之謂此其下縫人亦有女御蓋即
次九嬪世保下之女御也女御有八十一人其教既多不
可閒居無事故擇二人使主衣服屬之內司服又擇
八曉裁縫之事者為縫人此二人之印在八十一
人之中非在八十一人之外也事此說非是為義所云
奉香室經說

十一御高決非周制周禮天官嬪人雖有夫人不言
三九嬪世保皆宮卿之官九嬪以教九御名未必
定是九人女御為八十一人見於周官僅八人豈
其餘七十三猶可閒居無事邪且縫人云以役女
御非天子後宮之證至於謂論語文王既沒文
不在於乎孔子一文王也孔子降魯姬之末運達百王
之大法作春秋一經傳魯以立王者制是文王為有
周代之文王孔子為修周萬世之文王春秋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孰謂文王也此必
孔門相傳之舊說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於乎斯

言頗為世駭即廖平原有為所稱素王改制是也然公羊傳於毛伯未申金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後世也所謂繼文王之體此文王自是周之文王則已者孰謂文王之當立同然孔子作春秋託文王以立制故孟子曰天子之事此章上言文王謂周文王也下言文謂春秋也惡有自命為萬世文王之理乎世情好妄故辨之

茶香室經說

韓經臆義一卷

經解後編本

注林兆豐撰兆豐字玉如浙江慈谿人是書蓋王允譙據其家藏稿本刻入經解後編中如孔壁古文說以惠棟江聲諸儒謂伏生為書二十八篇後得大誓石篇為二十九篇王引之經義述聞乃斷伏生為書二十九篇中有大誓而以百篇冠每篇之首併不得以書序當二十九篇之一羅列十二證精確不可易獨據以民間後得大誓為二劉傳間誤其失較惠江尤甚二劉所言大誓後得自是河內民間所得古文而古文二十八篇失得於孔氏壁中古文大誓石篇或分作二篇後得於河內民間彼劉向別錄及漢劉向傳等書謬意本是了然不得証二劉為傳間誤然則孔壁古文二十八篇合書本為二十九篇並無大誓一篇灼然無疑者其說雖辨但述聞是謂伏生二十九篇大誓與此謂孔壁古文無大誓二十九篇者迥異陳壽世左海經辨又以今文尚書有序列十二證在此十五證林義甫之見說考證甚詳世儒以新莽故而疑周公不攝位則曹丕受禪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詎唐虞之讓同一假託邪其他如禹貢三

條四列說說文分部俱極明哲豐無當世名而
說經經儒風不墜於以潛修獨芳之士煙
沒無傳者正不知凡幾也

韓經騰義

房經說四卷 南齊書院本

津黃以周撫以周本名元同後改今名以元同為
字浙江定海人同治九年優貢即於是科舉於
鄉以教職用補分水縣訓導以學政奏加中書
銜以教授升用旋遷處州府教授是書為
南齊書院本 房季雅著之 王先謙經解 列
其經說略二卷非全書也其中為周季說易古
義是近儒拾漢人術數墜緒惑漢王肅易注
謂讀其書知有同一經文而異讀者有獨守古本
而不從讀改字者有依眾家本而定其字者有眾家

房經說

已無攷見而可以參考者亦有私改經文獨異眾家
而不可信用者無所偏私洵唐平心之論讀月令以
孫星衍平津館文稿有王制月令非秦漢人撰之
辨因其語之不詳特條舉注語辨而正之允稱精
覈釋義辨孝與孝方義不同經傳中多混用之
由後人見孝與見孝而妄改之也其說甚當他
如釋既補王引之經傳釋詞所遺釋曰補釋詞所
未及並皆可取惟論皇者率謂左氏內外傳並
詳其義今觀詩旨乃取王引之近之好古學者
也乃謂此內外傳語各歧異不可比而同之屏鄭箋并

屏毛傳甚矣索解人之難得也竊不謂然傳以懷和
為每懷莫以懷私為每懷俱失之迂曲大雅蓋民
征夫捷每懷靡及句與此同可見本當時常語
如內外傳所云非詩人意矣要每猶數也懷思也
慮也數慮無及即是當速行之義何必鑿之使深
乎以周父武三其為等漢宋兼采此編說經雖依據
古義初不以詆姓宋儒為能蓋其家等使然歟

月經說

經訓書院自課文二卷

自刻本

津皮錫瑞撰是編為錫瑞主講經訓書自課
之文錫瑞治經尊信人言文說故如觀兵伐
付年月致之若曰孟侯解吳天有成命成王
解三壽作朋解商頌美字襄公致證皆依
據今文天子七廟之說改之
大有以鄭
達有所據王肅不從鄭義乃以高祖之祖高祖
之為二祀其說無徵又謂祭法古文有不可解者
蓋不特與鄭異其主果共分六篇言之甚詳
兄弟朝制異昭穆改以兄弟當異昭穆古
經訓書院自課文

左氏說不誤章昭解國語不誤解公羊者則自
董子已失之其見甚卓又謂兄弟相代廟號但
稱某之某公廟中稱謂但稱先王先公自稱嗣王
某侯某天子諸侯之尊兄弟不付以其屬通不得
稱弟兄亦不得稱父子名正言順豈有父兄弟
改易稱謂之嫌哉此尤足以論者之惑其春秋
然周之魯解與陳之魯溪禘者春秋之魯說
略同然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
祇云王魯繼夏親周不言然周夫春秋託文之以
立制

何嘗與周

王魯

細釋春秋公羊傳其義自昭矣

經義達權四卷 自刊本

清易順鼎撰順鼎字仲實號湘農又號哭
金湖南漢壽人光緒元年舉人官廣西
右江道被劾旋開復簡放廣東欽廉道署
高雷陽道順鼎以詩名著海內勉有知其究
心經學者是編先緒十年刻于京師時年甫
二十七耳其中如鴻漸於陸其刑可用為儀
陸乃階之誤當作鴻漸於階引後漢書蔡邕
傳邕作釋海其文有曰鴻漸盈階是易本作儀
之證又以揚雄仿易而作太玄其用韵亦最古禮

經義達權

之次四曰孔雁之儀利用登階文意全本以文尤可
相證君子過惡揚善過惡揚善即黜幽陟明
過之美而過止過絕無訓焉蓋者孔疏虛造言
訓以牽就王注也客之說何斯達斯蓋謂依達下決
何即倚字倚與依通倚斯達斯蓋謂依達下決
之意漢書孔光傳倚達者連歲師古注倚達
猶依達也是達作倚達之證此數條皆
至於謂堯所俊德俊即帝堯之名言堯能
昭其父帝俊之德則殊失之蓋堯大傳有語曰惟
乃丕顯考文王克昭俊德

堯是王應麟此俊字亦因字紀

可作如是解乎又或曰外祖母也記者距春秋時
甚近不應細誤至斯其稱或人之言必有所據然
檀弓一篇如記子夏喪明曾子責之季武子卒曾
點倚其門而歌考其年代或已老死或為幼齡安
得不失實也考據之學原不能無漏無疵惜
順鼎肆力於詩此事遂廢使為之寧非俞樾
羣經平議之亞歟

經義達權

讀經實記不分卷 自刊本

清易順鼎撰是書附刊於所著經義述擥後似不及述擥之善且間有前人所已言者如引張孝達云書率循六十甲子大變謂循此順通循大變即順大變禮檀弓云節哀順變蓋古語也十為變者黎氏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下正監此是條具見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蓋偶未檢其謂說文後叙曰聖德熙熙承天祐壽此即穆古同天之說鄭義蓋用許君也熙熙似即欽明之異文欽熙皆訓多興義可通用許君古文尚書之字存于說文者之十一耳此類皆可寶貴亟宜表而出之其說是也又以伏生二十九篇有太誓無書序太傳曰太誓可以觀義六誓者甘誓湯誓太誓牧誓等誓皆秦誓也除太誓即不成誓是有太誓之證矣太傳以桑穀生野傳之武丁書序昭指為大戊事伏生不知是無書序之證矣陳壽祺左海經辨謂今文尚書有序無太誓惜不得起而質之

經述二卷 經緯後編本

清林頤山撰頤山字晉霞浙江慈谿人光緒十八年進士官江蘇知縣是編凡釋井田三釋賦稅三釋王后首服七釋王后六服三釋祿釋儀服釋道三釋師儒釋奄釋奴釋醢醢釋紉紉及五齊三酒攷土圭測土深攷二皆說周禮惟釋福衡是詩釋家釋矣是說文大抵就於經注多所闡明其釋井田三云鄭君囊括括網羅事務弗弘通本傳載其傳經餘緒蓋通九章術焉後漢時所傳出函特方田等章同悉原委即近今流

經述

質重等地面阻力水流速率雖據大較而說亦早已略見及此矣方知中土人材困於不試令古今而同一慨豈真遜於泰西之學邪是尤有味乎其言之有慨乎其言之王先謙提學江蘇頤山家其幕先謙刻經解續編搜求著述此其未成之稿亦被采入非頤山意也聞遺著頗多尚待訪焉

經部居經義類提要二十三種共四十一頁

壬申三月江瀚

古本大學通解二卷

自刊

嘉慶

年進士進士改補訓導

清鼎錫敏撰錫敏字京圃衡山人是書

雖名古本而所采不出宋人以大學之道至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凡三百零二字為經

子曰十目所視至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凡一千四百五十一字為傳其解格物既不用

朱晦庵之說亦不取王伯安之說惟引程子

曰格物莫善察之於身得之尤切致知要當

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善

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恐其如

大軍之游騎田太遠而無所歸謂其發時格物

本義深中肯綮蓋不以新安之補格物為

然也其開卷經一章有曰審修界畫細辨

鑪錘鍊字鍊句鍊句都入化境此豈說經之

體而篇更有兩面融成一片獨樹其多

無一漏義無一贅字錘鍊精湛融液渾成等

語直是批評時文矣足廁著述之林乎

四書稗疏二卷

解山述

書本

王夫之撰夫之所著周易書經詩經春秋

稗疏四卷總目已著錄而為述此編蓋未

見是書也其中如壹是一條謂章句云一切也

是訓切則以壹為一矣乃一對兩而言也壹專壹也

壹是猶言專此對齊治平而言善以為一切之辭既

云一切又云皆非贅詞乎三年之喪一條謂三年之

喪非即父母之喪父母之喪三年而三年之喪不盡

於父母太甲定身居桐宮服仲壬之喪為叔父也春秋

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馬謂合與世子故曰達

乎天子然其飲食居處衣服之制則有差殺故僅

曰達父母之喪哭踊倚廬直舂舂則天子與

庶人無別故曰無勇賤一也章句未悉

降神之文而唐氏補氏盛為之說唯不

知為酌嘗初獻之名而灌乃裸字之假借初非

灌園之灌請長房轉念入於達此豈是補先儒

之闕失所望一條謂昭公之說古今聚訟要生於

公玉帶之流因緣豈不章月令文以陰陽術數

妄為擬而班固白虎通蔡邕月令論

增飾支離以致招拔氏區區揣摩欲辨一不

不圓橫斜空六呼之屋而形模乖錯乃令匠石
無所施其繩削其駁詰衆說煩中肯綮然曰
折衷以事理之安而參攷之三禮以息君邪則
尚未能也蓋秦火之後經籍久殘其制度誠不
盡可攷耳

四書輯疏

論語集注三卷

朱熹

津江聲撰有尚書集注音疏已見前是書成
於嘉慶四年聲已年七十有九矣聲於書經
文選疏以古多書之論者誤其好為新奇此編以
有是病若思無邪思無作息難與違變作樹
人馬度哉廣作搜八份份作溢郁手文哉郁
作轍文作文勢牛之子勢作耕我叩其兩端而
錫焉叩作叩端作端錫作錫狐貉之厚以居貉
作貉子哭之慙慙作慙夫子哂之哂作致習事射
羿作羿有荷黃而過孔氏之內者荷黃作何與

論語集注

且在那域之中矣邦作邦友便便作編著者便
也偃作不有博弄者子博弄作公博弄遇丈人
以杖荷篠篠作篠後馬可誣也誣作憮此者所謂
通人所哂俗人所駭其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
其一條謂仁者為人古字人仁通其為仁之本正
應幸者其為人孝弟之言不知六書段借之
法徒泥仁為仁義字紛解後終無當也是雖
言言成理然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立愛自親始故孝弟為仁之本且管子戒篇
曰孝弟者仁之祖也仁之祖非即仁之本耶冉

伯牛有疾一條謂孔子聖無不通焉有不知醫者
執其手者切其脈也既切脈而知其疾不治故曰
亡之命矣夫
臆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一條謂堯時之民其飲食作息皆帝力也而擊壤
之歌以為子我何者是而不使知之是以成此熙皞
之治如使知之則知識開知識開則以慧生而
妄詐乃出而不可治矣斯論蓋本老子老子曰
善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又曰民之難治以其
智多是豈孔子之方或孔子欲昭德於天下俾民
不迷
案詳見精詳
其曰不可使知之正將使之耳自後
論語疏三
儒誤解而治術不明矣
用有八士
周有八士
或之時
求是一
臆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論語補疏三卷

書本

法焦循撰循所著有易書詩禮記春秋左傳
補疏經既元刻入皇清經解是書亦然篇
中於女焉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謂儒猶士也言必
信行必果硯然小人哉小人儒正指此而孔注
未是案荀子勸學篇曰君子之學也入手耳著
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煥而動一可以
居法則小人之學也入手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
寸耳曷足以美其身哉古之學者為己今
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
禽犢此顯分君子小人之學似即可為是章注釋
故補疏於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二句引
荀子曰入手耳著乎心為己也入手耳出乎口為
人也然不如移以說此章尤確耳又無庸而治
者其弊也其謂天之無為而成即聖人之無為
而治邪疏以無為為老氏之津津全無從悖
可以羣謂孔羣居相切磋詩教溫柔敦厚
學之則輕薄嫉忌之雪消故可以羣相切磋刑
疏引詩如切如磋非其義二條駁刑疏俱
允然精到處甚少在諸補疏似

論語補注二卷

同治戊辰劉氏重刻本

清劉開撰開字昭東號孟塗安徽桐城人諸生年十四即從同邑姚鼐游故所學皆本其師是書自序云士病於窮經久矣四子之學弊益甚焉言宋者流尋空虛固陋之言言漢者溺於瑣碎紛紜之說二者相反而不克相成是以注釋愈廣益離夫經考證雖繁無適於義夫言以明道不惟聖人之意是從而惟門戶之見是主亦惑乎即此可概見矣篇中引大戴禮曾子事親篇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以明色難之義

論語補注

其說甚善而子張學干祿謂苦字為同字之誤則不知二字古通用禮中庸好學近乎知說苑建本篇漢書公孫弘傳弘作問即其證又大戴禮有子張問入官名篇問入官並學干祿同等干祿者問入官也是尤確據乃失之目睫大抵桐城學者多研求義理疏於考據固無庸為之諱也

論語偶記一卷

學海堂本

清方觀旭撰觀旭字升卿浙江錢塘人嘉慶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廣西武緣縣知縣是編注重攷訂不尚空言其中如揖讓而升下而飲以爲此孔子所言者飲也謂既以禮升降而飲此則禮其事可漸是以射則手中却非言揖讓而升射故東成禮注言以以之惟魯詩賓之初筵引論語在下而飲其注禮與宴之約既取實不飲禮注之勝今讀論語者乃棄集解而從詩義違背儀禮

論語偶記

而於上文事字亦并放空似覺不可何如仍論語舊讀亦從鄭禮注也祿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謂王子雍認禮不主不祿之文為宗廟五年殷祭後儒承其說遂解論語之祿為魯祭文王於周公之廟而以周公配之於魯非禮謬矣此經孔注云祿於之禮為享昭穆故毀廟之主及君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既灌之後列尊卑本昭穆而魯送祀躋僖公故不欲觀之解甚直截無魯祿本為非禮之義其說皆是惟以三歸當仍舊注為娶三姓女則誤信毛奇齡論語稽

求篇改朱集注之言其要娶三姓女是不知禮
非官事不攝之類也至云鄭注不可以作巫醫
曰巫醫不能濟無恆之人注不占而已矣曰無恆之德
易所不占也此一經此篇中略同惟此經巫
醫緇衣篇作卜筮然巫醫卜筮以治人之疾
以言不能濟無恆之人無異義也以經解經頗自
明暢鄭注所以牽勝惜朱子不用是以不占而已
矣句解不去轉引楊氏愈不暇白此則集注之
失固不能待於後人之補正云爾

論語集注

鄉黨正義一卷

經解
編本

津金鶚樵鶚字秋史號誠齋浙江臨海人
江永鄉黨圖考最稱考訂精密是編後
出多所正正如上大夫下大夫江
駁史記謂魯國無大司寇攝行相事是相禮
之事以孔子為下大夫此則云侯國以司徒為相
然威宣叔為司寇公羊傳曰宣叔者相也是
魯行相事非特司徒一人然則夫子以司寇行
相事猶是矣史記謂攝者蓋以司徒為正司
寇非正也史記於攝行相事之下即云此周國政
三月而魯國大治則相為相國而非相禮昭矣夫
子初為司寇以司寇也既而為司寇則大司寇也
史記大字不錯毛氏江氏執周禮駁之泥矣按所
此言左氏江氏因孔子仕魯時無諸侯來朝卿來
聘之事乃謂以他國大夫來行小聘故不書於
春秋此則云周官曰侯甸男采衛用旅
擯此言攝所攝三左氏手是交擯非旅擯小聘
禮輕必不用交擯禮大曲而不聘目之其繆甚
矣鄉黨不偏非者孔子事必以魯孔子事故不免
曲為之說耳執圭節江謂孔子為大夫使於他國

使於他國行小聘禮不書於春秋故記執圭一條此則云小聘曰問必無享禮私親此節有之則是大聘非小聘也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為褻服江以為在內親膚之衣又名澤又曰袒服此則云其誤以之句皆深衣之制君子不以紅紫為褻服是時人有以紅紫為之者紅紫色豔必服於外若袒服何貴於紅紫乎則褻服即深衣可知也深衣之類有緌有襪有袍皆連衣裳故宜於私居也深衣以白布為之末世為紅紫然不敢以為朝祭之服惟深衣或用之君子惡其不正

御業正義

故雖褻服亦不用也時人亦尚紺緌紺緌者黑間色紫之類也時人或以紅紫為深衣因紺緌為飾即以白布為深衣亦或以紺緌為飾皆非先王之法服君子所不為也凡此諸條皆確有依據鵠本精於禮經固非同影襲臆擬之學矣

論語魯語

一卷 編本

陸徐養源撰養源字新田浙江德清人是編取何晏集解陸德明釋文所載魯語其異同附以石經殘碑其中如傳不習乎魯語傳為專謂說文專六寸簿也左傳素冕黻珽注珽玉笏也善今吏之持簿今據易專其用同而六寸有別玉笏亦多度三尺有六寸專則六寸而已有所聞見輒疏記之以備忽忘暇則書之於書時有覽所謂習也此條正如北史徐遵道見鄭玄論語序書以八寸策誤作六寸

論語魯語

因曲為之解魯語並無說安見其非以專為傳之省文乎又五十以學易魯語易為亦引惠氏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為晚矣然東坡之所尚可寓過此聖人之謙辭也夫孔子既言五十而志於學又言學而不厭何忽自謙如此考據諸儒每見異誤異字輒藉以標新欺愚眩俗此所以為世所病也夫

論語正義二十三卷 江寧劉本

清劉寶楠撰寶楠字楚楨江蘇寶應人寶楠居國子監典簿後悔之子少受業於從叔丹徒縣學訓導台拱故其淵源有自子恭冕亦世其學道光戊子應省試寶楠以儀徵劉文淇江都梅植之澤也慎言丹徒柳興恩句容陳立相為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寶楠發策得論語自是專精致思依魯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為長編次乃著書而折衷之既而作宰畿輔以清書繁瑣精力少就衰後所闕卷界

論語正義

其子恭冕續成之迨咸豐己卯書將成而寶楠不及見矣是編考據義理並重故以問采宋儒之說如德不孤必有鄰引張栻解云德主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不孤也如善言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至於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矣以為深合經旨然於吾道一以貫之謂焦循則疏極其意念孫廣雅疏證阮元聖經室集三家之說亦之經旨皆甚合故並錄存之今攷三家其說各異焦謂貫者通也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此與皇侃疏貫訓

統義相近王謂貫行也以貫之即一以行之也禮中庸言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國家有九經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茲多言一以行之則所行者何意似未完阮謂貫行也事也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章為教也然三一以事之則不辭故又令三訓以足成之殊為迂曲三家之釋一貫焦較優阮最下漫無區別何邪抑更有甚不可者于見南子章曰宋魏謂南子雖淫亂然有知人之所故於蓬伯玉孔子皆特致敬

論語正義

孔子之意于路亦疑夫子此見為將繼身行道而於心不說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夫子故告以予善固執不見則必觸南子之怒而厭我矣天即指南子夫子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為亂孟子言仲尼不為已甚可知聖人達節非依性所能測矣東史記孔子世家莊襄王解引案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美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天命所厭也斯言得之若謂天即指南子殆誣孔子矣左隱十一年傳天而既厭用德矣是即天厭之明證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此天

亦豈指戚氏子乎。要其全書博洽固多。論語之學所鑽研莫盡者爾。

論語正義

論語古注集卷二十

經解

注潘維城撰。維城字朗如。江蘇吳人。是書雖博采近儒之說。罕所發明。於義有不妥者。六未及駁。正如傳不旁乎。釋文鄭曰。魯讀傳為專。樊引宋翔鳳論語發微曰。孔子為曾子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傳。商孝經。屬參。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為專。以真謬論傳從事。得於故。魯論者作專。專不旁乎。殊不詞。且專門名家。乃後世語。恐春秋時無之。又論事後。素集解鄭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

論語古注集卷二十

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文。喻美女雖有倩盼之美。質亦須以禮成之也。樊引惠士奇禮說錢坫論語後錄為據。記以申鄭義。不知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謂有所質而後可文也。禮記禮器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而無忠信之人。禮不虛道。白受采。即繪事後素之證。禮不虛道。即禮後之證。又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集解馬曰。君子為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樊謂北堂書鈔引此作何。邢公桑此注集解作馬曰。白受采。義疏作馬。融曰。邢易

正義作孔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裴駰集解引
作何晏曰以其見於何氏集解也此書書鈔遂誤
作何休曰而劉逢祿因妄斷何休有論語注於
是作述何焉此哉其說以子游後子夏之門人小
子荀卿以為子夏之陋儒則似孔子所謂小
儒蓋指子夏而言可謂岐義中又有岐矣

論語集注

論語說約二卷自刻

津肅錫敏撰是編輯勝所著大學通解
其千乘之國說謂論語述千乘之國百里
之國也於馬氏包氏正義及司馬法兩生車
制見於經注者皆辨之尚詳又君子懷德幸
說謂君子小人分以位不分以品君子喻於義幸
說亦謂以職業分不以品之善惡邪正今所見
俱是瑚璉說謂夏曰瑚璉集注乃沿包氏
之舊邢疏引昭乎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
謂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成鄭等
說此論語賈服杜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
所據或相從而誤觀此知古人講經不廢參攷
固未嘗專執一說也其論亦通惟有婦人焉
說謂婦人二字蓋服殷二字之訛雖李翱等
解以婦人多殷人言誤其舉膠鬲實之尚為
直截此則牽強殊甚誠如篇中所云其
義而不得美姑闕之為至當也

何休注訓論語述一卷

經解後編本

詳劉恭寬撰恭寬字叔俛江蘇寶應人自劉逢祿誤以何休有論語注遂著論語述何以昌明之於是宋翔鳳戴星輩乃競以公羊傳注說論語是編蓋承其意然於何休此論語不合者亦不皆附和如謂論語言吾不監祭是有攝祭可知特牲饋食禮云特牲饋食之禮不徹曰注士賤職數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燕有司於廟門徹丁巳之日賈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

何休注訓論語述

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以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諸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注云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此不祭同就喪此疏引論語注釋之所謂孔子仕為大夫得使人攝祭也今劬公引以證士禮原注劉逢祿述何戴非論語之名斯也論語注者用之言得之以其然而快甚少人多忽視故特錄以表微焉

論語鄭義一卷

人氏業書本

清俞樾撰注論語者以何晏集解所載孔安國注為最古然或疑其有賈陸德明經義釋文序錄稱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為論語注十卷故識者謂治論語之事宜以鄭為多自集解所採外散佚實多是以編蓋就鄭詩箋禮注及論語者剽取之以存鄭學間下已之意亦有鄭如禮記樂記篇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注曰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用因於殷禮

論語鄭義

所損益可知也俞謂楊以禮樂之情同說損益可知之義最為得旨蓋禮猶窮也禮之文不同而其害則同宮室車服之等拜跪擗讓之節皆其文也可損可益若夫君臣主義父子主恩此則禮之實也雖百世不可得而易也又詩序即篇為賈三侯君子是議箋云賈物而有信之利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俞謂楊君子小人以位言此是古義董子曰皇天求財利常怨乏匿者無人之意也皇天求仁義常怨不化民者大夫

之意也。即此章確詰其說皆甚當。惜未盡條
證之耳。

論語鄭義

續論語駢枝一卷 俞氏叢書本

注俞樾撰是編雖云續論語駢枝其實較

劉氏之書 猶玉之與砥篇中為孝弟也者

其為仁之本此及觀過斯知仁矣以此仁字

皆承上文而言並當作人而井有仁焉則又

以此章仁字不得為人一段字何以如是蓋其

朱集注立異耳又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

以無大過矣謂此章之本自昭白但學者不

得其讀耳當以加我數年為一句五十為一句

以學易為一句五十二字承加我數年而言蓋不敢

續論語駢枝

必所假者幾何年故著二字或五或十也使足

成其文曰假我數年五年十年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則文義便自了然因上句已有年字故五

十不更出年思若古書疑義舉例有蒙上文

而省之例可以讀此經也是說殆非

蒙上文而 或五或十

論語訓二卷

王陽明
全集

、清王國運撰是書自叙有曰論語者蓋六藝之
精華、百家之雋的其義多本於春秋其言實通
於六經、係學說盛傳注疏紛然詞句易曉、讀者忽
之、蓋經所質實未達修辭、弟子庸不罕知、諸難
言、如澁則思不暇詳、言既推求、猶有十蔽、其
辭不遜、善此故篇中每、好為異說、穿而摘之、
仍無深意、如謂思無邪邪徐古字、詩三百篇
孔子所定時有疑其少者故略其思無餘義、言人
事決王道備也、云一言蔽者欲人思之也、是不惟語

論語訓

無左證、義未安、又謂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君子在位者、以道治人、小人無士以下、章句文詞而
已、雖君子小人固有揚胡野言、此恐未然、又謂
子見南子、聘禮兄弟之國、則聘使向夫人、南子
宋室女、於孔氏同姓、或有將姻則更屬、至
以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已、不至句、於穀
連下、謂三年者、國學考校之期、至謂入學也、世
鄉多恒肄業、故三年不至世祿世、穀易得矣、
而無學仍不易得也、以事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句絕、謂各得其所、言諸弟子各隨才質成學

也、成章有裁、猶進中行、是謂各得所、善樂詩
失次、偏枚之事、不足以自許、其說誠新、似皆不及
舊注之善、國運解經、本喜逞臆、此編殆又出
所釋諸經下矣、

論語訓

中庸說約一卷孟子說約一卷自刻

清嘉錫敏撰是編說中庸者十二說孟子者五故合刻之戒懼慎獨說慎獨字面始揭於夫子其美則古者先民之心傳歷引東晉古文為書大禹謨之惟一太甲之享于克誠謂皆慎獨義其說昭行說知仁勇說昭善誠身大率空衍無甚精到處孟子說約自序有曰予讀孟子不偏直作古文讀起伏頓挫曲盡其妙則其於孟子本意固未之識矣莊果見孟子章說謂果見孟子欲避諸臣媚子之名故開口

中庸說約孟子說約

即曰王常語以好樂果亦有以對也好樂者何制禮作樂之樂乃古而無死喪鳩氏樂之樂廣風蟋蟀二章之好樂也注反切者即當注樂音洛也又謂獨樂此人樂此少樂此眾樂四樂字皆當並注五教反其論一樂水樂山下論之益者三樂東趙岐章句以好樂為好音樂陳善則莊新語云莊果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談名禮樂之樂談矣惟鼓樂者為禮樂其他獨樂與眾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方之禮樂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陳說闕焉疏四書釋地

又續已引之且稱名真通人之言不如此陳同殆未見其書

中庸說約孟子說約

孟子四考四卷 乾隆己卯刻本

清周金業撰。金業字耕崖，浙江海鹽人。是書題曰四考，蓋述文考第一，異本考第二，古注考第三，出處時地考第四。不惟聚集，且述文具，有甄別異本，古注亦皆詳審，而於出處時地，尤詳其謂戰國策蘇子謂秦王曰：齊威王者，世之賢王也。云云，史記封禪書自齊威王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云云，自威王燕昭王入海云云，威王實一人，而兩謚，今則析兩謚為二王，蓋是時多被謚，或並稱，或約取而錯舉一字，則自用貞定王已然，齊事傳之稷下，流播諸侯，此威彼宣，尤易雜出，因策因分，擊之而世家遂斷為父子矣。此辨齊威即齊宣，又辨伐燕非得王及孟子不事得王，俱極有見。卷末附糾王世貞妄論，洵有裨於世教人心，不僅為鄒嶧之功臣矣。

孟子正義三十卷 焦氏叢書本

清焦循撰。是書雖為趙岐章句，然亦不盡從其說。如龍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善于貢。趙注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為常，類而土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貢。善也。此則引夏氏倭曰：戰國諸侯重斂，務克立定法以取民，不因重山而損益，且托貢法以文之。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當不然也。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教倍，而幣藉於夏氏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為是言。孟子乃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氏氏之貢法也。又小弁之怨親也，趙注伯奇，何人而父虐之，故伯奇之請曰：何辜于天，此則引劉氏所與詩云：孟子親之過大，一語據以斷其為幽王太子宜臼之詩。蓋太子者國之根本，國本動搖，則社稷隨之而亡，故曰親之過大，若存焉者，放子則已之被讒，見逐，禍止一身，其父之過

與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者耳。何得云親之過
大哉。又詩之章曰：踰之，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
傷。怒焉如擣。此有傷用。■衰微之意。若尋
幸放子其於國家事何有焉。是皆足補趙
注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趙注之可矣。者如
形色天性也。以形謂君子體貌嚴整。色謂婦人
妖麗之容。引詩曰：碩如舜華。下文但言踐形
不言色。謂主尊陽抑陰之義。試思詩言不大
聲。此色論。語有容色。孟子云：發於聲。徵於色。而
後喻。又云：其色也。昭然見於面。何得以色專指婦

孟子正義

人。其氏之疏。謂趙氏以男子生有美形。宜正道居
之。■李慈銘注。女子有美色。宜以正道居之。乃上並
稱形色。下單言踐形。不言踐色。是尊陽抑陰
其曰主名者。聖人為男子踐形者之稱。則居
色之主名。其聖女與云尤可發笑。此實經學之
蔽。不可不知也。其論甚當。惟謂說大人則貌之
趙注為較貌。其謂廣雅貌遠也。莊子貌射
之山。引簡文注。即以貌為遠。遂貌古通用。說大人
則貌之。當釋貌為遠。謂當時之游說諸侯者
以順為正。是狎近之也。所以狎近之者。視其富貴

而異之也。不知說大人宜遠之。遠之者。即下文皆
古之制。我守古先王之法。而說以仁義。不曲徇其
所好。是遠之也。以為心當輕貌。怨失孟子之指
李■注正趙注。似未■得。其■母視其
貌。然自是輕貌之意。荀子修身篇曰：道義
重則輕王公。即其義矣。■編於經注。實多所
闡。趙■侯孫萌疏。所可同年而語者。其

孟子正義

孟子學一卷

先緒五年
重刊本

津沈夢蘭撰夢蘭字古香浙江烏程人
是書為所願學齋書鈔四種之一其中語
多陳因惟言易稱即代田也漢志趙過
秋為代田一畝三畝三隴歲代處低為畎高為
隴歲代處者以今歲之畎代為來歲之隴畎
隴歲交易故志云代田古法也今之區田法尚
得其遺意云又言周禮闡市之賦廛人之五
布是也故正布之謂之征廛春秋傳介之閭暴
征其私由是貨謂之征布謂之廛猶之行稅畎

孟子學

而公田謂之助私田謂之稅皆什而取二也夫
布田所掌之里布載所掌之無夫里之布及
法而不產者旅師所謂使無征役者所以任
新氓者皆周官之法也如此二條稍見翔實
至謂古有世祿無世官夫官不世況世國乎無
有封而不告封建之者猶曰封樹曰封疆正其
經界焉耳非賜鐵券如授財帛然使世襲
罔替也其有罔替者易曰幹蠱曰亢亨書曰
象賢曰率德為其遠跡自身豈其世襲為業
哉春秋之世王室陵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

矧其世守之胙土而誰後肉之柳子厚封建論
以非聖之意為之解夫聖人封建寧如伊論
云乎式彼唐書之藩鎮又孰封建之者也
是說殊為乖戾果古無世官孔子作春秋何為
誅世卿乎易屯之象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
不寧諸侯之世其國其所從來遠矣若其所
則論語稱興滅國繼絕世詎孔子之之意非邪
卷末附原土五篇雖之在實存孟子五畝之
百畝之田而其第百第二兩篇所論適足為
近世主張共產者藉口儒者之言可勿慎與

孟子學

孟子音義攷證二卷

經解錄
編本

津蔣仁榮撰仁榮字杉亭浙江海寧人是
書雖以攷訂為主未盡精確如都下引譚
貞默孟子編年略云史記本云孟子都人不
云都國人如云子路升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
以平并武城都魯魯下邑也孟子書云自齊
葬於魯不云葬於都因其都國之政為都慮
都國都邑後人失攷者或疑為一故葬親事
大書特書自齊葬於魯魯魯為父母之邦也
趙岐注誤云孟子時都改為都後人遂信都都
為一案說非也都國與都邑為字迥異說文
都魯縣古都國帝顓頊之後所封從邑都聲都
魯下邑孔子之鄉從邑都聲二字形義判然
史記孟子同傳者淳于髡齊人易知趙人不皆
繫以國即孔子弟子如端木賜衛人之言復失人
不從無運國字之例亦見單言都即為魯下邑
邪既孟說云近聖人之居不聖人之鄉尤
其切證葬母於魯周黃業生處時地我
俱辨之特詳篇中折枝下遺書引黃業說不
知何以遂此書由所見不同耳

天蓋樓四書語錄四十六卷

李熙
刻本

在編次

津用在延編在延河南祥符人是書蓋其師石
門呂尚良評選歷科時藝其論辯經義闡明
章句之語尚良已所及卷首有康熙二十二年
虞山錢陸燦序云文章之敎已百餘年賴晚
村覺悟一世既宗之矣不幸而死倘假靈於我
夫子而憑儀於有德之在位者入告呂其書應經
義較正大全未竟章句謹勒著功令下所司副
在朱子之書詎知不數十年遽興大獄書既全
焚罪及枯骨不悲乎篇中發明經旨大率以朱
四書語錄

集注為主力闡俗學異業意謂俗學者今之
講章時文也異學者今之陽儒陰釋以講學者
是也其於大學格物之義尤顯攻守仁引朱子
答陳齊仲書曰為格物之學不窮天理明人倫講
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
是何等閒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
然則陽明格竹正朱子之所斥摘者何反以不狂為
狂乎此論陽明為庸中肯至孟子夫子加齊之卿
相章謂陽明所為皆庸且僥倖不誠無物者未
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近侍侍中刻擄奪下功

縱兵討掠家門非外尤甚皆載在實錄可致而
知也實錄稱其性警敏善機械能自量衡自文
深中其隱矣是則不免逞其私見非云議也又論
語學而章云若友誼余論集注曰若字被文云注
錯竟在讀書講義上有豈不誤邪余補此節注
答子曰後覺效先覺之所為何嘗專指讀書講
義邪乃憮然置去身友亦好古能文者蓋其時浸淫
於良知之習以集注為洪水猛獸士大夫皆不有
朱注為高而篤信邪說所云硬坐朱子之罪謂但
知讀書講義為學誠令細心讀集注章句豈敢
為此誣罔之論哉所稱若友殆謂黃宗義相
傳黃宗因爭購書藉失歡故有是言亦足見
其諒易而實語難也

四書集注

四書集注說七卷

嘉慶戊午曹氏家塾本

陸曹之升撰之升字寅谷浙江蕭山人乾隆四
十二年進士官陝西醴泉縣知縣是書分論

語三卷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

其書分論

稱其以和粹之識潛心探索或蒙厚說以定折衷

或抒心得以闡奧義平心言之不為僥倖之說詢

有合於漢人所謂實事求是者其推許甚至

篇中如論語後其位辨圖善璫四書釋地之非

執圭亭親正江水鄉書意圖考之

管仲不死謂程子見漢書薄昭上淮南王長書

四書集注說

引荀子

桓毅兄以返國語改兄字為弟子遂以

列為弟不知章昭明注曰以漢文是兄忘諱故也夫

欲減之罪至以兄作弟論固中常而後人必以此極

程子亦不然蓋義不可不死無論何兄音死即

論死不死而後以兄多事抑市也所見尤卓其書雖

尊信集注然其失處初不迴護如中庸郊社

謂朱子取胡五事說以為古無北郊止是祭社此

考之未詳也

孟子年譜略其所集孟子

年譜大略相同惟此編成於乾隆五十年年譜則

成於嘉慶十年 幸在其後耳

四書釋地辨證

四書釋地辨證二卷

詳漢釋金本

清宋翔鳳撰是書於閻若璩釋地之說多所
匡正如首陽一條謂閻氏以首伯原攷當子書
以為在蒲坂舜都者得之按漢人多以偃師
首陽為夷齊所隱惟馬融注論語首陽謂
在蒲坂漢志河東蒲反縣有夷山首山初雷
首在南則蒲坂之山乃是雷首非首陽也又在
蒲坂南安得西山之目天受地載一條謂閻氏
以舜本紀北發息慎南撫交趾為對文
禮少間篇漢書武帝紀北發的是國名置郵
四書釋地辨證

一條謂閻氏所引馬遷曰置步遷曰郵見梅鼎
祚字彙不足據君陳一條謂論語例作於字引
經乃作于則可斷孝年惟孝友于兄弟八字為
書辭施於有政以下為孔子語以有于於字顯為
區別閻氏極駁東晉古文書此文乃為君陳為所
誤亦千慮之一失也凡此之類皆足為閻氏淨友
而有宋存一條則不然閻氏謂論語杞宋不足徵
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孔子世家末言子思嘗困
於宋作中庸中庸既作於宋中庸易其文殆為宋
諱乎其說頗近理此則以為中庸一篇言春秋

之美也春秋具存二主通三統之法故孔子世家
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殷
即宋也而不及杞故云杞不足徵蓋王者之後
稱不春秋既既夏杞不得為二主後故貶稱子
下存周宋為二主後故曰有宋存吾從周也翔鳳
既處以春秋說論語又謂子思作中庸扶發
春秋之旨申明五帝之誼然中庸與春秋周禮
吾從周則其紐用之魯之說固於義難通矣

四書釋地辨證

四書改錯平十四卷

先儒上卷
福州刻本

建陽希閔撰希閔字臥雲號鐵佛江西所城人
毛奇齡晚年著四書改錯十二卷以持擊章句
集注為二十門計四百餘條於論語巧言令色
謂表記辭欲巧毛詩令儀令色左傳叔向引巧
言流美師曠善諫三經所載並不害詞論語
乃有流弊是且駁難宣聖何有宋賢是書亦
斷致證固有昭確者而辭氣傲悍不孫無論
所得所失十常八九非解經之正亦非虛心為學
之道乃為疏通證昭平心易氣是非壹准於理

四書改錯平

欲學者不惑於洗澤之辯又得知攷證之長其
曰四書改錯平者蓋取漢官廷尉平之義也
篇中如敬事而信三句謂毛氏駁議全不通觀上
下文義何嘗如所云斥事廢功乎用道者洋班告
官主敬一大流素捨為聖學之禍與解此章書何
涉解書後解書豈可借書肆慢罵乎此尤揭出毛
氏大病又夫子溫良朱注良易直毛氏以說文讀書
皆無訓良為易直者樂記以易直良三字並出假
如所說則記曰良意良一連三良非笑話乎謂毛
氏此駁乃真笑話也這是諸義非政本文用曰

存孟子解之曰存者養也。以毛氏駁之。將請孟子改
注。周曰。卒。此乃真笑話也。至朱子訓良為易直
恐即本樂記易直字。諒之文。互相為訓。古人自有後語
耳。然如中庸天命之謂性。朱注性即理也。毛氏曰
性即理。古無此訓。易言窮理盡性。分兩層。
但引李光地之論。恐未足服毛。樂樂記曰。不能
反躬。天理滅矣。鄭注。理猶性也。非即性。猶理之訓
乎。然其中如揖讓而升。下而飲。射不主皮。子華使
齊。仲弓之父南宮南宮适左邱明。子桑伯子及
孟子為吏。乘田以皮冠。以旃以旃。以旃。謂毛說
為最。初不迴護。朱注則信手其為乎也。
四書改錯

經部四書類二十四種共四十一頁

壬申五月江瀚

大學古義說二卷

海虞精舍
金本

清宋翔鳳撰。翔鳳字子庭。江蘇長洲人。嘉慶
舉人。官湖南知縣。是書題曰古義說。蓋對朱
熹大學章句言之也。其於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言事帝王之事也。帝王之事。立德遠嬗。終而
復始。駟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三德轉移。治各有
而付。應若若。終始大要。為術。以及聖道。司馬
遷。蓋謂從所不勝。劉向父子。以為。傳子。終而後
始。若五行之於四時。皆明。德而有。天。探命曆。去
就。以終始。侯。闢。干。天。位。之心。則當從以母。傳子。之說。
大學古義說

因本。子。符。潛。夫。論。所。載。國。伏。義。數。曰。來。十。代。五。行。
相。嬗。之。數。以。明。之。此。誠。漢。人。古。義。然。孔。子。時。未
有。此。義。大。學。中。亦。無。此。義。也。又。致。知。在。格。物。謂
鄭。君。釋。此。文。云。格。來。也。言。知。於。善。深。則。來。善。物。
知。於。惡。深。則。來。惡。物。是。格。物。者。誠。正。修。齊。治。平
之。效。驗。也。故。言。在。而。不。言。先。其。效。驗。無。往。不。在。天
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
麟。皆。在。郊。柳。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
可。俯。而。闕。此。格。物。之。謂。也。不。獨。非。經。旨。亦。豈。鄭。注
之。意。武。至。其。言。修。身。誠。意。則。皆。正。當。不。支。推。引。

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釋慎獨似少失之
其他所說固亦多可節取焉

大學古義攷

論語駢枝一卷 劉氏遺書本

清劉台拱撰台拱字端臨江蘇寶應人乾隆
三十五年舉人官丹徒縣訓導是書雖辨說
無多而持論精核台拱本家傳程朱之學而
此編之首於子貢曰詩云女切如磋如琢如
磨即謂朱注不用爾雅而創為己釋蓋釋之
說推是義不過以切磋喻可也磋磨喻未其比
例雖切而於聖人之意初無所引伸何足發朱往
知來之歎爾雅舊義恐不可後易此雖注正朱
注而平心易氣言之足徵學養其釋子曰罔聞樂

論語駢枝

而不淫哀而不傷謂詩有罔聞樂有罔聞此章
特據樂言之也古樂章皆三句為一傳曰肆夏
之三文王三篇為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
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蓋
樂章之通例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執罔聞一詩
以求其意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罔聞焉耳也哀
而不傷者卷耳也又據齊升堂孔安國曰攝齊
者起衣也謂孔注非也曲禮曰兩手據衣去齊又謂
即席也即席必起衣者以將就坐於升堂未而言起
衣者子事父母不涉不攝侍坐於君子毋母事家

解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拒者為敬乎
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
飭為難二條俱至當舉此以概其餘焉

論語精義

論語述何 卷

卷

津劉逢祿撰有古今文尚書集解已見前
是書卷末逢祿叙曰梁阮孝緒七錄隋經籍志
不載何注孝經論語惟虞世南北堂書鈔有
何休論語一條大類董生正說明道之旨今述
何氏解詁之義參以董子之說拾遺補闕冀以存
其大凡今攷何易論語集解女為君子儒章
載馬曰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皇侃義
疏作馬融曰邪易正義作孔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裴駰集解引作何是曰則以其見於何氏集解也
北堂書鈔誤作何休述祿●妄斷何休有論
語注因撰述何自謂微言所在不知鄭書燕說根
本先錯矣篇中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謂春秋於女叔見安老於首息見信友於天子錫
命見懷少故曰志在春秋終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也已謂春秋錄內而略外必先正君以正內外所
謂取譬不遠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謂言行必本於鄉里春秋書鄭康成之侯不以
微者略也類皆強為附會似是而非此風一開而
宋翔鳳戴望輩遂競以春秋說論語矣

論語說義十卷

清宗翔鳳撰

一 翔鳳承其舅氏莊述

祖之學專為公羊家言故是書亦多牽引公羊家說實不免支離傳會如謂淵明為邦一章以為陳明堂之法亦春秋之法也又謂論語言易詩書禮樂及史而末言春秋則春秋自孔子乃名之矣案莊子所見下篇曰吾見為國春秋歷舉周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然此皆可云因魯史之名加之又若語曰羊舌肸子春秋楚語

論語說義

曰教之春秋左氏昭二年傳曰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皆在孔子作春秋前即此不可據宋氏篤信公羊公羊莊七年傳明有不修春秋之名何休注曰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則春秋非自孔子乃名之斷可識矣是蓋欲尊春秋而不知所以尊也其尤可怪者五十而知天命謂天命者所受之命也德有大小則命有尊卑大夫命於諸侯諸侯命於天子天子受命青以命也孔子知將受素王之命而託於學易故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孔子應素王之運百世不絕

朱劉逢孫論述何曰辛酉

故可以無大過此謂孔子知將受素王之命而託於學易殊屬不經實則知天命之命即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之命耳至以文美為勉強則劉台拱論語駢枝引明楊慎升銘雜錄已有是說善其疑陽貨即楊朱以莊子應帝者偏陽子居子居合言為朱虞書化俗化通貨疑子居為陽貨字其為虎或為貨或為朱蓋變姓名如范蠡雖言十擊然孟子書中有陽貨有楊朱善之之人詎容不知楊朱為戰國時人當以列子楊朱為張湛注較為得實徒好新奇

論語說義

於經何益如樊遲諸學稼穡謂此南治道也稼圃者井田之法一夫百畝所以為稼五畝之宅所以為圃三代之制封建井田學校三大端春秋時侯國斥大而封建壞多兵車之命而井田什一之法不行樊遲諸修井田以維封建不知封建因乎時井田因乎地隔閡故聖人已知不可易者其學校乎上無則下無也如禮好義好信皆學之所從出也自漢以來議法制者莫敢行井田封建而學校之事為仿網紀必由此始而後知聖人之論為世通行者也此條所見甚早一洗封建

井之迂論學者分別觀之可矣

論語述義

戴氏注論語二十卷釋

單行本

清戴望撰字子高浙江德清人諸生國子監

典籍銜候選訓導學士著書甚多於陳兵專力

於考經訓詁最後乃由意定之微言大義

旨相近是亦多本論語述何

論語發微之說惟以其書大都約舉不列章句

因其義據推廣未備依篇立注雖欲隱括春

秋及五經義例亦未免先漢齊學所遺研公所

傳然往失之穿鑿蓋其與經文詞意不甚符合

望乃自矜大輕於前賢以為幸生舊學昌明

戴氏論語述

之後不為野言所奪得無過歟

且極當言格敬也謂敬聽大命又禮不

引書曰高宗三年不言美俱未安至

溫故

錄自牖執其手謂但從牖執其手為切

則是江聲論語該質風乎舞雲詠而德謂

魯設雲祭於沂水之上浴乎沂陟沂水也象龍

之從水中生風乎舞雲風歌也詠而德詠歌

饋祭也則錄之充論衡問雲篇率我問三年

之喪謂魯先君無行三年之喪率我心非之故發

問以明義一妄者志隱其而反言之決是非
夫子則用皇侃義疏繆說此書實無可取
王先謙不肯收入經解後編良有以也

戴氏論語注

論語孔注辨偽二卷

道先
劉本

清沈濤樵濤字西雍浙江嘉興人丁晏嘗
注論語孔注證偽四卷謂今所傳孔氏書傳
係王肅依託為之而論語孔注亦係偽書同出
王肅之手考魏志肅本傳肅斥晏等為
弘恭石顯之儔晏肅同時若孔注果肅所作
晏豈無間濤以孔注散見於集解中即
易所傳樵雖較近理然是臆斷至其
本可通者亦必強為辨駁殊平允如謂司

論語孔注辨偽

馬遷書從安國問故宜其師說不應歧異則
史記尚書已不盡係古文何有於論語乎又謂
當塗世鄭學盛行平叔思有以難鄭而恐人
之不信之也於是託於西京之博士闕里之南孫
以欺天下後世況武帝所謂罪浮桀紂以蓋其
一端斯言尤過荒寧之罪王何以共
豈謂是哉且晏司馬懿謀族亦魏室忠臣魏
志魏略之言俱屬誣詞魏末傳云晏取同母
妹為妻裴松之注為辨之其餘
見說者不止晏一人

皇侃義疏載

奏進論議集解序其有孫思邈鄭冲甫義司
類何晏五人之名今以爲思邈鄭而係撰孔注
故入人罪誣非又一寃獄

論語孔注辨偽

孟子述義二卷自刻本

津單名總撰爲總字伯平山東高密人是編
類近講章體其引李先地張江之步主何焯
諸說皆自論時文中來初非講經講學也如
謂寡人願安承教章云觀此章知孟子文章皆
是善於用喻故因其所喻而喻之末二節使置
身局外而喻之後未昌黎東坡皆得此法尤臨
明人陋習又竟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謂姚江之學
似出乎章竟不知王伯安之講良知良知即本孟
子何其疏邪孟子見梁惠王據去齊幸千里

孟子述義

而見之及自范之齊居先齊後梁之證蓋鄒去臨
菑不及千里梁去臨菑則千里自梁之齊路出於
范吾宗國魯先君姜之行一條據檀弓春秋
公羊傳謂魯自閔公始不行三年之喪稍有考
訂而於陽貨欲見孔子節獨詳大夫以爲
子所引大夫者賜於士云云玉潔大夫親賜
士之拜受又拜於其室之禮而此賜字以酒肉
言大夫士字不必泥蓋舉大夫賜士以概敵者之相
賜惟其是酒肉則雖士於大夫而可得受於其家
亦不再往拜而況於敵者惟其不得受於其家士於

大夫固必往拜其門即敵者亦必拜於其室也此
論甚是實足補全祖望經史問答趙佑溫故錄
所未盡云

孟子述義

讀孟質疑二卷

法施秀士撰秀士字樸齋江蘇常熟人以舉
人官直隸萬全縣知縣是書詳於事蹟如
江水房經補義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
叢子有孟子一思問答語不足信偏中據外書
性善辨第一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
於孔子一思學於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
也子思之子曰子上上朝當尊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
謂孔子至子上四世與孟子時既相而於上文
五世之澤語尤親切此引外書似亦近理恐終
以史記列傳謂受業子思之門人較為得實耳
其游梁歲月後考云閻百詩遇信史記年次
因以南辱於為不可考祇宜闕疑且力詆集
注之語以為孟子通梁的在己酉豈容預及十
三年後事殊不知惠王非預及之乃進叙之孟
子至魏斷在後元十一年戊戌後也尚不過一
年惠卒棄立而去則南辱於楚既非無據而
孟子游梁歲月亦概可知矣百詩乃以惠王改後
元為不足信而獨從史記己酉至梁說毋乃不
信其斷可信而信其不可信歟此駁釋地統

孟子前後事以徵之似非無見以待好古希復
按馬

漢孟卿疑

孟子事略一卷

附錄

序任兆麟撰兆麟字文田江蘇雲澤人其書

言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四月卒於魏襄王四十六年

蓋本孟子語錄所載教孟子事謂孟子

生於魯初年卒於魏元年考山

堂肆考載孔孟生卒稱孟子生於周定王

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魏王二十六年正月十

五日考其何據也閻若璩孟子

生卒年月考云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

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

為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考蓋生為魯人

卒當是報王之世初不言生卒在何年以其要

可考故耳儒者著書審慎固應如是孟氏謬

者考宋人皆未道及其言烏可信邪以編謂

孟子書中齊王不紀諡者為魯王無疑且觀

其語以道德自居考至王年方四十餘則尤不

可通考至引陸伯生廣輿記曰孟

母故宅在太原榆次母并人也其地有三徙鄉

又引杜金記曰孟子故宅在鄒縣

東陽有曝書臺附錄錦之偏中反

書果矣

孟子事略

孟子趙注補正六卷

澤溪程舍本

津宋翔鳳撰是書補正趙岐章句多所發明
於孟子見梁惠謂游梁斷在游齊前五
子實未能為趙說不可從然周廣業孟子出處時
地考則云孟子書先卑後齊此篇年之次非游
歷之次也趙氏注可謂明且核矣後儒不事趙注
見其後卷即云孟子見梁惠王遂斷為歷聘之
始是說與宋迥異似於義為長也又子貢曰見其
禮而知其政節謂論語言其或能周者幾万世可
知也此孟子自知修春秋素王受命可以百世不
僅十世郊卿此注已見理矣宋所著論語說義
於五十而知天命六稱孔子知將受素王之命謬
與此同孔子素王受命乃說春秋者推尊之
辭孔子何嘗以素王自居乎翔鳳斯論殆近於
誣矣但此備考訂詳明固未可以青掩也

孟子趙注補正

嘉慶丙子
自刻本

津施彦士撰孟子外書隋書經籍志唐書經

以秘志唐書藝文志俱不載然風俗通篇曰孟子

作書中外十篇
孟子十一篇
是孟子實有外書

也趙岐孟子題辭云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

孝經為政其文不
今此經乃係清江先生書曰制卷之天章書院
所以深不造乃相與非孟子

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也
苑建本論引孟子曰人

皆知其田美如棄其心棄田●過利苗棄心

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盡心博學多問何謂易行一

性止淫也風俗通正失俗引孟子曰堯舜元勝其美舉

孟子外書集注

紂不勝其惡。注言修身爲引。孟子曰夫有意而至。

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揚雄字子雲在山前所引孟子今睹見外書然則外

書雖或出後世依放念真有孟子文固未可輕

發矣是編益據吳尚陣藝海珠臺本卷之

集澄其在四庫外者得逸文一卷附之

高子內子名僅引韓詩外傳志

必得證之否則安知孟子何以疑、孟子又何以稱之邪

聚學軒叢書本

清劉逢祿字是編卷末有嘉慶八年平恕後

序曰拔秀生逢祿以文獻舊傳服吾彝訓以爲

四子之書庶不該備七經之理皆入其中研尋之

經或才力之未勝，尚以四書則章句而成功，謹用

鐸錄七經中審斷之文載四子書典故之說

依乎章次綜以義類又曰書曰是彝是訓于帝

其訓謹取經語用識綸言爰題曰四書是訓則

其書蓋藉以逢時無闕著述卷首書目大書

御纂周易折中欽定書經傳詁彙纂欽定詩經

日本銀行

傳說彙纂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之四

休養德尊壽義折中德尊壽義折中

拂天子以令諸侯之意逢禘承其外祀禮極

此等極監區憐時人論古文世壽遂著

出書既見以區勑率各勑率而不從則僕曰

於上書為諸授以差說逢裕武假其智然

而也矣

四書

吳七十二卷

乾隆十九年進呈

法翟灝撰灝字時江浙江仁和人教授

書系刻本有總考三十一卷學海堂出條考

三十一卷其校輯博而於辨公山弗授以

夢時及孟子勸齊伐燕二條尤有關係論象

日以殺舜為事謂堯之天下豈容有殺兄之事

亦所闕繆也其言甚正然知家語之偽而不知

東晉古文為書秦誓武成之偽於中庸進王太

王季條載游酢中書解言武成之進王文之援

秦誓武成為證既未正之又後於孟子本誓曰

四書考異

條下引趙岐章句論之曰趙氏時惟河內女子

獻偽秦誓行孔壁古文世猶未見故凡今本書

中所有多云逸不備此雖明其有古文仍望而虛測

之也依其說是直以梅賾古文為書之秦誓為真

出孔壁古文矣不已謬乎其可取者劉寶楠

論語正義采入之則之有裨經義可知也

四書拾義五卷

道光甲午

欽定四庫全書

法胡紹勳撰紹勳字文甫安徽績溪人

大都即訓詁聲義以析古今之異義

絕無好為攻擊駁難之習如

雍也可使南面引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備君子

南面防官謂南面當指卿大夫之位而言此論似

創而實確又啟予足啟予手謂論衡四時論引作

開予足開予手文不成義必待注補出金字視字

恐予之文義不如是曲折啟者後為啟說文啟者

視也啟予手足者視予手足也其說尤

四書拾義

又孟子慢其經界引方言廣雅訓義敗其經界

所存者神引爾雅訓義所存者治夫既或治之

引左傳夫不惡女子謂夫非虛字即指王驥注

精當不易惟於語如其仁如其仁據廣雅訓

如焉均則不如陳吳謂古如與善而然同義如猶

是也是其仁是其仁即斥不以兵車一事言胡錦

陳說蓋亦然之是足見其虛心矣

四書經考十一卷 乾隆十八年刻本

津謝濟世輯。濟世字石霖，號梅莊，廣西全人。康熙五十二年進士，授檢討。雍正四年改御史，以劾河南巡撫田文鏡觸世宗怒，疑為朋黨，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奏，上議大辟，免死。令往阿爾泰軍前効力，後以古本大學注毀謗程朱被劾，生諷刺刑政下獄，將刑獲赦。乾隆元年召復原官，以母老乞外，補授湖南糧道。旋以事解任，得雪，改授鹽驛道。未幾以老病休致。是書卷一題金壇王罕為榜輯，梅莊謝濟世原

四書經考

本其下後署徐邦佐孟超父采輯。所作凡

例乃若此編悉出其手，無一語及濟世者。然濟世自序猶存，謂考薛文宗四書人物考足徵文獻，而於所引經文缺如也。聞討其意，蓋為一書其為濟世舉次何疑？王罕者，亦稱濟世集魯鄒之待徵者，激以六經之考，潤反博以約，通曉於商初，不言其更加增輯，邦佐為何采輯之有，直妄人而已矣。

四書考輯要二十卷 桂林陳氏家刻本

津陳宏謀輯。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雍正二年進士，選在吉士散館，授檢討。官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致仕。加太子太傅，諡文恭。是書蓋乾隆三十四年宏謀任大學士時，令其長孫蘭孫將坊間四書舊本，詳加參核，輯其要略，增以注釋，有疑異者，伸以摘語，雖經宏謀閱定，然年已七十有五，距其薨僅兩歲，故不無疏忽。如九州山川總圖，誤列青於克之界，考史記夏本紀，維青州集解云鄭玄曰東至海西至岱東嶽曰

四書考輯要

岱山正義云，揚海分青州為營州，遼西及遼東以今地約言之，蓋在今山東青登萊三府地東北跨海為今奉天錦州等府及朝鮮，皆青州域也。第宏謀之輯此編，欲俾窮鄉初學，每讀四書一章，即從此考究一章之典制人物，觸類引伸，漸得經文貫通，其用意至善，足見當時雅以集業教子弟，尚助以根柢，不似咸同以降，士皆束書不讀，為解題熟近科墨卷，數十篇，即可睥睨一切，擬取藝科，腰仕而有餘。而國之隨之日替矣。

四書孟智錄二十卷

光緒壬午金陵刻本

清桂令章撰。合章字鑑亭，號坤三，安徽石埭人。乾隆元年以諸生召試博學鴻詞科，因疾未復試。是編有近講章者，有類語錄者，有大學詩云、時使修廟、時使彼之、須從文之、入武、從武云、出武、使下、意俱在離市間，所謂齊其家、即謂上五辟字內便有不知意，末二句即提上意，詠歎之非謂得於不知也。觀故字可見。堯舜神天下以仁，即謂仁果俱從家說。堯舜樂付四句不甚引起，其所合之、其所令之、亦只引起是故。君子數句來。

四書孟智錄

論語子曰射不主皮，章。謂此夫子遐思為德之代，即一射以寄慨，首句引禮文下釋其意而證之。須重發言之。道句凡此皆近講章者也。大甲曰：謂頑諂天之命，此言迨克己返照，非以目領，以心領也。非見在天，天乃見在心之即天也。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即謂君子以片念握民物，污隆之極，深見得殷周宇宙之至用之精神，無不到處是極也。古之人皆用之，君子非用之之極也。用此心之極，即是宇宙極。凡此皆類語錄者也。大抵近講章者，流於淺陋。類語錄者，陷於玄虛轉石。其論語子曰：看章。

引外國人利瑪竇說：謂朋友是第二箇我，其言為較切實耳。卷首有全椒薛時雨金壇馮煦亭二人一詩，一工駢文，及詞皆善制舉業而不知學據條執瑣所撰。合章固敦行君子然惡得重其人而併重其書乎。

四書孟智錄

四書經注 卷 康熙丙子刻本

清王鈇撰鈇字一雪河南柘城人據陳善序稱其風號名儒偶出而膏民社未幾挂候代中浦蓋曾官江蘇知縣其科名待攷是編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皆分章而不分鈇自序云孔子之道在四書朱子注之而孔子之道明是孔子之道在朱子矣近者石門呂晚邨先生注時文之語及平湖陸稼書先生之松陽講義皆終於朱子之注有所發明一時學者宗之是兩先生有功於朱子有功於孔子也

四書經注

然鈇雖云發明乎人身心性命之理其意仍為制舉業所取資分篇中者惟呂祖良陸隴其而已此書刻於康熙丙子尚在苗良獄未解前免罪其有年幸不幸歟

四書經注集證十九卷 嘉慶三年江都汪氏刻本

汪昌宗撰昌宗字文園江蘇吳人是大學中庸卷論語十卷孟子七卷為其子天佑官六安學正時汪廷機取以銀板刊揚其書雖一遵朱熹集注然亦間採異義於名物訓詁之學亦所不廢引顧炎武圖學辨江水之說特舉其有好事新奇自立己意以樹幟者概不錄入至為審慎又倣元序通傳四書章句之例凡朱注所用成語悉證其出處及所引史傳亦各具本末尤便初學故卷首阮元序稱其意以砥義理空疎之失而為誘故實者息實鑿鑿攻擊之私學者重而多之白首而昧其解者比也則是書之為功豈淺鮮哉蓋其見許於名儒洵非偶然也

四書圖考十三卷 通光七年 家刻本

清杜炳樞炳字中嚴安徽太平人是編蓋做江水鄉堂圖考而廢其義例圖書以先之紀載以證之其用力不可謂不勤矣然如郭承恩所云稱名取類不遠扶輿正氣是非立判豈易言哉天文圖考如風雨雷電應屬於地猶可後為新說而伐冰年候用不足之決非天文審矣地輿圖考風舞雲似宜去風字止釋舞雲其點更無闕地輿佛所監中牟時亦宜止釋中牟乃牽涉時及堅白磷溢珠屬不合典藉圖考有考易無大過盡信書二考同一空言無徵其他善宗廟朝聘禮射冠昏吉樂井田武備宮室器用衣服等考凡支離衍曼概從芟夷頗為井井有條大致確實與彼專為供制藝用者相去遠矣

四書字詁七十八卷 道光乙酉 長沙刻本

清段廷謨撰廷謨字初菴湖南黔陽人歲貢生是編原名十三經集字音訓蓋取坊刻十三經集字加以音訓也道光丁未寧鄉黃本驥官黔陽教諭始分四書一類為七十八卷易其目曰四書字詁凡二千一百九十三字據本驥序稱為之刪其煩冗正其謬誤今篇中徵引仍有煩冗之患不知所刪者更作何語也前且以大學之道在明德字論之大下引風儀通大廷氏之後復引漢制皇帝稱制天子稱母稱大皇太后母曰皇太后今并作太學下引漢書官朱子小學字論之大下引漢紀之果山後引人名自王義之以次道下引韓愈原道後引漢書校道通道唐書道州十道及並名當道在下引漢行在又姓晉汝南太守在者在下引漢志唐漢郡茂陵後引陸氏急就扁形氏及鳥有神鳥發時華有羊次時石決明德下引漢志填星下名德星後引唐德州如此類與四書何關是數典非解字矣殆於著書體例猶有未諳耶

四書集言四十卷

朱熹山房

清宋翔鳳輯是編翔鳳自記有云吾非敢
與宋儒之書背而馳也將使知古今之說有如
是之不同也亦非敢謂經傳之文可傳以私凡
也將使知周秦兩漢之學皆孔孟之文商也其
用意未始不善又據天津邵榮記翔鳳於
嘉慶壬戌歲始事編輯閱四十餘年而成此
稿本自謂用而不備且綴錄典故類苑圖冊子
非著書之體則亦有自知之今按多列
所撰過庭錄及論語發微二書為

四書集言

北方之強過庭錄以老子為南方之強墨子為
北方之強論語不君子手微謂禮運記禹
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孔子以素當之有
受命之徵故六君子之說其說皆未免支離或
問禘之說謂魯之郊禘失禮故禮運孔子曰魯
觀周之出廟傷之吾今當何適矣魯之郊禘非
禮用之其甚矣因追集注大略相同管氏
有三婦謂三婦當依說苑作臺名為是則朱
集注亦正如此詎素輕集注竟未一覽
其書耶古說未必皆是宋儒抑豈盡非與

四書地理攷十五卷

先緒事印書
靜齋主校本

清王塗撰漆漆亦名仲遠字亮生江蘇吳人
近代言四書地理者以閻若璩四書釋地
最為精然亦不無可議者非惟清四庫
總目提要所譏以鄒君假館為魯國復封
以南轡駛舌指許行為永州人而已如中牟
以為無攷有庫未確案指滄浪謂是洲名厥
堂云在潁陽論者之病其疏是書載洪亮吉說
以中牟在今彰德府湯陰縣援管子韓
非子之言為證似尚可信然以有庫在今

四書地理攷

趙州隆平縣則於古無徵跋史太平寰宇
記等書未足依據滄浪浪水名非地名書禹
貢滄浪之水是其證又謂闕里即闕里引新
序雜事第一孔子在州里馬行孝弟居於闕
堂是胡氏之誤蓋於陋巷猶
康人所銘陋室陋字非老名其在曲阜
疑但今所稱顏子舊居川上之
地難確定夫子所至之邦類似泗水泉林
寺者不知有幾河南輝縣蘇門山亦有一碑
題曰孔子歎逝川處豈川上又在百泉乎舜

井共有六處皆好事者之更無論矣會多務
博因著書之通也

經部四書類共二十三種三十四頁

壬申四月江瀚

四書地理攷

禹貢川澤攷二卷

桂氏經學叢書本

清桂文燦撰文燦字子白廣東南海人道光二十九年舉人文燦為番禺陳澧弟子是書亦本其師說以京輿乾隆地圖及齊召南水道提綱為據參以禮所著漢書地理水道圖說後考漢書無增已意始于弱水終于洛水入河者附入江者附江河北者次于河江北次于江恪守本經謹循其序於職方輿輿山經漢志說文水經則備錄其文餘皆從略其自序謂非敢存創下無讓之見不敢持擬前人也今編中以禹貢弱水在今山丹張掖二縣北為靈縣東南綿延約二百

禹貢川澤攷

里今靈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地自漢至今皆為徼外殆禹迹所不至也特觀弱水北流入于沙漠之中故經曰入于流沙古文家不知此故以弱水實入居延澤遂以居延澤為流沙耳地記以多入于流沙通于南海水經又以流沙為地名註失之棄流沙陳澧云今靈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地特索博鄂模山謂流沙非地名蓋其師說不合也又以經曰東別為沱必大江正流在西江沱在東也漢志水經並言江沱在郾縣西則大江正流必在郾縣以東若然經當曰西別為沱也何云東別為沱邪

灌縣以南支渠交匯其水

極小以此當兩貢江池似不若以縣度渭水當
兩貢江池為得其要也東水遂提細池水自
灌口東分為三渠西自灌口東經郫縣之北新
繁縣之南成都府治華陽縣之北新都縣之
縣之南前後文流池江也山曰渭江亦曰郫江
經南州資陽縣內以官順而至濫州與
大江合於州東山所謂縣度渭水已包其中
列為三說乎

兩貢川澤攷

尚書今文新義二十九卷

六經集注

傳廖年撰平原名登廷字季平四川井研
人光緒十五年進士官龍安府教授湘
潭王闓運之講成都尊經書院平雖嘗
受業於門其為學旁與王氏異乎初治春
秋穀梁傳後治公羊傳頗有心得自謂所
學凡五受其作地球新義以為世駭晚乃高
談天人之學蓋不可究詰矣是書不曰以通編
分書而書中候為二以書曲記微子為書
書義取法古寄託古之帝王以為世則金
騰記秦並言為中候義本書緯候進侯同
中為所謂萬世侯聖待人而行又以漢所以

尚書今文新義

書二十八篇象列宿史儒林傳伏生二十九
篇王充論衡謂六之北斗是古本二十九篇
法斗以名列宿之綱以以晚出秦華之
傳統當之因取堯典乃命垂羲和至鳥獸
駘毛一段別題皇矣篇以冠其首不謂
師心自用矣篇中雖以皇帝王伯為標題然
其凡例有云書中帝之年號如堯舜湯
不過裝飾儀表係以王名堯舜禹湯文武
公成帝不知有是人在故書經中之皇帝王伯
皆如六書假借之例果如所言則書直造漢
堯舜禹湯古義其甚至以堯典賜谷所都柳
穀出都中青陽而量德幸主堂觀厥型

于二女二即十女為十二州牧之二世周
禮職方舉幽并兩雅舉幽營相合此等創
解尚屬小疵耳

尚書今文新義

韓詩內傳微四卷

楊學齋叢書本

清宋縣初撰韓詩初字守端江蘇高郵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貢是書蓋因宋王應麟詩考所輯韓詩為多遺略特為搜補以漢志韓詩凡四種隋志止有內外傳內傳益以薛氏章句為二十二卷今書載薛注甚多而統曰韓詩從隋志也其中如和樂且耽釋文韓詩曰耽樂之甚也桑慈琳一切經音義韓詩無此士堪又引韓詩云嬉樂之甚者也王詩作耽韓詩作嬉事如隋文選陸機詩遊賦注薛章句曰隋猶遺也案此與馮登府三家異文疏證同李本玉衡表章章部引韓詩曰昊天上帝即不我隤也蓋也是韓詩此字屬中漢不屬晉風又有兩說並存者如汝墳後漢書周舉傳注韓詩曰解家也蓋文中思親之詩雞鳴太平御覽韓詩曰譙人也玉海韓詩章句曰說人也序云岐異必有一誤至采舊文選劉峻辨命論注薛君曰某荏澤鳥也某荏臭惡之章說文鄭氏傳通釋韓詩曰某荏木名實似李此似文選注是

而說文繫傳非燕、李黃介解韓詩曰衛
定姜歸其好送之而作范處義補傳而目定
姜歸其好日公于既與而不知其歸也定姜
表定姜歸其好自送之至於歸乃贈詩云：「抱此
鄭注雖以爲多衛夫人定姜詩而說又不異鄭從
張恭祖受韓詩於鄭玄以此補傳是而集解
注在韓詩氣不舒也此似補傳是而集解
非不著一語何也惟謂御見引韓詩簡、若
烏裁爲其若簡與晚同部字其下字當必係
與晚字同部與簡字復聲御覽本但有
簡字無簡字至文姜二字字白知其不作簡、則
矣但未審高係何字錄存其文以待參攷是則
得之韓詩內傳以爲作簡斤簡斤復聲
陳秀樞又謂斤字乃反之爲韓詩作簡版轉
寫脫去目旁僅存其半各反字皆強爲之解
不如闕疑之爲當也

毛詩四辨錄十卷乾隆戊辰刻
清沈青崖撰青崖字良思號寓舟浙江嘉
水人據卷末毛德基跋蓋嘗官河南巡道
其科第待考青崖形易詩春秋三傳亦有
所辨錄沈德潛序稱是書大旨析義集
傳而博采衆說以資異聞未嘗墨守一家
其研究古韻並補才老之所未辨析名物大
類鄂州之類與雅所真材多互尋釋深有
得於詩無達詁之意而卓然爲異說者已
今觀篇中多以欽定詩經傳說爲宗蓋
宗沈氏亦不無溢美首卷綱領論采詩補亡
夏申培傳列國風於二南後當是雅頌之
得其所以不知詩序並無身風之說申培詩
說則以重坊傳撰論述詩謂今書傳所載
逸詩何可數以詩經推之矣青崖不知
孔子世家之言孔穎達正義已疑之朱彝
尊經義考辨之尤詳叶韻則於古詩
通用及古詩本同似爲未盡曉然論比興分
賦而比賦而興比而興、而比賦似比賦似興
比似賦比似興、似賦興似比殊極轉輾其
於闕雖甚要皆集傳而於柏舟則云思
婦孤臣同一哀怨詩序以爲仁人不遇朱子
定爲婦人不得於夫試將此二意各讀一遍
無不奇肖以是知詩人之詩妙也讀十九首

亦不可泥定何况經此雖意在調人自有
有理至謂相鼠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班固以
為嘉諫夫之詩不如申培以為刺三叔是
又惑於作書矣此引信子貢傳說鵲同
一無識采薇王命南仲申集傳之用王也
之義而不引史記匈奴傳及極實鹽鐵
論以出車一月為室王時詩證而其說
不已疏又謂雖相子鮮祀饒子孝子此
兩子字乃廟中有司自稱猶言我之祭王
也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皆以有司徹豈
天子之祭不有專司徹者乎故詩中多祝祭
主之詞其說非也子既為有司自稱而理考
毛詩所辨錄

毛詩所辨錄

烈考証亦有司所稱手必不然矣相子

蓋其詞子維子一例說經者株守

陳言固屬若達背傳注

好作新解尤學者之大病也

毛詩雙聲疊韻說一卷

鄭軍四

清王均樞是編於雙聲疊韻論之極詳
其言曰用母謂雙聲同韻謂疊韻詩之
之小節也而學者往往不知三百篇者詩之精與
也今取以明之雖讀成周之詩不可拘以沈韻
原注然韻不傳久而音之流變率由通聲疊
矣此從其韻命之而音之流變率由通聲疊
韻轉也即如委蛇方條阿馳今讀威宜然老
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則知春秋時音已漸
變而阿與威馳並宜仍是發聲宜古讀如俄
其馳又是疊韻也今取居發聲亦不必禁古
以虐今矣云取居發聲之資其意甚是不
然後聲疊韻之詞人始發之秦漢時所未

雙聲疊韻說

有也故毛公作傳亦不識此卷耳我馬言黃
傳去馬病則黃即其證故或疑爾雅非周公
作釋詁曰凡隨主黃所也蓋爾雅動毛傳秦
漢時尚無此說況成周之世乎然則不
可不知字無假借不可成文亦無雙聲疊韻
無以成焉假借殆不僅詩學之小節也此編
就毛詩條分縷析有正例變例又有發聲
在二四者在一三有更有以發聲字分用於
兩章者疊韻有在二四在一三有更有以疊
韻分用於兩句者後區為人等類物類天地類
可謂備矣學者觀其旁通引中獨類其於此
遂不心思過半手

鄂宰種本

漢王筠撰筠字某友號貫山一東安邱
人是書大旨謂毛書中視他經多而重
言不取義為尤多或同字而其義迥別或
字異同而義則比附以其正例故輯為上
篇取義者有專字者也或取引伸之義者
也而其以音為重則一也故輯為中篇其或
單詞即同重言者此雖他經所有其語例未有
如詩者特據傳箋正義或以例推之故輯
為下篇上篇凡二百二十一重言中篇凡二百三
十二重言下篇凡當重而不重者二百八事不
必重而重者一十五事篇中於經文重言下每

毛詩重言

■異文如巷伯綰、綰、綰、引說文作羊、
綰、但云別見中篇李孝本玉篇零卷糸部
綰下野王桑韓詩綰、續、慧琳一切經音
義同是綰、韓詩作續、也乃言蛇、碩言引
陳碩甫曰蛇、與世通事玉篇零卷言部施
下云孟子善不好善則將曰施、之言既已知之
矣望照曰施、自得兒也唐荅詩云詎、碩
言蹟玉篇施、發言也今為蛇字在它部書
主未見可補所未備又杖杜有曉其實謂傳曉
實兒釋文作皖以從目者非似誤此以目之圖
況實之圓皖彼牽牛則以目之明況星之明
也是說尤深得傳意

（附）下天注
葉南軒語云梁有
唐書一卷繫本樞亡

桂氏經學叢書本

清桂文燦撰是編謂詩之江沱其沱清並
言而曰有沱有渚有沱在詩人之意亦未嘗
切指其處與禹貢梁荆分紀異也必吊其地
以實之鑿鑿以此誠通論確論然篇中佳
有自蹈其失者如在河之洲傳水中可居曰
洲朱集傳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案莊子釋文
云北人各水
皆曰正申毛意今謂河南陝州之北正臨大河
則經云河洲乃大河之洲或以為北方流水
之通名殆非也得為正意
朱集傳族丘居後下曰族丘
朱集傳沿之今乃引寰宇記族丘在澤州臨
河縣東宋古遠樂史之言恐不足據

毛詩釋地

景大也 非山名

此詩景當為保天津水傳保達行見其上
升陞下降觀相屬為義亦可備一解今乃引
水經注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丘城
西塞字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是
皆後人附會名之未可證經至其謂黎侯寓
于衛漢地理志黎縣屬東郡乃今之魏
大名府開州地泥中在開州與黎陽屬魏郡
屬今河南衛輝府濬縣之東即開州之西
二者皆衛地皆以黎侯寓山得名
非黎縣是也孟康謂黎陽即黎縣失之至
鄆城縣今屬山東曹州府為漢東郡壽良

縣地春秋時為魯國西境此別是一縣非
黎所寓之地郡縣志說尤失之一條最為
核朱右曾詩地理微但詳黎國而不及寓
衛之地較此為疏矣

毛詩釋地

鄭氏詩集禮注異義攷一卷

桂氏解學
業書本

清桂文燦撰是編意在明鄭詩義以
宋之應麟詩攷謂鄭君先通韓故注二
禮與鄭詩異後漢書本傳孔疏賈疏註
同此說桂則謂鄭二禮注與鄭異者固多
桂說亦兼齊魯禮記傳本引詩都人士
注謂三家則亡儀禮士序禮注引魯詩素
衣朱錦皆其所證其說是也而中引詩為
長禮注為短者二十五條以禮注為長詩
箋為短者十五條又有箋注文義本無
可異而誤誤釋者二條箋注文義俱異而
因可通者三條其於鄭氏箋注異義可謂

鄭氏詩集禮注異義攷

苦心分晰矣惟燕正義引鄭志云注記
時就盧君亦然此先師當唐張希祖
今以魯先師謂馬融雖注毛詩亦先述
魯詩恐非是又文王有聲謂太王實始勤
商則沿陶崇司之謬論不知周善璠四
書釋地三續固已駁之矣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
清阮元撰先是元嘗奉詔校勘石經成
儀禮石經校勘記迨巡撫浙江遂有十三
經注疏校勘記之作大抵所校以宋本為據
上考之經典釋文開成石經其它各本參
校其異同而論大義則概不列入同時
分纂者有七人仁和孫堂錢元利胡潤菴
廣圻武進鳳在東唐鈺楊成憲吳杰仁
和孫其人用元德清徐新田春海等所
校書宋煊書成於嘉慶十三年其分纂
人皆當時號為精請事者然經義高深
訓詁雖難集眾長以求一是而千慮一失
固所難免其時高郵王念孫旁手校是
書題識附錄惟所記多證經文未及注疏今
未見傳本大興翁方綱極其以此編轉付他
手謬誤紛出且補注卷中三事掇摭不
遺餘力
宣陳壽祺以書評之並辨明三事非誤
見所著左海文庫是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
清阮元撰先是元嘗奉詔校勘石經成
儀禮石經校勘記迨巡撫浙江遂有十三
經注疏校勘記之作大抵所校以宋本為據
上考之經典釋文開成石經其它各本參

原刻單
行本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識語四卷
清汪文臺撰撰文臺字南士安徽歙人府廩
生是書因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意有
未安別為補遺卷全自跋有阮字保尊
地隔既無由就正十語蓋其時阮氏尚存也
篇中如周易第一論崔觀劉貞周簡名
記云寫本簡上有周字今無考經疏云今
文劉貞簡有說即劉璣也璣貞簡生依寫
本即三人有以前說易為儒無劉貞周簡名
比之為五應校勘記云岳本宋本應作貞
內卦為貞作貞是也今案作應是也下云遠
則無應疏云云為五應應可證也作貞當如
女子貞不字之貞云內卦為貞夢解為書泰
折無二王校勘記云宋本上字作主王本作
氏按氏字是也今案皆誤也本當作土無二
王考曾子問文王請降車戎僕旁御戎車校勘
記云戎旁作貳因別體字貳作貳形近而誤也
今案戎車不誤本疏自以周禮校勘無作貳車
之誤本也案是原一妹名女須校勘記云所
誤妹下同是也今案下引鄭志云云原不妹主
應麟稱鄭易注同則非字誤蓋鄭所同自如
此不必與賈逵王肅之說相合漢有呂嬰小字女
妹周禮賈疏引易注云原原或後人以雪見
改之用禮畫版如上云校勘記云惠本作

車服今巾車注亦畫蓋誤今車惠校以意
改非也賈本自作畫服疏內凡七見上云畫
服者易是也古者衣畫而素飾凡斯之類
皆郊雉夫以衆人分祭一畫尚不免疏失
況一人之力乎姚鼐序金榜禮記云古人
不能無待於今亦不能無待於後世者
誰非通人之論與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識語

介菴經說十卷 戴震撰

注雷學洪撰學洪字 號介菴順天西人

張之洞書目答問姓存畧列學洪於漢宋

兼采經學家是書雖不得曰博綜衆說確

有心得然就北人言之其經旨實在南方細

上 案方綱蓋金石專門家書目答問列之漢學專門經學亦非名儒中亦 學書

藝文志易類有費直章句四卷宋晁氏說之謂

費氏姁以象象文言雜入經文古十二篇遂廢

十篇說經者當入章志所載四卷即其前解

釋傳文以訓經者七錄誤以爲章句可令凡章人

易事如釋文以章句爲章句章句有引章說者則章

介菴經說

志之誤可知焉象象入經實將於鄭氏不得以

証其說良是謂是曲之辭焉章象爲鼎始

於南宋易學及北宋以前無此說以爲曲之說者

儀衛爲骨始於緯書周秦及西漢之初無此

於國語乃秦漢人所傳政最者漢語如

堯宗舜王夏封南均客之而不臣使用其先

代之禮樂故有此文作祭法者疑虞舜未嘗

傳子宗舜之文不食故易王爲郊祭宗堯至

秦折秦昭王宮夜時等說去姚爲據去據爲

等文以及秦屬公厲等說於經傳無所

徵不知何所據而爲此俱有見其論

判因於授田論井牧之法論軍賦軍糧之制

古學攷二卷 六編

漢唐年撰有書今文新義已見前
是編蓋其所著書中最高平者也
旨以禮記之制不偏為根據今者今學不合
者古學其言曰孔子初年尚禮有從周之言
是尊王命畏天之意也至于晚年哀道不行
不得不假手自衍其意以挽弊補偏於是心
之欲存者書之而制寓之春秋所謂因革繼周
者也後來傳經者子因居孔子子行之文專
學此派因祖王制蓋孔子一人之言前後不同從
周為孔子少壯之言因革為孔子晚年之意又
曰鄭君注禮記凡遇本義皆以周禮周異制

今古學攷

亦今古之分實即此義鄭不以居今古派者
緣而漢經師已不識王制為今學之祖故許
君以公羊胡毋意虞夏制鄭君以王制為殷
但知此周禮不合而不知此為孔子行之書乃改
用今文大注非一代所專此其主張殊太過虛
植謂王制孝文博士所作即不可信此就見孔
子手訂此書手然其以禮制分今古不以文字
分今古實為特見其謂書不經今古文字不同
者不下千條蓋近來金石刻本流好者
不務師古專指怪僻以矜雅博夫文人制詞
多用通假既取僻熟又或隨文其中異同難言
家法兩漢碑文雜著異字已難為據況乃過及

六朝碑銘新出殘編偶見便欲穿鑿附會者
錄簡書撫其筆引用經語異大異其分此
今文說此古文說不知今古之皆魏晉已絕且
今古之分不在異文字古今異字必係不能通假
有意改變者方是為格如左傳之改逆為送
改尹為君改伯為阜之類實義全反然後
為異不然則單錄異同亦但取淫聲或論誠
發前人所未發後之君子必將有取焉

今古學攷

古學致不分卷

上經

清廟平撰是編卷首自記曰而成列今古學
致求正師友當時謹守漢注中分三派八年以來
歷經通人指摘不鮮自堅前說謹將所聞錄為
此冊以古學名目既明古學之偽則今學大同
無待詳說今致所及易者如舊以佛神理為
古學記為今學昔則以為皆今學舊以多經為
古學論語為今古皆有義則定幸經論語同
為今學舊以詩書為家為依今學齊釋為各
用古學義則以其時為無古學何緣參之蓋
左文見義不年之與穀梁亦同此例又傳經為
孔子所傳凡經傳今學用禮本各傳記今學經

古學致

名然其原本於孔子不遇劉歆所改歆乃為
異耳此書其六卷前說者也中改歆劉歆
則較前為烈謂古學至東漢始成經學直傳
由一人而漸所存傳禮記皆歆所說東漢
以來皆受其欺且助虐自西漢以後六經今學
不能相通經緯紛紜徒滋新訟今欲證今學年
譜以不為不首重且魁臆其罪狀與天下後世共
證之曰歆氏斯言有為者亦作新學偽經者
亦見其所又謂歆氏博士以高才為備言經
皆不全而深歆有為經今之說歆亦一偏之見也
其武斷歆之為人固無足取若斥其亂周禮

迎不葬于恐未悉漢書王莽傳莽上奏太后

曰古書有誤王莽曰孟侯朕其子小子封此周
公居攝故元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
二經用公孔子所定蓋者後法孔子曰畏天命
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不敢不承用莽之假
六經以文數言美鉅於此豈古書春秋論語之
文亦劉歆偽造以迎合莽意邪試更以所
指二事言之功顯君死故博士等傳發得
周禮以時田獵然其議功顯君服則引禮庶
子為後為其母總傳曰與尊者有弗敢服
其私親也安生侯世傳其引周禮曰王后諸
侯總傳并而加攝經則本天子而諸侯服者公

古學致

以爲迎合莽子則表服後出款于邪王莽并
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則惑於黃帝
以百二十女致神便之言史有明文非周禮
似概此獄劉歆也

六朝書本

易经凡例

閩書義者不錄今以禮制古說為主者無甚而論
公羊春秋補證凡例則是經本其所長故較之取經
與春秋經傳古義凡例不用元注雖仍以王制為
準而參以先師舊說從班氏凡例不足乃下己意
注所不盡更悉疏之廖氏著述惟此特為詳嚴
春秋少經左氏說後義補證凡例西漢博士謂
左氏不傳春秋近人多以傳者劉歆附益劉向
祿有改證一卷廖氏今古學改二說劉向左傳
善蓋出天漢以後嗣因張之洞篤信左傳在
輿督任時屬廖氏纂左傳長編遂與其說
當時傳以為失禮經凡例及西戴記凡例陰輝本
王制外別垂新義用官致徵凡例謂漢藝文

予中以外郎屬古經亦如左傳立與劉歆并釋
補任新故異同後人因其誤解遂攻及經文今

則別出誤解力申經義以還舊觀此其先後
有相達異者也易經新義疏證凡例謂文

分配六經八卦配九州四配帝王周孔六十四卦
分配八百五十六卒正珠穿鑿而不常理論

語彙解凡例以爲凡論語所記皆弟子從後進

理為近世家訓勸善盡善所見實大又謂班

枝葉雖分其源可溯

群經凡例

儒者所宗形法既有明文堅有是所託祖由從
質而取書墨因三語流作縱橫雜家小說亦
莫外焉一語之微遂成宗派乃知聖無虛言豈有
總匯不慮所以一致也是真目先如炬一掃諸儒
千論說廖氏之辭矣之新奇要不愧好學深思
聞者所得而識矣

經部

類共十五種三十五頁

壬申七月江稿

詩辨說一卷

槐廬叢書

宋趙惠撰惠字鐵鋒為宋宗室子舉進士入元隱居豫章是編法四庫總目未著錄幼蘭氏通志奎經解亦未收道光間海寧蔣氏列入別下齋叢書自經兵燹版已無存光緒中朱記榮後刻入槐廬叢書篇中間有采章如愚山堂考索呂祖謙家塾讀詩記者皆注於其下其論變風變雅云風雅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而體則一而已美謂之南多美列國多利則可矣謂有正變則不可夫既謂

詩辨說

之變風而以其與美衛武罔衣美鄭武小戎美秦襄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取刑政之苛善鄭衛二公之德亦有此乎既以政之小為小雅政之六為大雅而雅又有變何其說之多歟今其序以小雅為刺幽王大雅為刺厲王大戎禍西周以亡則幽王之失獨為小乎室之中興而征北戎而六月車攻之作猶為政之小則大者其誰當之成之聖主周公聖臣而幽風猶曰風之變則其正者又誰當之此駁詩序洵為一掃又謂殷武奮雷伐荆

楚荆楚即昆吾史記楚世家曰陸終生

其昆吾昆吾陸終引弟本云陸終娶鬼方

氏之妹則易高宗伐鬼方者以鬼方乃荆

楚之助惡也足見雖講宋崇不廢考訂世

烏有治經而不讀書者乎

詩辨說

詩謬補亡後訂三卷

拜經樓叢書本

清吳騷撰騷字樣客浙江海寧人

書

本宗歐陽修詩謬補亡就休寧戴震所攷

正而重加校定篇中如謂鄭詩謬云陶唐之

末中葉疑作夏之中葉公劉序云夏之始表

公劉見迫逐遷於豳蓋太康之後也若正義之

說穴穉所多安又以鄭詩謂當共耕時唐之文風

始作故毛詩集解及釋文皆列蟋蟀於共和

之時歐補謂多風作於宣王之時故蟋蟀列

於宣王政晉世家傳侯在位凡十八年在共和時十

詩謬補亡後訂

四年而宣王時僅四年然蟋蟀詩意詩以迄

暮老穉箋又謂有灾其无矣之憂則歐氏列於宣

王時是也又謂歐諸侯人以下三詩列於頃王即

序所謂其詩不知早晚則列於最後者也然攷

其公至於惠王末年卒於頃王九年秋其在襄

王時三十餘年不應無一詩而在頃王時半歲

御有三詩且其序所云近小人侵刻下民等亦不

必定在臨平之數月此其所論俱極有見至歐

補三頌皆無圖六從馬戴請本補頌圖於

十五國風之次以備參漢代攷訂凡有數

書以騷此編抑可謂盡心鄭學矣

詩謬補亡後訂

學詩堂經解二十卷

宣統三年
排印本

津李宗棠撰宗棠字蔭伯安徽穎上人常以道員官江蘇是書一篇之中佳自相矛盾如既於閨雖下言則雖居后妃自作又於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下言樂不淫哀不傷惟唐之宮人乃可若謂后妃自作則多有說不通者矣何彼穠矣既謂非東遷後之詩又於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下又謂春秋莊十一年齊冬王姬歸於齊嫁齊桓者謂之共姬近於南雍之德故夫子特簡之以附召南之末如此之類為麻非小其他若季女條謂季女之為季蘭則見於魏源詩古微吉士謂一條謂沈於懷春可也懷春非美名宜乎吉士批誘之不知七月傳春女悲秋女悲感其物化也然則春日適女心傷悲豈郊國之女皆欲淫奔者乎則見於胡承珙毛詩後箋終風且暴一條謂終猶既也則見於王引之經義述聞皆不標明亦其失也

九經考異九卷

舊鈔本

不著撰人名津四庫總目未著錄每卷之首有孔繼涵印考孟子開指語云洪武時上猶孟子士芥冠簪之說今儒臣更修之名曰孟子即文於此知其為明人又詩經開章按語云嘉靖中予邑豐道生以其先世所傳魯詩世學於世謂是正於中虞始奉詔摹石於此知其為鄞縣人顧炎武曰知錦嘗曰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五經大全領之學宮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又曰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亡故有明一代說經之書無甚可觀是編具有條理不肆不支其謂魯詩世學為豐坊私撰並稱正考列詩說者其體與毛詩小序相類云是申公所著其說與皇氏盡同惟篇次稍異考漢志考魯說十八卷其詩說卷數不合而唐人言魯詩已亡則亦得後者是書蓋又依倣皇氏而為之此其不為偽書所惑在明儒中尤為難得矣

十三經案證五十五卷

江西劉本

清龍興元珩撰元珩字豫山一字畏齋江西南昌人舉博學鴻詞升舉經學皆報罷乾隆十九年進士官貴州銅仁縣知縣降改教職補撫州府教授是書名爲十三經案止十經大學中庸本在禮記內而孝經編失故也周易案證謂後天八卦定於伏羲文言爲周公所作乃其創解又喜以史事證易如謂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漢高帝爲天子前象居類此六三即虎无虞象類項羽皆不甚合書經案證謂序不

十三經案證

載外而仲王決非孔子作又據經辨太甲之非放以爲尤有闕君臣之大防然於外而仲王則信孟子此獨何以不信孟子乎其論東晉古文之偽固爲有識而偏信竹書紀年之失之過詩經案證難於衛風鄭風類此止朱自傳生民先生如達者形小羊故惡而棄之殊屬臆說春秋案證自謂釋事則據左傳釋義則自公穀以至漢唐宋元明諸家其書非特不采公穀凡與左傳異義者皆所弗取也禮記案證儀禮案證俱罕所闡發周禮案證謂後世法壞取民無制生賦者

善而君富不及三代三代法良取民有制生賦者樂而君富過於後世賦稅總論且曰寸地八天皆入貢者惟三代乃足以當此也是語流弊尤大孟子言文王之政閭閻市譟而不征澤梁無禁詎其說非邪其軍將解旅帥卒長兩司馬但長總論云周制進士進士之法未有不嫻于武而能坐仕籍者蓋有其入小學也十三舞舞象成童受射御其入大學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箭其由大樂正而升諸司馬也司馬辨正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而後官之凡疎於武事不充司

十三經案證

馬之選者樂正必不升於司馬司馬必不以告於王而官之矣以此見用之人才文武止是一途所爲進仕之後無事則公卿大夫士各供其職有事則隨其高下軍將師帥以至伍長無所施而不可也此誠發前人所未發大學案證中庸案證多空言無實論語案證自臆執其子謂診脈候息於脈息知其必亡故嘆之與江聲論語諸質說同子見南子謂自是後言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者亦傳記皆無其文故朱子作疑詞以詰之然實不可謂無其禮左傳成公十一年叔孫僂如齊齊聲孟子面馬

使立於高國之間者非有見小君之禮安得有此是則無據中之確據也至所以應見小君者則若人據祭祀不能相避之說得之秦伯三以天下讓謂其先弟昭讓季札讓成孔昭正與其祖秦伯相反夫子蓋感其重而有此言二條俱不為無見孟子實難子產聽鄭國之政章謂子產不過偶有楊梁未成適見塞涉心惻暫為之非必若如此也事與田單解表衣涉淄者同戰國時或以此稱子產孟子借之立論以備王政之一并端重於平政耳不然子產治鄭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廬井有伍田有封洫豈徒杜與梁之

十三經集解

切於民者而反不知乎是說亦允爾雅客難僅釋訓釋地釋畜各一事疑尚未成書也

考信錄三十六卷

東壁遺書本

律有述撰述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府人乾隆二十七年進士官福建羅源縣知縣是書獨抒己見不主故常其上古考信錄謂易傳僅溯伏羲春秋傳僅溯至黃帝不應後人所知反詳於古人凡緯書所云十紀史記所云天皇地皇之皇皆妄也以此行配五帝乃陰陽家言凡稱引上古多異端假託之詞不可為事實此雖疑古自是正論唐虞考信錄謂歷數在躬非聖人之言豈有置人事不言而以歷數為據則

考信錄

殊不然論語天之歷數猶書皋陶謨云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天何言哉亦以人事定之耳至夏商考信錄謂外丙丙壬當從孟子不當從偽孔傳削去外丙丙壬兩代程子胡氏之說皆謬至錫考信錄謂伯夷叔齊無扣馬諫伐紂事辟紂故餓故思養而歸於周論語但言餓於首陽不言餓死於首陽蓋戰國時楊墨橫議幸非秦漢薄湯武以快其私毀堯則託諸許由毀禹則託諸子高毀孔子則託諸老聃毀武王則託諸伯夷太史公尊黃老

故好采異端雜說學者當信論孟不當信史記
孟子之類俱移難不移其謂周自王國於岐
與商無涉文王未嘗立於紂之朝紂與文武原
無君臣之分但各名號正朔所在故論文武者但
問實為紂臣與否而不必問其伐商不伐商果君
臣也則曹操雖不負漢而罪惡至無殊非君臣
也則武王雖伐商而至德盛文王不異說蓋與
夏商考信錄言湯未嘗立於桀之朝意同是
殆稽儒之見欲立君臣之大防也呂氏春秋順氏
覽曰文王處岐宅悔難遜朝夕必時上貢必祭

考信錄

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
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為紂炮烙之刑事見周本紀
紂洛西之地以紂付去炮烙之刑紂曰西伯乃
刑非紂也乃紂也此較得實是文王稱西伯紂所
命安得云與商無涉故齊宣之問武王伐紂有
以臣弑君之疑而孟子言一夫紂初不辨其
有無君臣之分也春秋傳曰天之愛民也甚矣豈
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專天地之性禮大
學亦曰辟則為天下僂矣此湯武革命所由順
乎天而應乎人也又以紂後崩太子壽卒若叔
向曰一歲而有二年之喪二馬今儀禮喪服篇名

妻期年果周公所制之禮叔向豈有不知何所
言喪服與儀禮迥異是不足以難儀禮要與期
年並父在者母服同且必三年然後娶故亦可
稱三年之喪洙泗考信錄深惡張禹以為但知
順王氏取富貴何足以知論語其不當而刪不當
采而采蓋不少矣苟依所說恐滋疑經流弊謂左
傳言孔子相者相禮也非相國也史記誤以為相國
之相索孔子相魯見於晏子春秋荀子諸書不止
史記之然即以左傳考之正義引釋例曰夾谷之會
齊侯劫公孔丘以義叱之以兵威之將盟又使若無盟

考信錄

夷侵田拒齊之享屋廬國正典儀此聖人之大勇
也云云豈相禮而能然乎孟子事齊錦謂後人
疑孟子嘗事周室不當勸齊王行王政不知周顯
王時周已失國至東周君西周君判為兩國已降同
諸侯是時凡困已極孟子急欲救民故勉以王政
保民之事此時而孟子尊周是不識時勢而妄議也
斯論雖宗羅璧識遠稱孟子以王道曉諸侯為
所時同一有識視李觀常語之詆毀孟子輒曰無
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

九經說十七卷

楷抱軒全集本

津姚鼎撰鼎字姬傳一字夢穀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主事官刑部郎中是書存目後有陶定申記曰夫子嘗言天下之理無窮經之所蘊亦無窮人各據所得以待天下後世論其當否吾之不必徇古人猶後人之不必徇我也世稱漢儒考證宋儒之義理其尤善者固也然漢儒說義理未嘗無精當之語宋以後考證又未始無過越漢說者是亦在善擇之而已此其持論名通洵可為後學

九經說

圭臬然此編易說則專以程朱為宗如簡音登于天說謂程子謂登于天者其音也朱子以雞曰翰音言如雞欲登天也鼎意程子說是案李鼎祚周易集解虞翻曰雞為雞應在震為音翰高也與為高乾為天故翰音登于天失位故貞凶禮義牲雞稱翰音也此即程傳朱本義所從出苟不讀古傳注雖程朱之說亦何能盡了解乎姚氏本講宋學而尚書說以今所傳古文尚書朱子首見其非後人因端尋之至圖百詩輩如謝獄盡發臧證是非大略

顯默之不為過不當列之學於是乃為宋學家所詬病矣總之治經不分門戶寧其所長篇中如虞雖說謂朱子集傳以為宮人美后妃之詩確不可易而蕩之上帝說則謂朱子不用舊說然意似迂曲又其詩章不贊不美毛詩說之安燕子王亦如之說謂儒者為禘之說多矣惟孟子之言之正而馬公子有宗道說又謂鄭氏說經既得其義而為義疏者不能詳後之舍鄭而為說者皆妄也是真能擇善而從踐其所言焉

九經說

七經精義二十卷 自刻本

津黃陰撰陰字律文又字綺霞浙江錢塘人乾隆四十五年舉人是編蓋為科舉文字而作初刻止易書詩禮記春秋後乃益以周禮儀禮概顏之曰精義中除宋人外皆宋元明清諸家之說參以己意易則取胡炳文本義通釋居多詩似不知有齊魯韓三家尚書不今文古文記大學中庸註列四子不後一則之禮書大祀奔喪問喪服問問傳三年問

七經精義

以凶禮無關舉業屏之惟曾子問喪服小記喪服四制畧有數條而已春秋以左傳為主多涉議論罕明經旨用禮儀禮更非所習矣其詩經精義自序謂今鄉塾讀本宋集傳而遺序說亦稱以古人說詩各有見解淹貫之可為制義推波助瀾其用意不在經亦何必深求乎

邃雅堂學古錄 卷 家刻本

清姚文田撰文田字秋農浙江歸安人乾隆五十四年舉人獻賦及試第一授內閣中書嘉慶四年進士殿試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恪是書卷一為學易討原凡十二原其原圖原書皆本於數原筆法或疑左氏多出傳會意謂事之有無數千載後不敢臆定然古無是法左氏所鑿空為之手且後世如管輅郭璞輩尚能極知宋三代古法未亡謂必無是人之為宋敢遽信

邃雅堂學古錄

既左氏於梓慎言水裨竄言火皆特著其不驗豈為任數而好奇哉此其持論甚為明通卷之為類頭屑學卷之為夏殷禮事部合表卷四為周初年月日歲星攷卷五為春秋經傳閏朔表卷端有云予既深知杜預南家之失幸賴傳二年昭二年兩日南至傳有明文即據此以為本推算前後長至布為定率後取經傳分年條繫去其傳寫有謬舛者然後二千二百餘年之曆法燦然復明亦古今一大快事矣蓋其自信如此表後又云以上經傳月

日有確知其誤者已分數繫於各年之下其或由
三正不同或由傳寫錯誤今更不臆臆定備
錄於後俟攷凡四十七條則又未嘗不闕疑
也不自信何者書不闕疑致述古學者於
此當所從事矣

漢書卷之六

肖嚴經說十九卷

嘉慶十四年家刻本

篇中

清趙良澍撰良澍字肖嚴里居侯考

讀春秋卷尾有兄子紹祖跋云叔弱冠舉於

鄉公車九上而後捷於禮闈一典試於廣東即

移疾歸其為何年進士仍未之詳是書讀春

秋二卷讀詩經四卷讀禮記十二卷讀易經止

乾一卦蓋其終筆也春秋尹氏卒謂尹氏春秋

既不知其名而仍而不削蓋學者子胡之亂所本

也而傳以爲君氏隱公之母廖子果爲廖子公即

不敢僭用夫人之禮史公當言公母某氏今多曰

君氏豈無經有文此駁左傳則是論尹氏

則非宋人執鄭祭仲謂經不名仲而書行次尊

王命所以誅權臣也亦近臆說詩經大旨宗朱

集傳不信毛序故開章闡明雖即以爲作自

宮人之美后妃而於木瓜則云朱子獨疑爲男

女贈答之詩者蓋不予衛人之以虛辭歟後世

也衛爲狄滅而後能立國者齊桓誠有大德于

戴文乃桓甫歿而衛文從宋伐齊殺長子伋

瑒之報何存此集傳所以不從毛鄭而第據經

以立義則報施之務從其尊男女也而寧不可通

于君臣朋友之相與武是殆堯年傳義有未
安而為之彌縫耳禮記在府言所在重言重
以鄭注府謂穿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田兵之
處法甚分明說者謂所以藏物為名庫戶其藏
之之地無論與鄭注不合之題此經文兩言之者
皆矣又天子之縣內謂古無以王畿為縣者唐虞
稱版所謂版成五服是也周語有曰邦內甸服又曰
規方千里以內甸服皆仍禹貢五千里甸服之文也
鄭以縣為夏制果何據乎一從一違皆不為無見
至於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謂
有虞氏說
虞夏皆出黃帝黃帝孫曰顓頊顓頊之子曰
六世而有舜則舜以顓頊為始祖而禘黃帝于顓頊
之廟於禮為宜豈則之謂之孫於黃帝為曾孫
而顓頊之孫子也去舜遠矣乃舜以受禪之天下
遂郊配嚳而宗祀堯則知為人後者為之子凡
以旁支入承統統者不得後顧私親也蓋祭法鄭
注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
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之次依此則虞
之郊嚳宗堯非為受禪之天下而然也跡更餘
論曰呂梁碑劉耽作中叙祀虞帝三世云舜祖

慕慕生窮蟬也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
喬牛生瞽瞍瞽瞍生瞽瞍生瞽瞍生瞽瞍
紀大戴禮帝數系惟無可也系大戴禮且不言出
自黃帝其曰舜祖焉此左傳文趙曰自虞
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合然則舜祖乃虞幕
非顓頊也表版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其
祖配之鄭注尚德也臆變之詞若良窳所
言為人後者為之子則堯舜之禘讓直同五子
郭之傳字天高不然而將何說邪
無徵正不必強作解也
有虞氏說

七經讀法不分卷

道先五年刻本

清孫喬年撰喬年有尚書古文證疑已見前是編有其子全嚴附記稱喬年於七經皆有著述其釋詩又論文講明義理博引群儒總計數百萬言此特其七經卷首諸漢諸流綱領全書尚待梓也其漢周易漢易學當以朱子為主而讀毛詩則亟取呂祖謙家塾詩記不以集傳為然讀禮記謂周禮酌以五季儀禮枝葉繁未甚切日用惟禮記多名言微理故三禮並行而獨以記為粹然周禮酌以五季儀禮

七經讀法

豈可繁瑣誤之韓愈讀儀禮略曰淫聲不同後之樂曲考於今誠無所用之固未嘗不慕其進退揖讓盛是則謂知儀禮矣喬年既以記為粹又云文多雜錄非出于子真實相掩瑕瑜互見得無自相衝突乎其禮記純講論文法論語孟子亦後如是蓋制義之流毒也惟清春秋論胡傳之失較為中肯耳

以拙經堂經說一卷

拙經堂類纂本

清陳慶鏞撰慶鏞字乾翔別字頌南福建晉江人道光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以主事用官工部給事中諫吏議左遷先祿寺署正以大臣舊例授御史旋回翰林理本省團練毀贖先祿寺卿銜是編本在拙經堂集中慶鏞以疏劾貴近直聲震天下而世愈知其經術之湛深也篇中如生民首章魯毛異同解云使姜姬為魯妃稷為魯子則用魯何以特立姜姬不聞別立姜姬又何以云即

拙經堂經說

有邵家室故便以有邵氏之女訓之於經助合說詩者當以魯為優是謂要言不煩矣宗廟之事如魯同端章甫解云時見殷見諸諸侯見於天子是為大夫同故在郊而君相見祇諸侯自相見是為大夫同則在廟而君相見禮力所係章甫自是介服而章甫相者謙退不敢受言乃章甫之相如此則主君之相如此所謂端章甫者蓋指相之服無疑矣其辨甚析他如釋聖釋指釋應音其小學之精可概見矣



ZW

21101000814167

十三經拾遺十六卷

嘉慶五年刻本

法朝舉撫朝舉字達洽江西萬年縣人朱彝尊

尊經義考卷之九

取以相校

見其春秋祇左傳一條用官周經曲別諸經

散逸章置咸多特蒐求采擇聚成一書意

誠善然其中如夏商之易遺文列帝世紀

李淳風已占李昉太平御覽羅泌文士志

玉海夢氏六藝流別及董斯張之說大都不可

據而己占所述姬娥竊不死之藥以奔月跡

史所載共三人面蛇身朱髮髮黃山之子青羽人

十三經拾遺

面馬身尤涉荒誕詩選篇所錄文王成王穆王

之歌詩雖見於琴操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諸

書顧其詩與三百篇終不相類以補經詁非

貂不足狗尾續之謂與朝舉所著書石經考

正較此為優合附誌之庶不沒其善云

五經衷要七十二卷

道光十年刻本

津李式穀輯式穀字海範浙江仁和人科第

官職未詳是編為南海葉夢龍付梓吳榮

光名之曰五經衷要其纂止五經者以科舉功

令所定也華光序稱於五經舉其理之精奧

說之歧出者悉衷以御定經義然於書則不辨

今文古及伏鄭異同於詩則并召南行露野

有死麋二什六置不議如衛風鄭風朱集傳

所謂淫奔之詩更無論矣禮記中凡屬凶禮者

曾子問喪服小記喪大記奔喪尚喪服尚傳三

五經衷要

年尚喪服四制等篇概屏不錄考其初五禮儀

注未出畢舉李義府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

遂刪去國恤一篇此為科舉起見尤而效無

聞經等姑存其目焉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001

作者=

页数= 780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前言
正文